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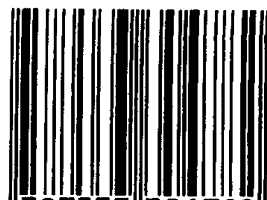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二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忍經一卷

〔元〕吳亮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十年刻本

.....一

龍輔女紅餘志二卷

〔元〕龍輔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一七

誠齋襍記二卷

〔元〕林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三七

瑯嬛記三卷

〔元〕伊世珍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四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

〔明〕仁孝皇后徐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永樂五年內府刻本

.....九一

歷代臣鑒三十七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宣德元年内府刻本

.....四八二

忍經一卷

〔元〕吳亮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正統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忍經一卷》

提要

忍經

錢唐 姚心 吳亮 編集

易損卦云

君子以懲忿窒慾

書周公戒成王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又曰

不愾不敢含怒

又曰

寬緩厥心

病在昔君陳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左傳宣公十五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

之道也

昭公元年

魯以相忍為國也

哀公二十七年

知伯入南里門謂趙孟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

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

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爭

又曰

君子矜而不爭

顏子

犯而不校

忍經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鬪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蘭相如曰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晉衛玠

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言愠之色

細過掩匿

曹參為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惠之引參遊園黨國相召按之乃反獨張坐飲亦歌呼相應見人細過則掩匿蓋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嘔

忍經

丙吉為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圯上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過韓信遂屈身從跨下過漢高祖任為大將軍信召市中少年語之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乞命信免其罪與之一劾官也

泉案灰

韓安國為梁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
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僅燃我即承其上於後之國得釋
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九牛誅之若不
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曰寒灰今日汝何不承其
上田甲惶懼安國赦其罪又與田甲亭尉之官

認金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
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郎大慙以此稱
為長者

誣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所取重
不自申說市袴以償

忍經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趨朝裝畢使
婢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為司徒人有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辯默解與之
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歎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
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
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
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
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深況有度量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
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
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其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默然
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
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五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
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
為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
子流涕遂賜繒帛

置怨結懽

李泌嘗參謁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
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
既至置怨與結懽人器重其量

鞭撻不加罪

裴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吏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
招還云不加罪

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茶凡問大書忍字至

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
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
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選蜀獲環寶不賞番酋將士願觀焉行儉
因宴偏出示坐者有碼碯盤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
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色不少吝
不忍按

許圜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賂者圜師不忍按其人
自媿後修飭更為廉士

遂以自免

唐李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遂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
忍經

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悲曰為田舍
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

狄仁傑未輔政姜師德薦之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
矣出其奏仁傑歎已而歎曰姜公盛德我為所容乃知吾不

逮遠矣

舍垢匿瑕
晉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舍垢匿瑕所在存續

未嘗見喜怒

庾亮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
喜怒之色古之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節是誠不恕也衍歷知州
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情不
謹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論事異同至
以語侵杜衍衍不為恨
釋盜遺布

陳寔字仲弓為大丘長有人伏梁上寔見呼其子訓之曰夫
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矣俄聞自投地
伏寔曰觀君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乃遺布二端令改過
之後更無盜

懲寒架橋

淮南孔曼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
曼改其涉水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仁
忍經

射牛無怪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醉嘗射殺弘駕車牛弘還
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
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
不輟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
日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
曰非我之為當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認豕不爭

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
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陽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都內唯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消更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益見忠直

王太尉曰蕭冠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知惡太尉曰理

忍經

八

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酒流滿路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

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非毀反已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辭和氣平

九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忍經

九

委曲彌縫

王沂公曾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親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詆短避謝

傳猷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童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蹴踏再三曰願求退以至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直為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文也如此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敗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節

忍經

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山察之也公一日在子歎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呵辱自隱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憤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

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擬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愿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眾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釧為託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

忍經

而舉手釧墜於地眾服公之量

還居不迫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弟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迫其直此皆人情之所難者

持燭燃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之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

物成毀有時數

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獻玉杯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

得之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卷之尤為寶玩每
開宴召客將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杯其上一日召漕使且
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杯俱碎坐客皆愕
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
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
公寬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

富文忠公少者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
又告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佯為不聞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
政耶蒙正佯為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

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罵殊自若

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
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
武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
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為同列斥

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旻吉寡語若無能動為同列斥吉
不問惟盡力王事卒破賊迂統制

不發人過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

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

今日不喜飯可其粥其子弟翔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
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
食其半為饗人所庖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
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
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
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焉卒歲
滿辭公公問汝控焉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
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焉但見背
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動蓋天下位冠人

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

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憂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
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
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者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
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磨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
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
此便道理出來

受之未嘗形色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

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屢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與物無競

陳忠肅公確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忤逆不怒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替卷授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

忍經

書四

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俾之自新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惶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

未嘗按黜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小過不憚

宋朝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寔拾官吏小過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者望為公卿次而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為州郡幕職官奈何錮之於聖世

拔藩益地

陳器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器地自益器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器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兄弟訟田至于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遂同往

將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忍經

書十五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亡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消不塞將為江河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既已熾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戒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忍也則害人而人亦害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讎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緩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歟

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懷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此之念聞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困圖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念爭損身念訟損財

應公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鬪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警易之損而懲忿也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

按圖記云雷孚宜豐人也登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好德與義以樞相恩贈太子太師自唐雷衡為人長厚職通至乎十

一世未嘗訟人于官時以為積善之報

無疾言遽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明以治心養性為本寒暑欲薄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窘容無惰容凡堪受俸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技遊宴以至于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余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願得金帶

康宗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

已首至卧内遽塞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其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其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入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拜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恕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右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儉樸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以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忍經

十七

樂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素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太臺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如一

人服雅量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其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暮職怒召其卒詰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

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為潭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防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遣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

忍經

卷十八

有字號其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感然以其事付戶曹。俾陰同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號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食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為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逾年後杖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

其舅始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皆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終不自辯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待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

忍經

卷十九

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公子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為善士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鄰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幼

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得金不認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
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
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
人以金入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一言蓋粉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
公不答上作色曰臣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
一言則蓋粉矣上重答言

無入不自得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

忍經

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
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
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
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
乎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蘇原放歸其親至忤大臣
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
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
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
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
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

武安軍節度副使求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
近名公聞而數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
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
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
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
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
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
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
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
止

未嘗含怒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謀見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

忍經

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
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
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謝罪敦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
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情身謹行學
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相敦睦

虞世南曰

十聞九勝無一錢利

韓魏公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要

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王沂公

嘗言與得三斗醋醋方做得爭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

待則其責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程子曰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釋

詔書懷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謝

孫氏如

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此顧雍

白居易曰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出於身

呂氏童蒙訓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導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知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播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

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

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此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項籍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

一段

吳湊

僚吏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厚去之其下傳相訓勉舉無稽事

韓魏公語錄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省心子曰

屈已者能知衆

童蒙訓當官以忍為先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失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中傷

師友雜記云

或問陳陽公爲小人所害當何以處之

忍經

一何者爲善何者爲惡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唐允之云

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詎不足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袁氏世範曰

人言居家以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臂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處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

効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知之何譬如身有瘡癩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憂慮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慮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憂慮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安矣

忍經

卷五

同居相親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爲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親戚不可失權

骨肉之失權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待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

事貴能忍耐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言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蕭朝散家法曰

常持忍事免災殃

王龍舒勸誡

喜怒哀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起傷之不忍過事堪喜

忍經

張文定公曰

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孔旻曰

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山谷詩曰

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盥

東萊呂先生詩云

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

陸放翁詩曰

忿怒至前能小忍人人券內有期頤

又曰

毆撲雖快心以忍理則長

又曰

小忍便無事力行方有功

省心子曰

誠無悔怒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釋迦佛

初在山中修行時國王出獵問獸所在若實告之則害獸不實告之則妄語沉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一臂又問亦沉吟未對又斫去一臂乃發願云我作佛時先度此人不使天下人做彼為惡存心如此安得不為佛後出世果成佛先度憍陳如者乃當時國王也

佛曰

教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忍經

又曰

六度萬行忍為第一

又曰

忍辱波羅密

涅槃經

昔有一人讚佛為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汝便命終何者為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嗔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

人趣經云為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人

朝天懺曰

為人富貴昌熾者從忍辱中來

紫虛元君曰

饒々萬禍千災一旦消忍々債主冤家從此盡

赤松子誡曰

忍則無辱

許真君誡曰

忍難忍事順自強人

孫真人曰

忍則百惡自滅省則禍不及身

趙然居士曰

逆境當順受

諺曰

忍事敵災星

諺曰

九事得忍且忍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

諺曰

得忍且忍得誠且誠不忍不誠小事成大

諺曰

不啞不聲不做法家翁

諺曰

刀瘡易沒惡語難消

諺曰

少陵詩曰

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莫爭打詩曰

時間忿怒便行拳招引官方在眼前下獄戴枷遭責罰更須

枉費幾文錢

誤觸人脚詩曰

觸了行人脚後跟告言得罪我當其此方引慝立山重彼却

原情羽髮輕

莫應對詩曰

人來罵我逞無明我若還他便聞爭聽似不聞休應對一技

運在火中生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

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傑捲土

重來未可知

諺曰

冤屈休斷指斷了終身耻忍耐一些時過後思之喜

忍經

我與他爭是長布施與他三尺地休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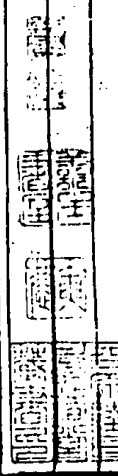
誰弱又誰強

尚書揚玠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

事揚玠批狀尾云 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

上 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忍經終





光緒戊子夏五得於上海郁泰峯家誼索四庫全書總目忍經一卷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塘人前有馮寅序稱吳君精於經術吏事至元於已解海運元幕之任恬淡自居於纂述歷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已惟一忍字會集羣書中格言大訓以為一編係水樂大典本當日四庫館臣未嘗見刻本也此雖闕馮寅一序而後有明正統二十四年鄭孝文重繕字點其為明卿初刻無疑卷端有陸廷燦印即陸字扶忠嘉慶定人康熙間官福建崇安縣知縣著有藝菊譜八卷是書為卿先達遺存元利明題又經國初名人收藏不重可寶哉八卷本樓主人識

忍經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塘人前有馮寅序稱吳君精於經術吏事至元癸巳解海運元幕之任恬淡自居於纂述歷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已惟一忍字會集羣書中格言大訓以為一編所採皆習見之書蓋姑以見意云爾

龍輔女紅餘志二卷

〔元〕龍輔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女紅餘志

二卷》提要

女紅餘志小引

余細君龍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輒紬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余游宦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之一附以詩選內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軌文君擅詞相如比肩余乃自幼束于制科深有愧于古人茲當勉焉以副吾細君贈女紅餘志小引

汲古閣

龍輔女紅餘志目錄

卷上

自序	圓魄
瓊漿	綠綺窓
珠窓	椒房
桂宮	紅壁
貞女引	迴風曲
白紵歌	飛蓬引
女紅餘志	目錄
碧絃	飛黃髯
豪犀	金梭
寶鐏	金籠
玉雲	郎當
鈿	蓮枝帶
寒蛩褥	赤珠
承雲	裙
巾	鏡

汲古閣

玉撥

太華氊

剪刀

辟塵塵

莫難珠

翠眊

璘籍

索鈎

女紅餘志

帳

玉鏡臺

衣帶

玳瑁床

玳瑁屏

扇

淚

黃姑

生香屨

熨斗

尺

礪盤

珊瑚

踟躕

釵帔

杵

目錄

琵琶

針

圓頂簪

璫

燭

賣眼

眼語

阿侯

汲古閣

玉奴	異姝	夏閨
柘潭	印檢	蓮子詩比成自覺醜
暮妝	詩女	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一笑耳
夢蘭美人	毛女	紀夢
佳次婦	香丸婦人	書懷
俠姬	水仙花詩	冬曉
新蒲	蘭	偶成
竹	梅	睡起
文紅餘志	目錄	目錄
瑯琊草	花見羞	寄外用前韻
倏	嘉蜂	寄外二首
黃鳥	鼠	恨
卷下		製履寄外
自序	中秋	冬至
暮閨	鏡	紀夢寄外
戲示女伴	偶成	贈外
曉景	荅外	蘭梅詩
		偶成
		荅外
		寄外讀書處
		山中寄外十五首
		送外

送外	夏閨	蓮子詩比成自覺醜
蓮子寄外	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一笑耳	紀夢
紀夢	寄外	書懷
書懷	題書齋	冬曉
冬曉	春日三首	偶成
偶成	春日寫懷	睡起
睡起	送外	目錄
文紅餘志	目錄	目錄
寄外用前韻	寫懷	寄外二首
寄外二首	恨	製履寄外
荅外	製履寄外	冬至
冬至	十一月初四日五鼓	紀夢寄外
紀夢寄外	贈外	蘭梅詩
偶成	蘭梅詩	偶成
荅外	寄外讀書處	荅外
山中寄外十五首	送外	

又爲子夜歌

女紅餘志

目錄

五

汲古閣

龍輔女紅餘志目錄終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鄙觀載籍頗多僻秘女紅之暇每
推玄底妙底有別于瞽者一日屬君讀何
遜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鄙聞之笑曰彼
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
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問
日稍有所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家事龍
輔識

女紅餘志

卷上

一

汲古閣

圓魄

東陽詩云圓魄始降晨離嗣之光景倏忽石火猶
遲君何不來徒有相思

瓊漿

游仙詩序云有仙童降于郊進余以瓊漿味甘如
飴騰空而去故其詩有瓊漿且未洽羽轡已騰空
之句

綠綺窓

隋文帝爲蔡容華作瀟湘綠綺窓上飾黃金芙蓉花琉璃網戶文杏爲梁雕刻飛走動費千金

珠窓

唐玄宗武惠妃窓上皆挂明光之珠

椒房

閨情詩曰含嬌弄態出椒房則椒房不必盡指宮中也

桂宮

女紅餘志

卷上

七

汲古閣

陳後主爲張貴妃麗華造桂宮于光昭殿後作圓門如月障以水晶後庭設素粉梁思庭中空洞無他物惟植一桂樹樹下置藥杵曰使麗華恒馴一白兔麗華被素袿裳梳凌雲髻挿白通草蘇朶子鞞玉華飛頭履時獨步于中謂之月宮帝每入宴樂呼麗華爲張嫦娥

紅壁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故謂之

紅壁

貞女引

貞女引雙思引一曲二名卽今梅花琴曲也

迴風曲

王母別漢武昇雲命長裾歌迴風之曲

白紵歌

沈約白紵歌五章舞用五女中間起舞四角各奏一曲至翡翠羣飛以下則合聲奏之梁塵俱動舞

女紅餘志

卷上

三

汲古閣

已則舞者獨歌末曲以進酒

飛蓬引

飛蓬引取首如飛蓬意思夫之曲也

碧絃

女凡以黎洞寶香爲琴以崑山碧玉爲絃故曰碧

絃琴

飛黃髻

元雍姬豔姿以金箔點髻謂之飛黃髻

豪犀

豪犀刷髮器也詩曰側釵移袖拂豪犀

金梭

羊侃姬張靜琬能織奇錦有金梭玉鐻伏兔轆轤皆人間所無之寶爲飾

寶鐻

袁術姬馮方女有千金寶鐻插之增媚

金籠

女紅餘志

卷上

中

汲古閣

青琴採桑携金籠玉鈎

玉雲

吳王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

郎當

郎當淨櫛器也

鈿

李聽姬紫雲有金蟲寶粟之鈿

蓮枝帶

荀奉倩將別其妻曹洪女割蓮枝帶以相贈後人

分釵卽此意

寒蛩褥

翺風因季倫見棄聽寒蛩心悲因織寒蛩之褥以獻之

赤珠

吳絳仙有夜明珠赤如丹砂恒繫于蓮花帶上著胸前夜行他人遠望但見赤光如初出日輪不辯

女紅餘志

卷上

五

汲古閣

人也

承雲

承雲衣領也昔姚夢蘭贈東陽以領邊繡脚下履領邊繡卽承雲也沈并八物爲十詠又有憶來時憶坐時憶食時憶眠時四詠俱爲夢蘭作也當時傳誦之

裙

周昭王廷娟以奇錦爲裙畫看成鳳夜看成龍名

交龍闌鳳裙

巾

羊侃姬孫荆玉拂履皆用輕絲合璧錦巾

鏡

李月素大鏡名正衣小鏡名約黃中鏡名圓冰

玉撥

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潤毛之玉撥不用蘭膏而

髻髮鮮潤

女紅餘志

卷上

六

汲古閣

生香爨

無瑕爨牆之內皆襯沉香謂之生香爨

太華璫

光武后陰麗華步處皆鋪太華精細之璫故足底

纖滑與手掌同

熨斗

姚月華熨斗名麟首黃金爲之

剪刀

潘炕姬解愁有雙龍奪珠之剪

尺

吳王亮潔華有襍寶黃金尺

盈盈有畫尺

辟塵塵

無瑕當執辟塵塵禮觀世音誤落香鑪中火熾不及取至今名爲無塵殿

磬盃

女紅餘志

卷上

七

汲古閣

盈盈家奴婢皆用黃金飾磬盃

莫難珠

李愿姬女寶腕繩恒貫莫難珠

珊瑚

宋禕侍女數百挂鏡皆用珊瑚枝

翠毬

臨川王宏妾江無畏善騎馬翠毬珠羈玉珂金鐙

脚蹠

梭一名踟躕

璚籍

蠶箔一名璚籍

釵帔

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却月之釵玉角紅輪之帔

索鈎

崇蘭館序云綺幔高褰結金索皆神麥之穗珠簾不捲懸銀鈎盡仙蒜之條

女紅餘志

卷上

八

汲古閣

杵

杵之神曰細腰庾信詩曰北堂細腰杵

帳

梁惠王爲閭姬製鸞鳳帳焚百花香于內則鸞鳳俱飛舞古老云鸞鳳乃仙蜂血所染仙蜂出休與山其形如猫愛花香聞有異香不遠千里必食之而後返

琵琶

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

玉鏡臺

淑文所寶有對鳳垂龍玉鏡臺淑文名婉姓李氏賈充妻

針

許允婦阮氏有古針一生用之不壞

南華謝美人針詩曰同心欲製錦歲月好磨礪眼中如得線燈下敢辭縫

女紅餘志

卷上

九

汲古閣

衣帶

桓谿女字女幼製綠錦衣帶作竹葉樣遠視之無二故無瑕詩云帶葉新裁竹簪花巧製蘭女幼庾宣婦

圓頂簪

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目曰玄雲黯靄兮金星出

玳瑁牀

楚娘名伎也寢玳瑁之牀懸翡翠之帳

璫

璫婦人首飾也詩曰明璫間翠釵

玳瑁屏

陽文張玳瑁屏風黃金爲屈膝長七尺廣二丈可以卷舒

燭

桀愛琰琬宮中燭心至跋皆用異香寶屑燃之有

女紅餘志

卷上

十

汲古閣

異彩數里皆香湯伐之發其殘跋值萬金

扇

東陽嘗贈所歡二扇一曰銀花一曰寄情後復歸之有詩云還君與妾扇

賣眼

李白詩賣眼擲春心

觀美女詩序云賣眼香屏之中弄姿淥水之側及桃李之芳年輕金瓊之重體

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眼語

寵姐每嬌眼一轉憲則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憲寧王也

黃姑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阿侯

語曰欲知菡萏色但請看芙蓉欲知莫愁美但看

女紅餘志

卷上

十

汲古閣

阿侯容阿侯莫愁子也

玉奴

東陽詩曰誇腕絞羅袖示音呼玉奴玉奴卽梅奴也

異姝

秦韓出異姝嬌妍委靡消魂奪目隣國購之千金不許

柘彈

春游詩序云誇柘彈于禽林競韓盧于獸苑

印檢

南華牋云啓印檢而含情睹題書而揮淚

暮妝

令嫺荅徐悱詩有云落日照靚妝開簾對春樹一
日薄暮令嫺忽作新妝夫戲曰照靚妝不若更新
妝佳也令嫺大笑爲之罷妝

詩女

女紅餘志

卷上

主

汲古閣

玄甫遠行吳氏女思之製吳思玄之曲其辭曰金
風響洞房佳人心自傷淚隨明月下愁逐漏聲長
燈前羞獨鵲枕上怨孤凰自覺鴛幃冷誰憐珠被
涼

夢蘭美人

夢蘭古之美人見東陽襍志庾信詩云何年迎弄
玉今朝得夢蘭

毛女

毛女字玉姜精乘轎術一披衽而游八荒諺曰誰
謂八荒遠玉姜頃刻返飲我五色霞食我三清飯

佳次婦

陸夫人好佛嘗夢三神人謂曰吾昇汝佳次婦夫
人不識所謂後其子一夕室中被盜明夕少閑之
三鼓聞後園相擊聲其子起覘之則後垣已壞殘
月中見一女子與一人鬪其人力竭仆地女子頓
足探手提之其形若飛遙擲去之然後復下至門
呼曰賊斃吾手矣安寢吾佳次婦也異日無相忘
竟不知何人里中自是無復夜警

女紅餘志

卷上

主

汲古閣

香丸婦人

貞觀時有書生幼時貧賤嘗爲人傭作一日至二
鼓歸其母以餽飽一盂食之有隣人陳姓者乘酣
嘻笑而來側目視其食食已復嘻笑而去生頗不
平之又嘗有共傭作者與生不相能一夕伺于道
觀前欲毆生生覺逃去已而爲人傭書其家奴誣

生盜其淨巾中金又有奴匿其主緊要文書害生
生不能白主怒杖之人由是多謗生無行者生悲
憤歸取先人業肄之業稍就慮貧苦矣生一日
閒步經觀音里有一婦人姿甚美生心動屢回顧
看之有惡少年數人于路相謂此婦有邪行語語
有實據生聞賤之不復有相顧意生後與妻坐燭
下偶及此事妻曰此吾異姓之從女弟也妾徒以
君貧故不敢與之往來聞其獨與一侍兒居此里

女紅餘志

卷上

古

汲古閣

立身最高潔親戚俱畏敬之豈宜有此何等惡少
年汗蠟之也生聞之大怒欲爲報之翌日婦命侍
兒來曰主母感郎君恩雖未行最感之卽爲郎君
死無恨幸與郎君有夙緣後日可一見于某所第
未可嚮邇盡歡有日也生如期往果得望見各以
目逆之翼日侍兒復至曰主母治杯醴屈郎君少
坐及至酒饌甚盛几筵間所陳器皆人間所無獨
命生坐中堂飲半侍兒負一革囊至曰主母所命

也啓視則人頭數個顏色未變乃向侮害生者也
生驚欲避去侍兒曰郎君請無驚必不相累主母
固預命以藥物待之矣懷中出少藥白色有光用
小指甲每頭彈斷處粟米許頭漸縮小至于如李
子大侍兒食之吐核亦李也侍兒又曰主母惡惡
少年無須更忘亦欲假手于郎君生愧謝弗能婦
人又命侍兒進一香丸曰不勞君舉腕君第掃淨
室夜坐焚此香于爐香烟所至君急隨之卽得志

女紅餘志

卷上

五

汲古閣

矣有所獲須將納于革囊歸勿畏也生如指焚香
隨烟而往初不覺有牆壁碍行處皆有光亦不類
闇夜每至一處烟嫋嫋繞惡少年頭三繞而頭自
落或獨宿一室或妻子共床寢或初就枕侍者執
巾若塵尾如意圍繞未敢退悉不覺不知生悉以
頭納革囊中若夢中殊無畏意于是烟復嫋嫋而
旋生復隨之而返到家未三鼓也烟甫收火已寒
矣探之其香變成金色圓若彈倏然飛去鏗有聲

生恐婦復須此物無以復命正惶急侍兒不由門戶忽爾在前取頭彈藥食之如前生告曰香丸飛去不可覓奈何復須否侍兒曰得之久矣主母傳語郎君此畏關也此關一過無所不可爲姑了天下事共作神仙也後生與婦俱徙去不知所之

俠嫗

修容嘗言幼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闔門惶駭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

女紅餘志

卷上

七

汲古閣

匿汝無得駭也袖中出黑綾二尺製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于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左耳于是教修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輒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

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足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于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爲師誓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于是教修容作萬壽粧歌連遷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于元雍也

水仙花詩

花光照流雪葉影散凝冰不妨當水步只慮向空

女紅餘志

卷上

七

汲古閣

凌雲窓居士詩也

新蒲

南華詩云姿嬌難作牒力弱詎爲輪

蘭

甘水之傍出玄蘭香聞數里有子如初生梅實種之皆生昔馬師皇治龍病龍負子一函贈之于是獻黃帝種之苑中○南華封蘭爲世愛君

竹

竹名鬱離。不知所出。偶睹沈詩云：繁陰上鬱鬱，促節下離離。似出于此。又云：得生君戶牖，不願夾華池。故南華封竹爲戶牖君。

梅

南華封梅爲寄春君。

瑯琊草

文賓進上以瑯琊草十車可以染綬。

花見羞

女紅餘志

卷上

太

汲古閣

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爲之羞也。自後宮中呼爲花見羞。

倏

成都山有疾獸名倏，頃刻萬里。

嘉蜂

麗丘出嘉蜂，釀蜜如雪，和諸香爲丸，薰衣數年不散。

散

黃鳥

黃鳥一名綿蠻。

鼠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卽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卽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罽面銅盆也。公平生愛

女紅餘志

卷上

太

汲古閣

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辨色與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盃，卽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今人呼罽面盆爲幼卿，鼠爲陳二公公由此也。

龍輔女紅餘志卷上

龍輔女紅餘志卷下

詩曰無匪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則操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
也不才性多憂憤不有吟咏將成大病與
君倡和時聊爲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然
有愧于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
刻壯夫不爲然綜古文辭者往往不鮮聖
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解龍輔識

女紅餘志

卷下

十

汲市閣

中秋

寂寂中秋夜含情出玉閨河長看雁遠月皎覺雲
低

暮閨

暮閨翹首覺愁添鑿壁書生隔翠烟獨向嫦娥再
三拜慙慙爲我到郎邊

鏡

徐淑古銅鏡背多青綠花收藏敢輕慢曾得照秦

嘉

戲示女伴

誰道孤眠苦孤眠却自強請看隔宿髻常是不勞
妝

偶成

繡窓同刺繡女伴喜天晴剪刀當日暖妝鏡隱霜
明

曉景

女紅餘志

卷下

十

汲市閣

春日映朝霞新妝出絳紗開簾驚宿鳥倚樹落危
花

荅外

金徽只自秘玉匣不曾開梅花難獨弄袖手待郎
來

送外

榜人檣舟待催飯送郎行獨語郎食性厨下自調
羹

夏閨

日斜未理妝畫長人易倦迴撲硯上蠅墨花濺團扇

蓮子寄外

蓮房新摘袖中携剖寄青青子數枚若識心頭最清淨莫嫌根脚本污泥

蓮子詩比成自覺醜甚戲題此作以解發君

一笑耳

本紅餘志

卷下

辛

汲古閣

書罷題鍾字要君知妾心雖然非白雪却是重黃

金

紀夢

夢中握手說離愁夢覺歡娛忽已休安得人生真似夢華胥蝴蝶共悠悠

寄外

面約隨時收離情睹物含君風愁少女妾丹畏宜男

書懷

藥砧不可期蓮子空相託欲寄一封書惟愁被姑覺

題書齋

深閨漸老大始學謝娘詩描筆題成句良人事作師白頭慚卓女團扇愧班姬豈敢傳千載聊將遣一時

冬曉

女紅餘志

卷下

四

汲古閣

積雪帶晴霧閨中事可誇曙窓留鏡月寒髻集釵花

春日

風吹花香薰洞房白日照鏡光射梁後園草暖雙蝶醉堂前塵落對燕翔

二

春服初裁綺寒衣始卸絨花宿全慵蝶林搖半暖風

三

侵堦草逾碧明窓日漸遲
携針聽語鳥牽斷繡床
絲

偶成

堦下莓苔爛熳牆邊竹色蕭疎
彩鳳繡來有恨疏
鴻讀外無書

春日寫懷

暖氣逼房楹開簾多鳥聲
竹春思笋嫩地日識泥
女紅餘志

卷下

五

汲古閣

晴

睡起

下幃恣午睡怪殺鳥相呼
起來慵刺繡窓下理葛
蒲

送外

綠柳千條映遠空
郎君欲別思忡忡願得化爲江
上水與郎直到赤門東

寄外用前韻

未得相携約尚空
小牋一見一忡忡
妾意原非泳
江水無端只向畫橋東

寫懷

初聽鶯聲又燕聲
年華不待使人驚
桂花開遍門
還掩風自清時月自明

寄懷

莫怪書頻斷難傳恨萬端
雖承結髮愛難作比肩
看淚續牋恒濕思長筆屢乾
臨封沾臂血使識寸

女紅餘志

卷下

六

汲古閣

心丹

又

何處最難禁思君直至今
雙魚浮水面對鳥下庭
心

恨

背人解素襪裂斷寄郎邊
須知銷玉骨無與比金
蓮

答外

君信問平安閨中差可歡竹佳連露倚雲好下堦看

製履寄外

何物寄殷勤官鞋綠錦文爲郎承素足指日踏青雲

冬至

冬至宵雖短孤眠恨自長枕單寒入夢窓破月窺床

女紅餘志

卷下

淡古閑

十一月初四日五鼓紀夢寄外

昨夜有佳夢馳書報與郎隔門須是近有臭必然香

贈外

遠別當霜雪留郎且過冬只愁春色裏離恨更重重

偶成

情弱抽思長腕嬌運筆拙口誦恐易忘牋書還自

裂

蘭梅詩

蘭梅逐候舒種此欲何如蘭葉堪崇佩梅花好奇書

答外

耶書來問近何如性癖如郎只似初忍冷臨風因愛雪抱病點燭爲看書

寄外讀書處

女紅餘志

卷下

淡古閑

玉人之室隔清洲日日華牋空自酬書似峴碑看卽淚人非萱草遇還愁

山中寄外

并序

昔李爽有山家閨怨鄙效顰爲絕句若干以寄君觀覽焉

泊舟古岸傍松栢日已昀本非同心期空似西陵路

二

湖色開明鏡
巒光列翠屏
雙眉不忍畫
羞對遠山

青

三

一到空山下
回看遠俗塵
松枝堪作麈
無計贈情

人

四

若得共此柄
松菊長携手
岸上數株松
何須減五

柳

東坡志林

卷下

九

蘇東坡

五

寄郎以山字
得無解處得
郎一人來便
可成仙

去

六

脚下繡宮鞋
殷勤爲郎做
今日貪看山
鳳頭半已

破

七

躋攀不辭遠
微汗濕紅粉
萬一有桃源
當期郎共

隱

八

山中白日暗
霏霏雲雨動
信此非巫山
安能入郎

夢

九

妾在山中來
郎在溪頭住
郎若泛舟尋
莫誤桃花

路

十

東坡志林

卷下

十

蘇東坡

聞郎今日來
日斜何不至
應知篙櫓遲
羨殺雲中

翅

十一

利名何足事
山中樂未央
郎如學耕耨
奴便學蠶

桑

十二

茅屋擁紅爐
聊在山中宿
枉却几上燈
無書供夜

讀

十三

嬌兒漸聰慧出語解人意促奴須早歸恐爺書又至

十四

寄郎三片玉至今無報音深山多古跡不得共郎尋

十五

買舟不論價但願舟不遲歸時與郎面不敢教秋

時

卷下

一

汲古閣

送外

與君非一身同戶恒相憶而況出門去寧知南復

北

又

君言游宦向華京不得歸岐一送行行行惟有楊花路飛去飛來似妾情

又爲子夜歌

明朝將解纜叮囑不曾離文無識頃刻不久便當歸

女紅餘志

卷下

一

汲古閣

女紅餘志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龍輔撰據原序所稱乃武康常陽之妻序
不題年月不知何許人也上卷皆採掇新艷字句
陽序稱外父爲蘭陵守元度公後家多異書細君
女紅中饋之暇輒閱之擇其當意者編成四十卷
屬余遊宦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
十之一云云然皆不著出典又無一語爲諸書所
經見殆雲仙散錄之流下卷皆輔所作小詩亦淺
弱不足採錄錢希言戲瑕稱爲好事者所依託則
明人已灼知其僞毛晉乃刻之詩詞襍俎中失考
甚矣

誠齋襍記二卷

〔元〕林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

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誠齋襍記

二卷》提要

誠齋襍記叙

余家藏誠齋襍記記事甚奇目所未見者什九第
不著集者姓名近覽孤穴餘編有會稽林太史載
卿者少好程朱之學以誠意爲入道之要訣故額
其齋曰誠後在翰苑與同官不相中遂挂冠而歸
鬱鬱不自得廼日事歌舞暢飲無復有用世志矣
其所著書并詩文凡十二種襍記其一也祇以其
中多艷異事非宿士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昔孔子
刪詩淫奔仍載釋迦說法摩登弗遺安在其諱且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況非過乎故特表而出之
使後世君子知太史之厚于才而薄于位不得已
而逃于是與魏之信陵共稱之也是爲序太史諱
坤字載卿丙戌嘉平望日永嘉周達觀撰

誠齋記叙

一 汲古閣

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苦夫婦便同衾共枕交游無已後同死而求大哀之因令葬于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連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阮蘭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誠齋禱記

卷上

二

源古閣

阮方圍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

黃昌爲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于蜀復修舊好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舟覆沒求屍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嘆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員手于灘下出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姪闔門下書佐悅之使婢取盥手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

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實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歌畢便還去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誠齋禱記

卷上

三

源古閣

韋洵美寵姬爲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之

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也

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指之曰此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也

煬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帝意不回因戲題二十字賜之云我夢江都好征遠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昔有一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絀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誠齋雜記

卷上

四

溪古關

真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吳人薛曇捨宅爲慈悲寺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蟲異術常一見婦人卽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遠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劍仙也

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皆爲美麗女子無

不俱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養池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王綸女爲鬼所憑自稱爲燕華君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謂天上瑞木開花六出崔生入山遇仙女爲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官禁爲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之妻擲錦袜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不

誠齋雜記

卷上

五

溪古關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

沈義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

官爲碧落侍郎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鳥啣塊助成墳

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闌闌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惟對荅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簫

誠齋襟記

卷上

六

汲古閣

往觀觀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大松逕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爲婦先王入蜀權遣船迎姝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

俗呼爲焦磯娘娘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聽之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旣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矣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死合葬塚上生梓樹同根

誠齋襟記

卷上

七

汲古閣

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于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旣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與富甲里

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

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

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

游女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

亦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誠齋雜記

卷上

八

汲古閣

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
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
金但臂痛耳

遼東人以白頭豕爲奇異獻之天子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
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
疋以爲常註曰堪嘗云欲以妻子託朱生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

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爲

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太

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

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

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志都後爲南郡

太守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積面玉

誠齋雜記

卷上

九

汲古閣

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
皆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冶詩諷
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
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冶結爲夫婦焉後嫁
子冶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冶仕至蘭陵太守
扶風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從者
久之其父勸之嫁尹氏哭指鐵井闌曰此上生花
我則再蘸三年而黃芝生于闌上遂嫁爲李嵩繼

室尹氏幼好學清辨有志節以再離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于已生鬻之創業也謀謨經畧贊毗居多事與吳淑姬頗同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無水王以劒擊石出水

誠齋雜記

卷上

十

派古關

南越王尉陀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始降服安陽王稱臣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與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王王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李子昂長七尺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卽返遂洞精典籍

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于衆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資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億識之功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權武能倒投入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誠齋雜記

卷上

土

派古關

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官云能典鑰人不敢竊發云置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汗其衣此二說與茂先博物志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則公牛

哀事真有之矣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人寄以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卽其處也但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此與近日柳毅之事何異乎

顧愷之善丹青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形于壁以棘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誠齋雜記 卷上 主 汲古閣

之遂密去其鍼而愈
明德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缺補之以縹
天慶觀主聶碧窓有哀被處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絹蚊幃

鄢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女共聚終日共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班孟博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飛上

元遺山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撥欲娶之使

誠齋雜記

卷上

主

汲古閣

人達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遂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襪席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詩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

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鶴驚止他所

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收爲妃子

陳詵錢別妓江柳云髮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

誠齋襟記

卷上

七

淑吉閣

遮二年三載千擱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

去隨分入人家要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爲人獨處

一室人罕見其面

韓憑爲朱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

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

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悅士子韓重欲嫁之不得

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見形抱重延頸而歌

弦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

誠齋襟記

卷上

五

淑吉閣

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爲匣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

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

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

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衆人然

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

皆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道之略

當時之務大帝歛容敬焉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侍兒
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
着衣裳之句

王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
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劉穆之少時家貧嘗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櫝
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櫝櫝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

誠齋襟記

卷上

十六

汲古閣

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櫝櫝
一斛以進之

王彥伯善鼓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
一女坐于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
錦繡贈別彥伯以玉琴荅之而去

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出薯蓣子三枚太
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言本爲君
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

當來嫁君曹毗作詩嘲碩共十二首甚有文彩

誠齋襟記

卷上

十七

汲古閣

誠齋襟記卷上

誠齋雜記卷下

僞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選翰林學士果然

殷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土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

誠齋雜記

卷下

一 汲古閣

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闌闌楊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東冶亭在汝南灣東南乃士大夫送行之地

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生二狙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

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入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爲夫婦

誠齋雜記

卷下

二 汲古閣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

眞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之不能爲害

韓信約陳稀從中起乃作紙寫放之以量未央宮

遠近欲穿地入宮中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

弓腰

彭城金氏少昊金天氏之後

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捷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滕王湛然善畫蝴蝶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携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强庭無留訟有士誠齋雜記

卷一

三

汲古閣

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牆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

偶此光以禮待士也

唐玄宗加捷好適趙氏性巧使雕弓鏤板爲襍花打爲夾襖初獻皇后一足代宗賞之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爲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敬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時爲宰相其詞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

誠齋雜記

卷下

四

汲古閣

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聞黎飯後鐘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畏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花前出畫裙若曰纖纖玉笋似此時已纏足矣

響屨廊以梗梓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

故名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肅堂前作茶縻架每春季花

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舉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沈后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
年不得御陳主當御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留
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后荅云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
我若爲留

賈知微 會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

誠齋雜記

卷下

五

汲古閣

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繭織成後太雷
雨失帕所在

崔氏有詞翰結綯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
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
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
盧郎年少時大笑爲樂

太真夫人王母少女也諱姚羅 勃遂臨淄有馬
明生字君寶少爲賊傷殆死遇夫人見而憫之與

藥一丸立愈

明生隨神女禹章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絃
五音並奏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展
得聞君子之言

李靖以布衣謁楊司空有一妓殊色執紅拂立于
前獨目公公既去而臨軒指吏曰問處士第幾住
何處公具以對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

誠齋雜記

卷下

六

汲古閣

聲低者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
妾楊家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
佳麗人也

李靖與張氏乘馬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
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亂乘蹇驢而
來投草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公怒甚
未決猶自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睽身搖示公

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客曰姓張張氏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遂禮之

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

紅綃事第一段

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曰

誠齋雜記

卷下

七

汲古閣

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

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

紅綃第二段

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用人首祭神則出兵

利孔明禱以羊豕之肉以麴包之以像人頭此爲

饅頭之始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

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王怒遂圍邯鄲

崔生憂懷無已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

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心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解釋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而自苦耶

紅綃第三

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輒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携鍊鎚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矣是夜與生衣

誠齋雜記

卷下

八

汲古閣

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

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

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

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生遂掀簾而入姬躍下

榻執生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

之謀姬深感之召入以金甌酌之以酒

紅綃第四

紅綃謂生曰妾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侍

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
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
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
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
生聞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
事耳請先爲姬負其囊橐枚奩如此出入再三遂
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

紅綃第五

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

誠齋雜記

卷下

九

汲古閣

仕至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

技還作老嫗

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林間酒肆傍自見美人素

妝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

飲一綠衣童子歌于側師雄醉寐東方旣白起視

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也

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

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

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慕後至節度副使

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

女子絕色自簫出上堂拜姜母啓焉曰妾與郎君

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

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

亦相拊接歡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

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

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誠齋雜記

卷下

十

汲古閣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姜盡

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

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于淨室設

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

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

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

矣令視墜物乃一蠲體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

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

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
二人吾亦相與有宿莽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
吾去矣纔去女卽來同室如初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
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
俾耳而去

有婦人名沙臺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
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

誠齋雜記

卷下

十一

派市閣

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挖之其母鳥語謂背
爲九謂生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
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
以爲妻遂因葦育皆畫身象龍紋衣皆有尾九隆
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薔薇香授之遂感
而孕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

時于此間得少佳趣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
命恨不十年讀書

惠州有溫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
人聞子瞻至喜謂人曰此吾壻也每夜聞子瞻諷
詠則徘徊窓外子瞻覺而推窓則超超踰垣而去
子瞻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子瞻曰吾當呼玉
郎與子爲嫺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

誠齋雜記

卷下

十二

派市閣

故子瞻思念之爲作卜筮子詞中有云揀盡寒枝
不肯栖謂其擇偶也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子
瞻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盡屏前
妹卽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
以子瞻多鬚髯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
絕倒

齊東野語不足信

孝綽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

弔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
復生沈仲仕齊爲御史中丞兄淡深名譽有優劣
世號腰鼓兄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
直晉宋所未有也

唐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
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
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
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歛照窓風起漸覺霜寒

誠齋雜記

卷下

事

冰凍閣

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
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總有
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
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
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華並頭蓮葉又如錢
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
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
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

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
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烟忘却閨中
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綵一類龍而小
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行走者問之因語其故共
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
幾毀文不可辯惟首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其衆
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
誠齋雜記

卷下

古

汲古閣

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余初從書目見誠齋雜記誤謂伊洛涵濡之
類時之字儒道學義中未嘗寓目偶披伊帝
夫師懷記援引鳳皇臺唱和及吳淞姬張子治
合齋二則注云出誠齋雜記因收覽而圖之凡
一卷所記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可
喜絕筆處章頤似太平廣記又不隨于路表
迂誕真小說亦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同者

援周達夫序云林載夫所著書併得文凡十一種
收未窺其全耳湖南毛晉後

誠齋襟記

卷下

十五

汲古閣

誠齋襟記卷下

誠齋襟記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元林坤撰前有永嘉周達卿序稱坤字載卿會稽人曾官翰林所著書凡十二種此乃其一誠齋坤所自號也作序年月題丙戌嘉平不署紀元書中引聶碧窻詩與古人並列聶爲元初道士則是書在後矣中皆剽掇各家小說鉅釘割裂而不著出典如崑崙奴磨勒一事分於五處載之其舛陋可知也

瑯嬛記三卷

〔元〕伊世珍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瑯嬛記三

卷》提要

瑯嬛記序

閻曹學仝撰

瑯嬛記三卷首章為張茂先至
鄉嬛洞觀異書故遂取名其間
所載之新覩記大都作子夜歌
演連珠體取材尤便而觀希哲
之序其一匿 竊固文士常態
若乃民懽 而不怨希哲微
詞以自解亦可謂達者之流矣
姑蘓沈從先有抄本携至予署
中新安黃 料見欲梓之事郡王
元直尤力為從更此三君蓋以博雅
公諸人者皆予友生

瑯嬛記序

余無他嗜惟喜載籍自謂不敢後于世之君子矣有琴川桑生悅者操牘揮毫時出奇語余每不能解悵然自愧于中心間而詰之桑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攬批八極攬玉光之秘典窺天保之藏書區區海內所共睹記何足齒也至指琴為暗香謂琴為鬼陣芝草則曰壽潛希夷香爐則曰辟塵文燕舞有百華歌有雙曲奇名異事不勝舉余益心慙矣去年上冬余買舴艋造桑桑因私語其侍者侍者曰郎瑯嬛記

瑯嬛記

序

乙

君近來終日飲酒酣暢自放耳目不復及書惟枕中藏書三卷往時恒在手有客至輒藏之今并不觀矣余聞之喜犒侍者錢若干得假以錄乃勝國伊席夫所輯瑯嬛記世莫之傳果可諷也後桑見余所撰著時時有所及撫掌軒渠曰子得無盜蔡邕帳中藏哉余應曰余即盜之終不效中郎惡客在光明不猶即在吾子乎桑亦不再問余益知桑為世之曠達君子矣是為序

枝指生光明撰

瑯嬛記卷上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明 黃正位 黃叔 校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蓋襄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瑯嬛

卷上

一

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

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玄觀手抄

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欽照窻風起漸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徒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鸝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窻前掩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闥

瑯嬛

八卷上

二

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卧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低垂薄侶烟忌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

原幾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偽失厥眾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誠齋雜記

昔有姜氏與鄰人文冑通殷勤文冑以百鍊水晶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啓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針結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 謝氏詩源

人謂步搖爲女髻非也蓋以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并髮後隨步輒搖以增媚媚故曰步搖 採蘭雜志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而菽水不

瑯嬛

八卷上

三

瞻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感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頃隨卽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之當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元爲之一舉耳後人倣其制號如意云 採蘭雜志

博物志云上芝爲車馬故樂府云芝爲車 謝氏詩源

長生上藥有朱洞瓊泉姑射謫女日命蓮華童子進
九天先生其泉出檀芽峰內乃英妃撫長琴歌怨蘭
花處怨蘭花曲名其辭曰人間一別下視微茫蘭花
發色在彼間房自離妾手懼其弗芳蘭乎蘭乎展不
可忘脩真錄

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顧面玉簪墜地
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
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賦而悅之使侍
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奮視之簪已合

聊媛

卷上

四

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焉誠齋雜記

直觀寶高才博學儀神傳令而性託夷簡目不視邪
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相淡
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斷奈何觀寶曰師
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不足棄也
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過二十年後
觀寶得祖鳳凰才子佳人精彩照耀各相謂曰素願
已畢誓伉儷終身及二十年後復遇此僧于叢林中
觀寶以前愆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必愧是君夙緣

固應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遙即說偈曰世有男女
相此人自分別以佛視淫慾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
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搖動解衣共喜戲兩根雖相
接無增亦無減以佛視世人文感誠如是汝若發
提往事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登娼第一今各成
果淨娼無分別試使取淨娼追尋了無得如何空
相展轉謂真實此是衆生心汝何固執着淨娼無
別即汝妙明心觀寶言下大悟禪林實語

聊媛

卷上

五

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不
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
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永紉忽不見沈後織成
純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
而自涼賈氏說林

李女贈寶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
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
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思隨念輒見因
名曰華胥寶環真率齋筆記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電
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稱女曰莊
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此豈女兒事耶
遂絕絃不復鼓矣真率齋筆記

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旋
多慶先音永寶十四字脩真錄

王吉夜夢一螭蟠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
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
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螭蟠為長卿卓文君一

柳嫫

卷上

六

生不食螭蟠

成都舊事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
觀諱摠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
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
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與之瑞也博物志餘

吳耽不好基見人着輒曰汝非戎將軍奈何以鬼陣

相攻後人因名基曰鬼陣採蘭雜志

閨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荆

州李姥浦同致虛閣雜俎

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隨父
寓于楊子江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達見
其素腕寒簾結五色絲跳脫髻髮如漆玉鳳斜簪巧
笑美盼容色艷異達神魂飛蕩然非敢望也每日懷

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貽
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語
情不能已私命侍兒乞其舊稿楊出于非望樂不可
言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然
終不易近月華有寄達詩題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

瑯嬛

卷上

七

悠春草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
理琴不成曲本傳

姮月華贈楊達灑海刺二尺作履履霜霜應履而解

謂是真西蕃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絳與郎作輕

履願化雙仙鳥飛來入閨裏本傳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

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

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

子規爲謝豹成都舊事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
會謂之鵲鵲會小會謂之白鵲會本傳

堂北曰肯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言
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異其忘也謝氏詩源

試鶯家多美醖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還索取試鶯恒
曰此豈爲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
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真率齋
筆記

姑射謫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曰天地亦物也
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曰既有毀也何當復

環娘

卷上

八

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毀于此焉知不
成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乎曰人物無
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蛭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
有人也人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
至人坐觀天地一成一毀如林花之開謝耳寧有
乎玄虛子仙志

姑射謫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異也九天先生
曰謂天外地內則可謂天上地下則不可天地入物
不猶鷄卵天爲卵殼地爲卵黃人物爲卵白
玄虛子

姑射謫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于彼天地乎曰能
也駕無形之馬御大虛之車一息之頃無不出也無
不游也天地雖多在吾心也吾心雖大無爲體也汝
其游矣乎玄虛子

宋遷寄試鶯詩有云晉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人多
不辨烏鰂義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墨書
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謝氏詩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河之南煮三月始熟香聞
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昇故地名棗

環娘

卷上

七

東賈子說林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侯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
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
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
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
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
惟見地上彤霞展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
儔蕭蕭獨處客悵悵思好迷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
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藏藏

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
舟無由謁余欸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

玄散堂詩話

實有是事統素製魚風書更是一事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者伏讀數十遍燒灰入醇
耐飲之謂之欸中散

本傳

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素絲鎖蓮之帶白玉
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觀之
物也

別傳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喻糜有

瑯嬛

卷上

七

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喻糜何也曰楚謂之聿吳謂
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喻糜女
子博物有如此者

本傳

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

人以散步爲消樞

採蘭雜志

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

採蘭雜志

姚月華筆札之暇侍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
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
約略濃淡生態逼真楊喜不自持更銀光紙裁書謝

之其大略云連枝欲長忽阻山蹊比翼將翔遽乖雲

路思結葦臺垂柳心馳普救帝憐幸傳尺素之丹青

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湖恍在案波浪倏翻窓植寫斷

腸飛揮交頸繭紙發其枝幹免管借之羽毛雌戲頸

川雄依苔石色與露花同照爛翼將風葉共低昂明

鏡曉開苦憶文君之面踈螢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

與吾人獲同斯畫越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

草之間永教對舞

本傳

吳郡有婚姻塏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各以

瑯嬛

卷上

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爲名後世誤以婚姻爲分金

且以爲管鮑事更謬

真率齋筆記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絕

對也

採蘭雜志

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

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

飾之謂之流蘇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

亦自可觀故梅子美贈美人詩曰笛唇揚折柳衣髮

挂流蘇

謝氏詩源

魏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
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
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
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
也採蘭雜志

黃帝鍊成金丹鍊餘之藥汞紅于赤霞鉛白于素雪
宮人以汞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
落矣後世效之以施脂粉極其可咲採蘭雜志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

鄉媛

卷上

十二

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謝氏詩源

唐厲玄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
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水遙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
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
及就試得緜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
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爲弄婦人之
報林下詩談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之

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中見
筆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
手拂皆有光灼燦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尚然光
彩橫發而况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採蘭雜志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雲
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採蘭雜志

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爛几案因自造
金花之曲真率齋筆記

鄉媛

卷上

十一

貞觀中冬月祁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
無停流而此池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往
諦視皆水晶也人以爲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疎松
樹影依然在內維製爲屏風置室中遠視皆爲以真
松樹也爭以紙摹之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
郎中善干剖判時人稱之志奇

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一時傳誦中有云製楚
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茲針線鱗甲髮髯
成彼丹青雖臺彈缺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手得蒙

一水寧辭鮫室啣珠綵毫倘點雙睛尚冀龍門燒尾
註曰昔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
小丸散土中卽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蔥女以素綾剪
小魚一沾水卽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顧士思少
時見隣家捕魚恒買放之一日有美男子叩門贈以
明珠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我士思後爲吏部郎沈
明遠畫一魚不點雙睛嘗戲詁人曰若點當化龍去
有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
失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

瑯嬛

文苑真珠

卷上

十四

張九齡知蕭昚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
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
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蒲坐大笑青棠集
金麥陶樂民人範磚以築垣鐵鮮猶魏帝后製弁以
飾首是有餘則賤不足爲榮也故炎歆勑夫金石則
貧賤者不思輕暖之裘寒氷結于江湖則富貴者無
用生涼之席註曰陶樂猶魏皆國名謝仙女盛夏上
玄宗以生涼之席賈子說林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
仲兩楷之侶旣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
璋錦挑對祿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
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及兄弟毋不
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文粹拾遺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翠袖弓
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驚唇缺按
柴玉臂斜回看烟裏面恰侶霧中花皆一詩而兩事
迥矣不同採蘭雜志

瑯嬛

卷上

十五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存
欲畀宋無忌有一俗客將掩焉已物延壽不欲遂臨
之以刃與之以犂糜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益哉而
求如此也其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膠葛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
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
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徃徃見一魚如所畫者嘗
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臥游記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

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于木策
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虞
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
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
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
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
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畫畫鳳須得良工一筆
有誤終不可改 賈子說林

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
瑯嬛 卷二 十六

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鍾豐印
一日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
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
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賈子說林

曹吳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
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
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
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
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

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
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
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
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卽此物也 玄虛子仙志

謝幼與折齒之後猶不能忘情聞此女爲戴姓之妾
而未及訪其所在日夜悲思體爲之病戴安道先嘗
一見此女採來思所以解謝閉目想像者累日一下
筆卽肖造幼與曰僕近取一妾姿色頗亦不惡頃偶
戲貌一圖聊試示卿幼與見之心知此女爲安道有
瑯嬛 卷上 十二

也自後更不思之久之方知安道殆已亦終不動矣
致虛閣雜俎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
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爲綠蜥走入壁孔中
其人如方卽愈因號綠蜥爲蛇醫卽守宮也 二酉餘談
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
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卽愈
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苦參也 採蘭雜志
王父旣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

降王父拜之觀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王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王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 兌之變閉主父于沙丘三月啓視重門鏤鏤封識如故而主父去衆蓋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子嵩山之下道服閑行

瑯嬛

卷上

十

勗拜王父答拜勗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玄觀手抄

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懶於舉筆人有絹素輒呼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間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丹青記

試驚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驚每以此遺遺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

傳郎處斜楊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玄散堂詩語

仙人名鳳子與笙璈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子離天汝十一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笙璈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于是各以生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生二肆長生之秘訣修真錄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續古今註

山中老人以禿鶩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也古今註以禿鶩爲扶老甚謬採蘭雜志

瑯嬛

卷上

十九

鸛鵒一名內史一名花身採蘭雜志

蛺蝶一名春駒採蘭雜志

韓朋墓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豆瓣入醋能移動者亦曰相思子採蘭雜志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志奇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

字輒形隸篆真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脩道則使
其人自觀几上則便有文字因其緣分性資而曲誘
之又如心欲得其物則几上便有文字曰某處可得
又如欲醫一病人或欲作一戲法則文字便曰服何
藥愈念何呪書何符即得也甚至讀書偶忘一句一
字無不現出霜回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
可圖世有神瓜則飲食可廢玄觀手抄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為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

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為天女採蘭雜志

瑯嬛

卷上

二十

結草虫一名木螺一名蓑衣丈人採蘭雜志

金陵子能作醉來粧續古今註

太真着鴛鴦並頭蓮錦襪上戲曰貴妃襪上乃

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咲曰不然其

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襪襪為藕覆註云

襪今俗稱膝襪致虛閣雜俎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採蘭雜志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

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之

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
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不借致虛閣雜俎

越雋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漢
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春暮宴于
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媚謂之
百華之舞採蘭雜志

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
謂之玉香獨見鞋採蘭雜志

鬼一名少卿採蘭雜志

瑯嬛

卷上

二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蟪蛄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
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
之一物也採蘭雜志

公良孺多力仲尼為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將行

公良孺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魋視之木更生根

活矣賈子說林

張夫人暮年不如童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
宜滋補願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
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繡絡光輝燭

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想接引像眾皆下拜誦佛號烟像甫消而夫人屬續矣此余目覩謂修淨土孟浪乎第恐修之不專耳

淨土節要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貶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須臾皆頂嵩驚覺燈火尚明呼待兒視之被上有一線血

瑯嬛

卷上

十一

痕橫廣尺餘乃成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爲主所屬得金百斤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必破見血立成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遣人購之無恙也訪得虱事始知其夢蓋虱代嵩死也

魏生禁殺錄

李陵爲單于圍夜半使郭超吹笛聲多悲慘胡人皆流涕解圍北走

賈子說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

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覩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

修真錄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賤命玉童寄侍琴仙女子繡雲山中女方謫下爲田夫女捧之淚下

瑯嬛

卷上

十一

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酌酒服之引鏡自照顏色媚于平時天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里有五色山東曰廉遲南曰垂臺西曰鑑木北曰固元中曰中秀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如五方色上生靈作鳥色各如之栖嗣榮之林食條輕之果土人拾其糞和海中五色魚膏擗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取出化爲水鍊以成膏色白如雪婦人以敷面面得之而白唇得之而朱鬢髮得之而黑服之則顏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長生女未謫時遊游于此曾試此膏故淚垂焉

修真錄

梅橋先生有顛狗咬方隨試輒驗用班貓七個去翅足爲末酒服洩于盆內有衣沫如狗形者爲妙如無再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矣

上池編

鄙嘗謂高達夫燕歌行千載稱之第一篇皆三韻一換獨鐵衣遠戍下五韻羌不稱耳顏敷應聲戲改曰邊庭颼颼那可薄絕域蒼茫無所掠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征柝却佳

林下詩談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爲不宜無何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行也英妃對時人謝曰我碧毫

瑯嬛

八卷上

廿四

小仙也久爲世溷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于玄門耳遂乘雙白鶴飛去

修真錄

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即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時以此致張子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爲相思也

採蘭雜志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內解茶葉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蓋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葢拾穆陀之

墜葉

謝氏詩源

一人病瘧醫禱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棗一枚按病人口上誦呪三遍曰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專吃瘧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即與病人服之即愈道士不別忽不見

二酉餘談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卧靡不諷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真可秘耶謝猶以爲未足尊崇沈遂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作小卷

瑯嬛

八卷上

廿五

及冊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于額曰沈郎書室

子真雜抄

齊凌波以藕絲連螭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備室俱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皇頸下有毛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必落山下人拾取織爲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官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貴妃所賜最多裁以爲帳燦若白日上笑曰勝于飛燕合德明珠多矣觀玉謝凌波詩曰錦

囊寄贈可消魂解道縫時獨掩門不敢喚人收囊

蘭膏留得指頭痕

林下詩談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祥管

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通吉

致虛閣雜俎

鏡聽呪曰並光類儼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

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平棒鏡誦呪七遍出聽人

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

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十一行人聞人言

曰樹邊兩人照見簪餌數之得五因悟曰樹邊兩人

鄰嫁

卷上

共

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此法惟宜于

婦女

賈子說林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莊姬藏于笥終

歲潤澤香達于外其冬閤中諸虫不死冒寒而鳴姬

以告袁袁曰此香製自官中其間當有返魂乎

真率齋筆

記

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

筆神又曰昌化

致虛閣雜俎

舜漁于澤閒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取

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雷

履葛

姚月華少遭坎坷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怨其

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

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

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焚絲焚兮可理妾心兮

焉分空閨兮岑寂粧閣兮生塵萱草兮徒樹茲憂兮

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

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為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體兮

難親損食兮減寢帶緩兮羅裙夢覺兮慵啓博爐兮

鄰嫁

卷上

廿七

馬薰整襪兮欲舉寒路兮荆棘逢人兮欲語鞍匹兮

頑聃煩冤兮憑胸何時兮可諭願君兮見察妾死兮

何瞑即使徐娘復生不復遠讓也

本傳

倉公夢游蓬萊山見官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

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

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于診

脉

虞伯施少受學于顧野王野王當夏日聞蟬聲使詠

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棲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

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喜曰此子沉靜寡欲要當享大名于天下

虛樓續本事詩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故後人呼玄鳥爲意而

玄虛子仙志

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之輒生翅能飛變化不測不但能巢蓮葉遊卷耳已也

唐葛洪

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卽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心清則入道易矣

修真錄

瑯嬛

卷上

廿八

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爲因名此鳥爲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爲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

謝氏詩源

錢塘潮逐月直而生

續古今註

蝦蟆一名青鳥一名解憂

採蘭雜志

猫一名女奴

採蘭雜志

張叔良字房卿大曆中與姜竊窺相悅姜贈以鬋髮藏于枕傍蘭膏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山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曛犀梳寶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

本傳

漢有女子舒襪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嘗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荅曰正欲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其意

謝氏詩源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良製以爲丸贈竊窺窺窺不服佩之裙裾香氣異常

本傳

卷上

廿九

用硃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兩鷄并一鷄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之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丘八字亦佳

二酉餘談

瑯嬛記卷上

瑯嬛記卷中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明 黃正位 黃叔 校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謝氏詩源

灌氏秋日寄梅璿詩曰玢簞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窗外江村鍾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梅客云忽見西風起洞房廬家何處夢

瑯嬛

大卷中

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韻頊初逢已自傷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床頭漏漸長

本傳

小黃女子名觀失其姓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喬子曠博學能文詞寄觀詩多不可解者余偶覽雜書識其一二其詩曰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然安得千金遺侍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志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又云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漢時有楊

柳每日三眠三起又云旭日瞳瞳破曉靈遙知粧罷

下芳堦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桐花鳳

小于玄鳥春暮來集桐花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

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出城都又曰孤燈滅已三更

更窻雨無聲鷄又鳴此夜相思不成夢空懷懷夢到

天明漢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曼倩獻懷夢草帝懷之

即夢出鍾火山

林下詩談

姚月華時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處色

如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月華曰青

瑯嬛

大卷中

二

桂仙女隔蓬萊珠樹金窻向曉開燕子羽毛非廣袖

殷勤也帶石花來

本傳

風俗通云堊侯曰坎侯故玄伯詩云坎侯既張篴簫

迭奏竄錯傳曰爲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者竹篴相

連遞落之也故世芳詩云不須防虎落聊復策龍韜

西南夷傳曰不毛之地故雲孟詩云德澤連枯骨聲

華及不毛趙后傳辟帶往往爲黃金釵師古曰辟帶

辟之橫木露出如帶于帶之中以金爲釵若車釵之

形也故音美詩云簾衣翻玉殿辟帶耀金釵

謝氏詩源

遜頓國有淫樹花如杜母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必相去勿遠二形晝開夜合故又以夜合爲名又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羌大雄實如桤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食可以愈虛損採蘭離志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煮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謝氏詩源近一寄童有送人至瀛州詩曰人逢隨客意鳥聽信

耶娘

卷中

三

天緣對絕佳昔有奚倩者游于瀛日暮至一所見一婦人美而艷在門倩曰此地可偕宿乎婦人曰敝居蕭瑟故當隨客意耳倩入婦人即使侍兒具酒餽共飲食之遂與之偶明日送至野外垂涕而別贈倩以黃裏綠衣即乘綵雲而去蓋仙云信天緣一名信天翁謝氏詩源

九天先生曰無極之極而太極生太極極而生陰陽陰陽極而生天地天地極而生萬物窮乎盛哉本無極也寂乎無哉源萬物也萬物極極而返天地天地

極極而返陰陽陰陽極極而返太極太極極極而返無極無極至矣有往而無返玄虛子

九天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太極有窮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爲根陽爲枝葉天地爲華萬物爲實玄虛子

或曰天地衆矣亦有數乎曰無數也凡物有限而始有數無極無限者也則天地亦無限何數之可言乎曰天地雖衆有生滅乎曰滅于是則生于彼生無窮滅亦無窮也曰然則有統之者乎曰有治一天地之

耶娘

卷中

四

主號曰金昊治萬金昊之主曰諸福治萬諸福之主曰九招治萬九招之主曰沛歸治萬沛歸之主曰發間自發間而上無有窮極非吾之所得知也玄虛子曰每一天地年載有數乎曰無數曰無數則焉有滅曰非無數也不可以數論也譬之于人有壽有天曰天地大小等乎曰亦猶人也有大有小有長有短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同乎曰亦猶人也耳目口鼻毛髮手足大抵同也玄虛子

紫竹約方喬于望雲門晉書因于壩陰之下間履春

昔鞋底盡溫而方不至散聞人語遂歸繡闥獨倚盡
屏不勝悵恨作踏莎行一闕寄方云醉柳迷鶯懶風
颭草約郎暫會開門道粉牆陰下待郎來鮮痕印得
鞋痕小花日移陰廉香失裊望郎不到心如擣避
人愁入倚屏山斷竟還向牆陰繞

本傳

紫竹與方喬久別而想像難真因覓銀光紙序其悲
愁春戀之意復綴以卜筮子詞云繡閣鎖重門携手
終非易牆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
別久難相似昨夜如何繡枕邊夢見分明是

本傳

瑯嬛

卷中

五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
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
其父其父為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
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
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
文章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遠游易安殊不忍
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曰紅藕香殘玉簫
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
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

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上心頭

外傳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
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
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
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
侶黃花瘦政易安作也

外傳

武帝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咲帝曰此花
絕勝佳人咲也麗娟戲曰咲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
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買咲錢奉帝為一日之歡薔

瑯嬛

卷中

本

薇名賣咲花自麗娟始也

賈子說林

張說于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
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光簾奪之
也

採蘭雜志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
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
喉將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
咲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

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楊炯初見鄭義真誦其姪女容華臨鏡曉粧詩鄭大擊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為之汗背容華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侶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林下詩談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飲着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為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採蘭雜志

瑯嬛

卷中

七

九為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為上九初九日為中九十九日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為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為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採蘭雜志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有斷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姚萇萇異之亦不知為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此用法鑿去腹中泥鏽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拜求授得昭

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鳴矣

志奇

開關贈俞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若影酒乾亦不見矣俞寶之

真率齋筆記

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皆塑像非活佛也無可奈何一日遇僧寂公居士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宜即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漸想先公眉間有白毫光面如真金

瑯嬛

卷中

八

坐蓮花上其身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即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即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花與說法要有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為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人影跌坐蓮花呼其姓名其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不憎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馬異之亦普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公此法不直能

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

安養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
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
惟吳媼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
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眾皆恐女徑吸食之味
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
能媼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于世

下黃私記

玄宗與玉真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
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

瑯嬛

卷中

九

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于注服袖上多結流
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
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捉迷
藏

致虛閣雜俎

天寶十三年官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官
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裙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
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變
血汗衣裙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

致虛閣雜俎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

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

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
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
更則爲之一躍薛置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
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採蘭雜志

馬嵬老媼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
履一隻真珠飾口以薄檀爲莖長僅三寸玉飛奉爲
異寶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妃之先足下所記女
子纏足起于李後主宵娘新月狀似未深考矣

姚鵲尺牘

瑯嬛

卷中

十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裹紅
淚寄之後姚鵲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
紅

謝氏詩源

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有光如車輪內見黃
龍若在波浪中出沒魚鼈之類不可勝數亦有極怪
之物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滅有見
之者後皆貴夫蜃海蜃也而吐氣皆樓臺人物太祖
人主也而見光皆波浪魚龍所不可解

夢澤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中授以一珠曰

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忽不見矣

致虛閣雜題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遂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官娥着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也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丹青記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

瑯嬛

八卷中

十一

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

賈子說林

宋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長尺廣寸實素魚錦囊中遺試驚謂之新尺一

採蘭雜志

紫竹既爽秋期方喬憾惋蹉跎時景忽復青陽喬以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爲菩薩蠻詞雜以戲語以解之曰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話不道一睽違佳期難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語不須慌見時須打郎喬復以詞戲若云秋風卽擬同衾枕春

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喬喬如共要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本傳

紫竹工詞善于調謔恒謂天下無其偶自得方喬目爲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蕃桃花片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瑩如榴肉市之得百金因戲以菩薩蠻詞寄方喬曰與郎眷戀何時了愛郎不異珍和寶一寶百金償算來何用郎戲郎郎莫恨珍寶何須論若要買郎心憑他萬萬金喬爲之撫掌

本傳

瑯嬛

八卷中

十一

竹忽遺以書其大略云欲結朱繩應須素節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聊同綠女春風寫帳裡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喬答之詞亦多瑋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草柳雙鬟玉面碧窓人一紙銀鈎青鳥信佳期遠卜清秋夜桐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須三月夏

本傳

紫竹投書書于喬因寄踏莎行一闕云筆銳金針墨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綫獸爐烟闌房深

處深深拜芳意無窮花枝難戴簾前細祝風吹帶雨
情願得侶堤邊一江淥水年年在 本傳

大觀中有方喬者樂至人也與女子紫竹者甚相得
其所贈生查子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
曉粧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闌草花陰裏嬌極
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無見期獨坐離情慘
門戶約花關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烟黯
歛翠恨無涯強把蘭缸點其風調可知也 本傳

鯉一名釋龍 採蘭雜志

瑯嬛

《卷中

十三

李白有馬名黃芝 採蘭雜志

袁瓊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
施蔭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謝氏詩源

袁瓊爲施蔭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鉄不足數
衛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鉄硯甚發墨 謝氏詩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鉄爲丸能先彈樹木
迴丸中鳥人以爲神一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好彈
害物甚多今託生爲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此勿復
彈也魏覺心動欲戒之翌日游園中見諸鳥翻飛不

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
人也顧託生爲鳥手理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
樹上一鳥向魏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九纔
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
鳥于樹下 續微告

湯旣伐桀讓于務光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
下予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于水有只尺之魚負之
而去 賈子說林

吳人沈愛觀漁漁人網得一鏡背上有文曰紫金鍊

瑯嬛

《卷中

十四

精畫燭鬼形愛以百錢買之置閣內時時有人物影
平生所未覩者往來于鏡內夜恒有光愛一日見亡
父坐蓮花上身小于花愛妻又見死狗復活對之泣
皆鬼也愛畏之仍投入舊處 採蘭雜志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
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氣白
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開合更羸善射
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前頭令
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子

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

謝氏詩源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玄觀手抄

吾心如目妄念如塵埃必無可入之理

玄觀手抄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于北牆之下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及紅秋

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

採蘭雜志

義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皆世無其匹

致虛閣雜俎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甕

瑯嬛

卷中

十五

甕用松枝灑于帷幄滿室俱香甕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袂交趾蜜香樹木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採蘭雜志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

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

是宮人俱用膳脂微畫名曉霞粧

採蘭雜志

吳秀有仙風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夕

秀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啓視絕色也與之處者兩

月一日過仙翁翁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恒豈復有

桑中之遇乎秀笑而不荅仙翁袖中出一丸藥云此

藥以醇酒下能令婦人顏色媚好秀持歸如方與女

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秀呼問不應秉燭視之惟

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色心爲之冰釋蓋仙翁

所爲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八十九日昇天秀

字長君

續列仙傳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

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毗尼

瑯嬛

卷中

十六

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

卽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蓋作阿僧祇

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

往生向之黑業如冰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

心也註云波羅提木叉戒也毗尼藏律也伽陀諷誦

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

阿僧祇無數也

安養記

李夫人着繡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歡

襦

謝氏詩源

黃鵠一名暹翮一名烏孫公主 林蘭雜志

昔有女仙喜食衆草日夜恒不臥一日食一樹葉酣臥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改心從木卽今榆樹也後女仙繞宮門種之時與族雪道君會于下使金童講鐻虹寶典 修真錄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唐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修真錄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鸚鵡杓杯乾則杓自

瑯嬛 卷中 十七

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鸚鵡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 謝氏詩源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翠鳳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貢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繆上

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麗鷄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丹青記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內外前後百千萬億劫事不知非聖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聖人也或曰胸中旣無知又安能得知應元曰汝知所以不知我不知所以知其人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此大略耳若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卽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

瑯嬛 卷中 十八

史不合我也子謂史皆可信乎其人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試之應元卽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過則爲隱之數人無不魂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曰勉之而已其後應元嘗不言此日惟與人飲酒笑談而恒在山中覓藥草收人 妙觀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亥旣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陳兆大龜延螭翥鳳蛟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華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恐不受惟愛

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大龜者以桃柳松栢
榆樹及藏于算竹櫝中欲卜先齋戒三日加灰于龜
背穆布于壇上主人具圭璧史策祝曰其祗告于玉
靈大君厥有某事未知吉凶惟爾有靈其實圖之昭
格時命禮畢視龜吉凶之辭已在灰上矣珊瑚樹禹
樹舜朝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
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至太康荒逸弗恤國事樹
死亥既珠者夜中宴樂懸于殿中光徹如白日客甫
持觴而珠中衆音互作宴罷音亦已玳瑁者其光能

瑯嬛

卷中

十九

隔山照見五丈山之小大不論即隔牆亦只五丈而
已賈子說林

楊與月華別曰少日即來不覺爽期及歸姚不即見
之楊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朵桃花姚正
怒索筆對曰人信爲高莫費一番言說楊愈益奇之

本傳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觀佳者近惟謝幼
睿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藍也詩曰懶向粧臺
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

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肌膚縫成
不恠無鴻鴈贏得宵來覆妾牀爲一時傳誦詩話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
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
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
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箕
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
乎故君子不懈惰于閭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
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

瑯嬛

卷中

二十

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
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妙觀雅言

本詩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
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異其足故所
居不過閨闥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
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
奔范睢曰果足不入秦用女喻也修竹閣女訓

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
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

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
荅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人說
法既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蟻蠓醯雞皆可耳
豈直男女乎

妙觀雅言

應元博訪玄門了無所得一日謁悟師問如何是佛
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當卽成佛若
不成非應元也旣歸自恨根性遲鈍靜居一室有一
念起卽自搗其臂肉肉盡出血雜念卽隨日大減至
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然念斷無心可得矣遂見

瑯嬛

卷四

三十一

悟悟喝曰無心不是佛應元言下大悟人視其臂無
完膚矣

妙觀雅言

系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
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者
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則將
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卽有一綠
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筒中竟
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
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

少時卽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
藥蓋古墨屑也

賈子說林

呼子先夜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卽謂之睡後與
酒姥仙去留其杖子先故人陸麟寶之謂之藜杖後
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

賈子說林

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昆藻天頃刻不離
皆以其飾得名

林蘭室志

姚子貴字欽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爲作自尚
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實觀其藏延年益壽樂且康

瑯嬛

卷中

三十二

芳名寶鏡俱未央

子真古鏡記

竊窺寄叔良春思詩曰門前梅柳爛春輝妾織流黃
獨在機雙燕不知腸欲斷卽泥故故傍人飛張于是
愈不能忘情矣

本傳

郭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
竊寓目屬意甚深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
詩娛客吾當不惜此文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
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暖大稱善敍
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唐詩補本事詩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姓修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窄主人試之果然賴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

膠葛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窈窕京百和解醒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窈窕湯

本傳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瘡立愈又有法以葡萄代瓜皮亦療痔白芷并松三賴附子尖飛鹽皮

瑯嬛

卷中

三

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班鳥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廁上鷄殼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鹽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曬胡萊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聞木樨香止曬乾用真神麪爲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三十九治梅核膈蜜陀僧滑石等分生薑汁調敷治腎囊瘡

梅精先生藏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吾伊瓏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衆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累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所戮笑幸遇陛下官爲上卿實非所異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

瑯嬛

卷中

三

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蒲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鮮好採藥行歌

賈子說林

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几上令宮人閭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爲勝負謂之闔巧以爲歡

笑 致虛閣雜俎

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缺青類人首
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醫類女陰文
醫即淡某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鈐類鳳蕊鍾類鹿
鳩賊類象木藻類鳧更奇 余皇日堀

管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
脩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卅青記

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王集其父玄伯問曰後王
詞中何處最佳荅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柳娘

卷中

五五

水向東流玄伯默然 本傳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嚙馬目則馬腹眩欲死故凡馬
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
編爲馬鞭一楊卽走謂之不須鞭 採蘭雜志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爲
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臥臨亡長
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
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
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爲

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姓也近有一榜
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
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
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 江湖紀聞

瑯嬛

卷中

五五

瑯嬛記卷中

瑯嬛記卷下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明 黃正位 黃叔 校

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時
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橋東
化為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詩曰不
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謝侍郎詩曰願作江頭雙鳳
凰奮飛直向青雲裏是一事謝氏詩源

瑯嬛 施蔭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學

卷下

誦殷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昔人有不
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乎金剛佛

膏神曰鴈孌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餐

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粧束每件

呼之人謂之神粧採蘭雜志

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織飾

餽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擗管便有所得其所

為古文詞妙絕當時本傳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明

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至孝

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

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床下當

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

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實皆銀也謝氏詩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

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即歡然當時婦人

爭效之採蘭雜志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

瑯嬛

卷下

二

藏短牘但未盡鱗甲耳芸叟試為點染便躍入江中

不知所之後魚人網得白魚腹腹無腸者賣之買者

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得者即放

去謂神魚云芸叟諱舜民子真畫譜

申豫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

謂其足下有文章採蘭雜志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簪黃金散滿入水中視巧拙以

卜來年否泰梅妃一漏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

悉備膠葛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致虛閣雜俎

金絲荷葉草搗汁服之查金患處治蛇毒用烏骨白鷄血少許抹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熊膽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煨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爲末搽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爲末

瑯嬛

卷下

三

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運葉陰乾炭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草霜搽治小兒赤瘤梅橋先生藏方

綠珠爲梁伯女生而奕傑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于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爲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即歸芟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袿服珠翠設杯酒盃飯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

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于又曰遠歸遠歸仙笛名志前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鍾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也致虛閣雜俎

雷威斲琴無爲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躊躇間忽一老人在傍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已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庶可鼓矣忽不見自後如法斲之無不佳絕世稱雷公琴賈子說林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子夏至夜候而祭之得

瑯嬛

卷下

四

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瑯朗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實庵紀聞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隣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凝一夜必夢之嘗有詩寄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圓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浣計無所出流淚而已
虛樓續本事詩

沈雲卿夢噉羨甚寒仰見天無二兩字明日以告金迥秀迥秀曰羨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

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妾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蘊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牕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謂金曰子之占夢即索統周宣不過也一曰沈雲甫

玄散堂詩話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為期至上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疇曰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菊更生蕊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

全剛類

瑯嬛

卷下

五

客有曰大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採蘭雜志

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囑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即書其異以報豐自此卿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

賈子說林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鳥飛入室中光輝照

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賈子說林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齧蠹魚不生

致虛閣雜俎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真二字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異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疑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

瑯嬛

卷下

木

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咲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烟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盡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歲蕤輪鎖之于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

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鬼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直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且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脩考

玄虛子仙志

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野

柳媛

卷下

七

鑒鉄鍊精薛燭是造百目斯成

採蘭雜志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燈下試之

使人視雲氣過斗劍上逐星漸隱頃刻不差

膠葛

竊窺以古錢一枚贈叔良青綠色徹骨而凸起者叔

良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凹叔良第謂弄久剥

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語竊窺

竊窺言同蓋竊窺有二古錢贈一畱一畱者乃極瑩

潤而小凹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

青綠而凸美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

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姜豈非夙定之奇遇也

乎本傳

姜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申省關婆錦囊中佩之裙

帶時私啓視恍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視之有物

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尋有老僧乞食識其家有

寶氣借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直五十金言藥中用

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情舍利反此爲想便可

昇天反想入無便爲佛菩薩也

本傳

竊窺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良互藏一枚謂

柳媛

卷下

八

之留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銘于上曰兩心如

石萬載靡斁

本傳

梁鱸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色

形若鱸飛入室中卽不見是夜生鱸故名鱸及長從

孔子游

賈子說林

謹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

私傍壁孔中視隣家蠶離猶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

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織

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動之聲問女瑛瑛曰此寡

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賈子說林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誠齋雜記

蘇紫窮愛謝耽只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恒着小衫畫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寄以柳娘

卷下

九

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飢若使閒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承謝亦取女和服衷之後爲夫婦玄散堂詩話

窈窕每得張手札必避人于帳中觀之積之盈笥名帳中集張以爲類蔡邕之讀論衡私呼爲女伯喈窈窕有詩云數行心事鯉魚傳輕放金鈎繡帳懸不是嬌慵貪書臥衆中無處看花殘本傳

達飲姚氏酒酣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鈿枕溫涼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本傳

殷頭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誠齋雜記

仙女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遇安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驅龍爲馬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言妙道初驚轉身尚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記耳今人有游仙呪曰果齊寢悉八垓台戾如律令勅誦七遍書符酒上飲卧亦能如是玄虛子仙志

柳娘

卷下

十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携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之知曰見成丁百鳥志林蘭雜志

水仙子爲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爲經鎮一日誦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頭就硯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石隨舍略無縫痕修真錄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林蘭雜志

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因呼爲羊公鶴真率齋筆記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採蘭雜誌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止以手拂髮髻或微咲意其爲嫦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視之忽躍入

瑯嬛

卷下

十一

空中明月不知所之採蘭雜誌

等師勸修淨土以信爲入門之要一切世法亦不痛禁第云勿談人過飲酒不至醉茹葷不至殺生房室不至于邪治本業有餘暇隨地閉目端坐心念佛號目觀佛容一年半載後念觀稍熟卽行住坐卧皆可爲之至于夢中亦得見佛此乃必成之驗也此僧又有奇術與人共坐靜室能攝其神共游安養境界大都與阿彌經所說彷彿是人旣神游一二次則夢中所見往往類之其夢游旣多則臨終靈性自無他往

必西方無疑也由是從者甚衆皆得往生大有奇驗至有見形報其家者然則淨土之說固可不信乎安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禪林實語

大曆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兩尊平明焚香礼大士爲父母祝釐齡年兩大士俱

瑯嬛

卷下

十二

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祐汝倏不見因

名其所居室曰二觀齋文思大進禪林實語

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無昔李少君謂武帝曰甲帳仙姝有欲現形與帝見者弟云世人濁氣不可得近必齋戒封閉殿門以須我當升于殿上空中一見耳及期請帝見于殿前于殿屋上見仙姝凌空而上足懸三尺身被五綵繡帶飄飄容色娟秀世所未見帝拜之仙姝袖中出金字篆書擲下與帝其言多秘帝于是愈益思盡見諸神仙矣後有人言少

君以水晶設機令其上可以立人使一女子習之着男服匿入殿中及期如法行之帝謂真仙姝也少君罔上大都此類上終不察焉

賈子說林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為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于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林下詩談

楊景猷有文燕香爐

採蘭雜志

瑯嬛

卷下

十三

方喬既與紫竹遇一覩其狀更不可見晝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鬱每入闌闌見賣美女圖者輒取視冀其有相肖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嘆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眉如遠岫首如螭但得相思不得親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百日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出一錦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雷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即得其貌矣然後令畫

工圖之何有也所雷之影伺此女一得陽精彩影即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即飛入日宮散為陽氣矣喬試之果然紫竹以白玉盤螭匣寶而藏之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陽寶鏡

本傳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駒

賈子說林

瑯嬛

卷下

十四

南蕃白胡山出貓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貓貓死埋于山中久之貓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貓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恠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為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獅負仙女上玄宗獅負二枚即

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鑒壁懸梁無以喻也嘗有客
過稱雲來頂上謝臨風懷中出一書投之曰習此始
可以爲文士之冠矣士冠覽而異之問撰者姓名不
生弟援筆書于槩凡曰彼何人斯三江之右金鈎煌
煌風吹草覆

採蘭雜志

瑯嬛

入卷下

十車

瑯嬛記卷下

瑯嬛記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元伊世珍撰語皆荒誕猥瑣書有載張華
爲建安從事遇仙人引至石室多奇書問其地曰
瑯嬛福地也註出元觀手抄其命名之義當取此
然元觀手抄竟亦不知爲何書其餘所引書名大
抵真偽相襍蓋亦雲仙散錄之類錢希言戲取以
爲明桑樸所偽託其必有所據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

〔明〕仁孝皇后徐氏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永樂五年內府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勸善書二

十卷》提要

以上原缺

高皇后同勤開創。茂建鴻基。盛德昭彰。卓冠萬世。備歷艱難。化家為天下。隆子孫無窮之福。嘉言善行。永裨詩書圖史之美。起敬起慕。服膺敢忘。

皇上至聖誠孝。道德隆盛。績

太祖積累之仁。藉

聖母誕節之慶。本源深厚。厥有自矣。蒞祚以來。夙夜勤勤。惟恐一民不澤。其兩一物不

被其澤。退朝日晏未食。吾躬侍左右。

皇上語曰。皇后少休。吾稽首曰。

主上勤勞。妾敢自暇。

皇上曰。朕惟欲生民皆壽不病。皆樂不擾。皆富不窮。協于一德。歸於至善。朕勞而天下逸也。吾再拜曰。勤勞政治之本。仁厚福慶之源。故天地運而萬物生。聖人勞而百姓足。

主上仁覆天下勤勞如此誠所願也深懼無以奉承竊惟仁者善之所由生也善者福之所由基也是故祈福莫大於為善省己莫嚴於知戒用是輔仁其或庶幾間采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類編為書舉言以提其要因事以著其實凡二十卷名曰勸善書以省覽以防念慮之萌夫一念之失甚微而休咎之徵甚速且備善最福積惡最禍善惡之報理有必然如畫之所為者善則夜之所夢者亦惡善惡實根於動作福禍響應於形聲譬之種嘉穀則獲稻粱長稊稗則成蕪穢視此以為警於善如嗜飲食於惡如畏蛇蠍積小善可以成大善積小惡終必成大惡善積而福及無窮惡積而殃流百世致謹於幾動之微加嚴於趣

舍之際則必無過舉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福祿自然而生為聖為賢證道證果皆由於此矣吾揣德涼薄充位後宮伏覩皇上仁民愛物之心至矣盛矣故無所不用其極謹錄為是書序而傳之以訓以戒吾所自編隨得隨錄然古今事繁記載非一家恐采擇未精不能無脫略尚有望於增益者固雖不敢方古著述其於勸善懲惡之道亦粗備矣觀者誠能於此而盡心焉則未必無補於脩省之萬一云

永樂三年二月初九日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嘉言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忍姦詐者禍之始○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福慶而活先人餘烈○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可至於三公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庶人○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九德不修作事無恆故能天譴子孫賴之○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未嘗不昌惟德不忘遠世承寵○盛德必百世祀○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積成其德施及子孫○但能顯立功致自然福及後昆○德在人者死必未其嗣○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毋貪不可冀則福祿流於子孫○知善而不賢則速亡○良臣使身復美名君父顯諸子孫傳業福祿無疆○德於生前流道愛於身後○功存于人澤垂于後○仁之所積德之所流者深○功既存于社稷慶宜及於子孫○積善存仁必有益於後昆○福祿善慶多因積行而生○留有余不盡之福以遺子孫○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德積惡成災不可解○而相感者不遠宜一世而已乎○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憑法致慶○宗祀陰陽垂裕後昆○理盡善積德代代不移○活人濟物慶流于孫○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昌盛宗族繁顯○五根賊禍殃及累世○惡惡相承百世俱聞○陰謀之門子孫不昌○積功累仁祚流百世○若其身修其心成其名者澤及宗族利無窮○況子孫乎○神融業茂靈慶悠長○修之於家其德乃餘○施恩布德世代榮昌○積善存仁榮華後裔○廉者不取乃無盡福福傳家譽世所尚○懷如抱冤為子孫之患○故降者殃及三世○故害物命招冤積業禍殃子孫○損人利己終無顯達雲仍害眾成家豈有久長富貴○不善所積降殃有餘積既由漸餘亦難除○不善者不容不以罪加之也○司命算算殃及五世○勿以曲為直勿以直為曲犯者奪算身受其害殃及子孫○行短虧心只是貧莫生巧計弄精神得便宜慶休歡喜遠在兇孫近在身

孫○行短虧心只是貧莫生巧計弄精神得便宜慶休歡喜遠在兇孫近在身

感應

宋曹彬字國華吳興武康人周顯德三年為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松龍之禮○無所受吳人以輕舟追遣辭再四不受既而曰吾終拒是近名也遂受籍歸還官世宗強還之始拜賜悉分遺親舊不私一錢乾德初為左神武將軍兼樞密丞言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中令戢下不至悅服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索中圖書衣衾而已開寶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彬使人諭李煜曰卿若以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解歸命策之上也城無見彬忽得疾不日卒○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有餘人請軍門請罪彬慰安之煜之君臣卒賴保全彬歸自江南時人嘉其不伐年六十○具其忠節哭之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彬配享太祖廟庭于殿前○彬死時年七十三年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奉贈中書令武懿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用高泰王女與平郡主至昭宣使璘官安撫觀察使天禧間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嘉祐八年配享仁宗廟庭左藏庫副使使記尚書虞部員外郎璘東上閤門使璘西閤門副使璘官安撫都指揮使子佖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佖子諒尚書國大長公主妃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彬父某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宋實出釣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年三十無子嘗夜夢亡祖父張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諸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錢二百千慮事母有女年十二自寫券繫女辭去求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公見而憐之即焚券囑其妻曰善撫之既解以二百千擇良配得而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公不問由是父子團圓公像晨興祝壽因元名於延慶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涕泣而至公問之對曰父罪犯大辟偶遇

親知貸與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忽失其金父罪不可贖
驗其實遂以還之復加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贖公為出錢與之前
後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
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與以財者資之公以
金帛俾之販鬻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
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
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世父行之儒進致師席凡四
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間識不識者莫不學焉其自至
故其子見聞益博其後公復夢祖父告之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已嘗
告汝數年以來汝名掛天曹以有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顯榮仍以福
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視公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
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
功是後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詩曰燕公賢十郎
教子有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子儀禮部尚書微禮部
侍郎翰林學士佩左補闕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偕起居郎公年
六十有三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其後八孫亦皆貴顯
唐鄭元暉字三宗多所諫正檢校禮部尚書卒諡曰德鄭不藏賞所
有歸給親舊男女未嫁死者未葬皆為營辦居室庫廩無所不備而則張
墓皆拂以寬經月不答一八五子瑤瑒瑒瑒皆達宦弟鄭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四世總麻同慶兄弟六人至三品弟鄭凡為禮部五吏部再自
唐以來未有居光德里營一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鄭一門孝友可為士族
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人即其里為德星社鄰為金吾衛大將軍恩累
卒以韓約代之不聞月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郡亡崔氏積德之報然則
人世可不勉立功德哉
宋淳梁壽安鄉羅氏宗禮家好善常造棺槨施人其貧不能葬者又贖以
錢米終其身不變淳熙乙巳歲其家小奴丁貴童夢之如存與語曰我平
生多做屋宅與人住坐此積累陰功慶迄子孫汝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
必得解不唯若此而已如今而後接續登名者當不絕十四郎者其子謙

光也童以告之謙光不信曰汝佞我耳次年果預薦自是殆無虛謬至乙
卯三舉問曰熙載曰及曰乃白時鳳白時豹皆崇禮本位諸孫讀書業文
日以益眾
宋蘇軾外祖程仁齋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
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事外祖眉山人尉有得盜蘆花根者實
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初聞獄據受賊掠成之太守將審囚因坐
廬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咤謂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為汝直之
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據爭不已復移獄竟敘盜公坐計因能
歸不及月尉據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據未伏侍
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對對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
今盡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對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永無門矣公
見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載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男
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
而尉據之子孫微矣
宋王晉公樞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宣付之告曰使還與
卿王漢臣職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
于上枯姓別太宗於晉部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枯往出至魏得彥卿
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
無異意乎枯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
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既護
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
薨初枯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枯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枯笑曰枯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枯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
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宋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悲念畝
出一斗使還責糧減稅額方贊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
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上侵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贊始唯江
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永式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

東轉運使有子五子皇華輩字進之子珪為宰相他亦多顯貴世世孫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諸郡承望風旨而奏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體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有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後事大起即收郡僚械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其後子孫蕃庶祿仕不絕

宋朱承遠居營之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驛驛橋聞獨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馬扣其所以云負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謀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

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懼聽命即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曉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後債家承遠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服登榜第二入仕至中書舍人父孫勝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漳州可讀者遂為吳興名族

宋潤州金壇縣陳氏元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鄭又生度後皆為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宋主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姓者守建州城其部將有罪當斬章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往行無顧家也部將得計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諭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安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慷慨發於至

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後連氏為建安大族其子孫官至卿相者相踵

宋縉雲管樞密師仁為布衣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猙獰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積德後來餘慶方當顯大我等以此不敢入也遂不見

宋黃汝損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之物瘞於室將逃避忽賊黨數百擁來指且拜黃懼認其人蓋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二萬緡獻以贖其命惡發所瘞輦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析檀歡聲如雷亂定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曰上帝有勅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第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闢園同登己科開闢之如神所言

宋盛俊民家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為之先及廷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謂主者請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國公楊素後身在隋時為將每將臨寇輒使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其後相繼會權弄法縱恣驕奢逞其陰險傾陷忠良進用奸邪附會之人隋室傾危實其所致故殃禍流於子孫閻門殂戮謀及宗親又使其死死坐生磨劫受報至是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今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聞而大沮後果無成而卒

宋南劍州人陳源以蔭得官于蜀憚道遠不赴任居于鄉里專務陵轍平民淫汚良家女子有與之校必詛於邪神而教之人莫敢輕犯暮年病篤先自見兩祖而死者然後死其明年弟之女年十二游於園中察什若窺見二鬼導之至一城宮殿侍衛尊嚴若王者居鬼曰此秦廣王也王召女外殿語之曰汝能為我通傳信息於世間否女曰生世不曾離閭庭如何解傳王意王使二鬼引到一獄曰是第十八重阿鼻獄也見亡伯在廡下

荷鐵枷曳鎖索望女慟哭曰汝可救我女還殿下請於王曰何以救伯父之罪王曰惟看轉八師經可以救之然汝伯父造惡深重餘殃又及其諸

使逆凶惟影響○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德惟
一動固不吉德二三動固不凶惟吉而不備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吉
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
不同同歸于亂○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作德心逸日休作偽
心勞日拙○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放勝急者吉急勝者威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仁則榮不仁則辱○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順天
者昌逆天者亡○禍自怨起福由德興○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賊為
凶德○其功順天者夫助之其功逆天者夫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
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
○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
者天報之以殃○瑞應休德而至灾異緣政而生○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人事理而天命降者未之有人人事亂而天命降者亦未之有也○樂
易者常壽長憂者常夭折○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祥
福之先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也見殃而能為善則
禍不至○利出者福反怨性者福來○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
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眾正之積福無不及也眾邪之
積禍無不逮也○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其興也必
由於積善其亡也必由於積惡○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行邪
僻則身死天行端直則無禍害○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順理則裕從欲則危○名門右族莫不
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
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畏其禍則福生忽其福則禍至○知天理者
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
亡○為善則善應為惡則惡報成名滅身惟自取之○政教積德必致安
泰之福舉措失必致危亡之禍○君子直道未必不得小人枉道未必

不失○誠者善之本偽者百禍之基○從善如登從惡如墮○謙靜
慈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以應應之以災○仁慈者壽
凶暴者亡○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之甘以壞○勿以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君子禍之為患辱之為畏見善思不得此焉見不善思其及
已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公生明偏
生暗端慝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善以自益惡以自損故
君子務其益以防損非以求名且自遠辱○見善如渴聞惡如龍○終身
行善善猶不足一日為惡惡自有餘○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
德勝官功勝財○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
仁○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宇
室必端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
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一行有失百行俱傾○禍莫大於從己之
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
○切惡莫作當奉行諸善○為善生天為惡入淵○為善福隨為惡禍
追○作善得福為惡受殃○罪則冥同福則神祐○眾善共會萬惡爭消
○大善積而灾消眾惡盈而福滅○善不失善報為惡自招殃○極善動
天地極惡亦動天地○善享天人之快樂惡投鬼畜以非堪○行善感
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莫輕小善以為無福小善不種無以
成聖莫輕小惡以為無罪小惡所積之以成身○行惡得樂為惡未熟至
其惡熟自見受苦備善遇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若近於善
人則得善名稱若近不善人令人速輕賤○懷善者應之以祥扶惡者報
之以殃○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心地但無不善西
方去此不違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發善心者於福有基行善
事者於福有報發惡心者於罪有基行惡事者於罪有報○於若備福其

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受膏澤而荒蕪未墾之地也。遇明時而貧賤無困之士也。○福在積善。禍在積惡。○作福不如避罪。避禍不如消災。○何者為善惟行道善。○聖人之道以善為用。○凡修萬善皆助善。○善人行善獲福益壽。○善若不修則人道絕。○萬德種善。○善提資糧。○身口意淨。不念人惡。離諸業障。得清淨業。○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若人心氣調。一切皆柔。軟斯人生善種。猶如良福田。○常行慈心。而適者安。○宿造諸善緣。百劫而不朽。○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親遠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崇善建福。樹果脩因。○纖微之善。咸須殷勤。勸請增進。令生慧行。○生上天者。離惡積善。○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脩少善行。受無量福。○為善最樂。道理最大。○但行平等事。不用問前程。○中心念惡。罪苦自追。○愚人樂惡。至死不悟。自受大殃。○長惡不悛。輪轉五道。○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落無窮。○愚癡煩惱。燒成善根。增長眾惡。墮在地獄。○為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為重患。○惡業縱橫。作善言不喜聞。一入無間獄。萬苦競纏身。○邪見習氣。業阿鼻受楚毒。○常多惱亂。諸眾生彼等當生熱惱處。○若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惡貫若滿。夫必戮之。○深耕淺種。尚有天災。利己積金。豈無果報。

③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至。○為善不求福而福至。為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積愛成福。積怨成禍。○為善者善氣生。為惡者惡氣生。○小善不積。大德不成。○惡不止。以成大罪。○從善道者是名善業。離善道者是名惡業。○積善達善。積惡達惡。○細思量。天地不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報。時辰未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一日不念善。諸惡自皆起。○積善善種。積惡惡至。○影逐形。似響隨聲。○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自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自有所虧。○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天網恢恢。報應甚速。○抑人

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脩善福應。為惡禍來。○人身行惡。神亦奉之。三官。人身行善。神亦慶其仙名。○積善有慶。集積惡有殃。○脩善得善。其鬼亦善。作惡得惡。其鬼亦惡。○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而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善不在大。惡不在小。○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能惡而受惡報。何如能善而生天堂。殘忍而受殘報。何如慈悲而受福報乎。○生世積善。名入左契。白日昇仙。生世為惡。名入死籍。未有出期。○休休之福。積德所生。不凶禍害。積惡所成。○天高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有吉報。○心平則無怨惡。○非災橫禍。不入慎家之門。○道高龍虎服。德重鬼神欽。○常行大慈心。以成無上道。○功德德就。皆得飛仙。○萬善來備。玉符下迎。○勸助人民。履行眾善。令人世世安樂。禍亂不生。○以能導人為善。而能必證仙階。○細行不謹。終累正真。罪大惡積。方滅其身。○序理傷道。恣情縱欲。天鑒昭然。無所逃罪。○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天人耳目。咫尺非遙。○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陰責冥誅。烈於刀鎗。休過定罪。寔駭不絕。

感應

宋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五老有同年進士之好。○部銀綱往行。在欲觀賞典。合年勞。還兩扶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寺。飲於表弟韓知細家。歸時。已二鼓。係甚。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床前。呼曰。司命真君相召。嗣索所遺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著紙。穿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則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遂振中至此。為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繼出東門。覓非平日所行路。夷道高木。陰森蔽虧。月色晃耀。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達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真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俟。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華冠。螺髻。衣紅綃。紫裳。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梵地皆琉璃。私喜。知決

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亦雄麗。使者曰。此真君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乎。即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真君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真君冠服。與今朝服等。孰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張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三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惶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真君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僅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慶。奇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真君曰。今日非奉過天曹主者。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願二使令引出。遂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曰。嗣問曰。人世何事為重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華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負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負實是不可思議。復攝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君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遂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華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湯。曰。時是醍醐。出時為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標有履襪之術。公到家。日來門上。掩符。親用利刀所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祝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備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岐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細剖子。逐明諸難。白之。且言欲致仕。泊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

宋台州彭矩字中方。自為童時。端重謹愿。未嘗遊戲。群童或欺侮之。皆不與較。人謂之癡。及長。益慈祥謙遜。有猿圓與里人。聯界。里人婦每竊採之。

彭倅若不知彭妻與鄰為界。而里人婦不樂時出穢語。彭妻欲應。彭令母答。一夕里人折其籬。侵過其界。大餘矣。彭亦不問。彭之親欲令訟之。有司彭斷不可。里人聞之。還其侵疆。又嘗與一商同宿于店。彭先早歸。商先夕寄傘忘收。次早失之。意彭持去。登彭門索之。彭對以故。商怒大罵。且言失衣。商欺彭懦。必索其償。彭如數償之而去。若此不一。彭性好善。善行方便。見飢者必減食食之。寒者解衣衣之。至於整橋脩路。但力到可以為善者。無不力行。又修舍香蘇散。百解散。香膏湯餅。毒丸等。施病者。時邑有吏張安與彭。母黨。相惡。張為吏。亦以循良為宰。彭言無不從。時里人侵彭園界者。以強橫於里。為人所訟。官將杖之。彭言於吏。竟請於宰。免其罪。人愈服其長厚。端平甲午。彭年三十七。尚未有子。夫婦詣西嶽祈嗣。未至十餘里。宿店將寢。彭命妻烹茶。忽有道士入室。揖曰。請獻茶。彭隨道士行。燭炬前導。約行一更許。至一所在。乃大衙宇。守衛森嚴。有欄檻者。出迎。延坐。問彭來故。彭對祈嗣。欄檻者呼一吏告曰。可去取霞某判官。彭承事在此。相見。欄檻者引彭行。循廊至一廳事。一官人紫袍下階。延上廳。讓主賓禮。就座。吏人五色袍。各抱文書。列立左右。男女雜立階下。急是持杖者森然。判官曰。公平生為善。冥間知教。但富貴當在後世。彭曰。今生富貴尚不願。況後世乎。但某駁駁晚景。尚未有後。不孝有罪。奈何。判官曰。此却無說。彭方駭之。傍一吏曰。今生為善。亦有誤。判官曰。吏使退。彭問故。判官曰。公生前多犯良人婦。故今生無嗣。籍已注矣。無可說者。彭曰。生前事某不復知。但今生某自信無過。判官曰。吏曰。爾適何說。吏取簿視之。云。彭里人犯罪當杖。彭不合言於張令。免之。謂之黨惡。判官曰。此亦無害。彭不樂。判官令取彭為善簿觀之。則彭平生凡為應于大小善事。應應備具。後擬云。壽五十。有云。再生其家。其家仕宦。歷其家。其家末一行云。山東某官。彭曰。某平生不願官爵。判官曰。然則公何欲。彭曰。但欲得一子。奉祖禰香火。更欲少延壽算。更析此後。無大禍患。是矣。判官曰。若此。非我所能。容奏定奪。判官引彭行至一大殿。下瞻望不極。但見燭炬輝耀。判官上殿。彭候之。見其親戚婦人亦在。彭問來故。婦人曰。求嗣。彭問所祈應否。婦人曰。當有三子。但某不合。累悖翁姑。及犯其事。奪去二子。得力者。今止可一子矣。言既

判官下殿語彭曰。皆先所請矣。但公當有三大難。本是大數難逃。以公多行善事。亦特為削去黑籍矣。彭喜辭出。見其里人劉某。問其來故。曰。吾兄久當登第。在甲科仕宦至監司。以占里人墳。及一應大小罪惡。凡三十事。降第五甲。止得某邑簿尉。昨與族人爭田。今又擬削登科籍。但可請舉。故在此。照應彭方悟其已死。駭之。有衣紅人呵之使出。忽在店中。乃夢初覺。汗流如雨。妻烹茶尚未沸。言彭初就寢。即醒。彭恠之。明日詣廟。如儀朝謁。遂歸。首告劉某。以故。方與族人爭田。致訟。劉悟。讓與族人。不爭。其年劉請舉。明年登第。在五甲。終於邑簿尉。既而彭生三子。未幾。蜀亂。十室九死。彭舉家無恙。出蜀。挈家泛江。舟復皆溺。彭於中流。得一木以濟。見其妻子二人先在岸矣。云。母子携手。板舟掩得免。越三日。一漁舟并載其二子。以至。一家親屬遂得皆在。聞慶已未。彭寓光州。逃避山藪。哨騎數百至。多被殺。又縱火焚山。無得免者。彭所避處。二三丈許。風反火滅。咸淳癸酉年。卒於臨安。年七十七。其親戚婦人後果生三子。長者為商。死於途。次子登科。未到殿死。惟存幼子焉。

宋蔣負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泛海。欲趁郡柁樓便旋。為田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擁呼次。遂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赴舟。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達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宋隆興人。京三郎丞相仲遠之父也。昆季三人。其居鄉里。生計粗給。建炎金人至。郡守以降虜。虜將還。徙郡索少壯三千人。若將使負荷者。即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往者。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行。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中。連晚無人。三郎登岸。傷且困。露宿於草莽。達旦既覺。有人坐其傍。問為誰。則曰。吾一夕守汝矣。汝昌起。求朝餉耶。三郎告無衣可著。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種去其水。衣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去。則歸。於是告別。竟

不知其為誰。三郎乃東行。果得僧寺。三郎雖上。今初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避難者甚眾。記雜不一。僧為作粥以給之。後三日。審知虜盡去。乃還。郡城中。餘無一人。其父及兄弟皆不見。三郎度水求之。相遇於塗。乃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多。不日致富。乃取親戚之家。困者悉拊養之。三郎後生三子。其長即丞相也。三郎為人。廉謹質直。雖日以從事於市。而語言心術。未嘗少欺。既而丞相登科。度升御史。繼登樞密。年遂拜丞相。代封贈三郎至朝。請即而三郎衣服飲食如頃年無所增益。出入徒步。或勸之。胡不肩輿。乃爾勤勞耶。三郎曰。吾性日京三郎也。今日亦京三郎也。往日徒步。今日亦徒步。此吾之真性。何改為。既捐館。將葬。連日大雨。先一日尤甚。至夜雲物開霽。星月皎然。翌日。樞出。鄉里送者。餘萬人。莫不咨嗟。悲愴。哭之。慟者不可勝數。皆受其恩者。也。墳山在江西岸。既倚柩於穴。則雨復大作。又三日。而就窆。復晴。掩土畢。復大雨。人皆異之。鄉人行賈。而與三郎至好。其子不肖。父病既危。乃密以千餘緡付三郎。曰。我死。不肖子必蕩產。無餘。其欲凍死。然後付之。他日其子果如父言。鄉人皆詬罵。不顧窮苦。至極。三郎召至。徐詰其所以。致此者。其子慚懼。悔。三郎曰。我欲惠汝。汝不從。復以所得費。於飲酒也。其子指心誓天。曰。如是。將何面目復見三郎。當投江以死耳。三郎乃取所付千緡。還之。封記宛然。其子初不知也。乃大駭。曰。父臨死。但云善事。京公無他言也。不虞拜此賜。於是備謹自守。家以贍給。至是為三郎持喪三年。

宋李參政。至性。簡潔。淡年幾強仕。尚為布衣。開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為學。讀書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鳳璫翡翠。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來。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耶。僕耶。答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飲之以酒。或鼓瑟。若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歡奉三年。于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嘗一言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達於然君前世曾為商賈。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令世俾若。遂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侯改元太平。乃啓。不爾當有禍。既而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啓其封云。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子及弟。既而

果然後歷清顯入參大政擁旌鎮而終

宗師吳徐州人為任信儒學夢人告曰汝將有大災厄若行善可免紹興十九年同妻隨婦居僧郡守張巨山以端午日集競渡郡人多往浮石門外橋上觀邵亦往觀者益眾橋弱不能勝鐵線忽斷橋上人皆溺邵身未全沒視同溺人皆已雙首魚身或頭成魚鬚而人身者見二神人從雲端下其一亦雙首如鬼神狀呼云三百人逐一一點過晚呈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挾而之岸邵即歸不敢以語人明年如四明經使家亭晚登津上有偉人黃褐衣貌甚倨揖之不答厲聲曰汝邵氏子耶曰平生未嘗識面何以知我名氏曰頗憶去年端午事乎若何以得免邵驚謝曰賴神明庇黃衣人曰不然以爾有一善脫此大厄言畢而去

漢張仲和善用張仲景治傷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繼及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邦作提轉者數世不絕此亦醫家能善用其心而克昌厥後者也

宋王臺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性情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

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雅熙初年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畫為鬼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習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濕山人云元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以膏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必賜給之嘗謂君子不虐幼成其園囿中養二班為婢夜見燭臺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麋金二兩餘自是其家愈盛

宋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橋年既滿都吏赴省紹興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月初春鄰人潘十六娘妻其翠衣前語曰煩報我妻兒我已差去秀州後數日其家送柩如盤門外送者王媼仆地不省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間倩潘娘寄信想已知之自今已後不須更作佛果我託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止注得六十年壽言訖王媼即蘇椿年子憐往尋訪果得之將代云日前育

子時先夢一皂衣人來言是平江府人來汝家寄佳已而生男睜求入房視之垂涕而出椿年為吏頗公正故死未久即復為人

漢管寧身係道方正不回死遼東及歸柩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寧船見火投之得島嶼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昔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頗婆娑羅王弟提提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世尊為何在唯願慈愍及比丘僧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次遊行詣摩竭提國摩竭提國有鵲群鳥中有鵲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來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愍憐愍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鵲王知佛許已還歸本林勸諸鵲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鵲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鵲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飛翔繞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而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不至明日清早世尊引進鵲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遠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般饌逆道

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俵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免聞議。謂猿狐曰。多聚積。方有所作。猿狐說地。街草曳木。既已龜崇。猛焰將盛。免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就以此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帶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俾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項不知氏族。奉律貞確。操誠為業。後遇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有一人。身長丈餘。美鬚鬚。顏其好衣服。乘白馬。朱駿自山頂來。徑至瑱前。卡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暗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上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宋圓應法師。德賢為兒時。相者曰。他日有官厄。唯出家可免。遂落髮往靈山。參學于淨慈。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人曰。我生前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廣至其真珠王。若至靈山。祖殿。衆像皆立。獨師像不起。酋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十數。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衆大驚而退。

宋尚書僕射榮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狩。忽一夕暴亡。乃托夢於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住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形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之。

唐廬陵太守龐金。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嘗坐事繫獄。而非其

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猶大。意初甚之。乃復與之。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又竟無害。刑雖結。夜掘蟬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救得活。於是龐氏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閭處。後世稍怠。不能復持為饌。乃投祭祠之餘以祠之。

昔有導師。與五百賈人。共行作賈。到大曠野。飢渴困極。歸命世尊。及釋梵四王。怖懼無計。于時導師。登高遠望。見有林木。飛鳥往來。冀當有水。俱共奔走。不久得至。唯見樹木周而生草。其地清潔。導師謂賈人等。咸共穿地取水。必當可得。適共議已。時有天人。遂從天上。瞻此導師。及五百人。困乏水。操如伸臂。頃果到其兩住于樹上。伸其右手。從五指間。流出八味甘美之水。供於導師。及五百人。各各取用。而無窮盡。皆得飽滿。所以者何。宿命親觀。俱種恩福。故使天人念之。宋下以給美水。各得安穩。

昔日天王。與無數天。今來詣佛。既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為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脩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沙門道。今皆值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賤。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先於君父。師等。如是脩行。得為月王。福樂無極。

宋馮徽。遂寧人。跡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稚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陀懺儀。歸鄉。即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豆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徽積俸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旃檀阿彌陀像。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以給事中。出帥廬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木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於膝上而化。

唐遼洞玄范陽人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近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銀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脩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并

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
冠為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眾女冠憐而敬之紡織
勤於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
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念耶笑而
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積歲如之曾無怠
色一觀之內女冠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累害於物人皆傳
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頤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
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往往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無
所怨歎疾緩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而至信之
心確不移也荷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
布囊入觀賣藥眾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
仙白曰昇天間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步偃蹇聲緩出口
眾笑謂之曰既還丹尚致不殛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耶叟曰
吾升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服之便飛
昇冲天耳眾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
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
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害初心不廢如
金如石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又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
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
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宋陽太乙帝宮真人耳問答之
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迨遇暴風雷雨遙相顧視驚怖異常眾
人稍稍散去更問眾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
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門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
服之耶洞玄驚喜延坐則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
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
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虫以此計之亦資藥價也即開囊示之藥丸青黑
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

三九更曰此丹服之易勝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
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巾中汲
水調此桃膠今吞九藥更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
二藥無服易勝換血之事即宜震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卑濁之室
七日即可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而霽更不知所之眾女
冠奔走洞玄之房問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
驚駭由是郡中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
此願登於閣樓之上願盼之際接猶倚鎖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諸猶未
終已騰身於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
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眾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眾乃致
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霓繞觀樓眾見洞玄昇
天音樂導從騰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眾官具以奏聞
是日辰巳間時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雲充庭有青童四人導
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還洞玄也今日得遇真
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兩部奏函亦駭傳至此後合朝
其觀為登仙觀樓閣崇崇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歲請入道進
其封邑及實封由是復勒校書郎王瑞敬之為碑文以紀其神仙之盛事
焉
宋江古心知吉州無提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
大作舟人恐請燒香許願古心以胡床坐於船頭素紙筆書一詩萬里為
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號投
江旋即風恬浪靜徑至洪都
宋韓王汝奉使在代州引樓王宗正者病傷寒死而復甦忽云在陰司作
善部判官到一官府大廈如世間殿宇見延萊公程文簡公對坐亦見鄭
毅夫內翰過廳云掌世間善事韓問何等善善宗正云不欺方寸好生濟
物為上善
宋陳縣丞者建寧府浦城人也稟性方正為志履道以古人自期登進士
第授臨江丞居官廉直聲譽籍甚乾道四年秋秩滿還家忽得疾而卒即

武軍有廣祐王廟距郡二十里。先祀唐歐陽使君之神。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事洒掃頗謹。一夕夢車騎滿野。儀仗蓋如迎方伯連帥者。道人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又問王何人。曰。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道人覺而記其語。乃具裝往。其處訪之。果得陳公家。比道人至。死已五日矣。驗其得夢之夕乃陳公死之日也。

晉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也。舉孝廉。累遷尚書丞。穆帝永和九年。棄官渡江南。居府城之西北。脩淨自處。施惠貧困。瘞瘵骸。立像設教。治人諸疾。知許旌陽有昇騰之道。以長女妻之。雖處室父之尊。而執弟子之禮。過得傳付道要。後舉家二十六口。白日上升。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唐李林甫為人性陰惡。忍誅。故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產深。因卒不可得。為宰相。善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公卿不由其門而進者。必被罪。徒附屬者。雖小且為引重。同時為相者。張九齡。李適之。皆遭斥逐。至楊慎矜。張瑄等。並相繼誅死。以王鉞言溫羅希靈為爪牙。數與大獄。素忌惡者。株連殺之。為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怨望。頗有鬼災。乃發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為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果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退。不隸籍。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妓妾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聞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禁而不能

轉其喉。吃而不能翻其袖。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錢。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呼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為所禍。乃負之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權。要積威。萬狀自茲。十槍乃非吾之所知。林甫舊第在平康坊南街。廢學院。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雖曲。有却月之形。名偃月堂。土木華麗。剖削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偃月堂。猜思極慮。喜悅而出。即其家碎矣。又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猪鬣。鋸牙鉤小。長三尺餘。以手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還命孤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于厥。厥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卒。其壻告林甫厥呪語。奪官。露斬。別取舍珠金。數諸子悉徙嶺南。籍其家。後元和六年六月。惠州有一倡女。震死於市。髒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三震之。此女子乃偃月公後身也。至宋淳熙初。漢陽軍漢川縣與復州隔界。地名土陵。有莊農家女子。約年十六七。送飯往耕處。將近田畔。風雨陡作。女子震死。身

有天書。云。唐李輔國為臣不忠。三世為倡。今世瘕形。後復七世為牛。林甫輔國之惡。天地實臨之。故其得譴如此。宋宜黃縣疎山寺僧奉闍黎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者不能消。每當入道場。輒飲雞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累年得疾。舌左右歧出。與元古為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為傳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緩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窓中棹之而去。就眠死矣。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為難。每自憤鬱。時葉靖法師有道德。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薰沐詣師請問。師曰。侯為詢之。他日為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第扣之。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摠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橫侵其兄屋基。甚至與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

安郎中。私一婦人。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又於鄰家之女。屢與之私。坐此。常恐其不赦。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令皆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

昔紂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申則。苦當之。則或否。至于丙丁。則不舉矣。蓋當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即有約。舊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留之。厥後。而牛斷不容。率以為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疾。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癩。醫士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于七曲大神。請救之。為詞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為祟焉。神使工曹舉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又遣工曹德其幼子言之。曰。余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元。食以耗其穀。今子餘命迫于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哭。叩頭出血。初請改行。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宋宋昇政。初為京西轉運。專修西內。語同列曰。速成醜賞。可立得。凡官室。延袤十六里。殿宇丹雘。迷離。需牛骨和反不給。城外有五代數千人塚。幹官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異議。運判孫觀。獨以為不可。引疾罷去。後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為殿中監。而卒。韓容雖死。不一年。昇妻于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役。遷晚年。發疽於髀。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如是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觀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勒令。令供瘞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塚。以奉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一時人對。見衙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紅血。淚被體。引前乃宋昇也。孫歷舉去官狀。昇屈伏。孫得更生。此則以惡為報。殘害死者也。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冒賄給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往湖州。欲山寺為大家。家人驚。係詣寺問。大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

呼大。曰。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腹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宋南州吏余林。病死後。夢親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吾三日後。當生穿袈裟。家華見。赦度。但身掛數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涕笑而去。至期。詢訪丘家。是日乃生一黑花大子。

宋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渡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鈴轄趙士世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住居撫茸鈴轄。解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解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趙即日反。故宅撫還。而但廢元。解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為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其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愕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瘡發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雖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遺。僕。急。趨。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謝。罪。

千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者。青袍。執簡。戴情。雅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姓香。執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苦趣。猶當為異。額。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章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蜂。蟻。居土中。半露其脊。趙。酌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述。趙。謂曰。蜂。蟻。已。免。今。為南。嶽。判。官。威。權。况。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上。天。許。搬。家。矣。道。教。滿。室。唯。君。是。託。趙。責。之。曰。君。為。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君。既。不。辜。早。世。而。令。一。家。共。入。鬼。錄。可。乎。婢。不。復。答。少。頃。即。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

元江州田文英。稟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推其脛。皆滿。行。暨。至。元乙亥。北兵至境。箭中其脛。缺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為推脛之報。家長州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濱村。紹興三年。感病死。初無他異。既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臂。下。黑。毛。成。八。字。曰。尤。二。三。曾。作。宰。子。蓋。尤。始。貧。時。曾。為。縣。獄。卒。隱。惡。甚。多。尤。次。子。欲。贖。以。貳。萬。錢。其。家。不。許。

宋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為人陰險後被誣責罷役居于上巷紹興五年八月四日晚城內風雨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森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氣如黃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又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住禳謝張曰是天威也吾不敢行午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多隱惡為胥時造惡尤甚其婿陶生實為之羽翼朱初卒陶生在城中聞之即奔走往視之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要命僧誦經作懺哀祈輒有變矣久而未息

宋庾道季以久病醺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脩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數日果卒

宋周義夫紅縣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甚多惡橫鄰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教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為本路漕義夫猶怒罵曰彼為監司亦奈我何一日識之按部至紅適義夫隨人于市為被撻者所訴識之令義夫謝之且誨使改過義夫略無悔心未幾又有訴其不法事於他部使他部使鞠勘得實竟坐謀殺處死籍其家子孫皆徙遠宋敗先一月義夫夢老人告曰爾惡貫盈滿報應至矣及是果然

宋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為因一二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乃至銷錢造器竭澤捕魚以酒換麻造船置碇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有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癯如針及死即化為驢

宋李墨父子俱學妖術刺為民害一日夢數卒驅押其家人徑詣赴縣所墨覺甚懼未幾事敗執送御史臺獄具父子俱配詎表妖術亦竟不行

宋陽升自言得墨子法能殺鬼神召取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捕博無能勝者乃至破局銷變形貌無不能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

宋明宗時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忽為鬼所判既死乃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為仗鬼過苦鬼赦之也

宋廬山下盧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鳥以牛脂為燭積日既久皆為震霆所擊

昔文奇以燒煉遊于西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劍州僦一屋於中煨藥無何火發延燒一坊奇倉惶走避迷入林中遽為鸞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鸞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於燒藥之所以謝居民

宋朱勛諱父作黃鍾醮諸茅山道士陳赤素字彥真拜章伏侍報應但見金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勛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勛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勛敗

宋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將旦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責鞭婦自外來彼則注目凝視已不正由是獲過懼塞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為神所擊繼而喪子道舉年三十許亦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五黑字曰奉天帝某某丙兩字不分曉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厥後

宋乾道己丑侍郎李南壽知簡州一日坐廳見吏兵儀衛請入冥司決獄李隨之至廳有吏呈案牘云熙州狄道縣王師王自成擅役鬼兵殘害人口牛畜常以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處斷李即判云王自成欺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於外道孤魂仍使一家衰滅子孫淪隕判訖即令回申天府及獄司準勅休奏李遂復還

偽蜀韋承昇曾為將校有侍詔僧名行真居蜀州常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講木塔凡十三級費錢鉅萬計尋為天火所焚第三次營構方能就人其有黃白之術也及承昇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盧敷之司馬者以行真為業承昇嘗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火幕遇一章霞士授以作金術來謝夫老矣故召行真同備舊樂成當得分惠請吾子罷商賈

之業可乎。盧敬詒樂無威章牧坐罪貶茂州參軍。臨行盧送至襄陽津。軍牧況樂鼎於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章慶士者吾害之而噉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及蜀國更寧。以拒魏王之師誅死。唐薛延陀多彌可汗取不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貞觀年嘗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內。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薛替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歸。後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為回紇所殺。族類殆盡。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數。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慶快。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開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其後當得絕嗣報。於是公路即東華依律覆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於世。然則隱僻之行。是可為乎。

宋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由知制誥遷至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知制誥。時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著之短。普嚴相出鎮河陽。當時士大夫為盧所中傷者亦多。太宗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復召普為相。多遜不自安。然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雜治之。獄具。詔免死。流崖州。三代封贈妻子官並削奪。追毀一家親屬。皆從流配。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其累世墳墓在河南。一夕震雷。盡焚其林木。人咸謂多遜為惡之報。多遜在逐。極有老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聲感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衡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妬能。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聞或可見之。耳。多遜然然。越焉去。

宋曹圭。字未大。剛狠。或勸其子誦開離之篇。以規諷之。母曰。毛詩何人作也。其子云。周公所作。朱白。使周婆必不作是詩也。後圭為縣令。凡男女訟。

於庭。婦人雖曲。朱則使直。馬圭夫婦忽病。見二使攝至陰府。所君命。欲書。斷曰。婦強夫弱。內強外柔。妻不能制。禦百姓何由整齊。鞭背若干。朱大詞云。身為女子。合治閨門。奪夫權。而在手。反曲直。以從私。鞭脊。朱幾即死。天報如此。何可不畏。

宋朱州錄事參軍王某。嘗劫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客馮氏具酒請王。明日當往。晚至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歿。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有人也。明日方飲暴卒。

宋王安石為相。行青苗錢法。皆取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伐桑為薪。以易錢。皆不能償者。後神宗感悟。乃貶安石於金陵府。其子王雱為人性險惡。喜放。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安石哀悼。不能為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多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為報寧院。蓋為王雱求赦於佛。後安石自見。

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安石驚問何故。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安石。惘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如要見。可於某少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安石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立庭下。流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安石幾失聲而笑。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安石薨。

宋賈成之。字文開。學士。諱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服人下。太守鄒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數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州。持來如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群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皆掠強誣服云。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已持以告轉運判官朱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罪其獄。且召賈入幕府。持處為己害。與所善鄭教授謀遣軍校黃賜來。毒草於外。合為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王。投酒中。捧以為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妻子環坐。賈問曰。勿笑。我落人。

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遂則五日。近以三日為期。先取過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玉華。經夕而死。臨入棺頭面皆破裂。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趨詣府閤者。入白持。涕然如斗。水沃體。明日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着身處。皆成大塊。與客立于傍。一沙散。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擊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得病。時時呼曰。賈通判擊我。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泉州。與監試蔡判王榮然。試官盧覺。參語忽起。與人擁頭。曰。賈通判相守。勢俱行。煩鄉人為我治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烏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惚耶。鄧指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仆床上。小史喚之。已絕。黃賜阮至。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林。乘船上灘。水見雷。乘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

宋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方讀書。溪

上。亟往問。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於戶外。遂捧以去。於沙井中。元氣昏昏。不能辨。登臺。俄頃。入大城。屋宇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遣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手答曰。然。父祖名某。鄉里名某。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遣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面淋漓。數嬰兒。牽拽衣裾。繞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代故誤相連至此。此人凡款五子。子許寬。甚切。雖奪其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聞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敘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即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宋慶州成兵高俊家。隴陽。世為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嶽之高山。達一人披段執杖。出待。謂俊曰。父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俊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而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巖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頭。黑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廟。西。曰。

繫幾滿。一女子懸于桁。吏曰。前生多費膏油。以塗鼓。故懸以懲之。又一女反縛於鉗。鉗其舌。吏曰。前生好搖唇鼓舌者。俊所識寧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其股。又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脰者。折肱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羅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十大甕。甕腐水敗。其七已空。吏曰。是嘗棄麵與水。潑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甕。錫者。堂上黃綬生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時者。遂杖遣俊回。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毆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乘駟在途。暴卒。而顏色不變。猶有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冥司。與冥吏語。冥吏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開其案牘。乃揚慎於帝。帝所訟李林甫王鉞也。已斲王鉞族滅矣。於是。不取開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廊下。皆垂簾。坐。掄下。慎稱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已族滅。王鉞。即當到矣。須臾。鉞鎖至。無其子弟。數人。皆械繫面縛。七。敢流面至。今遂說所代。是與慎稱同出。乃引指。考掄所作案牘。未當死。即放還。掄既蘇。月餘。王鉞被禍。

晉利州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盡棲臺。人物執樂器。或雲龍鳳凰之像。夜則宿神廟。謂之天自在。州之南市。一夕火起。煙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為惡。日久。天將赦之。遂以手摘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遠近有黑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為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昔有眾生。身體頑癯。眉鬚墮落。舉身疥癩。烏栖鹿宿。人迹永絕。沾汚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剽脫道人。所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雖

唐尊卑無所忌諱。故後斯報。

昔常州宜興縣有螺夫吳堪。為縣吏恭順家。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為清冽。眾人賴之。堪為竹籬。遮護。不令穢。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收之。後每見飲食。已備。堪謝鄰母。為之執爨。鄰母曰。子每出。便見一女子。具饌。設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明日向隙窺之。乃見女。理髮。堪入其女曰。吾乃泉神。天知君欲謀泉源。以余奉君。無致疑。堪聞。堪妻。欲圖之。詐曰。吾要蝦蟆。毛及鬼臂。脫。街不納。罪無捨。堪度人。問無此物。憂形於色。妻聞而笑曰。妾有。少頃具呈。以納。令。又曰。我要蠶斗。堪又告妻。妻乃牽一獸至。狀如大。曰。此蠶斗也。能食人。君速獻之。宰見。怒曰。吾索蠶斗。此大也。堪曰。能食人。宰以炭火食之。堪於地皆火。宰曰。用此。為方欲害堪。其火暴起。煙焰。巨城門。宰一家為煨燼。乃失堪與妻。

福耶。真君降言。死將至矣。數月而凝枯果卒。

昔閩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顯。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迄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顯遂得寵。還為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顯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眾。破家者。相考。皆計於水西大王。王使追。顯方有勢。今懼不敢言。翌日。顯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發誓。意色惶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顯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水西大王云。

昔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為虫鳥所食。羅苦難堪。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人樂。墮他兒胎。故獲斯罪。復有一鬼言。我常有執鐵針。入我身。受苦無賴。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牛行遲。亦以針刺。故獲斯罪。

昔信相菩薩。白佛言。世尊。有眾生。學。佛。背。佛。懷。懷。不。隨。脚。跌。手。折。不。能。行。步。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人。慘。刻。行。道。安。穩。施。射。弋。

穿陷墜眾生。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眾生。為諸獄卒。執繫其身。枷銜苦厄。不能得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網捕眾生。籠繫六畜。或為宰主。令其食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訴無所。以是惡業。故獲斯罪。

昔有眾生。或顛或癡。或狂或騷。不列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後得癡身。猶如醉人不列尊卑。以是惡業。故獲斯罪。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持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裴將牛耕地。裴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特猶未死。裴已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時同村人張成。亦未死。見成在王前。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曰。成。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成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成。腰七下。有頃。王謂裴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裴。遂出輪。

及登塋望見其舍。聞哭聲。乃跳下塋。忽蘇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黨言之。邑人現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連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張成尋病未幾而死。

齊王次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覺心腹故未殞。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為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語四娘云。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恍惚。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一人力送之行。不遠。見其先死。如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知慶。嘆奴相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逼。四體束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悲訴。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苦。秦欲屈手。轉頭求乞。哀助。而手被繫。格不得至。類。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規形。四娘問此為何聲。答曰。此是無行。眾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到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顧還。不覺有人。

排之著尸逐復蘇活

昔信相善陸為諸眾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眾生為諸獄卒劉確斬身使頭至是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眾生故獲斯罪

昔顯足阿羅漢恒訓化餓鬼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火燄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膿血淋漓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酸水長數十丈或耳聾眼身體肢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獍身體蝦蟆廣一由旬手自八個舉聲蹄尖馳走東西是時顯足問餓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時行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轉復罵辱偏眼惡視自賴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宜以利刀自裁其舌如是便切至切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若還南閼浮地者以我形狀可誡勸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千百萬歲受此苦惱我後命終當入地獄是時餓鬼說此語已

舉聲蹄尖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崩地陷斯由口過故使然矣

宋家郭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數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含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視自說云有使者稱喚郭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閣高整階閣崇麗既命郭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帶執刀者命郭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雜肴等郭皆嘗之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郭曰今不辜閔任有關於君才願故欲相屈當能願懷不郭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貧少孤兄弟零落公私交迫乞蒙恩放還主人曰君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郭復固請曰男女孺然並在幽顯僕一旦供任資現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郭因涕涕潸潸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顯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抹之既而郭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手乃遣人將郭行經應寺署甚眾未得一垣城門稍重固也郭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街接而甚陋陋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

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郭驚喜后邊有一全身面傷痕形類甚異呼郭語郭驚問其誰羊氏謂郭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未幾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與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益為憂言畢涕泗王夫人即郭姊姊也郭姊姊亦在其側有頃復使人將郭去經涉巷陌間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着巾憑案而坐郭入門父揚手遣郭曰汝既得釋可速歸去不須來也郭跪辭而歸使人送郭至家而去

昔信相善陸重白佛言世尊復有眾生其形極醜身黑如漆兩耳復重類俱阜蛇螭孝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疎缺口氣腥臭短頸腫大腹小腰手脚彎屈腰脊凸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消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亦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罹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不識菩薩不識聖賢徒若若不得休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為子不孝父母為臣不忠其君為上不愛其下為下不恭其上朋友不償其信鄉黨不以義從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殺害忠良輕陵尊貴偷劫盜竊惡業非一美己惡人侵陵孫老誣謗賢善輕慢師長欺誑下賤一切犯之故獲斯罪

唐龐西李稍雲范陽盧若虛女婿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夜夢人捕稍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倡伎悉被殺而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踊泣願與妻別妻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稍雲亦夢之正相符合因大畏惡遂棄營葦酒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急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稍雲素無檢遂縱酒肉放誕如初明年上已與李蒙裴士南梁張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咸選長安名倡大縱歌伎酒正酣舟覆盡溺死

唐京兆人劉子貢因熱病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台二人出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之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歷觀諸獄但空墻垣為數十院中不見人子貢問曰此為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

驚駭耳目。子貢娶蘇元宗女。忽見元宗於途間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生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難。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應而信。死便生天。必兒賊而教。身在地獄。又遇鄰人李贖。贖曰。君為傳語吾兒。吾生前生罪大。被拘留為吾造觀。世者菩薩像。為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鼓。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鼓。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縛執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為鬼。其言甚悉。是時後唐莊宗初生。同光者其在位之年號也。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嘉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天道福善禍淫。○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美惡周必復。○禍福之應各以事降。○富貴在天。得之有命。○貧富貴賤功業所招。○善惡之積各以類應。○及雨之戒。酷亦甚矣。○人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物類之起。必有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慢忘身災。禍乃作。○天降光德。而隕明。○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履行得吉。而吉凶之報象焉。○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善惡之行。禍福所歸。○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觀人之善。未必視其用心。○善惡施也。禍福報也。人報其陽。天報其陰。○喜怒哀樂。禍福所因。○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

○欲知前世事。今生受者是。要知未來因。今生作者是。○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因地不真。果報紆曲。○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淨業純熟。自觀佛身。惡業將成。心現地獄。○至誠有感。災消過往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隨福所資。果報不等。勝福資識。其境則大。劣福資識。其相乃微。○善惡之報。有三時。○凡人但見仁大暴壽。遂言善。○使曰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蓋靡貳。經百千劫。業不消滅。○聲調響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果報相對。有若影響。有若權衡。不差毫釐。○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迂延之業。○善惡路分。禍福可觀。○隨行種殃福。自獲善惡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善惡報應。指諸掌。○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善惡二輪。未嘗暫離。○報連緣初。無休息。○不昧善惡。兼修十戒者。報之所以生天也。○善惡相翻。罪福皎然。所以惡名俯墜。善譽清昇。○善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

○汝思見世因緣。則知夙世因緣。汝修見世因緣。則知來世因緣。○禍與

福同門。利與害同。非至精莫之能分。○易稱善惡必以積言。勿以其事實。諸目前。○人行善惡。各有罪福。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若人雖然造罪。亦復修福。計功補過。福乃有餘。○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其功過。善惡當分。○善惡異迹。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禍福之隨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地非人。正由心也。○生死罪福。莫不先由身神。影響相應。○天道福善禍淫。神明賞善罰惡。○心術邪正。禍福隨之。○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遲與早。遲則中點檢。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但存心義正。不必問前程。但能依本分。前程不用問。

感應

宋建炎初。丘宣教為蘭溪令。因上元會同僚宅。卷縣丞徐宣教妻赴會。歸責其夫曰。爾官序與知縣一般。請受不相上下。今知縣宅眷所著皆羅綺首飾。皆珠翠。我欲一隻釵子。不能得。你殊不會營置。使家稍豐足。汝曰。汝

欲安樂無事。骨肉相保。且麗衣淡飯度日。若做到守節。即難容。汝曰。小官不能節儉。廉謹。便要著華。取譽。用度不足。不免盜於官錢。取於民。一場敗露。官失身。連骨肉宜能相保。妻曰。何至是。丞曰。縣官極難做。斷民詞。訴得理者。則喜。失理者。則怒。公吏之輩。得意者。則悅。失意者。則怨。怨怒之人。常窺伺我所為。一有不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與訟。喪家失身。由此而致。可不念哉。未幾。丘宰為邑人訟于清臺。送嚴州。收勘。追官勒停。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陰二子。以壽終于家。蒼儉之報昭然而明矣。

宋南豐朱軾。嘗預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三千。與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道問其故。乃曰。春月。值了青苗錢。限滿而未能償。官司鞭笞已極。不若死之為愈。軾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軾以束脩依數奉為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激。累舉。踏踏省闈。祝於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激曰。汝生未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激曰。所虧何事。吏曰。爾弟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致使死於非命。非虧德而何。激曰。弟不

省以致刑辟。其復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乃同氣。何不動心。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激覺後。詣軾訪其說。軾曰。果有此事。豈知冥籍已注為陰德。遂語其實。激始惘然自失。軾生三子。曰。京。曰。克。曰。其。皆顯宦。軾至八十四無疾而卒。

唐漢州孔目官陳昭。元和二年五月。忽然暴亡。見兩黃衣。云。王退汝。隨行約二十里。見一城。引入見王。曰。元年。從州刺史。實遜。遵承使帖。般牛事。今劉聞拒。辭須與實遜對。須史有典吏綠衣。云。姓趙。引昭去。又行十里。許有一院宇。趙陽。喚云。實使君。陳昭已到。遂呼云。劉聞。反時有帖。令殺牛四十七頭。造乾脯。梓州供軍。此帖何在。昭云。當時有一文字。用麻面紙寫。已在此。昭云。孔目院。趙典與實遜。殺使者同昭往。取行到州衙門。已開。開使者語昭云。但隨我來。所至門皆自開。入一小房。內竹架上。檢得。將出。復曰。舊所示。密遞。交到。聞見是親書。方且承伏實。再三致謝。趙語昭曰。此事已對定了。然。故牛之時。公自取一頭。昭未服。問趙云。此慶與陽間不同。分毫不差。豈可諱。趙曰。須更便見。退到送牛頭人。并龍同至。昭始與伏趙。據條決。

百勝劉五十。又云。公在生世。有何功德。昭云。惟持金剛經。十卷。言說。小勝。秋裏一卷。經從外飛入。趙云。此是公所持經。持來相救。昭禮懺。恭敬不勝。喜。傳趙云。既有此善。是可免罪。乃引至生。標簿主者。慶路經一院。但聞楚毒之聲。趙云。劉聞一家在此受報。既到標簿。主者。為檢。檢良人云。成都府華陽縣。百姓。本名劉金。造作刀。貞元十五年。改作昭。從日。邊召。今年五十二。更有十二年壽。趙曰。此人持經。甚有功德。當與添年。生。標主者。再為檢簿。云。既有此福。可至八十四。昭拜謝而退。與趙泣別。云。感君恩德。何力。報。趙執手云。君歸人間。須修善業。持經之際。與少莊嚴。或同本命。燒錢。須分明。標列。送上。併及生。標主者。言訖。上高。便仆而寢。時已四日。自後休職。持經終老。

宋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更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

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書盈庭一科橫前兩首皆有梓吏舉簿實東梓重慶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至西梓梓亦盤地而東梓高舉向空大風歎起捲其紙蔽天如鳥驚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為過惡何由簿書元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後來若何少年曰向所進玉盤中文書若活人之陰德也君本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宋徽宗在襄州有小將孫威暴卒越宿復甦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一吏引與一僧對事僧名懷秀死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律及入冥無片善可錄乃給云我常為孫威寫法華經威故追對威初不省僧回執之經時不決忽見一沙門至曰地獄者諸弟子若招承已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於與僧對勘時見一戎主衛者數百自外來冥主降階接引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考殺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一火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騰空而去孫威問地獄通來戎主風吹何處去地獄佛云彼外國主當入無間地獄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威觀地獄及門煙霧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鐘湯跳沫滴落左肢痛入心髓地獄乃命一吏送歸戒不許漏泄冥事及甦如夢更見塚泣已一日矣遂還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慶即成瘡終身不瘡宋陳明遠名公開興化軍人嘗舉進士皇祐三年春過泗州遊普照王寺時群僧會齋于南院明遠遠浮圖自西廂起大殿兩廡人甚譁獨老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其文光彩射百許步明遠遂往揖之僧小舉手就視其書則金字金剛經繫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老僧細誦自若明遠從後聽之疑其光彩映日既久僧回顧笑謂明遠曰子亦樂此耶明遠對之稍

恭僧讀竟遂以經授明遠曰江南李氏所施觀子之貌且當持此明遠受之以歸明旦取映日則無復光彩一讀之從威書籠中明年後父官海陵忽得疾不可治以死三日家人將大斂覺其體復溫移刻稍蘇又食頃乃能言其族反驚明遠自言方疾華特見四卒深目虎喙持文書有大印字莫可辨共執明遠極兩手驅西北行其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過大河府署嚴密門外坐卒數十悉持挺以有考掠聲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門外如候命者須臾坐卒盡起整跪明遠回視一僧乘虛而行過門見明遠植杖而立意若哀憫明遠不覺手極盡解然視其狀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因拜析之僧顧取文書略視徐曰府君知耶統欲入門而聞府中呼應甚速有二人服紫紫綬趨出迎之其侍衛之威若世之連官二人禮僧極恭僧微語二人愈喜旁睨明遠若談風罪者僧呼明遠前使威懷二人詔吏馳還二人亦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明遠李父欽欽太學進士有聞亡已三年矣既見訪明遠實事云我當錄寬釋三年饒二年亦非佳職也爾歸持尊勝七俱胝咒祈以免我又有一故服威某處幸甚之遺我復告明遠言世之人寔慎勿復復之後勢如索絢為苦有迫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最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獨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步兩廡下見繫囚不啻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辯群吏見僧自獄輕重不當又鞭之其體狀壞明遠竊視之乃其妻舅鄭生生為閹吏喜以法自名死且十年餘見明遠泣下頻以手向僧且白明遠僧笑以杖指之鎖械俱墮然莫敢起而口噴常出血也未已又見沙門五六人前列收壞飲食數十甕氣色殊惡僧曰此嘗棄世中供養且重使食耳僧亦不甚忿復引明遠出

唐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泰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耳嗟嘆而行忽有皂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嚴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煩別通且

我不足有恨而來汝用我錢何不還之子云錢亦易得妻云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子云夫用婦錢無還理妻無以應遲迴各去也

唐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后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至二鼓而夢諸鄰房忽過一人身六尺餘半曰行軍喚涉涉遂行行稍遲其入自後拒之疾走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近高涉到其中人多穿紅綠當按者以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術羊雜復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道其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責償意甚苦涉遂云尔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遂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剗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諸相識湯演云李說尚書時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嘗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達涉云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廣勉樹善業今得還經之力因送至家達覺已經宿向所居慶數日青腫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遇疾而終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誠比鄰有祁龍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鐵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惟見白骨如此良久遂復本形龍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容見卿既即還請自家中為脩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字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曰汝生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求此遂索簿勘及見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時蘇活唐陳導者潯州人也以商賈為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泊江浦見一舟所派而來亦宿於此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庖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過乃逃過船中庖眉隨之遂乃酌酒

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庖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充使令往至楚道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為意願適亡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耳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主者戒勿勿傷善人君平日積善當受福慶知君往楚恐誤罹其咎特相報耳導感激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湖大火延燒數萬家導無子遺導後願歸善行日積多積聚不義之財一日忽得弁令從者持書一紙與之導得書驚喜踴躍開紙讀未竟而宅內欬然火起凡所畜財物悉盡然無損他室惟燒導家而已

宋孫洪與同舍生游太學生得家書秘不示洪洪詰之不已出書示之書云昨夜夢至一官府若閣登科集洪洪皆列名籍中其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不合與人為離婿書上天譴之不得過省洪愕然生曰公果有此事否洪曰有之及就試生果中高第而洪不與選暨生西歸為尋夫婦合其已離之好洪始以內舍生釋褐

唐尼妙新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

長沙廣陵間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適期數月妙新忽夢父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新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推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未中走一日夫妙新撫膺而哭遂為女弟呼號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查不可知訪於鄰里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楫之所交廣四方士大夫多總焉又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珥幘莫不登眺吾將繼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矣於是揭衣捨力瓦棺寺日持簞簞酒掃閣下開則徒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解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羅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驚逸頗異常倫妙新前拜泣具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為人解疑況子之冤而神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新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新悲喜鳴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

去兩頭而言。故中字耳。革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木中走者。穿田過也。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父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釋憾。倍報深恩。婦人無他。惟冀誠奉佛。祈增福海。初四州晉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湊。僧尼繁會。就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為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蘭求解車中供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斬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派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賊其傭。蘭喜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動於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敬之。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東或西。或高僦於武昌。蘭鎖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村出李慶未嘗偕行。慮其擒一而驚逸也。街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桑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畏。以歸盡奉安。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離。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復悟於君子。與其離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柏。梵字無他。惟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慶。後先與梁州刺史楊村敬為友。村敬有罪下獄。宣與慶茂同被控。結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覺而鎖械自脫。及曉還署。如是復解。二人遂獲。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西明寺作功德。不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慶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戍於香浦。為派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宋建寧府松溪縣地名組墩。有潘道覺性者。元係軍身為彈壓。將平昔好看金剛經。與張結集蓮社。會其本里。一日起華嚴會。潘道以預蓮會。赴里

會稍遲。晨飯清冷。潘道打破碗碟。主會縣千戶叱之。潘道悶悶歸去。中途遇見二鬼。牛頭馬面。喝問汝去何所。潘道云。我赴華嚴會。牛頭云。汝不是赴華嚴會。豈打你死。潘道家中思之。我是人身。如何見下世鬼王。吾必當死。遂煮湯沐浴。於是得病在牀身死。被一人監他。推下一坑。取路至縣東。覺見日色黃淡。風威悽慘。忽遇見一和尚云。我是汝舅舅。曾認得我否。見今東平王夫人生日。請汝誦經。遂引潘至一溪河邊。有一橋。橋邊有大樹。有枝無葉。橋下有萬丈深潭。有罪人無數。皆是生前謀害物命者。有鯢魚龜鼉食啖其肉。有諸鬼王將鐵叉叉罪人。拋過樹上。罪人不見。只掛得衣裳和尚。領潘過橋。和尚前有一鬼王。攔住不與潘過。和尚云。東平王請他看經。遂與之過。至東平王殿下。見數位香座。以綵帛盛紅。卓悼見左畔一位是潘之祖。第二位是潘之父。經畢。蕭蕭出。又見和尚與他同去看陰。罪福報應。引至一所。見有三條大街。中一條十分熱鬧。買賣。右畔一條。正是刑死無頭。無足。枉死者。柏拖相。扣左畔一條。路靜無人。行和尚又不見了。潘至驚。又聽人言。新官到任。多有人要告狀。潘自思。道我有多少冤。離恐人告我。我正驚怖之時。又見和尚領一行者。前至云。我來救汝。多有人告你。我領汝從此靜處躲避。三人行了半日。到一所。在兩邊搭樹陰。有如府第。前和尚云。要作方便。未可輕易。遂教行者去淨瓶中取一盂水。來不多時。取水至。潘自思之。我正行得渴。必是將水與我解渴。却將水澆在潘身上。十分清冷。和尚領潘至於府前。只見門傍兩邊挑符。云日月關王殿。風霜葉鏡臺。潘云。此是關羅王之殿。和尚與潘云。不必畏怖。待我入殿中去討一執照。方可前進。去不多時。討得一幅紙。出上寫云。奉命而行。更用去直日司。去討一執照。去到司中。見一青面鬼王。兩邊判官。給事。分付紙一幅。寫云。依命而行。和尚領潘去遊行七十二司。看生死罪福報應之人。皆是世上名譽之人。不欲言其姓名。又至一所。有千倉萬箱。皆是盛世上人錄罪福之簿。人自十五歲。已前不錄罪。在父母自十五歲。已後方且錄。一人止有四十五紙。和尚於潘簿葉與之看。錄至四十三葉。潘云。我只有一二葉紙了。看其簿中。凡去人家殺牲相請。皆作我名上簿。潘看罷。自不覺心中驚戰。和尚云。不妨。更領汝去看受生前所作惡

報之所遂行至一萬丈高山。並是刀山劍樹。上有銅蛇鐵犬。口吐紅火。和尚前去如飛。喚潘行進不敢舉步。繞行一步。便破刀劍傷體。遍身血汗。便叫舅舅和尚救取弟子。和尚云。汝生前造罪無邊。汝今方知有此果報。遂教行者將一布帛。盛了潘將他。一試過此山。潘脚上刀劍傷破。行步不得。和尚與他醫治。潘云。一身傷碎。如何醫治。和尚將聚眾一拂。全然無事。和尚云。此番領汝去遊福報之所。潘云。只是這樣所在。休去。遂至一所有。如佛刹。毫光萬丈。如發火然。中間有無數人在彼處受諸快樂。禮讚華嚴。經典。潘問和尚。此是何處。和尚云。此是生前預華嚴會。看金剛經者。受此福報。又去一所。又有毫光燦爛。別是境界。中有千百餘人。在彼禮佛。潘又問。此是何處。和尚云。生前修持淨土者。此是第二道場。又去第三所有。有極樂五彩毫光。中有無數道人在彼念佛。若念一聲佛號。口中有一佛子起去。和尚云。此是生前修持白蓮會。精進者。又去第四道場。所又無毫光。諸人念佛。口中又無佛子起去。潘問。此是如何。和尚云。此是生前修四果齋之人。若燒一炷好香。便有一箇佛子乘雲起去。又去第五道場。

却是生前作功德之人在彼處。對隨果報。受生之所。乃是功德司官之職。和尚對潘云。汝猶有一紀之壽。速復人世。勸人廣修福田。達齋禮佛。勸至百與千壽終之時。免至此處。必得生天。受諸快樂。我非是汝之舅舅。本是汝祖上造一地藏堂。塑我真像。昨因兵火。打蕩堂宇。將我金心銀嘴。盡底取去。今復得汝修起。蓋堂塑過真像。我今救汝報汝前恩。分付一樣之事。陽世不可漏泄。恐遭罪報。潘遂還魂陰間。多有報應。罪人皆是近年諸造惡者。不欲言其姓名。恐成輕慢。潘略略此勸喻。生前看誦金剛經者。破後免遭惡道。必有福報。當信斯言。驗矣。

唐王都西明寺僧文昶。太和三年暴亡。見使者引至王所。曰。前月八日。何故破齋。判決鐵棒三下。放回。遂巡又報云。天待下宰相韋處厚。合生梵天。王曰。將相主生殺權。不無寬濫。何得生天。乃令取善簿檢之。云韋公十八度受菩薩戒。手寫金剛經一千卷。其簿開次光明滿殿。起既蘇。說於本師。師曰。韋相甚安。無得開說。後三日果甦。

竭產販賣。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於梓潼帝君。帝君奏上帝。有旨。永羅所畜之穀五千斛。而之。於是乃勸風師。設羅之屋。設隨風旋。自空而雨。遍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飲。羅之畜。歲。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患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

昔漢水之潁。邑吏羅源。有弟源亦事于官。每為源所窘。源以長事之。怙如也。源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必較父之。源源為仇。嫌嫌為冤。對羅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源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營路遠。源窘。以不拜。輒簪之。既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詞。理源乃不直。源之妻。遂源之門。曳其妹。出。亦簪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幼而笞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養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為子。華泣對曰。是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積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源。尤鍾愛之。既長。為名士。為之娶妻。華有子。源明。先生於源十歲。自源前能言。使源明拜之。及長。禮待其父。一等。華與子及源。均為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源明官之。源明失言於源。華乃捷之。源明伏義。華以家貲盡付於源。曰。吾弟主之。源明自有祿養矣。鄉人每以雅昆李相況。為薰蕕。源聞之。復與源擊之。曰。梓潼帝君。命直事於其解。而折之。源妻。亦痘發于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窮落。父母相繼而亡。源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為不義之報。郡守旌華之。曰。尚義。

宋鄭升之。宣和間。為樞密院監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橋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一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夜。食。到冥府。使者先入。鄭號。問。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義。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去。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除惡。沾几案間。積有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

飲。飲三斗許不能進。失手墮甕乃醒。

唐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至孝。大曆中。每為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旁。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嘗恨自不能取富貴以養侍養。母年老而甘旨每闕。雖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備珍饈奉母。始稱其意。不遊貴達門。後三載。母亡。龜年號慕。感其性。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後又貧乏累年。因閉步至先得錢之井。慨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我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為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中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孝養老母。故賜予錢。以為甘旨。非濟予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耶。若予則昔日之意不為親力為己也。龜年驚愕。慚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尔昔日之

孝聞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區劃。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復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昔舍衛城東有一婆羅門大富。其子娶得事佛家女。奉五戒。持六齋。常好布施。勸夫行檀。夫即開解。白其父母。父母大志。謂破吾家。婦持錢帛與夫。夫持與守閨婢。婢持與守門奴。奴送佛寺布施。夫婦並言。施若有福者。當使天下人皆共見之。舍衛國俗。三月三日。舉國人民皆至水上作樂。忽東南角有一天人騎白馬乘空而過。眾人仰問是何神靈。答曰。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七寶宮殿。有一玉女獨坐其上。四大天神扶殿飛行。眾人又問。君何功德。玉女亦問後來者。俄而復見七大寶殿。一夫一女共坐其中。前後妓樂。十二天神共扶其殿。眾人又問有何功德。亦問後來者。須臾復見二薛荔鬼。其身各長三丈。黑瘦醜陋。飢渴苦痛。身中焦然。各捉大棒。更相撻打。眾人又問。答曰。諸君還聞舍衛城東大富婆羅門否。騎白馬者是守門奴。小殿玉女是守閨婢。大殿二人我兒與婦。二鬼是婆羅門夫婦。前世愚痴。不信正法。今當厄禍。可復奈何。

宋陸涼隴州人。妻朱氏。敬崇真武香火。而陸諒不以為意。好食鰻鱺。雖不買歸家。却在外烹啖。口帶鰻穢。朱氏雖遭魔障。供養愈恪。經十五年。陸諒深患鰻穢。一歲生業漸破。視其卧牀席上。惟見一兩堆活物。狀如小蛇。蟠繞。又發腦癰。裂開臭爛。涌出膿血。皆長三寸。狀如鰻鱺。鮮活。肉段感。取苦毒。備至。遂至令終。朱氏欲崇香火。略無怠倦。雖生計蕭條。僅存日給。忽於本家客堂上。露一片花磚。朱氏謂街砌碑石。不以為事。是夜有光。朱氏遂取看。其石太重。與男扛之。婦指拭青苔。乃是黃金。極有紫磨光彩。朱氏驚許。不敢收。藏遂用綿帛包裹。投其州知州蔣庭堅。自夫亡。孤孀貧窘。不知此金從何而來。庭堅亦知因供養真武。天賜其金。稱之有十四斤。欲給還之。朱氏堅欲均分一半入官。尋令匠者用砧錘分鑿。忽現無限小赤蛇。并碧龜。圍繞砧。又一蛇稍大。端在金片上。良久不見。及視其金。猶有一蛇如絲線。隱隱在金面內。庭堅驚異。乃封其金。上進于關。特奏稱朱氏誠心好善。真武應化。賜與黃金。遂送入作坊。造成真武聖像。遣使貢送。武當山。王仙觀。崇其朱氏特給度牒二道。隴州文錢鋪各一百貫。匹為

之酬。後朱氏年八十九。偶一日沐浴。易新衣。誦真武尊號。無疾而終。宋建安村民。伏古廟避晴。夜將半。一卒押六囚過廟前。偶柱上有印榜云。勸念阿陀佛。一囚偶見。念不絕口。民怪卒之裝束詭異。瞞視之。約半里至大家。老父出點囚。一囚口中作蓮花香。此處看。他不得可付某家。卒獨押此囚由鄰家門隙以入。民大驚。翌日。大家生五豚。而鄰生一子。嗚呼。一念之善。出於真誠。能轉禍為福。崇塔廟。嚴持。祈不謂之善可乎。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歸家躬耕為業。然師操急性。妻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師操曾在朝。派亦與顏色。然師操惡不改。數忤擾官。竟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忌。於白村社之內。無事樹生。整理大小。誤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翟。量厭其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師操後經州。或上表聞。惡心曰。感。人皆不喜見。但師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西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

然有人小侵已。師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養青衣。直到師操門。求見叙。來曉託人云。東陽大盟。故遣我。送你。為我自晉已來。養心經。縛不能忍。檢逢人。即說。初。善。已身持戒。不食。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嘗布施。片財。雖口云。慳。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元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師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惟心上。少。暖。家人。覺。將入舍。臥。經宿。不蘇。然。師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冰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髮。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過。到一。廢門。孔。極小。惟見。火星。流。出。臭。煙。燼。燭。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師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廢。閣。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欺。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廢。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師。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回。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得。解。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殺。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廢。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殷。勤。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師。操。得。蘇。已。具。述。此。事。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譽鄉里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痛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控者二人夾扶泰掖竟時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史亮皂衣有五六人條詠姓名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頃吏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說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綠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諸汝等詳以實言也此恒遠六部使者常在人間詠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

泰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日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捍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按行地獄所至諸獄泰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披頭露髮形體相率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柱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爛爛尋復還生或夾鑊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幼樹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為之入眾相營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賞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其於塔寺中懸幡燒香赦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耀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琉璃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林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眾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

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列者奉法眾生也行雖有虧尚當得度故聞經法七日之中隨其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六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彩飾有數百局吏對較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蟬蟬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姪逸者作鸛鴒鸛鴒兩舌者作鴟鵂鸛鴒擇債者為驢驘牛馬泰按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事家君嚴辟不就修志念善不深眾惡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令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惟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聞法時所行罪過聞法之後得除削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泰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曉別主者曰已見地獄中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泰復活之時親戚相候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

宋紹興府寄居郭承恩新除温州參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菩薩之
前焚香數願云。挈家九口。赴任温州。一頓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頓掌權
廢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收人之危。俟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
金剛般若經一卷。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考滿。與同寮官司法元珙
迪功共買舟涉海還鄉。參軍家眷居船前倉。司法居後倉。行至紹興府界
首。偶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只見海內鬼神將船鑿爲兩斷。郭
承恩前倉風帆順便。徑直到岸。司法後倉人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
司法任政徇私。拗曲作直。致招此報。郭參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誓願收
人。又承金剛般若功德之力。救護平復。其善惡報應。如指諸掌。見者聞者
無不感歎。

後周釋僧群。字守節。並食持。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其庵舍與石盂隔一小碕。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群將舉錫撒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詠曲。慳貪嫉妬。終無死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丐。捉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心猛盛。則怒眼以視之。能令便死。頻迦婆羅門詳前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惟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惟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恙愈盛。欲齧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使不可言。尔時世尊見蛇調伏。而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旃檀為柱七寶為刹未成之頃有五百沙門從遠方來而其國內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謂寺主遠人當去我先族遺阿闍黎常住阿闍黎華言執持師範之名自當作於寺主沙門念我之功德積善須弥不可稱計也華言妙高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為一切人賤近貴遠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畜生九十劫後作大魚身

在海中。長四十萬里。眼如日月。牙長二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如火山。口廣五萬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五百沙門衣者。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舫從派。甚疾。皆大恐怖。同稱南無佛。聞其音。合口而聽。水住不流。聞船上有誦經之聲。魚便淚出自念。不聞此音。其來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命終海中。浮屍著岸。神生法家。墮地能語。便識宿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還詣海邊。見其故身。積骨如山。觀髑髏肉。七日不遍。

唐冀州潁丘縣有老母姓李年可七十無子孤老惟有奴婢兩人家業沽酒添交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病氣斲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忽復蘇活口云初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云有符遣還便即隨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高冠大袂憑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有著枷鎖人防援如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盜沽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童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元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勸當元由婢即筓四十放還

得活復有人問劫校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味。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枝跡。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當一食。未嘗輕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卿問。若屬及隱師。行道。諸經生。衆手寫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

昔閻浮提。有國名波羅奈。時有人名摩訶夜移。有二子。長名善求。好積諸德。慈愍衆生。次名惡求。好為惡事。恒生貪心。懷嫉妬意。年各長大。共行入海。求索寶物。各有五百侍從。途路懸遠。中道乏糧。經於七日。去死不遠。是時善求及諸賢。咸共誠心。禱諸神祇。欲濟飢餓。除於空澤中。遙見一樹。枝條繁茂。便即趣之。有一泉水。善求及衆。悉共哀求。樹神現身。語之。所去一枝。所須當出。諸人歡喜。便斫一枝。美飲。流出。所第二枝。種種食出。百味具足。咸共承換。各得飽滿。所第三枝。出諸妙衣。種種備具。所第四枝。種種寶物。悉皆具足。裝載悉滿。所須盡辦。惡求後到。衆人如前。盡得。惡求便自念言。今此樹枝。能出是種種好物。況復其根。今當伐之。足得極妙佳好之物。令人伐之。善求語惡求。言我等飢之。蒙此樹恩。得濟餘命。云何而欲伐之。惡求即掘其根。善求感佩。不忍見之。領衆歸家。伐樹已竟。有五百羅刹。取此惡求及諸賢。今悉皆殺之。財物喪失。

昔迦葉佛時。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羅漢道。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環堵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歉。于時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少得。兼食。劣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與之言。我昔與汝。皆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風命。見前世因緣。慈愛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象不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先無有人犯此象否。象子答曰。無他異人。惟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我象邊。何所道。沙門答曰。語象言。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

即放沙門。令還所止。

宋興化軍。程嗣昌。少為商賈。性剛氣傲。不崇三寶。不親鄉友。衆皆嫌惡。嗣昌惟買寶。不使輕重斗秤。不虧他人。價直。不曾用心。稱量人物。不慕烹炮。少食活物。偶客於密州板橋。郊西鎮。此地多食鷄鵲。鷄鵲喜鵲。每日街市。翅翅。刺無數。因出郊遊行。見人或擊鷹鷂。或執弓彈。或張網羅。不忍觀之。回城。中夜靜。露天。於星斗之下。發心。蘇食。命工刊板。印施戒殺圖。一千本。適值十月上七。真武下降。乘此聖力。普頌人心。悔改。時有稅務。欄頭彭景。最是奸惡。酒肉之人。亦受一本。啼家。讀向妻子。其妻華三娘。却生嗔怒。用手碎擗。以棄於穢濁之中。次日華氏買一黑魚。方用砧刀。如欲入把定。雙手。其魚跳起。尾梢刺入眼中。如中一刀。滴血在地。化為蟲蟻。沿上牀席。啞。吟。嗚。華氏面上。鎮市傳播。故因不敢殺。殺圖文。立受惡報。忽一日。彭景酒醉。市中見嗣昌。便出言。毀罵。稱板橋。自來無人。戒殺。亦自安樂。你是興化。客人。亂施文字。壞却我妻一目。用手拖拽。嗣昌意欲作開。嗣昌脫走。婦房。思悔。時監鎮向。彭景。與巡檢。宣旦。取。見嗣昌。脚懸地面。

二寸許。浮空。行立於廳前。附神而語。吾是真武。真君。向執等。備香。設拜。還蒙降言。吾見此地。居民。常劫好食。飛禽。業障深重。有興化。程嗣昌。印施戒殺圖。是為最上善行。抵今華三娘。不能信受。因殺黑魚。反害其目。不獨此人。受報。凡好食生命。不悟因果。業等。人難免。於殃。嗣昌。恍惚化去。不見形影。方行詳究。急遣鎮。廟中。報客人。程嗣昌。無病身死。監鎮等。聞之。驚歎。華三娘。患眼。在牀。纏綿。半載。方得命絕。向執與。宣旦。得替。啼京。持此。因緣。錄板。印施。勸誡。後生。仍終身。崇敬。真武。香火。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任糞除。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家。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汗身。迷見世尊。深生。慙愧。不忍見佛。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洗。將諸祇洹。佛為說法。得須陀洹。華三娘。尋即出家。得阿羅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提。在祇洹。門大石坐。縫補。故衣。七百諸天。香花。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白。已竟。王。

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丘姓字何等。佛告曰。是王國中下賤之人。除糞
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除。到尼提王。就足作禮。懺悔辭謝。王曰。佛言。尼提
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出家
自在。棄提僧事。身稍有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往棄之。然其
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緣。流浪生死。恒為下賤。五百世中。為人除糞。由昔
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佛。出家得道。

昔有人在道上行。見道邊一死人。鬼神以杖鞭之。行人言。此人已死。何故
鞭之。鬼神言。是我前身。在生之日。不孝父母。事君不忠。不奉敬三寶。不隨
師父之教。今我墮罪。受諸苦痛。難言。願故鞭之。稍稍前行。復見一死人。
天人來下。散花於死屍上。以手摩之。行人問言。觀君似是天人。何故摩
之。是死耶。答云。是我故身。在生之日。孝從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承
受師父之教。今我神得生天。皆是故身之恩。是故來報之耳。少復前行。又
見一天人。衣服鮮好。端正香潔。道邊摘酸棗。噉之。行人問曰。觀君似是天
人。何噉酸棗。天人答曰。我在世時。不喜餽餉人客。今作天人。恒食不充。是
以食酸棗耳。行人一日見此三變。便還奉持五戒。行十善。孝從父母。忠
信事君。示語後世。罪福不虛。

唐高祖。隋僕射。頡之孫也。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
喚。紙不肯從去。亦未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比度寺僧。
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投落馬曰。此漢大
兄。身逐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
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今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
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
放還。方與客語未既。忽問倒。如在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下腹中。如此
三度。人問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專以念經為事。
漢平九祖。鳩摩摩羅多大士。大月氏國婆羅門。行。既得法眼。至中天竺
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蒙疾瘵。凡所營作。皆
不如意。而我鄰家。父為旃陀羅。雖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我
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言義

凶。便謂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髮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
磨滅。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若為不善
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為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
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報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為惡。而來
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為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
世為善。其德方平。而改志為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為惡。其事方
半。而變行為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今汝父與汝之鄰。其善惡之應。不
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時闇夜多聞是語。已頓釋
所疑。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
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
為立字。名曰。兀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
賢哉。自落法服。若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
仰。昔有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眾。競共讚嘆。將法
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眼志罵言。我常為汝使。今
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
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
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成道。

唐韓公。混之在中書也。嘗召一吏不時而至。怒將罪之。吏曰。某別有所屬。
不得遽至。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官。公謂不誠。怒
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公曰。若然。我明日當以
何食。吏曰。此雖細事。不可顯言。乞紙於紙過後。為驗。乃如之。而繫其吏。明
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進食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公。公食之美。又以賜
之。既退。腹脹而適。婦第。暨視之。食物所墮。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飲。操
水。明旦疾愈。吏前。吏言。召之視其書云。明晨相公只食一釘半糕。糜。橘皮
湯。一盞。水。一盞。皆如其言。公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以上
日文。五品以上有權者。旬支。無則月支。凡六品至九品。皆季支。其不食祿
者。年支。故知飲家有分。豐約無差。所謂玉食錦袍。鵝衣。燕裘。門金屋。千

駟一駟。皆因最初一念而造。心迹纔現。果報難逃。以過去善惡為因。現今苦樂為果。必然之理也。

昔迦毗羅國梵摩淨德長者。園樹生耳如菌。取而食之。隨取隨長。迦那提婆尊者至其家。長者問菌所自。尊者曰。汝家曾供養一比丘。道眼不明。虛沾信施。報為木菌。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其樹不生耳。長者年八十一。樹果不生菌。

宋雲蓋山老智禪師。日積雨初晴。寒月微映。宴坐丈室。將及二鼓。忽聞焦灼之氣。如炮炙之臭。俄又聞枷鎖之聲於戶外。即時視之。貌不類常。荷枷帶索。加上火起。起而復滅。立于丈室之前。以松尾倚于門間。智曰。汝為誰耶。智苦至極也。智下人口。前住當山守顯也。智大驚曰。公居此山。院宇一新。道風遠著。意非四禪不足處之云何。若是顯曰。某緣修造二十年。間不合互。將化士供僧之物。為造僧堂等用。僧眾未嘗填設。受苦至此。智曰。作何方便。可免顯曰。望公慈悲。特為估賣僧堂。填圓僧供。智曰。歲月浸久。以何為憑。顯曰。當時意謂修造畢工。即為填設。無何死至。嘗以破龍藏。

獲趙名字。置庫司暗閣上。今幸存焉。智曰。敢不從命。顯叩首而退。智翌日集眾詰庫司。索其帳目。果在。智乃自賣衣鉢。回買僧堂。遂為填設。五年乃足。忽一夕夢顯禪師謝曰。賴師之力。得免地獄之苦。獲生人中。三生後復為僧。

元明州海會寺僧子安。至正癸卯秋。實山寶幢市之上。建庵開基。見古屋三窠。結以上實之庵。成得病。一夕夢入鄴都。見三人衣冠甚古。列跪殿前。訴安曰。他前生姓趙名仕宏。為吏。以私屈我。遠同受屈者四人。既獲肆赦。一人生修淨業。死即超度。惟我三人前後死同。生於此。今來又壞我陰宅。冤亦深矣。本共力極之念。其為吏時。常供僧八十負。今乃得為僧。故不敢爾。獄帝召安至前。責還其地。安受責。既覺。聞誠實之言。母與者三聲。次日設淨壇。命樂枯木為說戒。安病隨愈。遂拆庵復封馬鬣而去。昔在街道。士張仁春。辭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還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而所願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陰謀說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暨不能効。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擒寇。

捕盜。寢匿無所。摩來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幸頓昇曳。其速如飛。衣重刺肉。碎芒棘苦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煙。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銳。真世之所盡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瑤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親。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里。無所見。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乙天尊宮耳。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乙之名。遂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乙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即高聲念太乙救苦天尊十餘聲。堂頓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須臾忽有赤光照其左右。寧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頓時四方。即山川明嶺。雲物閑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其前。仁表禮謁悲咽。叩頭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師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之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火焰鋒銳外射。如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寫朱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元塞侍衛。陰陽太乙四十六神。自領隊。侍立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救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超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己之財帛。於蒲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高棘之中。如雷行之處。現棘刺之末。有所冒掛衣線。紫縷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仁表自此益加進修。勸人歸善。後果七年而卒。

晉徵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為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玉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十萬。注名綠籍。二子賜品官。後一歲。一旦門未啓。忽

見其上有錢堆積計數收之果得八十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為雷火焚燒即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漢河間王病瘕加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九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昔有跛脚道人持戒乞食過至一家見其患脚心生悲憫一年供養道人辭去主人言曰願數垂顧分離之際客主悲淚道人去後主人數林唯見金寶因此致富鄰比一家見其大富問何因緣其人具以實答鄰人惡念希覓珍寶便覓一跛人欲供養之遍求無有會一道人身體完具還復折脚供養少時強驅令去數林視之惡心所感毒蛇蜂蝎求整合家現世惡報後入地獄得珍寶者其心貞吉被整者其心不仁。

宋治平元年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權化軍節度使有戎兵罵本部將

官黃語軍校曰罵本部將官罪當死若戒禁推鞠煩多矣但軍下自處之遂築營成兵至死而罷熙寧五年黃官儀州病疫而死心熱不殯二十日而蘇謂所親曰始見二皂衣來退出西門下坡數十里見官城儀衛甚盛樓觀宏敞乃入見王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人也俄引一人至廳謂靖國曰可速還我命黃視之即懷化戎卒也黃遂陳其本末王曰若是豈枉殺耶戎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黃出門見門戶鱗次各有防禦黃問之吏指第一門曰此唐武三思等獄也罪惡實盛受諸苦妻方今以巨蠶貯萬蠅中買三思等螫之耳又指第二門曰此酷吏獄也周興來俊臣吉溫侯思止輩在其間又指第三門曰此姦臣獄也李林甫盧杞崔胤輩皆在其間黃曰何此久處曰百千劫無有出期歷代皆有獄也惟唐最近故以示君耳既而復見王王曰卿官儀州監官最從政卿識之乎曰識其有一事可以勸世華亭王主簿之妻李氏嘗私奔從政從政固却而不從從政去年當命終以其持正天曹特賜延壽一十二年陰司最以此為重也雖陽間網疎而多漏陰府法密而難逃到陽間告人使之避罪圖福君其勉

馬乃遣黃還家及審詢問最從政事實有後從政果十二年而卒

宋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經日復蘇云初病困迷時見一吏揖延下曰府君有命遂從以行行百里足力不能支懇求少憩良久復進到一門如世間殿廟引入問望主者旒冕正坐乃叩頭請曰某死無所辭念父老無兼侍乞賜以餘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對曰不知也王曰汝前生為陳朝老令藉其宿學故得脫悟絕人但一生無絲毫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祿而早世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奉於天曹許延七日可歸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永持父以泣越七日果死唐雍州梁山樺父德醴泉縣人形質長偉立清履白好遊化俗營構福業而放言來事多所弘獎年有凶暴毒氣疫癘者先勸四民奉三寶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獲災禍其不信者殃禍交及

國朝明嚴江西之南昌府南昌縣人也其兄胡數有長女自幼許與同邑夏起霖子夏福為婚福充本府儒學生員未成婚洪武二十七年秋本府

儒學被火廟宇燒毀緣福平日懶惰不學常被教授責罰以此每日結怨及致被火教授郭子奇意是福所為具奏差御史追問問得係福放火解赴京凌遲處死其母將骨殖焚化祀經涉江湖不利諸道士求符送回其母到家三日於日晡時家人忽見窓紙如人扯破陰風飄飄從窓隙中穿入便聞福言我回家來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其母問汝已死如何得回福言得都城隍差官押送我回至本府城隍廟城隍出迎本官交付取收領去遂送福下當境沙河廟為吏掌江湖間作惡之人覆溺之事其靈前設飲食福示我為前日燒化咽喉痛喫不得可將藥來解其家將黃連煎湯置靈前福亦就吸其氣自此索家中飲食其家諸小兒皆見福形在坐鄰人至福每在坐勸酒有鄰婦密將酒傾地不飲福在坐即數言責之鄰婦驚懼其母又問你曾去胡家否福言我去其家有許多善神在家我不敢入自此日日往來其家半月有餘一日忽言廟神恐我漏泄陰間事將不肯放出我此後不來但三年後要取外祖母來看我過三年後其外祖母果亡。

嘉言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近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近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由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口出好興戎○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恭○主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好言自口○善言自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言信而微故怨遠于身小人之言僞而無徵故怨及之○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人心之動語言以宣○發禁聲柔內斯靜專則是樞機與我出奸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誑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之善澤如膏沐言之惡痛如矛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君子之言必驗乎明達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中○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一言之善損增萬福之祥○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無以利口亂厥官○捷捷翩翩謀欲發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口惠而實不至怨齒及其身○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畏者不及毋僥言○巧言令色鮮矣仁○知不及舌○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戒爾勿多言多言貶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危從此起始是非毀譽聞適足為身累○片言之誤可以起萬口之讟○多言則背道多欲則傷生○綺語背道雜學亂性○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街害人者毒如虎狼

○口者藏舌之本禍福殊流○發善言者於福有因發惡言者於罪有因○語善則人天勝趣述惡則三途劇報○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甘露及毒藥皆在人舌中甘露謂實語實語則為善○

避言慎詞專吸於人并結惡惡疾怨自滅○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釋上實社考下陰兒孫○耳聽善言不墮三惡○至誠安徐口無雜言不瞋彼此是為梵行○不攝身口兼言惡說多所中傷服所不愛○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惡口罵詈傷陵蔑人興起是行疾怨滋生○惡口之罪墮三惡道○止以口過獲報畢劫○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沿冰惡道○惡口而兩舌好出他人過如是不善人無惡而不造○人生世間禍從口生當謹於口中之舌繫身之命滅身之禍○教言一燈衝口燒心○善言雖甚惡惟能殺一身安語惡業若百千身被壞○夫人生之生各在口中所以新身由其惡言○應毀便稱譽應譽而更毀其罪口中生死則墮惡道○身口意三業無非構禍之因○惡口如毒箭著物則破傷地獄開門待投之以鑽湯○若以惡口令他開亂則是而古得罪最深○妄語之人心無慙愧閉塞天道淫禁之門○若人惡分別喜樂妄說語死墮火刀上得如是苦惱○但諸綺語未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浮言時理為此沉惡趣○口中毒是毒地上毒非毒口毒割眾生身終墮地獄○從言觸惱人好殺他陰私剛強難調伏生焰口餓鬼○假令衆生身雖有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傷人之語還是自傷含血噴人先汙其口

○罪福不由他諱自設爾身大賢故閉口欲絕諸惡緣○與人善言暖如綿絲傷人之語利如荆棘○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善言於心終身為寶○言不為行不為擇善而後事焉○一言之善實於千金○多言教窮不如守中○口舌者患禍之宮危亡之府○言語者人命之所屬刑禍之所由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以言取怨者禍○行有召寇言有致禍○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凶性作口舌闢亂無親疏免受拔舌報○一星之火能燒萬仞之薪半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

感應

宋景公二十七年懷感守心○宋之分野景公父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曰相吾懷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曰歲飢民苦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歲感宜有動於是隕之東從三度

在位六十四年。

宋遂寧府周允自徙感應篇目遂觀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退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監錄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屍骸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忌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死曰汝本在鐵鑪中。今以汝奉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舉追至已改注壽祿籍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虎虎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壽祿擴而充之可達神仙境因省敬錄其事以警世人。

宋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舉俗為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刹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寇犯關范諷叔左丞師京兆師制五路軍以見大喜

邀使反儒服即往獨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善遂從范公范公便立命之官後頗有功積遷至直龍圖閣已而諫川陝宣撫司亦第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辯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皆為第一料敵應變捷機兩陣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為第一若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為盜賊第一人不敵多遊坐客畏其言無敢答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己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載而得疾臟腑洞世無時群妾棄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答曰汝安得如此味往旬乃死識者以為口業之報宋陝州夏縣主簿張生者秦中人也自出世性奸諛諂無間賢愚貴賤識與不識但一聞其名則詬病百起無所不至後以陰謀七竅流血氣方絕首足自斷而死即其人黃通遊長安見其事因作詩以戒子弟且使弄吻薄徒知所警云其詞曰陰謀古來有風俗常病諸公之以張生厭理誠不誣張生何為者出於綺紈徒少小失教訓長大復逸居白痴性猶在黃吻

乳尚濡口不道德義耳不聞詩書平生好奢侈日負生靈通欲使眾共懼乃輒事鸞鳴逢人肆凌侮所恃惟凶威面貌若狼獸言談皆誕迂毀者盡良善譽者多屠沽人有小相戾鼓唱盈通擢就使本無聞快意亦大呼又能駕虛說無如畫圖蛇蝎性好傷無乃性所拘人怨天亦怨果為陰鬼誅俄而速腐疾七竅流血鮮米語言尚能食皮膏已盈蛆頃刻即氣絕首尾皆離軀骨肉死殆盡狼藉埋道塗俄聞張生斃不覺長嘆呼少年不備勉百歲仍須更勿謂天至高善惡在條舒勿謂神無刑禍福固不虛張生為惡死作鬼亦應惡死者已難救生者尚可扶嗚呼爭奈何群喙方味味作詩三百言聊告利口夫。

宋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為人樸薄好射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敏者評品之貧賤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計其陰邪士友則發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披議者則必巧取其短曰乃粗鄙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賤僧也其弟不良也取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切如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為端以偶然而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謬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衆辱之過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其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其敗類之中甚者目父母為頑鄙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證之習之既久不以為非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

宋章齊一能詩好朝人有配行必形于詩由是盛傳不復可掩其間無不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晉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勳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庭勳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觀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與孫吳既感吾子又亂吾孫問使任愷然而不語又使度純嘗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年汝方來斬張華汝之閭閻皆此類也若不悛悔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是衛

府之勳耶。終當使孫嗣死於鍾葵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苟亦宜同。然其先德。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朕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竟受大杖。終皆如所言。

偽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宗信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錦袍束帶。似連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膺因諧曰。蘇鐸雖受公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脣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書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謂譖賢之効。烏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候。諒如是。使鳥多力。必能殺申。不但於啄其口也。

周世宗時。有陶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諱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門

又洞開。雖斷骸亦無矣。豈非妄有貶排。而為太上深譴者乎。

宋李叔卿。為郡功曹。最號廉謹。雖不及前輩大老盛德。亦一時善人也。同僚孫容乃族而毀之。宣言於眾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視之。何足道。由此一語。事遂播傳。叔卿坐此。鬱鬱不得志。還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急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死於雷斧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墓。雷又發塚。竟至腐爛。骨肉狼籍。然則譏毀平人。其報如此。

唐楊相國收。死後。外鄭尚書恩鎮南海。客將忽報楊相公入謁。鄭驚。楊相已有後命。安得來。乃接之。楊相固曰。某為軍容。使楊玄玠譖毀。遭害。今得請上帝。賜陰兵復讎。欲于尚書燕窩。并紙錢十萬。燒錢時。莫令著地。從容長揖而城。鄭令南海縣官如約。具祭北郊。楊相有姓名壽陽。見相國白馬朱弓。拱箭前導。謂曰。我已射盡楊玄玠脚。必死矣。報玄玠得脚疾死。此毀人之報也。

宋安庭柏。為人能迎意求合。得人懷心。尤好離間。雖至親密友。庭柏腹中

無不立生悔吝。李中甫兄弟同居日久。無何即起爭訟。終始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今兄弟朋友一至於此。夏竦深偏曉法律。長於文。專以交結。胥曹輩預公事。為業與人作狀。必藏機設弄。為人代類必深文巧詆。使聽訟者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而不能解。甚至破人之家。兩難已悔。惡為竇深牽制。不得休息。雖道途之今。素無交涉。一語及於竇深。聞之亦必寅緣交關。其訪人子弟相與為惡。泊至破產。已則厚收牙僧之利。關令人爭訟。破獲人家產。一至於此。庭柏晚年。兩頻連口苦瘡。而卒。竇深末路。兩目雙盲。凍餒而斃。報如此。

宋文光讚父。自少至老。每歲欲訟連綿。以宿因問。臺相禪師曰。汝父前生本寓。訟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度師教以紙糊竹篋為桎梏。今先自囚三日。後為懺悔。今之世有教唆典訟者。寧免乎此。姑錄為戒。

昔有僧雲。持戒宿大。利。偶與知客有舊。溫存甚至。次早。粥罷。聞上堂鼓。隨眾立班。住持陞座。無一語。忽自口出黑焰。滿堂燭亦黯。然僧懼而出。知客送之。忽憶知客已死十年。問其何以在此。曰。非人世也。曰。彼何以若是。曰。此僧平日見性不明。妄談般若。故以火燒五臟。受罪足則為異類矣。言訖。西顧皆荒山。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捉。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不有人更貴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勸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扶舌一人。執斧斫之。曰。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

昔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說法。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歲比丘名曰黃頭。眾僧告戒。一切雜使。不令加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歲比丘。內心輕慢。勉後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與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復曰。馬頭。復次駝頭。次驢頭。復曰。牛頭。復次猪頭。次羊頭。次狗頭。次喚獅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獸頭。

復次猪頭。次羊頭。次狗頭。次喚獅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獸頭。

如是喚眾獸之類不可稱數三歲黃頰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悉皆馳走

昔有長者婦懷妊身體異樣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胎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爲立字名曰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爲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身上羅漢慙之爲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拜謝願除罪欲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因緣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城前到梨越河邊見有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

今佛書卷下

三十四

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地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余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水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猶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憚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騷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猪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

昔世尊見大魚一身百頭頭各異陸他網中世尊見已入慈心三昧乃

喚此魚魚即時應世尊問言汝母何在答言母在廁中作蟲佛語諸比丘此大魚者迦葉佛時作三歲比丘以惡口故受多頭報其母小時受其利養以是因緣作廁中蟲佛言得此報者皆由衆生惡口毒強宣傳彼此鬪亂兩家死入地獄獄卒燒熱鐵鍊表裏洞赤以烙其舌復燒鐵鉤鉤有三刃利如鋒銳以斷其舌復以牛犁耕破其舌復燒鐵杵杵其口中數千萬劫罪畢乃出生爲獸中佛言若有衆生論說君主父母師長其罪如是

昔有一人聞外國有山入中得仙便向外國募投主人主人問客何去答曰學仙主人懷惡言我有仙術君與我一年苦作便與君仙客一年苦作恒無愠色既滿主人本心相欺既無仙術將至山中指臨巖樹示此是仙樹君上其頭我喚君飛騰飛騰客人心至即於此樹飛騰虛空遂得仙道主人公見深重此樹憤言是聖時父子相與共到樹下讓父先上兒便與言阿爺可飛即便飛攀墮巖石上身體粉碎

昔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錢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逐詣目連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

今佛書卷下

三十五

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臟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昔有一鬼言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常惱問何因故今日連答言汝前世作下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昔有長者發善心聚諸貧人凡得五百頃給水糧入海採寶宿一大山衆人昏鈍唯長者獨坐並有所瞻夜見山腹有一人出光焰非恒面目端正口似指口以妓樂自娛周旋山側長者問曰身形端正口何獨爾答曰坐犯口過常喜誑語又曰卿是何人答曰吾是國中長者貪念貪欲欲令安隱故將衆人入海採寶並欲運寶饒益閭閻此人又曰卿得無是善薩耶長者曰吾發善心救濟一切姪怨痴病諸未度者吾普度之此人曰善哉遂送寶所載寶而還

昔爾賓國中有一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遂至離越所時值離越者草涼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漆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涼草

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同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見其師，不知所在。業緣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阿羅漢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驢鞍極長，而為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歸於自落，聚眾若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下來，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証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眾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也。

昔舍衛國有大長者，財富無量，無有男兒，唯有五女，端正聰達，其婦懷妊，長者命然。國法無男財物入王。王遣大臣攝錄其財，其女心念我母懷妊，未知男女，若續是女，財應屬王。若其是男，應為財主。往白國王。時波斯匿王法平正，即可所白。其母不久月滿生兒，其身混沌，無復耳目，有口無舌。又無手足，但是男身，即為作字，名鰥慈毗梨。爾時是女，具以是事往聞於王。王告諸女：財屬汝弟，吾不取也。爾時大女往適他家，奉給夫主，謙卑恭敬，謹如婢事大家。長者視其如斯，怪而問言：女子對曰：我父終喪，家財無量，雖有五女，猶當入王。會母有娠，生我一弟，人相都缺，但是男身，得為財主。雖有諸女，不如一男。長者聞已，即與其女往至佛所，白言：世尊，彼長者子，以何因緣，佛言：乃往過去，有大長者，兄弟二人，兄名檀若世質，弟名尸羅世質。其兄少小，忠信誠實，常好布施，舉國稱美。王任此人為國平事，國法舉厥，取與無差。適時，檀若世質多聚錢財，時弟長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將其子并所出錢，到平事所，白言：大兄是實客子，從我聚錢，入海求還，應得許。我若終亡，證令得之。平事言：然，其弟長者不久命終，實客入海，遭風失貨，實客得全。時長者子聞其空歸，使自念言：此雖負我，何由可得？須有當償。時此實客復餘餘，舉假債，復入海，獲大珍寶，安隱來還。心自念言：彼長者子，前雖不從我，我聚錢財，此人幼稚，或時不憶，或見我前窮，故不責耶？今當試之。即嚴好馬，張寶服，飾長者子見，即遣

人語，安負我錢，今可見償。答言：可。爾時實客自念：所舉頗大，重生累患，無由可畢。當作一策，乃可了耳。持一寶珠，到平事所，白言：夫人，我本從尸羅世質舉債，錢財其子來責。今此一珠，價值十萬。若從我，我實為平事。其婦答言：長者誠信，必不肯尔。為當試語，即受其珠。平事答婦：婦即具白。長者答言：何有是事？以我忠信，不妄語。說王立我為國平事。若一妄言，此事不可明日實客來具告，情狀即還其珠。時實客子更上一珠，直二十萬。頭使罵及此，既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萬。爾時女人貪愛寶珠，即為受之。暮更白夫：昨日白事，頗必在意。長者答言：絕無此理。爾時長者有一男兒，其婦泣曰：若不見隨我先殺兒，然後自殺。長者聞此，辟如人墮，自念：我唯一子，若其當死，財無所付。若後是語，人不信用，將求受苦，迫就不已。即便可之。婦語實客：長者已許，實客欣悅，還獻大衆，眾實莊校，著大寶衣，乘象入市。長者子見，即往語曰：凡所負錢，今宜見償。實客驚言：我都不憶，何時負君？尋共相將至平事所。長者子言：此人往日親從父舉，若干錢，伯為時平事，事為尔。答言：不知。其婦驚曰：伯父，爾時審不見聞，又答尔。姪子惠曰：以伯也。良王今平事，國人信用。我親弟，非法猶尔。況於外人？長者豈少此之虛妄？後世自知。佛告長者：欲知尔時平事，長者今舉慈毗梨，是由於尔時一妄語，故墮大地，緣多受苦，獲地獄中。出五百世中，常受此身，值好布施，常生豪富，得為財主。

唐扶溝令有名者，考失其姓。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舊遇，問其地下罪福。齊曰：吾在生之時，陷於輕薄，或毀濟嗣，或詆毀人物，今被地下所申，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苦痛，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畢，方得託生。近以他事，為閻羅王所罰，剝去舊衣，為人所笑。可作一衣，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齊云：前者為年耐蓋，又玄將二綃來，何得云無？無求錢像，寫法華經，並許之。然後方去爾。

宋李彌達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為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生游，胡生娶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女嘗隨屬，後乃嫁胡。胡達無感，像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諷。胡積不能堪，乘其公過，肆淫惡之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張適為幹官，證以為然。下其事於府州。州令錄事參軍閻志切，典治逮捕，邑

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賊。獨違富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錢湯餅為情。錢七百五十。指為贓。直志以為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使者不從。志言立遣吏逮之。獨違不勝忿。自刎死。纔一月。府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生亦卒。志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家宿。夜且半。聞扣門聲。問為誰。曰。獨違也。又問之。答曰。獨違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門。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志甚懼。回面向壁卧。獨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潔之故。吾今自掩之。即解腰間帛。匝其頸。志不覺已起坐。獨違曰。吾前寃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衆。非君未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祇命垂盡。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衆。天符在是。可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志。如黃紙微淡。其上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獨違指曰。此卷中皆將死。墨極濃者。期其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所以此天機者。欲君傳于人。聞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指別而去。志略能記所書。他日某。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志數年亦卒。

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羸瘦。猶如蛇皮。頭髮亂。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開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家私語言。問卿家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寵女夫自捉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婿。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賣貴共為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起。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持赴。眾人疑怪。使人婦者。或甚端正。或復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眾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鉤。遣其五人。進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勉責。憤懣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親日月。即便至心。遂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漸度。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今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

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者已竟。還開門戶。解鎖。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乃婦便白夫曰。說上事。婦復白夫曰。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王即令者欲來相見。王召女夫。莫道此事。急當閉門。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即令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奈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婢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婢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養惡。何其可憎。時婢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婢支故。常生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富家尊榮。豪貴。快樂無極。

嘉言

善惡之感。萌於心。必祥之應。見於事。○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秋星厲風。蝗蛇。孔。瘴。皆在于此。是故君子謹其獨。○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之善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之惡物也。○人事有端。幾之跡。神聖明。厥敷之心。○一言之善。重於千金。一行之善。重如蛇蝎。○一念之悔。其義則蓋甚於風馬。○念慮不正。殺身之本。○惡氣之萌。本於惡念。○念慮少差。禍亂隨之矣。○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眾劫之殃。○備一念善。速階覺道。起一念惡。長淪苦海。○後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後生作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善心初發。上天之寶殿。先成惡念。纔萌。下地之火城。已具。○心念善法。受報亦善。心念惡法。受報亦惡。○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念念起惡。常行惡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心動有近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散。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好生之心。為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生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片行

之善水為身寶。一念之福終為神用。○於念念中本性清淨。自脩自自行。成佛法。○一善深心。萬劫不枯。○心中念善。福樂自隨。○若起一念惡火。便燒眼善功德。○起一惡心。便無量罪。○為惡川派。事由心造。言由意顯。便得重罪。○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錢生垢。消毀其形。

○一念之動。善若善。惡若惡。夫鑑之。○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念起。起極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心起於善。善雖未為吉神。已隨之心。起於惡。惡雖未為凶神。已隨之。○動合天心。靜得地意。無言而不從。謂之善也。○但主心於一。亦可長生。○一切善心。皆得真道。○一念苟安。即改災為福。轉禍為祥。

感應

宋張芸芝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史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城郭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若更起謝曰。先生見教。亦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後一抗僧夢過公於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宋三衛早守衛非應。遣二叔酌城隍神而告之曰。早甚矣。守之罪也。神不能請于帝。罪惟均明。日無雨。同向此。如坐烈日中。以謝氏是女。神曰。汝貴吾固當。吾非不請。汝無德以感上帝。明日用陳自量名奏請。或雨。昧爽集僚屬。告以夢。皆莫能對。旁老吏曰。有之。召其來。老吏曰。其有本名。平日糴米。提以升斗。俾之自量。人以為戲名。奏請雨。嗚呼。一念之正。猶足以感動上帝。況無不正乎。

宋峨眉今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焚香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罔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蜂蟻。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效還。已而遂寤。

宋峨眉今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焚香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罔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蜂蟻。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效還。已而遂寤。

隋陸仁清。字伯卿。郡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嘗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清。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清曰。比頗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仁清即拜問之。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為別駕。今任臨胡國長史。仁清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於終為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其國。經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今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惟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清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者曰。常隨仁清行。有事則先報之。即尔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字事恒隨。如侍從者。每有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注陵岑之象。為郡縣令。于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清於家。教文本書。仁清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若君不得道。既與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不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三年飽。眾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清既告文本。文本即為具饌。備設珍羞。仁清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清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清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等問是何等物。仁清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冷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今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帛。之。景深喜。謝曰。因陸生煩。即君供給。即君煩。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清遇病。甚困。而月餘不起。仁清問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中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卿人。趙某為泰山主簿。一負蘭。薦君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當召仁清。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為請之。仁清曰。趙主簿相問。陸兄昔與同學。兄平生一念之善。駸駸無已。今幸得為泰山主簿。適遇一負官。關明府。今擇人吾已。

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際會。何必陽官。何惜一二
十筆。苟生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情憂懼。病
愈篤。景謂仁情曰。趙主簿心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
免。仁情問何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府君往自
當見之。仁情以告文本。文本為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情曰。文書欲成。君
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情告文本。以三千錢為畫一座
像於寺西壁。景來告曰。免矣。仁情不信。佛意向疑之。因問景云。佛法
說有三世因果。此為虛實。答曰。皆實。仁情曰。即如人死。當分入六道。那
得盡為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為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情曰。萬餘
戶。又曰。獄囚幾人。仁情曰。常二十人。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
仁情曰。無。又曰。九品以上官幾人。仁情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二如
此耳。其得天道者。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
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有數十人。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為
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四指其授者曰。彼人不如此
其不及彼者尤多。仁情曰。鬼有死乎。曰。然。仁情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
人知生而不知死。仁情問曰。道家章疏。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統
六道。定為天曹。閻羅王。宰執。冥間政事。泰山府君。如尚書。今錄五道神。如
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
受之。下閻羅王。云。以其月日得其中。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
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得申。何為無益也。仁情又問。
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
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循。此非吾所職。亦莫知其所以然。
言畢。即去。無復相見。然掌事猶相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略盡。仁情為掌
事所導。如常。賊不見害。竟以獲全。

生不幸。白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受。百
劫之後。冀與願會。天為其感。遣朱官靈童。奉教。結音。理身之術。受勅書八
字之音。於是能言。
宋江陵朱女。嘗為夜叉攫去。置浮屠上。每旦夜叉飛下。人間為女取食。
見其遊行里中。忽遇一白衣人。輒辟易却走。不敢仰視。歸而問之。夜叉曰。
此不食牛肉人也。牛者耕稼所賴。有功於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吾屬
不得近也。明日復去。女乃呼天而誓曰。願畢此生。不食牛肉。有頃。夜叉來
止於浮屠之外。曰。何尔見負。遂東向而走。其疾如風。自尔不復見。因得反
室。
昔梓潼帝君在君山。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剖羊醢。酒呼號而
祭。其聲哀婉。清切。帝君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三酹
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孤觀言歸。日月
不居。行將卒哭。重念家無無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眠。引山川
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薦有期。為棄陰祐。使
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帝君在雲路中。聞之。
感其誠懇。乃身墮。婦懷自為其子。頃之。其婦即獲分。獲。無少艱苦。蓋由此
婦一念之善。遂感帝君降生。而昌榮其家。其報可謂厚矣。
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其說。曰。煮銅
為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
願學也。天曹聞其一念。即書其名。遣鍾離度之。遂陟仙品。
宋孝孫。性溫約。未嘗有失於人。一日過一道。今自稱張名。齊物。授以黃
白之術。孫曰。某賦命淺薄。不願學。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
是抽簪引以為劍。劃地開。放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孫亦得
道。
宋紹興乙卯春。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米貨于市。就路傍。掘糞田水。
澆其米。將登船。忽片雲。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
附其同行鄰人。語之曰。我不合以微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
將此錢。歸還我。具以。意稟白。子不終。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其

人遂獲免。夫愚者一發悔罪之言而能回天怒於瞬息之間。所謂克念作聖者。誠是哉。

宋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監官縣雷震。先雷三日。有碩德謙妻張氏。夢人以宿生事告之。汝當死雷斧下。張覺大恐。派淚悲宣。姑問之。不以實對。姑怒曰。以我佩汝某物。未償故耶。何至是。張氏盡言之。姑不之信也。是日暴風起。天色陡暗。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桑木下立。默自念。震死即不可免。姑老矣。奈驚怖何。俄震雷。張中有人呼張曰。汝當死。以適一念起。幸故天赦汝。又曰。汝婦為善。以此語世人也。

宋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安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一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當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悞。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宋時士人赴京師。道見一人開薄。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某有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實陳留主簿。士人稱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欲與焉。擔水者云。此水十里擔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焉。莫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此守官。當治汝明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省。受陳留主簿。一念之惡。遂遲十年。此心起於惡之報也。

宋高平科舉。福建有赴省士人李某。道經衢州。擔簋負篋。負篋亦甚。路傍店主姓翁。夢其家土地與言。明日有秀才獨行赴省。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明日店主伺候。果有姓李者來。遂待以酒食。給以棗棗。隨以僕從。俾如京師。士人曰。主人何愛厚如此。店主曰。本店土地甚靈。報我云。官人明年登黃甲。所以相待也。其二人大喜。而後宿其店。心思我何去作官。但要不稱作橘人。此時當更果者。越兩日。土地復獻夢於主人云。此士人用心不善。使欲棄妻。今無功名矣。士人到省。回尚親店主待之如前。乃一泰不與。且不納之宿。士人苦悶。其見簿之因。店主云。吾家土地已知君有棄妻之意。不復有功名矣。士人惆悵而歸。果不中榜。可知一念纔起。鬼神

即知人亦可以自警矣。

宋時有士人事梓潼最靈。屢夢許之。及第省闈。戰止再扣于神。復夢曰。吾報汝無不的。而某年月日汝於某處所言何事。今祿滿則盡。敢望第耶。士大悔過。又曰。已奏上帝。夫復何言。蓋赴春官時。自謂若獲顯要。而真醜且賤。思有以覆之。嗚呼。念可妄起乎。

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衆。然好瓶鉢。聽徒三百餘衆。皆爭效之。中有一僧。道行高。寂寂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瓶鉢莫具。或令從病僧。暫借。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之。墮地破碎。病僧大怒。詬罵良久。乃絕。後數十年。華嚴移住嵩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勢目張口。徑趨而入。衆將驚走。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衆中。道業最高。只為多嗔。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為一夢。欲害其僧耶。因令大衆為授三歸三戒。及誦經咒。為懺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登果位。但以臨終一念。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及明日山後。茶毗時。蟒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衆皆咤詫。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為女。臨產稍艱。必至傷害其母。則業愈重耳。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

宋鄱陽縣民黃緒。入山採荊楊子。遂迷不知道。數日飢餓。忽見一大龜。黿便兒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黿即騎之。去十餘里。便至溪邊。見賣客行船。黿即往乞食。便語船人云。我何者。於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亦復不見。龜還家數日。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

嘉言

父子兄弟夫婦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則家道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孝以揚親為主。忠以即義為先。○天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以為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謂承天之祐。○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弟敬。所謂六順也。○孝弟之子。可以為家瑞。○孝弟忠信之存。身猶金玉。寶貨之在室。○寶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忠則順天。孝則生福。○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始未能孝。改過則大孝可至。始未能忠。改過則大忠可成。○慈仁忠孝等心濟物。○盡忠立孝。濟國治家。開生天淨路。成第一福田。○忠臣奉國。顧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聖人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示天堂之樂。懲地獄之苦。○忠者事君以盡命。拘義以忘身。孝者奉親以竭誠。存致以資濟。○權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守道履德。懷忠奉孝。○力慕善道。用安身。力慕孝弟。可用榮親。○仁孝及謙。慈惠正脩。禮智皆為。○同歸正覺道。

○孝養父母。竭忠於君。我初十方萬神。慈念覆護。○忠孝友弟。正己化人。○千經萬論。忠孝為先。○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是之謂大戒。○求仙者

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

感應

唐顏真卿之推五代孫舉進士。登甲科。累官至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康太守。安祿山逆。節度使真卿託以霖雨脩城。浚濬陰料丁壯。實儲糧。俾命文士汎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害也。無幾。祿山及河朔盡陷。惟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參軍馳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忠臣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隆。以其首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隆。此首非真也。久之。為冠飾以草。續支體。棺而葬之。祿山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果卿為常山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萬。橫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康太守。時清河郡客李萬福於軍前。真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之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真卿間道朝于鳳翔。拜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彈奏賊帥。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皆有遺愛。為御史大夫。所播軍臣所忌。貶饒州刺史。復拜昇州。浙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大為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荆南節度。尋除右丞。封魯郡公。宰相元載私對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後因攝祭太廟。以器不脩言之於朝。元載以為誹謗。時政貶硤州別駕。復為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西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失。上從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貶朝廷。希烈表請。遣之。遣之於路。不及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食其肉。最統詔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詠朝廷以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親。

禮其後希烈使積薪庭中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其必死賊黨使繼之與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壯為盧杞所排身歿於賊天下寃之既死縊者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徙還京啓墳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髮髯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馬行及中路旅櫛漸輕泊達壘所空棺而已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壁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莊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立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心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少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萊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報擬笑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敘家焉仍遣速去婦勿與人說後時家內關即再來僕

還獲其家大驚貸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去省親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尸解得道焉

唐王陵為并州都督討窟閼行趙山谷夜遇雪失期誓於神曰賊不忠當自蒙罰眾士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虜獲級三千拜兵部尚書

漢耿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初為戊己校尉後屢守邊被匈奴圍危難困極益厲忠勇克全臣節後拜為騎都尉先是守金蒲城匈奴攻之恭乘城搏戰匈奴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羸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出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涌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露露出不意以為神明人皆謂此恭精忠所感

宋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闕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沔河源於

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夜漏下三刻起行出江以紅綬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斷鐵鉅橫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屍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冢獻祭立廟祀之

宋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累官至廣東鈐轄是時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未幾蠻遂入寇眾擁八萬陷欽廉破邕四寨緘聞其至閩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勒部隊分地自守民震驚四出緘悉出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既具吾聚不令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選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候則率戮汝有大校羅續潛出新以徇由是上下脅息緘子子元為桂州司戶郎中事其妻于來省欲還而寇至緘念人不可曉彼公以郡守家出城乃獨遣子元留其妻于選勇士擊舟逆戰斬蠻酋二邑既受圍緘晝夜行勞法無寐神鋒弓射賊所建甚衆緘初求救於知桂州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遲遲不進緘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即皇恐遷移屯大夾嶺回保昆崙關猝遇賊不及陳舉軍皆潰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為雲梯又為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蠻計已窮將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傳城者頃刻高數丈城附而登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統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繼火自焚蠻至求屍皆不得豈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瀝麻水以濟渴多病下痢相枕藉以死然詎無一叛者緘之忠義有以激之也神宗聞緘死嗟悼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賊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眾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程迪字惠老開封人以門蔭得官宣和中從楊惟忠征方臘有功加武

功大夫榮州國練使瀘南潼川府路走馬承受公事諸使合爲迪義謀略可任將帥召赴行在經略制置使唐重以敵迫近智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爲備金人已自同州渡河或勸迪還蜀迪思有以報國不從乃詣种氏諸幕謀衆保險俟其勢稍衰出奇擊之會前河東制使博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使之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迫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將得超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執議城守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危急必以死相應誓不與敵俱生博亮嗚咽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率其從行衛于衆曰敵讐我矣降六兄戰六死努力與聞憤怒大呼口流血士皆感奮多所斬殺迪冒飛矢持短兵接戰數十合身被創幾偏絕而復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昇置空室中比屋皆爐室獨不大及斂容色如生

家范旺南劍州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官更皆散土軍陳望素樂禍與射士張家謀舉岩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厚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則其月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笑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然不沒邑人驚無恙設像城隍廟歲時祭享紹興中詔贈承信郎更立祠謚忠節復詔立愍節廟祠之

金主浩性剛介嘗自誦曰爲臣以忠君爲本爲政以愛民爲先後權爲淫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有善政於民絲毫無犯南遷後改扶溝令淫陽民思之不忘共作生祠祀之以寓歲時之歡開興元年正月扶溝錢大身等叛執縣官送款于北時大身等以浩有恩於民故不忍加刃日遣所和勸之以降浩罵之曰豈有爲忠臣而肯降於人乎欲我降者必不可得不如殺我取其頭去耳賊知其終不可降於是殺之而浩獨無血時主簿劉坦尉宋允並見害無屍路傍自春及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大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其忠誠之感如此

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割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懷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素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把樹而泣其爲孝純至如此

漢陽雍河南洛陽人也兄弟六人以傭賣爲業少脩孝誼遠近聞之父母殘廢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囊大道峻阪下爲居晨夜輒水漿給行旅無補履屨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粟以給養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育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爲狂僻然聞其好善戲若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共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凡右北平之陽其後也

漢郭子文舉河內溫人妻產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飽共汝理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掘坑三尺餘擲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聞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何敢屈夫人爲妻婦人曰願爲君婦不取貧賤永遂將婦入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非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千匹絹即放尔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匹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君事了不得久停語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嘗出求新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即心動棄新馳喚晚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義之遺米三斗受而不食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

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葬里中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樞踰笑呼天火遂越燒宅室順獨得免既葬順創天且下神魚四頭致墓前以祭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輒環家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舉順孝順不能遠離墳墓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漢徐憲臨淮人在喪致哀白鳩巢於戶側鄭弘為太守舉憲為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旬旬報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太守鄧憚異之以為首舉

漢應順為冀州刺史事後母至孝選東平相廉直無私賞罰必信更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前以養母為孝感之應

漢高武性至孝常盡力供養安帝永平中螟蝗為害獨不食武麥郡太守舉武孝子讓不受後以孝廉為郎

漢方朔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終自負土成墳種梓樹有白兔遊其下人以為諸孝感所致

漢姜詩字士遊廣漢洛人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雨不時而還母渴詩遂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而問隣母以實對姑感慚呼還奉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不存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報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池兵而過曰驚大孝必顧鬼神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理之此落家其安全明帝永平三年察孝廉帝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

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為立祠

漢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於時

吳孟宗字恭武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笋尚未生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人皆以為至

孝所感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常三旬繼母王氏遇之無道恒以蒲蓐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王氏嘗感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泝水而笑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王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無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感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至尚書左丞

晉劉毅字長威懷帝時年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感冬思董而不言食不能者旬矣毅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毅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掘笑曰毅罪深重切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毅為人子而所思無獲望天后主願垂哀愍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數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路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毅食之七載方盡贈祖母王氏既卒毅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樞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毅夫婦叩殯痛哭火遂燒東家後有白鳩巢於庭樹自是名譽弘顯

孝所感

吳王處之廣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盜醋不入口疾病着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度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樹一冬無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常三旬繼母王氏遇之無道恒以蒲蓐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王氏嘗感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泝水而笑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王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無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感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仕至尚書左丞

晉劉毅字長威懷帝時年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感冬思董而不言食不能者旬矣毅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毅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掘笑曰毅罪深重切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毅為人子而所思無獲望天后主願垂哀愍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數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路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毅食之七載方盡贈祖母王氏既卒毅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樞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毅夫婦叩殯痛哭火遂燒東家後有白鳩巢於庭樹自是名譽弘顯

晉何琦字萬倫司空亮之從兄也至孝嘗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隣人所逼烟燄已交家之僮僕計無從出琦乃匍匐撫柩痛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

漢許孜字季義孝友恭讓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忠受許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中在郡喪亡攻聞之盡哀負擔奔赴遂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戮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慰孜羸瘵苦求未助孜畫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踊鳥獸翔集投壙墓前列植松柏植五六十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

悲歸而嘆曰：喪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松下。牧
悵悅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牧前自撲而死，牧益歎息，又取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居墓必恭，終朝必奉，亡如存。
厲雖棲其塚，鹿與猛獸擾其庭園，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中褐終身。年八十餘卒。子家，邑人號其居之所為孝順里。
宋王彭，喪母未幾，其父又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
則跣足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湏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
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怠。彭歸天自訴，如此積月，一旦
大霧，塋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竟
永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
晉孫法宗，一名宗之，安帝時，父湛隨孫思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
死。法宗年小流離，至十六方得還，身動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五冢。
墓送母兄，檢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問世間，論是至親，以血滌
滑，增是嚴陵，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刺肉灌血，如此十餘年，群腥無完皮。
血脈枯絕，終不能達，遂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悲，則附棺，履
觸，細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感汝孝
行，特來治汝瘡疾，可取牛糞，煮傳之，即驗。如其言，一傳果得差愈。
宋紆，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後，瘞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
斿，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天性
至孝，下詔褒揚，賜其居為孝德里。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
暴發，昂乃縛衣著粗，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如獲全，咸謂孝誠
所致。
齊崔華，事親極其孝誠，父遺嘗病，其父思之，華怨夢人謂之曰：聞尔父思
尔，因汝能孝，故送尔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尔在手，其香味非常，
父食之而病愈。
齊鮮于謙，字楚梁，母有疾，夜於庭中祈告，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
為酒便差，即詣暨及檢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遙睹山中一老翁，

茂木間其所用，吞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鮮謙伏地流涕，具言來意，老翁
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漬酒法，鮮謙拜領受之，復覓不見，依法為酒，母服
之疾頓愈。
齊蕭敞，明字景濟，母病風，積年沉卧，敞明晝夜祈禱，時寒，敞明下淚為冰，
如鼓，額上叩頭，血六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
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并書為日月，常服之，即
平復，咸以敞明孝感所致。
齊劉靈真，字文明，武帝時，任齊郡太守，靈哲所生母，營病，靈哲躬自祈禱，
夢見黃衣老公，告靈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
言而疾愈，樂似竹根，以餘根於齋前種之，葉似兒茨，莫有識者。
齊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請乃因智者
勝，捨回夏縣，界北池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答曰：純誠孝子，往往
感應，當時預含，遂見冥中，送樂，又近見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
差，蓋慧眼則五眼之一，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世故，并井水清冽，
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莫藥，猶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及
父卒，紅蠟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
梁荀昂，字文師，諱陰人，晉太保昂九世孫也，祖璠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
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羲為元山，追殺贈賈外散騎侍郎父
法超，任齊為安復令，卒官，正踣，勸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天
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洞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正迎于豫
章，哀痛幾絕，及至家，極力營葬，先居父憂，歷四年，不出廬戶，括髮不復梳
沐，髮皆禿落，踣哭無時，聲盡則休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體枯悴，皮骨盡連，
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推為豫章王國
左常侍，正雖即官，而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過
古人，故推汝為此職，非為君父之命難拒，故上揚名後世，所願豈獨汝身
正乃拜，子孫簪組，雖時以為世代忠孝，所積云。

梁度字司大簡文帝時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并曰而城所衣大布專充供養母好聞鵲噪城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鵲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

梁阮孝緒字士宗武帝時人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參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竟日不達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人參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梁褚翔字世舉武帝時人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

梁劉霽字士運武帝時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水不解帶者七日請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為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徘徊廬側

梁度子與字孝卿武帝時為尚書郎父城出守已西子與以蜀路險峻艱難

難於求傳遂以奉養獲許父還寧蜀子與六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與上問絕及父幸哀慟將絕者再奉發還鄉秋水猶注已東有滄源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碧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城安流南岸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卷字悲鳴激切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槁持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演謂曰汝若固志吾必抽簪於是姑仕雖以嫡長罷歸國職盡推諸弟累遷中書司馬

梁陸襄字師卿武帝時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事親至孝母嘗患心痛醫方須三升藥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負漿量如方劑始欲酌直無何失之時以寒孝感所致

梁蕭脩字世和都陽忠烈王懷子也封宜豐侯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母徐氏親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漂揚終得無他瘞訖瘞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跡野鳥馴

狎栖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

梁阮皇父問道為岳陽王譽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為志經史九工五言詩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所致

梁裴子野字樂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氏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齊武帝時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弥年子野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寤問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鳩馴擾其側

梁甄恬字子約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側恒有白雲黃雞雜糝於廬樹枯笑則鳴笑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

梁興與字澄表與弟武帝時其門賜爵

梁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症每發輒危殆懷明於星下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更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母平復十五喪父幾至厥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師南陽劉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泮池懷明竊問其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以韓生家貧賜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父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句語笑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擇乃去梁武帝天監初始興王憺表言之

梁陸惠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患食土俗所不產當恭歷訪不能得悉東切微俄遇一桑門問其故當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當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動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悲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天監中奉使陸建表言其狀

梁司馬高字文昇幼聰警有孝性年十二丁內艱哀過禮水漿不入口殆

經一句每誦必至悶絕父喻之令進粥然猶毀齋肯立服闋武帝後累遷正貢外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

梁柳遐字子昇有孝行武帝初為縣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天求哀俄頃風止夜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人咸以為孝感所致云

梁宗懷字元懷元帝時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遺母憂去職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數次每旦有群鳥數十集于廬舍候笑而笑止而去時論以為孝感所致

梁蕭放字希遠武帝弟南平王傳之孫也隨父抵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開時以為至孝所感

梁王崇字乾邑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為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髮髮墮落未及髮權殯宅西宗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至有一小鳥素噴黑時形大於鴉栖於宗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時風雹便止未幾十頃竟無損蓋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孝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旌表門閭

梁皇甫遐字永瞻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至孝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復遭母喪乃廬墓側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瞻慕則望墓曉夕勤力未嘗暫懈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櫛窟重葺兩廂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進食粥枕塊拂風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當營墓之初乃有鷗鷺各徘徊飛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麴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悲以管佛齋焉郡縣表

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陳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手脩家貧無以自給乃動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枯槁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踰失仰天自誦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待如言秋而大獲足充食用

陳徐份陵之子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六不如此時為海盜今有政績人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為份燒香泣涕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後魏裴俠字嵩和孝明帝時人父飲西河郡守俠至孝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瘞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瘞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尔孝心有誠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侯宅側有大桑林因瘞焉後子孫顯榮果如神言

後魏梁孝光字脩之父顯周荊州刺史孝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餅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旁者憂懼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

後魏吳遠達河東聞喜人也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講泣悲感鄉隣及長仇報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墳墓連年於故鄉推尋弗獲號哭晝夜不止周遊巡歷呼訴神祇忽旦下地陷得父銘記因發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哀感數慘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其門閭以彰孝義

後周細因字孝謹性至孝居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圓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常青鳥栖其上因舉身笑鳥即哀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廬權授甘棠令

隋劉士儒性至孝丁母憂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文帝嘉之表其門閭

隋翟普林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孝先生後父母病親易藥湯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殯於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歲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練而已家有烏太隨其在墓者普林哀時大恸悲踴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八廬側祀無所驚懼

司隸巡察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隋華秋幼喪父母以孝聞家貧傭傭為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髮鬢盡改母終遂絕御沐髮盡禿落癯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毀報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李德誠性至孝父母寢疾輟終日不食七日不解衣場帝時遜司隸從事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奮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草履徒跣踣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吊慰之因改所居村為孝順村里焉和順里。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止土魚必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以供母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泉泉焉。

隋陳孝慈煬帝時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投聲未嘗不絕倒聲毀骨立見者哀之。

隋支村才少貧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為解縛母病難料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瘡旁高宗時特表異其家。

唐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為猛獸所噬即歸叫以杖擊之數逐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慈孝自哀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唐武公廉士驥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高宗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而負上築塋晨夕悲號日一溢米素之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旌旌其門閭。

唐崔玄暉少以孝行稱封父秘書少監行功器之武后時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瘵更巢共乳。

唐李迥秀字茂之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嘗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或后嘗遣內人使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隣鄉中宗以為孝感旌表門閭。

唐褚無量字弘度中宗時遷國子司業兼脩文館學士後為母喪解郿州刺史薛瑒吊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誦祈曰山林不仁忍犯吾堂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唐梁文貞魏州開鄉人少從征役比回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墻為門墜道出入晨夕洒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其親墓前由是行旅過之者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墜前樹白乳馴擾開元初縣令崔李友判石以紀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絕倫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

唐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肅宗上元中為衡陽博士母喪居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燒墓樹悲踊于天俄而雨下火滅歲旱泉涌廬前靈芝生。

唐林檎泉州莆田人德宗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嚴老耄及迎而病檎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焚屍作冢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檎察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曉里人失色檎笑曰天降露福我耶俄而露復集焉曰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間闕後時號闕下林家。

唐張士嚴性至孝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願銜魚至前得以供父遂愈母病難去嚴吮血父亡廬於墓有虎狼依之。

唐殷亮父寅舉宏辭為太子校書出為永寧尉吏侮慢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訃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賓在其後侍蕭病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榻。

唐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病疾非泉水不進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晷日不之汲縣人異

之尉柳是為刻石頌其孝感。

唐安金藏中宗神龍初母喪南開口營石墳書夜弗息地本高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花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其門閭蜀校山軍帥李夢旌雖敵擒陽老母悲泣因鑄雙目夢旌在岐陽度析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旌利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甚昭然耳。

蜀孟熙販果實養母承順順旨晨省出告返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苦于地寢憂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屬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宋丘儉字偉時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啗於口每哭生菜值毒疾作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尔茶苦汝散生菜遇蝦蟆毒靈沐前有九丸藥可取服之儉驚起果得甦甦中有藥服之下料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願。

宋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為雷擊死吳之故諱神曰此交命於天不可免也吳雖下俚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毋不許俄果雲起日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母遽使閉戶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漸開吳幸免禍或謂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寬未敢以告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以有宿惡宜加敬事也。

宋鄴邑民支祖其妻俞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偏急喜潔難事而俞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之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什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贖入之俞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為此隣年容之妻年三十病瘵殫逾年汝之姑七十餘衰廢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笑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于天帝有旨令焚汝汝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為一卅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誅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庭出外未歸

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當謂終身不可償耶俞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雖別父母而言如初日姓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始老晚年失婦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少教訓今被天誅為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乞少延三月分晚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為梓潼帝君言之帝君知其心乃為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若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帝君即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漢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控其獄辭笑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躬祭孝婦之墓未及而大雨焉。

漢江和其女名雄初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和捧檄謁已郡太守十月乘舡於城端墮水死屍棄不得雄哀慟綿絕命不齒存告弟賢及母夫人欲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竟之時雄年二十有七生子貢五歲貢三歲又為作鱗香囊一枚盛金珠環瑱嬰二子家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舡於父墮處大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先以夢告其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乃相持並浮出江面縣長表言郡太守蕭登白於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尚像其形令知至孝。

唐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而生母亡為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後繼母弄弄公卒王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像召魂還墓訖又慮於墓側有紫芝生于廬下又有一白鹿常馴擾近墓永徵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

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還葬負土成墳又娶其祖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表其門閭用旌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五石

唐子敏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時父母微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究若成人及稍長成恭順彌甚適逢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間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畢死儉卒後山間至號笑一慟而絕既葬有慈鳥數百飛鳴墓上日至者三月餘始去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唐賢孝女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強仁年幼孝女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遺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孝女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孝女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後夢其父告曰汝至孝汝壽止四十吾今請於冥司以吾餘年二十五益尔壽後孝女果六十五而卒

宋五羊村民生子義而慧未幾父死母鍾愛持甚數歲獨戲田間猛虎獲而食之母未之知也暨晚往求之弗見母悲號嘔血或告以子為虎所食母曰吾恃此子以生子既死吾何生為乃持刃入山將手殺虎雖死而弗悔也村民共哀之勸之不止乃隨以觀焉及見虎負傷母直前格虎復為虎搏以去村民為之號慟飯僧及執槍幣誦佛書越三日母婦無傷村人駭問之答曰吾為虎搏入深山中刀猶在手心念急誓得便則必殺虎焉已昏黑虎置我於樹中而去約時夜分有人呼我曰吾送汝還家隨之以行忽見燈火入一官舍中虎伏庭下堂上據按者謂曰汝自與辯之虎忽作人語曰汝子吾前生之子也嘗殺我故得是報汝何警我之深耶母曰吾安知此夫既沒子又亡痛切於中寧死於甘心耳斯又安可信而遂已耶據按者命吏檢簿籍具載其事據按者曰虎雖猛安敢食人虎固不敢傷汝然汝不能勝虎也況汝事姑至孝何患不能生天已有所賜活汝今付以婦母重子念也命取一物與之緘封甚密仍令一吏曰善送其往母還家即昏昏然不知所以逮天明覺有人行且語者覺然以醒則

在村路之東隅也取物視之則白金二十星母因販買所得甚厚晉永興中里王氏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呼眼皆血出小姊妹欲其血在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宋衡人李五郎雖為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祖母病篤割股以療家貧稍暇尤喜濟道途貧乏之困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衡經其門感其欲雪行不能前佇立少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僕負擔不能相追隨故候之于此及僕至天色已晚李因留宿與酒饌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遣壯奴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鄉人薦往大理吳宜之少卿招致學館方兩月衡州送山盜二十輩來對衡李生乃在馬張家使詢其故云為盜有求不惟誣為富傳主人訴于郡不見答故陷黨中至暮吳卿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客三衡日間郡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豈何由作不義之事願少卿有以分明之吳瞿然躬到獄戶問實知其非惡徒立釋遣李未及理端操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六然張為召醫抵郡會使愈李遂歸其妻夢人謂曰五郎有大難緣有孝行活祖母

一節上奇錄其誠心特令張吉甫中丞亦不為此果報耳苟不如是當死於大理獄矣人益知李生為長者云
宋蔡端明事母至孝常少行過一娼號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宋毛洵吉州吉水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按察仕至鎮東軍節其父國子博士應倫卒于當塗母高氏壽春縣君終于池陽洵與兄漸從踐履長婦里中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設儀與疾婦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聞仁宗賜帛五十匹粟五十斛以旌顯之
宋歐陽脩自南寧留守奉母喪歸葬于龍岡將興役忽陰雨朔月公念曩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卿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曰脩扶護母喪歸附先塋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公孝感所致也

漢顏烏東陽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冢。群鳥樹土。助之。鳥吻皆傷。遂名其縣曰鳥傷。邑人立祠於縣東。歲時祀焉。

南齊庾亮。字元振。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從弟陵。令到縣。示旬。父易在家。遽疾。亮憂。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悲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其甜苦。易世利。點要。轉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猶。願以。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聘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壽。既至。故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點。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

晉吳隱之。字微。年十餘歲時。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啼。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

宋楊州朱壽昌。以父蔭。累。官。至。閬。州。守。初。七。歲。時。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飢。寒。穿。衣。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乃。刺。血。寫。佛。經。凡。力。所。可。致。無。不。為。之。熙。寧。初。某。官。入。秦。與。家人。談。話。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為。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時。稱。壽。昌。孝。

感。所。致。雍。守。錢。順。遠。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縣。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其。弟。妹。益。甚。為。買。田。宅。居。之。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其。於。宗。族。尤。甚。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終。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唐程表。師。母。病。十。旬。不。脫。帶。樂。不。嘗。不。進。代。弟。戎。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回。負。土。築。墳。號。哭。擗。地。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右。每。笑。群鳥。鳴。翔。

宋將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都。易。就。邱。舍。起。卜。肆。其。學。精。於。六士。為。士。大。夫。所。稱。道。遂。留。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已。卯。四。月。母。抱。疾當。昏。困。間。見。數。人。持。執。火。炬。遣。其。室。喧。呼。雜。開。大。呼。其。姓。名。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追。堅。欲。拒。而。不。能。乃。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刻。至。王。者。所。居。一。便。引。由。西。廂。過。幽。暗。不。可。辨。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吏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遂。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

光明如畫。悄無一人。得往。王獨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罪業深固。今當受其苦。堅驚怖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也。王曰。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烏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實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飯。粥為將奈何。王笑曰。余已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肉。堅再拜謝。王初一卒。送之。婦。哭。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

晉庾亮。字元振。王仕宗為長沙內史。坐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賊。來。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任。齊。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疾。病。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食。益。鮮。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裏。絲。不。出。庭。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塞。在。新。林。忽。生。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數。甘。蔗沙。彌。遂。不。食。高。梁。武。帝。召。見。嘉。之。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焉。

晉夏。方。字。文。忠。性。溫。和。度。母。伯。封。群。使。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盡。則。負。土。十。有。七。載。遂。送。姑。母。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為。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喪。運。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遜。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撻。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北。朝。宋。瓊。字。普。略。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食。瓊。夢。見。之。冰。而。遂。復。時人。異。之。

南。朝。夏。侯。諱。字。封。業。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眾。咸。異。焉。

昔。迦。夷。國。亦。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明。心。願。入。山。求。無。上。訣。脩。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善。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花。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狂。害。後。善。薩。壽。終。生。長。者。家。名。之。為。跋。迦。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跋。迦。晚。白。父。母。本。教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此。時。入。山。清。淨。我。自。供。養。不。失時。節。父。母。便。即。入。山。跋。以。家。中。財。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

奉脩五戒十善者死得生天不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宿命者我身是也。曾父者今父王闍頭檀越。王是。曾母者王夫人摩耶者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王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真道。欲者皆是我父母供養慈惠之恩。從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為佛。并度國人。皆由孝德也。

皆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介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眾生而共散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見有虫鳥。捕而殺之。德遂衰。瞋恚熾。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令時。話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散食。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介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漢蘭固學秀與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也。舊居沛。因徙長陵。回家關中。

有孝謹。遺父母喪。六年。雞鵲遊其居。慶慶入其門。應徵。聘不就。固生。子孝英。髮亦孝。心醉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為孝感所致。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見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丁父憂。居喪過禮。蔬食長齋。廬于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唐僧子傳。俗姓范氏。兗州人也。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出。嗔。師小名鄰兒。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出家。依東都廣愛寺。及披剃。法名子隣。過十一年。忽思親。遂棄父乃長明。母亡已三載矣。師欲報鞠育。因詣泰山祠。求知母之幽趣。即數具一意誦法華經。皆見天齊王。王憫其懇。告現形以問。隣曰。母王氏亡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子隣問我。母何罪。所殺。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鷄卵。又取白傳頭瘡。坐是由汝子隣悲。號求免。王曰。執摩有分。放釋無由。若往鄒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

遂遵遙到句章山寺。叩頭哀訴。禮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聲。望空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切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唐廬陵蘭開中有一劉行者。以釘校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服苦救療。一日忽有和尚。携淨手銅餅子。賣行者。磨洗。出百金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真有藥否。僧云。待磨餅子。了與藥。僧俟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異。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焉。

周穆道。不直世擾亂。遂自擔負其母。避於華陰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為供養。其父以行役死亡。於王事。不後往。其父死之。哀求其遺骨。既到。其家有雜配之骨。不可分。辨。道不即便禱祝。忽然有一黿。騰躍至其所。祝之前。人皆謂孝誠所感。

劉客王固。字子堅。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丁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國宴享。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拜跪。又宴昆

明池。以南人嗜魚。大設罾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唐司馬喬卿。河內人。任大理司直。天性純謹。有志行。永徽中。為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瘠毀。刺心上血。寫金剛經。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三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澀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母阮淑媛。嘗病危。萬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養佛者。最僧以銅餅盛水浸其華。並欲令不萎。如此三日。而華更鮮。子懋派涕禮佛。誓曰。若使吾母因此勝利。願佛之力。令華竟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覺中稍有振鬚。每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王子寧。字靈華。母樂容。華寢疾。子寧晝夜禮拜。于時以竹為燈。懸其燈照耀。終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茂盛。母病尋愈。其孝行與兄並稱焉。

梁何翊。字重寶。為北廷諮議。傳聞強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果。車馬忽感。取僮。體質殊異。手執香爐。求求齊食。而至無早晚。故

時皆現代儒閣家並見其母沉痾自然頓差人皆謂孝感所致

陳地憲字伯奇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山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年長疾制通除後生以察感痛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致哀仍勅申專加辟服察除給事黃門侍郎察既累居憂感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陳亡入隋開皇十三年蘇封北絳郡公察在使時時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命更感見者莫不為之歎歎丁後母杜氏豫解職存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察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

元僧導吳興人元破江南父被戮母遭害北行遺失乳伯父收育之年將十四問伯父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伯父為言所以因致債求母再問我母面目何類伯父曰汝類之遂携鏡一奩隨行習櫛鬢業以資衣食涉十寒暑竟得忽至河間所狀元既遇故馬老軍與語正其母人也引導歸家坐未定城有老嫗自外而入語帶南音導出鏡照貌與類類拜呼娘

問鄉里姓及生時歲月無差於是母子相執大哭鄉民聚觀涕泗俱下奉母南歸其家老幼不曉因引母潛遁達揚州置小藍輿中自負而行十步一置必四方膜拜然後拜母直抵四明補陀山祈觀音現大士相始還鄉里既而導求出家母從之不以母死火化灰爐中得小玉觀音一軀至今留宜興南門外精舍中供養精舍乃導所建也

南朝書鼎字超盛連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派至鼎而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饑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南朝師覺授性至孝與外兄宗少玄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儀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失聲一呼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曾卒

宋楊續字文村濟州任城人性耿介事親以孝聞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

皆有能攝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哺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除司以我在生頗有忠孝之節今以為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未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省父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韓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廟以祀之後呼工為像一塑遂肖其容狀鄉人歲時即其墓而祭之

漢姜肱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肱嘗與季江獨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俱爭先賊兩釋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怪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一日盜詣肱求見拜而告曰某即所犯賊也夜夢一緋衣神叱某而語曰姜公以德報怨不當謝過庶可背惡從善覺後感悔特來拜謝因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晉田真性孝友其弟廣及慶欲分財產堂前棠樹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析皆曰真性孝友其弟廣及慶欲分財產堂前棠樹一株花葉茂盛夜議析由是不復分焉其花再發

漢薛包性至孝友父母服除弟姪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遂從之奴婢則引其老弱若曰彼與我共事若不能使也曰虛則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應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用身口所安也弟姪數破其產輒復賤給之以為行至孝顯于時仕至侍中其後子孫昌盛蓋友弟之報云

唐李知本涉經術事親萬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貧用童僕無間也當大業末盜賊過其間輒相戒曰母犯義門鄉人往依者五百餘室賴之皆得免開元中孫瓚為給事顯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仕至給事中有二人

晉馬程吳遠性至孝友歲值饑饉父母兄嫂及羣嫂小幼之親十有三人皆卒遠病篤隣里咸以葦裹衣而埋之親屬皆死存者唯遠夫妻而已家徒四壁畫則傭賃夜還燒燭伐木夫妻勤苦暮年中成七墓塋十三棺隣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嘉言

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君子事上進思補過○謹事朝廷坐享富貴○至忠勤天舉無不克○養夫去朝無缺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居位食厚祿當須優忠兵臨公濟則無災害長守富貴○食其祿者必死其事○事君者無不言食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己能○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忠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公莫大於私己○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孝子不匱水錫爾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所憂愛之父母所樂樂之○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義○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天如親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萬福之本也○故天地佑之鬼神護之○大孝尊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今聞四達以叶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于神明神明猶且助之況於人乎○萬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身安如山壽如箕翼○人之修德必始於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教亦始於孝而後禮義興○孝慈者百行之先莫過於孝孝至於天則風雨順時若至於地則萬物化盛若孝至於人則福禍無門災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倍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孝敬負順專一無邪者婦人之紀綱閭房之大節也○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新百業之祉○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上下雍雍家道以興

○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則名光而服仰○凡人事天地神祇不如孝其二親矣○二親者家神也○敬養父母成第一之福田○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從地積功實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為存踐二親及姪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出家者將以道而博善海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耶不惟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義所以通神明廣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孝也者天戒之所以先也為善徵戒善何生焉為戒徵善何自耶故經曰使我疾成無上真正之道者由孝德也○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遺之天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天恩也○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孝養父母敬事師長春屬和德謙敬萬物如斯之人生於天上○孝順還生孝順子五逆還生五逆兒不信但看蒼頭水點點滴滴不墜移

○若人忠貞日月全名高節則富貴壽考哀榮始終○死君親之難者親死如歸義重於身也○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養子方知父母恩○家有賢妻夫不作橫事

感應

晉下堂子之濟陰人也○成帝初與更亮共恭讓要亮將召蘇峻固辭亮不納堂司馬任召勸堂宜當良馬以備不虞堂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者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堂都督諸軍事倣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堂率眾於然趙嗣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堂與鍾雅皆還還死傷者以千數堂雅並還詣謝罪峻進攻青溪堂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官寺六軍敗績堂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

而戰車動散及左右吏數百人收戰苦戰連死之年四十八二子時
見父沒將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曰忠正贈世子贈散騎侍郎弟時奉車都尉時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
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天何恨乎家士程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
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墓戶僂僂發墓白面如生兩手悉拳不
甲穿達手背咸以為神遂立廟祀焉

宋岳飛子鵬舉相州湯陰人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
百斤弩八石及為將務行寬大屢破賊立戰功嘗攻下宜興盜郭言甫又
破慶州盜彭家活其人入感其德皆畫像祠之高宗嘗手書精忠岳飛四
字製旗以賜飛後徽欽北狩劉豫屢使金人入寇飛以復讐自任數見高
宗論恢復之略乞假以月日提兵過京洛經畧兩河則劉豫成擒金人可
滅社稷之計實在於此高宗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又召至閣謂之曰
中興之事一以安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令飛駐師江州飛知兀朮忌
劉豫遂以間殺之文奏宜秦檜之際擄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金

人師河南鄭元吉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顧貽禍後世
幾槍街之及金人攻拱其命飛馳後劉錡飛即分遣諸將收西京汝穎凡
八郡又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開中原高宗得奏
大獲其忠按少保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皆奏捷兵勢銳
甚兀朮大懼又敗金人拐子馬陣兀朮遁去兩河父老須益焚香以迎之
金將知不可敵往往密約來降恢復之勢已成會秦檜欲棄淮北乞令班
師一日奉十二金牌追之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遂班師民遮路而哭聲震原野時和議既決檜終忠飛異己乃奏投飛樞
密副使解兵柄竟誣構以死時年三十九金人聞之皆酌酒相賀飛憤憤
激烈議論持正人稱其有諸葛孔明之風其墓在錢塘宰木之枝皆南向
無一枝向北者至今猶然其忠誠所感如此
漢將子文者廣陵人常自謂死當為神漢高祖征陳彭越張敖至鍾山下賊
擊傷頭目解脫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
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宣言百姓為我立祠孫主乃遣使者立祠于鍾山封

子文為中都佳加印綬以表其靈晉蘇峻之難帝夢將侯曰蘇峻為逆當
助其誅之後果斬峻加封相國太元中符堅入寇望見上師部陣齊整又
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慨然有懼色初朝廷宰執聞堅入寇以威儀
鼓吹求助於蔣山神及堅望之若有助焉梁武帝嘗禱而不應遣使焚其
廟未及中道忽大風雨振動宮殿帝懼禱之乃止南唐諺曰莊武并更脩
廟宋宗景祐二年賜廟額曰忠烈

帝甚恐蜀人陳希範勸帝幸蜀江南人王欽若勸帝幸江南準分勸上親
征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望見御蓋踴躍惟呼聲聞數十里契丹驚
愕不能成列準承制專決捕令明肅士卒悅敵遂迎擊斬獲大半虜引去
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加中書侍郎王欽若素嫌準數譖於上由是罷為刑
部尚書知陝州父之復同平章事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
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擇方正大臣為羽翼子謂錢惟演人也
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既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以告丁謂
謂懷恨潛之降準知相州徙安州賊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
曰吾今又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能對帝問時猶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
熙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道出公安剪竹植樹前導曰準心不負朝
廷此竹當再生後果如所言準在雷州逾年而卒遂歸葬西京道復出公
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笑謂
公忠誠之感如此為立廟歲時享之諡曰忠愍皇祐四年立神道碑帝親
篆其碑首曰旌忠

元肅陽人黃琮初為福州閩清縣令。事母至孝。平日蔬食。但日市肉數兩。供養為人方。嚴不異。強禦時方興。道賊郡守黃尚書命諸縣各持一疏。敏之縣各數萬。琮不欲。民惟以已俸四月輸之。素有廉直之操。尤盡心厭職。撫字其民。一日忽夢神人告曰。汝忠孝感天。當使廉訪言之於朝。時有內臣為福建廉訪使者。琮數忤其意。深銜之。一日入朝。上問汝在閩廉察知屬縣有賢否。其人出不意。即稱琮上書。即改授京秩。果符其夢。琮黃河自大壩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圯。則以新舊官署補填。增置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臣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茨竹。捷橋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使臣始受命。皆軍令約束。歷年九年。大明府元城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太憲屢來。當岸之新舊。似將亢焉。遂發弩射之。中背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劍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月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事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去。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觀所謂龍虎者。以姓名呼之。乃引入。視其閣有榜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情中韓建德凡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仙儀衛。乃再拜。韓問來狀。遂白殺龜事。因曰。促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偏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即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計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溢。漲溢不常。苟有決漏。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之。謂曰。上清格云。無益于世。有害于人。殺而不償。罪固難加。宜遣之還。復問之曰。汝在世有何功德。對曰。家貧力薄。並無功德。但好勸人為忠孝。陰官曰。此功德尤大。因取功過簿視之。曰。汝昨日勉人之功多矣。將來官至郡佐。正受此報。遂拜辭而出。陰官命前使者引出一站。遂活。宋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每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役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惟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勳治楊氏。與女同額。實無他。遂連其女考掠無實。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大木。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不服。一日謂獄吏曰。

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頃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汙辱。母曰。義楚不可自絕。女今死。死將許。竟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大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然。勸官李志軍疑其獄。夕具衣冠。橋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掖座前。驚呼吏卒索之。不見。志軍自念。事兆非殺人者。求姓平。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叔太明日。致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衣色動。還曰。吾憐之。久矣。顧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難。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纔數日也。人皆謂其果有訴冤之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宋羅居通。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降。樹芝草。生其傍。太祖以為。延長主簿。宋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獲粟。豐為所。咄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力。乃搗麻。頭置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望之。賜資。給旌其門。閭焉。唐裴敬孫。曾祖。子通。居母喪。哀毀。有白鳥巢塚。號。兄弟八人。皆以孝行。稱。裴門。閭為孝義之門。宋易廷慶。字餘愛。幼聰慧。涉獵經史。尤長聲律。裴陰為奉禮郎。後為大理評事。知臨淮縣。太祖乾德末。父資卒。裴臨淮。延慶居喪。推毀廬於墓側。手植松栢。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然之。生千墓之。西北數年。又生玉芝十八莖。本州將表其孝。延慶懇辭。或畫其芝來京。師朝士為詩賦。稱其孝感。母卒。復廬墓。側數年。母平生嗜栗。遂樹二栗樹於墓側。二樹後為連理之瑞。宋成。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醇酒。太宗淳化中。李順。監縣。縣家父母。驚悸而死。燼骨寄浮圖舍。象滿泣。營。賊。手。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家廬於墓側。以表服。挾。師。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悲。慟。聞者。感。憤。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此象。無畏色。驚。百餘。集。廬中。木生。墓側。吐九穗。朕。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如初。遠近。目為成孝子。宋陳思道。喪父。事母。尤以孝弟聞。常。臨市。側。以給。晨夕。買物者。如所索。與。

之母病思道水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泊母盡水漿不入口。七日。既矣。哀窮。隨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攜兒女詣之。拒不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時。真宗咸平元年。旌其門閭。

宋初。鹽字坦之。太宗淳化三年。進士。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真宗天禧中。出知澶州。母卒。棄于州城之南。暉既解官。就墳側構小室。滿位守諸。歲餘。六冬。墮足三指。有白鳥。白兔。馴狎墳側。州人異之。

宋何保之。業進士。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鳥飛集墳上。哀鳴不去。又嘗有兔。馴狎於坐隅。人稱歎為真奇。大中祥符中。降詔旌恤。

宋庾。潁州人。咸平中。家遭疫癘。三兄相繼而死。次兄毗。復危殆。厲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唯。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我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睡。復撫二兄棺。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日。疫勢稍息。家人乃反。毗病得差。亦無恙。父老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瘴疫雖毒。不能加孝誠之人也。

宋趙州贊皇縣張金。治平四年三月七日死。三日而蘇。語音發。為江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姪女。十七歲嫁閻氏。為夫性酷暴。乃自縊而死。初見二鬼前導。至一大城。宮闈壯麗。有王當殿曰。秦廣王。王問所以死。左右取大鏡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人嘗割股救母。又嘗燃香於臂。祈姑疾安。愈。二事可延一十二年壽。宜令急還也。吏送至家。咽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耳。又說冥間。昏昏無晝無夜。有河水赤如血。沸湧。凡有罪者。至是。卒推入河中。身體腐爛。過而復完。無罪者。從金橋渡。無所苦。乃山。綉樹。鑊湯。銅瓦。無異人間。所畫地獄。王令我說於人間。勸勉作善。

唐陳昭。江陵人。武德年間。自常。齊。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每日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潛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勅使若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唯。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死打蛇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今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

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盡見而憶其妻。欲依為經。奈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曰。何不將兒賣以救父。母於是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內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寶前。苦心懺悔。一願夫力昌承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別之後。憶子目。言。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常哀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乞者有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同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為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嫗婆便叫曰。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處。藍兒內。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祇。今得母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語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祈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元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炊飯。獨不食。常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至。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若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元間。氏紹興與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間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間氏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乃不忍。姑久病風。且失明。間氏手滌溷穢。不怠。時。嗽口上堂。敬其目。日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築之。朝夕悲誦。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宋黃遵。家興國。軍性疎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孝。凡得畫直。未嘗私意。供甘旨。外悉歸于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殮。是日。遵復甦。家人扶坐。問言不語。遂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曰。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聞吏通曰。興國

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則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遠。吏曰。爾美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涕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乞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侯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無吏。宣然曰。至矣。吏升堂。軸簾。東止。隔有戶洞開。緋衣數人前導。見一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法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訖訖驅出。已而呼遵問里閭姓名。遵涕泣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必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頭額血。滅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於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籍。命左右速奏。遵拜而去。復呼之。命立階下。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時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婦人間寫之。然慎勿多傳。記之勿忘。自是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娶服除。遵一日備辭親。因大醉數十日而卒。

宋趙村母卒。盧差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子盧士孫。倖為孝子傳。官至恭知政事。嘗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汝子必執父。而甘露降墓木。岷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宋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至。舟欲覆。妻魏國太夫人在舟中。號溺矣。公哀誦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眾以為誠孝所致。

宋庾遵。母生母漂流交州。遵慙尚在襁褓。及長。知之。登第後。求為廣州曹掾。到廣。乃使步往交州。尋求。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一村。日暮雨驟。至乃寄止一家。有老嫗負薪自外還。而遵慙心動。因訪問之。乃其母也。遂近聞之。以為孝感所格。

宋仰哲字天昭。溫州永嘉人。力學。以萬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廬於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哲宗紹聖中。郡守楊燾表其里為孝廉坊。

宋徐積字仲車。孝行出於天性。三歲父死。旦哭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後胡翼之學所居一室。集一衲衲。

穀粟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後載而西。哲宗時。進士第。舉首許安國。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休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幾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泰過其廬。查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無涕也。甘露降於域。杏兩枝合為一幹。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如故。

宋鄧肅字志宏。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喜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產其廬。

宋李善字子良。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為恨。徽宗政和中。改葬其母於楊山。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後合于一。至其末乃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為瑞。

宋王珠字仲淵。以孝謹聞。高宗建炎間。居父憂。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以為杖。復生柯葉。紹興間。再罹母喪。復有雙竹靈芝之祥。

宋穎師魯字幾聖。高宗時。還國子丞。自幼莊重。若成人。天聖初。為番禺縣。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風大作。人以為孝感。常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輿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宋高登。高宗時。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食肉。夜有虎銜一豚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

宋朱泰家貧。為新義。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儉。獨戒妻。子常候母所索。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憩于山。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托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送之。里人曰。朱虎從。

宋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歷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興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泣罷就寢。袖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

下庭向空朝北斗。壽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啖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刀。忽聞有聲自後叱喝。具杖擊其背。驚而回顧。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明旦以進。母積病頓愈。方具所見告于妻子。

宋錢孝卿溫州人。性至孝。紹興中。母得痢疾。閱五月不愈。醫者拱手謂曰。藥就盡。方卿不離侍側。禱於觀音。忽夢一僧來問曰。汝母曾服地榆散乎。曰。百藥皆試。獨此未耳。僧曰。第服此。無憂。既覺。遍扣藥肆。皆無之。止有小兒所服者。其名正同。買兩貼。歸并煮服之。疾即愈。

宋鄧陽千秋鄉民江澄。居在視市。以牙駟為生。業四十七歲時。抱病昏眩。冥冥不語。四體盡冷。唯臍間微溫。家人治棺。欲之具。哭待其絕。凡三日。忽甦云。我入冥司。至殿下。望其上尊。官當坐左右。侍立十數人。僕頭衫履。全似知州。體面整潔。衣者引立。于前中坐者。問曰。汝冒利村市。欺瞞客人。財貨為己。有罪惡盈積。當死。澄拜而泣。曰。澄受誅戮。不敢辭。但以母老。

年八十。無資產供養。不得已作牙僧。求斗升為二膳。計上無兄。下無弟。一旦受死。必餓殍。願大王哀愍。王沉思移時。乃曰。吾念汝愛親之切。放汝回人間。且密此語。畫梅前。非待汝母亡後。快來喚汝。澄拜謝。汗流浹背。而寤。病遂脫。親黨問故。皆不答。即棄其舊業。昔之商販。來往者悉謝絕之。傾家所有。創為藥肆。貧人買者不取錢。事母愈謹。母已酉歲。母壽。明年。

宋楊祥。事親孝。避地醴陵。因家焉。及親亡。哀毀盡繼。以血寢墓。終身有白烏。白兔。白芝之瑞。事闕于朝。獲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

宋杜誼。字漢臣。事父母至孝。父劉嚴。誼獨失愛。常憐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體養父母。涕泣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下藥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湖。泥水沒膝。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膠塗之。每獲一畜。必三遠墳。涕泣而後去。既葬。遂舍家。傍一飯不啗。雖虎狼交於廬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山皆發。隆推巨石。走十數里。

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

誼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獎。

宋郭義。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夜跣奔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餽。不受。聚土為墳。手持松竹。而廬於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閭。

宋荀與齡。字壽隆。涿州人。志尚高。事其親。生養力竭。而禮盡。鄉黨稱之。母歿。廬墓側。有芝九莖。生于墓亭。郡縣以事聞。詔旌其門閭。

宋鄧宗古。蘭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涕泣。甘露降于墓木。里中誦為孝子。

宋孔昭。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性孤潔。喜讀書。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敗于路。輒歛衽以避。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盞。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宋何執中。徽宗時。以母憂去。寓蘇州。北隣夜半失火。執中。方索居。還。遣不能。拊柩哀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乃得存。

宋趙道字湛然。幼沉寢不群。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當病。思鯁羹。方冬。苦寒。入市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鯁尺許。以饋父。到。臂血。寫佛經。以祈母壽。後母至九十餘終。

元李茂。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頌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沒。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成宗大德九年。楊州并火。延燒千餘家。火將及茂廬。風遂返。而火滅。事聞旌之。

元廣惠。山海牙字公亮。希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何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恥。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即仰天大呼曰。吾將負母歸。英神奈何。既我耶。風遂止。既葬。廬墓側。有紫芝數十莖。生焉。後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釘其上。然後焚明年墓果為水所漂。考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永子之心。假此芻蕘。指示母棺。言訖。涕淚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龍導文宗至順間。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遂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瘳。

元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滿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齒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眾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元王薦性孝而好義。父膏疾甚。薦夜持針天頤。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皂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小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蘿。有二三小鳥。因摘歸奉。母食之。渴頓止。

元余丙。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負未葬。結廬古山下。墮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大廷項廬。丙與子惠承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樞俱焚。俄暴雨大滅。

元楊暉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暉仰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暉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家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暉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迷者大悅。葬畢。今東衛氏家居。暮暉獨廬墓上。負土為墳。飲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昔孫希賢母病劇。希賢問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誦法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元孫獲父喪。哀毀嚴。冬。就足而步。停柩未葬。衣不解帶。嘗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湖波方漲。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兄若。嘗患難。獲親吮之。又獲目瑾。越之復明。唐氏卒。十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彌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如注。數日不止。

元杜佑河南行省署為三父水馬驛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數體沾

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傳神求代。且嘗責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別兒之瑞。

元武德政。武用男也。母蘇氏。德政四歲而父歿。蘇氏守寡。德政事母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元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劇。思孝嘗禱父之。不効。思孝方欲割股肉為藥。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元王恩聰。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母以家多幼。推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恩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恩聰越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元吳希曾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脫。火盛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旌之。

元畢也。剡谷。立迷。哀家泰州。父獲廬墓。少晝。夜悲。擁。有飛鳥翔集。墳上踴起。

元湯霽字伯雨。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得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燥。霖霖水不得。累日。涕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憂。試決視之。乃冰漸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漢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聞。通臘日。晨炊。忽見鬼神現於其前。曰。子能事親。其益勉之。子方再拜。每值臘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為后。遂得封侯。

元王庸字伯常。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靈柩前。旦夕悲。誦。一夕雷雨。暴至。隣人持燈。帝往欲救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沾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遂得靈藥。以供祭祀。

元黃寶子止敬。父君道。仁宗延祐間。來官京師。留寶江南。年幼。父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年。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無母。聞寶來。盡挾其寶。

去更家。不見償。賈誦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歸而室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乎。父之聞。庶母居海濱。志裏糧。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手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賈哭擣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墓。庶母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歿時有某物。可驗。若朽棺得父骨。以歸。

元吳國寶性孝友。父喪。廬墓成。宗大德八年。境內蝗害。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

元李忠。晉寧人。幼事母至孝。成宗大德七年。地大震。郛改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元萬載。縣獲賊。市巧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於上。止得右手。拄地。探行。人遂名以郭探。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探每月朔望出丐。一市人皆憐而逐。患之。遂得養母及弟。僅足一月之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元貞二年冬。遇一道人。見其貧苦。又甘心養母與弟。遂予藥五丸。與探云。汝服吾藥。宿

疾頓愈。探如教服之。手足隨即如常。不料疾愈。無可托辭。以丐。而人亦無患之者。方窘。思間又遇元道人。探謝之。且祈之云。向蒙惠藥。偶忘母病。未曾分。今母尚病。道人再以五丸與之。其母服兩丸。其疾如失。尚餘三丸。適為里近富人。所知。其病亦同。富人與探云。聞汝有妙藥。三丸以鈔一錠。與汝。回贖。探應言不顧。受鈔。頓病安。三口乞終身供給。遂以藥授之。後果効。富人守信。供給之。得非郭探一念孝弟。獲遇神仙。以受無窮之福。吁。焉者而。處心如此。人亦可以自反矣。

宋常家妻許氏。世稱孝婦。舅姑性嚴。而許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開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雖不問。止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患於人。已授地仙之品。汝母許氏。心至於道。孝事舅姑。當降仙品。亦合居丹陵之閣。且歸齋沐。太乙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氏小真果皆上昇。

宋京師人司仲。因同里人父患背瘡。若負火炭。晝夜呻吟。其子泣於途。遇

道人曰。子何憂之深也。告之故。道人曰。子當求不耕之地。遇野人。糞為土。馬所踐。即以杖去糞。取其下土。飾而傳之。乃如其言。用之立愈。父曰。汝豈以冰著吾背耶。吾五臟俱寒矣。遂愈。仲因識其方。後有周少隱者。病背瘡。其子勤苦。求醫弗効。忽夢神人告曰。盍求之。司仲因覺。以告父。父怒曰。平日不聞其能醫。子再三言。乃召仲。因至。用前藥。果愈。蓋皆孝心所感云。

宋紀。滿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往視。語曰。汝是我生。滿涕泣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備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滿乃斬妻。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妻心喪。三年。趙欲為娶。費酒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直至衙邊。衣若此者。三。滿心動。走赴婚家。逢醉人。適共舉酌於草中。滿乃以樽毆二醉人。趙歸。待平。乃詣縣首。令有之。乃誓不娶。後遇當寢。忽夢一女。言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憐。君無妻。故使相報。滿具說其狀。母于至。衛門外。果如言。遂殺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乃有氣息。至曉。便復蘇。女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滿慟絕。復蘇。

者。日數四。過年五十。常病。幾死。夢神曰。君門至孝。延醫將得百歲。果九十

七而卒。

宋宋承字世林。父資。喪妻。養其母。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壞。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宋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餽。遺在役。常帶一囊。每食。餽到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得數升。當常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獨遺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踊咽。母目豁然復明。

宋夏侯。新字長。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祈衣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祈出便。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常於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祈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便得痊癒。

宋韓靈。東海郡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暮。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唐撫州金溪葛祐。二女。性至孝。祐故宗時。為金溪監銀場吏。時鑛盡。其

氏小真果皆上昇。

不成歲額盡虧。枯頤家無以償。拷掠幾死。枯無子。唯二女。不忍見父之苦。乃相與鬻齒發售。願以身代父死。明日果同躍入冶中。俄有陰雲四起。烈風雷雨如晦。衆皆驚怖。即發爐取其骨。已化為白金矣。有司遂釋其父。并聞于朝。朝廷嘉其孝烈。即詔旌異之。官為立祠。題曰烈女廟。齒商之處有池名曰歙血池。其廟至今尚存。鄉民水旱疾疫必往禱焉。甚著靈應。

宋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廬於塚側。致飛甍一雙。游竈廬旁小池中。後遭母喪。復廬於墓所。而故時雙甍復來。時人服其至孝所感。

宋辛燁字幼文。母養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鷄首燕頤。魚尾蛇頸。俗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宋文讓養母至孝。及養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其墳塋。歸取糧。群鳥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整行。命婢食安。婢乃取蟾蜍蒸食之。母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甘甚。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曰。實是蟾蜍。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隄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楫致之。深後艱辛。忽有橫石特起。直趨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宋浙中陳少卿事親以孝聞。朝母疾。求醫不効。不遑安寢。夙夜思之。人事既盡。豈若禱之於天。不過一誠而已。遂發心夜半度橋上天。願求妙藥以療母疾。少頃金盤有聲。果蒙天賜四十九粒。太夫人服之。即獲勿藥之喜。少卿喜而不勝。經歷四五年。間太夫人又病。少卿仍舊虔禱於天。了無感應。斯夕憂懼。大早自撰青詞而自寫之。即召羽衣設醮。而祈禱焉。既而道士伏壇演史。明而言曰。上帝甚喜少卿青詞。至誠至孝。如此少卿。問曰。其言如何。對曰。吾見中有一聯云。誠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臣子之請。如今太夫人病三日。安樂更延一紀之壽。其後果然。

昔曾稽人顧朝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彫餅。常帥子女躬採。願還家。導水鑿川。俾養母有盈儲。家近太湖。湖中生彫胡。無復雜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存無以卒歲。夫婦對泣。日因掃地拾銀一錢。重二

十五兩。因此稍結。後登相位。列賜銀百錠。既受而缺其一。將以次日詣守歲。更夢左歲庫神曰。某年某月某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覽而記之。則復銀之歲月同也。

宋蘭溪聖壽寺僧良俊。清齋持律。其徒屢推為主首。逃避終不肯受。母老。二兄貧不能養。甘旨乃取至寺中。於時房後闢一室。以處之。躬致庖膳。凡十有五年。不使其徒干預。母亡。整衣鉢。律送縣人。敬服之。凡有佛事。必命以為主。年七十二。一日晨。舉沐浴。浴衣服坐而化去。出家子能如此。是可佳也。

宋貴陽縣民支漸。養母於賴錫溪山中。廬於墓側。已經三年。自負土成墳。齋素不食五味。唯椒栗而已。日三時踴。餘時即誦佛經。有白黑雀各一對。盤泊墳上。松間。每有野狸白蛇。兔自山上來。看土久之方去。又有白鷄及五色雀。計萬餘圍繞。人以為孝感所致。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神宗詔賜粟。付之史官。權資州助教。

元盧陵趙氏。性至孝。年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子年二十六。時使父從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誦。即解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翁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潁州利津縣。又往。既至利津。得朱某張文者。言若父吾所共知。具有題識。在城南外。然歲久城陷。歸然榛莽。塚墓累累。不可辨識。笑趙子往復行矣。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安解鞍。墮歷數墳。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婦人皆以為孝感所致。

宋周華事繼母至孝。家貧。夕夢神人引至上帝前。奏周華孝於繼母。取告旌褒。此人以為孝者之勸。上帝顧左右。取注生簿云。周華平生止五員資身。其神又奏曰。若不旌褒此人。無以激勸世俗。上帝云。張車子有錢一千貫。可且借與十年。後得二分息。華自得夢後。作商有倍從之獲。十年及一千一百兩。一日有孕婦過其門。將產腹痛。不能前。其妻扶持歸其家。油車屋內生一男。遂名車子。後周華歸。其妻具以語之。華遂送一千兩。還車子。

其家不受置之其門而去。自後終身不滿二百千。以此觀之。人之賦財有分限。不可妄意。非理貪求而得也。

宋杜某性至孝。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雖亂不知所之。某過永。不獲後隨兄。應赴澤潞判官。兄嘗鞠獄於庭中。有一老婦見某。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詰之乃某母也。迎侍而歸。父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烟煤下。見數行字。拂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某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

唐留京臨江人。有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踰江。忽有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約行十數里。及一高岸。登岸回顧龜遂不見。

宋順琦字孝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制感物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則留。

宋皮廷字林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棲廬側。夜而去。

宋都昌吳孝婦。夫蚤亡。無子。寡居。而事姑至孝。姑若且病。日念吳孤單。欲招一婿。幹蠱。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嚴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靡不稱頌。終歲補綴。及臨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歡。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語。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暑無饑寒。之慮。嘗炊飯。水及饋。隣母呼之。出。姑謂過熱。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瞻。誤傾桶內。其間頗垢污。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至往比隣。借飯饋姑。而姑所汗者。以水滌滌數遍。別蒸以食。一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暱之而升。有香。邇天際。騰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春米。甚倦。因兒在床。上歇。如不相信。但往驗之。眾共詣其房。猶睡著。皆駭然。而還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童子。來執符牒。掌我水牀。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至。曰。汝一愚下村婦。却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賜一杯酒。馨香噴鼻。與錢一

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傭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床頭有千錢在。滿房酒香。始悟眾所觀者神遊耳。自此情懷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用盡復有一千。綿綿不窮。姑僕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

宋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鰥頭二隻。以木葉包其一目。腰間魚笊中。將還家。天忽冥晦。雷電大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笊中。我答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宋李棘事母至孝。忽一日薄暮。有客欲投宿。棘適臨溪烹鷄。客謂必以相館。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棘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鷄。不能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大雨反風。天即隨滅。既而隣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大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時。明見一大人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大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矣。自縱火時。明見一大人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大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矣。

笑言說遂死。

唐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縣。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遂喪還。至餘姚。止墓前。歷三年乃去。時謂虞國孝行所感。

唐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李妻則力田。夜則紡績。數年間。英資器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凡七。皆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所居後生靈芝數十莖。成五色焉。

宋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弟稱。解褐臨清尉。丁母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聞乎京邑。轉鄭縣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夕而罷。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御史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荷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須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狀聞。勅編諸國史。尋遷司勳。負外其并州。死。事。前。叢筆中有小鳥來巢。如鵲。鵲孕卵。繞數日。穀毀而誕。已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如鸞。馴擾開。無復驚懼。自能飛翔。時歸舊所。并州人皆稱為兵曹鳥。

子 120-158

初居長管城一器群鳥畢集。至于數萬。滿宇皆遍。至有樹條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數乳。必返哺哺。旬後分飛矣。此孝義感通也。

蜀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主孝。克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自投之中流。婦出。諸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於姑聞者莫駭。

昔梓潼帝君。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終飲食失時。常致疾。瘳至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正視祈禱。中更醫工。斲削月餘。皆不効。帝君不離卧內。日夕省視。未嘗解水而息。計窮矣。乃為呪疽。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必復成。羸瘠。醫曰。此疽必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帝君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一紀之壽。翌日而愈。

符神告。及帝君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帝君之父年八十有五。母年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帝君自持鉢。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之喪。既葬。五年。距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澤。以墳為岸。水源不竭。勢頗洩。急。帝君心甚懼焉。欲改卜之。而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口并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霖。傍溪水湧漲。數流奔合。為一。帝君心益恐。齋戒益嚴。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壘。廣一里餘。自是松楸永無害矣。

昔漢水之源。有孝婦。曰楊氏。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雖有章。有章早逝。觀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寡。蓬蓬空家。無兼侍姑。姑且病。婢約日至。觀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妻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迷之人。不亡意者。以妾年齒未衰。血氣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為求。爾妻尚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為人縫紉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覆面。不御鉛朱。以婦功。

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賊人乘其出。踰垣。盜去。盡攜所藏。觀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廟。潮生欲沾之。適會梓潼帝君。乘夜中。就以此報帝君。遣陰兵三十八人。執賊於市。舉持所竊。登告于人。曰。此節孝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嚥十指盡而死。

唐劉師。字文通。彭城人也。喪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勿夢見其狀。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達爾。爾夢中大哭。及覺。哀涕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為新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福。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福不能食。居處。師為嚴潔。或問其故。師貞曰。居處不齊。非孝也。師貞偶疾。其父福。暮食不安。師貞欲然起。誦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師貞驚起。而愈。兄有疾。經旬不瘳。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經。夢仲人曰。若兄若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自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母曰。胡王使者。荒活也。覓而求之。

兄疾遂愈。後考妣繼喪。六年。有雙白雁。飛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囑焉。願翅狀若鵝。飛翔久之乃去。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欲錢。營助湯藥。母瘳。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掠。遂以誣款刑於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漢子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隣人張氏。妻妾。借看。蘭妻跪授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張氏醉。疾未酣。罵木人。杖敲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劍殺張氏。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漢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

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候父至數年父汝狗思慕藏匿不異成人哭泣衣跡居於塚側有白兔之祥鄉族嗟稱名聞流者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昔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黃中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有三子而操同產二人張氏厚於三子命操常執勤主炊為三子設席操弟多以疾辭則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勞倦張誨其子讀書咸以驕志三子每出報命操隨驢以催之操執鞭引繩如童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三子嗜酒佚蕩輒敢忤於人或至及門詬罵詞及母氏而操為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咸曰不謂三賊有令兄某無故及長者門羅拜操而去繼母責其三子以不而操訓養踰於未止日哀毀過禮廬於墓側每夕有狐狸羅列散於廬左右欲旦而去凡三年時人以操在野野獸為之衛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狀能速於此服闋明經擢第上塲盡哀以報揚名之義里巷榮之調為臨海縣尉佐以寬仁吏民皆稱慕焉操以官舍都廬專老所處不較室居唯西無而已都廬設几筵神座祀之出必告及必面過其庭鞠躬如也入門恭謹其家居常若奉尊者無太暖吐責之音同寮服之操每旦具冠帶帶紳讀孝經一篇然後視事忌日則增其鼓讀至喪親竟誦咽不勝哀慟追感之心如新丁艱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昔果山之陽富人王基年五十尚無子一日醉飽脫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為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資莊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甚喜早夜焚香祝于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為請知柳氏有娠即以己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產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為備既分娩果得男大喜乳哺極憐大小便利皆自洗灌視其子猶已生也夫君賢之子彌月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以吾兒之故而兄將同歲矣吾將擇媒嫁汝為良人妻也柳乃涕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

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為代耶易其衣粧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投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飢寒苦辛無所恨也近來月餘不見兒面兒憶母否宜壽亦哭之聲聞于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以捶之甚苦時當寒月盡櫛其衣夜屏之外詰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為妾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攜而為賢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童身肉枯黑入無所取焉乃行於城郭乞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從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給責又被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歿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乃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兩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即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路俄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惟一飯菜米而已誠

動幽明所至靈祇為之感格已渠二相合之地有鳳凰山梓潼帝君徜徉焉有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誦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帝君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狐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別其家但歸已返中途帝君為之宜壽自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乃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於年八十而卒元祝公榮字大昌慶州嚴水人事親至孝母疾居喪盡禮寃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父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事之如生元王士弘延安中郡人父博有疾士弘傾家資求醫見醫即拜過諸神扣額成瘡父殯哀毀盡禮廬墓三年是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鶴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眾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堂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廷表之

元郭玄禮廬陵人。事親極誠。孝大德中忽病而死。但心胸間微暖。未幾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人。狀如王。若坐於殿上。私問史卒云。殿上是何官人。曰。是閻羅王。即宋文丞相之玄禮私喜曰。丞相吾鄉人也。王遽召上殿。曰。汝命當盡。上帝以汝有孝行。特放汝壽一紀。汝還世間。多勉人。為忠孝。冥間報應。不爽毫髮。遂遣黃巾人復送之。歸遂活。歷歷與人言之。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留旅館。午困假寐。夢至一庵中。人請嬰麻。極覺來。聞隣居有一嫗哭泣之聲甚哀。葉因此過其門扣之。一老嫗曰。今日乃兒子忌辰。適往墳庵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其子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老嫗曰。吾一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實。本縣亞焉。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將復往生。儒家為男。得官達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正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墓誌否。嫗發篋示之。其文。葉即葉之請狀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唐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懷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簡仁基。請代行。仁基美其誼。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

唐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自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章為領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疾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塚。來自荊州。長史封貽。與縣伯請還。食墓。病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

唐許法護。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餅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堂。有甘露嘉禾。靈芝。天連理。白鬼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唐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也。居親喪。穿墻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

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塋廬積首率夜半傳。頃踴而哭。鳥獸皆為悲。謝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宋金銀行人楊初。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盡歸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至孝。每為供軍司追侵。不令母知。恐母為憂。一日有道人詣其家。問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道人令市生鐵。備炭。明日復來。燃炭鑿鐵。以藥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初曰。我住青城山中。念爾孝不違親。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供養。復引初往山中。與以丹藥。俾奉其母。後其母髮白還青。老能返壯。

唐鄭潛曜。父萬鈞。駙馬都尉。榮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齷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唐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元曾孫。六歲而孤。哀等成人。母盧躬授之學。藥母有烏。銜芝置轎車上。細翔悲鳴。若助哀者。久而後去。

唐賈僉。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常稱疾。不答辟授。里中誦一龍。觀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時松柏。時踰關中。曾去。縣人私謚曰。廣孝。聘君。猶母亡。將葬。室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墻。人以為瑞。

宋顧忻。泰州泰興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光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踰泣。析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宋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母。里人有染其親。而逐及者。義母過其塚。泣謂義曰。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曰。勿悲。義必不爾。成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塋書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扼腕。妻子困匱。不給。由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餼糧。年頃間。水異。帶木連理。又有巨蛇繞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是義物。悉還之。

唐商賈。字伯起。燕巖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子憲為永寧

尉貽澄城。水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決。及終。其子亮自誓事祖母如賓在時。其後侍蕭。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髮。其獨時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宋楊慶。鄭人。父病。貧不能召醫。遇肉咬之。良已。其後母病。不食。慶取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瘳。父之乳復生。宣和三年。守樓。并名其坊曰崇孝。紹興十二年。詔旌表其門。

唐沈李。字子平。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悌。李諱曰吾法。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汲汲。遇暴風。母溺死。李諱呼投江中。少頃。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北魏崔暉。字孝。事親至孝。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不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木。

宋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舍。而不近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唐楊秀。字公南。有孝行。玄宗時。父喪。廬墓側。滿墓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父三世以孝行聞。

宋董顯。字孝治。會稽人也。少亡父。獨養母。孝甚。為母得甘果。美味。即奔獻於母。母常肥悅。比隣有王寄者。其家大富。寄為人不孝。每為非法。惡事。母懷憂。愁。身體羸瘦。寄母為暗。母曰。夫人家貧年高。有何供養。而長肥悅。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不憂愁。故肥悅耳。遂問寄母曰。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為羸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出入往來。常使我憂愁。是以瘦耳。寄聞之。俱慙。不在家。遂入顯室。內梓。顯母於床下。手觸顯母。苦辱而去。顯歸。見母在床。顏色不悅。跪問曰。老人不能自慎。多言。顯知之。母遂成疾。醫弗効。及母亡。顯送去訖。乃斬寄頭。祭於墓前。奠於塚上。號祝曰。人之有德。孝為至先。鞠我養我。誠然信然。父母之讎。不同戴天。今已殺爾。祭於墓前。昔讎已復。更無後克。後乃自縛入官。得赦免之。

晉鄧寶。字九龍。人也。有孝行。事父母至孝。鄉里稱之。其家酷酒。得利即以奉甘旨。常有二客。狀貌魁偉。非常人也。每來飲酒。竟日不醉。視其事。親盡禮。每嗟異之。二人往來歲餘。忽一旦言曰。汝孝行可嘉。與道有緣。不知何年復重會耳。寶聞其言異之。同其去。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履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謂其駛。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瑤宇。寶亦隨之。入庭。庭廣奇花。花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童玉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笑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精爽雖星斗耀空。而光景如畫。二客謂寶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家與。與兩丸。分救母疾。遂出在戶外。迴顧向之雲木。寂空。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母病見寶。還喜而平愈。寶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結廬墓側。歲餘。尚之二客。詣廬。召之。入為瑣洞。天後所居之處。滿為瑣寶。路鄉里傳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老稱之曰蘭公。初居于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曰蘭字伯中。語蘭公曰。始氣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為至道。於月中為孝道。明王玄。為孝道。於斗中為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主。孝至於陰。王道為之成。吾於上清以下。託化人間。示陳孝悌之教。後晉代。富有真仙。許遜。傳者。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調符籙。奏告。傳授丹陽黃童。真諸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汝當以此教之。孝悌王。遂時蘭公。遊於郊野。道旁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鍊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屍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指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遂執以詣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云。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肌膚如睡。初覺之狀。第三塚。見連環骨一具。眾咸驚歎。吏乃持仙衣還獻府君。府君看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即同家中仙入合為一體。鍊身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問何時再降。人問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起。或十日。或百目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途。其後吳都有十五歲童子。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宋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皆最老。居先夫妻侍奉

年復重會耳。寶聞其言異之。同其去。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有江。二客履

水而渡。勢若平地。寶謂其駛。水雖至深。亦不陷溺。二客登山。有雲門瑤宇。寶亦隨之。入庭。庭廣奇花。花石皆神仙談論。或博奕歌宴。或隱几者。青童玉女。吟詠經文。二客迴見寶。笑曰。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精爽雖星斗耀空。而光景如畫。二客謂寶曰。汝離家已久。母氏憶念成疾。可還家與。與兩丸。分救母疾。遂出在戶外。迴顧向之雲木。寂空。無復所有。至家已二年矣。母病見寶。還喜而平愈。寶以藥獻。母壽百餘歲。而終。寶結廬墓側。歲餘。尚之二客。詣廬。召之。入為瑣洞。天後所居之處。滿為瑣寶。路鄉里傳之。

動謹孝行克誠。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塔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果。

昔有一士人。居貧守約。事母至孝。母病且篤。無資命醫。方憂無計。忽有道人詣門。謂曰。惟離天大醮。極有感應。若能至誠盟許。即獲痊癒。士人如其言。立盟以願。天母疾果瘳。厥後貧如舊。力不能酬。時人皆言。修達此醮。非數千緡不可。自度終身不能畢願。深抱愧。愧負盟誓。其母亦知其子以未能酬醮為憂。日謂其子曰。天帝惟耳。爾但能以誠意酬之。亦猶愈於久不酬也。乃自發誓願。以千二百枚石子。代還羅天大醮。事親之暇。遂山過。尋石子。先是每日得三四枚。後漸難得。而尋之愈堅。每得一石子。凡三四次洗滌。置淨處。雨雪之外。日不發。如是千餘日。始全其數。乃於山谷潔淨之處。建立醮壇。羅列石子。每一石子。存想天帝一拜。至中夜拜猶未畢。時有下倖者。舛行道經其村。二獲後忽聞千兵萬馬之聲。悚然驚悸。推窗視之。則渾然無迹。方抱疑而。忽聞空中有人云。朝聖已過。天帝至。其辭甚明。更又聞天樂嘹亮。打碎以出視之。唯見五色綵雲。浮空過前山。而栖泊林杪。至翌旦。再視之。綵雲仍在林間不散。遂登岸詣其處。訪之。唯見地上陳列無數石子。其間果有數枚。霞光掩映。乃徘徊其間。久之。還。樵者至。詢問其由。樵者吞以士人以石子還醮之事。下倖更詣士人。詢得其詳。深加歎異。越數日。子倖又聞其隣邑有一富家。建黃錄醮者。適與士人同日。其主醮道士伏草良久。方起。報云。天帝已赴。千石寶珠會矣。適與向夜躬自聞見者相符。固知此孝至誠。感動宮冥。良有以也。

晉孫君有孝行。時大檢日。有一老父。縷袍草履。不通姓字。徑入撫。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右。哭止。便出。谷貌甚清。腰腫又方。門者告喪主。惟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致有神仙來吊之。
漢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以養父。以孝聞。宅在郡城東。壯仙公少時。常牧牛。與小兒更日。為牧師。牧之半。則不驅自歸。餘小兒牧之。半。則跨岡越嶺。諸兒問曰。爾何術。公曰。非爾所知。一旦母曰。食無鮮。仙公攜錢去。斯須。鮮至。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

何遠知是仙公。買鮮時。見翼。云。我明日來。言見公。便將買鮮。母方知其神異。常乘一鹿。又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後。仙公洒掃門庭。謂人曰。仙侶當降。俄頃。見西北紫雲。氣數十白鶴。飛翔降庭中。化為少年。仙公逢迎。乃白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儻衛已至。且遣色養。母曰。汝去後。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簪邊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摘葉一握。可療一人。燕封一櫃。有兩關。之。即叩櫃而言。之所當當。至。慎勿開也。言畢。舉簪捧葉。群鶴翔。沖虛而去。來年果疾疫。人求母療之。皆愈。有所關。叩櫃。即至。後母輒開櫃。見雙鶴飛去。母年百餘歲。卒。鄉人以禮葬之。忽見牛脾山紫雲。中有神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郡守鄉人。就山吊慰。但聞哭聲。郡守苦請相見。吞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常。當露見。誠恐驚怖。固請。已。即出。半面示一牛。有細毛異於人也。因謝。容曰。遠方見慰。道途險阻。可容。路而還。不須回顧。言畢。即見鶴引。遠直至郡城。行。有一吏。回顧。遠未。橋所。墮落。江邊。乃見一赤龍。蜿蜒而去。仙公哭。廣有桂竹兩林。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後。無復哭聲。白馬常在。頭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鎮。後有白鶴。來。上。郡樓。立人。或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姓。百甲子。一未。歸。吾是蘇君。彈。幾。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宅。也。

隋潘師正。字子真。趙郡黃皇人也。相居常。樂。山。劉。英。父。宴。通。州。刺史。史。史。善相。骨。法。乃。曰。此。兒。不。貴。即。仙。及。能。言。授。孝。學。論。經。緯。及。易。隨。按。輒。通。暢。微。旨。乃。曰。復。有。書。乎。母。曰。有。五。十。言。道。德。經。因。委。意。精。誦。及。母。病。服。勤。湯。藥。母。告。之。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哀。汝。尚。幼。師。正。曰。若。天奪。應。類。師。奉。隨。委。順。母。曰。此。俗。孝。也。又。曰。劉。隱。強。生。永。往。道。訣。冀。為。福。焉。母。摩。其。頂。曰。勉。之。毋。終。廢。於。墓。側。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一。見。師。正。曰。三。清。聖。者。非。爾。誰。能。來。之。時。復。有。茅。山。道士。王。遠。知。乃。陶。貞。白。之。上。足也。愛。道。常。謂。師。正。曰。吾。非。不。欲。爾。為。祭。然。成。就。功。德。非。遠。知。不。可。當。相。付。焉。矣。遠。知。見。之。殊。復。歡。悅。謂。愛。道。曰。我。輩。福。德。全。日。復。有。潘。仙。耶。於是。臆。訣。真。文。通。神。別。景。以。相。付。唐。大。宗。招。遠。知。於。茅。山。師。正。送。至。華。陽。洞。頭。住。遠。知。曰。汝。終。歸。嵩。嶽。初。師。正。向。茅。山。渡。楊。子。津。飲。穢。水。痢。下。凝。脂。數。升。

膝理枯竭夢見一人衣冠乘空而下授一杯白藥夢中飲訖便寤而平復
師正奉師之語即歸嵩山與道士劉愛道合居雙泉後上嵩山中頂二十
餘年少水復移下道遙谷與人境絕無飲食但數粒青飯一漱泉水洗心
空山形與草木俱每日沐浴靜坐養氣導引所修經法乃太上之道有三
中真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並金闕之朱格玉函之秘言也高宗延至
洛陽請作符書辭不能希問山中復何所須師正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
不少遂放還山調露初帝與后幸嵩山以樂與迎師入嵩陽觀對問玄理
觀送至道遙谷見室中有兩大瓢上問曰何以為師正曰中有青飯昔西
城王君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喜往江東造青飯上
每致書稱弟子又為師造隆唐觀仍於高嶺別起精思院帝幸精思院後
宮侍從不得及門令相王擊飢米及諸樂敬愛之禮備至焉師正嘗謂弟
子曰吾實無用災恩滋加坐官屋食官樂者實與動土功驚擾靈藏吾
罪人也汝等學道當求絕跡之慶時天子在洛陽召之勸移城縣令樊文
餘枝道路瞻花徑嵩山抵上陽苑無幾還山詔師為弘道觀主師辭帝
曰僧師皆尊堂廢居山一且道遙谷東康上思有蕭管仙樂之音弟子曰
師曰吾無所聞汝勿眩俗也但曰吾今不負吾親勉之之訓矣乃危坐
而逝人以為尸解焉
唐姚弋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遠成遂
死子過弋雲既長迎魂以桑盧于墓側終身誦經縣令蘇傲捐俸買田開
阡列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瑊表門閭名其鄉曰孝
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弋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
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
晉顏含字叔都少以孝聞武帝咸寧中侍疾十有三年淳行不替年九
十三卒而喪在殯會隣家失火移棺斷火將至而滅余以為含淳誠所
感也
宋鄭綺發州浦江人善讀書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凡世不異爨四
世孫德瑋德璋孝友天至重則賜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瑋素刻正與物多
近宋氏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遠揚州德瑋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

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茲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德瑋追至諸暨
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聲欲就死德瑋默計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
從間道逸去德瑋復追至廣陵德瑋已斃於獄德瑋聞之慟絕者數日負
骨歸葬廬墓再期一悲踊為無言期集不食德瑋之子文嗣幼病倭德
璋鞠之如己子
宋徐承瑋萊州掖人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松
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崇善鄉俗里不連理水畝異蔓同實
州以聞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瑋嘗為贊皇令
宋樊景溫陝州芮城人榮恩是雄州歸信人兄弟各異居積年大中祥符
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為一怒是安榆樹兩本自合兩家各感其異因復義
聚鄉人立稱雍睦
元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成福寧未幾死
成既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喪
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
無所依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棄遠土使無妻則已妾
在敢愛死乎乃自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逾月
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
見零間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振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
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
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
還喪給錢使葬仍旌其門
宋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
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
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人輒為婦人與嬰兒狀至
今宛然如新或訐之磨以沙石不滅又敷以盛炭其狀益顯
齊杞梁殖之妻莊公嚴首杞梁殖戰而死杞梁殖無子內外又無五屬之
親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日而城為之崩。既矣。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其誠。外無所倚。以見其節。吾豈能更二哉。惟當倚吾夫於地下耳。遂赴淄水而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勸家業。以奉養舅姑。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喻垣。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宋主身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婦涕泣欲自殺。為奪挽不得。

死。夜今。停因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為之喪。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計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噪青楓嶺下。臨絕壁。婦侍守者少懈。露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則墳起如始書時。元至治中。旌為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晉宜陽縣女子彭娥。值永嘉之亂。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娥。驅出。後逢將行之。溪際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皇天有神。否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山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躍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磔死。娥遂不知所。所在所遺。汲器化為石。形似鵝。人因號曰石鵝山。女娥潭。後有樵者。嘗見娥在山洞間云。

宋福州福清縣文紹祖與崇公行議。親既問名。崇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禮傷義。是為速禍。因勸

紹祖即娶崇女。踰次年紹祖子登第。崇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至荊州刺史。少為太學生。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乃共勉期。後期方至。元伯白女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使攜子往。依為妻役之。式既省平子書。向柩捐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後元伯寢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范巨卿。爾尋卒。式時為郡功曹。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徒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能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朋友之。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痛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試既至。踰良久。乃叩喪曰。元伯行矣。死生路異。永從此離會矣。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其塚。為備墳樹碑。然後乃去。人皆謂范張為死生之交。

唐羅道琮。蒲州人。慷慨尚義。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荆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墳處。道琮勸諸野。彼中忽若陰。佛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乃得尸。還鄉道中。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問存亡。名位將不止此。尋推明。仕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契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一日邀遊峨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許。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甕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為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須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

兒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前身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是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千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唐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旁其友數輩游嵩山忽見旌幢翳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宋高才 縣中丞知慶州西山時有尉李德者山東人頗幹敏旦疾病尚聞其妻頻日往臨問曰萬一不起可以後事告也尉曰願以若女幼女為託以備無後之慮尉死德忘結草之義乎尚法然然之既死出送其母及骨還鄉里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李如平昔拜且泣曰謀懇求於陰官今得為公之子以此為謝耳是月邑君姓姬明年解官公流赴關或遇灘險隱約見尉在岸上指呼將抵荊渚又夢李報曰探明日當生府中必送一合來宜收之翌日果誕一男子府尹以合貯粟米遺尚曰聞邑君育子以為廢粥之具因字穎乳名合兒穎性純厚敏於行而意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四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五

嘉言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皇天親惟德是輔○天與樂忱○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皇天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民人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天之處高而聽卑○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存心佛法當蒙福祐○克誠可以感鬼神惟德能以動天地○為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眾生脩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命終生天○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傍生○三寶護世間我今頭面禮六道諸眾生今盡為歸依○若人知敬佛及佛弟子眾現世人讚歎後世生天上○大覺之慈至極之聖聞名致敬則勝業繁於須臾惡心想化則妙果成於瞬刻

佛養三寶廣遠福田救災拔難○形容端正眾人恭敬者從敬奉三寶中來○子孫昌盛長命富貴者從供養天尊大道星辰中來○表貴尊勝人見敬畏之從敬信三寶中來

感應

唐宰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源詮皆休撰序常被龜祐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添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家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宋主才元侍其母仁壽郡主好善敬佛一日過天台詣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志誠著既去眾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乃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至石橋亭子數香設茗次仁壽忽指橋外亂山曰山上有路必亦可通人行諸人皆不見寺僧曰羅漢不現已十餘年郡主既先有所觀今夕必有異至夜大風雨炬燭俱滅忽有白雲覆橋上化作長廊廊上一僧東燭風勢雖猛而燭不搖三十餘僧往來其中久之

燭忽滅一炬別起而僧已百餘人至第三次燭光中僧至數百人面目手足皆可辨如世所繪行脚羅漢一行之人皆見獨弟婦與一姪無所親蓋仁壽能盡至誠故感應昭著如此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奉佛法父苗符時為中山太守為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登陟峭嶺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仲德等甚飢各與一飯曰忽不見時積雨大水仲德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沒俄有一白狼旋遶其前遇水而反似若引道如此者三於是遂狼而渡水繞至豚俄得陸路南歸後自五兵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一旦洒掃屋宇敷陳香花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明聲清婉流暢仲德遂往觀之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感容偉異神儀秀出仲德知非凡僧心甚懼敬沙門回相瞻盼意若依然首肯未交忽疎身飛空而去親友賓僚見者甚眾咸悉欣躍倍增信悟

晉周閔汝南人為護軍將軍世奉佛法於誠敬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之又其餘經數卷大品亦雜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遂卒而去徘徊嘆宅不覺大品忽自出外問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

宋王尚書雲字飛卿少不慧昆季皆指笑之父母亦不愛也或勸之禱諸觀音王從之乃齋戒沐浴晝夜禮拜一夜恍惚若夢寐中而未嘗覺也見一人縮高髻者白寬衣雖無裝飾而神采華嚴光明洞照一室謂王曰汝誠心昭格自此聰慧過人

昔有長者夫人懷妊口出好香氣滿一園阿闍世王遣使尋求問長者長者具奏使者自王王大懼喜召諸長者卿若生男者當持與我後乃生女有金縷衣自然著身母懷解去隨生一重還著其身便往問佛佛言昔有貧家婦出行遇雨見一老沙門是辟支佛泥倒躡地傷膝血出即扶沙門起洗去其血自裂己衣用裹傷膝婦人雖未奉法能常好敬信佛道死生天上壽終下生故有自然之衣口出好香

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制度瓌異者老相傳云頃自荆湘泝流向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

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嘗病病忽一日盡地告其父曰我宿障深重被茲業疾聞大聖神通我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乃度其子為僧名曰無忌經三四載無忌言抗音清越超於恒輩復有跛童子者親詣寺求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歲歲求福未逾其歲忽能起行筋骨口伸少驟無礙事志具本院碑

東廡有瘡僧跛童子畫像焉

宋費崇先吳興人自少精勤佛法永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娼婦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燭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遙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衾新濯手無不淨唯坐側有香爐既撤去盡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米至席猶見兩爐既至即合為一狀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有欽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屢意甚至崇先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嚴著縹布袈裟正立高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頻被服即前夜所觀者也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紀女傳備述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嘗看經今即陞座誦經清利下階父言兒死便任無量壽圖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怨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三寶尤篤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肩順萬葉不表元徽二年七月申宴卧未寢默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時後何來一心祈念與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恍惚如螢火者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畫秀遠與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空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亦有一姬年可三十青樓白布裳行至秀遠左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倫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頃指青白姬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畢而去後老姬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既下先亦尋滅

宗鏡州民郭瑞友精意佛經與乙亥之冬募眾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
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春時疾忽兩目失光時時
厥醫無效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
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目漸
散脂膽丸則可明日詣市訪二藥但得懶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
為福寺飯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鐘聲聲入觀之及門見婦女
三十餘人一人長八尺著是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髮戴木香花冠
如五斗器大邪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儀狀如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
郭正也專為華嚴來迎請歸舍藥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幡一
女跪爐壇觀音像外青布帳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又見一道士下階
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
黃氏云熊膽丸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諸米了而甥朱秀明至曰昨夜於
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丸方衆室驚異與夢相符即依方市藥旬日乃
成服之二十餘日眼盡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增為千部
乃後後子驟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
為主黃連蜜蒙花羌活各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
賊仙靈脂各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各半兩凝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
麥冬子一合同為細末以鵝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
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拌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
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凝仁用肉蓯蓉水淘炮炙之郭生自記其本末
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無恙若
宗福州南臺寺新觀音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求歸事之後數月舟
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得一
板乘之驚濤巨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篋頗有所資而
歸人以為觀音之助

宗陳藻問氏祝李貞誠信三寶至誠不倦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
卒數日忽悟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祝李貞也安識汝
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遂行妻子隨之至李貞家見子和來以
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祝李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
其語果李貞也驗其事即李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李貞曰我自去人世
迄今且一紀居冥途中遇諸妻等不一日忘冥間大王亦以我敬信佛
法功德不小特從所欲遣我復還時以我去世久遠宅舍已壞語我曰同
里趙子和若卒數日候其身而還即遣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
語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李貞不食酒肉衣短褐改行
乞陳藻亦聞得無附隨以備佛祠施食餓者時一還家不復預諸事
亦為慶伯巴西蘭中人也自少敬信佛法嘗拜宣漢縣元嘉十二年七月
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安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空中
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震山澤其禍烈消心中壽祿亦
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道等八人並鎖械又見道士
胡遵半身土中天際人皆記八人令盡年月唯語道曰若能脩立功德猶
可延長也遵等皆如期終亡遵蓋懼奉法山居勤履孫至慶伯後為渠州
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寧復命為行參軍慶伯思荆楚之言心甚
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固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未得病至八
月危焉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
極垂髯頂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儼列于空中去地數度慶伯
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香移時方歇同居小太皆閉香氣
因而流汗病即小差慶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然光
耀皆是珠寶俄即而應平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綿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曰為治之藥出腸胃瀉洗腑藏其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諸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惠豁然便利體得復常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夢其是乎

南齊釋法顯善唱讚又能占相王侯士庶並受師戒法永泰元年寺側遭火燒逼及寺弟子欲與顯出寺顯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於是三面被焚唯寺不燒

宋陳安居襄陽人也伯父少事邪巫鼓舞祭祀神像益宅父獨敬信佛法恒自齋戒世父無子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廢絕淫祀親心愈固常誓曰若不殺之志偶當虧奪者必先自齋戒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二年病發死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欲至七日夜中者覺屍身間如有風來飄動衣衾蘇而有聲家人初懼屢問寢之既而稍能轉動乃求飲飲家人喜問從何來安居具說所經初見一人若使若有從者數十人持刀呼去從者欲縛之使若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餘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若將至數度如局司有一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使若二人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只三尺械疑論不決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至閣見有鉗格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至階下一人冠冕立于內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妻妻之始夫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後竟棄其妻妻常冤訖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六義不終罪大也付法局詳刑以罰第二女人辭勝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縣署於福地口而此婦眠嬰兜於籠上南窗走行至縣署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並洗精潔府君曰眠寤非過小兒無知父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引安居至階下一人具請文牒為伯所新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欺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榻故亦加罪耳今慎諄諄無辜教催錄取來至而府君遣還云善成勝業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安居出至閣局司

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遇一貴人言汝得還善方備功德吾身福微未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若優游富貴神道之美吾家在死姓某名某君還為吾致意蓋識本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語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門數少有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戌守以示之勿轉偷過有誦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騰然如昨乃是其家庭中也正聞家中踴躍所送三人物還就身安居聞身臭穢白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踏於屍脚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改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舊舊云已死得生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安居果壽九十三

宋施昌時者鄱陽族子也其家來事觀音甚虔年三十五歲時登樓失脚墜地連傷腰用接骨補筋諸藥皆不効已而沉困醫士熊孝誠陳馬少以為脉息甚惡懼不可治家人驚憂之施嘆曰不食累日妻子已營後事視其外証方無生理一日正午覺然而興謂人曰恰夢一婢女白衣黑裳與我言來日庚申又是斗降可取供養斗中一盞素湯吞木香分氣丸當即愈妻檢視官曆庚申斗降皆明日也敬依所教服藥不逾夕頓獲痊平白衣婦者蓋為觀音也夫以佛而使人用斗法乃信釋道二教本無差別

宗泰始中有富陽令曾虬字靈預以抗節好學既為令未幾罷官歸家於廣常服鹿皮斷穀餌米及胡麻不應徵命精信釋教嚴布長齋注法華經自誦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從居之徒病亟書有白雲徘徊唐戶之內有香氣及馨其日卒

宋長干寺有釋曇願會稽人少出家雖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獨絕類常患癰瘡積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緣壁上屋頂更一鼠子從屋墜地涎沫身狀如已死賴候似活即取竹刺其涎液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取涎以傅瘡上所傳既遍鼠亦全活信宿之間瘡癰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所請所致

香童賢明妻宋氏夫婦敬信三寶皆發願求嗣暨宋有娠夢有人語云尔必生男體上有青痣可名為青蓮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性理寬和年十四州辟主簿後為水曹參軍二年寢疾自云不報火日曉蓋起坐謂妻曰罪盡福至業累永絕願毋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設也遂與手遂三日其母親詣其墓乃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幸佳母即止哭而還舉家築食長齋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夜於光明中間建笑聲滿目當得生切利天建不忍見往往在何處建云後亡宋住在練神宮滿百日當得生切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暫得還願父母後今已後勿復啼哭然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不久當令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

勸善書卷五

汝役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曰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後四十七年以來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後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度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及此間唯此間二十七年餘慶止三五年耳自今以後憂癘歲多宜勤備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和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幾死可令見汝否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痛苦耳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條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罕希張永主玄謨蕭惠明梁季文也賢明逐出家名法藏昔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便即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眾口同音一心敬禮即得超脫無數億劫生死

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毘舍佛佛於莊嚴劫得成為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彌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宋沈銓家錢塘同裏施氏專心淨土敬禮三寶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施若經供佛飯僧往山天寧五刹皆建大像像平時諸善業用四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宋永嘉許及之事諸天甚著靈應盜賊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妻冠至為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僕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之驗

勸善書卷五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逃佛一匝作禮而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心逃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觀那祇禁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無量也唐侯和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嘗睡于簷下天將大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和實之口其母見不敢驚焉良久虹自天沒于和實之口不復出焉及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之而歸母聞之點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忽有蜀僧詣門求食臨去謂侯母曰汝弟子當有後福益得兒子力侯母呼召實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蛇龍也但離鄉井遠遊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識慷慨必為生靈之患儻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和實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華仕叛及延孝既滅和實得赦尋為眉州刺史節度使康復自寧江遷于黔州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崇崇高敬奉三寶信心無怠臨成理務持法御下一歸慈養卒得善終昔佛在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後諸羅延國遊什村落時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觸熱即起淨心編草作蓋用覆佛土遊隨佛行去羊

太遠放盡擲地遠逝幸逢佛便微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以草蓋用覆於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在其上竟十二劫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稚晉太中大夫稚幼崇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導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眾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稚先病稚云無他病崇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染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泰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某甲先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誌有教拘問欲報罰之稚救解得免稚兄容字思淵時亦在側稚謂兄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修善奉佛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之故獨生

國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都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張和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偕至財產略盡妻平日信奉佛法謂曰今病日困求兒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鑠曇鑠曰佛如命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鑠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鑠隨後曰如欲發意求可責之應眠覺便病燭作高座及鬼子於座曇鑠明往應具就夢遂受五戒除神像大設佛供妻病尋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潯羅遠泊蕪湖口宿夢見三人以銅鈎釣之應曰我佛弟子寧終不置曰以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乃放之謂應曰但畏後人復取汝耳應覺腹痛池淵達家大困應與曇鑠間絕已久病甚遣人請之適偶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復活說有數人以銅鈎釣將比去下一坂岸岸下有鐵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鑠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

長丈餘執金杵欲撞與鈎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鈎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頃頃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盡即生天也應既聽三日持齋遣人取取曇鑠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諸頃與家人辭別浴著衣如眠便盡

晉毘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食自活時聞佛出世覩見之者瘡殘百病皆蒙除愈貧乏衣食愁憂皆厄悲能解免盲人共議我輩罪積苦毒特甚若當遇佛必見救濟便共行乞人各令得一錢用顧人引去之得達彼行乞經時人各獲一錢左右喚人誰恃我等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顧其勞苦時有一人來共相可以錢與之語諸盲人展轉相索自在前導將至摩竭諸盲人置空澤中盲人不知為何國所在互相捉手踐踏他田傷損苗穀田主見之盛發瞋怒欲加痛責乞兒求哀具訴上事長者聞之令一使人引詣舍衛適逢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國使人復引向摩竭盲人欲引詣舍衛適逢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國使人復引向摩竭盲人欲佛係心欲見肉眼雖閉心已觀歡喜發露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舍衛如是追逐凡經七返爾時如來觀諸盲人甚報已熟便住待

之佛光觸身應時兩眼俱各開明乃見如來四眾圍繞身光晃晃如紫金山前詣佛前五體投地為佛作禮異口同音共白佛言唯願垂聽在道

公佛言善來比丘願自隨法衣在身重為說法得阿羅漢果昔月支國有王名惡少王此國中莫不靡伏母教勅王曰設有臨死之難慎勿左旋旋佛寺當念右旋慎莫違吾此教時惡少王六出兵眾攻破血城手自執劍敵三億人後戰不勝棄象奔奔視視佛寺即憶母教誠便回家右旋敵國見之因合散伏王見賊退尋復進兵得其本城擒獲王身便懷佛語自歸佛者為尊為上無有及者設我不右旋豈能壞此賊乎晉唐通字保道王廣人也性淳謹尤喜奉佛太元八年暴病而卒經夕復甦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叔父自城中出驚問遺汝何故來導答遺汝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未明暗接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欲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叔父云汝姑姊已二年汝大姊兄道亦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回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棺開棺遂至路其家咸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

不敢開不復得等今為爬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
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姊非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
去可謂其兒勤修功德應得免之於此示導歸路將別又囑曰汝得還
生皆因汝平生奉佛之故但人生在世無幾條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
應吾昔聞其語今親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
可也若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
塗炭欲改惡為善何可得耶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
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隨附先尋即氣
通移日遂法乃勸示親戚並奉佛法勸導姑適南郡徐漢及姊適江夏樂
瑜小姊適吳興嚴曉途遙遠人無音息遵送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又
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喪給棺動葬事皆如叔言姊聞遵言通文莫
望開棺之意追加痛恨乃重為制服

昔南天竺法家有一童女每日起淨掃庭中門戶左右會值如來於門
前過心生歡喜注意看佛壽令於位即終生天天生天若法有三念自思
惟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安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由是
昔日見佛歡喜善業之故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乃供養佛為說法得須
陀洹也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字婆持加甚大惡喜生
瞋患無有人親相與親善然於六師生敬信心於後時聞迦葉因苦理極
正滿誰能救濟我所受命我當終身善好奉事思惟是已唯佛世尊能救
我命即於佛所生歡重心渴仰欲見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
眾生誰受苦惱我當往彼濟拔之當歡語說法令彼心悅若隨惡道為故
方便而濟拔之安置入天使得道須臾時如來即便觀察見彼長者為病
所困憫惻回看無人瞻養即放光明照病者身令得清涼心即醒悟喜不
自勝五體投地歸命於佛爾時世尊知婆持加善根已熟應受我化即便
往詣彼長者家忽然離地起坐承迎善來世尊敷座而坐佛問婆持加汝
今患苦何者婆持加曰我今身心俱受煩苦佛自念言我於瞻初所備慈
悲憐愍眾生身心俱病時天帝釋見佛所念即詣香山採拾藥草名曰白

乳以奉世尊佛得此藥授與婆持加令使服盡病除除愈身心快樂即於
佛所倍生信心即便為佛

劉宋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凡此境內起像輒流汗是年像忽流汗冬
魏寇淮上時兗州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誣以助亂頃及斬決沙門悉
棄至誠望佛懇禱像大流汗魏徐州刺史梁王泰法王使數人以帛拭之
隨出不已王乃拜曰眾僧無罪若自管轄必不加罪若曲說有威當隨我
即止言已自拭應手而燥王具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云

宋尼法威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過病假寐見大士乘維
華雲出寶相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歎門閭疾威見光明進趨感白佛及苦
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隋釋僧倫始五歲時自見白光滿室遂往越州雲門寺出家本業誦法華
經開皇中佛法大興師於武陽理律師所聽講忽見五色光猶如車輪照
自心上即於光中禮五十三佛光猶未息又禮五十五佛光方收斂師年
八十五俄名弟子曰吾靜夜中得諸法解脫速宴然坐逝

唐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釋職計司家頗富賈其備奉勤至人所不
及有一幅老君像常持以自隨而至之慶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感
應之妙不可殫述若果既陷長安六駕西塞湘捷金帛等物自東渭橋
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家百餘人行幸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
舊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
不啻萬卷有群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技刃於地羅拜其
前湘問其故賊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群賊猶拜唯羅羅過湘哀
之持贈良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
敢犯或問群賊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共極多皆
長數丈牙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魄唯恐不得命耳時既備官聞
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理忽見香爐邊有果苗甚茂上有兩穗
如風所動栗穗西指乃移家歸京至永興里尋其舊第已廢拆矣有小舍
一二十間權為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羅草擇宇于基址之上掘土得銀
六千兩家產益贖玉戴亂離家已皆全乃其履奉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唐吳興沈崇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之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張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泗等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望倉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望誤錯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燬或逆徒所據或官軍所收十餘月方至珍城罷兵之後營所居六七間局鑄如常鐵垣完備又誤錯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遊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啗之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平日頃即聞老君令其沐浴燒香了即開開門之聲營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間武障火隣里焚燒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戰事比隣燒燬如同頃刻殊不知覺列陳併焚其家獨存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營亦自此棲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遂領此童離鄉邑紆方問道而去人莫知其所之

公勸書卷五

漢北海人于室後改名吉世好道術供奉老君忽得痼疾經十餘年百藥不能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和為賣藥翁於市中吉往問之帛謂曰卿欲得疾愈者明日雞鳴時來大橋北木蘭樹下當教卿愈疾之方明日雞鳴吉往到其處而帛已先在怒曰不欲愈耶吉明日夜半時來於是吉初夜便往候之久而帛至乃出書二卷亦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以授吉曰此太上老君太平經也卿得此書非但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踴躍悲感其疾頓愈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前經成一百七十卷

宋政和二年壬辰建康府有鄉民梁光映久患疾病其家畏其傳染而棄之既愈乃發心歸敬三寶於茅山王辰觀捨身逐日擔水以給道眾夜則睡於三門外龍虎君之下竭誠不怠如是者數載一日汲水之際忽一人皓首素衣乘白馬而朱鬚跡覆其身大放光明照映山川前有二人持節叱梁曰太上老君來梁再拜叩頭老君曰吾有天真籙命經流傳於世久矣汝聞之乎曰不識老君曰吾今授汝汝可記之誦以呪水沐浴則汝疾

當愈亦可濟人也於是所患頓愈而天真籙命經乃能傳誦焉

唐成都楊開元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開元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殺晝夜常念老君之號頃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齋矣

晉李琛者中條人也累世奉道常供養老君有所祈祝未嘗不應太和三年七月十五日過室外忽有清風異香有頃五色光照庭松柏皆如綵約俄然雲霧鬱勃自東南來見老君著五色衣乘白馬朱鬚持者七八人皆乘龍二青童侍馬前赤雲成蓋人馬去地文餘向西北而去謂琛曰即當召汝舉家驚喜自後琛家無復災患子孫日盛一日琛忽謂妻曰太上召我入蓬萊山言訖凌虛而去

公勸書卷五

宋閬州進士陳喻言少年三解不第偶會益州青城山鐵柱觀道士焦知微言陳君空懷文學皆是業緣不曾於陰曹注授豈不聞今世例多崇信真武若依此情奉必獲福貴喻言曰今若發心供養真武否焦知微云若心志虔恪不論年深日近從此每遇月與日重時但如法供養喻言急以淨帛畫真武聖像一軸於本家於養戒心待受時遇五月五日天壽節正所謂月終日重時也喻言乃齋沐虔修夜至戌時置香燭案於門首張天朝北禮一百拜燒獻紙幣次朝喻言與妻劉氏言夜來我得一夢甚異夢見身著紫袍金帶手握天下人姓名簿籍悉令汝科場必不失矣喻言因而促裝西上一去十年不知消息妻劉氏經官陳狀訟牒到京尋訪尚未行遣忽有走吏賣到皮筒一角上稱家書附達閬州盤神巷養真武陳判官宅定更續出衙門便不復見試差人將皮筒往盤神巷尋陳判官宅巷中祇有陳喻言秀才自入京應舉十年不歸焉得有陳判官名目是時知閬州錢延年詳劉氏狀稱夫主陳喻言秀才上京取解不歸遂喚到劉氏取問因由召集眾官并劉氏親屬男女等焚香將皮筒開拆披讀卷是陳喻言墨跡述自離家入京所歷不第知鬼魅所惑誤入西京柏梁山天壽洞遇青衣童子二人貴到玉皇金籙引喻言去見北極帝君范充真武佑聖院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賜紫衣金帶文曰天下世人姓

名案卷蒙真武授記云：汝尚有凡胎，功行未滿，又差為北元七君下權堂校量諸天宮分神仙差遣一次，却歸仙聖院審言因此忘歸，音信莫通。今因隨從慈主遊奕下降，見閩州有怨氣衝天，真武詳驗，却是喻言妻兒衙怨乃為不知存亡之故，喻言當乃哀訴，蒙真武垂慈，許令親歸，心慈家書一角，差直日遊神化作凡人，貴赴閩州通官投放，責令妻守志，仍舊業產存濟兒女，切須崇敬木家真武香火，不可欺心昧聖，吾雖有報國之志，緣累蒙不第，今係天曹主執，常懷保護國朝安民利物，亦當陰有所助，恐汝等思念，故遣此親墨為報。木州奏朝廷，續有因降下閩州，看詳陳喻言雖人間顯祿無分，却於天界官職有緣，而懷報國安民之志，況聞已授真武部屬，又緣真武朕素崇敬，天下蒙福，宜賜決酬一會七晝夜，就玉津園設報謝真武，仍下閩州支錢三百貫，給付陳判官妻兒充作功德報恩使用，并就近便官觀置估聖判官陳府君祠堂。

宋汀州武平縣令杜珪，因失目歸家，就醫凡六年。珪妻趙州吳育侍中長女，其妻自二十七歲，因值產難，求道士周明安符錄救護平安，從此發心。

供養真武，又持齋戒，看閑道經，見夫雙目全失，遂每夜人靜時，置俗名香淨水，露天朝拜，北方禮拜七拜，願真武垂慈救珪眼患，可得開明。將及二年，時三月三日之夜，忽夢見一黃衣道士，謂吳曰：心堅不如身淨，意重不如緣合。七日內有人來醫杜珪眼，候平復如故，却來雲蒼相見，與我師還却眼債。言訖不見。後謂七日吳於門前見一人，扇扇雲蒼道人，攻治眼疾。吳即召之，令看夫眼，用二針針眼兩角，并留二藥，日進三服水調服。蓋見功道人一錢不受，出門不知所之。遂依此服藥，其藥一夜杜珪夢見雙目被一小龜沿上面來，用舌舐其眼，珪用手拂之，覺雙目俱明，乃思醫藥并小龜顯是真武降靈垂慈救眼患。後聞妻父吳育判太原府，因携妻至修一日，出西城，因至天柱觀，其山名雲蒼，步入其山，見一殿崇塑神像，被人剗除眼目，問知真武聖像，吳遂驚悟，向者雲蒼相見與我師還眼債之說，遂一與父言之，育乃自備錢裝備，將杜珪前因患眼，眼官後遇真武應化醫救情，由係明申奏，授杜珪揚州觀察判官。

宋饒州樂平縣有江州團練判官朱牧，男女並無收父元，臨終之時，厲云：

汝今後莫忘真武聖像香火，凡遇每月下降，至誠供養，如遇三月初五、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此四日每值供養，三分精虔，祭獻收自先父，屬後不曾有違。次遇過七月七日聖降之辰，是夕燒燭畢，其妻夢見一黃衣道士，以石標盛青棗一枚，勸喫，便覺異香滿口，道士云：此乃天錫仙人之東，尋即有孕。生下一男，風骨俊秀，五歲記誦，聰敏七歲天才，通悟名應四方人，稱神童。乃應母氏之夢，名曰天錫，朝廷察知，授牧大理評事，借緋騎子天錫上殿說書，史稱旨賜天錫特校校承務，即及賜買書錢一百貫，更歸脩讀，又有褒諭之文。

宋信州弋陽縣開然綿錦隆中道妻張氏，年四十四歲，不產中道告曰：竊知時人多供養北方真武，凡百祈求，無不感應，遂賸得川資，真武歸家，供養張氏，曉夕虔拜，雖病寒極，暑未嘗暫忘。如是六年，忽一夜中道與妻同得一夢，夢與一髮仙童，年地綵球，擲上空中，夫妻仰視，不覺兒飛一紅嬰入於張氏口中，咽下，遂有娠，經十三箇月生一女，至十三歲，非常端正，但未能言，人皆謂之啞女。時司天臺奏道：有明星見東南吳地分野，正當弋陽縣地，黑招陰貴神，仙托凡異相，本縣與勘，祇有陸中道家十三歲啞女，必是異人，尋喚到陸中道，促其緣由，係奉朝廷時啞女，聞此忽自言語，索取香湯沐浴，換衣坐於淨床，告父母云：兒本是天花宮雙女宿下，善財掌籍，天童天女第一名，謂之綠霞，瑞女每七周年一次輪降，充北極佑聖院副判司，隨所差巡遊諸處，昨為父母度告天曹，求嗣感動真武，將因緣簿檢閱，母氏宿本不注胎息，唯因在世夫婦齋奉香火，虔誠之功，先為保奏三天，然後點兒化為紅嬰，入母之腹，為女一紀餘年，解免母氏勤求之意，兒降胎時，曾受真武符籙，付腹世不得出聲，雖在父母左右，未嘗言語，今既脫胎，又見國家文字，徵求事泄，天機兒慮不便告別，而進中道與妻遂命工用漆灰封布，如塑像於真武側，逐日香火，備持功德，設齋奉謝真武恩慈，續後朝廷賜到衣官，文報，以表異降生神聖之瑞。

宋武安軍觀察使殿前太尉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一生不產，為性樂善，慕道，專勤香火，忽一日因往後園視花果，內有石榴樹一枝，朽死，自然有烟火生於其上，焦氏驚忙救之，其火乃滅，樹前忽見一神人，閃光赫赫，披

頭使餉賄諸節。就認是真武真君。庶民便拜。今日幸遇上真伏望慈悲。庶民結口。汝有緣見吾心。意有何兩。欲往氏曰。願得嗣息。真君曰。汝候三月三日。來宜化門外。祔真觀與汝一嗣。必得後貴。真氏方拜。忽已不見。歸來言與王植。至三月三日。往祔真觀。是日。曾建武生日。齊會。女婢集。忽有一髮頭奴子。方六七歲。姓焦氏。及王植覓錢。物焦氏細看。狀貌殊異。如昔家子。問其所由。乃云。父母俱沒。親屬皆無。年果多在四向。官觀宿食。焦氏遂將歸養。育自然聰敏。可愛。至八歲。王植因無子。乃作親子。秦恩。家上宜問。師書云。無子。今何有八歲親。若王植從實。問秦前。因乃是真武。應感而賜之子。上驚。久之。又問所生年月。無由可知。准將祔真觀。初得之年。是二月初三日。已時也。當家勅。送司天臺。定其貴賤。司天臺定到此命。五星七曜。主有武學。邊功。至十六歲。值端渠水。從正北而散。占者以為玄武之祥。宜有貴人當之。於是賜名王淵。授右侍禁。校尉內殿。崇班出身。仍許第三越國長公主。為妃。後隨父朝見。臨殿試中武舉。策義加賜。閣門祗候。尋納禮部貢高生。校尉州防。押使。尉馬都尉。乃奏請將所給

俸錢并賜資之物。於祔真觀。建真武廟。仍奏請粉額。

安單州一婦人。姓楊。名素真。真居有在京祿祿右職。袁清見其別無親戚。却有登具之饒。遂引誘。使已。因舟過孟陽湖。夜宿岸。袁清飲酒醉。既而推墮深潭。急喚。稍人言。時君酒渴。叩船取水。失身墜溺。急可。擄救。陽為哀。悔自謂素真必已溺死。所有登具皆為己有。既到濮州。將登具互易。約千餘貫。未幾。於市中見一婦人。念經。求化。袁清以為素真。現魄。被素真扯住。叫報。相認。口無言。遂將解送州府。所司勘問。逐一招伏。因問素真如何得生。素真云。不幸早寡。父母親屬皆已喪亡。因整居單州。叩頭道經。能養真武持拳之心。精勤不息。嘗於天慶觀。求施小字金書真武妙經一卷。以絲帛為囊。置於髮根。頭帶內。常時頂戴。不離去。是夜被袁清拉入深潭。但覺身浮。虛空。雲霧。擁護。頭頂之上。若有鬼神。光輪。旋轉。聲言護持。寶笈。至天明。神思散去。不見此身。已在湖邊。草徑。衣服濕透。唯金書經囊如故。近房人家。憐憫。素真喚引至家。換衣安養。詢其所在。却是孟州界。分於是遊行各處。日誦道經。以求日給。因經歷河陽。濮州。不期遇見此人。

當其行惡之際。若無髮內之經。水作倒。究之鬼。沉滯水底。何有出期。濮州看詳。素清犯法。情重。具奏。朝廷。准中書批狀。其素清不當以官引誘。誣害。依法施行。素真請得餘剩物件。充買祠部。改名仲嚴。投禮部。應會女道士。湯晉通出家。披戴。從此發心。出街緣化。建造三清七元二殿。及初真武寶閣。環網玉會。轉輪法藏。儀兩戴。聖根金書真武妙經。本子印施五千卷。後蒙宰相公具奏。特賜楊仲嚴紫服。并賜御膳。慶大師改額。為護聖宮。宋壽州安豐縣王文慶一女子。字招弟。從十三歲。便絕。童物。唯食蔬素。心好奉道。日有遊方化緣。女道士來叩門。招弟供養。北極真武靈應真君。招弟告云。某心常好善。當得如教。願得真武經一卷。安道士即授與一卷。合誦已熟。每日行坐。間歲於胸懷。遙空存想。真像。校香。明誦不輟。年二十。容貌端好。性復聰慧。富貴之家。多來求姻。並無允意。口中唯念誦而已。日伯升兄弟。相與。差。嘆。而。言。去年大旱。諸鄉。缺食。今年田苗。又將枯槁。天若不降甘雨。民何以生。雖聞本鄉。直。早。岩有龍潭。官府已曾祈禱。取水。略無應驗。時招弟在側。聞此言。即前。剪髮。誓。取。七月十五日。捨身焚化。為天下旱災之慶。於廿兩。普賜。豐稔。以利生民。骨肉。勸。告。不從。遂於家前。起立。崇塔。是日四方。觀者。圍。遶。諸。款。招弟。神色。不動。乃辭。父母。親屬。人。眾。留一。偈。云。來時。尋。度。去。即。舊。路。三。春。花。艷。開。謝。無。固。說。偈。畢。突。突。入。崇塔。中。尋。有。火。自。然。燒。起。中心。有。清。光。一。道。直。衝。天。上。良久。火。透。驛。兩。隨。至。兩。雖。傾。注。其。火。有。如。油。蠟。澆。灌。火。焰。轉。盛。化。畢。又。降。大。雨。兩。日。一。夜。凡。河。渠。苗。稼。盡。皆。霑。足。至。晴。王。氏。親。屬。來。收。骨。皮。纖。塵。不。存。獨。有。欄。子。一。條。雙。帶。結。定。交。生。前。受。持。真。武。經。一。卷。儼。然。如。故。無。少。損。壞。方。知。其。死。火。解。而去。州。縣。因。其。雨。澤。之。利。民。及。有。經。卷。衣。服。之。靈。異。徵。具。奏。其。事。符。亦。行。照。會。天。下。缺。雨。之。慶。已。於。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甘。澤。周。之。交。勘。本。州。境。界。清。光。一。道。直。衝。天。上。是。何。祥。瑞。州。司。具。奏。准。中。書。看。詳。宜。下。壽。州。以。官。錢。就。天。慶。觀。建。立。小。閣。貯。王。招。弟。火。中。不。化。真。武。經。一。卷。用。絲。匣。置。藏。水。充。饗。養。立。碑。以。表。其。異。仍。贈。王。招。弟。為。濟。澤。聖。姑。置。祠。以。奉。香火。

宋咸平二年。司天臺奏。定九月初三日。火星合躔。虛宿。正照。齊國。鄆州。分野。主火災。行下本州。預宜。禳。謝。鄆州。係京東西路。屯兵。津。要。從四月間。

告示官觀備遠樓火道場設醮祈禱時市南李惟信充斗子牙人每夜三更於橋道要會之處燒香設拜一夜偶值都監任從遠出巡獲犯夜收解州州縣稱在外為不肖犯夜惟信言自正月初七日夜因知一事遂燒夜香乃問何事惟信言昨歲心時一年牙錢與敵天曹答謝衣食來處作散席齋會忽有雲遊道士衣冠不整風韻飄逸手執圖畫一幅大求求齋是緇童真武像惟信欲求齋其道士便允祇取價錢兩貫乃就齋食將半未訖忽一聲風鳴不見其人但於坐卓上收得活龜一枚如桃核大惟信知是聖真顯化今得降授香火無有卜龜靈異因寶惜供養本年正月初七日至夜方備下降紙禮燒獻真武忽見數年前所遇雲童袖遺下小龜道士入門惟信使拜欲問姓甚不說祇稱貧道又言能破曆數算得上界火星至九月初三日正照齊地鄭州主火災燒至萬家如符一家姓萬不拘屋宇大小什物財寶不得移動分文先與抄錄見數至九月初三日天明用一火命男子頭巾髻身著緋袍抱火把從正南方繞其屋三匝以火燒之至後更無火災俱畢即聚僱上什物逐一酬還姓萬之

小勸善書卷五

二十

人方可消獲言訖出門化白光不見惟信雖得聖降報說不敢申訴惟夜後從市中要慶禮祝火星願免其災今有隨身香火爐照證州府據惟信供狀看詳與近降朝旨一同遂差公吏緝問姓萬人家將家產什物抄割見數責下眾戶候火過陪填備文狀在案放李惟信歸家焚香保護既時日至裝一著緋衣童子將市西府橋萬明一家焚燒被南風吹颺起勢猛火分二邊人心驚駭不覺青天驟雨一降火勢因息不經一時燒過萬家李惟信家不見小龜是時連風雨化去鄭州承此靈驗已行遣送又唯中書劄子為司天臺照見九月初三日火德已臨鄭州主於寅時燒除萬家取問不侵動官物庫仗等時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吳敏若判鄭州開析係奏續降指揮看詳李惟信遇真武被焚以顯宿德宜賜法酒百瓶給百匹米十石麵十石錢百貫仰於本州公使庫支請等語其家宗東上開門使唐州防禦使新差京兆府兵馬鈐轄謝榮立自天禧年中差西戎路頗幻嵩於黃河岸降遇真武飛渡黃河謂榮立言西番奉使李希正入國切宜緝捉能畫者即是好人希正稟命果至東京獲傳

靈應孝寺皇后御容一行番使敗露尋送大理寺已罪訖系安家朝廷賞轉職逐日於家堂香火親謝每夜三更備香露天朝北禮席將及一年忽蒙朝廷詔充交趾回禮副使同國使史部侍郎無宿渡海未及中路至白林山於午時間遇寇船四十餘隻呼喊拖執於船意欲劫奪財貨為防送不備器械是時謝榮立於水際棄酒地紙燭望空泣告真武降靈海寇頭領稱是陳廣秀才方擊槍欲害榮立忽發一箭中陳廣前心落海鈎搭上船斫其首級懸竿令眾知見群寇五百餘人競船相附殺想欲來酬殺其寇船方努力搖上被抵頭風吹退如此相拒三晝夜忽望見交趾國不遠已臨女仙城界有人來接引眾寇退散謝榮立等賴家真武救護回國以上件感應面奏特奉勅命就王津園賜設齋蘇大醮道場七晝夜散日差近侍通詣名山洞天再建道場投放龍簡虔謝恩德

帝登州辛山白雲黃慶禪院有維那僧曉初不惟奉佛留心道教常於寮舍靜處供養真武事誠勤恪其院臨近海島有仰武軍周應寺百餘人於海道強劫殺人放火所屬州縣堆聚寶銀召人收捕日久徒黨轉多難以

小勸善書卷五

二十一

除賊一日周應寺欲入本院初奪其夜曉初夢見院門土地來報將有賊劫被真武指揮公放黑風吹逆舟船果之未及可速報官不得遲也曉初迹夜獲人告報巡檢即時兵甲到院四散埋伏果於一日周應寺數百人執槍杖入院祇云借此一宿主事出迎周應寺共到法堂點茶院門已將關閉曉初哀告許下錢物至曉臨行當得獻納周應寺何須到曉急令搬出應驚然驚懼云何故眼前亂花頭如火燒四肢不舉續後西辛山巡檢聚眾上行人馬擁出擒捉並不走透一人解押入登州禁案已各行遣外所有賞錢七分合給備曉初三分文與巡檢兵級據曉初狀稱所獲海賊非院門功勞因真武降靈使令眾寇手足不遂各就擒縛頭朝延報奏真武州司備奏降旨其辛山白雲黃慶禪院是釋教報院特賜真武殿一所并賜御書太上真武經一卷永充奉安香火仍賜曉初紫衣并真應大師號充焚香本殿掌管僧祿仍給七分賞錢添造寶殿

宗朝奉即尚書刑部郎中知嘉州楊彪劄子伏見峨嵋縣令孫隱治縣公勤有數術救濟災荒第一孝剛村縣惶惶言早禾喊喊縣雖有飛蝗不傷

未種只因孫隱付下呢水。分使逐鄉人用柳枝散酒其蝗盡化為飛蛾。水而變。至秋收不失分毫。檢校峨嵋山遊。年有虎狼傷人。孫隱發黃紙符牒一封。給付峨嵋山諸管轄神司。自後絕無。第二考。本路轉運使陶汾經歷。臨風。氣中孫隱。將渠湯調。學灌之乃安。第三考。知州楊危有新婦。氏臨產驚危。孫隱付生珠符一道。燒灰水調服之。即獲平安。緣孫隱住滿本州百姓涕泣舉留。任特召孫隱。密問何術以成其功。孫隱乃云。先父大監孫宗道。曾隨太宗皇帝。駕取河東。夜在錦州川。遇真武真君。傳授九件符籙。呪水科目。先父雖不行用。隱從受恩。一向供奉真武。欲誓行符呪水。救人皆承真武扶助。豈孫隱之能。楊危其剖。奉運使陶汾。續有奏聞朝廷。有詳。未言餘事。祇將消蝗。蠲伏虎豹。乃是靈法。議為優。顯其孫隱係陰陽恩。本無出身。今特轉授光祿寺丞。再就峨嵋山一任。其嘉州有真武慈濟觀。是知州楊危。運使陶汾。及市戶報恩。初五。

宗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官不肯住。非自身染患。則見女死已。雖中。有橫賓副使楊從信。一生慕道。書符篆籙。為人救治疫疾。侍奉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繞到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設醮緣州衙多有不祥。劫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只於州衙。卧慶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時。用黃絹一文。二尺。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錄一道。奏告真武。請執罪。隨紙錢。燒去。共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為無響報。再懇真武。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窸窣震動。如風雨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叫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差去提領。簡葬。灌開。為事不端。遂被群馬。踐向山坡。子骨不收。今兒身沉。墮於此。魂常守其屍。不得解脫。因撰符籙。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不離山。展轉沉為下鬼。兒訴冤屈。事理。真武慈憫。特與授記。得趁人天。切念兒死。尚在東房南邊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便得超生。今來懇告。為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鐵掘。

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函木盛貯。於延福禪院。殯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且謂。善惡無門。惟人所召。若平等無欺。天地垂監。況有妖魔。敢為禍患。凡為人。心慕大道。敬奉天地。動止之間。神明衛護。何懼邪祟。惟供養真武。即獲正道。永鎮群魔。廣納吉祥。門庭清淨。於是。賓民。悉皆。承。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差。元。皇。城。內。巡檢。無充官。今官。偶陪御祭。祀家神。因奏此。奉勅。送有司。勸會。賓州。舊。無。官。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脩。官。給。錢。糧。供。贍。特。賜。福。聖。升。乾。照。觀。為。額。

宗慶曆二年三月初五日。中書門下。據。鄆州。保。奏。本州。監。酒。內。殿。崇。班。那宿。在任。公正。惟。供。養。真。武。侍。奉。精。恪。既。不。曾。以。詭。曲。欺。誑。之。事。祈。求。又。不。曾。於。諸。事。背。義。貪。殘。恣。殺。物。命。凡。州。民。有。水。旱。災。疾。先。於。諸。處。神。祠。無。應。若。鄆。宿。齋。沐。於。本。家。真。武。前。祈。禱。皆。獲。靈。驗。人。皆。謂。鄆。宿。曾。陪。聖。駕。奏。奏。神。靈。故。鄆。州。陰。受。其。賜。忽。一。日。鄆。州。於。日。午。間。天。降。風。雹。雲。四。起。於。北。門。東。黑。霧。盤。旋。降。下。無。蓋。銅。棺。一。具。空。中。但。聞。音。樂。嘹。亮。自。知。通。以下。至。於。百姓。盡。皆。易。衣。入。棺。並。不。容。在。內。其。後。監。酒。鄆。宿。感。服。而。來。方。入。其。棺。忽。聞。震。響。一聲。遂。降。其。蓋。舉。而。上。仙。館。鶴。瑞。氣。天。香。謁。而。不。散。棺。毋。辨。向。北。而。去。次。據。白。蓮。山。延。壽。院。僧。智。仁。等。狀。中。昨。晚。山。上。五。色。祥。雲。籠。罩。聞。有。樂。聲。異。香。芬。馥。天。花。如。雨。墜。而。復。收。霧。垂。甘。露。約。至。更。盡。方。息。今。早。集。僧。眾。上。看。其。山。中。原。有。一。峯。踞。鵬。巢。兩。畔。有。石。岩。相。離。十。五。餘。步。今。却。相。合。於。正。北。石。岩。接。縫。間。留。一。小。石。門。方。圓。四。尺。望。見。裏。面。有。一。銅。棺。山。之。上。下。朽。木。並。發。枯。條。一。時。變。為。茂。林。雜。花。競。開。鳥。獸。飛。鳴。如。響。鐘。未。委。事。由。州。司。參。詳。已。得。昨。晚。銅。棺。迎。去。鄆。宿。因。依。集。官。吏。道。僧。前。去。看。驗。委。實。保。奏。續。有。回。降。下。鄆。州。緣。鄆。宿。近。出。神。到。內。殿。朝。辭。元。皇。永。天。位。是。元。北。極。壽。限。雷。副。判。官。正。相。符。合。

元。玄。帝。於。至。元。壬。辰。年。間。親。降。於。建。寧。府。建。安。縣。桃。源。村。住。人。陳。道。興。家。自。稱。是。武。當。山。李。道。人。時。陳。道。興。雙。目。失。明。道。人。乃。教。以。百。字。聖。號。念。志。心。禮。誦。三。日。即。得。光。明。道。興。恭。敬。禮。謝。道。人。遂。失。去。道。具。依。言。禮。誦。日。果。復。明。

唐給事中韓持符位格之尊。幼好道。後師得吐納內簡之道。好道人莫測之。長安酒肆。她生亦好道。因與持符善。她生怨暴卒。使人召之。夜至。她已無喘息。持符方醉。家人哀告。笑曰。可救也。解衣與她同衾。而臥。戒其家人。勿使人參湯注之。良久。能言曰。適為青衣使者。三四人載去。西行。道途蒙昧。如微月。遂巡有赤色光如白口。青衣使者促趨。尤急。即問傳呼云。太一勅使。天兵追回。願見驕乘。旗幟森列。向者青衣奔走。別有緋衣一人引歸。口是地。平復。將符遂去。不知所適。後羅浮軒轅仙人云。持符士位列九清矣。

國朝俞永松江華亭縣人。洪武二十九年任江西吉安府經歷。奉本府官吏責放強盜對理得實。罪以終身工役家。

恩改除湖廣辰州府經歷。行至吉水縣。得患傷寒病。証汗下數次。精神耗散。意其難生。永平日曾看歸空訣。與佛經。遂強調息。收斂精神。存想落。日懸鼓阿彌陀佛之像。五月初九日。大汗出。後氣絕之時。如山壓下之。慘亦不覺疼痛。家人見心頭微溫。又無變色。以此不曾掩殮。永一靈靜也。但

鬼言者冥冥虛空中行。欲尋火光。先入寐。無所見。忽思壯年地。華父

母意欲得回。一念纔動。身已墮地。即有二鬼。使如力士。狀往鬼使云。你初靜時。無尋你處。今番却在這裏。同行數十里。見一井。鬼使云。是鄧都後門下至井中。却是平地。市井買賣諸色俱有。如陽間日未出時天色一般。多有請茶酒。麵食。堅意不喫。鬼使亦言休教他喫。遂行數里。又入一門。沙欄門樣。上寫下將門三字。行數步。鬼使云。莫行。望見數十步外有柱甚多。柱與馬柱相似。柱上綁人。飛刀刺之。鬼使與永都念佛。良久。霹靂一聲。人柱俱不見。少間旋風自東南起。盤旋沙霧。昏黑過後。其人復綁柱上。刀刺如初。若此者九次。然後收拾回東。北獄中。黑氣籠罩而去。監押罪人者。如殿前將軍。身披金甲。頭戴金盔。整齊風頭。鬼使又勸念佛。得去遠。纔方行動。永問鬼使。適來何為。答云。此是刀劍地獄。風是業風。又行一二里。遇大河。下船不撐不搖。自然渡過。河永同鬼使登岸。見聚樂與吏劉鼎和杜住同至一衙門。有一主事衣冠如今之朝官。命於十下。永叫冤。杜止。決三下問何冤枉。永言此吏原是道士。烏合姦婦。棄道還俗。永充吉安府

刑房典史。意圖害人。推官陳本與他鈔貫。念書落強盜文卷。出罪止令補役充軍。律該故出死罪。

大誥重作輕。皆得終身工役。主者准訴。引至大殿。是綠琉璃瓦蓋。不見殿上是何衣冠。但聞教查行。送至另一衙門。見取黃紅黑青四簿。引至大殿。殿前用一秤架。如天平狀。先將黃黑二簿。對稱。黃簿在末較重。黑簿在西較輕。殿上人云。德重罪輕。取下黃黑二簿。却放紅青二簿於秤上。紅東青西。紅重青輕。殿上人云。功多過少。喝令叩頭。又送至一衙門。主者檢看黑簿內有殺牛殺狗之罪。令各變一次。以償業報。一次在莊家做牛生一日。到晚月明。見水中牛影。隨即跳入。致被淹死。氣悶難當。又回至本衙門。令去鐵匠家變狗。狗胎甚冷。夜間生養在鐵爐邊。呼聲不已。鐵匠起身。燒火。攪下鐵槌。打破頭。死其痛尤甚。遂死。復回。又於簿中檢出無辜打人。成膿血。令口紙緊。喊難忍。又檢簿。看有鬼吏云。餘罪多是殺金。未行罪。因論之曰。陽間人惡念一起。未嘗行出。又能改過。日久簿上罪自消滅。若行出事。其簿上罪日顯。輕則陽報。重則陰譴。作善念者。肯行出去。自然獲福。汝今罪少。已自報償。既有功德。又能敬奉佛法。合得還魂。且聽候上帝命令。汝回去。既而天樂響自西北來。見幢幡二首。俱用黃紗籠罩。一首上寫上帝好生。一首上寫遷善改過。彼時托生者十三人。還魂者永一人。皆俯伏叩頭。說有引導者一人。如序班一般。永問初來打我的是誰。答是狄梁公。又告引者云。我來時千艱萬難。如今獨自箇怎麼回去。其引者手指云。望見哭泣的是你妻子。就被引者一推。如跌狀。就覺在床。遂到家。中云。我回來了。此五月十六日。已死七日矣。其時有吉水人解縉父解開先相。望前說前事。解開先云。隣近臨江府玉笥山後。非離此六十里。正是鄧都後門。後永被打三下。腹背腫脹。醫治不痊。遂令醫者用巴豆擦爛。用刀割去背肉三塊。方纔痊。可令任禮部主事。

嘉言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擒祭。實受其福。至誠感神。鬼神無常。真耳。子克誠。○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賢者之祭也。必受

其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其祭如不祭○宗廟致敬鬼神者美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敬恭明祀增致福祥○祭先主於祭祭神
主於敬○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
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供養佛故獲無
世中不墮三途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
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六道四生受
苦無量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益幽品○法會
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召無別請客主設休積凡聖俱獲最勝安寧
良由慈善力翻惡就福城○若善男女未終之時進脩生七然燈懸幡轉
經其福無量

○投心北極即有冥感○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心禱祝善無不應
災罪消除○敬奉尊像隨心獲福○今諸道流放大齋醮當得國土清平
五穀豐熟黎庶安泰○嚴置道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種種
香花時新五果像世威儀清淨堂宇隨力進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
具陳

感應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瘧疾求方術不能效遂退居別
墅杜門自責唯禱星辰以祈所祐歲久家業漸虛積誠不退元和七年
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獲賓客久
矣當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
平欣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
良藥士平聞之疾相見謂士平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請丁夫十人鐵
錘之屬為開井一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還勝地自辰
非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眼即時明淨平復如初數年之
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
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持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此術
以祛重疾子順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

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曰子午之午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
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
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巳巳亥之年十月申酉
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効矣士平再拜
受之言訖昇天而去

宋劉光祖鄉後溪好尚道教嘗延朱道人在家父死設醮請遠方有道
士充醮官甚精專高功衣冠整肅將升壇拜章忽朱道人來曰我獲君
家甚多無以相報今日拜章我當為君謁玉帝也高功及眾道士與醮主
家老小皆不飲後溪曰朱道人欲拜亦由他拜我自今為功拜之於是二
人俱拜頃之高功起惟朱道人不超又良久眾以手摸之只見冠簪衣服
大驚次夜朱道人忽來與後溪曰我即朱先庭已奏玉帝使汝家富貴不
絕然然而去其家遂留冠簪以為至寶後溪及弟仕至尚書子孫不絕
元有准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為馬松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為一
卒攝至真司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謁坐殿上者裕

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至此有何罪實
曰吾為泰山府君為門下二龍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過此以決曲直君
之壽限儘多但母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闡羅天
玉引林訪之林智曰先生生為宰相汝為閻王可謂盛事古心感頗謂
曰汝為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德何以資助二
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厚
厚意請往龍興路說西山道院徐道人為設齋醮可以感上帝耳言畢乃
相辭而出林雖徑到龍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
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為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要令造紙錢餘者
悉以為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方且齋成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得紙錢
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為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
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罪自此出離幽關矣
宋太學生潘祖浩居豫章水壘畫上真像隨行供養每持必應一日畫像
作哭聲仍明告祖浩曰汝其死矣未幾果卒總三十八歲死之日又托夢

其子曰汝父已死我當護柩歸遂其子翼夫亟往扶柩離齋舍日赤蛇蟻其柩上滿平日之甚謹固真聖之報也戊寅年寇作其家燬於火火像嚴然獨存其孫霖寶之續付青坑李生表背遂為所失

陰子春於祀神最虔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宇棟上有一蛇從夫不輸投於海水是夜子春夢見一人詰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既無託欲託於子春心密記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社醮立字祀之數日夢一緋衣人謝曰德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軍發龍山子春具知護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齊州刺史

宋寧太后好佛老楊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劒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常設祭以歸立祠西湖上

宋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祠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若靈驗海商去來禱祈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寺崇頭因令剝工繳鼻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首刀中斷牢不可取出血至數升問仆不醒恍惚聞見滅神垂手援之便覺痛止刀墜于側旬日瘡愈自是遠近檀信益眾同時有李生者事其土地神甚虔常織月被觸刀乃在中因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凡事神能盡誠敬鮮有不著靈驗者

宋湘潭有周基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効惟燒夜香祈禱而已一日有兩婦人衣青登門其藥却云專醫婦人周亟延之請診脉治病婦人曰不須診但火一照可也見訖不語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容備舍婦人曰自送一丸周曰一丸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以一九授之令溫酒熱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即如脫病者即求攬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唐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崇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子器潛祝土地至長亦嘗驚忘也元和二年春蔡營作木歸方暮有一叟來謂其母曰蔡崇衣服器用連載之勿使人見蔡歸令速為婦人服節有來問者必給之曰出矣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出其母聽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崇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在對曰崇醉歸忘於

其崇婦怒而皆之崇潛去不知何存月餘日矣將軍遣吏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無器物將軍曰吾主者後殿傾圮立侯營構不得蔡崇何以反命忽空中有人叱之曰吾乃土地尔淫祠執役之人安得擅役良臣吾當執尔以白于帝將軍及後人辟易奔走條尔滅跡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何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香以告乃得職又得轡性嗜書皆成大儒洵乃自贊其像

晉瑯琊王珣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我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胡僧果亡而珣妻有子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奴前生時事有驗

宋潘中散退為廣州府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內一盞如墨詰之判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後皆敬歎

宋元淨法師號辨才住上竺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脩淨土觀時終告其友道者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若骨吉祥而逝宋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還處溪口吳氏菴一旦沐浴跌坐謂侍人曰吾有難香歲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焚香烟正盛起白佛陳意就坐而化

昔佛成道時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間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花花上有乳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常使施家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復言為我成就一切眾生故受此食即受食之身體光悅增受菩提

昔長者名須達其富後貧最劇於糞壤中得一材木其實旃檀也市賣之得米四斗語婦曰且炊一斗吾當索菜時佛念曰當度須達公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弗弟往見歡喜一斗米飯悉授鉢中更炊一斗目連弟復往亦歡喜與之復炊一斗迦葉弟復往亦復與之適有一斗

尋復炊熟盡施如來佛口。况願罪滅福生。從今日始。須連尋歸。歸恐其悲。便問曰。如今佛米。及舍利。日連迦葉。盡求食。與否。耶。答曰。當與。福。因難。若求者。是為位。遇。婦言。向四斗米。吾盡用。施矣。夫大歡喜。止有。飯汁。公姓共飲之。須更仿佛。諸室。珍寶。倉庫。穀帛。自然滿實。如性時富也。須連踊躍。知佛憫念。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佛為說法。皆得道果。昔時。首陀會。天下。開淨。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煖水。調通。酥。油。浣。草。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共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處。是時。阿難。子。名。向佛。此。天。性。苦。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奇特。光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為。貧。家。子。恒。行。傭。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該。洗。具。并。及。飲食。請。佛。眾。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陀會。奉。有此。光。相。七。佛。已。來。乃。至。十。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人。以。飯。著。佛。鉢。中。却。行。作。禮。佛。百。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千。生。萬。種。萬。生。億。得。見。諸。道。其。夫。不。信。然。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沙。門。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諸。道。佛。言。卿。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陀。華。言。樹。高。幾。許。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安。又。問。其。核。大。小。答。云。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無。知。其。報。力。尚。何。况。人。是。有。情。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大。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舍香。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秉性賢柔。敬信三寶。安自思惟。我今此身。及諸財寶。虛偽非真。如水中月。如熱時燄。不可久保。作是念已。往詣佛前。作禮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我欲設供。請佛及僧。唯垂聽許。佛即然可。還歸家中。設諸儲饌。遣使白佛。食具已辦。唯聖如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比丘。往詣其家。受其供已。心懷歡喜。取一小床。在佛前坐。渴仰聞法。佛即為其種種說法。

心開意解。因欲普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諸是願已。佛便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遍照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尊重。安有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今見此。舍香長者。請設儲饌。供養佛僧。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大長者。以是供養善根功德。於未來世。九十劫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舍香。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毘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叱。家貧。值值歲歉。人飢。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糶。糶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糶子。糶。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飢渴。當共分。阿淚叱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搏一日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即獲大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叱。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鬼。意欲捕取。以鑊進擲。即時墮地。適欲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惶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其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聞諸檀金。光明晃晃。昇昇。照比舍。展轉談之。迦吉微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更即問淚叱。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驚言。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歡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佛言。彼阿淚叱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糶。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

昔佛住紇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惡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執蜜。來取。世尊鉢比丘鉢。言其惡。此無惡意。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又到水邊。洗鉢。水清。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隨玩命。終。即生三十三天。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不娶妻。無淫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數中。與禽獸相娛樂。於人路上。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獾。四名兔。

此之四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成如是積久食諸果祇皆悉忘後道人
意欲徙去四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猶依
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人求得一囊飯匙
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柳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
糧願止莫去免自思念我當用何并供養道人即令當持身供養便取薪
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免請入火中作炭以身奉上帝人可給
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其感其仁義哀憫傷之則自止留
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
刺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日連是也

昔恒又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王捨千頭廣禮無憂王所起靈廟見有
狗養見佛座前尋作是思此處清淨如何狗養手執其中以手捧陰香泥
塗飾善業力故今此女人遍體生香如栴檀樹口中常有青蓮花香

昔佛遊至給孤獨精舍波斯匿王瞻仰供養於佛及諸大眾眷屬於河
國縱廣百六十里波斯匿王周倫然燈民人競看貧女難陀居無舍宅問

行路者知波斯匿王以油千斛為佛然燈難陀自責我以何故獨貧如此即

入街里沿家乞巧得少雜飯心自念言我當費之以為燈直得一錢賣
諸油家問女持一錢油作何功德難陀答言欲為佛然燈主問之助其喜
滿持一燈油即施與之貧女歡喜受而祇詎佛告阿難言有大長者與無
上福不能自到開門使前波斯匿王聞佛此教尋自思惟吾於舍衛一國
之尊興起道供豈殊我若佛何以故不讚於我須知長者須更女來到
佛所然所費燈當佛之前而敬大願並為一切求佛知見今此光明微於
十方幽明惡道悉皆休息如是便退至明晨朝明者目連摩訶諸燈難陀
所然光獨如故目連即吹火不能滅便以神力持五恒河水灑亦復不滅
次以毘嵐大風吹之風不能滅盡其神力竟不能滅心懷恐懼佛告目
連然此燈若有殷重心以是之故燈為常明諸羅漢舍利弗等及諸支佛
神化功德共滅此燈不能滅也今金翅王持大海水若師子王震吼時
共滅此燈終不可滅難陀女人以日出時身往按行昨所然燈燈亦不滅
此不缺滅即大歡喜猶昔佛足佛知女心求無上道放五色光從口中出

佛為說法三乘之業授廣開顯明光從頂入授辟支佛身光從兩肩間
入授菩薩身光從口入佛之笑光上至三十三天皆悉通達已便回還
佛三匝從口入時阿難起問佛言阿難汝見昨夜然燈女不此女善緣因
是功德轉女人身當作男子却後二十劫不墮惡道即生諸天又金輪王
二十劫後當得作佛號三受陀優訶

昔佛在世時有大長者名瞿羅陀財富無數信向道德自誓常以臘月入
日請佛及僧終身奉養行不輟長者亡時囑兒勿廢究名瞿羅陀後日
漸貧至時無以供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云汝父供月欲至當設何
計答言難得世尊勿見忽棄八日臨將妻至外家實百兩金還辦供具
佛與千二百五十眾僧往舍而坐行水下食清淨竟而還其日夜半諸故
藏中寶物自滿夫婦見之且喜且懼恐官顧問即往白佛佛言安意快用
勿有疑難汝之履信不違父教聞施慧道七財滿足

昔金衛國有一居士亡失田宅家人得罪死亡都盡唯餘一子無復所依
子聞人說飯佛及僧者生利利天三刀願飯佛僧唯當客作以果此

願有一居士多有田宅此兒雖小多諸藝能求欲備居士問汝何所能
答曰能書策文義別金銀珠貝錢財財利監田坐肆無所不解問歲常樂
物春日年一千金錢居士曰今世飢饉乃願五百年滿併還即使坐肆如
滿一月檢計所得已盈三倍日止一食留一食分更使監田比及冬歲復
三倍歲滿索金及食居士慮其便去屢託不在後謂之言急索作底兒
言我欲飯佛及僧居士聞之即生信心又問欲何處作答曰欲往祇洹
居士曰但住我間器器相助小兒白佛願明日受我食佛僧默然正遇
節日諸白衣多送種種飲食眾僧受取共相謂言今日貧兒竭力作會人
人皆當為之稍食及到居士舍手自打食皆云少與食遂無減免問僧
為食飽否為憫我貧答曰今是節日早起人送食初乃少與家數既多遂
成飽滿貧兒恐憂所期不果涕泣問佛佛為說法必得生天汝復還去
貧兒歡喜更行僧食隨僧意取我力時斯盡供養今諸大德雖不能取
隨意將去時五百客皆授優那禪團來哺至清曉道袍飽三日入城買
金時世飢饉且天威熱都無所得而主嘆曰海中不乏大城無食且更

求隨須何物貧兒啼向佛時多入見之說賈客云其含有食即住居士
白小兒言我貧者須食小兒問言有幾人答曰有五便可盡矣奈何須論宜
至飲食得飽滿有一大銅盆一買客主解衣角珠直十萬金錢置於盆
中小兒言我不貪食何忍與珠留客住待我問佛佛言但取不妨得生
天此是花報果報在後還受寶物賈客又問居士此城光有某甲今何所
在答曰已往又問有子孫不否曰向之施主即其子也賈客請小兒言君
父是我等師又與百千兩金以教養好時居士無光唯有一女端正殊妙
求妻小兒送金百千兩居士死後波斯王問有光否誰相料理答曰唯
有一女女婿當事判財物并屬女婿為人臣後成佛果竟得生天
昔阿闍世王王名華言請佛食已佛還祇迦王與諸婆塞諸臣議曰佛
飯已竟更復何宜者婆塞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勅具百兩麻油使宮門
然至祇迦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行乞得兩錢買膏
油膏主曰母今大貧窮乞得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為母曰我聞佛
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王作大功德難實貧窮
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肯主感其至意與兩錢膏得二合將益三合凡得
五合安則住當佛前然之許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我後世得道如佛
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光明特朗
殊勝諸燈通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滅諸燈
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燈三滅不滅便舉以扇之燈光益明
乃以威神引眾風以次吹滅燈更甚威神照三千世界悉見
其光佛告目連止此當來佛之光明功德非汝威神所能滅此母宿命
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後前佛受決務以誣法未暇脩檀故今貧窮
無有財寶却後三十劫當得作佛歸曰須彌燈光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
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光光明相照如切利天女聞歡喜作禮而去
王問者婆我作功德巍巍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我決去昔婆
王所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闍王以至誠心奉
獻油華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却後八萬劫切名喜觀王當為佛佛
淨具闍王太子名旃陀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即脫身象寶

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我作金輪王得供養佛佛般泥洹
當承續為佛佛言必如願佛歸極檀
昔有一女端正紺髮髮齒身長國王夫人請售髮銀千兩金而不肯與見
佛歡喜願設供養請其父母乞為呼之父母言家貧無以飯之女言取髮
直以用供養父母白佛願明日暫顧微飯女割髮與王夫人夫人知其緣
急但與五百兩金女取金買食歡喜無量悔吝食今世貧窮願令我後
莫值此苦見世尊金光五色瞻其門內頭面著地跪佛三面頭髮還復如
故佛言此女先世貧無可施當時頭面著地作禮後八十一劫當生人中
此福已盡命終今世貧家猶識功德見我歡喜福祐無量命終當生第二
切利天上盡天福壽當獲菩提道心父母兄弟弟莫不歡喜命盡生天
昔舍衛國內有豪富長者生一男兒面首端正天兩眾華積滿舍內即字
此兒名弗把提華言兒年轉大住至佛所心自思惟我生豪世得值聖尊
即前白佛唯願世尊及與眾僧明日屈意臨過敝家受少蔬食佛即受請
華天還至化作寶床遍其舍內正設嚴飾佛及眾僧即坐其座華天福德
飲食自辦佛僧食已廣為華天具說法要華天闍家得須陀洹即辭父母
來索出俗父母聽之佛言善來賢哉自隨聖家若身遵佛教速得羅漢
阿難白佛華天何福得如是佛言過去有佛名毘舍婆現於世度脫眾
生時諸豪族皆老供養有一貧人見僧歡喜即於野澤採草花用散大
會僧眾佛告阿難爾時貧人今華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體端
正意有所須如念而至
昔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茶家兒婦以至奴婢皆大福德長者入舍中
雨殺出而後止婦取飯器分市內外隨取隨滿見提金囊滿出真金注而
不竭兒婦出米一斛供家一月而亦不盡其如耕時輒成七隴其婢磨香
半兩塗家內外亦不滅盡四方人聞莫不來觀其如沙王與天眷至果見
如是歡服不已長者白佛我兒婦等皆已福竟是誰力唯願說之佛言
汝等共有此福昔王舍城一織師家因辟支佛持鉢乞食織師令以己飯
施之婦讓夫食待我分與兒至奴婢迎相讓地辟支佛言女等皆以己捨
分與我善心為難可共滅世汝食不少我亦得足人咸一起平滿鉢辟

受施神變而去彼等命終生六欲大畏轉上反餘初生此纖師春屬今汝等是

昔有童子數人與戲道中遇佛二人作禮手中有五粒豆上佛四粒入鉢一粒隨地佛言舍汝世世得福童子命終即生天上後八十世復得為轉輪王

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犍連佛弟子名華東因往初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光明照耀與眾迥絕目連見已即問太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瓶沙王宮中使人時王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

宋會稽人安千載仕於江陵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使作佛圖即佛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言因與金色相打不碎以水浴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至半日而復時臨川王鎮江陵聞而迎之離光閣出佐

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以云云輒應聲先出夜見百餘人進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又舍利俱失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巷中有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遙見世尊心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

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願已佛即微笑捉其面門出五色光迷佛三匝還後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數演解脫佛告阿難汝今見此小兒以華敬我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此小兒若以華敬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三阿僧祇劫成佛師曰華敬我於未來世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園中有一商主名曰浮提將諸商客入大海中采其珠寶其婦少壯客類可觀其夫晝夜然燈速得

還家即使往詣那羅延城力士天所而作呪言天若有神不道人而使夫主安隱速還我今當作金銀瓔珞以報天恩作是誓已未幾時米如其碩安隱還家其懷歡喜即進金銀瓔珞環釧將詣往詣天祠路值

如來時諸比丘入王舍城時彼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日月心懷歡喜欲以金銀瓔珞散佛上其便語言此非那羅延天遮而不聽時彼婦女不侵其教即以瓔珞散佛上於虛空中變成寶蓋隨佛行住見是變已深生信敬五體投地發大誓願我今以此散佛瓔珞善報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迷佛三匝還後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

尊重不妄有笑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數演解脫佛告阿難汝於今若見此婦女以金銀瓔珞散我上阿難白佛唯然已見此婦女者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受諸快樂過三十劫成佛師曰金輪瓔珞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

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佛弟子名無畏天服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不覩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善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

時佛塔中佛前燃燈其燈滅即以前正燈使明見佛感尤悲然毛豎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云何盜便捨而六緣正燈塔福緣同緣後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應供於眾人中天眼徹視眾為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然燈佛所而獲福德難可稱量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提婆達多懷大惡懷憍慢嫉妬教阿闍世王立非法制毀謗今不聽民眾實時供養諸佛菩薩等時彼城中有信佛者聞是制便憂愁涕泣悲感與感天宮殿動搖不安時天帝釋作是念言我此宮殿有何因緣如是動搖尋自觀察見阿闍世王立非法制令彼城人憂愁涕泣感我宮殿動搖如是尋即來下為降詔言

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言已即往佛所禮佛王長跪請佛前時世尊

我今自當供養佛僧作是言已即往佛所禮佛王長跪請佛前時世尊

及比丘僧其形壽我供養佛不可復白佛言若不受我終身供養
當受五年佛亦不許復白佛言若不受我五年當受五月佛亦不許復白
佛言若不受五月當受五日佛即然可尋變迦蘭陀竹林如毘耶離大
殿床仍則其天臥舍以金器與諸天眾手自出酌供養佛時阿闍
世正在高樓上遙見迦蘭陀竹林天宮殿天臥舍威以寶器見天帝
釋與諸天眾手自酌酌供養佛時阿闍世王都斯事已即自悔責極大
慚悲罵提婆達多是癡人云何教我極加非法向於世尊作是語已即
於佛所深生信敬時諸群臣前白王言願王今日改先制限令諸天眾
見如來隨意供養摩訶司官擊鼓唱令自今以去聽諸天眾談話諸佛
養佛已爾時世尊即便為其說種種法心開意解有得法者
斯陀舍金二果者阿那舍三果者乃至發於無上菩提心者
昔有一女人姓身數月見佛及僧願我生子以後出家為沙門及生子後
愛念既隆不遠宿心子年十歲意忽還悟作二人食及三法求持鉢將子
行詣佛所白佛言願哀我子使為沙門今後得道身形如佛佛即聽之母
以水灌頭洗其兒應時九龍從瓶中出吐水灌兒深說水散兒頭上於
頭上下變成華蓋寶帳交結并師子座上有諸佛時微梵出五色光照
十億利遠繞佛身從兒頂入母即前行以飯上佛并食其子子發無上平
等道意十億佛刹六反震動皆自然現佛以母分飯佛及諸比丘皆手飽
之其飯如故母即歡喜及諸天人得阿惟越致退轉時兒隨母成滿沙
門立不退轉我身是也

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音佛在舍蘭園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諸泉水
作娑婆樹而自娛樂為婆羅非舍

林樹間來遊羅華作諸華受時來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尊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所來華散佛世尊
是而去還復上樹更欲來華值樹枝折墜墮命終生切利天

昔迦羅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
佛佛即受之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詣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
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善為十方一切眾生演說妙法

昔有婆羅門問婦言家中何物具否欲隨伴供養羅刹沙門婦言有即作
餅持去遇國王大臣利婆羅門十八聚落主在座婆羅門不敢前念言
佛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佛遙喚來問器中何等答曰是餅佛言可行與
眾僧吞少不能遍但與人付一番猶故不減乃至三遍尚不損耗佛知其
心隨從說法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諸人各自莊嚴作唱伎樂出城遊戲至城門
中遇值佛僧心城乞食諸人見佛歡喜禮拜即作伎樂供養佛僧發願而
去佛即微笑語阿難言此諸人等由作伎樂供養佛僧緣此功德於未來
世一百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一
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
議

昔有婆羅門奉祀外道其婦事佛諸其婿言聽我與佛作婢懸繩縛蓋境
香然燈塔不聽之作一繩懸於屋內晨夕向禮塔殺牛羊呼師解事師到
其門語言卿舍有佛猶蓋我不敢進即入問婦推覓得繩塔喚打婦婦即
投河心至感神河水為竭自然有七寶華蓋其上塔見斯瑞知佛可尊即
捨外道奉事佛法

唐贈工部尚書邢曾進表以表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因為田承嗣
所繫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援箭而鐵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
鐵針連有力者援而出之其針堅然不可動曾進痛楚計無所施妻黎董
但為廣脩佛事用希慈藥不數日則以索縛身而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
曾進呻吟忍時侯死而已曾因畫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曾進則以所苦
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乳汁注其中當自愈矣及寢言於曾曾曰

刺史有缺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黃州刺史亦終不知勅下之後方獲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見其妻所擇到任旬日妻謂約曰我人問世限盡與君生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典一上持履月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飲未得原免今居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曰請修黃錄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黃錄道場曰天上一切神明無幽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廟黃錄齋者濟拔存亡消釋冤結懺謝罪愆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傳報救濟功德極速故須備黃錄齋為急約聞其言乃備法物置黃錄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脩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誦經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師貧弱矜憫孤獨疎遠財貨重入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淨身心勿貪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三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是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子後宰明昌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貴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事喜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言

唐京地杜鵬舉相國滿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平歲猶危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就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給續祭祀如其不承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饒乎相視涕泣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與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而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作法祈禱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勤奉無缺致醮之久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避其門留

運使劉史向主人每日常饌設位致饗向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馬傍向不懸城者當居重任其一有水傍者必為相國可食自此無煩致饗明年果生次子兄弟皆克盛無疾自是兄弟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相國西川節度使並壽九十終身無疾

晉冀州周回二百餘里為洪水所隔改冀源為焦湖中存聖女山特封焦嶽歸靈顯聖母後為風浪四起漂溺舟船官民咸以恩顧祈請聖母而已其風濤凶猛轉惡有行醫老母在西晉城進狀稱是焦湖植利之家為見焦湖風浪傷溺人船官司惟請於聖母殊不知聖母不農俗人祇因戒殺蔬食遇真武獻水清淨發聖為崇水土地家國家改名焦湖對歸靈顯聖此天地之恩尚未能報何為即興風浪為害蓋是舊日眾民報償水族冤魂相執卒無解脫所以造作毒風惡浪殺傷人船通相報對如要消伏降是真武可以救此言訖忽然不見晉朝看詳狀老母乃是焦湖土地靈顯聖母化身報說當急速依應付遣尋差使并道士同往靈顯廟建道場獻御香奏懇真武祈請風浪不生往來寧靜道場經一月焦湖風浪頓息使命欲回忽於雲霧中現符吏曰臣是中界真符受真武將軍差報官家焦湖波濤是眾州殺害靈顯顯聖顯聖能解脫眾妖禍今朝廷擢折平安已蒙真武兩奏北極因朝三清得玉皇勅旨并降吉祥甘露三將焦湖惡報冤鬼與水族等解結洗滌並送東嶽泰山府及地府冥司作名收錄量度輕重報蓋受生焦湖本得平息其符遂退時晉朝尋遣使降香建醮於聖女山報謝天地仍就山建真武殿勅賜為額并加贈靈顯顯聖之號

宋范文正公仲淹通判陳州日郡守為疾瘵請道上拜章代地久而不動人謂其軀則僵矣直至五更方起謂守曰得大上肯太夫人壽有六年所若勿慮公諸其伏地甚久之故道士曰上章罪將回適會張明年進士楊祥仙聚觀鹽陞出不能其以父公顯其妾曰法師曾見楊否曰是何不見慶問曰伏元是誰曰姓王名上是按察下一字墨澄之又注一字於傍天門高望之不可辨明年果王拱壽作大魁御筆改為拱辰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行遊他國時須達長
者句波斯匿王言我等今者久不見佛願王今者備書遣使往請世尊來
詣此間而共饗養時彼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即遣使往請世尊又不奉
親唯乘哀憫來受我請爾時如來即便然可便若還馳啓白王言世尊許
可王勅使若莊嚴車乘與彼使者往迎世尊願乘哀憫可乘此車受彼王
請時佛答曰我有六通之神足七覺之華鬘八聖之道公五御之安車是
我神足不須改車時彼使者懇懇三請唯願乘此車乘此車受
彼王請爾時世尊憫其使者即便上車以神通力令彼車乘履虛而行至
王舍城受彼王請時彼使者即於其夜而命終此乃利天
宗揚州江都縣白砂村吳元嗣家豪富善緣每秋冬間醮百三累中下界神
道德師巫策顧其天曹仍請法錄道士醮賽將及數年忽於離日有二十
餘人遁化求齊元嗣留齋畢因問從甚慶來作何營業內一人答云我等
住無間天來從無間路來本業無間所營去後無間道去今日特知此慶
有初天之會故來赴其醮獻言訖二十餘人盡化為雲霧不見內一位椅
背上留下花紋金縷皂紗袖背子一領極有奇異已悉天降臨留此
天衣顯其聖驗遂用絹絲帕裝藏匣內永為家傳後遂月真武下
降日其衣隱隱有光茫元嗣子孫皆壽後揚州依稟朝古括黃老人召赴
聖節宴席惟元嗣家子孫壽年八九十百歲以上兄弟八人內吳範壽過
一百步履康健視聽不棄州州問勞據稱翁父元嗣在日義舉不分醮祭
因依及賞到真武皂背為驗時太傅陳升平守揚州備錄申奏續蒙指揮
特賜吳範立為義門除授太傅長史仍令於大門置義順主臺二所立
華表欄柱旌表門閭并收真武遺迹衣袍是鎮家顯聖之物不得損毀
宋武功大夫閭門人黃順為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
狹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少留郡守假以教授衙舍過舊同官趙士遇
趙訝其顏色青黑而歎不已詰言動作非復如曠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
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相傳瘵疾緣是報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来此證已
萌芽吾子沈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
愈者而不休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錄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契軀

公果生信心誠為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沈使吞之吞未久遍手
枯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遲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救療
今猶可為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中東嶽奏上帝訖訖命黃君沈掃寓
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寢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杖父子著白衣閉
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
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羗娘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鼎中
臭不可聞狀猶未止繼一鼎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
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莫與知其靈驗默禱于天
願為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
十餘人內有衣皂小團花衫者持素黃錄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
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
但得一衫以飲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廟是
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如白乳道眾恐有
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五

嘉言

朕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

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信心念佛是人善根福報無盡○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有諸眾生作是念言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使稱名者咸得如意○朝禮上聖福慶九祖長保三光天地同年

感應

晉僧惠遠居廬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念澄心繫想三聖相沈厚不言經三十年忽七月晦夕於般若堂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未安慰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師諡法淨惠賢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至期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

唐僧惠遠自觀中見西河綽師九品道場講誦經大善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近雖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萬精苦晝夜禮誦經至京師學發四部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水亦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臥般舟行道方等禮佛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酪醃醢不經口凡有暇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盡淨土經和三百餘卷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眾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殫述或問念佛生淨土耶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拜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百自見亦如之其勸導曰漸漸蠲皮腐鼠看者行步能鍾金玉滿堂

晉先賢或老病壯昇十級快樂無常終足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顧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遂化

唐僧法照登徒釋教精意念佛勤懇不懈止衡州雲峰寺慈恩感念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觀五色雲中有梵剎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後有一寺金書其題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閣滿菩薩眾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雲暉三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彌覆雲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三菩薩身滿虛空有數僧持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緣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皮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三青木一掃善財一掃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心講堂見文殊在西菩薩在東踞獅子座為眾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繞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宋代凡夫未嘗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前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即歷請教授至七賢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尚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復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觀眾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壁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遍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嚴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圖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眾曰吾事畢矣數日別眾坐逝

唐僧少康法師縉雲周氏子生好念佛自出家年十五通法華楞嚴等五部尋往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復詣上元龍興聽華嚴瑜珈諸論貞元初往洛下白馬寺見殿中文集放光採之乃善導和尚化道中文師曰若於淨

上有等更放光言曰光復開導師曰功不可應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
明寺黃尊和尚影大陳為假見其像升空而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
有情使日功成必生安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逢僧曰汝
欲化人當往新定言訖而隱師既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
陀佛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聲念之即餘孩猶念佛
覓錢者眾師乃曰能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見師者
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
級集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
佛師曰汝見佛者決得往生時衆數千者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精進二
十一年十月三日噤累道族當於淨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
曹此時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敷道而逝郡人為建塔於其岩
宋房藉慕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
承此福亦合得生善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其債其願終
異相不違先報

宋僧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十七具戒淨化中住南昭慶
慕廬山之風講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遊以無量壽佛往生
之仰止乃刻其像以華嚴淨行品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
社為淨行之名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廣敷唱云佛來也
泊然而化衆見地色皆金移時方沒

宋唐州泌陽尉李珏平素念佛遇其房入冠披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
舍聞車過嚴道僕問唐州城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珏即
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珏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遺
劫死人名字天曹之籍汝是李珏亦其數也珏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頭賜
指教人口能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遍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
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珏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報前持轉以
教人皆得之類

宋僧道生字康人魏氏子生好念佛精心求道後法汰出家披對經誥
一覽即能通在嘉善便登講席並納明辯雖風望最嚴酬抗初依廬山常

以入道之要為本乃與僧寂慧嚴慧觀等遊學于長安從羅什受業開
中僧徒咸仰神悟嘗謂然嘆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帶權文鮮通圓
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
著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
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
洹經本先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師云夫果質三儀皆有
涅槃正四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
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衆預而
遣之師正容指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厲疾若與實相不背預舍壽之
可勝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
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愧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學樂至
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不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
雲集忽雷震其間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蜀僧律師譯
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

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
照天天始言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衆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王弘
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
座說法將畢衆見塵尾紛然墮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
誓有證

宋僧道敬琅琊王氏祖姪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曰
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累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
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耶山永初元年謂衆
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念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時方歲暮秋
五十二

晉劉程之字仲思號遺民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步通百氏少
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不干時俗初解褐為周舉軍司劉裕詰其略
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融畢顯之等同來
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忘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錄石為誓文以志

其事達於西林洞別立禪坊營造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
慕仰之嘗貽書問中興什肇揚確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誦坐禪之
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耀地皆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
阿彌陀佛正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我現以不戒
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蓮花青白其水湛
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
美又竊獨覺異香發於毛孔乃白謂曰吾等止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
經近數百遍後時盧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
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
次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
即與眾別即床上面西合掌而化

昔有婦人甚事佛其夫不信婦曰人生命無常可修福德無心懶惰
即復白塔欲懸一鈴安著戶上君出入時振鈴作聲南無佛皆曰甚善
如是經久其臂命終獄卒又之擲鍾湯中又振鍾作聲南無佛皆曰甚善

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出得生人中

宋葛濟之奇客入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儀濟之世事
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念佛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
覺雲白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篋投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
蓋幡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即此者耶便面佛作禮濟之
驚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援濟手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
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亦皆見兩三食頃方稍除翳自
是村間多歸法者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曹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
一行年七十有初忽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
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排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臥不起忽爾
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在此汝等懺悔慙愧如是
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
當去耳語頃便卒

東沙門僧規嘗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院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
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規自說云五日夜五更出開
門巷間曉曉有轎頭更見有五人轎炬水執信幡徑來入屋叱喝僧規規
因頓臥恍惚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
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行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時被鐵執伏
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曰一人耳五人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
屋數十家壞為之屋前有立木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枯樺左右有墮
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卍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青赤衣人頤局吏云可
生世時作何福罪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答赤衣人頤局吏云可
更謂規曰此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
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問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心稱佛衣
冠人謂吏曰可更為此人秤之既而佛弟子率可度脫吏乃復上墮秤之
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稱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

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算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

錄去須臾見及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誤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

使者稱天帝喚道入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路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
視常左右朱衣冠飾以花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兒誤收
捕也規稽首請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墮
白衣家殺鬼眼今亦有錯誤如汝比也規曰凡人罪業當以何方而濟免
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患禍死離地獄
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
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守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
福地非君所得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開經論然以淨土念
佛為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嘗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鵝頭摩手
五通菩薩非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實會奉情懷懷懺懺乃睹神
光昭耀慶所希幸於是撰寫聖容願生彼土沒齒為念微患至夜忽起依

常而西禮竟於至曉方遊儼然如生

唐釋知覺專習禪業又禮念一萬五千佛名一百遍後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繞一解願生淨土弟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燭凡三問堂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窓觀之即見佛身光明耀華寶蓋騰空而下欽應時飛去

唐韋皋鎮蜀嘗訓鵲念佛鵲以桑門故事問維之得舍利華為記略曰元精以五氣接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並純粹者久成神離離火或稟奇者皆應手入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享子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五百賈客往詣他邦販賣求利涉路進引到曠野中迷失徑路靡知所趨值天暑熱渴之欲死各各跪拜諸天神等以求福佑皆無有感時諸商中有一優婆塞白眾人等如來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厄而往救濟我等今者歲共至心稱南無佛陀以救苦厄時諸商客聞是語已各各同聲稱南無佛陀願見救濟此諸渴熱於時如來遙聞眾客稱佛名號與天帝釋尋往到彼諸商客兩降大雨熱渴得除各懷歡喜還到本國

唐鎮江邵彪夢至一官府有一官人問曰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知今引鹿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彪乃作人聲呼虎姓名彪遂念阿彌陀佛號方念一聲蛤蜊皆變作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信

宋苦安王氏冬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已既愈惡血滴流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傷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攬觀音手中像寂然不動繼母歸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花數朵

宋慧才法師號廣慈晚居嵩峰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處若官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復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祥師也才臨終果書偈而西趺坐而化

宋有基法師學子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念佛口示疾為弟子廣談玄旨眾忽見而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莊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花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智嘆曰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宋若愚法師居雲川山澤學子韓木端見海達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眾誦十六觀經畢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偈云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宋李真法師永興人講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結無量壽佛往生秘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坐而化

宋悟恩法師姑蘇人住慈光講法華諸經後於井中見白光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鉢三繞之曰吾准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從清土來迎次日恩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而西而化眾聞空中絲竹之音依稀而去

宋知禮法師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常於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勸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

唐法順法師杜氏女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第五悔文讀誦淨土弟子至五輩見老人謂曰文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歸則順亡

唐懷感法師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毫得入三昧乃觀決疑論七卷既終見佛來迎合掌而化

唐德美法師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行般若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一歲行不輟通禮七眾或即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而化

宗憲法師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眾而逝眾念誦
久之忽有省以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無髣謂我曰汝緣
未盡過七日當還迎至期跏趺坐而化瘞龍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五代志通法師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然會心嘗至招手岩因陳大願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誦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予樹乃復正心登岩
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願海眾菩薩同相接引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
上久之復蘇手眾異相現前乃起禮佛坐而化

唐善道法師臨海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
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後通跡終南修般舟三昧
數載睹寶閣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師授無量壽經入交七日
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念佛像在簷漏下
自噴涕房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
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金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眾生前懺靜思往咎
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
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
西而隱

唐寶相法師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彌陀經七遍佛號六萬聲
後忽見佛大士眾自西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遂坐而化
晉僧濟法師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
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攝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念佛延僧誦淨土
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預隨僧行道頃之夢自乘一燭浮空而行見阿
彌陀佛接至於掌偏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
目現於空中見佛菩薩謂曰佛來也即舉首而顧一息而終時方矣齡
體三日不壞異香郁然

晉慧恭法師豫章曲城人與僧光慧地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
而於淨土觀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鼓琴音
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既能未死時味如鼓琴後七年蘭等先逝
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甚曰大道沿河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

歸哉於是叩頭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
乘之於光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
慰焉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眾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
十一年也

唐僧藏法師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餒蚊念阿彌陀佛二十許年飲食行坐
志在安養分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
土諸上善人散花召我乃整衣西向而終

唐神皓法師於其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
旛檀林中常木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乃
裸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宋法因法師住四明廣壽三十年真心淨業偶在疾集眾觀經稱佛號
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
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宋了然法師號智滿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化為神人袖出

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眾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
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眾念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時
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燭天表

宋智仙法師號真教住白蓮講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
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眾樂和鳴
黎明師始亡

晉慧慶法師晉本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嘆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
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眾曰願垂講道南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
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足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眾從
空而下嚴闢大土何所之曰嘉祥迎度公耳慶亦預感勝相以告弟子金
然長往其舌經旬不歇

宋曇鑑法師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游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
佛步廊及旦跏趺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崇宋轉道應農道花臨
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宋真宗法師南適交趾觀經不記數於山嶺聚新焚身舍利數百人見
必身金色采金陳向西去

隋釋道洽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像僅三寸後於室中見
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即小即小言訖見像身遍滿虛空
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
滿室遂坐而化

隋釋壽洪汾陽人常念佛欲往生西方將亡見兜率天童子來迎師
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遽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唐釋善智博野人勤萬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
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
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化

唐釋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凡有饒益必用回向因
在疾弟子聞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面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如鼓
翼祥倏然而化

唐釋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莫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
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在如晦皆會焉日過午
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球身合掌而化

唐釋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遍為度勸
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
會俄見空中乘七寶船謂曰汝淨土堂宇已成衆復見化佛菩薩飄
飄在空中皆欣仰嘆異同志道撫者須臾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
之曰吾嘗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退矣即於像前叩頭
陳露遂就其座而化

唐釋智瓊居武丘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
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
瓊與寺衆論曰無邊光執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
其夕竟亡

唐釋神素居蒲州講阿彌曇華云無成負願願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

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大士號始終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隋項章安人日以念佛為事臨終示寂室有異香因誡弟子畢忽起
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唐釋才襄陽人潛自念佛以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諸我任
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
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跌坐而化衆聞仙樂而來真香散滿

唐釋惟曄并州人常以念佛修十六觀門嘗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
中听頂禮兩淚曰幸由肉眼得睹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後有二小童畫
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
惟師之命即往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跌坐而化听撫其背曰汝何先
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而逝

唐釋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嘗專心淨土日念
阿彌陀佛俯仰不違終終成弟子露散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
弟子如其旨見神施數十西來繞山播出異光以燭其室

唐釋慧日沈船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
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
祈請者或現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請七日六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
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
東歸長安進佛真容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藏日以念佛著淨土文
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車輪

唐僧衡并州人初念慈愍期生內院年九十遇緝禪師問淨土之法始回
心焉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
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去矣既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感芳園果三師目
擊斯事方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擔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
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枝益茂芳果慶祥其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
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座其堂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
汝念我名皆生我國人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備寶車來謂曰吾法成也故
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又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

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惟是佛。輩佛指謂芳曰。此皆闍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鐘聲。芳果曰。鐘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

唐釋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衆聖。有聲銀臺而至。師曰。知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臺隱。師彌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花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未出世間。淨願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水離。波濤。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御金臺而下。迎玉而去。

宋楊傑。繪文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感佛來迎。宋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履。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其人主床前。祝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繞行。戲言。身挂縵索。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動。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宋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懺。年有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七萬遍。諸家人云。佛未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幡華天樂。空中贊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宋陸偉。錢塘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一心念佛。率衆結法華華嚴。杜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宋李彥通。家會稽。為鐵師。因開元際念。得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高竊甚固。遠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引入。見蓮華樓閣。佛菩薩衆。環繞諸經。道果三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宋陸俊。家錢塘。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嘆。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律師。

說淨土法門。觀經。至上品淨曰。此時好去。俊曰。衆聖未齊。是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坐。頌化去。

宋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梃往刺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復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撰技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誦彌陀經念佛號。次誦普賢懺。偈願往生。佛即端坐合掌而終。

宋徐六公。嘉興農夫也。萌慕蔬食。設像縣念。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履。入龕端坐。頌之。即曰。佛來迎我。即化去。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取髮。安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沉香。忽衆聞沉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宋智定。國號省高。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懸光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三。集僧俗就淨土院。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名召。

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元鄭氏。淨安。家錢塘。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得疾。禱之于佛。聞空中鼓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念男僧義修。誦彌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昔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夢僧授紙百幅。擊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莊飾。設齋慶。殿前池中。生發頭。白蓮一朶。其花百葉。當年冬。汝能無疾而終。

宋孫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安旦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空中。還索平時修行果目。卷而懷之。安坐而逝。至七日。除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坐化去。

宋嘉禾鍾淑。自誦彌陀經十卷。餘念佛二十年。為常課。日語其子曰。見

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眾聖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背身而化

宋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念佛及誦彌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之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焚處生一花如白鷲果然

宋錢塘盛氏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菩薩教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八八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自若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為頃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陀佛平地蓮花發我輩為人豈不知

隋釋慧雲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而西狀坐念佛而化

宋天台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古端生紫雲蓮花大智律師為之頌曰立亡籠開潭開事化然蓮花也大奇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昇魏郡人也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結志而方領生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齊時至未景次昆吾即陞高座身舍奇相體發異香樓引四衆受菩薩戒訓理切要聽者慙心于時七衆圍繞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絳管繁雜告於衆曰梵率陀天音樂下迎昇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顛常初心淨土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睹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見西方香花伎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昇曰大衆好佳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親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於報應寺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

十年八月內也道俗崩動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之下有普光等文字生焉遂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年不壞空固如初又嘗謂之夜時偏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照堂宇大衆瞻瞻怪所從來昇曰此光手中恒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靈章行符明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宋樓氏慧請四明將助樓璿之孫適奔簿周元卿嘗披冰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修晚年被疾忽見蓮華紫雲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以證家人遂令念佛頃刻而化

宋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念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梵語中國大物緣盡行即西昇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卧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散

宋錢塘陳氏娘從靈受菩薩戒專心念佛自課千拜嘗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願旁人語亦及半已寢然不動矣

宋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念修淨業臨終念佛結印履地徐行儼然立化

家人歸反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灰中

宋釋慧明號曉庵學于慧光僧錄晚依善山常照寺與至叶修淨業自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已未春示寂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時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宋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其往來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持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宋屋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唐唐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專志念佛諸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寺

唐唐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宋屋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及聞天人善言。聞發一日無疾。告其後曰。吾往生時。至頃間。奉誦佛聲。屬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宋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晏揚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揚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惟念佛不輟。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人夢古乘蓮花而去者。

宋江公舉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早亡。託夢舅氏曰。欲舉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慶。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若空。躬事重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同失於宗風。名預脫於閻浮。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中。車馬迷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名。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時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宋越太魯寺童行。常隨師誦佛禮。一夕夢婦人持數珠。責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師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宋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眾生。供養諸佛。父之有朱藤三果生。卧榻前謂眾曰。此藤若焦。我當而去。臨終半月。集眾念佛。至于萬。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掌而上。又謂眾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室中遊淨土見繁。後繁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宋資州何慈妻范氏。廣彬南表姊也。好念佛經。至誠精一。早夜不廢。一日

家中耳魚已割腹見脂。裹物極堅。剖之乃二佛頭也。其家斷木為全體。一家尊禮供養。

宋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而說法。云。諸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向西作印坐逝。

宋李秉紹。與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有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閻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宋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咒。每旦向西誦千遍。或率眾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嘆立化。

宋汾陽約山。前歲每日嘆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負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導手自營。辦臨終之名。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遂遷化。

宋周行婆家。太平州人。年念佛精專。一夕胡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宋釋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眾。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而西而沒。

宋釋有嚴。受業天台。靈鷲山神照傳教。晚居湄茶。專事念佛。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為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花。大樂四列。乃作錢婦淨土詩。後七日。跏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宋釋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請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今吞之。覺神遊淨土。見寶蓮花。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俯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吾見碧蓮花。徧滿空

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相
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宋釋齊玉號慧覺。初於雲川寶藏建立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
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
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為我集僧念佛。首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
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宋釋仲閻。三衢人。篤意念佛。受業祥符著教義憲章集。日升獅子座。見
銀臺西方而來。師曰。吾一生解第一義。擲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宋釋瑩。河東義雲川瑤山。徧參教席。後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總念戒
業有缺。恐從流轉。今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
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而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
汝尚有壽十年。且當自勉。拜曰。佛曰。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命。所願
早升安養。承事眾聖。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眾誦彌陀經。
師曰。佛大眾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宋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後住淨慈。奉詔入住東京慧林。召
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
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禪師至。慧林禮旦施金而去。人詰之。
答曰。吾之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花無數。皆是以待
受度人。或有妄者。云是退墮之人也。

宋釋善本。試華嚴經得度。旨淨慈。詔住法雲。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
修淨業。有時之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
至期跏坐念佛。面西而化。

宋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不輟念佛。日會弟子。誦觀經。及
普賢行願品。跏趺而化。西湖漁父皆聞空中樂聲。

隋西京大禪室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也。志節恭勤。常時念
佛。依華嚴經作蓮花藏世界海觀。及作彌勒天官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
暴悶。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
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

嚴如畫。二人送達便殿。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
寶。煒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
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為何所。答曰。是兜率陀
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汝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
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曜絕世。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
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至大業三年。禪定初成。勅召為道
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序。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終。目睛上
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頰如常。日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童真曰。
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及入宮。若起。之舉
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即無所見也。傍視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
相矣。童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華嚴藏海。豆所
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蘇。童真問何所見。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
坐其上。所願足矣。尋便卒。

宋釋了義。號木鈎。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試公。開
法開悟。即從剎落。隨所至處。稱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卦黃。驚
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注
香冥生。念佛含咲而化。嘗語五其意。忽見隨眾。皆薩後行道。有紫綬金車。二
人從其後。師詰其名。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寫繁二名字。

唐乾符中。有僧僧以課誦念佛。為事未嘗暫廢。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
深。群動已息。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
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道。唐初為虜。虜以貧殘。果虐交受。業報在滯。滯
堆為龍王之子。今二百四十。年適開師持課。大有利益。故來進謝耳。僧
問曰。峽路險惡。多覆溺之患。勸諸龍而禁戲之可乎。曰。此類皆業所作。
非常力能制也。僧悲異之。持復問。忽亡所在。

宋釋慧真。居武林。志潔。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學。修淨業。始六十年。每接對
賓。必以念佛為勸。逮寶曆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往。每敬師。忽
嘉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作違。即在
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迴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當行。即請眾念佛。復

宋釋仲昭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三菩薩次又見佛迎接瞋目而化

棄六和塔後山大坑中有二婆子蕒句不腐爛。每日居眾屍之上。怪之。搜其身。懷中有小數則念彌陀佛圖三幅。事聞。有司爲買棺。銘焚之。始中現佛菩薩像。光明輝燦。因此發心念佛者極衆。

宋釋宗曉住長蘆作蓮花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怨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彌陀會師集筆問其名曰慧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勸資乃更以三大上居共百師述勸脩淨土頌有三云三界炎炙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花勝友待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真須念念勿生疑他年淨土花開處託取婆娑念佛時此頃家在人口住普會時迎母居方丈東室勸念佛臨終前一見師夢

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宋釋惟月居諸暨花城明律學。日念佛以修淨業。口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阿彌陀佛高八尺在空中。言訖而化。

宋釋思敏依靈芝壇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一日偶疾請衆觀經者
年月三日見化佛滿空終終念佛敝出衆外跏趺念龍七日不變異香郁

然。東澤跡甚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竺行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

佛殿專修淨業坐不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念佛正坐瑞然作

宋釋曇詵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
養其術漸傳世家法如是二十年後帝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僧念佛

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花其大如屋。又一日梵僧到床間訊後半衆開念佛齋。或曰。長生。

宋釋太微兒時投鍼唐法安法師初授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纘局門

念佛精進不忘常經步後山窓開划船落然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娛有
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獨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第相見微曰
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請佛正元耳翌朝入怪其不赴粥徃視之見笛
鉢鐺倚先已焚卻蹴地上而化

宋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囑卒鄭鄰因父病夢二使者連至一所見樓觀巍然若今大官府使引之登階入朱門見庭下有男女僧道竊大牛半殿下有大鏡照人心腑懸懸可見頃之玉出二使擁鄰聲洪補至到信州鄭鄰王以筆點案上文字顧吏曰還是此鄰字否莫誤述之判王携尋前復稱公追處州於陽鄭鄰王曰若是則不干此人事可即放回俟命檢生死簿鄭鄰尚有紀半壽遂呼鄰前曰看汝乃一善人在生面誦經否鄰曰曾念高王觀音名號王曰汝現此間罪囚皆是不作善事者鄰舉首見殿下鐵柱繫者甚衆臣不彼體顧脊浮一盜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認其名姓罪囚事因獄尸台全釘圖大海數張口銜之而無言鞠獄官吏有戴牛有懷頭者鄰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可還世間來舊積善者見

我人只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曰領聖教拜訖。逆行數步。回首已無所覩。惟一白叟。以杖指曰。由此而曠。又行母緩鄰。憂挽衣。簪偏髻。流汗。初六日夜矣。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旣而軍少失利秀竄逸被掠塗

見像後既南奔，逃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容，如今畫像，因作摸象然不覺失之，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

晉繼苟不知何許人也。必秦法者。作富平令。先征征盧伯。值小失利。船舫

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大賊已亡便投水就

晉張崇者北杜陵人也少奉法太元中特堅既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

腰名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穴窮盡唯深念觀世音夜中

掘忽自破因得脫免路經一寺乃復攝念觀世音名號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云今欲過江東許於晉帝理以究抑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為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至京師具列宛狀帝乃加省已為人所擅者皆賄為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

宗釋用欽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傳聞其示眾曰生臥臥居時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單即標心淨土之志不退日謂佛至三萬尊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黎明食畢西望跏趺而化

昔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人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之家各專一日以次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二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忘念佛妻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辭別捨之以佛滅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因返絕患國人嘉慶慕焉

元至正十五年冬張士誠侵湖州江浙丞相委合徑山屬院化城僧慧然

國結鄉民守禦界嶺日賊兵犯境恭奉鄉民與之格戰賊敗走獲四十餘人送至官夜宿西湖島草寺黎明遁前住饒州天寧謀大猷徐步廊廡間因者見師神觀問雅持誦不輟乃齊聲告曰長老救我師曰我救你不得你若至誠稱念南無救苦救難阿彌陀佛却救得你中間有三人信受其言高聲稱念不輟已既而官司取發眾同俱易枷鎖偶至此三人缺刑具但繫以繩耳既到審因官獨勸此三人一人供正名麥姓被虜二人供元是明州奉化鋸匠來此傭工被虜三人遂獲縱免乃到島崇拜謝大猷而去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那羅聚落多諸地獄害民眾各競求諸諸天善神希聖病病待除如如是數諸病無餘時聚落中有一優婆塞諸人言如來在世利安眾生我等當共一心稱南無佛陀以求救濟病苦之患時諸人等聞是語已咸各同時稱南無佛陀唯願世尊大悲憐愍覆護我等疾疫病苦爾時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誰受苦厄尋往化度使修善法永祛諸苦見此疫病人等同時一心稱

佛名號以救疫病人等時如來將諸比丘往彼聚落以大慈悲惠諸民眾勸令修善疫病人等皆悉退散無復眾患

宗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達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尚目之鄞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我明日行矣又諸檀俱會即入龍端坐求甘小嘆盡一枚念佛而化

元寶雲僧文宗周者象山人也淹博教觀持律甚嚴尋常與人善言不出口至陞座堅義講談滔滔若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陞座講十六觀經終卷欲與眾訣左右進前啓曰和尚後事未曾分付奈何告寂宗周曰即合掌稱念西方四聖尊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火化談利燦爛

宋楊次公為志淨業不輟念佛嘗作文勸人云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求深心凡夫復淨土去實無去彼不來此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彌陀光明如大圓日徧照法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諸佛心內眾生塵塵極樂眾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若能發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

沙河諸佛有同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棄己靈是誰之咎公臨終時見金蓮從空而至即說偈而逝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大虛空中之手者也特錯就錯西方極樂

宋周續之字祖道廬山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感過於成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閑居躬耕老氏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進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時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於武帝時太尉孫不敬文帝踐阼召至都問

結東郡外乘輿行華閭禮經傲不可長將執精與上意悅或問身為勝士時或王康門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若朝亦夜亦耳時號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曰佛來迎也遂合掌而逝

宋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過
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天經不唯免死亦能解
冤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鼓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
果遇盜遁至林間害懼大極憶昨語心一敵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群
盜驚走遂得脫

元朝賈德市周婆精修淨土每遇歲首持不語妄夜長坐盡正月遇歲
暮就護會施茶湯盡一夏年七十餘一夕夢見大荷葉偏覆寶市境
手持念珠行道荷葉上既而得微疾鄰人夜見憐惜寶蓋入其家黎明
已合掌念佛而逝嘗聞佛謂末法中南閼浮提女人獲生淨土者多如雨
點今以周婆觀之良信

元黃岩陳君璋為人端重寡言慎交以善信服一鄉年幾四十與妻某氏
暇則披讀法華念佛惟謹鄉無染王憾本君璋手書之既畢門首有茶
秋吐花而君璋漠如也迨至

國朝洪武庚戌成君璋年六十疾篤其子景星與子婦王氏性孝躬調藥食

夜不解衣晝不離病所主肉又割股肉為粥以進是歲十二月十一日

陽晦山君璋命扶之坐謂景星曰吾婦去曰婦何處去曰曰沒處去又曰

我死宜依桑門閣維維化法言答掌稱念阿彌陀佛須臾氣絕

國朝洪武五年釋無愠字恕中客上虞夏蓋湖積慶精舍偶一朝有俞安

入者自百官市乘長跪於前自陳曰吾與吾夫不相得發心念佛修淨土

已十七八年矣近一二年中每於澄心靜坐時聞空中細樂及鶯鶯之聲

洋洋焉余自謂為勝境現前或謂是魔境請禪師決之愠曰是汝因聞經

中有風吹百寶行樹其音如百千眾樂及眾鳥之聲一時同作之文信之

既焉根於八識田中無由除去靜空中乃發現耳汝後若再見此境不得

作勝想亦不得作魔想當頭與他一坐坐斷便見惟心淨去本性彌陀全

體皆是豈在十萬億還方國土之外耶俞以手指其胸曰吾自此疑團皆

泮矣

國朝天童照察元素多病洪武丙辰病日篤勉藏主勸其持觀世音菩薩

名號照如其言日誦萬聲明年十月十七日午時自念病勢去死不遠

如改持阿彌陀佛號方與此念忽一美婦人身衣六銖衣手持一淨瓶自
戶外入立其面前照察訝失措既而定心諦觀乃是菩薩示相照涕泣露
罪求哀須臾不見越五日病盡脫

國朝劉谷賢黃州人隸虎賁左衛軍伍嘗從太監鄭和操舟往使海外諸
番國經大海洋谷賢忽失脚墮水時風帆迅駛不可以援和令舟人升桅
末望之遙見一人隱隱在波濤中出沒相去數十里咸以為無復生理須
更谷賢追及舟舟中人太喜速以物引上之有大魚長丈餘在傍依然而
去人皆異之谷賢曰余墮水不沒者此魚力也適載余至此余將沒者此
魚輒以鬚頰負起以是水不入口舟中人問谷賢爾平生作何善功以獲
此報谷賢云但念觀音經耳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六

公勸善書卷之六

三六六

子 120-201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嘉言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歡喜心無有窮苦
○若人於劇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歸命即得安隱○一心稱名觀世音
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禮佛者敬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
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切中合掌在我前以無數偈讚由是讚佛故得無量
福德○抄寫經法施人讀誦者所生之福言辯多才所學之六一聞領悟
諸佛菩薩常加擁護○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者自書若教
人書其福家勝無量無邊

○宜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
延生注福○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恒值聖世○若復有人紙墨
繡素抄寫蒙治流通讀誦當知其人名書金榜○抄寫經文令人代代聰
明傳聞妙蹟○經者聖人垂教叙錄流通隨我本心廣寫供養勸化天人
因經悟道面悟成具得福無量○執持此錄保命生報

感應

昔波琉病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佛法佛告王
言若欲滅煩惱障障者當貴木槌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
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過一木槌子如是漸次度木槌子
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萬若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誦
曲捨命得生第三災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經
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槌以為千具六親國
戚守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應一
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領樂過心三日不食佛
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沙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舍
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
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
十善眾喜奉行

昔日有五百估客入海采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
師問樓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馳如入大坑船
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實是日雨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馳是
入其口我言了矣各求諸天神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復求所事都無感
應中有五戒優婆塞張詳衆人言佛能救厄當共同贊稱南無佛此魚先世
是佛破戒弟子聞稱佛聲得宿命智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脫以念
佛故俱免死厄

唐錢塘梅先生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持七齋隣里呼為居士天寶中
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
復有何業先生曰唯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
虛耳今檢先簿善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復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會未有人
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王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為
屬直曰直為里正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之追子問王令出
帖追直子須臾有使者至令送直還遂活說其事時其子甚無恙衆皆
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宋新塗上坊朱五郎素習白蓮社咸淳年間嘗夜夢數卒驅之出門有二
僧衣褐衣者一俗人衣白同到隣人王紙馬鋪見其家供佛有信牌寫南
無阿彌陀佛遂失聲謂之卒大怒以杖逐出仆地而覺次早詣王宅見一
燈供佛與夢中所見一同乃知是夜得青褐白灰狗各一獨二灰狗死蓋
朱五郎於灰道服也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潯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極慈未能
與同輩爭短主母晁夫人留意婢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慶
誠不少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經與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
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嘗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
下無死於時不用著鞋襪脚踏蓮花步出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
我所作白雲婆何時可行回中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
之至盡舌猶不化如蓮花然

宋計公西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皆學論以壁案圖印

施勸人念佛。計公少受一國。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國。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國。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分六國。與佛學。論是。初道之音。分一國。與李二公。此是依圖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論。言訖。沐浴而西坐。

宋王開明。明。號。無功。史。凡。神。林。宗。言。天。台。教。問。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鍾。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跏。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香。獲。舍利。如。豆。者。百。八。粒。

宋。潭。州。黃。打。鐵。每。日。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遽。隕。人。書。偈。云。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大。平。將。近。我。往。西。方。匪。香。滿。室。即。坐。而。化。

宋。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誦。畢。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淚。滿。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龍。為。難。曳。至。金。真。經。半。日。欲。飲。忽。舉。手。出。衣。被。覆。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至。以。肘。節。撫。之。子。曰。父。坐。脫。耳。茶。毗。時。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父。之。西。去。

宋。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揚。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及。四。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佛。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訖。至。

隋。宋。佛。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虔。誦。一。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口。弟。子。願。生。西。方。即。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繡。綺。弥。空。而。下。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唐。并。州。汾。陽。老。人。持。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火。光。遍。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唐。鄭。牧。卿。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而。者。確。手。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與。香。尉。充。奄。然。長。逝。男。弟。書。蘇。願。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唐。張。元。詳。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元。事。訖。果。索。香。火。跏。趺。面。西。而。化。

唐。李。子。知。遙。長。安。人。率。眾。為。五。會。念。佛。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

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上。金。橋。即。就。牀。坐。化。天。香。郁。然。宋。孫。良。家。錢。塘。隱。居。聞。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誦。佛。萬。聲。二。十。年。不。懈。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唐。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宋。胡。萬。家。雲。川。平。時。多。念。佛。作。佛。事。忽。夢。佛。言。汝。可。造。屋。迎。我。萬。乃。往。明。因。建。誦。陀。闍。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宋。錢。塘。黃。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寺。律。師。指。示。西。歸。講。誦。未。終。端。坐。而。化。其。子。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黃。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宋。雲。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誦。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光。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花。汝。却。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念。佛。為。助。即。坐。而。化。

宋。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妻。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燈。或。現。鮮。花。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開。天。樂。或。室。中。有。誦。經。聲。

宋。潮。山。黃。氏。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隣。處。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遂。來。謂。曰。將。往。西。方。將。未。以。為。異。越。二。日。遂。面。西。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之。屋。

宋。醴。陵。孟。氏。女。精。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親。隣。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眾。人。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女。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諸。華。排。空。忽。然。絕。化。

宋。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滿。室。來。迎。即。日。命。終。

宋。合。佛。道。者。陳。氏。順。祥。師。之。母。師。住。廣。平。晉。會。迎。侍。方。人。東。室。夢。身。變。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眾。稱。為。道。者。病。中。集。經。誦。念。佛。兩。日。忽。令。掌。燈。像。泊。然。而。化。明。日。頂。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咒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人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回緣大喜至夜夢即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述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宋僧胡氏仲安禮念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間空中樂聲隱隱而去

宋二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又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安生淨土請照律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寂然而去

宋錢塘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見一僧長衣授我金座遂坐其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我更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堂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宋長安施婆因行惡勸念佛晝夜念誦動履不懈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施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施婆至佛尚在空中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

宋汾陽張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香火燒香口念佛以花鬘與我今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遂示坐化

宋項氏妙智西明鄭人寓居二女志令為尼同居楊氏庵見人惟勸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遂有異香滿室諷上品懺轉身而逝西兩手作印微咲而逝

宋冷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遂逝

宋沈氏妙智西明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資接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雲霧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唐長安京房固善導和尚勸人念佛滿城斷內京城之持刀入寺與殺害意道指示西方現爭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唐長安張鍾離極好為樂臨終見紺衣人驅群鷄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鷄散去即端坐而化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回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坷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室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歿

宋王表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清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而西跣趺而化異香馥郁衆皆讚歎宋張迪居錢塘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爲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鳥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綰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宋賈純仁雪川人官至郢州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隋汶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否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宋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再蘇向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隣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致

宋金興家會稽業網魚曰天華寺利行人結白蓮社家勸念佛頗著前業日持佛萬聲父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宋張洲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自幼好念佛號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曰遊惠山寺食煎餅差吟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

何所見應曰張猛在此淫者洲過外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不為泰山府君待走吏意其為祟乎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髮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此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近對軍耳書待使奉之天明稍懸猶心痛忽忽如疑時乃能言云如疾時有持符米林下云官道汝女曰我上大夫家女子何得報與曰防閒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有一人金身長丈六許諸退者曰張侍郎小娘子吾弟子爾往來善為護衛道者非拜聽命既出牆外有兜轎甚飾追者使我登焉兩人肩昇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燠上施大金銀殿屋八間皆無虛其中三間簾捲毛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諫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忘累父答曰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當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詰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書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求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

蓋洲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揚云錢湯地獄或揚云劉堆地獄其室甚多皆高鑄姑不見人遙見故烟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更供狀畢王命放還前追者復以輪乘見送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臥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已先逝矣

唐成陸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東運成木遺失揚州所司謂盜賣其木拷掠不勝楚痛安云被用揚州轉帖彈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使楊親往收珠等親至揚州以小柳如陸路連行至鎮江方入船鏢柳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釘塞惟開小孔出入飯食其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數日至除夕夕暮之際念誦悲至其柳及鎖忽然開解形體儼然無所累著同夜添舟人盡臥睡乃折所釘身出處分至觀所大呼曰

楊觀汝如我何觀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瑤曰當獎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決意赴水初至潭底潭底更過一浮木中有堅枝瑤觸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瑤一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入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接近村村民為瑤裝束送至滁州官寮為市驢馬糧食等瑤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觀既失瑤一時潰散觀因此亦出家焉

宋平江徐村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外水中行惟誦觀音聖號頭有金釵為標擲棄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嫗在呼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食贈汝金釵視之乃向所棄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為福也偶見其塔將世永遂排乃歸

宋車世者道慶陵至青泥之難為雷所停其母先來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念觀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自南去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遇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去似村欲投網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曰乃救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慈忍

宋者奉議郎開封王梁字才元與其諸弟侍其母仁壽郡王靖康丁未秋自汴京泛舟東下抵京口賊舟開內遇幸道宗下軍叛大掠城中解舟欲出而官網塞河不通老幼七十餘口號泣盡日賊掠婦女時妻女輩皆舟人告士族骨肉所在才元舉家志誠誦大聖救苦觀世音名號及大悲神咒求哀請救次日賊始登舟囊橐一空又次日賊掠婦女時妻女輩皆匿避船隅舟人有告之者賊刃刺胸中皆不中亦不見有人乃反撫告者以為誕而去至辰時滿船經光赫然演更光中見大聖菩薩以真珠帽冠其頂謂曰吾來救汝一家即隱不見又少頃有紅巾之士持竹絲合一枚來云統制令傳語無驚恐發合中皆新為子也午間其妻郭李三同來相見撫存備至仍揭榜禁其侵掠追取所失銀物得百五十星乃自陳願以其餘贖軍實過禍也二鬼既去繼以羊米為惠又有姓王人等來問勞績連不絕凡月餘竟脫禍盡室安全初非親舊不知何以得此咸以謂

每過市見魚梁起想遂教意謂紙首言隨百花釐日持大悲咒百八遍

晉沙門跋陀隨軍船而下至梁山軍船乃敗去斥懸遠跋陀一心稱念佛

晉沙門洪雅在俗時遇時疫腹脹常念觀音忽有一僧執澡瓶在前
立乃問曰師徒何處來答曰以指越常山所以來也汝但閉目吾為醫之
洪雅閉目但覺膝上如各板六七寸釘扣似既為板去開眼乃差
觀其那跛他羅隔海九海中遙風止海水復竭舉如履地彼口可同心
并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家誦咒經起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雲降
雨一舶皆濟其誠感如此

宋釋慧簡荆州隱事先有三別齋由來多鬼怪無能住者唯簡居住一
間餘安睡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身上時簡目閉心了
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見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
復過耶雖然還入壁中簡夢向人口吾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
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

晉南宮子敬始平人也成新平城為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
子敬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以至子敬群刀交下或高或低
持刀之人忽疲懈四肢不隨時長樂公親自臨視驚問之子敬聊尔答云
能作馬鞍乃令原釋遂得道後造觀音小像時以香函行則頂戴

晉傅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和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官諸各擁部曲相
與不和傳為呂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襲為所傳執同伴六七人共繫於一
獄鎖械甚嚴冠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宣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被
執出至獄所候視之開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
山口答曰至心念觀世音必有感驗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
誠自端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過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
口今蒙哀祐已全枉指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垂濟當
令俱免言畢復牽挽諸人皆以次解脫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營

微之間草有覺者便踰城往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其
隱一林中頃更覺失因入馬絡繹四出追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
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誠信異事

秦徐義者高陵人也少奉法為符堅所害堅未兵革鋒起為慕容永所獲
將加殺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

曰今事至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渡而後乃試自奮動手
屢戰解是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林中便聞追者失蹤火炬星隱
互繞以聚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鄆寺

宿伏萬壽寺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尉行參軍事訖還州四更
初遇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
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合同觀此所
有光狀如打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漁村火也迴舟趣之未旦而止問彼人
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

秦沙門釋道固始十八年師道遠遣至河南霍山承鍾乳與同學道固
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至三里過一深流橫木而過固先欲後輩墜
水而死時火又滅其然昏闇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乃一心呼觀世音誓
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伏若螢火倏忽
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嚴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觀靈異元嘉十九
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同供養其并九月於西齋中作日觀世音像

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覺昏闇同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
門悉半身出現一佛螺髻分明有一長人着平頂帽紫布袴裙手把長刀
貌極雄異捻香授問時不肯受臂中鈔門語云問公可為受香以護三
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

晉徐崇者琅邪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慎誤墮泗水遊無濟
垂欲沉沒崇無復計唯至心稱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
踊出水中還得平流沿江而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
而得波軒感崇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舡趣之徑得
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
夜山上是何火光崇皆愕然曰昨夜風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
後了知其為神光矣

魏僧明道人為北臺宮寺主觀主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繫絙
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得頭至之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
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繩索都斷既因得脫逃

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閑人事即以釋放

魏文州城中民少道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獲僧三千人至軍釋僧朝與馬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神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冠德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真正為道人彼為迫脅實非本心願勿加刑帝遂赦之猶散配役徒唯明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嶺及魏軍東還與同學思歸本鄉然防守甚嚴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倒垂所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食惶無計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頃至唯念觀音舉頭祈哀一心專注頃更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回光至地還忽真暗方知聖力非閑天明相慶感遇便稍眠臥良久始聞軍報悉皆將殺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

將非異人示吾路邪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明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使道道自進至於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荆州後不知所終

元徑山古鼎和尚生稟條儒居寒鄉齒齒齠髻時膝膝相工相之曰以爾之四賤相萃乎憐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曰自立誓構之於觀音大士日待聖跡無恙及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與相化為福相眉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腴光賦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况陰陽紋已現即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自隆教遷寶地自寶地往中茅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

梁元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號為志汎博造化自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所奉神廟不復事崇施與漸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毋其惶懼乃更請僧誦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曉還廬山獨宿逢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死兵其類甚眾中有鬼將帶甲執刃形奇

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面前略之曰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于鼎然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林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衣持摺手執金剛杵指之鬼便驚散中鬼之屬夥碎為塵矣

唐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一日觀察便裝休訪之問曰師有侍者否師曰有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裴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宗文帝尚食厨羞御饈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振微聽之乃群加呼觀世音菩薩憐愍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初自今不得用鷄子

宋嘉祐龍圖閣學士梅摯妻吳氏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因而雙目復明

宋卡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歲不孕將求繼嗣轉觀世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妻便有娠遂生一子

魏永魯郡釋法力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充與沙彌明琬赴上谷乞材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目舉聲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一時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

魏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賊所得縛繫在樹將欲殺之唯念觀音至死不輟引刀屢斫皆無傷損劫賊怖走道集目而得脫

魏沙門法禪山行逢賊賊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知是異人仰捨逆

魏沙門超達博學多聞時魏帝禁國誠甚急所在搜訪有人誣指超達乃收投付獄以車輪繫頸遂車念觀音至夜四更時忽然不見車輪因得脫走行至天明追者繼至回伏草中軍馬來路對面不見曰汝得免

昔西城有大商主崇敬佛法回泛南海遭風失路勤念觀音俄見僧杖

錫陵空而來救濟不逾旬日即復本國曰茲方信佛法矣。
魏沙門僧實忽告報曰火急備香花誦經觀音以救江南并寺諸堂廟像
之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當講法聽衆數百人忽聞西北有異香氣及
聞空中音響聞堂人一時出堂外同共聽空中樂聲講堂忽然崩摧大衆
之中不損一人。

唐武德初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
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救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
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爲其所掠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掠得漢
人數千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善才見而皆殺定
知不免唯念觀音不輟泣到善才初下刀時只見下刀及至所時心都不
覺覺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淵樹枝上坐去岬三百餘步
善才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
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
晴月朗其身無衣熱不得食經由數日飢寒且漸下樹梢潤東行二

里於其洞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雙鞋戰戰得着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
羣挑粟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
父有新挑粟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崖上反顧北看遙見賊
營數里人畜聲聞猶未眠以善才雖到南崖猶恐賊來遂家急行可行五
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跡跡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
至於四更忽覺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善才前蹲坐將口挂善才見已還
閉目作念云若實我饑餓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善是觀
音領教弟子今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
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善才平安到家并持挑挑粟呈示道俗

安韓徽者居手技其林幼宗宋末爲湖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荆州刺史
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手阻甲自守未和仍赴以幼宗猜疑殺
之攸之妻孥微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結甚嚴適若畢情黨將老
謀滅微惶迫無計待死而已微本嘗讀佛經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
經至數百遍方盡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礫之聲已而視其鎖雖然

自解微懼獄司謂其解截還呼告之吏雖驚暴而猶更釘鐵微如常誦
又經一日鎖復自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王取鎖詳視服其感通即免
釋之微自此勤誦殊至。

元魏天平中受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
事後爲劫賊掠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受承罪並斷死刑明日行決其
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答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
作又發大願云言已少時依希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
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驚覺起坐誦之了無差錯比至平明已
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力折三
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其狀聞
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
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所存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歎其感
通。

宋碩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爲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

發石頭城舟行至中江風浪大作遙望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
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異香芬馥不散遙心獨慕或
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行牆至關上買材路經湖
邊村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所唯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
暴風興作浪湧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植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
婦人俱行心懷恐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遂純時既入夜
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
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微得達岸。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元康中徙洛陽長舒奉法
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隣家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在下風自計火
已逼近乃爲家人不得聲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燒訖其隣屋
與長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靈中有輕陰少
年四五人共毀咲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同時燂夕當觀其屋能令不

唐白居易贈高僧左僕射居易晚節尚書佛經月不華猶所居在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如佛如觀世音菩薩爲人天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扁輪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爲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啼號率天樂天嘗立頌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爲一志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畫夜供養爲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知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條然而化。

宋主虛中名曰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
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於策是竟不得官獨好

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若起敬或自力或勸人哀余立
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殫力洪深脩竹尤精若誦誦禮拜夜以繼事
節於廬陵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其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
中乃着白衣詣佛堂含掌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傳城縱觀累日不能
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廬中謂之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臥自
如今請先生臥即舉而入棺言罷遂臥乃舉入棺葬之

昔佛告阿難摩訶我念往昔有一人來出於世佛曰非沙增歲多門加度華言阿羅訶華言三藐三佛陀華言正時彼佛在雜寶宮內我見佛心生歡喜合十拍掌耎於一跣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言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阿難我以此偈讚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上十四切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作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同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然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隋釋智通可求來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曲淒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轎。念佛忽見光明勝異。竇懷華慢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於轎。堂東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獨雲霧杳然。

唐高祖禪國安州人隋末喪亂隱于灘石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似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沐浴着涼衣入禪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幡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了畢乃至裝褙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間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倦厭後遇胡賊窘卒於避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巖下獲之中箱塵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妍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其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一竹筒今寫經人每欲出鼻輕合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慈嚴其恭敬龍門僧法常集大眾誦法華經以此經本精定遣人請之聞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恐懼即送還尼非徒受以香水洗面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校知抄寫添加潔淨比來無驗良為不勒故也

唐元和初江淮人宋衍應明經舉至河陰縣因病而廢後為鹽鐵院書
月得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運米過三門者且不減字詣街
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十為一月而致場
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其夫曰三門舟路頗險惡身或傾危利亦何益
不納遂去至其所米遇暴風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葉上束漸漂
岫挾葉以出餘數十人皆不救衍因撫葉曰吾之機會爾所賜也誓存
不捨既晚抱藁疾行數里餘有孤姥鬻茶之所茅店兩間遂詣宿焉具
事白姥姥憫之乃為設粥明日就屋而睡者解藁欲職於中得一竹筒
視乃金剛經也即以示姥姥不知其詳姥曰汝家楊氏自汝去後安衣
經朝夕禮念由其至誠故經來救汝衍悲咽請婦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從
此去校二百里許可兩日抵家與米二斗敘別而歸二日達河陰見妻

謝揚氏爲問曰何以知之備述其事同出經以示其間其有同記則安云
寫時經云云其間則寺神和尚廣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書更至
皆撥擲十日未見失此經問者果如其說衍感流愧謝安曰使香經經
於淨室則其妻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人封祭及緇以惠之人至其地
人屋並無問其牧豎云此水長無涯畔豈有人家及徑路耶始悟經神化
現經數載相國鄭公細爲東都留守乃衍及其妻來問其詳仍求其經與
男武職受持月給錢五索故其州刺史丞相弘農公目觀其事遂叙之爲
楊氏微驗

唐汴州褚西倫曰亂備危充軍行營鎮河北經沙九年家中莫知消息
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爲夫寫金剛經數卷淨食蔬食每書一字又
合掌念一聲佛寫經裝訖其夜夫正在河北入陣交戰失利奔竄遇夜
風雨不知所適唯見一道大光猶如火引尋先信脚備涉平川便回至家
妻見其夫歡喜踴躍遂開函視經猶濕
隋兵部尚書李燦得疾暴卒唯心上燬三日復蘇見一人引見大將軍

得坐紫案看云錯認公有以微卒擊一盤來感兩碗銅江三枚鐵九并將
一鑄置前鑄下自然火出其中銅汁涌沸者鐵亦如丸色鐵卒進盤將軍
以讓網網懼言能將軍纔吞一丸舉身騰起又飲銅汁飽仰之間兩碗俱
盡身既焦爛良久如初網乃前問答曰地下更無他食唯此物耳公若不
食須臾即爲猛火所焚若其於此苟欲免之當許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
千卷公亦不來吾亦離此網既復生一如所約信佛法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過一僧舍入問則寂然便悟前生所作佛手
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便在屋梁上取
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
刺校印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州將壽星院入門便悟前生能言
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慧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一世
重習所致

唐李鼎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
行腐鬼土罵琬云抵犯我多未領汝去明日我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

我妻也琬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咤不親人也都四度來
至二十一日辭去琬亦拜送却迴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覺忽被風
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流瑠璃立岸邊不知所向
良久有卓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繞行四五步已見大江甚遠又問
作何善事琬云在成都府曹率百餘家於津泉寺造西方功德一堵於大
聖慈寺寫大藏經五百餘卷續慶讚了忽又有一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
一大城門數里見一大殿巍巍殿上有一僧長六七尺語殿中王云今
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誑王詰卓衫人云於何處得文帖退平人來答云
山下見就領來無帖退王云急送去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使
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琬說云緣漢州韋刺史亡欲令汝作漢州刺史
琬都不論六七日放歸凡遇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
金剛經送到家使者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
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願得你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嘆
自心頓悟妻兒還泣云沒已七日矣琬後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怠

昔浙東路有張公爲商往西蜀回乘船忽遇風浪溺於水中川江風浪危
險性命難逃張公平日持誦金剛經未嘗輕慢舊年曾施經一千卷功德
不小公忽於水中如有神人將身一拽不覺回頭身在岸傍只聞虛空中
有人云緣汝施經有此福報汝當再延一紀

元南細路順昌縣余提幹每日看誦金剛經於至元癸酉間乘船下福州
至南劍州船覆諸人溺水而死獨留余提幹一人恍惚間如有人挾至岸
傍正省候問身上懷得金剛經一本信其靈驗如此當時對天發願利施
金剛經一千卷後歸到家遂利成此經未得印施忽然身死分付其子曰
我既性之後千年永別汝當爲我印造此經奉施於至元戊寅間正欲印
造遇雷電暗境又妨印施自後全家流離遂得術人占云汝家有大項功
德未圓有金甲神人守此功德遂將上項所刊註解金剛經印造一千卷
其男余群馬將經送部看過然後奉施後全家安寧先亡起生佛地

晉內史孟顓請佛取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
和旦後池出灑掃研墨

宋鑑雲少有志行。嘗刻經為法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寸。作楠梓四角。於經底刻一八字。於其上曰。若聞此經。誓同蓮花。果結開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鬼。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頃。火風雷震。山崩。雲入。屋相視不見。獨曰。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

宋僧諱慧在江東廣嚴院。乃延慶法智尊者門弟子。素承教律。深達淵源。故人以教主稱之。嘗以銀字書蓮經七軸。內佛菩薩名。則易以金書。筆法遒勁。絕倫。嘗以軸見。片狀。故師竟歸寂。是院家。猶存。其經雖歷年所。而交收。微在。建業中。院宇虜寇。劫掠。九。中。獨獲是經。浮照。間有法華講主住持。一夜正睡。熟。遽聞。如千萬人聲。驚。起。乃見。方丈。別室。遺火。已穿屋。其經。以。小。臺。子。閣。於。柱。上。冒火。漆。下。略。無。所。損。此。經。經烈。越。由。大。乘。功。勳。天。龍。翔。衛。近。則。法師。行。願。堅。固。而。持。佛。言。讀。是。經。者。火。不。能。焚。於。斯。驗。矣。

隋藏無所。陽人也。舉家信佛。道。嘗誦法華經。一時。誦至。寶塔品。輒經數日。寶塔之內。有二。如果。分。身。諸。佛。其。數。不。少。我。何。為。不。能。感。見。慨。歎。良。久。

至。夜。忽。夢。一。胡。僧。自。稱。法。號。曰。若。誦。此。經。欲。見。諸。佛。當。辭。說。言。流。通。供。養。斯。願。可。諧。恭。因。發。心。造。經。一。百。部。未。及。成。辦。忽。得。重。病。乃。更。發。願。增。造。千。部。病。既。愈。即。於。楊。都。住。宅。起。造。經。堂。著。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隨。得。便。書。生。常。十。數。人。如。法。供。然。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僧。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其。人。得。錢。船。過。中。流。忽。爾。沈。覆。錢。失。人。沾。恭。是。日。入。庫。見。元。錢。俱。俱。惴。惴。自。後。見。僧。人。方。知。沒。溺。一。日。忽。有。異。僧。年。八。十。許。自。云。從。龜。茲。國。來。今。往。羅。浮。山。去。問。其。造。經。願。請。一。部。恭。即。授。經。僧。贈。金。一。瓶。重。四。十。兩。願。收。造。經。言。已。而。退。恭。再。尋。訪。莫。知。所。止。又。有。俠。志。徒。番。陽。來。至。言。遇。風。船。伴。沈。溺。唯。志。獨。存。有。人。引。入。廟。見。神。人。紫。劍。而。坐。附。志。還。識。其。山。造。法。華。經。嚴。恭。恭。我。欲。寄。錢。一。萬。入。其。功。德。語。已。便。隱。志。次。日。至。常。寺。見。一。人。自。言。姓。許。來。寄。信。志。乃。留。錢。一。萬。通。令。受。之。而。去。志。思。惟。方。知。是。神。錢。然。到。以。後。錢。付。恭。恭。志。更。彌。堅。造。至。三。千。部。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銀。錢。浮。水。以。船。迎。之。乃。是。經。一。函。即。嚴。恭。兩。造。後。發。願。云。無。一。字。不。經。眼。無。一。字。不。用。心。然。嚴。恭。造。經。之。多。至。於。子。孫。猶。傳。其。業。世。

世號恭法華也。隋李盜賊縱橫。聞其積善。皆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

唐武德九年。蘇州開元寺僧契玄。常持金剛般若。行無缺。發願寫經一百卷。流傳。未。就。而。亡。七。年。後。忽。於。空。中。喚。諸。弟。子。云。吾。是。汝。師。初。死。見。玉。王。問。在。生。何。福。業。吾。以。持。經。事。奉。王。遣。吏。檢。簿。果。云。名。行。無。玷。曾。發。心。造。經。百。卷。令。生。天。道。王。問。曰。師。且。欲。生。天。耶。歸。人。世。造。經。畢。始。生。上。界。香。以。且。願。生。天。王。即。判。云。上。生。梵。天。今。已。七。年。吾。先。許。百。卷。經。尚未。周。圓。汝。可。為。吾。寫。畢。弟。子。皆。從。其。命。遂。問。和。尚。何。不。現。身。曰。吾。自。生。天。身。量。長。大。吾。是。出。見。恐。汝。驚。疑。

隋僧法恭。姓。呂。氏。初。披。戴。為。道士。已。十。餘。年。忽。厭。彼。宗。心。大。覺。乃。往。眉。州。鼻。山。拔。師。落。髮。持。誦。蓮。經。即。通。利。仍。親。寫。是。經。一。部。數。有。雲。異。自。辦。錢。兩。千。時。向。益。州。裝。滿。擔。至。作。橋。橫。斷。陸。水。僅。得。滿。乃。失。衣。籠。泰。大。呼。曰。錢。物。大。開。何。忍。其。經。有。人。泚。背。者。當。賜。兩。千。時。有。一。人。沒。水。求。之。但。得。錢。物。泰。更。更。望。求。竟。忽。忽。州。中。有。一。襍。子。試。取。字。乃。經。也。草。木。所。繫。宛。無。濕。處。遂。往。裝。滿。担。還。寺。供。奉。每。聞。異。香。疑。結。精。進。倍。加。夜。課。一。部。以。為。常。式。寺。有。尼。法。師。講。授。半。夜。看。讀。經。泰。誦。經。之。煩。欲。勉。低。聲。又。往。忽。見。泰。之。門。前。神。人。無。數。皆。跪。膝。合。掌。此。汗。而。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當止。蔡陽。丁。父。憂。仍。刻。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郁。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隋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為。以。喉。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遷。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此。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收。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詣。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護。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備。香。當。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為。吉。祥。之。地。矣。

隋沙門法藏。居。鄆。州。資。室。寺。果。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路。川。縣。建。造。寺。宇。自。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三。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昧。中。忽。見。金。剛。神。手。執。一。卷。謂。法。藏。

曰汝造寺寫經有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誦寫此經流通誦誦三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後發實不虛言高有卷畢世受持備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歲陞兜率宮白曰今正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勸斗遂端坐而化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持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一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悉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諸弟曰姊患你不得縫衣汝大褻褻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致一軀爛取汁塗之亦得痊今入刀林地獄中現有折刀七枚願慈憐焉作功德救助知姊貧迫卒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問乃曰兒自承去良久又曰衣服已束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歛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藏師虔懺寫金剛般若經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

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

唐雍州僧法誠幼齡頗異依藍田寺出家師事僧弘弘亦神異之僧誠奉師訓誦法華經以為白業又行持法華三昧嘗夢覺賢勸書大教即竭己力書八部經若常寫華嚴感異色鳥舞下經案手寫華嚴正當露地回車而行未及收輦屬雨霽霽及歸經案儼然餘盡漂溺至貞觀中感疾忘頓上生梵率乃曰今有童子相迎吾即去矣言已口出光明與香充室恬然坐化師誦蓮經一夏五百遍縱值人客非經部終中不他語略計十年萬有餘遍

宋僧元鑑四明陸氏文章陸氏之族也嘗歲習律闍大威誦連經萬部又判此寫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時住湖心薦通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威咸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唐長者李通字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仙奴館之齋中三年遷馬氏古佛堂側閱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

途長者撫之曰吾持著華嚴論能為擇止處否即以經卷引至背隨至神福山下下龍之前隨隨長者乃於龍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曰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長者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宋湖州有娼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臨沐更衣後病死之友其母忽夢韻來列云某以書經之力今得託生為楊韻更家作女子時察其方難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楊韻也云來寄寤寐而生女其母他日往尋覓之友為之啞然一笑

宋湖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壁及弟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側哀告其切云念奴在生之日被官物命每於蠅出之時買作醉蠅恣意食致自死之後唯閻摩天子初驅入蠅山彼群蠅封其眼目及偏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不合吐酒餘殘飲刺蝟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

應賣并令務要捕填原發是日別受地獄今問夫主及弟榮歸時來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身靈變賣若為奴寫得七卷仗此般若之功實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縛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為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君是山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勅上昇天界地地下不復見矣豈不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俱生與佛心無二只為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泉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著火或所獲不能言眼還觀或棍撻或刀刺牽入鐵湯深可畏延燒毛羽枯皮鱗刮脊刺心猶吐氣矣君唯許好味勸子勸妻言俊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憐陰司毫髮記命終難免對面對問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賢豪須戒忌莫把假生當容易食他一膾饑還他古聖留言終不誑戒殺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滿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惜來佛性皆同世人何處剛愛口頭饜痛把眾生割割刀頭鮮血淋紅燄炮碎象不忍見渠渠喚龍鱗龍肝鳳髓畢竟無從護護得

生前大壽多壽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羅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宋僧惠照錢塘人為僧已後徧歷教庫研究宗乘但有聞便即立行每夕四更即起熏煉淨業稱誦佛名懈怠比丘問師之聲不遠安寢昔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師亦仰效即秉蠟白曰古佛不奪今佛之願今佛豈違先佛之願乎其自信也如此嘗刻血書法華經一部每一字一禮至于十遍如是乃至華嚴楞嚴等經共禮二百七十餘卷讀華嚴經一千部觀音經五藏彌陀經十藏又化道俗結繫念淨業會僅三十年一日感疾夜夢犬六金軀自此每日輪請七僧助成十念至滿七日踊身合掌同眾願聲稱佛良久屈指作印奄然坐逝閻羅師及教珠不壞。

宋紹興初衡州有僧祖南居止於本郡法輪寺自剃度來唯專苦行刻指血寫法華經十餘部金剛經一百卷彌陀經五百卷如是書寫歷二十七載始終如一常念彌陀期生淨土晚年血盡形枯無病猶能行坐一日謁方丈相見並無語忽端然瞑目坐逝詳其意蓋欲堂頭證明後事也火化

次眉間涌出五色舍利顆數無算道俗請求如願皆得

宋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眾生為樂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驚駭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大王怒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修却好殺害生命減算絕緣會獄卒驅入鑊湯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籍里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今與免罪放還陽間大王勸曰就鑊湯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非活後患背疽遍身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候病瘥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痕癰其善惡之報如此

宋遂州姜學生饒年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大王勸曰汝前身脩福注今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

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奉王帝勅令汝減算絕緣汝既讀書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為牛眾苦辛看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有一鬼吏誦生曰汝急告大王改惡脩善乞賜還魂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敬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聞此言遂告大王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慮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雖作詩賦文詞却不曾發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世世食素精勤受持大王憫其回心改惡從善實放還魂大王誦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修行善業若再違犯卒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魂親識鄰里咸來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晉謝敷字世綽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輔之元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留在都白馬寺中寺為火所燒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獨復驚異

宋慈溪縣有居士吳振心務善道嘗發心書寫蓮經一部讀誦不輟紹熙壬寅歲六月二十日失火眾人奔救什物流散火後思其經次日方得之於隣舍視之缺失第四卷知已被火過七日男與宗舜瓦礫中是經端然居其下但卷初微有所損四眾睹見再歎希奇

昔溫州治中張居道滄州景城縣人未蒞職日因嫁女事恣意屠牛宰猪雞鵝鴨之類太多涉旬得病而死唯心尚暖經三日却活云初見四人乘一人持棒一人持索一人持袋一人着青騎馬戴帽至門下馬懷中檢一張文書示居道乃是猪羊等同詞共訟居道其詞曰猪等雖前身積罪合受畜生之身配在世間年限未滿遂被居道枉相屠殺更歸畜生再遭刀机有騎馬者即令從人縛居道去直行一道向北行至半路使人即語居道君被差來時檢你算壽元未全死但坐你殺許多眾生被冤家錄訟今冤家專在閻王門底待汝居道聞之彌增驚怖告使人曰乞示一計使人云但能為所殺生命發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當得免脫居道自發誓言

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勢倦便病。遇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竊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以施。以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一日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宋王通京兆人也。世積善。常持金剛法華等經。及勸人讀誦。書寫。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建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船小莫渡。候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更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更船到。遂通上船。過數山。出船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與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靜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又曰。何得現世。因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狂兒大惠。大難命在通更。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濟。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開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下山。舉步則不見。老人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遂鄉後愈行好事。後果以壽終。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金錢。得託生。復世享富貴。因循不省。蒼還自死。之後。墮廁中。擔負沙石。臭穢受無量苦。楚又仁欽在生時。其家富貴。不知慙愧。恣意宰殺猪羊。身施物命。蓋曰被殺眾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現識。遂在獄中。遂使陽間受過。重病。枕臥床席。經年不瘳。以是殺生惡業。感弄天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大王。勅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宰殺。不識因果。殺害眾生。遂使感弄絕緣。令汝卒驅至刀山劍樹之上。情諸惡報。於是慙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善。經作善。嘗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唐興安國寺僧仲敬。受持此。僧遷化已。公豈無報應。

須更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故主。款金剛經。直至大王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有饒幸之功。於是時。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於仁欽還魂。改惡從善。王即令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得還魂鄉。隣遠近見聞。無不驚歎。各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活。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修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在地獄。苦無量。謝汝修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為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亡父所囑。以滿心願。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唐秀州華亭縣。曰惠。番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瘳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風癰。或癰疽。或盲聾瘡。瘡或疾病。纏身經年累月。枕臥床席。將死不能氣絕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所作罪惡。曰。緣果報。是髮無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自身書寫。或舉世受持。終身勤念。或感陰府官。檢點善功。先放魂魄。附體。遇復舊身。其病即愈。惠覺悟。明旦。令妻焚香。躬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小後。又復夢見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瘳。將養月餘。身壯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見問者。無不稱歎。此經有起死還生之功。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平日好持齋奉佛。曰。夫帶往岐州任所。身懷六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娩。難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已僧云。娘子有善報。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經。一千卷。見世增延福壽。父母子孫。團圓。同領福。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猛省。依僧所教。遂印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二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佑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嚴。還家至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持指王氏腹。其疼不可忍。覺已生二男。子在牀。相親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子母雙全。不勝欣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

不身亡自見二使若引見閻摩大王問曰汝存生作何善業王曰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歇大王賜金鉢與王就殺側坐朗誦一遍地獄幸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悲感恩利大王再問王曰何不誦咒答世間無本主令鬼吏於獄中取咒本付王曰王曰汝誦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大王又曰王曰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慶矣

五代蕭子良造蓮經一千部夢感一人送經一卷云有誤處乃是第五卷書量誤失一塵一劫一句即法華之宗因將此句乃感白雀翔應之瑞案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葉克勤詣龍虎山恭授九真妙戒錄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錄事否我對曰不帶葉道士復白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急還家取錄事來此尋我并與你家男女云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錄事來與我將去家人如其言焚訖復死

唐趙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案繫平手至獄執心上微煖三日乃蘇云初為官所迫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諍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官閣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水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其答云晉安縣令趙崇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乙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官閣中不見太乙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乙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錄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黷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速蘇於是精思參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宋成都費瑒年三歲其母曰若慈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無齊雲籙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瑒在江濱求之即孕籍中不見有賈復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

事必錄於一室中安眠而往不許人驚呼候其自醒與人開門乃開之歷說真中之事有如此聲言必信驗或問宿後四兩既再往檢姓名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籍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內檢得其名

唐應義南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義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性母何氏夢流星入腋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溪靈瑞觀吳尊師受老君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執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錄而後復受昇玄上清四車軍道及紫素交帶籍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宗師司馬傳薛李昌薛傳田良遠田傳馮惟良馮傳夷即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助與葉藏實劉履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柏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開來問道為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拾遺張頤撰記而棲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令瞻風稽首願侍中凡若模其

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閱錄為人致福數有感應唐帝謂黃庭大經一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仰風隱地攀斗歲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遠今而勤行方至然王京金闕眾曲鄴都相去幾何准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寂神如有兩侍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其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

宋嘉祐七年仁宗皇帝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遂平乃詔遍訪神祠無有合者帝後於所受太上正一錄中得之遇三將軍也八年三月十六日詔曰神理至幽必有驗於顯誠心至著必有達於微密容和交待應若合上仙隱景唐將軍上靈飛形葛將軍直使飛真周將軍唱列仙游名在真籍頃朕達豫漢而感通乎法有加康復如故不薦美號無以隆其神讚不嚴秘閣無以宅其威靈唐將軍加號道化真君葛將軍加號護正真君周將軍加號定志真君仍於在京宮觀內建置殿宇庶殫精衷肅恭休諱

宗何儒字子秀晚乃折節好學師事神國劉勳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
山定林寺聽內典遂為神學以會稽山多靈異其遊焉者耶雲門寺又
以若耶覆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
園旅為別為小閣獨處其中躬自耕閑童僕僅得至者山側舊田二頃
資其耕心念佛觀初遷將築室二人者玄冠家貧其僕則曰君欲居
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古忽不復見觀休言而還焉寺前山發洪水樹
石皆倒拔唯觀所居室巋然獨存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並吳吳西山觀
家世年時不永唯祖年登七十二觀年無幾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
言其懷憶至吳居武丘山兩字請經論學僧復因之觀嘗禁殺有度人逐
鹿徑來趨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鴛紅色集諸樹神如家禽初開善寺
歲法師與觀過於泰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觀在終若寺見一名僧
授觀香爐僉外書云貧道發自揚都星何居士言其失所在觀開藏乃
是甚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
日七夜放光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觀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
既有德應獲延期觀疾乃瘳至是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袈裟
在前拜於林下觀之見之命曰具既而疾因不復發初觀修持味食必方
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復食如蟻使門
人議之汝南周顒與觀書勸令食菜白變之大者莫過生生死生之所重無
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賤若云三世理則幸矣良快
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見一住一來生起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
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夜觀不能不備門財貝之經
盜手猶為庶士所奈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感心所忍駟廢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其故觀不
年遂絕其血味

允歷之痛不可忍少息又復然如是者數次痛苦無告忽憶念佛號不絕
口吏即前放之謂曰汝壽命亦未盡又且不忘念佛今姑放汝然自此勿
食牛肉也清允以夢備告人而其性根所習終不能自禁未幾病傷寒患
食牛肉而不可得恍惚如夢寐中游行出外過小橋宛轉至墻隅有市牛
肉者清允大驚食之甚美飽飲以還既醒未及語人也清允之相好者來
則病母怨以適有所見願其有蜈蚣甚大自公房中出徐步詣曲過牛院
小橋直至閣中牛有遺糞在地蜈蚣食之過半既飽其態度若甚欣喜者
復自彼還入房即不見清允大駭曰公具言之客乃為詳言與清允所夢
同於是胸膈遂大吐吐者皆牛糞也清允乃誓於神佛他日犯禁則
不敢食五穀當食牛糞病愈起尋夢中蹤跡無少差
唐崔紹者博陵王玄暉曾孫從其父直宦遊南海其家嘗事一王天王隣
家李或著一女猶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其家以為
大不祥或之猫產三子於紹家紹甚惡之曰命家重執三猫於筐篋加之
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後不累月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兩
將逝之際忽見二人一人投青一人投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
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習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大怒曰公殺無辜
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冤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還
拒王命遂展帖示紹即文字分明紹頗畏懼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
求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
常為爾家世奉父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
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連轡廣陌
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爾莫因吾紹對曰亦不甚困天王曰欲到矣遂巡
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則立敬懼如
是者數處其宮室街衢車馬一如人世後到一門一字天王先入使者先
引紹見判官判官頽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
司謹死所以喚死為生判官頽紹見大王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
天王云抵為此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投於江
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若走香頃刻間有一人著紫

欄衫就牙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蕭似二子皆人身而猶首頭不
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結世懼之中都忘人間
佛經名目唯記得佛尊勝經遂發願公典寫經一卷言說便不見婦人
等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若然則與公是親
家紹走人問馬僕射紹即起中叙蓋馬僕射猶子婿夫紹之婿婿紹復答
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為貴人身何得在
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監蒙司徒知
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
若初若初性嚴憲怒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請曰不知紹
先父在此復已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觀不知可否
王曰已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大王令人送紹出一飛廊下入
門牆壁悉是金勝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勝榜相以
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走是在世
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送著已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

金勝銀榜

三十五

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漏泄則終身皆咎世人能行好
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人頗甚紹已停止一息見打嚴警鼓數
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送者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以人間唯空鼓而無
角不知何謂送者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
陰府者至陰之司也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送者曰陰
司有地獄不知何在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
又問此城地人物何咸知是曰此王城也何得惟咸知又問王咸之人
加海豈得無罪而不入地獄耶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
獄得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公見情識廣州田洪詳事紹發廣州
之日詳事猶甚唐憲去歲八月染疾而卒紹不知及到冥司已見田
生在彼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未幾向曰身已謝世矣不
知公何事忽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勸少事亦事了即得放還洪曰有
少情事竊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與致得身名年六
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有已子又不

金勝銀榜

三十六

今外孫歸本族見為此事被勸勸頗甚今公却回望為洪百計發一書與
洪兄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廣州賈使君洪棄世之年寵逐
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男北歸使遺骸歸葬本
土眷屬免帶荒荒雖仁者用心固如是其在於洪為何以當之但尚思於
重泉恨無力報言說二人恸哭而別一字天王與紹欲回大王出送天王
行李頗感導引騎從閣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履分與紹馬騎
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山山不下然後紹相別紹拜大王亦
還拜紹大王便回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者慘
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請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
非公不能相救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四
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說更欲辭謝數之口有無厭之求公案惟紹
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郡金充明經則得度脫罪
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見本身偃臥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
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
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
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文屬騰又
君疾亟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蓋發願與
寫金剛經一部及寫佛頂尊勝經三卷以酬解冤之誓

唐李立一好鷹狗收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縣丞忽一日暴卒見
二鬼使來追一人云姓段時同被追百餘人男皆扭扭相迫女子反縛被
鎖前驅行可三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此五道大神每迷
奈人問罪福于此歇馬立一方知身死矣到一陰府殿指一胥吏此人姓

十鳴翠屋上逐之不退。起構像前出視。蓋一鴉也。鴉飛為之。不能得故。至悲。聞周連誦經。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華指之。前脫目。被鴉飛入空中。周讚歎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前。創感如此。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勸善書卷之七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嘉言

○王不孫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能達人。○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復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喜讚嘆誦經法者。所生之處。皆聲妙聞。名聲。○大衆經。與信心供養。顯揚如來智慧聖德。

○值遇經法。善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傷。○一誦諸天禮。十轉枯骨生。○傳教世間。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般若真人。金精猛獸。隨所擁護。擇厄扶衰。○經之至微。宣道之意。正真之教。誦之十日。白日升天。致慶七祖。

感應

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緋衣。藜杖扣閣進見。向暗。中誦善老人。乃吹絃端。爛然火明。因說開閣已前事。授洪範五行之文。自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復出懷中天文地圖授之。元尹夢龍中興人。母養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鳥集其塚樹。

唐江陵府公安縣潺陵村。主從貴妹四娘。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觀年間。俄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呻吟之聲。開墓視之。乃見四娘起坐棺中。良久。言曰。初至冥府。陰官問有持經功德。掌讀數。且令放還。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一皂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曰。求親帖。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繆。不復似人書。惟而語馬吏言。奉命相追。不知其故。俄見已馬已韁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床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云。是御史大夫院。因

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其妻盛喜曰此我表兄金剛經便出相見悲甚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及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大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老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盧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獲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又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德不可思議又未盡屢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而前視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梁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貴人僦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待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庭中角戴雨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司命

稱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簿勘之紫衣引青衫吏抱黃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項之亦紫衣吏人引青衫吏持簿至云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閻內簿檢便者云名始掩未合死王問瑤云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內五分合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見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其股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人皆見之

宋咸淳己巳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家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問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衣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放免人倫他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室至曉不絕皆感應所致也

宋建炎間沈崇政避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念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收此難耶因涕泣良久足瘳以手摩之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眼有頃聞鷄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跟未葉乃其女所誦金剛經前兩版遂得與母相見

元瑜子慶建昌新城縣人也少從鄧順齋學又長遊淮自言得隱形術日有殺傷在館東之門眾驚散捕者環列道途俞挺身出其間捕者不見之俞則悉見也後歸故鄉家甚貧歲歲慶鄉館每晨起必正衣冠迎日而揖焚香誦金剛經一過然後學者至授書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行步便捷至元丁丑以來鄉學多廢日者金剛經以食人異之一日無病過其女家曰明日吾從此逝矣汝能飯我乎女曰何言誰也俞曰不飯我則已女為黍食之喻勢錢百文崔其隣里明日為我掘金井其勢錫及其未隣曰教授無病何為若此言也俞曰汝但來先汝崔者懼汝不來也明日崔者如約俞指畫去處度棺大小而掘焉及午時可矣謂曰汝往飯吾女家其入飯畢視之則已端坐隱几而化矣

元建寧府城內有陳公於至元己未間夫妻長齋日夜持誦金剛經後於癸巳年忽一日香湯沐浴端坐誦經而逝有神光繞室合城僧道備香花迎奉崇塔焚化壽年九十有七歲

元建寧府建陽縣地名茶坂洪山白蓮堂有一僧平昔齋戒持誦金剛經及華嚴經又禮華嚴塔後於至元三十年間忽然示寂師孫衍葵之明日再還魂云是去錯路頭了急討香湯浴罷穿袈裟如法正身端坐而逝

唐魚萬為京兆市井底猛之人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怒一且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其矢以食因得疾藏臍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云初見其便三四人來追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人口念經隨之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其

帝念者金剛經汝但莫離我便者不敢近漸失所在父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過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投以金剛經念遂得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

唐張國英大曆年間為西蜀崔公寧兵士時楊林反叛國英與之戰連流矢中腹醫者曰藥無所施旦夕必死因與同伍俱別舍備棺材妻兒環泣人不忍聞國英持金剛經忽夜夢相尋撫恤如有素與藥一丸今吞之且曰無是處美豈日果滿下箭鏃瘡合而愈蓋持經之力也

唐元和九年張伯達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凡二百年矣伯達總冠便志風癩父兄親族以為必不可療恐貽後患請送之山中其父裝糧置伯達于巖下泣涕而別飽食未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之累日一旦感一大虎來伯達不敢開眼但至誠念偈虎乃遍臥其旁唯覺涼冷如傳妙藥了無他苦良久虎去自顧其癩已乾合明日前僧復至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曰可以洗癩但歸家日以此煎湯洗浴伯達感泣拜謝僧拊其背而去及歸家親族大驚具述其事俗訖身體常然都無癩跡里歎異自此相傳之疾遂止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暮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一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規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略息之間便到宮觀殿殿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微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府君有過天曹點之某姓劉某亦不敢問其他也常與嘉會對談無所不談於小廬東見姑臧令慕容仁執執端坐云府君性道到此已六十日未嘗懷分嘉會坐於府君便令召仁執入謂曰公膝下有婦人阿越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越來訴遂訊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初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精神香味既還如舊嘉會語仁執於眾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經遇赦得歸

唐劉鴻漸者御史大夫辰之族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滿

漸日誦經至七元年春將暮暇日出門忽然死去見三吏云奉大尉命追鴻漸云初不相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拒抗三吏忽爾直前拖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率行未久修過淮至一村頃吏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真惜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直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嚴嚴忽見素勸諸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係至其問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定句和尚云劉十六郎遠為吏追以誦經功德宜不往救之鴻漸至僧所處僧上校僧曰弟子行無苦煩吏吏引鴻漸入詣廳廳事畢後有五色路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穿圖變成義丈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手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算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則願聞因令就誦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經於鴻漸前令分明讀經畢都不見人但餘閑字閑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雨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血登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追吏至舍見形骸臥在床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入其然如入房戶遂去

唐劉遠淮在汴時韓公為右而虞候王其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之人結軍心將不利於劉劉大然俱名諸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其年老股臂不能自辦劉今扶杖三十時新造赤律固以筋漆連者幾死韓意王其死矣及昏遣其家惟無哭聲又疑其不敢哭耳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韓素與遠至因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箕翁然憑背因知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經十紙又貴計數百軸後在中書歲署有韓官因事見劉韓方決汗寫經練官作問之乃具道王其事

唐廣陵張嘉猷者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坐久如夢忽見猷來白馬南來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帝帽低頭而語勞問其罪福如何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因得無罪亦當別有所

達在旬月間耳公還為白家兄令誦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諸惡物公家亦有兩卷經可為轉之塔已之福勢既落乃發誓誦經

者主停大業中為天水郡司法薛舉作逆放陷郡城盡殺官吏至使行刑

者乃斷監者白舉遣力士宋羅解佩刀斬之刀亦寸折舉大驚問有何

術谷曰祖父以來持金剛般若經是此力遂放去投村避賊入人家烟室

中賊眾縋至問何人云向被刑刀折者賊曰我遂見光上傷于天疑有異

實無心相害

唐天后朝裴宣禮為地官侍郎坐事被繫宣禮憂道唯念平日所持金剛

經枷鎖自脫推官親訪問之後得幸免侍御史任植亦同禁勸其誦經亦

免

唐貞觀七年長安縣尉李行及坐累當就刑事誦金剛經一千遍其鎖自

開時已秋分數日按獄當時決罰者千餘人並不免唯行及恩有被配涼

州會赦得還

五代醫師能大承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皆鉅富晚歲於城外買

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

女真犯關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棄尸道傍亂定其子詢脩墳塋見僵

尸暴于墓左頰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

唐貞元十五年嘉州趙居敬常持金剛經清淨有素齒往湖南舟行洞庭

湖忽有煙氣如雲來覆其舟俄頃而散舟中人但見趙居敬不在眾甚驚

異久之乃見居敬凌波而出衣服不濡懷有珍寶人問其故曰向者常持

金剛經適有二僧來召至龍王宮左右命升殿誦經得珠寶數十事二僧

相送出宮其一僧曰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比丘結真伴之但言汝和尚

新與金剛經後至其地訪問果有人云和尚成度已五六年矣

唐天寶中常州宜興縣吳達每日五更誦金剛經七卷嘗作詩云五更鐘

動莫貪眠料撥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稱號佛西方池內添朵蓮年五九

十二歲忽然辭別妻子云有二使者呼名其去遂見閻摩天子天子問生

前作何業達云自幼至今常誦金剛經天子因賜座殿階生令其誦經方

念至舍衛國口中出奇異妙香忽現一佛相天子合掌歡喜達曰君持

經有般若之功吾遂汝便生舍衛國承品官之後受國家奉養長享福

子孫榮貴達即拜謝天子第二使者送達往舍衛國託生因歸舊舍就空中

斗車兒叮囑其道其事善死得經力今准閻摩天子勅令得託生舍衛國

中特來相別汝等勿宜精心愛持金剛經及妙法蓮華經冥府鬼神甚敬

重此二經其功德不可思議如不識字但能每日用香花菓餅燈燭供養

自有福根仍不可殺生齋戒含靈皆有佛性若能回贖物命放還生路亦

主無病延壽之報妻兒聞語悲號遂曰不用傷感人生在世略有半善可

憑命盡之後猶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之光入無善心更無殺生一死之

後驅入陰府如行刀劍黑闇之路恐汝等不知特來相告言訖不見

唐趙安成都人每日常持金剛經十遍太和四年會樂冠退致歸寧安於

途中見賣軍器者遂置子家為仇人告之于官府追者至問安法別家屬

禮經而去既為牢獄所苦甘自伏罪將科斷引至帥司其枷鎖自解更

詰之安曰實不為盜此器得之巷陌耳更以此之不信呈案之時忽見於安名下大書一放字竟不知其由有司異之因是得免罪消還家書沐禮經

開圖視之見其經紙皆損破如被人搗碎模樣更云曾一日聞其匣中響

即安受拷訊之時也

唐陳利賓者會稽郡人也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為長城尉尉少誦金剛

經每至五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漲漫

子 120-224

可添至九十却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縣官具錄申州州官中書
聞因此御注經文流布天下

唐河東薛少殷好奉佛常持誦金剛經後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紫
義里云有一使持牒曰大吏遣使引至官府見其主者即薛子叔明也少
殷將有所訴叔明曰案食將至何為劉鴉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
塔形雙闕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我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
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聞者入白少頃聞命乃引入所見乃
亡兄也叙泣久之謂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
來非有他事少殷時新婚方辭不願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院汝
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相見接遇甚厚俄聞僧歸海
陸畢備末問王判官忽起又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則無由歸矣
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案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
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法且請去兄知其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
曰既得歸入閭闔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
召一吏取籍尋之不令少殷見既去後過危險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
子素不識和尚何蒙見識如此僧曰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
事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雨過多有靈應後稱
急曰念一遍長安中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思玄往就見細
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目念五遍兄
病疾醫無効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滑橋見老人年八十
餘若無病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性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
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遍又隣母
讀之並過百歲思玄遵母教年九十餘歲

宋建炎間建康人屠二常誦金剛經一日番人到城下屠二嘆曰金剛不
壞身今如之何是夕忽夢金剛神曰汝宿欠連四命來日到汝家當告稱
連四此人開名必放汝來日番人果入屠屠二依金剛神之言拜告番人
具述前驗求活連四曰吾萬里之程殺賊冤枉不少今改前非放汝驗持

受是經者感應如此

梁天監中瑛法師居長安持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數人僧
行往相師家求相占至瑛曰可惜聰明奈何壽短只年十八歲刻定大亡
瑛歸就藏殿焚香作禮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誦持任手就成西內抽得
金剛經一卷不捨晝夜精心靜念忽一日夜見房中有五色光現瑛見
一僧身長丈五許語瑛曰汝壽止十八歲大亡得念經有感向去增延壽
數言訖潛隱因此感應愈更精勤年及十九再訪相師師愕然謂瑛曰吾
昔曾定師大亡今日再觀死氣已去排何善業再添法壽瑛曰專心誦
經耳相師猶言云吾在塵俗中豈得知經力有此殊勝觀師此去壽可至
九十二後果應相師言終于持提寺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本姓曹天性疏食幼小出家于時安史之亂南
方不寧其弟未息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蕃賊攻城洪州路已
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同收蕃賊洪州諸名伯連為人貌雖強惡心
甚猶良常持金剛經以簡盛而佩之無何被劫為軍呈聞之以選充行營

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本州擒送本軍劉怒於朱木橋凌斬三下
刀俱折劉既而問之對曰素志捨家常持經法蓋由怯懦恐凶軍威是以
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入尋討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刀痕而
錢絕矣劉拱手稱歎乃縱為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居本郡龍興
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持

隋蕭瑀武帝玄孫王歸之子梁城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篤信佛
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有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穎同禁欲害於法
瑀就其前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枉結忽自脫守者失色復往結至
殿前獨有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
木為之高三尺底一輪石像忽在庭中以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
年見晉賢善陸丹正西而去

唐梓州慈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若三業無懈嘗於山
林閉揚諷有七龍馴遶若傾聽焉聲息乃去又鄰居失火連燒其廬虛
室獨存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遠汲於澗運致甚

勞時華嚴大師法藏閣虛揚經靈驗乃請入廟初聞其音誦經者三忽覺寐中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于剎地便見泉湧虛其廣遠令人振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後唐時開元寺經院僧法平日持金剛經三七過長慶初得病至其司見三閻羅王生平作何功德對曰常念金剛經若得一經登繡像誦經七遍侍衛悉合掌而下若持論對皆停息而聽誦畢後遣一吏引還至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誦讀因隨之行數十里至大坑吏自後推之若墮空焉從是而寤死已七日唯面不冷

唐成都府建昌寺僧年師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多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還記在生事業否年曰幼年曾念金剛經使者云此經冥司甚重誦誦之四人合掌靜聽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向者何人到此年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師可速歸也迴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年曰不害汝時蛇曰在雅州時年因思十三歲時碎米誤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走不得致被人殺須還我命年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即低頭而去傍有迷者抱年拋本身上遂活時淨般手僧仲就來者其說其事因託轉經一日未畢其夜又夢冥使曰冤家不亡須更得衆僧誦半日方足次夕夢蛇謝曰感經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誦金剛經遇疾而死其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再活云初至陰府王者降階迎接叙揖羅謂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受持真經免離生死僧因問王人間衆僧中曾食幾何人用酒服可否王曰此大違本教僧又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曰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自後荊州僧無敢食者

唐穆明有鄭州陽武人也少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凡三十年初持經時便不茹葷忽一日正念誦次暴卒見二吏來追明意謂將吏便隨其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官府門吏云王已出逃吏因開明於空室中其室縱廣五六十間經七日止從外歸吏引見王王問汝有何福果答云但持金剛經已三十年王言此大果也迴語左右曰昨得祇返家

膳論孫明金誦勸經請延二十年壽乃知誦誦不可思議延汝二十載以償功也遂令送還其家猶疑已罪神甫復體家人不知曾有獵者從殞所過開號呼聲報其家人聞而遂活時天寶末也

唐天寶初易州參軍田氏性好吹獵一日於易州放鷹於荻林中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自爾發心誦持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然於吹獵亦不能繼後得疾暴卒即日被攝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斛就己索命領之見王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對令所由領去推問其徒十餘人同至吏局吏令開口以一圓藥致其徒口中使成烈火過身焦爛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經六七人後至田氏果第三圓而不見火史怪之復引見王具以事白王王問在生有何福德田云初以吹獵為務嘗於易州荻林中得一卷金剛經持誦已及二千餘遍王曰正此賊罪王命左右檢田福簿還白如言王令誦經繞三紙許迴視庭中鳥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唐王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解歸遠絕葷食發心念金剛經日誦五遍後染瘧疾見二十鬼來陀即急誦鬼聞便退還曰王令汝汝汝且止經是暫歇鬼又近前陀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王令誦經人權放六日既醒一心持念晝夜不息六日雖過鬼亦不至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如其言

唐內臣姓楊其名復恭之弟也崇敬佛法適秦宗權叛陷賊內二十餘年恒讀誦金剛經雖在賊中未嘗輟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田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次獻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泣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茲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集巨盜立殊勲免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唐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常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謀果合死者數四皆不意得免至天和四年郭劍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額郭嫌其惡弱令相背時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本宅

人逢之極望忽吠聲立抱王殿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宋釋德遵申州人初年五十得勞瘵疾醫藥不效且目且起僅至骨立因發心絕棄持金剛經扶藪倚輔日至十過因而彌勵曾未期月痼疾頓瘳壽至七十八歲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嚴法師初遊京華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初嚴居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歲乃竭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能若力得倍壽矣歲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嚴問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千今咸通慶著

唐武員中釋文照住河東府開元寺幼出家性少聰慧常自心之一旦誦經梯步樓臺迨大師真容其有所構忽若假寐見曇延身長一大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誦者吾安能致之有聰明經一卷求之可也因袖中出示之即金剛經令其日誦七遍既曉猶在目誦念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明日勝一日

唐宋汶牧黃州日蔡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取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眾決殺忽報有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是旦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獄宋汶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汶曰黃州士馬精強城巖巖峻何懼奸賊現細作本非惡黨特受制於人耳將軍曲宥性令之示寬恕然之命兒髮負鉗緣化財物逃開元新寺寺字將就汶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若行如此締構即終盡釋其鉗以旌善績汶夢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童稚悉呼為金剛和尚

唐神和晏姓劉住梓州玄武縣福俗等萬歲通天元年被入告停初賊繫瀘州獄晏允持金剛經乃精心虔誦月餘日忽中夜見獄中光明樹鎖自脫遂蒙原有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像寶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惟寺主下職一僮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

是數四小僧忍齋失時竟米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堂驚駭小僧慙沮不齊而還房眾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眾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受大德禮數遂逃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常誦讚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云若是金剛威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宋原州魏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鴉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鴉銜土以覆之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復活稱屬善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既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以受罪之虞令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廬有猪羊雞犬鴉鵲之屬競來從文若索食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這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

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肢何故諱之文若見高引實不敢拒遂知一心念佛謝罪諸畜生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記王付一板釘今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項及其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并及手足久後得差從是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後因便至一驛廬上躡時復息彷彿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放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放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犢特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感力冥資感應也

唐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慈有五色雲迎僧升天與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遍即令放還唐長慶中鄂州商人何老同雇夫擊物趨疲市過夜歇於山路睡著雇夫潛以刀斷其喉棄于澗下撻其物去何老以常持金剛經之故無傷損從澗中出直詣城市雇夫方欲賣物次見何老大驚駭何老安慰之云是

經力也非有他故約不告誅相與為僧

唐末義倫麟德中為號王府典籤泰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等被論罪并算又合盡然遇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唯釋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已供不喫酒肉持念經不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床上一僧可五六十披衲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僕者往者地獄初入一殿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獄鐵床甚闊人卧其上燒炙焦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吞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僕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欲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忌門家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開着了放去還蘇

唐李九師本印州臨邛縣人常令金剛經開成中暴亡被使追攝見王有一僧於王前救免又送出門云我是須菩提故來救汝可努力修善更得十三年若執心堅固當必生天九師拜謝爾時思得粥飲無虞不覺乃發

聲大呼僧亦與飲訖又呼忽覺在床後持經念勤果十三年卒臨終有異香天樂信其生天不謬矣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房前樹上鳴下人云是鳥所止為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崇修功德未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稱讚金剛般若令誦百遍又將依命即誦滿其數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樹連樹巷外其根拔處土坎縱廣一大五尺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進惟心頂禮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無治罪人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章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拍上惹生纖爪共相攀摑血肉塗地牛頭巨畢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頃更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慶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唐釋道濟武成初人武德中濟賣書萬餘紙自京還歸道過新羅州戶曹常然欲赴江少路費就濟借數百一到羅州夜與渡江至中流舍從者縛濟以籠沉水中盡分其財濟有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洪波水不入口代頃如有神力籠浮解籠濟著小洲時方夜半村人遙見洲上有光即持小舟來視濟因得法時實公執為都督濟往許之各約詰責金不承認濟為實賊在籠下卷簾以示之約頭首請罪濟告願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身皈向佛經

唐義元中尼道凝常持金剛經住上都龍華寺嘗往莊嚴寺來請貞操權師門入止之曰和尚不面女人難以引進道凝泣涕自謂曰我修行有日矣願集其福再生為男子身不月餘忽一日沐浴令人以珠書其肘下為願生字便奄然而逝後感夢於使弟曰我於金城坊張濟家作男子七月一日當生至期來訪以珠字為憑夢者覺異遂記于壁至期往訪張家果生一男請視其足有願生字二字其分明張氏因以命名五歲時貞操權師具述其因師曰宜令出俗從為師徒弟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方愈妻柳氏時召醫視之曰自無他苦但晝夜曹務夜判真司力不任耳每知有災咎即陰為之備部下形言凡六年後丁太夫人艱乃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官吏常讀此經功德浩大太子孫諷誦後為慶州司馬卒年八十四臨終忽聞奇香非世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來迎我往西方去也言訖而沒

唐張玄素洛陽人年二十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縣令凡有厄難皆獲免離七十進亦忽有華蓋從空而至潔洽與家人訣奄然而卒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代遼東遼陽高麗觀中太宗征遼克勤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問不知路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遂達漢軍

宋淳熙十四年秋縣令虞奉議村邊廳吏呂明往嚴州歸途值一客亦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呂常食必拾與共啖但見其迹遂不捨頗疑焉及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藏指

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啓元遇此。奈前問曰。爾平生何善緣。呂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鑽壁觀。乃觀一人長七八尺。面貌全似神道。睜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誦金剛經。如今十年矣。客愧謝而去。

唐元和初。九江有一村。史密新於市。年近七十。餘常持金剛經。至晚飲歸江北。中流風暴。同舟皆溺。唯此一入獨浮水上。飄至南岸。岸邊皆巨商之船。人皆見其背上有光。高數尺。許意其富貴人也。既見其抵岸。爭以衣飯遺之。與語。方知一村叟耳。因詰其光則云。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昔者乃經也。前後或遇厄難。無不獲免。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船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開賊倉近處。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刃刺之。每一劍。則有五光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等驚歎。謂是神人。莫不慙悔。捨之而去。

元魏楊體道。和二年為饒州刺史。本州有出銀山。採戶居者甚眾。往往並是草屋。其年秋。值大風起。民居焚燬。俱盡。長史親往撫問。忽見一家獨存。略無損動。遂問其故。一老者出云。累世奉佛。舉家持金剛般若。

元魏太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與治州治上有倉名興教。勤堂主之。素持金剛經。有願事而江。甚為勝。樂乃設佛像於下。讀經于前。其年六月九日。涪水漲。唯不至此。應下勤誦誦益勤。暨水退。周視數里。屋室盡圯。唯此廬不害。清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五代王令。少時持金剛經。遊印縣。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驚怖非常。唯專念經。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遇暴風。起粗船數百艘。相撲盡覆。唯今望船獨全。至令望于時。念經不輟。

唐崔善仲。先天初。任梓州銅山丞。當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知古。善仲等二十餘人奔走投。投昆明。夜不知道。善仲專念金剛經。俄見

炬火在前。眾便隨之。至晚火滅。遂達其坪。唐侍御史。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已夕。人

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惶惶。目急念經。須臾近岸。遇縣屠業。縛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防州司馬。屬吐蕃作亂。至城下。因被掠去。鎖之甚固。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解。虜疑有妖。詰其窮問。汝有何術。答曰。念金剛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卷。又解。眾皆歎異。遂送出境。

唐唐晏梓州人。持金剛經。日誦七遍。開元初。巡事普州。安樂縣。與人有隙。說於使者。劉賊使人捕。捉。安夜夢一胡僧云。急去。急去。驚起。便走。遂州義方縣。賊使人擒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

唐元和中。江陵岑陽鎮將王。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至毗鄰船。破五人同溺。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視手中所執。乃所持金剛經也。噫。灘至下牢。相去凡三百餘里。

唐長安縣人。死囚。入獄四十餘日。誦金剛經。未嘗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令奏聞。玄宗遂釋之。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為虎所縛。入西。藉易馬。藉將令穴肩。臂骨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若將賣。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愛其了。事遂令執。左右有。則肉餘。醉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願仁。聞之。懷然。夜召帳中。語云。番法。嚴無放。還。我與爾馬。兩匹。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嗟。子得馬。極。俱之。死。遂書。潛夜奔。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室。室。過。其。前。因。擊之。眾。有。頃。不。復。痛。試。起。步。驟。如。故。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

悲喜曰。自失。爾後。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忘。專。祈。見。你。今。果。如。願。回。取。經。看。中間。不。見。數。紙。烽。子。道。中。傷。足。不。能。行。經。中。神。以。經。紙。救。之。視。瘡。上。乃。經。紙。也。瘡。亦。隨。愈。

唐南康王。帝。皇。鎮。蜀。時。有。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於。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薪。馬。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暗。之。於。地。以。是。繫。繫。覆。以。乾。草。覆。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錠。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錠。走。計。行。未。得。十。餘。里。

惺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其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常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足始免之。
唐建德縣李惟恭。少持金剛經。天寶年為餘姚郡奉軍。秩滿比歸。過五大店。屬上虞江塘。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而無人。以路舊多劫盜。惟恭舟有吳綾數百。懼為賊劫。因持劍去。船頭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恭疑是村人。已去船百步許。又復迴去。心頗異之。其誦經愈厲。因思其未得非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外塘水多。惟恭一心願。塘破當得水。來行舟中。夜後聞船頭有流水聲。久之船浮。及明視之。果外塘發一穴。水流奔近。乃知經力如是。詰曉惟恭弟惟至任。慶州別駕。見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船折。舟甚危。惟恭專心誦經。忽見一鰲隨流而下。因得之以濟。其族人亦常誦此經。遇安極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鞋着。以走。俄有物落其背。視之乃鞋也。
五代杭州人史徐。每日常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其家甚富。一日有劫賊百餘人。至其家。將閤門大小盡用麻繩縛之。仍以死縛在前。梁上。心中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頃見一尊佛現。憂心便釋。賊各放箭射之。屢發不中。其身。眾賊驚駭。問其有何術。答曰。無術。每日但念金剛經。想是佛力。龍天護衛。有此感應。眾賊合掌驚怖。併釋放之。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誦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推定疑其冤。未具獄。孝廉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書。一日有竹兩節。忽降獄中。轉止其前。他因爭取之。獄吏忌。裁刃其中。勢。視之內。有兩行字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述其詳。孝廉遂得脫。
唐永泰年間。張齊立為朔方節度使。信向佛法。每日侵晨對聖像。前看金剛經數卷。後因小將犯事。怒敗露結。託數卒持刀欲謀害齊。立方至衙門。皆投刃於地。垂手開口。戰慄久。時方懸。及問其故。乃云。見二神人。長二丈許。頭目來此。皆如中惡。齊立聞此。捨絕肉食。持誦倍常。
晉洛州銅鞮縣人杜思誠。常持金剛經。勞病得愈。每至持經之際。必觀神光繞室。
宋德祐丙子。建陽之案。政地名南窰。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來好

誦金剛經。絲有靈驗。手援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其年大元軍馬之來。華友以逃難之窮。寄禱于佛前。是夜金剛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託生建康。應陽縣。名雞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入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官。令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中。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結。今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繞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唐魏州左廕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初為右監門大將軍。時京師有禁禁者。暴亡數日。方寤。云。初至冥司。見一鬼使。被冥官頭責。以追人不到。押拉之。鬼使云。將軍魏州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差鬼使去。須臾回報。其說亦然。冥官曰。且罷。追問由此。警勵日加。精進。後終睦州刺史。
唐蜀道白鶴廟。多虎豹。人光化中有蕭秀才者。已中選調授巴南。蕭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裝緋衣。挈三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聚。呼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遂巡與常分路而去。常終不覺。蓋持經力也。
隋陸芳通。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通率武卒。邑人欲殺以應義旗。通知之。遂投身下城。賊便拔劍逐芳通。通為迫急。躍入城陽深淵中。空虛中。忽見金剛神。拍舍一人。接芳通。右臂置一磐石上。都無傷損。神人曰。汝念經有感。特來相救。因此免難。其右臂上。旬日間香氣不絕。後官至方伯。八十九歲。無疾。沐浴。索筆書偈。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箇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宋熙寧間。守邊一軍士。因遇寇。敵戰敗。亡失道。竄伏荒林。自悼曰。死固不惜。不得待母之餘年。吾母持金剛經逾三十年。一旦兒有難。無神力為助。言訖泣下。忽二大木葉墜前。有人曰。取之。乘之可禦荆棘。俄行。頃覺脚力倍常。凌晨乃至太原府。還家見母。及取藥視。乃女經之二梵夾耳。後詢

逃竄處至太原一千里

梁州人柴某壽春府司理鞠切盜有因自言其離城三十里開旅館每遇客旅有囊橐者多殺之投其尸于沙河下前後不知其數惟謀一老姬不得其故因曰頃年有老嫗獨携行李寄宿其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夜半遣長子推戶久之曰云若有人抵戶而不可啟某怒不信提刀自往及門舍無人聲試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與房上下等抵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老姬正起理髮謂經紀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也

宋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自誦金剛經三卷忽一日帶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山崩盡陷其中惟孫翁在石罅中得活後經十二年其子孫鑿石穿透舊所忽遇孫翁端坐石孔中容顏如故于孫拜泣問其所去之因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翁曰石之後似有人持一油酥餅與之至今未嘗飢渴翁又云吾昔所持之經今還在否孫曰見在佛厨內翁因徐步還家就厨中取經看時只見經上有一圓孔如當時油餅大小方知此經有不

可思議功德能救殺戮之患

宋胡石壁作湖南憲時寧鄉銀場數十人入土取礦俄石落土崩諸人皆驚出獨胡三郎父子殘焉越二年銀場爐主過其門適其死之三週其家命僧薦拔爐主聞其故大恨曰彼父子實由我而死今固無可奈何但掘二骨出葬可盡吾責乃喚三百人掘之先得一屍復掘過一大石石中有小窠僅可容拳內有人聲視之則胡三郎若端坐其中未嘗死也諸人大駭問其生故胡曰石崩之時大石壓我於中故得不為土石所壓每日常有白鼠負食一隻由窠而入吾取以食故得不死諸人問其有何隱德而致此胡曰吾平生皆無功過但自幼日誦金剛經一過雖極冗未嘗輟也開石出之面少如童昇之至山下則不復能言矣爐主以為奇事聞之於官石壁以為妖妄遂到爐主具答以實石壁不以為然後昇胡三郎以至石壁命看汝金剛經則經中七百餘字逐一為鼠所咬盡衆方悟其石中所食之齋即經中之字也

唐東京開寶寺沙彌道隆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忽遇暴風中

路哮吼跳于前陰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文心期收護慮遂伏草間市之達曙村人來往觀虎蹣蹣處處滿地

唐貞觀十七年段文昌自荆入蜀應南康王常山碑命洎常之暮年為劉開說講遂攝尉靈池縣常尋卒劉開知節從文昌舊與開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開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迅維郭二里見大雨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候迎惟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本縣方喊又問縣吏尚未知府帖矣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乃經所著跡也後開連節漸露詔以袁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安事旋發悉為魚肉開謂文昌知其謀一時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外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覺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睜目舉燭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扇已開開夫文昌受持此經十萬餘遍微應孔著劉開欲誅文昌時朝

聖命將封開文昌得免禍

唐龍朔中白哲為廣州朱陽縣尉家差運米途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昏黑仁哲與舍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平昔好佛當時焚香誦金剛經未幾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數內緣汝平日持經功德王帝有勅告龍王水府神祇皆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頃史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

唐主侍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船驚惶遂將平日持誦金剛經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待制惟曰深憶此經受持年遠辭辭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疑其鬼侍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蚌殼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侍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無損待制驚喜拜受愈加精進唐乾元年中廣州僧慶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從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滿船人俱沒海中唯慶慧在浪中偶遇一藪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

細視其高巾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慶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三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止香烟漸成五色雲氣撲於上界天界。

唐崔昭為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覆決之際是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又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肢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昔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取出家為僧刺史即施度牒。

唐僧靈隱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復生云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此在世曾何行業靈隱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經大王合掌賜坐命出朗誦一遍地獄煎熱掃蕪之苦一時停息罪則幽曰念此經中而少一重師壽合終今加收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豫州鍾離寺石碑上此既還魂具奏朝廷差中使往豫州碑上看驗真本此章錄法可說是也說法後增時慈命領善提至如來說非眾生是名報生是也。

唐永徽元年僧明濟暴死錄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答曰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乃放還至二年三月卒卒寂滅聞異者。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濛差與賣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都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喚兄都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暗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劫已承局過限回劉文引皆無所歸其妻于被官府兩次監禁杖限條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花欄在路上太守令從者折之乃斫不絕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花從口中出眾人愛護取看時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都二等劫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答曰

得目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插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令掌讀狀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遂釋放周興妻子云差人追都二都三究問明白重杖處死。

宋霍永軍誦持金剛經忽見魔下地裂湧出一神人稱吾是速報司余聞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消者難度日病者多藥變者順多辛苦五逆人愛見速報司唯當靈不靈唯當現不現靈不顯靈現須教現顯賜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答曰吾掌速報司非惡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暫時貧惡者權飽暖濁迷曲惡報案查抄各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散絕後代四遣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侵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高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不速與速靈靈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大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時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赴昇平否曰果得超濟。

唐元和三年李國權限無差常到杜統濟使軍討之初聞揚州將官王忠幹恃野驕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缺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中箭如蟬為福木打落同火卒擒出於城外置之木濠裏其祐見日西遂收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衆軍忽忙取忠幹歸忠幹將死忽夢至荒野遇河不能渡仰天而哭忽聞空中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髮其神人指示其路其人云你莫怕我令汝得渡忠幹拜之低頭求舉神人持忠幹腰將一炊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城頭已二鼓矣亦不知其傷痛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覺敗陣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再倒去復見前夢中長人持刀叱曰起忠幹驚忙又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遂及本營始知夢中渡河乃水濠也軍中就醫得活。

唐馬總貞元初嘗為邑管戴叔倫從事先是南海郡都制五嶺節帥李復有軍事督馬生叔倫自以文章任已不修巡屬之敬叔倫又不長吏事凡五管皆有饋遺馬生獨叔倫此禮殆絕故為後來後又與總有詩酒之

姪權奏為南海從事有日者。叔倫曰中丞有馬已成宜慎之叔倫由是不乘馬。安出縣乘肩輿。無何為賓客所誚。除持節督之。其家賦進。以皆叔倫故。復案深也。叔倫抱恙而致。終亦不能自明。置置然甚。其後。遂達於朝。貞元末。閔即柳公冕。深城之是歲。賊敗泉州。戶見以為得之。將加諸法。遂密疏其罪。請殺之。總素與監軍善。自被幽繫。音問莫通。又期以秋分當實。總於法。總計已盡。甘其異。忽夢一人不見其首。長七尺。空中有言。讀七遍。事得白。明日開獄。外人吏喧宣。則曰。中丞還。疾。圓。之內。健步於缺。墻塵中。得金剛經一卷。經心悟之。乃讀七遍。未及秋分。竟卒。監軍殺其家。遂獲金元和已來三排節。推出入榮秩。可為成矣。

唐時有一富商。詣金剛經。安以經卷。自隨。嘗賣外。國夕宿於海島。聚商。利其財。共殺之。或以大龍。加巨石。并經卷。沉于海。平明。眾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有僧院。其院僧。每夕則閉。人舍金剛經。聲聲在海。應。其。之。同。命。豈。因。此。而。就。于。水。而。之。竟。一。老。人。在。院。中。讀。經。乃。索。佛。而。止。

安樂自在也。無僧聞之。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技僧。則變出家。於島院。

宋政和間。太平州。僧。利。國。好。工。技。甚。熟。忽。有。鴉。千。數。集。于。別。授。之。使。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數。處。幾。半。又。舍。客。主。於。死。者。胸。腹。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眾。莫。不。歎。歎。為。從。諸。高。原。秋。而。莖。之。舊。事。多。有。此。者。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邛。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為。冥。官。臆。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翰。皆。不。類。其。元。經。云。有。冤。牛。一。頭。斷。爾。燒。食。枉。其。命。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飯。獲。狗。肉。兩。頭。狗。亦。斷。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爾。為。作。何。功。德。翰。欲。為。殺。狗。人。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口。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白。是。矣。及。活。遂。捨。業。出。家。終。身。為。善。不。殺。牛。犬。

宋馮察院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為國事。修劉具奏。王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進入其府。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絕。除。算。馮。驚。愕。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世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陽。不造罪德。有犯天律。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誠。諭。曰。凡。掌。權。政。可。置。薄。一。面。日。間。作。事。夜必書之。既不可書。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總舉一善。惠民。恤物。增。福。福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咸。稱。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利。民。陰。德。日。著。官。拜。丞。相。壽。至。九。十。八。忽。一。日。卧。疾。有。弟。九。子。出。至。廳。堂。前。忽見階下。列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更答曰。吾等特來迎接閻摩大王。其子驚惶。突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笑而撫掌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索浴更衣。朝衣坐化。

唐并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誦金剛般若經。時或為商。凡到廈。即奉經。本用錢三百餘貫。買足。帛。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見。強。賊。數。人。各。持。刀。仗。求。趕。行。立。箱。箱。約。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嶺。下。一。

潤。國。寺。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隱。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衆。賊。見。箱。被。逐。即。取。之。父。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拍。手。喚。行。立。曰。上。嶺。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毋。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扣。問。汝。有。何。幻。術。答。曰。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導。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為。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以一百貫文。典。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乃。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善矣。

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陸。不。願。解。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祖。祖。業。不。忍。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究。究。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連。華。經。又。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豈。不。見。我。仁。宗。皇。帝。御。讀。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廣含。藏。盡。心。甘。露。時。時。潤。滋。頂。醍。醐。滴。滿。涼。白。玉。滿。邊。流。含。利。紅。蓮。占。上。放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微。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遂。省。悟。想。

子 120-233

是佛及觀音菩薩化身來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音相一軸。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向時殺猪羊。幾口。願將看經功德。施放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之時。免斯冤對。年至八十一歲。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瞻仰稱歎。

宋孫抃武林人。號無諱居士。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室與之交。謂曰。白崇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亦陀經。嘗夢至蓮池。與清照亭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辭。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抃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開導。生淨土之旨。即跏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龕。踏卷三日。亦坐化。應同立蓮池之識。

唐大曆中。荊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經。虔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宮吳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一日。果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充。不可其父當夜夢一金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陽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試卷。至場屋中。助下筆也。旬既得第。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果試官納三名。卷于御榻上。擇日拆號。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打在第甲。吾今將汝卷於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使君聞推司楊旬。子中天下都魁。請句賜坐。令旬解職。句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獄罪。因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而正為杖罪。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劾周旋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使人看養。俟年十五。顯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收六

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貧人。心本家貧。滿院每日給米一升。銀十五文。至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今其自便求進。三番施應。願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不周急。無力津送之家。吾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尋給衣食。從便改嫁。六旬。震於世。專一戒殺。救護眾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與余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損壞者。為修理之。聖像年深。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落壞。不通者。咸為治焉。九。有達鄉士。六客旅。疏落者。斟量遠近。以助旅費。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已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宮眷。賜旬男。今日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日誦金剛般若經。初隋義軍。中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贍。於家殺之。賊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恆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止。明日果有五騎。并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合誦蓮經。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情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賊。驅令許君。使我等。諸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還答曰。往者他盜。自殺賊。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情者。還為我語。驅我。昔不殺賊。然今又為汝追。驅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驅若不信。明日更來。如其計者。明日不來矣。言畢。而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驅追。而果家持戒。素食云耳。

唐豫章有僧。懷若其父。江鄉捕魚。為業。嘗乘小船。飄游為樂。業慎父自詠曰。活酒遠村。香更好。就船。嚼鯉。味偏長。短簾。八。恐。驚。波。濕。小。艇。唯。恐。出。揚。遠。興。任。歌。無。曲。調。忘。情。品。苗。按。管。商。有。時。只。與。樵。夫。話。閒。論。人。間。事。一。場。一。日。下。網。得。魚。甚。多。滿。載。舟。中。未。及。入。市。夜。泊。於。村。中。忽。聞。歌。曰。白。雲。天。寒。月。正。明。向。船。滿。川。應。以。聲。未。明。山。寺。鐘。聲。動。誰。向。江。邊。舉。佛。名。僧。父。昨。之。出。船。却。不。開。之。自。謂。是。夢。非。休。眠。已。有。十。人。念。佛。經。而。細。察。之。乃。是。船。中。諸。魚。也。能。懷。父。教。曰。蠢。動。含。靈。皆。佛。性。我。今。以。此。為。生。計。非。善。業。也。將。魚。盡。放。入。水。中。歸。家。與。子。慎。改。業。常。新。誠。曰。世。云。子。與。漁。公。善。濟。難。

子 120-234

同道不同更不傷生離綠水却携斤斧近高峰然幸無殺生之過當爾薪於石頭岩窮苦至甚一日暮宿以上忽見沙中有光燭高丈餘遂以斤斧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詣市貨之市人曰此紫磨金也酬銀數十萬金緣改業致富也

宋僧法宗臨海人幼好浮屠嘗於剡川射中孕腹忽墮胎生子母猶附箭紙子宗悔曰貪生愛子有識皆同遂攜弓折矢斷髮為僧分衛自資日唯一食六時禮佛以懺往愆常吟味法華維摩二經響聞四方從受歸戒凡三千餘人開拓所作以為精舍因誦經為目曰法華堂

宋隆陽趙修復元豐中因收疾發動恍惚如醉夢之間見鬼神擁一銀衣一紫袍乘馬揮鞭俱來詣門喊聲震地呼修復速出修復聞之汗流被體髮毛如拔現飛魄散莫知所措連聲追迫見鬼官衣紫者在左衣紫者在右衣綠者是崔府君自言官生死事大紫者是已之伯父宗丞自言管生死案俄而二公語之云修復在生任肆不軌邪慢無道縱心所欲橫殺物命舉生今未寬訴云我等積罪合墮旁生所受生身自有年限應速改過

當得為人餘業未盡橫遭傷殺所報不終復入惡道往復既頻重罹惡處痛若銜冤不能具陳異口同聲銜冤論對今我大正平生理冤為此身受勅追捏汝身事已彰露更莫多言於是修復被諸鬼神赤繩繫手白練纏身唯聞喝急不許辭家俯復自念平生鮮福多罪心甚悚然乃有一鬼拽倒而去遂折禱曰某以凡夫庸俗未能崇教為心失料前報向無依怙甘從萬死敢忘一生若非真聖慈憐眾冤何以面觀幸伯父之親加府君之故惟冀哀憐終恩報德於是府君謂宗丞云修復乃公骨肉又且悔過深可憐之既而二公轉惡以為惡謂修復云汝能為所傷冤家造玉皇大道君聖像更朝夕誦玉皇本行集經念其名號當獲福無邊得免斯報修復聞之至誠惟唯不勝感激便發誠心克崇妙典願諸冤家早生人天言訖即引一城二公引修復東北而立見一大殿中有人云是聖帝長王君衣綠案而坐又見殿下罪人無數皆被捆縛號天哀慟不可忍聞修復尤切驚懼頃間即被引過聖帝見之瞋目作色大聲告勅云公竟廢事獄卒

宣傳帝命出名諸冤周迴不見鬼使愕然具上事數於帝前帝乃召有司

詢問有司答曰頃見天門忽開有彩雲自天而下墮童子持黃龍云陰趙修復為殺生罪廣今已懺謝發心造玉皇本行集經一部是諸冤等以此功德時刻昇仙並隨勝力皆生天界其趙修復即命再生復歸人道不得拘留上帝符命時刻奉行聖帝歎曰修復殺生雖廣而懺罪情切異通上界為報重寶經太上真詮今諸冤等各獲人體既能如是善莫大焉可放令還修復蒙帝旨放還頭首拜而退修復辭帝已訖便出城忽如醉夢之歸神復其體家人唯見言詞紛拏自忖自懺悔惜不食如是三日得生既而身活覺身碎痛如是一月方安乃發心造像持經歸誠大道

昔有一婦人於三生曾置毒藥殺害子命此惡家不曾離於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託此身今慈母至生庭之時分餅不得及至生下不過兩歲便即身亡至第三遍抱此孩兒直至江邊不忍地棄感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乃謂此婦人曰此非是汝男女是弟子三生前中惡家以神通力一指遂化野人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今欲來報怨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善神日夜擁護故殺汝不得我此時既蒙觀世音菩薩與我受記了從今後永不與汝為怨道了便沉水中忽然不見

宋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德一日浴罷倚窗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衛森嚴至門首見諸職李鎮鴻曰此陰府也知官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顧見道士掖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真凡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天生神章茶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追者皆州龍泉潘應度也於汝無預追汝之卒吾已縱之以汝可速歸故鄉出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接

續從者十餘人呵導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答曰我在世公平正直不欺於人王命擢為掌簿判官陰陽異路機不欺知官既得自延壽放還故家宜速回若便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推入坑水中醒來但見汗雨遍身其眼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陽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立晝夜

經行以折福祐後讀藥師經云昔者得視之言遂請七佛然七佛皆已盡
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
界乞祖目見明元永代開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一翁以金篦磨其目
謂元曰勿憂也三日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踊驚覺乃通告家人三
日祖目果差

宋蔡州周二嫂賣煎魚為業年五十方以心痛而死其子法昌於寶林寺
作童行紹興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忽夢其母謂之曰我三年在地獄中受
苦不得功德為我誦太上救苦經千遍可免法昌於太平觀求得其本誦
之數已越二年忽過趙九郎門首趙有女招兒二歲不能語因見法昌還
視其衣大慟父母驚異之其女忽能言指法昌曰此我前生子周法昌也
我賴其救苦經之力得生于此法昌驚訝常往來其家瞻敬不衰

宋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燕湖尉儲生龍避不及
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德見其頂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
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軍用此策動改京宣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

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準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南齊何點少時嘗病渴疾積歲不止永明十年在吳市石佛寺誦維摩經
諸菩薩摩訶薩授九一摘夢中服之即愈時謂經功所感

宋程紹彭有女慶娘及笄慶元四年初春為瘡疥困重至二月二日氣結
而絕救療無計惟燃火爇灸其頂若燒木然其無所覺夜時非忽呻吟呼
語人有兩使送我回可將紙錢與之父如其言又曰未也須一倍此數別
就一處焚之少焉益蘇父扣門見對曰初被兩使迫入大官府立於庭墮

王著著黑衣據按而生傍吏呈一引王把筆簽押勾倒我悲哭云我家貧
不啻受用過當有何罪而抵此王曰各有定數更貧於汝者也若來我曰
死亦不離所恨者二親生育之恩未施報答今反為之累王舉一器相示

內有如小藥截成錢子者三片使我與一白髮翁附耳曰此是迷魂藥
服之則生路永斷不可復還切不宜接翁遂亦服懇王曰此女家好燒香
其父母誦北斗經金剛經不可以數計行陰德積善緣他人莫能及望特
赦放其體甚恭其辭甚切王領首取前引別物一行差二急送還

梁道珍法師天監中寓居山慈惠法師精心淨上異時夢見十八人舫
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修功過永劫子未
誦弥陀經若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等誦弥陀經後二年有棒
銀臺至若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
佛之基有漸矣必金臺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則知
珍遷化

唐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成人也祖元將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
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
經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曉身在簾外還房又移出如是數四心甚
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後之吳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
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吳不憚行卒乃於頭中取出其魂既而出城中
所歷相識甚眾明達欲就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迢狹小俄而又失二
卒有赤索繫片骨引明達行甚艱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惘惘獨行僅
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鎔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

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修方丈室有維多呵問明達寺舍卒吏
推明達入室室裏塞之明達大呼枉吏云聊欲相識無苦也須臾內傳王
教召明達明達隨入大廳見白面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
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召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令掌殿敬
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聞題延壽明
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
上座開講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庭王
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別謂明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
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或卒乃是其相元瞻元瞻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
云已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瞻引至厠初問監曰誰以問庭王明達具
以實對元瞻云吾自後復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知也華有吏持
案至元瞻問理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瞻
問明達得病否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判官二人送還家判
官見不甚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復分

三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凡五六輩可以微曉之出門吏各執錢五千吏云至家宜便如其數焚之吾等計錢方大及房凡二老婢被焚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死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邊乃尚云示能言唯舉手左右云要焚紙錢否明達領之焚焚錢訖明達見三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問所云云是郭縣靈籤人及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苦薩戒乃爾不覺全放還可清潔也又與明達相隨行可行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籤果見其姥如舊識也

後唐章帝於潛人也奉法三世吉无猜避世齋戒誦有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而數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重瘡醫弗効晃兄惶遽馳至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同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渡吉不能渡連迴歎息良久吉既信真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未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

至頭及吉渡纔至膝耳既上岸囊經已失甚悲恨尋至晃家三禮懺悔涕淚自責愧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泥泥如有濕氣開囊視之經無少損遂為誦經其疾即愈吉家西北有山高峻中多魃鬼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劫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語言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問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應相道冒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外當殺樹為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與不相干犯方喜為此新見祐助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犯也言畢而去經宿所安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宋台州海壇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迫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以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刑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歸為我言之可造

撈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惡明年當死還世可收永食學誦經此庶可延壽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未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以南廣死數千人處分水府城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便行而至所居驚覺遂起至次年果如帖下云漁者乃為行者日誦不輟後十年而死五代馮載自言常患風氣一夕門外有人喚馮載者遽出門見一熟衫銀帶類親事官者云勾追你馮不覺從而隨之去轉一街又逢一人親事官云急勾馮曰我病不能行二人曰我扶你行至一大衙門已有親事官二三十人後有丈夫婦人小兒皆露頭散髮啼哭不止馮見之忽驚駭曰我死矣奈何斯須擁過第三重門有廳事兩廊每間各有司吏罪人三五人忽然下簾簾下有人問姓名馮亦記其一二後見裏軟脚幃頭二三十人從廳後而出各執黑漆棒立於廳下悉喚罪人至廳前小男小女婦人在前丈夫在後從頭驗事問訖次到馮問曰多少年幾甚年甚月甚時生馮對之東廊下有一吏持公案簿曰同又問曰曾作何功德曰從十二上今天童謫命錄主判曰某年某月收得功德凡經數處皆一同亦對問

如前又至一處馮見寫四五紙文字一紙曰都勾院一紙曰送地戶院一紙曰風門院一紙曰送入門院一紙曰送冠門院又至一處見一判者簪眉多髯手按膝而坐馮熟視之則宰相王隨遂告之不聽初一走金將簪子束與笑之曰與你簪子了也二吏送出過一殿遂其亡兄王木具體形容憔悴曰知汝來可分與我功德又聞屋中哭聲乃先亡妻也六功德馮欲與妻語二吏曰不可恐思愛相戀遂催行馮曰送我何往曰送往北御園去既入園上水閣倚欄方食忽擲環落水遂錄失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急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遂改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真孟知儉曰君平生無修福履何以得遇儉曰一生細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捨勤得實遂還夫問知儉平日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登州司倉即被劫不許看遂至虎橋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奉有勅募運糧因放選後曹州參軍後被劫轉投登州司倉又入選除曹州判司宋至任而卒

宋張守一者襄陽人有妻子陸興元年夢之夢道曰請真武經三卷以具藥行醫自給乾道四年遊長沙駐於小湖門道堂嘗出至瀟湘門外見舟中一人抱使上與語曰家間去此八十里老母苦脚疾踰年不能健地醫藥無效吾昨日因幹入城夜夢一道人來用藥隨手見効適親先生容貌蓋夢中所會者豈非吾母宿生有緣故得遇過德神即還顧不識可乎張曰吾妻水閣人方欲微積功行正所欽也遂還堂內挈衣簪復來即解舟夜半到彼處道人有十輩男子喜笑而迎揖登岸舟人之家巡視病婦張曰小疾耳無須慮治之七日婦步履如常時舉室歡賀連夕樂飲告去弗許留連再旬乃歸具將謝道繞一更後忽有二十餘人喧噪自外入即席擁張出門穿城山林赴紫林間古廟解其髮分繫繫于柱束縛手足張時被酒方醒衣袴皆已脫去但紙籤香灰狼籍滿地自知必死泣告衆人曰守一方外細民命如草芥用以祭神不辭乞為取隨行諸物一一焚燒然後就燬則此亦瞑目其人許之旋踵而至凡其所齋一切赴火唯真武經存張即冥心默誦未數十句覺廟中陡噴燈燭盡滅陰雲四合聞

甲馬隊仗之聲群凶奔散張繫髮自縊縊亦斷左右寂無音響望虛林疾走若有持炬追之者天明到小塘市不知所從來僅述性命生理一空初舟人用夜回程正恐識其道徑蓋素明殺意而張不覺其漢問傳笑呼為祭張

昔荊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誦一卷陽間增延壽數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見道涅槃彼岸或有善緣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即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賜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讎還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父進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奸將活魚切鱗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間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汝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

內為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曰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蒙善果出離三塗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之祿選美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為善不輟壽至百二十歲無疾而終

宋俞氏二女東莞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年十歲妹年九歲童性慈善信向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入定去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入定一句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問昨明年正月十五日又皆入定日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遙飄上天父母號慟絕神未福既而經月乃返頭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前世因緣應為我弟子衆手摩頭髮因墜落與其法名大曰法錄小曰法彩臨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魅繕立精廬夜得誦經外中每有五色光明流從掌指若燈燭輝煌照映遠近刺史常朗夫人聞其感應頭異並迎供養敬禮甚至二女為之講華嚴普門諸品妙經及止觀此聞者皆得開悟

晉僧慧遠姓賈居廬山門樓煩人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遂與弟慧持同受業精思誦讀以夜續晝遠神明英越心與理契大善講貫復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大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閣瞻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攀杖叩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潯陽九旱遂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及諸品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降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僧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寔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廬不可復時遠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無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諸山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梗柁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

宋平陽邑中明院有蘭梨有元者諱誦諸品經呢而於大悲咒尤精每夜二更即起持誦日開多寢或坐撫琴焚香而已嘗講止觀于堂上而舊問鳥雀相喧因下座與眾行道誦經呢已而鳥雀皆去自後佛殿法堂前後無從無雀聲又殿柱多為白蟻損蛀元公乃行道殿中誦經呢七晝夜後

柱礎傍蟻皆移去自此遂絕

元衡色紫蓋鄉一老儒大德甲辰初夏山邑中既而以他故坐道安堂先
歸建夕繼亦旋返抵暮獨遊江岸喚渡直操舟渡子俱各酣臥殊不之顧
是夜空雲發變月色朦朧止一漁舍扁舟往來獨釣江上時解舟假寐者
聞忽彷彿遇見二人隱隱立于波中遙遙相視者幾達窺視其人私相
謂曰北岸一人喚渡已久我候于此汝往與借乘其一人答云此人是老
儒念經不絕未可近之良久其人又謂之曰可矣汝亟去取之恐逾此會
又是三年未可問也又答云彼尚念經未止空中蕭蕭轉聲不可嚮邇如
是數次老儒呼渡未已迨夜分後水中之人寂然不見後者知為鬼矣遂
履舟舟中時曉傳更已至四鼓候達旦微明漁人移舟次于邑岸遊之待
涉者獨坐水濱漁人遂載以渡至中流語之曰爾者秀才呼渡之時不知
所念何經二鬼俟爾欲取秀才終夕立于波間不取親近何也老儒曰持
誦玉皇寶誥雖暮夜獨行山林間寂無恐畏自是持誦益虔

公案卷之六

三六

續敘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司收錄至一官廳廳事甚宏壯廣
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松鑼或柙械皆北而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
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
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請施物同之圭曰汝身
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喜奇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
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玉
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誦經王乃向之而坐山龍誦經曰妙法蓮華
經序品第一王曰誦法華止山龍即止座後立階下顧庭內向曰已盡
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惟唯自利今庭內衆因皆已聞
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
將此人應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束縛百餘步至一城城甚廣大上屋覆其
城傍多有小窓或大如小盆或如盆如盆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窓中即不
復出山龍惶恐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福罪業各異此諸人者各隨
其業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極南無佛請吏求出入至門見一大鐵

罪人入湯受苦楚聞山龍念佛誦一時並得息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
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後追錄
若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
山龍更歷兩門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
付山龍龍持出至門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
蘇

晉泰清者真興於潛人也任為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
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
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舍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
故人阮敬時敬時已三十年矣敬時問清曰卿來矣知我家何如清具以敬
之家事告之敬又言僧達道人是汝師也當以告之可得免難遂令一
卒引清至一大寺見一沙門在像前禮拜卒謂清曰此即僧達也清求哀
救度僧達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還看世樂忘失本
業背正就邪不免當報今若能改悔我當明日指汝歸路今夜且於門外
候我清遂於門外候之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給願僧達云汝當
華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
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
東南日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歷朱門阮敬時來相迎
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
入至戶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莫無可依託者
清乃歸其子孫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所夕不輟

公案卷之六

三七

周阮基者河內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
坐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
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珞
珞行樹端列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錯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無
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犬肉身不識大道忽於今
日得親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
先自做緣今得遇我汝必命時盡其奈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道師今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按基智慧上品十戒與諸品經典合
基誦之為設蔬食食訖舍去基再拜水陸師以汝命絕之時吾得度汝
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一日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懸家人不即望
之三日而活乃能言云初見皂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至一處
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
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精罪深應入地獄基聞倉
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
諭必求見度今日危困幸得救濟須臾天西北端雲忽起雷車冉冉自空
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官見之皆稽首作
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拜跪受頭云
太上救苦真經今基讀之一偏其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
此經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氤氳久之乃見一
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痛哭之聲基乃還活坐良久進憶夢中
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也復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昔薛巖為惠州司馬長壽日念金剛經二十過及諸品經年七十二臨終
時見有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來儀之姑也屬綴珠見巖墮幢
蓋冉冉而去一家皆有異香

嘉言

讀書不破費讀書萬倍利○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百則有一
日之益○有田不耕倉庫虛有書不教子孫愚○不登高不知天之
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演
暢實相義開闢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成菩提○說是經故得無量福
漸具功德疾成佛道○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苦○讀是
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顏色鮮白不生貧窮卑賤醜陋
○燒香行禮晨夕誦經棄諸雜想心注太真尅得玄降白日飛騰○長齋
誦靈章五靈互相扶功成天地基世慶有餘○若復讀誦依經修行晝
夜不懈是人所在自得安樂隨所往生○為諸天演此妙寶得悟之者
俾躋仙作○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飛仙官隨所擁護

感應

元圭正辛丑陝西有民家小兒甫三歲一日村巷中遇縣官喝道來衙前
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尚無恙縣官驚訝曰此小兒焉知我名乃進而
問之小兒為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為故人
也復與縣官言曰自與君別來已歷三生矣今得再相見於此萬幸也縣
官因問曰汝前身喜潛心玩易尚能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工夫
不虛費也言已別去縣官因言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著故能出生
入死不受生死移換

唐董雄河東人貞觀中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罪累與同列李
敬玄主欣俱被維繫雄專念法華普門品滿三千遍以求脫免鏐忽夜解
落雄驚告竹玄共視鏐堅全在墜而鈎束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御史張守
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悔重鏐封札而去雄但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
有聲雄復告竹玄等明日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鏐自相離敬玄素不信
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鬼神所囑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
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竹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鏐亦解落視之

如雄無異不久俱免

此齊後主隆化元年法師墨還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精當講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思三寶夜夢月墮其懷大夢而食之脆如冰片既悟所苦頃除以食月成德遂私名月德後授人戒常六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遊止醴泉山專誦法華為業乃至數千遍貞觀中國病時終告友人慧那律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後當以七年為限試發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讚歎乃函盛石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五代金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福還出至家而逝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晉有釋曇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去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而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講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續九十四咒願畢於是遂歸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淨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曾於大江遇風濤船將覆慶慶唯誦經不覺覺船在浪中如有人掌之倏忽至岸於是驚勵彌復精勤矣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法幹夜於藍溪溪間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照望數十里間然無觀其僧慘然有懼又至寺具白其事於僧僧明夕俱於藍溪曉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物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願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骨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中

晉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宋孝元法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國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既長因不復育言歸娼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無如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好罵弟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戶部郎陳死於臨安赴歛僧舍徒命僕油火化將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爐未出聞喧呼聲視之則有老幼數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來觀之僕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集遠近已奔湊視灰中皆舍利眾競取之僕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餘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寸李始歎異訪諸娼云此娼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他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法華經十餘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每日清晨鐘靜戶聞如是而已娼生前罵人富積口業而用三十六年誦經之故獲報乃爾亦其善念堅固所致云

唐永徽年中太白山有兩僧名道祥慧悟持涅槃經受華嚴經有居士作禮請一僧齋僧云二人不知請誰居士云請華嚴師悟乃赴請於是居士置悟於衣上坐令其瞑目只耳聞颼颼風聲少頃放他開目不知到處唯見屋宇嚴麗延悟入堂禮佛繞畢忽五百僧翔空而至悟遂下坐居士語曰此日齋意在師一人雖五百羅漢臨時請耳師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引悟坐於聖象之上齋罷居士令一童子送還童子請悟開口飛入口中悟即騰身空中謂祥曰神仙請齋遂獲神通今欲觀之金關界空而去

唐上元中洛州敬愛寺有律僧歸顓及鄭州界迎暮校店次有僧至不知其名並房安泊其後來僧謂主人曰貧道疲餒酒醢三升肉買一斤飲敬迨盡律師怒而訶之身披法服恣飲酒肉不知慙愧其僧默而不答少頃索水漱口端身趺坐履發梵音誦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如是我聞至齊滅道場其口角兩邊俱發光明透射房舍酒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光明輝盛謂至六帙即歇收光其僧乃卧天明律師涕泣懺悔過輕誘聖賢願罪消滅

周僧延壽字冲玄給諫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按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綴纈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往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尺鴳。巢於衣衾。始以爲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遠。復見普賢前蓮華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閣。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閣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雲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來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爲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地鬼神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跏趺而化。

昔佛告四衆。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爲於法故。捐捨國位。娶政太子。擊鼓宣令。四方求法。誰能爲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供給。走使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爲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踴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爲床座。身心無倦。于時冬事。結於千載。爲於法故。精勤給侍。令無所乏。爾時王者。擢迦文是時仙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今我具足六波羅蜜。成等正覺。廣度衆生。

昔過去日月淨明德佛。爲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菩薩聲聞。衆說奉華經。是菩薩樂集苦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即作念。言我。得是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力。我今當供養於佛。及法華經。我雖以神力供養。不如以身供養。即於佛前。自然其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

昔有四比丘。於法華經。極生殷重。卷舒秘教。甘露未霑。由是結契。山依共期。佛慧幽居。日積水。糧單盡。萬里雲霄之志。可得言哉。其一人云。吾等四窮。尚不存身。法當安寄。汝三人。宜以命奉道。我一人者。當給所須。爾振錫門。闢以求供。給難寒暑。代謝甘喜。無愠以故。三人功圓事辦。一世之益。當無量生。其一人者。數涉人間。屢逢聲色。垢器未火。難可護持。偶見王者。出入車駕。喧闐。生心動念。愛彼光榮。功德重情。隨念受報。人間天上。常得爲王。福雖不貲。亦有限也。三人既得道果。會而議曰。我免樊籠。功由此人。彼耽果報。增長有爲。從此死已。當沉火坑。幸其未墜。宜設化一人云。此王若欲而復邪見。若非愛鉤。無由可拔。一人可作端正婦。二作聰明兒。兒婦之言。必當從順。如宜設化。果獲改邪。那時國王。若即妙莊嚴王。今華德菩薩。是其婦。即淨德夫。今今死。照莊嚴相。菩薩是而。昔二子。即淨藏淨眼。今藥王藥上二菩薩是。

宋王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難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神童。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授一吏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持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輪焉誦。經凡越兩歲。結胎元。年臥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產。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分勉母子俱安。

昔天竺國有一阿闍維。比丘名摩訶羅。讀摩訶衍。華言德衍。彌菴國王。正信。嘗布髮掩泥。舍比丘。踰又有比丘。來白王言。此人不多讀經。何大供養。王言。我曾一日夜半。欲見此比丘。即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華經。有一金色光明。人衆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親近。彼即滅沒。我問大德。以我來故。金色光明人滅耶。比丘言。此是徧告菩薩。徧告自言。若有人誦法華經。我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徧徧告。自來矣。徧告即法華經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禮足而退。是故我今當當供養。

姚秦法師鳩摩羅什。華言覺明。龜茲國人。七歲出家。日誦十偈。其母嘗携至月支國。見一羅漢。曰。此沙彌。至三十五。若不破戒。當大弘佛教。度無數人。戒若不金。止才明法師而已。母唯其言。一日謂曰。大闍維。東土維彌之

力但於爾自身無益耳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使大法流傳能洗家俗雖身當鐵錐無恨矣時行堅據關中太史奏去有德星現外國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羅什特非是耶即遣呂光率兵伐龜茲光既使什更至涼州聞符堅為姚萇所害乃據關外僭號後涼蓋什子與羅位廟慶儀生連理樹連國意礙為懷以為祥瑞遂伐呂光迎什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與於逍遙園引諸沙門曉什講說什辯通華夏覽舊經典胡本乖謬以弘始八年於草堂寺與僧侶等八百餘人對舊經考校譯此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後忽感疾即詔眾云因法相逆殊未盡心無何緣謝所譯法華華經幸共流布若所譯無謬願焚髮後舌不焦爛言訖而終至於開維台果不灰

晉釋道生授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畏服之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讀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果承羅什辯問超卓咸稱神悟後遁跡虎丘寺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師舍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遂獲改觀今在某家為兒

子待過數年却來東海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因瘞于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皆看乃獲一古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其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隋僧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眾見凌空西向而去

隋僧等觀生于富陽孫氏為僧已復開智者開法佛龍遂往依承專誦法華無餘講說貞觀中赴餘杭法恩寺講忽一夜見神人曰吾錢唐阜亭祠神也師嘗經過廟庭弟子巡遊不值今故特來求授戒法師即為然香秉宣至明日夜半奄然命終

晉僧法莊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遠公弟子性率真以苦行有名誦法華經自為恒業常於靜夜隣者每聞師房前有兵仗明衛之聲

隋僧法京姓朱會稽人年少聚沙為塔高丈為殿合掌稱佛忽遇乞食僧勸之曰汝可往天台山出家彼有初依菩薩說法化世兒即奔往使侍智者為弟子智者笑曰宿願力故今得相遇於是晚夕左右服膺無懈師因

教誦法華經一部無懈法後隨侍智者入廬山即於陶侃瑞像閣內安制法華三昧俄見一僧云汝法名未賜應改名為普明則照了三世矣自是後改高號晚旋歸國清所居之房之水師想念石上忽派泉又嘗鑄文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而隱一時於赤城松林中現身高數十丈章安頂禪師親見之

陳僧慧思武津李氏子幼立志持戒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十年專誦法華七載常行方等九旬常坐脩一行三昧續詣其齊慧文禪師所詔稟禪法長夏攝心夏滿受歲慨無所證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及餘大小法門後止光州大蘇山道俗指施造金字般若金字法華眾請講二經即與數眾共非幽曠次至南嶽見林泉殊淨乃曰此古寺基也依言掘之果獲故址器血又往嶽下乃曰吾先世在此坐禪為賊斬首由此命終又今世也命共尋覓乃得枯骸師侍而頂戴因起塔以報昔恩陳宣帝詔住棲玄寺道俗願仰忽有普賢摩頂涌生肉髻常往瓦棺過雨不濕履泥不污或現身大小或竄竊藏身瓶水常滿若有天童給侍臨終日大集門學說法唱言眾聖相近泯然命終感異香滿室遠近咸聞時太建元年也

陳僧智顗番出潁川世居剡州華容縣十八出家相州果願寺二十剃髮受具即往大賢山誦法華經無量壽音聲響徹歷於二旬三部終畢後住瓦棺寺首開法華玄義隱居天台初宴息於銀地時經行於東南峯或居方丈誦法華經而入三昧眾魔惡鬼競求惱害師於禪定中亦不覺神之變恠一時講誦法華感普賢乘白象躡駕於前隋煬帝居藩請為菩薩戒師乃賜智者之號後歸老天台一夜忽夢大風吹壞寶塔是時詔書連徵至石城像前遽云有疾遂命弟子唱法華經而自護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輟介絕經於今日矣

隋僧慧超生丹陽沈氏性溫裕自幼從釋專誦法華聞光州思大禪師定慧雙明毗尼律言無善乃與智者虛心潔已極衣請業思曰超之神所得忍人也及遊衡嶺復與智者同途誦經移歲後隱終南八載行道倍隆三惡障也大唐伊始崇重京師師自入道即誦蓮經五十餘字萬有餘遍洎

寢疾梓終。名報告曰。往返者之常也。長生不怙。夕死不憾。第一義空清淨。智觀是吾憑仗。言已。向而逝。遺言。命露屍松石。以施禽獸。弟子依教。停一月。餘。顏色如生。還累塔以安之。

隋僧智瑤。姓張氏。清沂人。年十七。亡二親。染患至篤。知無生意。夜忽見月。遂念。月光菩薩。因而得差。深知三寶。是我依憑。即往安淨寺出家。挺志高邁。言行俱實。遐邇聞者。皆解脫羣。遂抵台嶺。服膺受道。智者察其根器。乃遣行法華三昧。洎備至二七。初夜坐禪。乃見一九頭龍。從地涌出。上升虛空。瑤明日。白師曰。此表九道眾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入法性。空耳。又寄於寶林寺。備法華三昧。啓脩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瑤師問之。答曰。我來看燈。頻經數過。答問如前。寺有慧成。禪師聞其事。而言曰。彼室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是必相害也。天曉扣戶問之。見其猶在。甚喜。成因以報水陽王。王即遣數十兵吏。執杖防護。瑤曰。命由業也。豈在防護。謝而去之。至第二夜。鬼即入來。偏打東西。於三七日。恒爾為然。瑤坦然無懼。行法將訖。見一青水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

隋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家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灑落。放物衣。取名大志。誦法華經。常然閑靜。音聲清朗。聰者忌嫉。後於廬山。甘露峯行頭陀。時有賊。身猛獸。皆避去。倉粒若盡。唯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晝夜。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微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眾通集。師絕粒三日。登大棚中。布裘其臂。薄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巖岵。晃然大明。眾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忘形色。不覺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眾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跳躍入定。七日而卒。

隋僧道悅。俗張姓。荊州人也。十二出家。玉泉寺。器識沈深。安貧苦節。長誦法華。以為德業。玉泉智者。創置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一片。懸之。每誦經一卷。輒扣一下。聲韻清微。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有祥感。知而不傳。嘗患水腹。急如鼓。一夜誦經水忽流注。洪腫頓消。尋僧靜生。蜀郡人。俗袁氏。少為僧。以苦行聞。成都守宋豐請主三賢寺。

誦法華經。又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忽有一虎來蹲於前。徹章乃去。後誦習。常常見四神人。左右侍衛。年雖垂老。行業強壯。洎感疾。即付囑門人。跏趺坐而化。

晉高昌僧法緒。德行嚴峻。飯飲水後。入蜀居劉師家。閉行頭陀。行虎兕見而不傷。常覆石室。誦法華經。摩訶薩光明三經。忽於一夏。在石室中。右脇命終。七日不壞。香氣散人。每夕放光。照徹數里。鄉人異之。即於屍上為起冢塔。

晉僧法義。俗姓竺。十三歲入道。專勤梵行。誦正法華經。住瓦棺寺。後遷會稽寶山。精舍咸和二年。染疾。誦習無虧。夜夢一僧。為出腹胃。洗滌垢穢。洗已還納腹中。夢覺。疾即痊愈。晉帝嘗宣至禁中。授受五戒。供奉殷厚。至太和年。不疾而化。勅市新亭。尚起塔安之。

晉僧三法。法名卑。居吳興。志操高卓。戒行淵深。本師寢疾。曠為祈誠。禮懺凡七晝夜。因感五色光明。照室其病即差。後止於潛青山石室。每言法華為會三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眾則講。平居則誦。

謝安為吳興守時。往晨敬。晉閻太帝。命高僧以造妖星。曉遷馬六昌原寺。為百姓拯拔。免苦莫不效驗。有人常見師行坐間。每有鬼神數十輩。衛於前後。享年七十六。

晉建興二年。長沙縣西一百餘里有青蓮花。兩本生於陸地。道俗爭觀。因掘其地。一丈二尺。得一瓦棺。而蓮出於棺之壞處。斷棺視之。有髑髏挂索。其蓮根生於齒頰間。時有說者曰。昔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十萬部。不疾而化。遺言使衣紙服。以瓦為棺。此其是矣。

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經。為常業。初死。推殮陰下。後改葬。骸骨並朽。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終。置屍巖下。餘骸並朽。其舌如故。

宋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斷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舍。龍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冠日就山。連八關。齋會。闔境雲奔。盈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

燭然薪火能而生誦樂王捨身品。火公至額猶聞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給曾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栴檀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時元嘉廿八年也。宋僧瑜俗姓周。吳興人也。弱冠出家。行業純備。於廬山南建招提寺。以居之。常持蓮經。未嘗少替。一日謂友人曰。結累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樂王之轍。獨何遠哉。遂積薪為龕。設香華。眾是日雲雨交零。乃發誓曰。若我捨身無悔。天當晴。明不然。即露而死。言已。雨霽。至夜。入龕。令掌跌坐。誦樂王本事品。火燄至體。其生自若。眾見紫氣騰空。經日不散。時年四十四。過後十四日。瑜之舊房。忽生雙桐樹。枝葉豐茂。實堪直徑。識者以爲婆羅雙樹。克炳泥洹之道。瑜之庶幾。故見斯瑞。因號雙桐沙門。宋僧慧慈。廣陵人。出家壽春。後憩竹林寺。氣節卓犖。精誦法華。誓願焚身。作真法供。凡在見聞。讚歎尤多。初飽粒食。酥油復斷。酥油服香九。雖四大綿薄。而精神警正。孝武深加敬異。遣使諫止。不從。以大明七年佛生日。於鍾山南置鉢鉢油。乃詣開辟帝。帝見改容。師再三囑以佛法。而退。帝親駕見。時四眾奔集。師乃入鉢。經以吉貝灌之。以油將鉢發火。帝復止之。蓋確固不從。且曰。微軀賤命。何足介聖意。願之度二十人出家。爲佛法助。勸許之。益教燭自燃。舍身誦樂王品。火至眉睫。猶聞其聲。眾見悲慟。響震山谷。帝忽聞空中梵管之聲。異香芬馥。盡日方還。是夜帝又夢益振錫而至。優賜以佛法。翌日帝設大會。度二十人。勸於燒所建樂王寺云。晉僧登師者。止住廬山。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往行如是三載。安王聞之。果詣奉迎。因整下山。王與四眾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眾。眾見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眾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離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迴也。即於是日悠然赴化。晉僧法志。結菴餘杭山。誦法華經。朝夕不懈。有雉巢于菴之側。每聞誦經。

聲。則翔集於座傍。若侍立聽受狀。如是者七年。一日然性師撫之曰。汝雖羽族。而能聽經。苟脫業。必生人道。明旦還殯。師即瘞之。及夜方假寐。夢童子再拜曰。我即雉也。因脫師誦經。得脫羽類。今生於山前王氏家。爲男子。右腋猶有雉。見可驗也。僧詰朝至其家。問之。果然。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踴躍。此子遽然曰。我和尚來也。舉眾異之。携以示志。志撫之曰。此我知兒耳。遂解衣周視。其腋下果有雉。志曰。至七歲宜聽出家。父母唯之。至時入山。十六落髮。以腋有義。命去。曇翼授與蓮經。不遺一字。志師歸寂。翼即爲此山第二祖矣。宋僧弘明。生於會稽。龍虎出家雲門寺。節行孤高。人所具瞻。誦法華經。坐禪檀懺。六時不輟。感淨瓶之水常滿。人謂天諸童子給侍也。一日坐禪。忽有一虎。蹲伏于前。久之乃去。續往永興石姥巖。入定。亦有山精來。憐明以腰繩繫之。精遂謝求脫。脫即曰。後不敢來。自爾絕跡。齊僧慧豫。黃龍人。少務學。游京師。止靈相寺。徧參名師。或聞藏否人物。輒塞耳不聽。誦法華大涅槃等經。一日寢卧。忽夢三人扣戶。衣冠鮮潔。執蓋相迎。問之。答曰。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緣未了。可延一年。否遂諾而去。至明年是日。復夢三人如初。因爾而卒。宋僧了宣。西明實林。肄業於南湖光嚴堂。閑大藏。預法華期。歲二十七年。與榮什人最相善。一日詣榮室。默坐。榮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其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眾誦彌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合掌而化。從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哀。闍維之處。舍利無算。周釋慧命。法師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繞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爲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嘆曰。時至不行。爲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豈兩相。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眾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咸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晉僧跋摩。年二十出家。爲僧。振器魯。然無所措。立志誓誦蓮經。以求西邁。日記一行。或得半偈。如是勤苦。至八十歲。方通一部。一日忽見朱衣神人。手持請疏。曰。天帝奉迎。大德跋摩。師曰。生果愚鈍。隨分誦持。專析極。

樂。初利雖是勝處。非所願也。神人辭去。又一時夢七寶大塔。身居第五層。望見七寶城階。無有涯際。外有二金剛執杵而立。數十青衣手執白拂。以拂階道。澄問答曰。此是西方寶城階道。來迎跋澄。澄即語弟子曰。汝將吾衣鉢營大衆齋。又言汝等此時見千佛否。答云不見。又曰。覺非常香氣否。答云咸聞言已。尚向奄然而化。

梁僧法雲。陽羨人。俗周氏。其母始生。見雲氣滿室。因以雲為小字。七歲出家。立名法雲。年三十。講法華淨名。機辯風生。嘗於一寺講。數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雲。滿空而下。延于堂內。不空不墜。講訖乃去。時誌公道。超方外。或采雲而曰。吾欲解獅子吼。請師為說。師即陞兜割析。誌彈指曰。善哉。微妙矣。武帝一日。以天亢陽。問誌曰。何計得雨。誌曰。雲能致雨。當請雲師講經。雲講法華。未畢。即大霽膏澤。

梁時僧還。出於嚴氏。自幼神俊。識者奇之。師侍法師道則。自弱冠便誦經。數滿六千。一日坐而忘寐。夢見普賢。垂光照燭。親為摩頂。書而不傳。至將示寐。方陳同志法華大品涅槃等十八部經。各講數十遍。皆制義疏。流傳後學。後歸寂。安于江陵中華山。

隋僧法崇。萬志經論。尤精法華。嘗至湘州麓山。山精化為夫人。詣崇請飛。因捨所居山為寺。未幾化洽湘土。

隋僧玄秀。居黃州。隨華寺。性清志溫。常誦法華。每有異相。不以為奇。時當酷暑。師方誦經。友人遣价召師納涼。行至房前。忽見人馬翊衛。怖懼而返。友人親往。所見果然。迴轉後門。兵甲彌多。填塞空中。不可勝數。四眾咸傳。咸曰神異。

隋僧生孤雲之性。初無定業。但是伽藍才。問有無僧。終於中止。住。乞食自資。誦法華經滿一千部。即便移錫。開皇中。至靈巖寺。持誦一夜。忽見神人數十。俯伏聽受。生曰。汝是何者。神曰。弟子是山神。住此已七百年。今聞法師誦經之聲。特來聽受。請師為誦。良久乃去。自是常來。師續詣湘州法藏寺。建大藏於眼中。然燈供養。大衆旋誦不息。後終於彼。

隋大業中。虎丘有僧亮。十二出家。專學誦法華。未滿四旬。一部通利。南海會稽。於剡縣三生像前。鄒山舍利塔前。各然一指。以表慧燈。供養。尋送

故鄉止北禪寺。日忽索湯。湯沸。與檀越作別。正坐而化。感異香滿室。唐百濟國沙門慧顯。少出家。有大志。唯誦法華經。或有祈禱。請願無不如意。聞講三論。便往聽受。法一染。神彌增慧解。初住本國。僧德寺。有衆則講。無則清誦。四遠聞風。咸來參侍。師厭於迎接。獨往南方。達摩山。山極深險。顯坐其中。草萊如故。遂終於彼。同學昇屍置石室中。虎獸身不俱盡。唯髑髏與石存焉。經于三年。其石紅赤。柔輒勝初。後變為紫色。其堅如石。道俗仰止。無窮。累塔表識。時貞觀初也。

隋僧法喜。生於襄陽李氏。七歲出家。荆州清溪寺。雖學諸經。唯以法華為宗。骨文帝勅住禪定寺。晚年欲析通感。誓誦達經千遍。因不止。舊房巡繞塔寺。誓填本願。數滿八百。寺僧忽見一白馬。駕寶車入喜房。後歸老廬。陵唐貞觀六年。漆疾召門人曰。無常已至。勿事驚擾。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眾忽聞。林北有音。舉車震之。聲因以報喜。喜曰。世間果報已捨。如何更生。樂處須更與香充室。端坐而化。

唐僧會通。雅州人也。少竹道。檢剛勁。高節。隱終南豹林谷。綜業誦法華經。因見樂王捨身。便欲仰效。和精微。本誓欲行之。以貞觀末年。於靜夜中誦菩薩本事。以火焚燬。煙焰甚盛。卓爾跏趺。誦聲如故。衆於時。忽見西方有大白光。流入火聚。燒已。收聚餘骸。即樹勝塔。勒石山中。以傳不朽。

隋僧慧真。河東人也。九歲出家。服勤白業。誦達經後。主光興寺。誦法華經。彈指之間。異香屢至。聽者雲集。咸言善瑞。後遷通玄寺。結會行道者。十七年。足不踰閭。隋末崩離。吳中飢饉。四衆逃難。唯受守死。誓誦大唐開化。止南閭寺。兩免一彪。相親同止。未終前三日。晁香滿室。衆問師曰。吾後日當去。生死人之常也。寄世若行雲。各念無常。早求自度。至期果順化。

唐桂府城外江東五里有雄山寺。其始有一僧卓菴此地。日誦達經。終仍能講說。忽有一雉。常來伏翼。聽受。終第五卷。雉即不來。後八年。山下民家生一男子。年始八歲。不羣不戲。堅欲拔其僧出家。父母聽之。既去一日。僧浴。令兒淨背。堅不肯。担衣僧問。答曰。某前身即雉也。因聽師講。誦故報為人。今腋下猶有雉毛。故不担也。僧因授是經。前五卷。覽同舊習。後二卷。則

不依也從此山以雉名因山置寺寺猶存也

隋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秋中誦法華經七日不眠恒有四虎馴逐聰曰吾已十日不食令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腹下挾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西霞塔西經行憐憫猶不寢臥安衆八十餘人若有由事虎來大乳由此聲覺至貞觀中年九十九於佛降生日重鑑徧禮聖像還歸于靜室端坐而化

唐僧法響揚州人身長八尺骨狀魁岸十六出家即事勤苦通誦法華以爲德業晚於西霞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三昧三七精進大獲靈瑞知而不言一時有虎侵害人民日計數十道俗鼓譟災大蕭虎忽入堂搏一人去師隨後喚住曰何故違次今爲設齋可放此人虎即放之自後諸虎皆集師以杖扣頭爲說法自此不復爲害

唐僧儀操師止蘇州開元寺造大佛殿忽見一婦人抱兒子告師曰兒子

爲患請轉法華經一部轉師轉畢還有一朱衣佩劍來者拜曰前日妻子爲兒所患蒙師轉經今已得愈特來相謝聞師造殿謹以錢十千相助弟子是許將軍師曰公住何處許曰住師屋後言訖不見師遣人穿地尋之乃見骸骨一具佩劍橫身人皆歎異師即祀而葬之

唐僧法轍絳州人少而勤苦通法華經常以是業誘化一切乃於孤山西河造空室守初置伽藍慶元無水一旦地陷清泉迸出故秦州刺史房仁祐申請寺額即以陷泉爲名師又善持呪多有應驗永徽二年二月自知將死囑付徒衆端然坐逝時天色晴朗兩華如雪香而不釋樹枝草葉白同粉色周二里餘三日始隱終後三年坐身不壞

唐釋大義蕭山徐氏子生而英特十二從釋山陰靈隱寺凡是經教開卷必通開元中喪其親因入天台佛隴閣大藏報助勞謁見左溪真承止觀絕然悟心以畢大事平生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爲行業終時感聞空中有奏天樂之聲

唐僧遠端俗張氏校師於明之德潤寺爲人質直清粹不妄交游師授蓮

經誦猶宿習人皆歎歎十二時中口吻不輟至老不懈咸通二年踰跌而絕須臾口生青蓮華七朵芬芳香潔遠近聚觀於是造龕定於東山之下經二十餘年塔內屢見光現及啓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漆紵飾之唐僧元慧晉平原內史陸機之裔髫齡穎悟長而溫潤出塵納戒之後入五臺山觀禮聖迹歸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會昌中遭沙汰宣宗朝還入法派咸通年送佛骨舍利往鳳翔鍊左掖指口誦蓮經其指復生所誦法華平生不計其數三白者白飯白水白鹽也又身不偏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身此嘉名以故吳人呼爲三白和尚

唐僧鴻壽即楚公之兄也出家越之龍宮寺精通蓮經晝夜讀誦每見鬼神扶衛或爲添香然燈至後唐長興中不疾坐亡至于三更手敲龕門曰吾緣佛土善友嫌服裝不淨以故轉來易畢再坐去至於七日頂上猶暖葬後每有一虎遠塔號叫

唐釋貞諒姓包吳郡人十三出家龍興寺守性沉靜分陰是鏡方逾一輪誦徹蓮經用是爲常業日周二部十九祝願自是伊洛晉郊凡有講筵莫不奉聽天祐中至京相國寺寓舍講法華經十許遍後會宋州師孔公仰

師高行即給俸於西塔院置長講法華堂後將終自具湯沐更淨令唱上生禮佛忽望空含笑曰勞煩衆聖排空相迎徒侶爾時並聞天樂之聲頃刻而卒

昔潭州門裏街北巷有青衣寺有僧亡其名於此地誦法華經每致靈異世不具傳一時感二青衣童子侍奉死後葬之忽於家上生二蓮華發而看之乃自舌根而出因建此寺遂以青衣爲名焉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懷正信常誦法華普門品偶公幹乘船過吳松江中派風作人船俱沒文本浮在水面聞人語曰但念佛誦經必不死也如是者三自此隨波達于北岸後於江陵設齋雲徒並集有一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遇害當達太平致富貴也言已而去文本忽一時食棧中得舍利二顆獲太平富貴皆如僧言

隋開皇年臨沂有王梵行少替兩目其母慈念口授法華經誦計一萬七千部其後目雖瞽其目夕往返織簾縫衣等事皆無礙人疑其別有所傳

問之終不肯說布衣蔬食終身不娶年七十一而終遺言送屍林野任禽獸飲食肉盡骨存否則不壞色如蓮華

唐上凌琅琊所人桓父皆顯宦淹官至黃門侍郎生而魯鈍學樂大乖法華一部終始誦通後病亡有弟固即新安太守亦誦蓮經忽夢兄曰吾生西方在鐵葉蓮華胎內五百年華開始得見佛以苦志誦經故得西方之生以魯鈍故尚受胎報告汝等知當思來報勤心經與勿懈怠也言已而別

隋陸淳其人雖居俗念心常慕道法華一部日夕誦持後忽病一向仰臥開眼看屋了不覺曉有知識僧來問疾君何仰臥視屋耶答曰佛記陸淳當生夜摩天今見彼天宮殿城闕及諸天衆以故我今願時不倦過四日遂終

宋元嘉十四年孫孝買家世奉佛安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見浦中有新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跌高二尺一寸跌銘云建安五年歲在庚辰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

元鐵鏡和尚住何山下有恭都寺者四明人應介自持精簡梵行日誦法華一部終無疾苦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

宋紹興二十八年無為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太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高遠遂還家忽見百許人從路傍出皆如三五歲兒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相與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繞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搗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聲且前俄一老叟布袍革履不知自何來厲聲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此令退鬼遂散老人亦不見李迴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愔不醒諸子揭衣視之但青痕徧體即就其處招魂請僧誦蓮經涉半年餘始能策杖而行老人疑土地神云

宋陸沉道號省菴居士住明之橫溪文章左丞陸佃之孫官至刑部郎中任福建提舉丁憂憂而歸中交代鄭興裔之言聞退于家客至必合小而言曰某與卿無隙此歷劫中冤耳果此心不安必彼此酬酢無了時也于謹當以善法而解之遂一志持蓮經每晨起即澡浴更衣入淨室中

焚香跏趺目不他瞬首唱偈曰盟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福不懼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教如貫珠日一編者三十年登八秩增至三部賦詩見意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即以紙界方案劃滿百部為一國子積成巨軸終其數則九千四百八十五矣計其卷則六萬六千三百九十五矣餘暇又閱毘盧大藏尼是台教律部少林心宗無不博究復誦陀佛佛號一意西馳紹熙五年壽八十五四月六日索湯淨身冠衣整容就寢而逝泊殮入忽聞蓮華馥郁之氣皆不知來處近挹之蓋噴之於口鼻中也是時女人多不聞香豈五障所蔽乎

唐淮寧近城河北岸有華亭寺其始乃一大姓家有室女能誦法華經其兄娶妻心亦樂學未幾姑與嫂俱能背誦每至更闌夜靜月白風清二人同散以誦雖世之憂玉銷金無以並其韻矣一時病姑嫂併殂異日嫂墓忽生紅蓮一朵開數妙盛人悉異之啓看乃見蓮根自嫂之口連貫姑墓又發姑墓其根盡出于姑之舌本焉蓋嫂之經從姑以授表相因由也唐武德中郡水使蘇長授已州刺史帶家族赴官因渡嘉陵江中流風作

船帆傾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喪失唯一女使常誦法華經入船中女乃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而女即不沉隨波泛泛頃刻至岸捧函而上開視其經了無沾濕此女後嫁於揚州其篤信誦誦愈於舊也

宋紹興末奉化縣有姓趙人其母平日重佛齋戒誦法華經房下有一女使每竊聽之久忽記得四句所謂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果樹香自此動靜施為常吟咏不絕人聞之謂為吟語殊不知此女亦有用心處一日作事乖上意驚至死遂以其屍潛瘞後園與時忽於其上秀出青蓮華一乃香色可愛餘人不知其因獨趙母默而識之蓋所誦四句經感應之如是也趙母復不匿其德家說與虛堂法師本空每舉此以化人

唐天童山景德禪寺始西晉時有學佛者立祠巖下垂四百載至開元二十年高僧法瑯按圖記披榛舊得故跡造精舍於山麓之東秘書省正字萬齊融首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峭拔數仞法瑯居此日誦法華經感天童躡雲升降捧天食來供佛遇夜則繞塔行道人遙見師身與塔之相輪等初母夫人夢吉祥天女引行摩利上宮已而妊師焉茲所謂太白禪師也

梁尼諱道蹟號絕持不知何許人得法於菩提達磨道居湖州卞嶺之頂峯晝夜誦法華經滿十萬部幾二十年不下山後歸密塔全身於結廬之所至大同元年塔內忽有青蓮華一朵道俗異之因啓看見尼肉身不壞其華從古根生又於中獲蓮經一部州郡錄實表奏勅置法華寺

唐吳興伯抱玉母林氏子協靈得即惡董橫既誅亂歲即思佛乘遂於尼
總持法華寺出家願誦連經三月通貫自此日持七部年登二十詣京受
戒時肅宗皇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吳音清亮洎翌旦陞朝
勅京城僧能誦法華者二百餘人並入禁中帝視之皆非所夢者其抱玉
方入關關令問其遠來之意荅云善誦連經特來受戒也今奏帝即降旨
召見帝曰朕所夢者音容宛若遂勅令上殿賜坐誦經至隨喜功德品口
角放五色光帝大悅曰朕夢中所觀之光即此也經纔畢賜七寶湯令別
築香壇專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居京三年專一持誦又勅千福
寺行道經四七日而梵音遍滿常通聖聽別居藍田精舍復詔往資聖寺

光以慈親在吳上表乞歸報恩初不允再加首飾兼定華經誦念事有詔許還光奏曰臣歸鄉有三願就養老母一也乞度天下僧二也願增造法華寺三也詔並許勅湖州以官緡增廣寺宇賜墨詔一道多寶塔一所彌勒像一軸金字蓮經一部七寶念珠一副奴一人侍行既歸乃依法華寺松逵築菴以居日持華偈報上大恩至永貞改元季冬往別刺史顏防善曰余去矣人世無常猶如夢幻還寺恬然坐逝感異香飄拂三日不消瘞于菴側時衆咸謂師即梁朝尼總持後身師居藍田日寺僧先夢天童來降告言大光經轍通于有頂非聊爾也光一日宴坐道場自見神人從天而下以手按摩于心自爾功力彌著形神不勞師偶山行忽墜龍井即思多寶佛塔願持此品十萬徧恍然奮脫有若神人捧出後詔住資聖寺寺文德皇后造忽遭回艱於九磧中得數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降旨重造光覽其經倍加精進次乞歸吳地既即止烏程相國李紉刺于吳興醉於持經道場夜醒忽見白光滿室往覘光公宴坐持經光起面門經轍向息光亦隨斂

宋太平興國中江僧懷德自離俗誣辱飭身誦佛法華因以得度自謂
雖登講席終以誦持爲專務晚游泗上檀備伽塔屬太宗遣使會幡華上
供德並歡焚身供養先捨衣盂設齋以衣以紙那纏身灌蠟檀解報檀手
執雙燭登紫檣上發火誦經至火鼓燦高猶聞誦經之聲不報又收餘骨
舍利尤多遠近莫不稱歎

李億終癯。雖州魯氏子。未歲入道。凡有經書。覽同溫習。遊方至杭州。掛錫水心寺。恒持法華經。不捨晝夜。俄感陸地生蓮華。聚城瞻曠。巖巖生。跡之因發。誓仰微藥。王焚身時。錢王駕重歸心。苦留乃止。尋復潛往。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投而不沉。云有若神人捧之。適漁者救之。錢王即造上方院。召以居焉。開寶中。感疾不救。藥石即碩命曰。吾誦蓮經及二萬部。快以安養為期。今華遂懷。言已坐亡。襄事官供茶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算。骨猶玉瑩。乃以石函。真于影堂。太師孫承祐製碑。

宋成都府有僧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過客一日。忽見山僕曰。先生來展誦師誦經在藥市奉皇室。則已。引入溪巖裝重。因

翠冠一踰溪山間乃其居也。僕出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坐苦至，繫帶品乞見報。師報之：先生果出野服，藜杖兩肩垂肩，默指焚香，側聽而入齋。則膝盤竹箸，糗飯祀蒲，不調鹽酪，爰若甘露。飯訖下櫬一錢。僕曰：先生寄語遠來不及，攀送僕即送行。僧於中途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何名？僕即於僧手書思邈二字。僧嗟訝，僕忽不見。凡尋三日，竟迷路踪，歸視櫬，金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錢，身輕無疾，至大宋元禧中年，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

晉僧景超素持戒誓性質卓不苟偈解包廬山唯誦妙經為常務禮華嚴經一字一拜已及二徧乃燒一柏為供次禮法華煉指亦然自後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皆獲之石晉天福中卒於菴所

衣玉作時施忽怡然坐逝經千數日顏貌如生洎遷化古根微存益更鮮紅伊洛之人重之如佛

宋明州開元僧可念常誦蓮經時稱久法華元祐八年無病端然坐過三日忽薨云吾已神遊淨土其土之相與十六觀經所說莊嚴一同七寶地中所有蓮臺皆當生者姓名一然公書云大宋成都府廣教院惠法華已生其中又一金臺書明州孫十二郎又一金臺書明州久法華又一銀臺書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坐去至後五年徐道姑果坐亡亡時聞異音滿室過十二年孫十二郎卒時聞天樂之聲靈瑞靈寶人皆仰之

宋僧名觀世烏鎮人俗姓錢氏從釋於嘉會院立行卓爾四眾欽之紹興十八年嘗結縑白帶備行淨業其勸化榜子云某伏念生凡無際輪迴不息唯安養之歸則無退轉其通跡山間生滅夢幻幾二十年不入城市常若法華光明二經每日各一徧終始不倦誓與法界眾生莊嚴淨土入會者各念佛號十萬聲先得道者連相度脫前後命終各執青蓮華往生淨土一日空相講主見訪齋次食方三昧忽索筆書偈臥坐而終空相證明大為勝興茶毗正直日輪當午舍利迸出光瑩奪目道俗競覓而骨亦不存

宋僧從雅錢塘人肄業淨住院依天竺海月都師得台衡三觀之傳然無經世意乃曰慕虛名如脩實行言清行濁聖賢所呵遂歸南山天王院專以讀誦為業平生閱法華經五藏金剛四藏彌陀十藏禮釋迦三十萬拜禮真身塔十遍每一字三拜禮法華經三遍禮彌陀佛一百萬拜誦此佛號五千萬聲時憲使楊傑嘉其精備以所撰安樂國贊十章贈之師欲以此化導無窮遂圖三筆九品真容列以黃文刊石淨住院一生坐不背西其精誠類如此後無疾坐逝感異有滿室天樂盈空人皆謂西聖來迎之兆矣

宋僧思聰錢塘人年十五入天竺靈隱山就法安寺出家立志勤苦每日出城化僧供夜而不寢專誦蓮經至二十歲抱經投試即預選僧自此日持二部餘則入攝佛號或謂之曰誦經是矣何必更稱佛乎師曰命終欲生其國安得不繫念在心一日感氣疾乃曰某夜來已見佛菩薩眾並云

同來接引更兩日吾其行矣弟子祖安曰恐是魔境不可擅隨師曰吾命終時若於夢中告蓮華則往淨土之驗矣過兩日天始排明令安殷告曰佛及菩薩已滿虛空眾共稱佛奄然而終按其身皆冷唯臂前如掌許溫潤有若蓮華數葉之狀果符所說矣

宋僧靈照東陽人也生而條異志願為僧自入空門未嘗偃臥晝夜禮誦未逾一月通法華光明二經年過弱冠中試經第進具以來負笈教序盡得天台三觀之道累尸名利晚止華亭超果元豐間結諸善知識為社仰東林之風慕西方之訓嘗夢彌陀三聖師跪而問曰某一生誦經期生淨土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則生勿復疑之又於靜夜誦經夢睹普賢因即發心造菩薩像普誦蓮經一萬部以嚴淨報餘之所誦不計其數忽昨疾謂眾曰吾病中見有異相淨土之期決矣遂累足而殂聞維舌根不爛眾如生舍利遍流赤白相間

宋僧可諱俗楊氏鄞人也七歲出家誦通法華二十二策經落髮師風骨清儀志趣不羣攝威儀謹言誦誦佛書日有常度怡情淨業覽大藏經九載重脩法華職行住坐臥常在其中不見世間過患一日寢疾名弟子曰吾大事將至汝當精進行道毋忽吾言吾平生進脩未嘗犯戒若實得道死必有異過數日俄而床足土上產芝草一本其色白其紋如蓮華師見而言曰吾居現此去時至矣即書偈曰無經可誦無佛可念今日臨行大家證驗投筆跏趺而逝

宋僧惠詢道號月堂俗陳氏永嘉人自童齡舉止傑異因捨從釋肄業祖印院師授法華登案數遍即背誦人皆駭異披縑已擬志于學行愈勤蓮經七軸日誦為常縱新寒隆暑寢病亦復不懈十載于茲言行俱滿一日屬疾氣色特行弟子請說法師曰法豈有訛耶即索筆書偈告眾稱佛號垂手兩結彌陀印跏趺而終遺言依五天佛制火浴法骨分為二一附胸山觀顰一塔南城祖原議者以諸相皆空全身遂歸頂殿以表師志將一歲猶未往偶學者至晨晨瞻禮忽睹舍利盈掬光彩陸離旋舉陸沉為之贊

宋僧雲休出家鄞之海慧院素持法華經策試得度自是參學于台宗雖仕

返江山多歷年所而不廢所業時時延慶四十餘年靜處一室清靜琅然
日以四部為率年八十餘偶老病不至困瘁即索湯沐浴更衣整肅台同
袍誦四安樂行少選之間端坐而逝泊從火化煙燄上作金色或五色芬
芳至收餘骨得黑堅固其相內空外圓狀似棹子數珠人頗異之
陳華手尼高郵縣人志節霜淨言行水清誦法華不捨晝夜初誦一卷忽
於右手八上生一華狀如綾絲次第誦至第五指八上皆生一華誦徹
六七掌上併生二華大過八上由是數傳帝開陳武帝召入看之從此郡
人競呼為華手尼

陳僧玄光海東熊州人少厭俗塵專情梵行泊長遠越滄海求中國禪法
於是往衡山參思大禪師思察其根器授以四安樂行俄證法華三昧返
錫江南附舟至于大洋偶見彩雲雅樂絳節而至空中聲曰天帝召海東
玄光禪師於龍宮就親證法門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尋入宮城不
類人間官府無非鱗介鬼神既登寶殿殿旁高臺如閭而談者凡七日事
畢王躬送別光復登舟舟人謂泛洋不歸者半日而已

唐尼法潤住丹陽三昧王寺自少入道精備禪慧通誦經日夕不替至
七十四而化遺言今露苑施生命弟子傳承盡心舌俱存舌猶
赤色心稍黑焉眾即起塔緘奉

齊并州東平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黃白相間忽得一物狀如兩唇中有
一舌鮮紅赤色州縣異之以事申奏上問臣僚皆無答者即詔沙門大統
法上上奏曰此是持法華經者六根不壞報也其誦千部微驗如是帝遂
勅中書高珣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珣承命而往乃集諸
持法華經僧執纓繞繞宣誦此經而告之曰菩薩涅槃以經像法流行欲
無誦者請現靈瑞言已聲誦此之脣舌一時鼓動有如讀誦之相四眾觀
見莫不毛豎珣回奏詔以石函緘之立塔旌表

梁度說字齊新野人幼聰警為學經史賦性夷簡特愛林泉蔬食弊衣
不事產業少與武帝相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又詔為黃門侍郎五
攝疾不起晚年專志釋教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忽
於後夜見一道人自稱彌公容止甚異呼說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復

病既愈曰彌公復來不可久住頽色不變遽然而化舉室咸聞空中唱上
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詔謚貞節處士

宋撫州有華嚴寺在縣南七十步於昔李唐明號光度寺蓋唐有優婆塞
華嚴近於此地專誦蓮經一日忽見老叟言是潭陂七郎君華嚴寺記
告曰願誦誦少頃假道以過旦日當為營建精舍是夕雷電風雨大作曉
露灑見棟梁椽桷草疊其上兩後優婆塞歸窺以全身塔于寺南至宋祥
符中塔內忽生蓮華七朵眾即異之

宋范儼仁和縣人常時蔬食不涉世緣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但云我
自是寄客耳於是日讀法華經專心不懈復書寫是經一部大觀中年七
十餘偶呼甥徐保曰汝當為吾治後事吾祇三兩日在保續開儼在佛堂
中高聲呼普賢菩薩應諾數番多云固是四字保問之答曰我見普賢乘
六牙白象光明射我純作金色謂我當誦法華經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
來相報汝明日卯時當行吾與彼佛同來接引我從此應諾也至時儼即
念佛菩薩便觀眾聖授手自稱儼是何人得佛菩薩接引連言實是難當
遂就座合掌瞑目而去

唐聖曆中有沙彌名彌伽雖未受具身意清淨專誦華嚴一日帝釋遣使
迎請伽曰未審天帝何緣見命使曰帝與伽羅時戰欲求法力加彼伽曰
沙彌無法使曰唯見法師專持華嚴可為人天福田所以見迎耳於是受
請即日依頃便至天宮延請入殿誦華嚴經坐于寶臺乘空而行向其敵
所伽羅軍服睹此威靈怖畏竊孔之中帝喜迎師還宮供養施以七珍異
寶又白師言若須長生之藥當以奉上師曰割愛出家求無上道世間珍
異及長生藥非所志焉帝釋讚謝曰成善提時願相救度遣使送還
宋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道方課經佛甚精恪獨一妻解慢夫人時遂
之其妻悲悔加禁進上夕異香偏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妻起居叙謝
面夫人訓責令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否妻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
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情西方人也世間緣發一
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惰榮悴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
風消散即寶冠瓔珞莊嚴其身美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華朝服坐上其華

稍憐曰此馬耳也復前導數里達金壇光明交微其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亡馬耳則無忌後夫人於生日東爐焚香望觀音閣佇立而化

隋大業中秦州有某文策誦法華金剛般若夜不息一日忽有二人持文帖一通示云閻羅大王遣追汝可便行策驚怖隨便至一大城郭郭六重門戶黑闇過已使見宮殿閻王正坐部衛威嚴下有男女諸國殊形一一唱名至文策王尚行業策答以能誦金剛法華戒等事王合掌令所由考籍云未合死王判放還策西去不知途路忽逢一沙弥云可隨吾後來過六重門過黑闇廣沙弥手執明炬遂得出而復生策由此精苦念誦宋僧惟涅錢塘金氏子稚歲離俗克勤進經考試中策即預法流立志深靜持門謝事散誦此經是五千遍自康定二年起首問藏每卷終誦心經五卷一藏告滿五藏心經亦圓如是者三過看華嚴經二百部光明經五千部心經一百藏金剛小陀羅尼大悲咒各二十藏楞嚴圓覺維摩各三千部千佛名經二千部彌陀尊號一千萬聲所有善因一意莊嚴淨土崇寧元年秋偶疾裡印坐三壽八十九火浴口齒數珠不灰

宋僧輩異生姚江杜氏脫素于龍泉寺皇祐中普恩得度晉台教於兩浙所業既速即還舊居或以住持強之皆確然不就晚年掩關絕事專備淨業誦法華經滿五千部普賢觀行陀羅尼一萬卷佛號不計數崇寧改元忽染疾白徒屬焚香告曰吾生淨土時已到矣當乘金剛臺隨佛西邁願勉力進脩可憐相見言訖手結佛印泊然坐逝茶毗古林數珠不朽人所敬效

劉宋尼慈玉長安人勤戒行善通德通備教化游行不避寒暑住江陵牧牛寺誦法華楞嚴等經旬日通利世以為奇元嘉中焚香禮佛自白吾若誠心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土七日之中願見佛光至于王夜寺東樹林忽現光相形色赫然眾見歡喜即於發光之地起立禪堂以安清眾唐法師成修俗劉氏東陽人也天姿自異其體日誦法華經及維摩光明等六時行道老而益壯每年行七七七歲摩蓋止觀中第四隨自意三昧也後以三觀付門人外會昌中沒于樟林寺遷神於佛隴金地第

子良汝費墳火化洵收舍利一千餘粒建塔藏之

魏沙門曇鸞洛下過菩提流支統僧問曰佛道有長生支笑曰長生不死者佛道也既授以觀音經曰能解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晝夜專誦觀音經備三福業觀想九品北魏主嘉之號神龜勅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之念故來見汝鸞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可及未來未可退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面而瞑目而化

隋僧慧恭俗周氏成都府人從釋招提寺與僧慧遠結契勤學取成法器遠往長安聽成實論還鄉講授卓爾絕倫恭去荆揚訪道而歸挈潤三十年夜話次遠語如流恭杜無所對遠識之恭曰賊性至愚無所解也遠曰可不誦得一經乎恭曰誦得普門品遠猶輕之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宣當為凡誦一遍恭即敷座而誦繞發聲覺有香氣次見天花零亂天樂嘹亮經已息遠作禮稱讚頭留教誨恭曰非其之力諸佛力耳恭即拂袖而去不知所終

宋潯州人周開山誦華嚴經甚虔歲時澤州東門有一僧能誦金剛經二人一時俱暴死同至冥府王延請開山誦所業經甚禮敬之又延僧誦金剛經心不甚敬誦訖王問典簿云二人俱有壽遂皆放還其時誦金剛經僧時誦多王不甚敬禮心大愧乃問開山所住何處後頭相尋二人既蘇誦金剛經僧往往潯州訪得開山問其所以開山曰每誦此經必精潔衣服洒掃淨室然後燒香呪願肅心啓口常如對佛不敢怠忽僧乃謝曰吾有罪矣吾每誦經居常輕車身口不淨誠意不至古人有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僧自此誦經之際必極至誠不敢惰慢

宋建初中有僧普明出家性純素常蔬食布衣以法華維摩為日課每誦至勸發品即見普賢乘象前立誦維摩時即聞空中有倡樂之聲鄉人王道真妻病革請師持呪方入門病者問絕忽見一物如狸長數尺從狗竇出其病即愈又嘗行水旁有巫者云神明見明法師悉皆奔走晉周璠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璠年十六便棄食持齋誦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生僧密及支法階並佛密令持小

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
瑤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遺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往家
益跋躑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瑤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少翁單衣
袂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使長跪受經要便前坐年少不進期
夜常來聽經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
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絨綸甚潔還視其綸微然如故於是村中有十
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瑤遂出家字法名明衆經至二十萬言
昔有一比丘誦阿彌陀佛經及大般若經羅密經於人欲死語弟子言阿
彌陀佛與其大衆俱來須臾命終命終之後弟子燒之明日收灰見古不
燒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苦澁樂法華誦
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恠自琳居之則
消琳弟二惠部為屋所壓頭陷入骨琳為詔祈請詔夜見兩胡道人投出
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跡
皆長三尺餘眾咸服其微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
出居齊興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塘東垌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暮還五
丈未達行一里許先是空垌忽見四匹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
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明不子長先能誦四
天王及鹿子經便為誦之三曰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瘴鬼
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遍何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
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記將鬼至寒溪寺中
過子長便擒鬼罵曰武昌瘴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
擒子長相抱度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之向西將掌我入寺
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止有道人輩何乃畏之後一鬼小
語曰他能誦經以此放了便共大笑子長遂家已三更盡

唐僧大行入泰山持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
卷得弥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觀琉璃地卡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

唐宗聞其苦詣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即日而終異
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元如一菴者永嘉人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來曰
五雲山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來留經表信至期
果誕師頭骨斬鋒目光射人年十五師事方山和尚出家受具久依竺
元和尚得其要領住保福退居西湖庵十年道望益隆師早發志暗誦
首楞嚴經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報疾瘳一夕夢見所未誦經皆金書布
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是此一經每日誦一過至
終弗替

宋公闍梨姓楊臨原人於鐵蓋寺西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
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
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繞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持皆愈
宋釋慶謙總持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談香華誦經阿彌陀經端
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眾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
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昔有官人擬赴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李遂於泗洲普光寺內借取
常住家錢一百貫充用充上官其時寺主便以接借即差一小沙弥相逐
至懷州取錢其沙弥便與官人一同乘船至一深潭夜宿此官人忽生惡
心不肯謀還寺錢今左右將一布袋盛此和尚地放水巾緣此和尚自幼
隨師出家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供養不闕常不離手所在之處將行轉
念既被人殺殊不損一毫毛只覺已身被人扶在虛空中如行暗室直至
懷州縣中此官人既到任三朝後忽見小和尚在廳中坐不覺大驚乃問
和尚有何法術此沙弥具說衣服內有佛頂心陀羅尼經三卷此經功德
不可具述此官人聞語頂禮懺悔便於和尚邊請本破自己料錢喚人向
廳前抄造一千卷置道場內日以香華供養散施後勅加懷州刺史故知
此經功德無量

齊僧慧光居洛陽著華嚴經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
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

稱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誓歎言氣俱盡。

齊法琳法師晉原人嘗誦觀音經轉一僧大身在前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意夜半聞鐘聲振就視之即席而化。

齊僧柔學方等諸經文宣詔至都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隋僧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備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卧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夕人有夢見蓮華上隱隱西沒。

隋僧慧命天台仙城人專志念佛臨終誠門人精進淨行眾忽見阿彌陀佛領眾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去。

隋僧智舜廬山隱居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大業初歲也。

梁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經萬壽經觀中汎紅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敬敬遙瞻佛之金容光輝遠照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宋常熟陶氏家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花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誦不假師授一夕帳恍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進出舍利積以成合。

魏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誦小品經懷章白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般若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往火化便以貝葉縫按火一無所損終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六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俱視曰若真得道法屍應隨壞便應聲推碎遂收而起塔焉。

宋樂平檀源氏唐書本農家子而亦時為人屠殺唐元元年三月口晝在家有持文引一紙來者意謂縣司公吏拒之曰我小民無罪過又不曾與人爭訟何緣追喚語未了身已隨縣出門回顧則仰地妻兒環之而哭始知是死即悲諸吏曰不審以何事見攝遂可再生否略不答泣告再三方云照較蟻子公事富春言自合尋常不曾妄說蟻子蟻子記著了。

牛十三頭猪二十口若得放還誓願改過更云此非我可主張且到李河橋頭汝自告判官乞檢簿還借進至一河邊高橋跨之緋衣官人執簿更附耳曰此乃判官也兩大起憐惡迎吠河津不容人過於是再拜致禮緋衣為閱簿曰幾乎錯了殺蟻子者乃是彭富與汝不相下無汝壽數未盡當使汝還富拜謝之次牛猪如所屠之數各銜一紙浮河而來緋衣使去仍命數年還謝戒之云今再續人宜便改業做善事誦佛經如不識字但稱念佛名亦得還合掌高聲念阿彌陀佛不覺被人推倒而寤死已經夕矣從此不復鼓刀專理因業然身念佛不輟。

國朝湖廣黃州府蘄州黃梅縣西祖禪寺僧尚智其後曰法幢初本廣濟縣民李雲隆次子雲隆嘗於己歲三月十九日夜夢西祖寺長老到家借住遂生法幢洪武九年已十二歲送寺出家在寺專寫諸品經文持誦并施與人日念阿彌陀佛不絕聲十七年八月內尚智同法幢往本家省視父母在途遇舊識余高男余志五尚智與志五談論既去法幢云此人無一點善念尚智云彼如此我何能化之法幢言我能化之尚志言爾有何道以化之法幢言我往他家尚智云爾何輕言法幢言人人可為父母後因事往貴州府回雲隆家遂坐化於此後其指甲齒牙并原持數珠俱不壞有舍利無數時人咸見作偈頌之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夜雲隆及尚智皆夢法幢言往余高家託生二人相見皆言所夢而異之明年正月初十日遂偕往余高家竟其因余高言亦喜於是夜夢法幢藏主到家入第五男余志五房內三人所夢皆同余高乃云他日若生男子還送出家是年九月二十日果生一男子尚智後聞其家生男往視之其子笑入懷抱遂名曰善來後歲餘抱至寺禮佛直入生前卧房一偏認舊時衣服呼之曰法幢即應尚智又新製小直裰藏放他處即令尋取二十六年父母捨入本寺出家仍以法幢主稱之今年二十歲終日持誦法華圓覺等經其父母家亦持齋供佛今悲化為善矣後召至京詔仍舊名曰法幢。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九

嘉言

○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惜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若有眾生則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德不少○况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受持讀誦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敬奉三寶口誦尊經一切莊嚴真法智慧不可思議○能依吾教者供養轉經魔鬼消除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太平○持此真文者外伏魔精內安真性功密水陸善及存亡○敷演教法方便說而為接引當得福報同證無為○好學至經功德滿就皆得神仙

感應

宋主文正公曾父平昔見故紙遺棄必撿拾洗以香水收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時曾母有疾及期因得此夢次日果生一男遂命名為曾後狀元及第此則敬重聖賢字紙之報也

宋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野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涕泣棺欲衣衾悉已辦治天時正暑頃明即就木翌日即刻撒若大伸扶起坐乃言曰吾殆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許入大城閤人聲嘈嘈而眼界絕闊一無所觀自分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懈今一旦入此錄佛如有靈不無觀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世音菩薩僅百聲恍然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繞二十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婦人環珞被體體態端嚴香氣芬郁相好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便救命應曰爾數已盡緣善根素具故來相接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禮敬謝則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遂

感應

望瞻蓋導前金碧輝煌使人蕩心駭目旋如夢覺不知身之在此榻也自是康寧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楊亮病見兩吏持符追己且索錢亮怒曰彼此是公人如何從我乞取若我若去只今便行遂隨之以出俄到官府王若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程限又曰不問此事別有何陰陽亮始悟為冥司曰但念得觀世音經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若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歡喜奔歸踴躍而寤已在棺中死兩日矣既沐浴着衣以製孝服未幾就木待之適聞有聲急來看則見欠仲如熟睡方醒者掖起坐汗流如洗移時履地復常年過七十

元江陵府周道人好善常持誦觀音經甚虔至元壬午冬與眾相約欲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鵲鵲作聲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聖上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宋主球字叔達太原人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鐵堅固球先精進為善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身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按行品并諸善薩名號得而披讀忘第一善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錄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鐵經三日而獲原宥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孝建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長誦觀世音經時文龍威怒防械稍息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事在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意堅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患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作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鶴集于喬房風上有頂一鶴下至子喬側時復覺如美婦人道榮起見子喬以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驚共視械痕疑其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尚慮獄家疑其

望瞻蓋導前金碧輝煌使人蕩心駭目旋如夢覺不知身之在此榻也自是康寧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楊亮病見兩吏持符追己且索錢亮怒曰彼此是公人如何從我乞取若我若去只今便行遂隨之以出俄到官府王若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程限又曰不問此事別有何陰陽亮始悟為冥司曰但念得觀世音經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若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歡喜奔歸踴躍而寤已在棺中死兩日矣既沐浴着衣以製孝服未幾就木待之適聞有聲急來看則見欠仲如熟睡方醒者掖起坐汗流如洗移時履地復常年過七十

元江陵府周道人好善常持誦觀音經甚虔至元壬午冬與眾相約欲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鵲鵲作聲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聖上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宋主球字叔達太原人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鐵堅固球先精進為善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身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按行品并諸善薩名號得而披讀忘第一善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錄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鐵經三日而獲原宥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孝建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出家還俗後長誦觀世音經時文龍威怒防械稍息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事在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意堅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患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作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鶴集于喬房風上有頂一鶴下至子喬側時復覺如美婦人道榮起見子喬以械脫在脚外而械痕猶在焉道榮驚視子喬亦驚共視械痕疑其道榮曰有所夢不答曰不夢道榮以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尚慮獄家疑其

望瞻蓋導前金碧輝煌使人蕩心駭目旋如夢覺不知身之在此榻也自是康寧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楊亮病見兩吏持符追己且索錢亮怒曰彼此是公人如何從我乞取若我若去只今便行遂隨之以出俄到官府王若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程限又曰不問此事別有何陰陽亮始悟為冥司曰但念得觀世音經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若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亮得釋歡喜奔歸踴躍而寤已在棺中死兩日矣既沐浴着衣以製孝服未幾就木待之適聞有聲急來看則見欠仲如熟睡方醒者掖起坐汗流如洗移時履地復常年過七十

欲叛乃取械奔脚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稱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
彌結誦觀世音經二僧俱集死同至閻羅王所乃慶沙彌金高座甚恭
敬之慶涅槃僧銀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快快問沙彌住處既蘇從南來
至岐州訪得沙彌共問所由沙彌云每誦觀音於別所求淨衣燒名香咒
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後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感儀不整
身口不淨於斯驗矣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造寺僧也元嘉之難和猶為白衣屬劉胡部下胡
當遣將士數十人作謀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鶴渚而偵臺軍西上謀眾離
散各逃草澤和當下至新林見野老衣服縹緲和乃以所衣袴褶易其衣
提籃負擔若頭田人時諸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荅對謀
畧因被苦掠尋將見斬和自發心使怖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懸殊
至而軍人揮刀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
宋江陵薛觀音如平生敬事觀音故得此名每日早必誦觀音經一二

卷雖有事不廢其專誦有藥不愈誦誦經祈靈益虔要忽夜夢一白木
婦人來曰汝病乃宿業所致吾以汝大虔懇故來相救即於視中取藥少
許飲之因忽不見又覺口中異香不絕自是頓愈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雲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情苦行與諸徒屬二十
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齎經誦稱名
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
又如初歸命誦經忽有大驚飛來牛便驚散遂乃得免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壇採甘草為先所執時年大飢先胡相啖乃
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有餘人先日夕之唯達尚存達被執便
潛念觀世音經不懈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衣始噉忽有大虎遙遙群美
奮怒號吼先各駭怖逃走虎乃前啖柵不得成小飲可容人過達初見虎
啖柵必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知是觀世音力計度諸美未應
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義熙中嘗夢人云君之年命當終六

七春年至四十二便過焉病應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
屬念誦觀世音經晝夜四日勤心不替時呵坐牀前無惟忽於帷下見人
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案帷視之而滅驚歎交章因大
流汗即覺體輕所患平焉

隋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乃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
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經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連蔓者唯法智所履
容身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時從征索還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
隱溝邊荆棘中得免其頭後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
令殺之而軍過搜覓無見者遂得免濟後出家為淨國寺僧一心念
佛一日謂眾曰吾生淨土矣忽安坐牀上而化有金光自西來并舞迎去
晉呂鍊字茂高交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壑又多
大石曰日行者猶懷危懼鍊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里許日向暮大
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
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照見溪中了了徑得歸家

大忽不見

宋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奉
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諸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
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歲是夜夢所患藥僧告曰
汝尚有三分價誦我却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偏身皮如脫
去鬚眉皆再生

唐三歲女笑法師西域取經行至溽賀延沙河無復水草忽失手翻却水
袋千里之資一朝罄盡三歲唯尊念觀音夢見一大神謂曰何不強行何
在此卧忽忽驚寤遂前行十里餘其馬忽然異路而去到一地甘水澄
清遂就池飲得存性命玄奘尤明法華正典日誦七遍嘗於靜室靜誦感
天人下聽齋講之時模祥合者

宋王氏女若微之姪也父兄俱入關微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太
及嫡母裴氏寓居常州義興縣洲渚岩山與洞壑觀相近王氏自幼
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為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

九章真經道德章句。戶室之間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微疾。與劉焉於洞靈。齋祈禱。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像前焚香。冥祝。及晚。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觀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栖于庭樹。有仙樂盈室。異香滿室。遠近驚異。奉共觀之。鄰人以事白於湖洲鎮鎮吏。許驗。鶴已飛去。因因所報者。裝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為降鶴。以雪鄰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于庭。旬日。莢于桂巖之下。棺輕。但香氣異常。發棺視之。唯水履而已。今以桂巖為道室。

唐時陳舉會稽人。推茅入金門。尋釋褐。任長城尉。自少誦王皇經。每至厄難。多獲護佑。至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大雨與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挂帆。頃更天色。昏黑風勢益壯。至界石。水上湧波。擊前二十餘船皆壞。環急念此。經中流忽有一物。如赤龍。橫出扶舟。因得達岸。俱得活。

魏銀山人。饒州人。所居採銀戶。逾萬。俱是草屋。延和中。天火發。屋皆燼。老人所居其火不及。時州牧問老人有何術。法答云。奉道年深。日誦王皇經。不關時救。火者亦隱隱見神人在老人屋上。如防護者。

隋慕容文遠。病亡七日。欲檢忽縮一足。遂蘇。云被一人追入一城。見王者問卿在生有何功德。文遠答。貧家無力。可備功德。惟一心念王皇經。王稱善曰。此經欲得聞之。遂延文遠上殿。設一金牀。令誦經。忽有王女。頂翠鳳冠。服紫霞衣。手指文遠。陽間所誦經本。露布其前。令分明讀誦。畢。忽不見。出門。唯有追吏。隨行登一高山。見城郭極高峻。烟火接天。黑氣溢地。哀叫之聲。不忍聞。叩頭求去。使者乃引回家。見形跡。是吏自後推之。忽然復活。

唐高德玄。離德中。為奉使過揚州。渡淮。船見一人形慘悴。引一小童坐地上。德玄曰。天晚。別無船來。何不同行。遂至中流。見本人有飢色。與食。濟之。達岸。德玄上馬。問行十里許。問君欲何往。答曰。我非人。乃東嶽君使往揚州。追奉使高德玄。德玄驚怖。下馬拜曰。我即是德玄。涕泗請計。見善愧云。公容載設食。濟急奈何。汝急誦王皇經一百部。當來相報。德玄曰。世無本。早便曰。鉢州靈仙觀道士尹嗣玄。有正本。可急索讀。言訖不見。德玄遂回。

今人求經本。晝夜不斷誦誦經一百部。因晝時。夢見前使來喚。至一城。城門外。使曰。且立此。當白王。既入。德玄於外遙聞王怒云。爾何故滿世。事為他作計。令左右驅決。其使使出。但以示曰。此乃為公致此。引入見王。問曰。公有大功。德算未盡。人間秩滿。當生天界。召使送回。德玄問使者云。我將來官爵如何。答曰。汝從此可改。殿中監。六十四至左相。言訖辭去。後果如其言。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蘭州信道。誦王皇經萬卷。年表牙落。向經懸諸牙。復生如舊時。天旱。刺史令祈雨。誦經一遍。隨獲霽。然又苦霖潦。為別駕。章。撤祈晴。立霽。又一夜。誦此經。見屋內光明如晝。有王者數人。與諸仙。眾長。跪合掌。禮拜稱善。文展大驚。下座回禮。云。文展無道。法得聖賢如此恭敬。罪當萬死。王者云。我等皆天人。魔王。適向諸天。見此人間有光照耀。故尋光化身下降。云。珍重而去。

宋臨安劉光家。大富。無嗣。有貧道人。以王皇經來賣。需直百千。光謂。道人笑而去。數日復來。曰。心慕經。下宜者。直光惜。以真授之。道人忽不見。光夫婦恭敬受持。是歲生一子。長而敏慧。年十八。登第。官至朝奉郎。後以經本。錫石。

宋吉州城內。胡汝賢。於咸淳壬申臘月。始每旦誦經。誦經萬光世。祈後嗣。錢及一月。夢其父語之。云。已生天矣。汝夢道士。還宗子立繼。未幾。妻歐陽氏。又夢道士。抱付嬰孩。受之而覺。隨獲有娠。於癸酉十月八日。誕生一子。自此受持不懈。歲施此經。又值華運。去疾盛行。汝賢親觀。靈光大現。於是全家獲慶。

元江西瑞州。鄒夢虎。至大四年辛亥三月初十日。蔡母又於丙辰年。蔡父偶值交逢。節氣陰雨。不止。誠恐行車不便。哀悼不已。發心許誦王皇經。雨果立止。晴光普照。其時災畢。又復大雨。前後感應。不可盡述。當有善信。張法興。信此孝感。命工共鑄新經。以廣傳施。

唐李季回。舉進士。科。元和八年。不第。將歸。有道士勸云。秀才欲及第。何不持誦王皇本行集經。終日與李回同。共言語。忽失其人。李回遂神其術。後歸。遂求本。遇御史大夫安儼。之得之。日謀一部。因春暇。日詣村大醉。欲還。

家至王橋店不敢進。遂宿店下。是夜月明如晝。開步月下。見一婦人顏色甚奇。因與言語。遂被誘去。行十餘里。至一村舍。戲笑甚富。遂令升堂。見五六人皆女人。李回自念村舍安得有此絕世之色。遂心中疑其是妖鬼。乃然誦王皇本行集經。忽有異光從口出。羣女急忙驚駭奔走。但聞腥臊之氣。蓋狐狸之宅也。視之榛棘滿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適。俄有白鹿。色逾雪霜。前行以導。李回其口出光鮮奪月。色逾巡達於本家。深感經力。勸誦不替。

唐任自信嘉定府人。進士下第。乃闡扉高卧。不求仕進。常持王皇經。潔白無點。貞元十五年往湖南幹事。見洞庭湖左有龍王廟。宮殿樓閣極其壯麗。自信將入其廟觀覽。有人止之曰。幸公無往。其神躁暴不可輕犯。每春秋二賽祭必三牲。如其祭祀不謹。則迅雷烈風。雨雹暴降。損人居止。牛羊首稼。皆有人寓止其處。屢為霹靂所震。人皆畏其威靈。莫有敢犯者。自信謂曰。吾受三天淨戒。持始青妙典。奉行正教。以信待神。神果有靈。必應報我也。言訖乃入廟內。徘徊廊廡。登陟臺宇。是夕月朗天清。風蕭蕭起戶外。

江水拍岸。天籟響林。自信乃於殿之西楹。誦王皇經。其夜約三鼓。聞暴雨驟來。霹靂震地。自信乃安神定志。閉目誦經。俄而神風靜默。雲洞無烟。徐聞絲竹嘹亮。車馬駢闐。有人傳呼龍王至。次有赭袍金冠者。乘輿而來。見自信乃下輿趨揖。自信欲拜。王遽止之。謂曰。公久叨道誨。不可思議。未審參脩何典。有此利益。自信曰。自少以來。雖旦夕常持王皇經。而功効未著耳。王即稱善。遂請自信同往。不三五里。乃抵一城。王關張浚樓閣。寶樹奇花。羅列亭臺。王乃下輿。解自信入宮。少頃。美人數輩。昇一高座。上施碧几。其座皆七寶裝飾。又有美人數輩。持毛錦地衣。次第陳設。頃更王出。命自信昇高座。少頃。王后太子諸妃。公主皆至。圍圍四座。王乃啓誦自信誦經。自信乃閉目合掌。誦經數遍。王引自信復入一殿中。設進會。誦須臾。出金銀寶珠。莫可名數。羅列于殿廡之下。以遺自信。未嘗云。自信欲有所言。願王聽納。則勝於得寶矣。王云。願承教命。自信云。王恃神威靈。必不如此。則雨雹暴降。壞人居止。牛羊首稼。春秋二祭。稍有不法。降罰於民。何也。願王恤念黔庶。使無枉橫之虞。此臣所以勝得寶矣。王曰。敬承命矣。幸

先生復為誠鄉人。而今而後。無險設其心。不孝不悌。不仁不義。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皆是傳非。不敬天地。穢慢神祇。專行凶道。敗人成功。誠能改是。則雖清淨水。瞻敬廟下。吾助其福。如其不然。雖祭以牲牢。吾不享焉。自信乃辭謝。王及諸貴戚。乃遂自信出宮。人見自信凌波而出者。大驚異。自信乃集村落人眾。為傳王意。村人聞之大神其事。因請誦之。自信乃親為傳寫付之。及至家。家人大驚。云。十日前有十餘人。荷擔珠玉金銀。送至子家。後自信遂隱入青城山。莫知所在。

唐陳國寶公夫人。姓盧氏。為公室之婦也。夫人達罪福。常持誦王皇本行集經。忽一日。夫人誦經未遍。而故疾發作。至半夜未愈。夫人自念。懷病不救。乃不能終經。遂欲起誦經。令婢燃燈而火。悉已滅。婢空回。白無火。夫人乃自歎。恨俄頃。三清堂內。煌煌有燭。炬出漸升。堂增直入。則內。去地三尺許。無人執。夫人大神其事。驚喜。取經誦之。頓失所苦。家人鑽透得火。燭光即滅。夫人自此尤更精心。不如草血。日持五部。率以為常。後為公病欲垂死。夫人前往看問。公語夫人曰。吾妙以誦經之報。壽得百歲。生好慶也。

夫人問其故。云。司命昨日諭我。夫人當按紫陽公主。人間二紀。滿當往矣。我亦陰授天曹長。後夫人壽九十有五。無疾而終。已前七日。隣人並聞異香。隨都將。焚於堂上。聞仙樂繁會。及出。蓋棺前有仙鶴。飛翔導引。自爾有龜。結果於墳上。時冬月守墳者。於墓側常得異花。豈非為道之善報耶。

唐元和十四年。已亥歲。朝請大夫。無通事舍人。張承福。及靈仙觀道士李道真。皆受持王皇經。後承福病。為冥司所追。惟至誠哀誦是經。所追鬼吏悉皆不見。後病愈。竟享長壽。

隋大業七年。趙居易常持王皇經。未識戒葷酒。忽一日暴卒。三日復活。云。初見二鬼。抱文牒。追至一城門。頗嚴峻。又行五六里。見宮殿神衛甚眾。王當殿坐。或僧或尼。及四夷人。不可勝數。皆東西立。使者令居易最後立。王一一問在生作何善果。仍唱居易名。問曰。在生有何善。居易對曰。自少來持誦王皇經。王敬起。合掌曰。君功德甚大。最為第一。雖限盡。以持經故。當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最重。君以猪羊充庖。如何。即以長釘五枚。釘居

易舌及頭手足每下一釘金光罩體遂不復釘又有長安人高純稱是僕則高顯之孫王曰汝曾誦誇大道今左右接舌以契俄舌上有光高二丈餘亦無所傷王加嘆訝問記掌福善童子云此人有善在福簿否曰有此人曾在黃童觀帳教者王里經一卷偶然而讀也大有至誠不敢忽略况專心奉持乎王即指揮鬼吏速送二人出少頃與高純二人一時出門行十餘里與高路而去現既返居易道人持書訪其家驗之彼家云近已死還魂遂捨家入道矣居易以此事持更不敢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有一青衣女子求衣試問飢有何物可食吏云見欲脩一肥羊甚堪詰之乃青豹也居易曰我不食肉遂贖放之

晉劉滿者河北相州人也世以開食店為業一日病亟於甲辰歲秋季望日有青衣吏持東嶽縣來追滿哀告願與家屬訣別青衣不許驅之入城角東去行荒野中日色慘淡如深秋日落時也約行數十里聞聞道聲追吏曰五道將軍巡迴世界遂引滿入大林中避之林中有廟曰舞陽侯廟廟前有一俄見高車朝服入廟廟神皆起滿問追吏曰為誰吏曰三國

魏大監滿曰既為將軍廟神大監何以居之吏曰樊將軍今在北方真

武位下充都點檢大監奉命守此語未竟忽見一人戴花擔酒從東來見滿而揖乃滿家子忘記姓名握手號泣問曰我家安否又問劉滿汝從何來汝死矣滿曰吾不知死但此吏追至滿復問戴花人見在何處曰吾充炳靈公下執事甚速奉命送酒與大監汝持我於此仍祝青衣曰少留既送酒至廟中復出問滿曰汝在世積何善事作何善果我當為汝言滿曰酬謝北極未嘗闕也戴花人云此亦善事也吾先往為汝圖之遂疾馳而去青衣推劉滿行行百餘里見一土山過山見宮闕嚴密守禦人物皆鬼狀如世所畫地獄也青衣坐劉滿于門等候須臾戴花人復出告滿曰吾為汝問吏言汝所殺物命來索償其辭甚冤奈何奈何吾有一事汝能依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至心稱念聖號幾幾有濟門開劉滿隨眾而入至殿中見靈爽道俗無所不有鵝鴨猪羊見劉滿來皆怒目人言曰還我命來劉滿怖畏恐懼忘記聖號正傍徨間見殿之東角有青衣童子持一幅上有金書字曰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劉滿乃記戴花人教

念者連呼數聲殿口中有紅光出鵝鴨猪羊之類盡皆從光中昇空而去繼見黃雲蓋覆有一青衣童子持王帝誥命而下仙官吏從跪授列班如州縣捧讀故文之儀宣示於眾滿但記云劉滿殺生之罪既能懺悔可還其本壽王又官吏再拜青衣復去王謂滿曰汝當還矣滿因請問世人作何善事可免此來王曰凡道釋經所載地獄報應一一不誑汝歸說與世人孝於父母忠於君王奉行禁戒誦誦聖號不殺物命不毀五穀不從此來滿拜謝欲出有紫衣吏告王曰劉滿既當還當令見昔時造業之物乃可放去王許之吏印付一卒押送從殿西下滿隨之過廊廡數間面北小殿有官正坐座後有一門其卒驅滿扣門曰罪人來其門開獄卒提滿入見一池內穀米肉蔬魚羊無所不有與穢不可近獄主曰汝記得否劉滿曰然既是作業自食食盡方還滿復念聖號曰紅光將穢物皆燒盡獄卒合掌嘆嗟領滿復出告官復付青衣青衣相慶忻賀言汝自歸無忘我可以錢財就我滿許之行數十里望見相州城下潑水清潔劉滿行觀青衣推在水中即覺見妻孥環坐相哭曰汝已死七日矣滿急呼家人取紙

幣答謝青衣既安捨宅為觀傾家資塑造至帝聖像誦號不輟及出家為

道士奉香火妻孥為女冠云

唐長慶三年四月中旬前奉天縣尉馬敬任滿歸滿居住東石坊平日惟持誦王皇本行集錄及一十五年不惰慢及到滿坂經數月忽然見一神人披甲狀貌甚異謂敬曰爾既精心持此真經何不詣延慶宮東道室訪一持念女冠李霞卿使人姓名已係仙籍秘藏此王皇經本持誦之功尤倍常言記不見敬驚惶汗流透衣至旦乃詣延慶宮試為尋訪姓李名霞卿者果符神人所言得遇霞卿乃令童子入通少遲霞卿出有瓊表玉質出世之姿脩眉俊目有不可犯之色所謂真神仙人也既接坐而乃問馬敬曰有何事相覓乃語及神人所言之事霞卿曰大奇大奇容持是經已多年無人得知以有既蒙神人指示霞卿為敬隱情乃命小師出匣取至乃跪而受之將歸勸滿所持經本方知文句脫畧即依法備行新經本其神驗頗異無不感應

字李鑄婺州宜春縣人先任江州德化縣丞初無子虔心禱祈受持諸經

呪於王皇經尤極究心晝夜念誦三年獲生二子端平中官于成都北兵破蜀惟鑄全家獲免與經俱存舟行往返驚濤巨浪若履平地遂鉸經本傳於東南

唐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平日處性不避強禦忽一日坐廳見七者故吏抱一案牘約數百紙請視問曰汝已去世何由來此吏曰此陰府文簿康成視之即見人姓名而已殊無他事吏曰此皆是來年兵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吏檢示之康成大駭曰君乃舊吏得無情乎吏曰故以此報明公爾惟王皇本行集經可託言託遂不見康成乃求經日誦不輟明年朱泚果叛迫康成為御史康成乃叱泚曰賊臣敢亂唐室而乃國士耶泚大怒令數十騎圍而射之康成遂閉目持誦王皇本行集經竟無所傷泚曰儒者以忠信為甲冑信矣乃遂釋而去之康成遂隱入終南山不仕

宋魏德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今嚴峻治軍有法有一術校宋懿衙參不前崔怒命斬轅門外時懿顏色不改變眾咸驚異是夕三鼓已來懿復還家妻子見之驚駭疑為鬼矣宋曰我初就戰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至今方醒身卧衙門因以歸家妻子聞之半驚半喜俱遲明宋懿入謝在衙軍吏無不驚駭及尚書見亦驚惶曰汝有何妖術能致不死耶宋曰素無妖術然自幼專持誦王皇經日誦一部昨因家人失曉為誦經惶惶所以衙參過期崔問記得新時否宋云初推到衙門外即如醉夢皆不得知又問所誦之經在何處宋云在家急令取至鎖鑰如故即開鎖取經經已為兩段矣崔大驚亦自悔責遂安慰宋懿賜衣一襲即降錢命工寫金字王皇經一百部永充供養又於本州乾寧觀門畫宋懿衙門處斬不死并經文作兩段之事以警世人信向大道之驗

昔東梓州鄭縣居民陳文達一生誦王皇經發心為先妣誦及數萬遍屢獲吉祥靈瑞之報人亦見之以為常又其隣里親舊民庶凡有危惡疾患文達躬往誦經則患者立愈

唐開元中盧重誼寄住滑州忽晝寢俄見二皂衣立階下盧問為誰答曰里正奉帖追請盧甚惶惶間已見備馬於階下遽不得已上馬而行回顧

見其屍卧牀上方驚已死悔恨不得與母親屬相別行至數里親一門塙甚高峻問此何地吏云乃御史大夫院也問御史何人云大夫姓李名某盧驚喜曰即吾表兄也因入見之問云君壽已盡未審平日有何善功答曰在生常誦王皇經今此經乃聖教之骨髓其功德莫可稱量盧顧見院左右網中皆水冠之士數十輩忽有頂禮哀告者盧問此悉何人云乃陽間衣冠之士不顧罪福悉作種種不善之業以致罪根深重故陷經中無由解脫盧甚嘆憫李云問君經功甚重故命至可為罪囚持誦真經令脫苦處亦君之福利矣遂設金牀命盧陞座盧至心然誦王皇經至神呪品已見網中罪囚半有出頭者經終俱出地上或衣大袖者或冠帶常服者或馭車乘騎或徒步進回頃更悉皆隱去盧亦復得還生再延福壽故知王皇經技地獄者誠不誣矣

宋端平丙申冬金兵犯蜀有眉州丹棱縣東鎮士人劉天澤持誦王皇經終始不渝是日其家已先遁劉適在後背負經方出門乃與金兵遇自謂必死拜以求免且默誦寶誦金人連發數矢如有障礙射皆不中亟下馬殺之未及追劉而馬逸金人乃奔馬劉遂解脫

昔衡山縣武陽鄉同島墟有程萬里者持誦王皇經精勤備至嘗為商往來蜀中一日附舟出樊門適江漲湍急觸岸碎是舟皆焚魚腹獨萬里附一板須臾達岸所誦之經隨身而至視之全不濡濕萬里乃發心創庵於所居之側所食惟淡飯而已自是終日持經不輟

唐元和五年李元一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忽有鬼神驚悸而卒顏色不變其夫嚴詢自秦州來蒼梧見其妻恍惚行水上而至詢驚問妻泣曰我已死矣今鬼也詢駭妻語之曰此近北鴈浦村有嚴夫子教農學使有奇術公往告請哀救妻庶得更生矣詢往果有嚴夫子拜詣哭訴盡啓元因嚴初怒是狂來見悔又拜泣淚交下嚴父方謂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堂西北柱下為設醮轉王皇經于其柱下則小娘子必當再生詢因問求經嚴云懷中有也詢乃拜謝疾往郡城明旦到具其事白外父元一取經設醮經繞一部半女乃開目尚不能言及醮散便言云承君功德何敢忘之然此堂中柱下有王將軍枯骨一具抱一短劍君為改葬請

便出以酬公惠發之果驗遂厚其之留其銀元一還寓姓百部而施

唐張政豫州新息縣人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探行半日至一大江面甚闊度深三尺許張政細看盡是膿血政即密念王皇經使者請止及入城見在世日勸令持經道士從署中出然結束奇異急迎拜道士乃罵兒使如何不依帖安近平人兒使惶恐驚拜又見王王降階迎接道士上殿對坐道士曰張政是吾弟子被妄領來可速還還王曰累侯勸對此人壽美及祿簿道士神色以怒王見急索帖上判放去字道士乃拂袖起王即持道士手喚使者四人近前叱之皆著大枷縛列廊下道士同政出乃私謂政曰自此宜戒酒持經乃引政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鐵行刑其下燃火鐵中煮人痛苦莫不慘惻更有鐵牀其上燒炭炙人皆焦黑形容不辨面頰有三人枯黑頗似婦人佇立廊下向政叩頭云不得食不知幾歲政云我亦自無何得與你遂發願斷酒乃引政回還前渡水道士曰合眼以杖一擊乃活

唐韓勉者雲中人也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此都守捷其勇若焉牙將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前帥驕悍棄天子法文宗時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前帥兵夜伐飛狐城鉦鼓震地飛狐人懷然不自安謂勉曰前帥兵勢不可敵今且至其勢甚急願空邑以走不然旦夕拔吾城吾不忍父母妻子盡血賊刃之下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勉自度兵少不能折前帥之衆欲從邑人語恐得罪於天子欲堅壁忍一邑之民盡屠于賊要既甚而計未決忽有探者報云賊且潰矣有果并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奔垣望時星月朗朗見賊兵潰走蹙蹙者不可勝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門縱兵逐之生擒得賊兵數十人得遺甲甚多先是勉信大道常誦王皇本得集經既敗前帥多得其士卒勉召訊問之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十身長數丈雄俊可懼怒目呌吻掛金甲手執銅戟因見之盡驚駭汗流即馳走逃避安有關心乎勉始悟巨人之飛天神王也蓋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為清塞副使持非經之力年

唐開化中有王少府者專心持誦王皇經萬遍忽於一夕夢見仙人謂曰

子之念誦殊為精誠所惜本誤而功薄也王少府稽首告請真仙人乃授之以廣文句一傳授訖送仙人出門光景如畫忽然而覺視室中僕吏猶睡乃呼而責之已明矣左右邊報曰今方夜半須臾漸漸光滅及旦王少府自異所見閉目誦之歷歷清暢轉益精誠自是每日肅心莊誦儼如對越未嘗少間或時夜誦之際彷彿如見神人左右侍衛一時好道之士聞其靈異並如敬信天寶初一日無病而卒忽見二鬼使來追遂隨行十數里至一大樹下二使同坐憩忽思憶王皇經遂閉目誦之繞一部回顧二鬼使已不知所之須臾四人至跪告少府曰仁者修行有此利益向來追君二使已生天矣不知仁者崇奉何等功德如是甚大王少府曰吾但誦王皇本行集經爾四人叩頭曰唯此功德之故也請為弟子誦之救拔苦難王少府誦之部半開目又不見四人須臾空中聞曳甲之聲有一神人紫服披甲儀衛侍從甚雄前跪而言曰吾是五道冥司任頗重且貴然終未離見道願求生天彼六人者以公法力之故各得生天今請同步至弟子所居誦之異福隆之餘也乃相隨至一破澤方圓近十畝皆是罪人枷杻因縛決罰罰問拷掠之所也神乃置石為座神與諸部役長跪塵下合掌聽之王少府閉目誦之三都舉目四顧一人不見惟有斷破枷杻鑿鑿而已王少府驚悸問知所適忽有童子四人來云王請公速回亂我曹局文簿破我冥司枷杻數童子前導王少府入一空谷中遠望王皇本行集經不可思議之力也于是太清宮王顯及法師張承光聞王少府說三復敬嘆神奇之事深加敬異既皆同業各持本校勘文句多少並同如一本焉彼此相慶賀王師云吾此本受之於太清宮聖公王少府曰吾本因夢遇仙得之張承光曰吾本受之於西王母賢家尚存三人咸歡共觀其本經首字數如一王少府遂捨家從隱逸三人乃同入王屋山修

道漢李氏顯慶中太平州人孫魯獵于海濱遇野火迫燎草木蕩盡惟有一葉草甚茂獨不燒焉疑草中有伏獸遂燭之竟不燃焉深怪訝乃即入窺視見有一埤塹蓋經天雨傾陷毀缺中有棺乃石焉傍記銘云大漢建平二年金王皇經李氏女墓火之不及蓋由此也因念棺中必以經附葬

馬乃命前頭棄鷹在地開函者之其人身之上衣飄飄然隨風而化然其
人綠毛蔽體其類人身其髮堆墳露其面手足爪甲屈曲拳拳各長尺餘
其體溫若新死膏始見之大矜懷因出至于外觀其顏色不礙於壁間有
匪聞之隨手抄壞果有絳紅在內其絳紅已皆磨爛其絳紅如故書見其
神驗因歸為造衣食重葬之自此壽更不復復還冷家出求解脫道
昔朱仙見夢呂州何應龍曰改文章行業雖達天庭緣宿業未除御筆批
遲一紀惟誦王皇本行集經可以消免何公如戒誦持辛酉赴舉大元川
省又見夢簡州李鳴鳳曰吾親書玉帝聖號若誦持供養當令榮顯高科
子孫書種不斷李公誠敬誦念甲子過省名冠四川
宋周乾字亨嗣其先派江昭靈人也咸淳初教學於湘之攝江後遂家焉
乾恪奉道法崇脩齋會敬慕王皇本行集經居常持誦乙亥兵火民居煨
燼家室海散妻為亂兵虜去不知所之至元中歸附於元乾思慕無已過
夜焚香仰天虔禱誦王皇本行集經部為祝曰妻存則復與完聚亡則以經
力薦之報遂虔心持誦經三年晝夜不輟至元戊寅冬誦畢萬遍是
夕命道酬感中夜遙感異至翌旦有北軍一人自嶺南征歸乘舟下派
竟還其家送其妻還乾而去攝江之人至今稱之後乾夫婦居安數年皆
老而亡
宋譚應乾世襲儒業時卿貢不舉以宗壻游仕嶺南年踰耳順遂居攝江
教學杜門退處常以平時參受道法普施符藥濟人利物嘗受持王皇經
宗盟道會乙亥兵革剽蕩之餘父子解散時前年七十有五矣避地於博
濟壇壇之左右前後惟兵刃者橫屍滿地乃弱執經常讀誦於雷閣下終
日不輟乙北軍往來自以百數見者驚嘆皆曰此老異人戒勿恐動或棄
錢米等物予之而去是歲冬致于道士王希微之寢室留宿於壁其畧曰
今朝脫脫博濟壇王保舉相迎至元丙子歸附於元壇之道眾稍覺旋集
啓戶視之身能面目衣服寢履如故畧無毫髮之損
元時周者麻乾之子也敬慕道法常誦王皇本行集經至元丙子歸元後
年已五十艱險備嘗性理頗悟受持尤謹每有叩禱立獲感應至元甲午
秋携小仆之醴泉訪親假道諸市抵暮未至止于渡北十五里石子塘時

諸店行旅盈集前見獨有一舍父子偶處住就宿焉比寢方寤聞忽開門
中擊柝門戶開闔震響殊甚若寇入室其家父子俱各寂然小仆亦默周
敬枕靜聽良久忽夢慶一案於者誦王帝功德大之頌厲聲嗚然未幾有
人馳報一官人在門求見及誦畢忽一人欄幃端問趨進拱立于前竊視
之力舊支也周顧謂之曰吾聞寂誦經于此爾冒領卿薦何至以官宦給
我對越耶語畢驚悟時夜將半室中頃洞之聲俱怙然矣連旦欲詢店主
不果而行中途仆者以告曰曠昔假館之榻乃彼店婦縊死之處以故無
人托宿吾二人者終夕賴無恐焉方知所夢官人者蓋此境里社神也
元南雲黃德父習誦史道微奉道法常夜伺家人寢後於中宵人靜時明
燭焚香持誦王皇本行集經祈禱多獲感應至大德年間捐財命匠于家
刊本印施王皇經千部一夕於夜半後聞聲中庭燃燈炳燭對天焚香誦
經至下卷未竟忽烈風迅作經燈燭俱滅俄一人自空而下踈立于傍
長可丈餘衣欄戴帽東巨筆毫芒光燦口眼火焰燦人莫能仰視竊窺乃
雷霆辛都督也德父惶懼俯伏謝罪稽首至百餘拜忽厲聲曰汝若印經
成就不可妄施與人須令當面誦過一遍字句若無差誤方可授受切勿
輕易敬之慎之言訖不見時家人已寢聞聲音久寂亟命婢束燭出視猶
聞滿室皆硫黃氣未絕德父危立庭中汗流浹背燭視大門數重皆洞然
豁開由是去矣自是德父不敢輕施凡有請者直令誦過方與越數年後
德父即世厥嗣繼志所施經本亦今誦過方授以是知經中所謂非人勿
施者其斯之謂歟
元吉安路廬陵縣儒行鄉仙桂里吳宗珍大德壬寅上元為男日榮初因
患疹後變風癲手足拘攣語言暗嘿諸藥罔功宗珍發心許施王皇本行
集經一千部施經之日其子之疾立愈皆謂神靈之應
唐永相張鑑父齊立崇教道法常清晨更新太子三清殿前誦王皇經一
部已積數年略無懈心時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一日街內有一將兵謀
叛恐事露未次亟動心腹者數百人就街欲謀齊立齊立街退開行於
小廳前忽見有甲士三四人持刀奔入廳之左右僕吏亦驚走齊立繼步
過小廳回顧絕無人跡疑是鬼怪及入宅其眷屬亦驚呼云有甲士數十

人走入廳上齊立忙惶忽聞人叫云衙將謀叛亂立入恐傷主帥齊立開之錯愕無所措良久十餘兵屹然面偏于庭舉頭張口投刃于地眾遂擒縛不能言餘者俱首云適因衙將叛某等謀欲上廳殺主帥忽見廳左右有甲士四人各長丈餘捉刃目呵叱電光燦人初如中惡皆不可近於是齊立聞之駭甚遂將叛兵根問依法施行齊立自後懇切虔恭禁戒葷酒終日持誦是經回謝神人擁護得解叛賊之恩此經所謂所在有飛天神王擁護之驗也

宋慶元間梓州寶珠會凡遇誦經有跋者王明策杖常至聽經一日至十方無量度人慶似有壯力人拽其脚視之不見遂棄杖而歸人間其故明曰予二十年聽經方知說經四通疏病積速皆能起行之驗

宋江州德化縣李信一開雜貨鋪每旦於鋪床上誦度人經一過實祐年間其下榻頗二難毋抱二十四鴨卵兩月不生一夕夢一羣人羅拜其前曰我輩今脫禽類得為人身皆拜超度之賜李寤而怖之且視難抱之卵皆空殼矣

漢崔寔者汝陽侯仲年之後嘗謂白雲先生學情身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雅于避席而對曰以財賤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貴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何如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寔乃作禮承愛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今吾將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寔誠熟誦之果記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生天矣自後崔寔之家念誦不絕

唐崔玄亮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輟廢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靜室誦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馬人謂之尸解云

唐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啓中僊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生為賊所迫夜走陞坊井中傷足求未得乃傍有窰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王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極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

西界觀

唐汾州刺史崔希小女崔少玄初生時異香襲人端麗殊絕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後十八年歸于盧陳小字自列歲餘陳從事關中過漢溪望武夷東峯中有神人乘雲而來告陳曰玉華君來乎陳問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陳因告之少玄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耶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既退陳問之答曰少玄昔居無欲天為玉皇左侍書賜名之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人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來訪志道之士數功過之實因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恍惚如有慾想太上黃帝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忽已二十三年自今不復近附於君矣少玄自是獨居靜室往往有女真或一或四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恭脫解印與陳俱家于洛陽一日少玄詣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四月十七日少玄受勅勞之恩敢不救護遂發終賴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經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少玄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須臾有三朱衣自空而來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經月餘必玄語陳曰王清真侶將復召予為玉皇左侍書將欲返神還于無形余留詩一首以遺子子當記之其詩曰得一之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無上之仙含影藏形出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則真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後恭以誦黃庭內景之功果獲延壽

晉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秉性柔弱每為眾流之所侵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齋衛於汝昌遐既覺豁然悟因知自前圍繞我者非禍患殃咎蓋經中所謂金精猛獸侍衛是經也

唐尹言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常潔身持戒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誦念為其常少記性頗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心力開悟因奉命曰齋潔焚香念三十遍思了憶前

生之事。姓張名慶。居在巡壽坊。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動。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耳。自是兩家契為骨肉。黃冠犯關之前。其三家皆在。

宋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望帶出開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望情切。命工刊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胎復為兒子。果家感應。妻黃四九娘已卯春有姙。至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岩縣定光觀音。普度大會附薦。同亡男王淨共轉歸家。夢覺胎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生一男子。捨在東獄行宮。取名師回。至乙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刊感應篇板。病則繼痊。

宋張道人。不記其名。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黎雅間。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慶元元年夏六月。雲遊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齋饌。令道人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為愧。數日前。以疾卧於此。其月十二日早。忽然困絕。初死之時。見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旌幟羅列。劍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前。問曰。你在生之日。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道人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時學諭宋子止見之。道人具言其事。復位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此。乞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應篇勸念誦。以願奉道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賄。貧道不誦全篇之罪。乃知太上感應篇為其為冥司取重如此。

宋蘭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為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太上感應篇。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各以善惡相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喚姓名。曰太上聖訓。汝既面親。切宜遵奉。從此當持法戒。聞之。擇然其疾頓愈。遂終身崇奉不怠。

宋黃巖縣進士楊琮。親利感應篇。遂占助一板。甲子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二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板。樣請金。乃刊琮名在第二卷第十七板。丁酉春。板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於持誦。無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板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

宋析門汪氏子。自番陽如池州。欲宿建德縣。未至。一舍間。遇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迷失道。與從者不復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日且曠。黑。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縛于柱。數人皆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白得之色。得曰。請大王自取。乃扇廟門而去。汪始知其殺人祭鬼。悲懼不自勝。平時習大悲咒。至是但默誦乞靈而已。中夜大風雨。林木震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蟒也。奮迅張口。欲趨就汪。汪戰栗。誦咒愈苦。蛇相去丈餘。若有礙其前。退而復進者三。頭首徑出。天欲曉。外人鼓噪而來。欲飲神酢。見汪依然大駭。問故。具以事語之。相顧曰。此官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辭縛謝之。送出官道。

昔有開食肆者。死為陰府追去。冥官殿下。猪羊鵝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鏡。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寶誥。王即下拜。諸畜盡皆退去。鏡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免債。俱獲超度。夫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為護身符也。

宋樂平留田院僧仲脩。姓李氏。持戒頗謹。最喜談誦孔雀經。僧輩罕能之。以故邀請相繼。院近大溪。有寒橋。既峻且險。往來之人。常罹墜溺之厄。近住富者。視如他境。莫肯脩治。仲脩每過時。輒大悲咒一遍。及稱當界土地。

生歡喜七聲而去。一夕獨歸。聞有人相語。李大師來。已是十分醉了。如何過得此橋。有春曰。吾嘗謝他。回向多。合為致力。於是或扶其前。或策其後。暨到彼岸。仲情因禮謝之。見累累然皆跳入水中。方悟為鬼物。謝其結卷之賜云。

宋鄱陽大塘湖洪婦。為其子納一幼婦。年十四歲。俗稱為童養者也。媼每夕挾之同寢。嘗以五更自起。開房後小門。登厠至曉不還。媼尋呼不已。仍邀集鄰伍。備處搜討。吏不可得。遂往和眾。訪從黃見。見山人占課影黃。黃兩兒執一人云。此女只在住屋後。須急去尋。若過酉時。便落空亡矣。於是奔而歸。又不見。鄰更注公者。素誦消災咒。行坐弗舍。正把刀斫竹篠作捕蝦簍。而吟誦誦誦三滿多。母陀喃。忽聞篠內有人聲。就視之。乃觀女蹲坐其下。口鼻眼耳皆為黃泥塞汙。即報近眾。救挈與歸。問所遇。曰。燒欲上廁。被兩箇婦人捉捺在篠裏。我望見婆與隣舍往來相覓。欲應答之。間而婦人掩我口。做聲不出。未各兩婦自相親言。多有兵甲人馬來。放手走脫。今知是汪公神咒之力。若遲一時辰。定壞性命。思之甚可怕也。

唐主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輪咒。開元初。從侶三人將適河北。有船夫求載乙等。不甚論錢直。云正爾自行。故不計價。乙初不欲去。謂其徒曰。彼賤其價。是誘我也。得非包藏禍心乎。船人云。所得資者。只以供酒肉之費。但因畏者。得不滯行李。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供飲。頗舉酒屬乙。乙屢聞空中言。勿飲。心愈驚駭。因是有所疑。酒雖入口。亦潛吐出。由是獨得不醉。泊夜秉燭。其徒悉已大醉。時乙慮有非。默坐念咒。忽見船人持一大斧。及可長六七寸。從水倉中入。斷二奴頭。又斬二伴。次當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燭忽爾自滅。乙被斫三斧。背後有門。久已釘塞。忽有二人從門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於岸。血雖被體。而不甚痛。行十餘里。至一草舍。擲岸高數十丈。方知神咒之力。後五六日。汴州獲賊。問所以。云爾夕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乙瘡雖破而不損骨。未幾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輪咒之功也。

陳時川蜀中有一士登科者。因赴調投宿失道。至暮不遇店。一僕一馬。懷

惶窘怯。忽見一野次燈燭甚盛。羅列几案五六。客據坐。酒肉盈前。士就揖之。皆相顧有喜色。曰。我曹相聚。正恨冷落。得官人肯臨。可謂大幸。遂邀同飲。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主席。且使養公服拜神。酌數盃。後一髯者起。白曰。敢問吾官所能。士曰。木書生。病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固問之。曰。實然。與諸君昧平生。遽蒙延接。苟有薄技。尚何隱之有。髯怒。發語抵突。意若不善。士佯起如廁。跨馬疾馳。彼亦不追。遂行三四十里。且五更得孤寺。扣門。僧出問故。即排之出。曰。切勿相累。事既至此。已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救。僧云。君於道釋二典。中有所習否。曰。粗記白傘蓋真言。僧曰。足矣。但堅坐金剛。背後僕馬莫相連。若見異境。但誦此文。士如其戒。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聞兵器聲。擊甲騎縱橫。而俱不能相向。迨天明。愈劇。逼暮方止。士飢渴憂危。始見僧來。抬入寺。謂曰。此輩皆習南法。害人極多。每一歲必擇日具禮祭神。而餒其豚。然後較藝。或新得一法。彼此傳授。渠見君至。以為同業。故相待如此。既不如所欲。致謀加禍。昨日吾所不敢納。君若畏其遷怒也。今不得有所施。被諸人行

且自促。冀咎他日當知之。留至明日登途。沿路戈甲斧劍以千萬計。悉剪絛所為者。白傘蓋者。三十一百三十。在諸咒中。最為難誦。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徒亦罕有能誦者。故妖魔外道敬畏之云。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嘗得白龜。炙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叫。斯須不可忍。獨賴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汝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誦。兩後瘡痕漸復。手足皆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為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建立精舍。住持。南嶺端安士人曹穀字覺老。少出家為持者。其家累世病。傳尸住門戶者。一旦盡死。無人以奉祭祀。穀乃還儒冠。後數年。亦病作。念無以為計。但晝夜持誦消災咒。一日誦最多。至萬遍。覺三蟲自身出。二在項背。一在腹上。周匝急行。如走避之狀。穀恐畏不敢視。但益誦咒。忽頂上光如電。蟲失所之。疾遂愈。

寒哀可。嘗教其弟。起以寶樓閣。咒起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

初未知其功效也紹興三年夏縣署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在縣至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覺遂旦方已無一夕安眠成珠以為苦或詢之春曰被人碎焚欲如簾故呼拒之起今從於已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職共議逐逐起試書呪語貼於柱此夜晏然由是一齋焚崇絕跡其呪語即所謂唵摩呢達哩吽吽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詳師言為證自有人功起因悔昔慢始為奉之秘其事

宋晉江主簿陳舜民被徵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從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排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闕舜民知其異物惟端坐持呪珠不之顧婦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乃默然飲容趨去遂不見

宋金州朱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

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埃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

宋天竺悟法師錢塘人每誦呪時身出舍利兩俱像亦如之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觀求入大藏文穆王公擬達天聽悟曰此非常之事小子將助之乃給千手像誦大悲密語誓曰事果遂當焚此軀未幾公亮悟益加精勵晝夜不廢越歲乃克如志悟遂登前誓新盡尸在架被覆體儼然如生眾咸異之慈雲再焚香木焚乃方壞舍利無數

昔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詣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與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部下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曾誦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宋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病腫求醫不放乃淨掃室宇背肉各令

齊心焚香持誦消災呪以樓所忤未滿七日夜夢曰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旋沒去翌日大小皆無恙忘誠所感遠如影響非佛力能如是乎

唐賢首國師謂慶律師云賢安坊中郭神亮暴亡七日方蘇當時被使者追至平等王慶問罪訖引至地獄中見一僧教誦一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亮連誦數遍同受罪者數萬人皆脫地獄國師云此華嚴第四會中偈也慶遂取經檢之果見十行偈中最後偈也

唐歐陽瑑住徐州南五十里居家常誦大悲神呪一日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驚獸瑑怖懼不已既達山路雨勢漸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繞十餘匝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手足之狀但道尋前而行瑑恐怖尤極舊嘗誦大悲神呪欲朗誦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徧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姓去家漸近雨亦稍止

宋福州永福縣能仁寺設山林神乃生縛獼猴以泥累塑謂之猴王歲月滋多遂為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不食緣離升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於是祠者益眾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瘳則召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日取攝寺眾聞之亦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日甚莫之或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為誦梵語大悲呪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婦女再拜于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真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佛靈光洞曜夜中邊聽偈已再拜而去明日啟其堂施鎖三重蓋頭年當為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開猴負小女如所親乃碎之并卻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鵲巢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唐彭城劉載之儒家子情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多寓京師少而神

氣怯懦每驚覺往往不悟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
千遍載之勤而行焉絕筆離身香火逆旅之中亦奉奉備尚自是無復驚
悸矣冠陷長安在宣揚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
舒必承之以劬性命憂迫在平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
如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
而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履地是
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
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嚴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禽珍木周環數十里有
謁者平冠夜袖云大帝君令於寶宇慈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
飲載之問大帝君所主何國某未嘗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憂懼仙官曰大
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大帝君也上理北極下統鄴都陰境帝君
乃大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大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北元尊神呪而值
此危難將陷鋒鏑大帝聞籍當在驅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速勤
瘁之心必壽三紀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額謝恩於閣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良奏事行朝具語其事是則大帝之

昭鑒天蓬之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唐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卜筮符術為業
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沽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
有白馬將軍廟晚夕有人祈賽長乘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
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敢正視者道珂因飲
酒回歸入廟則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眎之無不驚駭道珂異
日晨雞初鳴忽聞村人攜薪赴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舍惶之間見野
狐數頭眼如火炬嘶拽入廟堂階之下閉堂上有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
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遂巡却蓋緣其時
與犖絲同行神兵遂其吳猷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抱犖絲人拋去
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
却來廟內大誦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常誦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開神呪我知非

白馬神乃狐狸精作傍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為民除害遂
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
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眎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
而斃自後寂寂無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至
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故能誅滅妖怪也

晉釋慧嚴冀州人執節清峻學遊方至南天竺國界殊方異典無不洞
曉秦主姚興召見睹其風韻含吐即大激賞稱為四海領袖昔法護譯正
法華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妙法華至此乃曰此語與西域義同
但言過實耳嚴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解高出若
此也翻譯經畢命嚴講之嚴乃品酌幽玄開為九轍一昏聖相扣轍即序
品二少教歸真轍為上根人三興類潛彰轍為中根人四述今通昔轍中
根領解五彰因迷悟轍為下根人六發揚行李轍即法師品七本迹無生
轍多寶不滅為本釋迦不生為迹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八舉因微果轍
即湧出壽量品九稱揚遠濟轍即隨喜品已下讚經流通也嚴又著經序

見大藏本經又有二十八品生起荆溪師稱大有眉目師回向弘贊善利
願生西方臨終之日洗浴更衣號香禮拜合掌向西坐卒時見五色香雲
從房而出久之乃沒

梁釋慧紹年十二出家具戒進京聽講以義浚乃聽聞善藏法師講遂覺
理勝當夕夢得李子數斛撒欲取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從學必踐
深極矣後梁武陵王鎮蜀請於龍淵寺講見一青衣神拜曰願法師常在
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後法化盛行是年七月告眾安坐而逝

唐釋自覺居平山重林院為鬼神講說者三年屢有祥感常發四十八願
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眾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
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
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子願勿易利物為先覺池
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
如像前跏趺而化

唐梓州僧智通俗姓陳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專誦法華并以講授

住牛頭山威儀奉戒常有雙鶴來聽說法講百餘遍而度放光貞觀中別衆而卒舍寺房堂皆震動變作白色經一食頃

唐漢陽縣李錄事立常往餘法師所聽講維摩時見一鬼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見諸天間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餘即悔過不復飲見又曰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立常親見聞遂筆記之

隋釋貞觀姓范錢塘人其母以誦樂師觀音求嗣得師師以有節操舌紫羅紋手現奇相誦法華經日終一卷從師聽律超勝前輩後於雲隱山建南天竺寺居焉常誦法華以為心要每盥洗遺滴地不為濡人皆異之一日旱亭神請誦法華感神捨祠為寺有司馬李子深請誦涅槃至現病品夢二人把猪告云淨居天遣迎續便卧疾夢與智者同輩翼佛還山覺而嘆曰昔謂六十二應終誦法華力更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驗生期畢矣乃啓手足時間空中伎樂之聲至于中夜跏趺而寂

唐僧鴻慈永嘉人也楚與兄弟器度宏遠皆樂出俗誦習經時大雲寺荒墟蕭然昭宗勅重建師主成之就而誦習梁太祖賜紫衣師覽師讓而不受師性寬慈面無愠色目不邪視言不妄發誦法華經至五十過一時講堂忽生蓮花一朶重跏覆華香氣芬芬諸山衆驤稱異又刺血寫是經一部永嘉世異之

隋僧法安止建元寺聽能法師講佛通玄要又長誦法華講四十餘遍忽於講座四角生華一朶有十餘枝黃白相間長五六寸狀似蓮華香光敷諸處或疑是蒸潤所生又過數日復於都講牀側及大衆坐處生八九華經一月方萎憐道俗聚觀咸言講經之瑞

隋僧惠向姓劉氏常誦法華經兼解深義後至淮陽江都止故亭村衆請講是經時年一百一歲顏色猶壯忽告衆曰吾其去矣言訖合掌端坐長往即瘞于銅山後樵人每於葵所聞誦經之聲一日司馬越修取道于傍顧見蓮花一朶驚問村人乃云是向師之塚恪乃令人掘之見白骨一聚唯舌宛然赤色其蓮根從舌生焉

隋僧灌頂總持生於章安吳氏始三歲時便能隨母稱三寶名時共驚異

因立小字名曰非凡入道能日記萬言晚止稱心精舍長講法華化流寓俗神用無方時有法龍村人去山三十里染患時絕其子奔來求救師為轉法華經焚旛檀香病者迷聞香氣即愈縣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清溪人徑不通師往觀覽留連不捨乃發誓曰若使斯地夷坦吾當來此講法華經告未決旬白沙遍湧平如玉鏡師僕先志乃往講焉又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寇劫掠師撞鐘就講賊入見其旗幟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因爾退散師以貞觀六年於國清示疾而室有異香告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言已而逝

唐僧功過俗姓道氏六歲乞從佛慈親奇之口授觀音經即通十六達其志因入泰山事弘法師迴曰排然山林乃一途獨善至於維持餘寄非化誘不行遂南參止計慧福寺專以法華為時要撰疏五卷錄常講教每講至藥草喻品天必降雨人皆奇之所謂法華始末計五十過無講餘經未易悉舉後竟終於是寺未終之日乃有異香光明過觀之曰願承此瑞往生淨國所飲井水終時偶竭殯經數日水還彌滿

宋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以佛因而懷妊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德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每朔方便正備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悟上通感得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問其事題石為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真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誦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感期蒙章獻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為崇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焉氏請施戒薦夫見夫遠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賄師還行即補為管内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唐僧法融俗姓常潤州人也家世業儒博通書史然無經世意一日偶閱般若疏達真空乃棄儒竄入茅山改縫掖而披緇探賸此道二十年間專精匪懈貞觀中於牛頭石室為四眾百餘人講法華經是時積雪滿階忽於凝冰中現華二朶狀似芙蓉繁同金色凡七日方隱又宰公蕭元善請

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虎皮來買武安身上因推落洞中又起
已化為虎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為。忽聞鐘聲。知是僧舍。因往求救。果見
一僧正念金剛經。安但閉目靜坐。其僧以手摩其頭。忽覺作巨聲。頭裂破
矣。安乃從中出。即述其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在。唯背
上有少虎毛。蓋先有矣。瘡處也。安從此出家。專持金剛經。
元即武路拉林。平於至元庚寅間。被魔起金剛經會。每雲集善人。有經者
解齋飯。忽一日。有一人從門首過。不免駐足。看諸人誦經。時眾請歸裏
面。齋飯。看人云。不敢進。我身不淨。你去掩扉。善人皆云。不妨。遂進來。飯
罷。云。我不曾預會。反擾諸善人。後五日。當捨一供。忽一日。有一人夢見有
七八人成隊。入人家去。見屠人也。入其家去。云。是莫有善事。只見彼一人
將屠人推出去。云。汝是金剛經會內之人。休得進此。至次日。省問。其一人
家生九箇猪子。死了一箇。其屠人死。去一夜再甦。
昔迦羅地中。有一蛤兒。聞佛說法。即從地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
眾圍繞。聽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諷著蛤頭。蛤即命終。生
忉利天。尋即思惟。我先為畜。何因緣故。生此天宮。觀因於聽法。得此果報。
時始天人。即奉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宋紹興初。右歙伍氏。有新婦姓沈。定海江南人。秉性貞淑。善果自脩。其姑
每旦誦經。婦則謹於事奉。凡展卷則來聽受。或一二品。乃至一卷。久而
不倦。一時感疾。即白姑曰。妾婆誦經。新婦獲聽。世緣告謝。不及奉侍。轉他
世。諸佛會中。相見。變成一頌。乞傳之。平生快活。死也風流。最後一着。分付
此頭。言已。聳身加跌而殞。過姑見其超脫。往白天童宏智禪師。師聞讚善。
遂以己龕與之。泊從火化。餘骨中所謂堅固子者。登然無數。四眾見聞。稱
嘆希有。

唐昇州石壁寺有一老僧。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鶴巢其房。楹上。
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鶴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
飛。俱墮地而死。僧並收殮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見等為先有
少罪。遂受鵠身。比來聞法師誦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
身。兄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
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有二子。因為作期月齋。僧呼為
鶴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
昔有一國。穀米沸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諸僧周遍門室。無所
一獲。次至長者家乞食。得飽。飽後。適欲出城。門中途一射獵。屠兒抱一狗
子。持蹄欲殺。見沙門歡喜。前為作禮。沙門以額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子。
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貴。答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
何為戲。匿殺生之罪。甚為不善。願持我食。買此狗子。令命得濟。卿無當
其人答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沙門殷勤
曉諭。謂之。其人極笑。不肯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
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狗子。以手摩其。狗子吮飯。淚出。嗚呼。所發得是
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兩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為人。所在
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踴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
共食。狗子命過。師生家貴大長者。家適生聖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分衛
次到長者門。門者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使前稽首。禮沙門足。
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言。今我欲還此大和尚。奉受戒。成為弟子。
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因使
欲棄家。而大小兒啼泣。不肯飲食。不欲聽我。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今
去。隨師學道。除去諸累。被三法衣。誦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
昔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為諸天人。演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群
鴈。聞佛說法。心深愛樂。樂而翔。來下聽法。時有獵師。張施羅網。五百群
鴈墮其網中。為諸獵師。都悉所殺。於此命終。生忉利天。忽自長大。如八歲
兒。端正殊妙。諸天身光明。曜官殿。猶若寶山。便自念言。我前何福。得來生
天。尋自觀察。知從鴈身。聞佛說法。心深信樂。乘此善心。即便命終。得來生
此。便作是言。我等今者。當報佛恩。即共同時。頂戴天冠。著諸瓔珞。莊嚴其
身。贊持香花。來詣佛所。供養世尊。供養已訖。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我等今者。蒙佛世尊。演說妙法。信樂心生。得生勝處。願世尊慈愍
我等。更為重說。開示道要。爾時世尊。即便為說種種法要。心開意解。五百
天人。一時皆得須陀洹果。心懷歡喜。繞佛三匝。頂禮佛足。還詣天上。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婦其子名曰須達其子年漸長大與須達共出外覩者到僧坊中見諸比丘勤加誦習時婆羅門兒即便得聞一四句偈深生敬信即還歸家却後七日即便命終生忉利天

昔鵲勤那問二十二祖摩訶羅大士曰我有何緣鵲衆隨我祖曰汝昔

嘗為此丘赴會龍宮汝弟子衆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受

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時

汝即令其衆赴會諸弟子曰福薄德微墮於羽族然已五劫今乃轉受鵲

身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

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時諸鵲衆聞偈

俱得解脫飛鳴而去

昔佛在世時有一比丘林中誦經音聲雅好時有一鳥聞法敬愛在樹而

聽時為獵師所射命終緣此善報生忉利天面貌端正光相而然無有倫

匹自識宿命知因比丘誦經聽法得生此中即持天花到比丘所禮敬問

訊以天香華供養比丘比丘具問知其委曲即命令坐為其說法得須陀

洹既得果已還歸天上禽鳥聽法尚獲福報豈況於人心聽法寧無善

報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

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沙門飲

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真道

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為僧檀越主衆僧所須一

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一名餘律提稟性慧解人言語

見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送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鳥聽經為說四諦

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

緣此善報生四天王天彼天壽盡生夜摩天夜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

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

第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王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天如是上下經於

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壽而無中天後時命終乘生人中出家

脩道得辟支佛

宋國照本極師住淨慈日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

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懺悔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

失所在母祝曰若是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

法其母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

宋左街都監道士賈善類嘗至太清宮衆請講度人經至說經二遍盲者

目明時會中有媼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目明至顯之

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為具仙服為太清宮主者數日返真張商英作真

遊記備載其事

梁武帝皇后郁林崩後數月帝居寢殿見后祈求功德帝聞之感激明日

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誌公對曰唯禮佛懺悔懺悔方可帝乃然其言

搜索佛經錄其名號無親撰悔文共成十卷皆采摭佛語刪去閑詞為其

懺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

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帝功德已得生忉利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

也懇懇致謝言訖不見

宋僧道深號圓辯為南湖北世祖於彌陀懺懺宴坐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

懺中見普賢放光每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一日示

疾頽平日一毫之善回向淨土集眾觀音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

見佛身聞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幽悟一念不生即入

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入禪定見十方佛塔然而化

宋襄陽天竺寺在漢江之東澤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

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嚴求良工圖繪有夫婦一女子應命期尼

以扇毀門七日乃開至六日尼頗疑之乃開戶聞其無人有二白鶴翩翩

飛去現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上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

未足乃二鶴飛去之應也都有畫工式生者獨能摹傳其本大觀初有梁

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

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尺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

墮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茲樂傳於像法事者悲其

慢漬耳。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山。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杯渡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涕泣。以為不祥。即加剝割。鹿懷一覺。尋當產有就庖。哀切有惻。因斯患疾。習禪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慙愧。深起悔責。乃求杯渡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誓捨家資。迴買此地。立為伽藍。尋夢神人語曰。以汝悔過造寺。鹿得此生。汝疾從此愈矣。

隋僧法喜。常行方井禮懺。有一堆來索命。神人斥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所脩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

宋僧淨觀。居嘉禾寂光菴。精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紅花。次日黃花。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生命眾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

宋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與妻常誦法華。晚年篤意淨土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懺瘡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兩手結印而化。

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懷持齋。咸闍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備彌陀懺。日禮佛十拜。父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宋李思一。暴死。經日乃蘇。言見真官云。汝年十九時。嘗害生命。一曰在安州。是法師會下。聽涅槃。何緣於彼相害。官追是師。有春是生金粟界。不可追。且放還家。即赴有僧元通。為禮懺悔罪。至晚又死。明日還蘇。云真官喜曰。還家大作福德矣。又是師遣僧來說。思一此時不曾殺害。遂即放還。

宋僧法宗。依雷峯廣惠學。教用止觀行法。情大悲懺。至九熟。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脩淨土懺。父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乃令學西望而逝。

宋僧法持。居化度寺。備彌陀懺三年。爐二指。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

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咒。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瘡。哭慟懇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宋僧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集百人脩法華懺。又嘗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眾欲訣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塔。尊容如生。有蓮花產于塔前。

晉僧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為憾。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指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夕。便覺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誦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嘆。人畜悉來觀聽。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誦詠。寢寢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永和中卒於河北。

宋僧師安。受業烏鎮。普請通華嚴宗旨。備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所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言訖即端坐而化。

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遊。迨於京師。忘其所寓之地。其僧乃患迦摩羅疾。辭眾皆惡之。而知玄與之為隣。時時顧問。累無厭色。因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壘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為誌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法座。恩渥甚厚。自爾忽生入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餽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偏召名醫。皆拱手默然。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傍徨四顧。乃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期約之不誣。即趨其所。崇樓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首。頭接甚歡。因留宿。遂以所告告之。彼云無傷也。藏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聞其人面瘡遂大。吁未可洗。公謂達深遠。考究古今。僧讀西漢書。益益是錯傳。不曰曾讀。既曾讀之。乎不知衣益殺是錯乎。公即衣裘。吾即是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為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發過屠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告之。今家迎諸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為冤矣。悟達

聞之凜然現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徹髓而復甦自此其瘡遂愈乃知聖賢混跡非九情所測再欲瞻敬回顧寺宇不可復見因章其所述成招提迨於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師古作記其事甚詳悟達當時感其殊異深思積世之冤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為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者乃斯文也蓋取三昧水洗冤業為義命名曰水懺此悟達感述之異應正名立義報本而為之云耳

隋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遂行脩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脩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咨受脩習夙夜不忘

隋東川釋慧雲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禪帶眾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晏居上首乃白眾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眾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墨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

從之自結夏以來普服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升草座失屣所在大眾以斯歲未受交廣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間得之通體血流如刀割廣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喚雲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膺身形瘡難忍因接還寺端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眾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屢示嘉祥

梁楊都宣武寺沙門法龍姓馮南陽冠軍人也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通樂許之術謂龍曰君年滿當死無可避處唯祈誠諸佛懺悔先懺排脫或可冀耳龍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修懺衣鉢資餅餅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光興寺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罷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生怖恐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還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舍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殷故致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

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無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元至正庚子定海白沙夏太三以運糧如大都溺海死後十六年當

國朝洪武乙卯其妻陳氏與子善追念太三性稟酷暴下少恩死於非命孤魂沈滯蜀由昇濟遂欲資來鄣之十字港巷嚴設道場延淨行僧十人請叶萬宗主之脩禮梁皇懺法陳氏虔懇懇至初入道眾聽教陳無不感泣是日禮二卷至中夜少就寢有僧宜便忽驚中寐語撼之不寤惟見其多辛苦憂怖狀於是萬宗等懼其不甦悉起持呪良久疾呼之乃甦問故惟泣而已再問乃言曰有神人若韋天冠帶甚嚴逼令我同取夏太三

來此受薦道經暨浦神威藥票行者遠避備歷諸險臨大海見鬼物戰戰充滿大海可怖神人命我入海提挈太三太三首戴元帽浮沉波浪間既難着手又有神勸要我錢乃放適有錢在我手中與之又盡力扶太三將登岸被汝等喚省言記又泣蓋苦於涉歷然懺罪薦亡無出此懺之功

國朝王興為都指揮僉事家北京篤於好善崇信佛法常持誦真言洪武二十八年七月卧病二十餘日忽見二使者來一鬚鬚斑白一年少呼興

而告之曰王有命召汝興但覺奮然而起隨二人往行既久遇已死老遠達扭該呼之不應始知己身亦已死而精神如舊復行見路傍廬蓬下排列紅卓上有諸品果肉菜亦有歌舞者眾相率來迎舉酒勸興飲興辭其二使者亦却之云菩薩不飲不必苦勸眾皆慟哭煩惱如是迎者凡三又到一大城門三重皆裹以鉄葉入城見往來者不絕於道皆用銅錢交易亦有人家舍宇一河橫亘東西河之南有荷磚甃甃河岸者有一男子偃卧

于河北水邊東首蛆食其體筋骨皆露猶欲飲水狀與問使者曰此人口邊即有水何以不能就飲老使者云彼乃陽間一大財主所享皆美飲食餘者棄之不肯施與貧困之人故受此惡報興又問此人經幾時矣老使者答云已歷五百年不曾得水飲興又問何時可托生老使者答云再經四五百年不得托生興復行進一王城見綠琉璃殿前有紅漆橋三座興由西邊橋到殿上侍衛者皆帶弓箭繖扇左右遮擁前有大香爐一興行四拜禮畢舉首望之繖扇下微露衣裾老使者云今爾去見王轉過東廂復有綠琉璃殿見五王皆衣青衣鬚鬚斑白列坐殿上興即拜有一

王云不須拜。菩薩爾來何為。與打一問訊云。王差人召我來。王云誤召爾來。即索簿書。覽之。謂與云。爾復有三十二年陽壽。可速回。因問云。我再來時居於何處。試觀之。王謂與云。菩薩居處在南邊寺裏。與即到寺中。見一長老。與四拜求攝受。見湯飯各一桶。往來人食之不盡。與問長老。此飯與湯往來人食不盡。其故何如。長老云。爾不能知。此是聖境之處。與別長老。欲詣王相別。二使者不許。與直道王前。一王謂與云。菩薩爾何以不回與云。我來見王。因問陽間常傳有十王。我但見五王。其五王復在何處。王云。爾所問良是。五王在上方。彼下降則我五王當上昇。呼左右急索茶與菩薩飲。茶至。五王各飲一鍾。以一鍾與與。與交而不飲。王云。爾不飲。因是但我所與茶飲之無妨。與隨飲訖。腹中便覺清涼。王又云。爾速回。就此扣別。謂二使者云。爾二人還送菩薩回去。使者即引與復從原路回。向門見三處蓋蓬下。羅列酒肴。如舊勸與食之。與不食。只與二使者食之。行經通州南門口。過到東嶽廟前。認是樞密院轉角。過來到家。二使者不肯進。與拽其衣云。爾隨我。二三日勞甚。與爾茶飯及草鞋錢去。與令其在門外候。與進門見燭明。家人輩俱慟哭。隣家長幼群聚。並不見與。與見已死在牀。試推之。體硬不可動。復撥開雙眼。與就入已身。氣息漸出入。聞妻呼長幼云。爾衆人不必哭。他已回。必索何物。與即云。可取湯米飲湯。至飲不下。咽與云。二人候于外。可取酒二甌。肉二盞。飯二碗。紙錢二束。與之。燒紙訖。飯湯俱溢於地。與復索湯飲之。即下。却云。我回時日早暮。家人輩云。已三更。與云。正午時到家。爾輩何以云三更。自此病即愈。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德則樂樂則能久○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善者因禍而為福○有陰德者必饗其報以及子孫○為善最樂○仁勝凶邪德除不祥○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聲無小而聞行無隱而不彰王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耶安有不聞者乎○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懷之以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為善不求人知者謂之陰德故其施廣其惠博天報必豐也○有陰德者其後必大○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患○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陰施陽報弘廣無量○造善於陰德報於顯○憂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給濟貧病撫恤孤寡常以仁恕居懷恒將惠愛為念○信善作福積善不厭信知陰德久而必彰○見諸病人施其湯藥命離痛苦令終生欲境天○立德間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若見一切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為第一○開通道路興置橋梁一念善因受天人之快樂證佛祖之真源○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民功德日夜增常生天人中○日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算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既備白日登家○天上人間方便第一○皇天不負好心人○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有德行者必有昭名○在世積善長行陰陽者鬼神敬之五福隨之○若人積善天神扶衛魂魄超福境○陰功可迺其壽告人依舊無改○若非積行施陰德動有群魔作障

緣○於力到處種種方便則陰德無量而受報如之矣○隨時應物行方便
便報犯凶星亦不虞○以慈悲為本親一切物常行不忍世人痛苦如在
我身常行慈悲心自成無上道○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善濟物而
不以為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儲勳風世累行昨生說得玉府登庸瓊
宮簡錄○陰濟良善則有福報○汝欲登科須憑陰德○有陰德者得補
仙官○學道者廣行陰德救人危難○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積善德者
天與之地助之神輔之○人能刻意為善積與道合動與福會○所謂善
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

感應

楚孫叔敖為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故叔敖泣而對曰人言見兩
頭蛇者必死兒今日見之恐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之
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
除百禍天之慶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楚令尹以老終
漢王性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頃刻腰下

有金十斤願以相贈已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已絕金一斤當殯
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婦數年縣署此亭長初到目有馬馳入庭中而
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地前即言於縣縣以婦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至
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悅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
因就葬書生事主人驚謂曰是吾子也姓金名茂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
卿德耳厚遺他忙辭讓而去由是顯名舉茂才除縣令子孫皆顯于時
後漢弘農楊寶名士也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鷂巢所
搏墮地下為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蛇所齧乃移巾箱中采
黃花飴之毛羽既成朝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求鳴鳴聲數百
乃去是夕三更寶讀書未畢忽見有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
者往蓬萊過此為鷂巢所搏若仁愛拯救數次恩甚實感感意今當受使
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涕淚辭別以白環四枚與寶曰金君子孫繁昌位登
三公後當如此白環矣於是遂別寶既孝聞天下名位通顯生子雲雲生
乘乘生賜賜生虎四世三公為京師盛族果應白環之數天下無以及揚

震著有為大鳥隨之時人以為貞孝所招陳留蔡伯喈獨立論云是黃雀感
恩而致也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實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自哀會有
相工在洛中大為縉紳所神公特遣問命相工曰即君形神稍異於人不
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為郎君細看公
然之他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置綆相於僧伽
和尚欄楯之上析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綆相在舊處知其遺忘
也又料其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婦返旅館
旦復携往寺門始開觀昨日素衣婦而至撫聲悅歎若有非橫度役而
訊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似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
津要不幸去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憐然復細詰其物色
目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尋詣相者審度聲色頓異驚
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相者曰
是已度後果位極人臣

宋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
券曰債已償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
竭家資資糴以濟之動以萬計死者復為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
公曰何足為德一日假寐夢有紫衣人告之曰上帝知汝有德及人報在
爾後言訖而去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宋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甚麗恭成張忽然
公問其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公曰爾初不以實告吾
無用尔命焚券且遂去張惶怖遽吐其情委備職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
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餓死京師願身役
予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

守義敗官果非幸。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報。且得調准右見閣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吾位宰相。豈可妻人妻。向者得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人咸謂公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公薨。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延復贈魏王。子五人。忠彥繼登相。位端。左右贊善大夫。純。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拜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其孫在徽宗時。亦為顯官。隱德之報。豈不信哉。

宋馮京字當世。鄆州威寧人。其父商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奉饋錢。笑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網運欠指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還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產。里人皆夢鼓吹。聞迎狀元。至馮家。以早生京。喜讀書。領舉為解元。省試為省元。登第為狀元。世補為馮三元。

宋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一日論其婿。市婢以送女。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受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間。歸過子。是女流涕有戚容。疑其家貽拮。詰之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已女。今明府欲得勝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審之。果如女言。誠家人易其衣服。養之如已所生。以書抵許氏。告嫗期。姑將贖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復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子固有季子。願得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父之君。少綠衣。丈夫造廢。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今得請於帝。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一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後鍾離氏有仕籍。子朝者。常十餘。皆出君之裔。故世為冠族。

宋曾魯公。公亮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

旁舍生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者。感然動心。免若於難。生顧視左右。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替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他色衰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以女與君。不復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書券約。直不可退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公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吾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商人果不爭。携女至期。以待。則公之舟行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公後果登相位。公未顯時。嘗夢人謂公有除德。必獲厚報。竟如其言。

宋馮道。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其寵。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恠問之。則曰。某父本守其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其妾。猶未經年。哭約。疑者責索。帛暫以絳綵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為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公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消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消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初復入。嘉曰。汝欲及第。須中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屈指果中三魁。

宋張忠之。公諱。雍州咸陽人。咸陽時。嘗夢紫府真人接語。未久忽更報請到西門黃。兼濟事。兼濟以幅巾道而趨。真君降階。按之禮頗隆。且揖張坐承事之下。顧語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翌旦即遣人詣西門外。請黃承事者。戒令以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家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坐耶。黃云。無他。長唯每歲過米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米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且不增。升斗不易。在我者初無所損。而細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

宋陳元植。粗布衣。道術好行陰陽。至於禽蟲悉其意。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懼。元植如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餘。中帶僞具。謂元植曰。爾昔有陰德及物。於一切生命。皆欲濟活。然爾將來壽命短促。以此之故。須延其

壽女唯勉之覺後飲食加增於常時年九十九歲一日書生忽於袖中有一物投地化為著維衣長三尺許拱立於元植前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僅百歲頃常理解爾去焉皆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述之今遷地樹墓適月無疾而終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淳世居淮肥間資財數百萬情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然施人之惠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壽春道達元淳曰噫君且止吾有告也元淳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然更三二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淳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於度量又寬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淳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學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風骨姿態殊不類賤元淳詰其情久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訝之何而潛隱其代為名家世本河洛先父以婢官淮西不意遭吳寇被虜因緣姓與國同疑為近屬身遂歸於君

復官以此湮沉無所告訴其諸骨肉冠平之後悉被官軍收掠為俘不可復知也賤妾一身而易其主今不幸及此元淳太息久之乃言曰夫賤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此女雖家族喪亡實衣冠之後不可以為婢使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蓀既歸是夜元淳夢一人被青衣素簡望塵而拜迫之潛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謝公嫁我女我無以報今告天帝為君請壽言訖而去後三日元淳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笏侍衛甚嚴前謝元淳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許延君壽二十四載富及三代子孫其所獲吾家者悉獲按理之存者搗身沒者子孫受累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鳴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淳依依未能甚信後三年相者果復至迎而賀元淳曰觀公之面陰德之氣甚盛視公眉目可延二紀之壽公作何陰德元淳曰無他上將婢作親女嫁之相者曰不忍以貴為賤此真陰德也元淳果壽考而終富及三代子孫之盛異於他族宋傳敬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緞步塔院見僧

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官問為誰僧云頃者所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定自權厝于此敬則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有僑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揖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君有德人也故來相告明旦敬復抵僧舍遂領其資遷葬於官地上乃俯佛果以資助之至七月敬赴轉運司議寓西湖小剎復夢陸生來拜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蒼老知之謹奉告切勿宜泄若泄之彼必當有禍敬寤而精思屬葉泊應敵盡如其言遂薦名高第宋青州益都尉老舉人云初在鄉里累舉不捷乃居郊野無復進取之意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乃謂盜曰汝冒而夜穴壁良苦度汝心必不得已也盜以實告曰我非為盜者其營卒也因博輸懼軍令不敢歸乃來相擾爾尉曰吾有絢二疋因取贈之盜拜謝而去詰旦又詣其營為請於軍校得不治其罪亦不言其為盜也次舉知友勉令就試獨豫聞卒又出燈下尉曰何復來耶盜曰某自前年蒙秀才恩惠自誓死生必立功相報今不幸歿于軍前知秀才欲舉故來遂失所在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

試題送出果場皆然感不意課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迨陸試卒又見形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卒又出曰君過益都尉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忽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乃叱令逆相反接畢而部眾始至盜驚曰向見馬後有甲士百餘故不敢動不然寧束手耶宋剡縣陳慈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先輟祠之二子患之曰塚何知使以勞苦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夢一人曰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公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與食甚佳若雖掘壞朽骨豈忘鬻葬之報及曉於庭內獲錢十萬似以父埋者唯貫新母告二子二子慙之便是構陷愈至母壽至九十餘無疾而終唐羅城使程牙賓進攻遼寧之日左右以三歲女獻官尉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守早建旌節牙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

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仕人以為陰德之報

宋時邦義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拔捕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四歲婦方四十餘未育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兩可換至成都求一妻婦與得子為身後計邦義父至成都訪牙倫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恠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卒扶輿至此不能歸婦欲欲辦裝耳邦義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該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最廣單方辭婦妻迎問買妻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為德甚大當更為君圖之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邦義後舉進士第官至吏部尚書

晉李公冰為蜀守行部至蒲山乃曰岷山導江為四清之首而水或為患以害于人作三石人以止江水作石犀五以飲水精鑿離堆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既於是蜀無水旱之憂家有社食之安其後入廣漢後漢書

此時一羽人謂公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帝遣書來迎公也公曰升仙蜀人世祠之

宋元祐間眉州清溪王氏女名亞三性柔惠好行陰陽一日見鴛母為貓所食有未出巢鶯子三枚每日以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年春三鶯復來飛進其屋下已母曰非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夫母行鶯飛隨後至園母指墓示之鶯飛鳴於墓以葬鶯入墓土中皆死

魯宣公十五年初觀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願曰必嫁是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願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願見老人結草以充回回踵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亦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酬謝乃詢子婦屬果然劉君即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骸具棺槨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在夢書生朱謝持三雞子勒軻立食之軻齋一知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諱文章因某名科第歷任史館

宋武弁有疑違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髒髒數片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字如字蓋點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鄉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有大伏藏聊以為謝如教掘之果獲金千餘兩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以選授江南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壽祿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范曰某固知之但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示及之任買一婢子因詰其姓范曰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堪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張昔之交因謂其妻曰故人之女豈可使為婢范悉以女粧奩擇已客諸厚者配之終滿婦京日者見之大駭曰子何前知范之妻曰子孫孫俱盡今也

無恙非中子差誤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傳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獨以嫁女僕之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果應官數任而終

唐孫秦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秦妻即姚之女也先是姚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知損一日汝可娶其女弟姚卒秦娶其姊或詰之秦曰其人有癰疾非秦何適眾附服秦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既磨洗即銀也秦往還之中和中將家子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秦遊吳興郡約回日常詣所止居兩月秦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子時觀一老嫗長慟數聲秦驚悸詰之嫗曰老婦嘗追事晉姑于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秦憫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他日秦夢一神人紫衣象簡提容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宜增汝壽而昌汝後也汝唯勉之秦自是愈備陰德壽九十而終子長進士及第世為顯官

宋荊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于南市家貲鉅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之人咸稱其德海熙十四年十一月望日之夜夢有客來訪車騎甚都云是城隍神玉既入坐談話之次言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灾民罹非命若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勅我救爾一家但有資財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若獲幸免而資蓄蕩然則舉家狼狽與死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至凍餒恍然而覺聞樓鼓已五更呼告其妻妻亦夢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大風陡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視疾又還家已昏暮夜未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念閨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輩著紫衫排列火邊驅家人登轎促昇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趨避于中相看如痴莫知所以黎明人輟皆不見鶴舊居已為瓦礫之場矣掘剔埃煤中得銀三十餘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夫婦兒女慄慄悲慙旋就宅於城中醫道復振會感荒疫凡傷寒有危證者指藥救療賴以安全者不可勝計由是家業愈盛子孫三世皆致大富

宋吳五承事者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男其母張淳司戶勸其次子庚讀書招色士張坦于館舍及赴舉坦黜而庚預薦將就類試乃捐錢百金結同舉勾龍漢以為助迨入類場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庚才思短索窘迫無計髣髴見坦在側取其試卷一揮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第張淳和其所略略不能言淳曰正使全出勾龍漢手獨不稍記報贈以答交游間聞訃者年庚曰與勾龍漢對廊坦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哉庚亦未謝坦恠歎其異曰是亡他乃君家累世陰陽彭閔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果州相如主簿其後子孫皆讀書業科舉代有顯官

宋擊者周漆估河北人也以醫藥為業人有所請無貧富用藥無二日累辛經宿乃蘇仍跛其足人恠而問之漆估曰始死追詣州北崔府君廟中府君曰令取鏡照之乃言爾無罪平生多陰德周亦不論此言府君曰

追爾來無他上天遣二童子來知爾善誦顏段官詩爾可誦末篇誦畢童子即飛空而去府君令取標簿閱之曰爾尚有十五年禄故未可死脚已損不可行府君命木匠取廳前樹枝使婢之遂得歸果十五年卒

宋徐宗仁西蜀人其鄉有兩石嶠夾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衆蓋舡小觸石即碎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顧萬手專一渡送往來之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一日忽有道人登門稱善星命謂徐曰公壽止三十三徐大驚異其年生日之時夢至官府見王者坐于堂上門首濕衣之鬼約三四百人執一卷授于王前云徐宗仁濟生技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妻壽考子孫榮貴王者指左右以此詞示宗仁曰君壽本當盡為此之故可特延三紀覽而異之自此益好善樂施二子三孫皆榮貴宗仁果逾三紀而卒人為立祠于渡側

宋周必太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獄未論報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子充遂自縊服從失官吏得免死子充歸道婦翁翁謂容坐定門外雪天下童子掃於簾翁不樂意謂要以女滿門戶計既失官簾前望疎不為復掃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充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子充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幽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子充試前夢入窠見一判官拷掠一捨胎鬼指子充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子充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子充既罷相私居一相士扶貴人書見子充適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子充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子充氣愈和色愈溫迨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子充荅如初子充起相者亦起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子充大驚為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實離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宋王丞相嘗初任滿入京師一日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哭甚哀者有大憂者因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通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賣與遠方客子旦夕分離無復相見之期所以哭之哀切公乃訪其家問之果然因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客約三日取至期不來其母遂訪公之所館而公已行矣其後公大貴位至兩府子孫皆極榮盛隆德之報信有徵也

宋南昌王知縣一日凌晨見一婢子堂中執簪而泣詰其故乃云憶舊事不覺淚垂因言妾陸知縣之女父受替自此去過鄱陽湖為劫賊所害獨留妾一身流轉到此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其妻曰仕途交代有兄弟之契今此况子乃前交代之女須與看取擇良配嫁之公有女許隣邑知縣之子消日畢禮書報之曰近得前故交代之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不夜拾餘常以辦金具與女子同時出嫁情色知縣報云某有一姪年幾弱冠請將令女登具中分之嫁子與吾姪庶成一段義事也出嫁之夕公獨相事思見一人朝服拜於庭下公驚問之云前任知縣陸知縣之姪也劫賊留一女子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帶相隨逐公家於憐特為嫁遣故來相謝公緣此陰德增壽一紀將來子孫三人同及第語訖遂不見後果如所言

宋閩之富人苦無子多市婢妾終無姪者有武官自廣東携家至福慶甚不能去妻且死失措但彌慟有女將笄且有姿色問其父曰人死安得久俾漸致敗壞奈何父曰汝將何如曰以我貨之得錢必多矣母之餘父以為行道費立券期以三年父待閑至我已限滿可同往也父曰我非不知也念平生只汝一女此何忍為亦不忍言也女曰不然舍此無業盡早為之父罷勉從之試問之郎翁郎翁曰此有某人無子數令我尋訪溫氏賢洲之女今往言即諧矣果如翁言父於是得錢三百千其妻與傍徨不忍舍去女既歸富人富人大喜入其房不敢作異色乃強笑語應對詳雅者自覺非偶語言進止若震驚皆失其常度時時良久乃告其妻曰女非常女也吾疑且懼翌日見女以素帛繞腰問之則云貧故也使

易之女又憫憐為易終不言其喪母也富人即呼郎翁究之翁具告焉富人曰吾固疑之矣即日昇還其父驚以謂背券約而取金焉演吏富人亦至謂父曰初不知之也今以女還父且再遺二百錢云他日仕官來此幸相覓也於是父子拜謝之富人婦夜夢人若相賀者曰汝不當有子以近日一善事所感當得三子妻亦夢焉未久富人果生三子富人姓王住福唐城東福唐人謂王為公謂拳擊為幟富人一手拳擊鄉人呼之為王幟公

晉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過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也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晉武帝時果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

漢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為業瓜熟常以設行若家事福德神甚愛瓜熟未獻神不以設也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曰吾未獻神子姑坐即起入獻神引少年入設瓜及飯飯訖三人謂曰我

君厚恩今示子葬地葬之後子孫世貴不可言遂令鍾下山百計步勿反顧見我去即葬地也鍾去不六十餘步便返顧見三人並為白鶴飛去鍾記之遂於此葬母其地在縣城東塚上常有五色雲氣屬天鍾後生堅母孕堅產腸出繞吳閭門以告隣母曰安知非吉祥堅後生權權益甚亮生休休生和和生昭昭皆至於吳

魏王城王喜行陰德時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皆收其骨葬之及王薨夜必葬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王之仁惠及於死者故精靈以之懷感焉

宋許教授知可毗陵人嘗獲鄉黨為官聞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評赴春官職舟平望復夢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醫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惡之不悟其意姑記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祿遂陞第

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慈

晉許遜未為旌陽縣之先歲饑民無以輸租郡邑繼以法率多流移泊滌池事日乃以靈丹點瓦礫化黃金令人潛瘞於縣之後園一日籍民之未輸者咸遣于庭使吏詰責之令服力役於後園民饑地獲金得以輸納故免逃竄之憂悉按堵隣境流移之民慕其德惠來依附者甚衆遂至縣邑戶口增行人物富庶焉後以陰德所致得道成仙遂白日投宅上升

唐李珣廣陵郡中人也世居城市販糴為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珣繼之入與之緒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珣官司以春秋較核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為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水食雖豐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後值李珣出相即制江南而珣以新節制同姓名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情道蕭索夜夢入洞府中

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舞鸞彩雲瑞霞樓閣連迤珣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珣字長二尺餘珣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應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珣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驚復問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廣陵部民也珣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廣陵官屬詰之亦皆莫知也乃令府城南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珣以車迎之入府致淨室珣齋沐拜為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珣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珣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珣虔拜以問寬所脩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脩遂具既經以對珣再三省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除功不可及也遂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健捷異常忽告童子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

輩一夕無疾而終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屍已解矣

漢周義山字季遠涇陰人也丞相勃之後父秘陳留刺史義山年十六讀書外常以平日日出時東向歌咽服氣百數經年久問之對曰義山中心好此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服之是歲陳留荒多飢民義山傾家財以濟之有黃泰者元鳳中寓陳留著敗名實義山見之曰聞仙經云仙人目方面光密奇之使人買芒屨常以金帛著物中陰以與之泰後詣義山蓋山延之靜室泰曰聞君好道陰德流行感於我是以相詣吾中藏仙人蘇子玄也義山再拜膝行而進自陳少好長生今靈啓神降得接聖顏乃請乞奇要仙人遂授以長生之道後義山為滎陽真人曰昇天

漢劉翊字子翔一云子相潁陰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困窮困而不以為患嘗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奉私逮赴師喪過寒水車敗停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教義行宜速速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竟其為翊後到潁陰還所假車翊閉門辭却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急之能實其食者數百人

鄉族死之則為殯殮夫則助其妻妾帝遣都而東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死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衣飲之又逢知故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一日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陰德感通天神太上特嘉子之用情故使我來授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曰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後度名東華為右理中監

晉教文得一名道登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嘗嘗終於荆州時多疫癘無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即施與貧者又多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眾疑其妄明日還辭別往甘露寺北崖山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周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能消災除病以藥救濟百姓服者亦衆

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伏牙帶。紉繡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多有陰陽。老君今遣仙官相迎。侍郎導。從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漢史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讀。遂載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漢史大務務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以語羲家子弟。遂數百人求之。不知羲之蹤跡。至後漢明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有祖仙去。實太后疾。嘗遣使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五代居士郭智汾州平遙人也。為人淳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行陰德。鄉閭高之。其父嘗曰。起家者必此子。夫無何有白猿之戚。居士震之。自若也。其妻何氏憂之。忽夜夢人告曰。若無憂起家之事。將自此始。遂授以金文。

侯何發而視之。惟焦僊兩子御史。最受八字而已。明日以告居士。居士莫究其旨。會宋興太。太祖削平僭亂。河東底平。朝廷以河東負固。最後歸化。遂遷其民於河南。居士既至河南。數月。忽有宦者數人。其容甚瘠。已乃其踞而坐。曰。與吾取水。居士呼從者進之。宦者怒而起。曰。飲長者水。而不能親授。乃使從者進之。遂不顧而去。明日復來索水。居士蹶然起。而進之。宦者亦不飲而去。如是者三。居士之意愈動。不少怠也。宦者曰。此子可教。即探囊以藥一瓢。遺之。曰。用此藥可愈子疾。居士拜而受之。既用之。其効若神。居士以衣一襲為謝。明年復具衣。夏時服也。歲亦如之。數稔。朝廷復其民。居士將有河東之行。即奉幣以別。曰。今朝廷詔還得奉先人丘壠。固厚矣。然不能從先生方外遊。斯為不足。宦者數曰。吾聞人多矣。未有如郭君之賢者。於是始以方授之。居士尚未神其事也。後至平遙之初。夜未半。忽有呼居士者。居士念曰。吾方抵此。寧有識之者耶。意甚疑之。倉皇未有以應。俄見紅光如線。自外透入。須臾明照室中。秋毫可數。又見一異人。頭出屋極間。大約數斗。目圓而碧。光彩射人。居士驚且走。異人曰。若

無恐也。吾即河南之真人爾。若尚能記汝昔日之夢乎。即河南相會之言也。向所遺書。切宜寶之。言訖。忽不見。光亦漸微。居士因悟。昔八字云。焦僊者小人也。小令尔字。兩子者二人也。二令夫字。御史真人也。直令值字。藏其賜焉。先是居士之祖。以子孫不競。今日者。茲之遇。坤之謙。日者。喜曰。是殊遇之卦也。夫坤順也。謙致和而卑。以自牧也。六爻無犯而三為陽。陽為德。為報。為明。其於人也。為真仙。君之子孫。久將蕃盛。上下協睦。六世同慶。季及三世。將真仙三者。八之壯也。述八世亦然。君其齒之。至居士果有河南之遇。居士孫曾壽。後兄弟七人。家百餘口。尚同慶而食。竟如日者語。初居士與友。使君樂郊居。遂卜居於平遙之東。人景慕之。相繼而居者百有餘家。遂成里。第人因號其居曰。冀郭。

晉沙門安慧。少無恒性。早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永嘉年中。天下瘟疫。病則晝夜折肱。賴天神降藥。以愈萬民。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龜。疑是異物。取者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上洛陽大市。持手。細書。寶錄。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

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養。胡氏過。活貴。經自隨後。為火所燒。會卒。不暇取。經悲泣。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五季時。鄭克田建中居安陸。賞鉅銀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醵舍。仍月。克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好也。侍郎有五子。長曰。獨皇祐元年。登第。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郎公。敦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昔有五百賈人。入海採寶。內一人善知兵法。恒為寇盜。欲殺諸人。謀取其寶。還闕。浮提。時有人名曰大悲。眾中導師。夜夢神報。此有惡人。起不善心。殺五百。奪取其財。寶此五百人。皆不退轉菩薩。惡人殺者。墮入地獄。汝為導師。可作方便。令彼惡人不墮地獄。被五百菩薩。可得全其身命。爾時大悲如是思惟。更無方便。唯有除此惡人者。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身命。

我若說時此五百人當生惡心殺此惡人彼諸人等皆墮惡道大悲心我今當自殺之罪百千劫墮惡道中受地獄苦我演忍之亦時大悲心惡心作是方便吾設五百人故害此惡人即以積善刺殺令諸商人安穩得還善男子追尋師則我是五百人則賢初中五百菩薩當此初中得證菩提我行方便故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難

昔梓潼帝君自言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為士大夫未嘗酷虐吏更性烈而行密如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為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異采黃雲覆野居處地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暮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蓋謂群書夜遊童子自笑且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者則余咳而誦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驗之而有禍我為人而為無靈乎自後夜或夢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漕自依而不甚信為言此後三農德早嘉禾無魃舞雩神怡然無驗余曰寐中夢寐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衙河伯而驚魂沈沈

恒惛不能忽爾之時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使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戶孝子名亞吏曰奉帝命促子余曰家人何如吏曰先到詔所余惶懼未決吏揖請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閭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綿嶺而擇穴宮星也者鳳凰之區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數石簡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吾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日有中興之兆君可登方而題化余曰謝天使報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遂見家人悉在其間昔有小國去城不遠有好林數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在山中各一面坐思惟經道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在此亡者父母謂吾看視不快使其命終必懷怨恨即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潦淪淪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應王決

水命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遂見之泣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因緣得免神化現來未即入三昧見其故緣現世延壽沙彌善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和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師言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即更勤修精進不懈得阿羅漢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練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嘗察聲色常臨仁慈心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棄脫救而救之以藥封藏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家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請思邈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嚴若王者之居少年思邈入見一端正美貌人恰帽綠衣侍從甚眾狀喜相接思邈曰深思邈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惡人所傷賴脫

秋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見道者榮幸甚矣俄頃延入茗宮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拜三拜謝思邈曰此兒廢驂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昔救青蛇即此何所也及見左右皆閩人官妓呼松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后妃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賈後設酒饌娛樂以宴思邈思邈辭以辭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邈雖神目雖所竊必回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以為異屢試諸方皆若神効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脈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時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許其容貌甚異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茅門之徒宜虛言我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在陽盧照隣有時名而染惡疾嗟嘆受之不同

昧遇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
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常數。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情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然則生熟不則生寒結而為痰。驚而為癰。癰而為喘。喘而為焦枯。於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疫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炎沍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疢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時。川源竭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道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越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迴。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隣曰。非君則不聞是言矣。蓋其文學也。顯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辭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服其衣冠。端拱以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通。隱於洞府。鍊神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明器。柩之真月餘。顏色不變。瘞屍。如空衣焉。已免解矣。
唐呂志真。與內澤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好脩陰德。專以藥石濟人。每歲一至京師。遊諸湘常荷二大瓢。經錄道具皆貯之。後居商山石室。甚隘。一夕致離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側。有神人授以金簡曰。上帝以爾累世脩德行善。特召爾掌仙籍。其夕晨解。
蜀巫山道人黃萬謨。為好濟人。動慙不倦。感神人授以道術。所濟無算。蜀主王建常召之。鋪草薦水而游。流而上。一日至成都後得仙而去。莫知所之。
唐金可記。新羅人也。有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既推弟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

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求其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帝詔。為英文皇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界。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帝。詔離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絲。又遣中使二人。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不得接近。每夜聞室內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至二月二十五日。正春景妍媚。花并爛熳。果有五雲。吹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幢幢。滿空仙仗。往昇天而去。
晉王少道。與同志李伯山。常以陰德密惠。拯救於人。皆積世有道。至行所鍾。累功積德。以至成仙。少道嘗謂人曰。功滿三千。白日冲天。備善有餘。坐降靈輦。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矣。
晉周暢。性仁惠。和藹。穆帝時。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糞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祿勳。
漢幽州刺史趙熙。少有善行。常濟困窮。故王惠等族。誅行陰德。數十年。熙得詣朱陵。其子得遊洞天。其女名素華。為易遷。言夫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野山澤。以自足。熙父子所以得至此者。皆源陰德之功。
唐譚峭。名紫山道士。敬宗時。唐中遊天台江。潮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收物。常遺金於途。以賑貧乏。或報之。殊不認。其故則曰。陰真若化土為金。以賑不足。吾恨不能且無用之物。以遺人。亦何恆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待蒙以制鬼神。或者語隔場。希東。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中。開丹陽河。斷三兩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待術而不能其妙。但陸擒兇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不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善之道。而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
晉王老。坊州宜君縣人。居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其妻亦不倦。一旦有繼。縹道上。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巡禮之。居月餘。問曰。王老言談。杯酌。

甚神。俄患過身惡瘡。王老求醫藥者。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連將過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化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之精潔。釀酒既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髮黑而顏復少。肌若凝脂。王老聞家規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以君有陰德濟世。吾故言之。俾有所釀之酒。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并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欲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彩雲如蒸。居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驚歎唯見鼠棄而不去。風定打麥三人乃還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晉周廣字惠常。大將軍瑜之後。好行陰德。見人之貧窮困苦者。必濟之。嘗與同志遊巴蜀雲臺山。得漢天師驅剪邪之法。專以救民疾苦為事。聞許真君在旌陽。詣公庭。願備下執。真君納之。令侍杖屨。風夜惟動。運行道法。以濟生靈。始終不急。乃就宅西百餘步。開築室以居。真君飛舉。惠常與曾與同。縣龍車白日仙去。宅號昭府。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

晉時荷字道陽。少脩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聚妙之術。因能却邪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周濟窮苦。民受其賜。聲聞遠近。惠帝之世。聞許真君仁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門願充弟子。真君納之。授以秘訣。復遣還山。教導徒眾。明帝詔赴闕。師問之。堅不願留。竟歸。依棲真君侍側。功成行著。以寧康二年。與陳孝舉執冊。遣昇天。

晉沛郡施泰。字太玉。祖朔事吳。因徙居九江赤烏縣。狀貌雄傑。勇健多力。少細絕倫。尤善治瘡之術。專行濟利。許真君初領徒誅海中大蛇。會鄉壯三百餘人來助力。太玉預焉。致恭懇乞。願充役者。真君納之。與甘洎武常執劍侍左右。真君念太玉陰德甚厚。所秘經典。並以付之。寧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見東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雲。執素繩。驅蒼虬。降其所居。宣王帝詔。遂御蒼虬乘雲而去。

晉王遙字伯遠。鄱陽人也。好行陰德。遇異人授以道術。頗行治病。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一條八尺布帕。敷地座。不飲

不食。須臾病愈。即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謂地作獄呼召之。見其物在獄中。或狐狸。或蛇之類。遙斬之。燒病者即愈。遙有竹篋。收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嘗一夜大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時出行。而不沾濕。及弟子衣皆不濕。行道非所常見。兩炬火。遙前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擔篋發之。中有古竹簣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石室中二人。並鼓之。良久。遙辭去。取三簣皆內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遙謂曰。卿當早來。何為久住。俗間遙答云。我早晚來也。遙還家百日許。天復雨。遙夜然燈。莊嚴。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巾。已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夜皆取著之。因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益已為地仙矣。

宋梁母時。時人好以陰德濟人。舍逆旅于平原。客來宿者。住還錢多少。所得施諸貧寒。嘗有少年住經月。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至元徽四年。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於蜂城西。遇一青牛車。見一童呼云。徐道士。前去車三

許止。又見二童子。看皂衣。絳囊。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梁母。今太上以我有陰功。召我應過蓬萊。我心憂勞。汝為我謝東方士女也。言訖。遂馳車騰逝。極目而沒。道士還。遂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延平門外有莊。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惟好施惠。務行陰德。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姓名。云以賣藥為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宿於裴子舍。數年。裴無倦色。嘗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孝。而能恭謹。不倦於客。實長者。必有大福。今為君致少財。以備數年之用。裴謝之。老父遂命裴數斤。坎地為壇。燭之。命取小瓶。瓦如手。指大數枚。燒之。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變為金矣。約十餘斤。遺於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三年之需矣。吾去後。君家聲望當復興耳。裴氏因問其居。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

貨其金。積糧。明年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至太白山西巖下。有大磐石。左倚石壁。老父以杖叩之。洞。史石開。乃一洞門。內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

入初猶暗黑漸即明見城郭人物內有宮室堂殿道士至童仙女無數
相迎歌謠諸道士咸琴瑟言論老父引裴氏樓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
也留住一宿設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婦老父送出洞遺以金寶謂曰君
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三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
來此吾當相棲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之亂裴氏全家西去隱於洞中數年
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皆至大官一家良職亦皆壽考
唐劉白雲揚州江都人也家富而義多以財濟人務行陰德尤喜脩行之
事忽於江都市過一道士自稱樂子長謂曰子陰德甚多天錄仙骨派浪
塵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子長曰子先得聖
化而後受道乃一一指摘次第教之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端於
襄州隔江一小山化鶴數千飛翔其中結紫雲帳帳天神侍衛連月不
散節使子頗疑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帷侍衛漸高弓矢
不能及判官實慶約曰此幻術織之即散乃取戶穢焚於其下少頃白雲
遂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上感波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
曰我劉白雲也元和年中桂州觀察使王進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
曰暫往湖南即於鍾陵相見辰發雲川驛牛在湘潭縣驛其所行頃刻七
百里旬日王進除洪州白雲亦來相訪後於江都值樂真入白通問遊人
間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經今授於子可選名殺服之以登至天就待中
猶在長安貴樂人識之蓋不可親矣
隋蕭子雲字天佑廣陵人少好道法見貧窮飢寒者必與之以衣食又建
橋修渡以利涉往來雖極其勞不以為意人或謂曰君貧無自若也雲
護曰陰德莫大於濟人吾聞有陰德者必有福壽吾安得而不為之因過
岳麓處遇鄧真人語之曰子多積陰功吾傳子火煉之術唐太宗貞觀二
年游瀟湘湘陰法主行法驅邪鄉邦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格仙閣煉火鼎
之術化黃白而外游之脩造觀宇為之一新法王禮敬請為法主心
事之五年建寧貞觀六年壬辰桂州鑄銅鍾一口重五百斤端觀凡五更不
敢和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芳始煉就
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
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是夕遂尸解

梁葉子韶字魯聰梁州建昌人秉志濟人精通醫藥所到濟世學士
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居山忽雷震有一白衣人謂子韶曰君陰德甚多
道備仙籍當在人間復使鬼神令神人降儀有真符降部便鬼神執簿一
卷謂子韶曰天命授君神將吏兵以救世氏千韶開簿請召即應作法救
早潦以符救病咸通十一年遊濠州刺史劉昉中風千韶以三符貼於肩
脇曰驅風捉足而出三日果愈不受謝而去隱於西山為地仙
晉趙尊師者遂州人誓以清人為務有異人重其陰德授以道術因善役
使山魈令擊書囊帶帽故所居百里絕無妖魅鬼物為人患者有民阮瑛
女為精怪所惑每臨夜振振似有所伺必迎接言笑召人醫藥必先知其
姓名瑛乃奔請尊師趙曰不勞親去乃以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瑛貼其符
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墮地然燭照之乃一巨龍死在地
符即不見女乃醒然自悟又與一符令女吞之自是無恙而朱書大符却
歸在按矣後竟仙去
漢周爰友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
尹河南時遭大旱收葬洛陽旁客死骸骨餘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
雨豐收所行多是此事太上特以暢有陰行令爰友從南宮食此得道成
仙
唐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好行陰德常携一壺於城中賣藥得錢即濟
人貧乏如此經歲餘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一
身便如一國也人之心即君主也旁列藏府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
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
求不使枉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而內輔之藏府雖有疾不
難療也外之邪氣亦無由受病也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
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
之以佐之藥不當其用必自亂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僕國家任人也
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遇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以
至於良醫無措名藥不効實治身之不得其道故也悲夫士君子記之忽

一日獨詣錦江解水淨浴探臺中唯選一九樂吞之謂人曰老夫功已滿今歸島上俄化一白鶴飛去衣與樂臺並沒於水

宋段學功字德瑱京州萬載人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擄瑛挺身持金往贖賊數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結與五年東南諸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瑛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為粥以食飢者賴以全活不可勝計後忽厭人事結庵於叢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談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墜樓鳴鍾歛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弊衣履存

宋樞密使盛文肅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肢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為人過攝若行田野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諭以同姓名而誤追又言公前世陰德甚厚今世亦盡食其報遂感告公以將來所歷而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間遙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也喜稱盛曰

晉知學士得還為我語家人頗為汗脚機所苦草草別去感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屬語記之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機之說及服除微公靈柩而神座之橫視有敗後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臺卒之遺物偶發於此且起忘之謂已遺失故不復索也後文肅公所歷一如主者所言

宋右丞錢均與宋安居近均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其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有陰德不作罪業便再為男耳遂去市人畢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妻氏妻有子月數之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誤矣合在裴家為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有云當在斯為子緣裴氏月數未滿今且回去云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於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

宋慶州有老母住大溪傍一夕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丈餘且甚懼臨門呼曰汝我當厚報也以此不難也即引手攜龍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風大作波濤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曳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擇漁艇往拯救

之已昏昏不能言更喚兒童輩振以端賓於室為然人燎衣其飲食以久乃蘇云吾乃張體仁達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嘉不虞遭此變非與仁心則吾葬黃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歡謝而去更亦不以所夢告之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其家致錢帛為謝

昔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林邑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多國復有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上並捕得一龍女穿鼻穿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幸此欲作何事答言我欲殺賊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買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去龍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退逐更還捕取即自隨者所向到一池邊龍女變為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宮當報大恩商人答言汝等龍性辛暴曠志無常或能殺我答言商人整我汝能力救彼以受布薩法華言淨住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小住此中我先入擇樹枝樹下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段問言汝為何事答言此龍女半月中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為離車所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誨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當食浮提華云華也人問食龍女擇樹已便即呼入坐寶床褥上龍女曰言今欲食何等食答言欲須關浮提人問食即下種種食問龍女言此人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答言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尔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問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法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若何等云生時龍眠時龍嫁時龍醒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搏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脫者脫汝可就此家商人便言我欲還嫁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龍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行伴先至諸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滿啼哭時放牧者及取薪草人見已先還諸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歡喜出迎入家已為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

宋時有日者。苦貧窮。問計於得道者。答曰。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陰德。故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耶。

宋王和妹。蜀人。善醫。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求者如市。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生於彼受福。

宋蜀僧悟。說見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謂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君年促。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杯。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欣悅。右廊盡掛鎖。縲紲之人。哀涕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橋。橋路人右廊是壞。毀橋路人。右廊要橋。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覺心凡百里之內。橋梁道路。二脩。整用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年。程自是於道路。用工不替。壽遂得九十二。五

張師中。秀州人。父仲淳。居鄉。教於大學。知名。人皆師禮之。好周人之急。常以財濟貧乏。病者給以藥。務行陰德。不求人知。忽有一商旅途中抱疾。甚困。隱沒。寄于仲淳。仲淳詢其來。但畧言其姓名。鄉里。遂不能語。而仲淳閱其行裝。有金十兩。乃遣人召其妻。子。護尸持金而歸。復指其屍。營葬之。是夕。仲淳夢其人謝云。公平生不欺心。隱德。陰德甚厚。故遠來託公。以死。公待我以恩。如此。願公明年生貴子。至期。師中生。後舉進士。第。登朝。帶館職。為京西漕使。尚書工部郎中。世為官族。

昔山南道中有二道者。一人負釜。鑄修路。一人空手立。但見負重之人。即替之。負三十里。人與之錢。便走不受。如此十餘年。二人一旦同往。即替一人善吹鐵笛。一人撫琴。而和歌。或舞在闌闌中。數日上。州南白鶴山上。人隨着之。舉身凌空。旋有雲霧生。吹笛撫琴。冉冉而去。

宋時一微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獄。此婦人本娼女。未有

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抱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宋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幼沉澁。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負不能上。親族哀之。三萬遺之。遣出滑臺。遇父友呂翁。翁家貧。無以葬其母。兄鬻女以葬。事道。道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捐財。資遣。又故人卒。貧甚。其女為婢於人。道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後知魏州。歲蝗。災民。道不惟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嘗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後歷官刺史。年六十四。論者以為公陰德所迫也。

嘉言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無從匪。昇無即。惕。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民內常懷。懷于有仁。○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性克。果斷。乃內。後艱。○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假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易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華與。番育之祿。○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愛民者。必有天報。○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斯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日消。治民者。導之。故讓。而爭自息。○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為政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為本。○即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居廟堂。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事君如事親。事官如事長。如事兄。待同僚如家人。視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履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不刑不罰。感德。德化。○正法治國。不邪枉人民。○出一嘉言。則士民

服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為民父母當務仁化恕已育物危命濟眾○視民如子民奉猶父○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惟以德化感人不拘鞭撻使物○私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人之教省刑而慎獄

盡力救民事君獨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勸令王道自為吉人○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以政教化者易而必成○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裕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偏匿○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去心志省刑罰及清淨物將自正○善為政者積其德德積而民可用也○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特道化而不恃智巧○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政有得失見於文梓隨事而應固有差忒○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吾道不窮○正刑脩德去私戒盈百福日至矣○法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感應

漢書孝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自幼習魯詩為諸儒所稱後舉直言拜中平令恭事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耕耨相讓亭長後人借牛而不還者牛主訟於恭恭令歸之耕三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父老涕泣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恭賞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平河南尹秉安聞之遣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難過上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遂歸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後拜侍御史年八十一卒於家子謙為隴西太守謙子旭官至太僕漢書孝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稱為通儒初辟丞相府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知其

謀解與之地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性不好爭如此後遷密邑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累太守按行見乃服之遂遷為京部丞察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漢書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拜議郎遷侍中居攝以病自免不仕光武時復徵拜議郎遷廣漢太守有政績時陰氏有客在郡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光武嘉之嘗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辭席慶賀曰大殿者宮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宇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秩秩也家職有關君其補之旬月而徵茂為司徒在職清儉垂憐年七十二卒

漢書茂建中初為彭城令多有美政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庭時大旱太守宗范使茂為郡求雨即時降澍後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子舉為循吏有名

漢書均字村序南陽人二十餘補侯陽長人皆安之遷上蔡令多政績拜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平記屬縣曰夫市豹在山龍躍在水各有所托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去檻穿除刑課制其後言市相與東游度江而去中元九年山陽楚沛間多蝗蝻其飛至九江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捕逐逐百姓頌之

唐羅琬曾籍人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博淫祠瑞下今止之捐己俸給藥以濟貧者民皆德之又脩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芝草生於庭白雀數十巢於坐側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賜還京兆尹轉太子賓客

唐韓愈為潮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窮數目自往視之祭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昔先王之有天下除蟲蛇惡物之為民害者今天子撫有四海愛民如赤子命刺史來

守是邦。不經魚乃據食民畜。熊豕以肥其身。與刺史爭為長。權不可也。今與經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不然是實。頑不靈。刺史則選材投民。操強弓毒矢。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暴風雷。雷起溪中。數日水盡。而西使六十里。自是潮無經魚之患。人感公之德。初潮人不不知。公與起學校。由是多士。彬彬政教大行。後召拜國子祭酒。長慶四年卒。潮人思公之深。立廟歲時享之。

齊張華原公。自有信行。為兗州刺史。下車之初。獄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重罪者數十人。各給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北七十里。亂山中。忽有六駝。食猛獸。咸以為政化所感。卒于官。州人大小誦慕。為祠。碑立祠。四時祭焉。

隋辛公義。隴西狄人也。為岷州刺史。有善政。及民合境之內。爭為慈母。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觀。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人服其明。後有爭訟者。鄉里父老相曉示曰。此蓋小事。何可煩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子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妻。則就其所。擢為乃。開空中有金石。然竹之音。仁壽元年。轉揚州道。縣使。而至今多有政績。

隋盧勳。字之東。周武帝時。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米之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聽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武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王將水。

宋范大鈺。初為蘭溪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窶。甘心焉。中年無子。因逐監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三子。一為郎官。一為提舉。諸孫相繼登第。餘以恩授官者甚眾。後大錄。追贈正議大夫。人之處心。可不為子孫計哉。

宋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後。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於前知禍福。微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

宋王昌過。本潼川一推司。不敢棄法。受賂。謝多所。平反後。過其入山修道。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

宋陳公洵。為開封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獨正色曰。彼實兇犯。待我而傳。奈何懼罪。而論不以實。乎。爾曹勿欺。吾當任咎。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後泊夢卒。告曰。陰司以公為政公忠。已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甚高。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為一時聞人。

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求珠自入。夕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至。教化大行。一年後。若珠復還。漢劉昆。為江陵令。有德政。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大雨。及風。火遂息。後遷弘農太守。虎渡河北。去。詔問之。昆曰。此偶然耳。帝曰。此長者之言。知有德以感之。耳。尋加遷擢。

漢劉文。名寬。少好道。舉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不形。顏曰。無疾。言行陰德。極救寒困。民悅之。如父母。後為司徒。太尉。年七十三。一日遇青谷先生。降於寢室。授以投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鍾火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師上侯。主始學者。

宋山井監。蘭也。鄉民鮮于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青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三白衣者。囑於梁上。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貴。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婦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曰。除九。一曰。稅中。定。行及之。入大城門。服三重官。甚壯。過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余問述來故。述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也。曹賀曰。有卿人在。可勿憂。曰。誰耶。曰。漢太傅。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夫。且述往。少馬。吏引入殿。下王者。族寬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述平生。情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當遊。瓦屋山。時辟支佛。瑞色甚。朕乃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

上王。王書其後曰。放逐速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至宇赫然。述文拜而出。至大樓閣下。望觀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繞出門。即見子正。哭泣且觀。將終。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度。述而見。適度公小祥。日云。度名。字齊年。平生未嘗讀佛書。每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嘗為愛澤。漢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歛為先務。度專意惠利。及民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德政亦然。當紹興十七年。屬徽猷。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脫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注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客其言。已含笑而逝。及述事傳。然後度成佛之說益顯。亦其平生為政公起有德以致之也。

宋張通字大隱。萊陽人。進士。及第。知萊州鄆城縣。有能名。後徙青。州縣。食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謹。愛民如子。與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揚異相。繼登科。縣東南有松柏灘。春夏。希亮多覆舟。

逸擢于江神。不逾月。灘為復五里。時人異之。累遷。以樞密學士知益州。所至有美政。人以為神。

元許維禎字周弼。遂州人。為淮安提督。有判官不務奇刻。人頌其德。政屬縣。鹽城及丁溪。境有二虎為害。維禎檄于神祠。一虎去。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之。已而雪深三尺。朝廷知其有德。詔褒美之。

元劉海字榮甫。開封人。公直有德。行。居官以廉能稱。累遷浙西廉訪使。屬縣尹張。被誣以賄。獄成。憲審之。但悅首而泣。滋疑之。明日。齋沐詣城隍廟。曰。張某坐事有冤。狀類神相。滋明其誣。宜朝道士進。曰。果有王成。等五人。同時皆狀到。相祝祝。火未盡而去之。爐中得其遺。蔡。今藏於壁。其大耶。視之。果然。明日。詰之。成等不服。因出火中。皆狀。皆伏罪。張。或得釋。

十年。改齊南路提督。時。陝西。火。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獄。曰。濟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久不雨。民飢而死。誰將何。神降甘澤。以福黔黎。到官。果大雨。歲登。民悅。公之德。卒于官。封開國郡公。

元。天章字君章。洛陽人。皇慶初。為歸德知府。與學校。復河渠。河患遂息。民賴以安。改就州路。提管民飢。即發廩賑之。僚佐持不可。天章曰。民飢。知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竟發廩賑之。民賴以全活。火。延燒。就之東門。天章具水。冠向火拜。勢遂息。鳴山有虎。為暴。天章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陞廣東廉訪使。嶺南地素無水。天章至始有水。人謂其政化所致云。

元。觀音奴。居新州。泰定四年。進士。知歸德府。廣明剛斷。發。如神。民有街。寃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未。訴。立。為。剖。決。毫。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毫。民。以。蝗。訴。立。取。蝗。向。天。祝。之。以。水。研。碎。而。飲。是。歲。蝗。不。為。災。後。陞。都。水。監。官。

元。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為。衛。輝。路。提。管。平。徭。役。興。教。化。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請。城。隍。神。而。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道。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遂。正。其。罪。秋。七。月。虫。蟻。生。民。皆。患。之。秉。直。禱。于。八。蜡。祠。虫。皆。自。死。歲。大。飢。人。相。食。出。俸。米。食。之。病。者。得。死。者。與。棺。以。葬。天。不。而。禾。且。饒。秉。直。詣。城。隍。大。行。之。營。始。祠。祝。之。有。青。蛇。蟄。地。而。出。觀。者。異。之。辭。神。而。還。行。及。數。里。雷。雨。大。至。

嘉言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說則生禍。○欽恤庶幾。務在於寬。○為官刑獄。為要治獄。寬恕為先。○刑主殺德主生。則修德莫若好生也。○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不加刑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感之斯懲。宥之斯感。德以致理。感以致和。○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普斷諸暴虐。刑獄皆上。措憐憫。獨慈安隱。○以法理之。可護者。誰可責者。責應進者。遺治以正法。人民安寧。○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議獄緩死。責實肆赦。生育之。恩。焉。矣。仁愛之道。

盡矣

誅者不怨罪之當也○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循車行陸并行水無往而不通有陷於不平者乎○法寬刑緩固空虛○平而不阿明而不可○乘念冤結務從輕刑治獄稱平

成庶

漢于公東海郡人為縣獄吏決獄平凡犯法者于公決之一無枉曲百姓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守寡待其姑甚謹姑嫁之終不育姑告隣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待我及孝婦奈何若無我則必嫁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官婦殺我母吏捕孝婦下獄孝婦自証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不嫁何肯殺姑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之郡中枯旱赤地千里後太守至下筆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其咎在此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大收郡人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門開陳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則合矣馬高蓋

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與者至王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使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使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帝皆施行者于今躬奉職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曜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鍾少慎家業碑太尉府再遷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闕景以成大功再遷尚書今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執賊臣姦黨珍城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國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

宋王績為兩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日暮坐悅見一神人雲冠綠服手持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簾前遙告績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皆當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後果如其言

帝歐陽觀廬陵人文忠公情之父也嘗有學行嘗為泗綿三州推官留心於獄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夫人鄭氏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文忠公纔三歲回顧乳者方抱之立于案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文忠既成立夫人嘗告以此語且曰吾死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文忠果登第列官于朝為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慎刑子孫必昌後其子十八人登仕版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來奉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邀欲邀切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銀鍊備至皆自証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弟秋賢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邀計不行志忿喘喘嘔血死文規雪冤獄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賢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刺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因勺飲不入口者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卒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連差人般取舡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焉

之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應如舊。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待。曰。俟取公案。頃吏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遵解胡達案也。吾念。遵死已久矣。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入大官府。門。嚴嚴峻。戈戟列衛。甚於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勿飲。飲則不得。遂至。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者。皆欲飲。吾辭不為。又易茶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也。復前行。迫者。先入。門。出。引。眾。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脫。仰視。閣。閣。閣。閣。殿上為進。口。王也。依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掉去。衣。後方及吾。閣。簾。內。所。問。果。吳。達。事。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賞。密。賞。爾。吾。奏。曰。臣。自。勤。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家。朝。廷。賞。資。放。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君。准。賞。格。當。改。在京官。而今。但。用。罪。者。備。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遂。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案。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其。開。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開殿上簾。薄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遵荷校於簾前。而朱圭張連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而法不弔。故死。得王判于此。至司。將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悍為不悅。以問吏。吏曰。子病學老儒。豈不曉一紀之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紀報于此。人間命有事也。適在王所。問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貴濮州郡。更憐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德。果有之乎。吏作色曰。此非戲。所。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詔。吏。舉。手。令。退。吾。又。前。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脩。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盜。殺。害。嚴。刑。酷。法。諒。諸。忠。良。踐。敗。甚。類。

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賓和尚也。凡人。觀。觀。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欄。如。州。縣。所。謂。沙。子。者。皆。開。四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問官人得歸。梅州。煩為。曰。知州許朝散。云。十娘至今未得生。天額。營。功。果。被。放。我。朝。散。將。來。下。許。保。舉。官。人。吾。默。思。許。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哉。問。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為。言。之。理。無。所。不。有。利。益。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壁。急。出。見。元。道。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青。水。米。提。舉。已。此。是。正。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物。獄。事。是。卒。安。言。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抵。岸。送。者。推。出。船。遂。痛。撻。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膀。間。肉。壞。見。骨。養。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為。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難。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曹。司。以。為。不。勝。任。撤。郡。守。體。量。得。罷。之。許。守。吳。事。實。保。明。病。已。愈。堪。整。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焚。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十八矣。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除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漢。盛。吉。字。君。還。為。建。封。侯。無。寬。濟。每。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華。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建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雞。連。年。不。去。人。以。為。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省。趙。樞。為。益。州。路。轉。運。使。蒲。江。捕。盜。不。得。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強。服。樞。辨。其。冤。釋。之。天。久。陰。雨。忽。晴。霽。郡。人。歡。呼。滿。道。後。進。位。少。師。

漢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弘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滿口和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夜。有過客車。輦而有老嫗。年八十餘。頭蓋白。求寄避雨。雨方盛。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地入坐。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授嫗衣。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鞠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符狀如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從平陵。八男去一男。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自比干已下。累世為名族。子孫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漢永安為楚相。會其王坐事。相率引拘繫者千餘人。囚皆自誣。歷二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投拜。即按書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銀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近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沛。歲大豐稔。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東。西。兩軍。覆屯。交兵。使五有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辨之。天久旱。及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宋崇寧間。孫立節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廣南事宜。州守王奇與之。公持不可。謝以語侵公。公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追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公抗拒。公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公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公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公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辨曲直。公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蓋神以公平生正直不欺。故先告之。其享報也。宜哉。

宋楊提舉初為越之錄事參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填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棒趕賊。打仆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為其所苦。遂縛以木。乃擊之。因而致死。其保長自認打殺。更不抵諱。獄具。公因閱案牘。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公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獄吏力爭。以為案已回成。公執不聽。遂追元捕賊之人。問果得其情。及索

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殺。罪止於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公像供養。以祝壽。後公二子登進士第。官皆至大中大夫。人謂公陰德之報云。

宋紹興乙卯。鄭承議為越之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打西興墟場。萬護司申請朝廷降符榜止約。許人格捕。其軍打草如故。為盜其力殺傷四人。統制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於是釀金為票。更止作因言氣。聞殺亭戶八人。皆合債命。案成知縣已簽訖。次呈縣丞。公乃詰案吏曰。黃榜在前。許人格捕殺之。其罪甚輕。今若作聞殺結解。是本縣先自拒黃榜。解狀即不得書我名。街案吏惶恐謝罪而去。有頃復到曰。今婦寅夜通。換案卷。依元情結解。乞賜見。在勿令知縣知。次日貴到。前後通易作拒捕結解。止。留知縣判差某人與官押數字而已。亭戶八人到府各杖八十放歸。八人還家。日焚香拜天。祝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公長子預清。薦次子登第。家富盛。過於昔時。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案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案廳行。二倖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應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二倖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登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倖起揖曰。公仁恕如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子孫蕃衍。充滿要津。宋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登進士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偽造印者。更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謂公宜大顯貴。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嘗守青州時。山東旱蝗。自青齊及境。遇風退飛。隨水皆死。後公登三府子孫俱貴。宋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叔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龍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隣有郭榮者。世為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

待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常日躬視掃條。至累月元數。每戒其徒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者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因有無辜者。輒為之辭釋。嘗為好言教獄。因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喜以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丈獄官往往為其妻。故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眾親以為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至一。被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白衣端嚴僧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與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獄。乃復甦。袁氏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趙佛子乃獲除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始末。因復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子某。

李生三日。有一道者。丐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姓名。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除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而去。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校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京師師為世族。

晉南縣令甚平恕。民有姚牛者。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嘗賣衣物。市刀。我國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眾中。吏捕得縣令。深矜孝。即示忍。遂決之。既而遇赦。又為州郡論。後遂得無他。今後出獄。遂入軍中。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越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驚。避不得。及鹿。今起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非。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跪曰。民姚牛之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忽不見。令數曰。吾平生未嘗欺心妄行。凡人有罪者。必仰其情。以求其實。今見是翁所云。其報我者厚矣。即罷。繼而還。愈加公恕。

嘉言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進位不期。驕不期。後恭儉德。無載爾福。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其辭恭。其欲儉。其極及子孫。恭儉畏已。必蒙祉福。克儉即實弘道之源。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恭儉博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剩貨。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儉則富。欲君子寡欲。則不投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救者必以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唯儉可以助廉。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約於今者必有重報於後。恭儉福之興。勤者富之本。儉者富之源。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成家之道曰儉與勤。脩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勢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事不可做盡。言不可道盡。身被一縛。常思織女之勞。日食三餐。常念農夫之苦。節身時食。清淨自活。抱素儉約。德逾高。範。恩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敬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養衣惡食。約身守節。蔬食是為無求滋饒。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量腹而食。無所積藏。度身而衣。不求餘長。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己守節。甘苦樂貧。我今有一襦。非羅亦非綺。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適互用。長年只者是。為人常喫用。愛意須憐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也催斥。過貴行廉。取以節之。節食養胃。清心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因。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恭。二曰。儉。三曰。不取。為天下先。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為所得。不棄所有。取與有節。出入有量。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儉則廣。損則大。福生於清儉。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無所誘慕精神內固○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驗○欲不過則則養性知足○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知足者不以利自慮也○靜淡恬澹所以養生也○不敢驕奢故能長久○外得失之榮辱則身生之脂膏○恬愉退靜獨善守己○儉節則身淫佚則亡○澹然無極衆美從之○衆人重利廉士重名○官清則則人富○官上者級則人貧○清貧常樂濁富多憂○遇情開欲以義自防○常時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晨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還寒腹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有極莫享盡享盡身貧窮有勢莫使盡使盡恐相連○半般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難強圖爭以隨緣節儉

感應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自奉儉約罷秩浹海而歸不載資貨舟輕用巨石重之中流風波橫作一時同泛者幸多漂溺惟有績舟安流無恙舟中一人假寐之際如見神人往來舟中若護翼者且戒舟人毋有恐怖舟中使君持身清儉不以一毫干授於人行通于天所至神人護佑之故特來相報也既覺言之果獲安濟

周河內張奉字公先少時名微子恬淡寡欲其妻服飾奢麗奉不顧其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復成室家後素俗入剡遇山園公子山園公子觀其自奉清儉有仙資授微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後脩煉得道登東華宮領九官尚書

漢龍伯高名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敢身周慎謹約節儉從仙人刀道林隱處方臺師定錄君得道成仙

後魏高允字伯恭博通經史志尚清儉居顯貴不改貧賤草屋數間布被縕袍朝夕所食蔬菜而已一夕其子夢有神人告曰父清儉舉世慕傳天帝特命賜粟千石常千匹以旌之數日元帝幸其宅觀允所用數曰古之清貧豈有比乎賜粟帛一如所夢之數

唐杜黃裳為相自持清儉人不敢干以私時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送錢數千緡并輿車一乘亦直千緡往與黃裳使者

未敢運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緣與自宅中出從婢二人皆青衣機緙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還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初黃裳微時窮約安於澹素唐介屹然嘗過山寺寺僧恭禮甚至黃裳素不識僧怪而問之僧曰夜有司土神告我明日杜秀才當過此此人雅澹持正他日位至宰相身致太平不可慢忽以此知之黃裳不答而去後十五年果登相位

唐盧懷慎清謹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妾尚不免飢寒而為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惟一布衣耳後為黃門監黃裳史部尚書時病既久宗璵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時於弊簪草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即以席蔽焉其瑣與從愿皆懷慎所當重者見之甚喜曰連水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碗菜數姐而已此外蕭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主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啼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廉潔憂進而謙

退四方賂遺其髮不啻與張說同時為相公幼貧山積其人尚存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齊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懷慎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恐可並式言訖復絕家無留儲唯蒼頭自衛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問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曰懷慎大樣方設齋會上因為罷獵憫其貧賤即以縑帛贈之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道字道賢少好黃老術每日食不過二食味衣服不華飾因病謂妻曰我死後棺棺遺周身殮服但取今者慎勿改易及導葬男安護欲奉遺言妻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且不忍依其言因別制衣四時服而殮後一日家人忽聞其棺中呼安護之聲數回家人一時驚懼疑其反生即啓棺導導已開目遂扶起即於舊榻而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因自悉解其衣服投於床下謂男曰復驗我故衣又曰但安於棺中後三日看之若儼然即葬如自開即重生也如戒後三日安護乃啓棺却見開眼家人等皆驚喜扶出遂生謂男與妻曰

地府以我平生修德惟務儉約無奢侈之失故兩次放我還生今更增壽二十五年并加以官導後果為達德令壽算如其言

嘉言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獲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謀道不謀食○仁者以財發身○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清心寡欲增受福基○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無耻○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知足則樂務貧則憂○安分身無辱○其心自閑

○不貪人財是故富樂○知足之人雖貧是富○少欲之人無求無欲○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勿貪祿榮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者生愛則為所燒○斷絕貪欲乃得滅苦但當作福以求道真○離欲及貪愛定成天人師○終以不貪賢者識真○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

是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慶○少欲者果無復經營之憂○古語云寧有積藏之累○攝心守正泊然無想此最為樂○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利不為貪終極少事能常忍得身安○天盈若冲其用不窮○知是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貪鄙不生忿爭乃息○去其誘慕除其嗜欲○不貪富何養貨此謂順民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知養生之和者不可勝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耽玩靜真淡泊守固○去聲色禁嗜欲寧身健安形性○之心寡欲可以服鬼神○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財不貪無所害酒不貪無所觸○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當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

感應

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父震舉孝平之世隱居教授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春州郡禮命數十

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五十乃始仕州郡後舉茂才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

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謂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咸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尋拜太尉年七十餘卒遺令以緇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朝廷嘉其忠賜葬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果止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俯仰悲鳴淚下沾地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舉乃飛去郡以狀上上詔令太守具中牢祠之時人立石象於其墓以昭其靈感子孫世為顯宦

宋呂蒙正字聖功本第時甚貧嘗讀書僧寺中所居之室夜常有光僧以為蒙正之祥禮待甚厚蒙正亦自數見光不以為怪皮篋白衣老舍指生榻下語蒙正曰此有厚藏若當取之既覺了不留意日鼠穿榻下地榻沉陷為蒙正躬治地安榻見黃金一器白金二器在下蒙正置之如故不取之亦不言也後登第累官至左補闕知制誥僧求施錢營造佛寺佛像蒙正曰故時榻下有釵可副所需僧往發之資用悉充乃大德蒙正每旦於佛前焚香祝之願蒙正及子孫世世顯貴後蒙正果登宰輔子從簡惟簡承簡行簡務簡居簡知簡皆為顯官其家世世貴顯不絕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于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塢因雨墮陷得錢盈缸奴婢喜告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力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葬之三子景讓景渥景莊皆舉進士第景讓官至太僕鄭不食榮而三子鼎貴天報豈虛哉

唐周頌者天寶中進士登科授慈溪令在官清廉有守忽夜暴卒為地下所司追至一城其人將頌見王門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乘問頌何以至

此地獄耶。初頃雖死。意猶未悟。聞說地獄。心甚凄然。因嘆曰。悲涕自垂云。母老子幼。深寄異域。奈何而死。乘曰。其司善惡之報。甚公。以君平生為政。清謹不欺。心貪財富。不至死。宜暫見王。問則具言之。必嘉君之謹慎。無自苦也。有頃。使者引頌入見。王形貌甚偉。頭有兩角。頌曰。公作官不橫取人財。否。頌云。身是平時進士出身。官至慈溪縣令。儉約自守。未嘗非理受財。王曰。吾固知之。但公壽數當盡。故追至此。今嘉公立心清慎。宜增壽算。可即還家。頌再拜辭去。乘甚喜云。王已相釋。理可早去。頌云。道路茫茫。何爾歸去。乘令原追人送頌行數里。其人大聲叫云。秀才秀才。使我來去送迎。如是。獨不解一言相訓。行十餘里。至一石井。遂推頌落井而活。自是愈加廉謹。歷數任。年七十無疾而終。

唐衛州范元之。素貧。篤志讀書。歲暑浴于水邊。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失此者。自經於溝壑。枉殺性命。將如之何。翌日。父子携於岸待之。果有一婦。非歸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此生之。元之即以還之。婦分與。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者。反謂其不能取銀。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因自歎曰。吾平生安分不貪。豈可圖他人之財。以厚於己。而汙吾之名哉。識者賢之。是年其室產紫芝數莖。光彩燦燦。人知其為祥瑞也。明年父子果登第。應十二世皆為郡守。

宋葉丞相夢鼎。淳祐戊申。知東州。仁惠廉謹。任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緣旗有一聯云。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隨從吏人。掃於岸舟。過秦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眾見直上雲霄。在空中飛舞。亦不見其墜。此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寄楊中奉。存吉水。並塘人。元豐八年赴省。宿息州旅舍。既臥。覺床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藍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曰。淮南一巨商。某姓名也。公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言。吾在其坊。某人家安歇。又大書于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寄此。遂行。不數日。商人果從故道。履處物色之。至息州。主人以公言告。且使自觀壁間所書。乃徑去。京師訪公曰。果汝物耶。當聞之。官以婦汝商曰。如教公詣府。

慈以授商。府使中分之。公力辭曰。既某欲之。前日奄為已有。浪默不言。矣商不能強。乃指數百緡。就京師相國寺設齋。為公祈福。有彩雲天妃之瑞。眾皆謂公之德所感也。是年公出。焦蹈榜下。應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

宋劉留聲。少極貧。專事誦讀。歲久不能自存。一日至漳泉市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日。有一人踵泣而來。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必有禍災。況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吾是以還之。人皆歎服其義。忽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平生安分不貪。將有大顯。并及汝後嗣。劉曰。非其所敢望也。後果登第。官至西京留聲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

宋張平。東開張五郎。淳熙七年。有親戚假貨物。付以一金釵。過期。張平自出錢往贖。輸息未足。還家。遣婢雪香持所欠取之。既得。釵半。金登則其隱也。掃于壁間。酒畢而忘之。行百步。始覺。亟回。適一弓手往來其外。即就索焉。拒曰。未嘗見。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此係陪錢取典。已自念端。更將原物失去。必謂我與人有私。以釵與之。將痛責我。猶至死地。未可知也。遂徑遁水濱。弓手懼其赴水。遽呼曰。我實獲釵。本喜為換財。今乃令汝就死。我不忍也。即以還之。婢歸言其故。張歎息。語其妻曰。雪香服事十三年矣。無分毫罪過。若因此自盡。可謂至竟。不如分付與人。作一段好事。妻以為然。併與釵。以嫁十里外。結竹渡。適民王三。其婦懷弓手。載中一人。絕類弓手者。近而扣之。信也。邀還家。其人辭以文書有限。若還一渡。便阻五里。不可相從。婦力懇。請與俱行。船即離岸。婦父某告其夫。方相與。以茶問。忽聞渡兩呼噪。喧厲出視之。船局中流。而渡渡正猛。不容奔救。溺死者凡三十六人。惟弓手獨免。

宋南鈞人林積者。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席間有物。逆其

皆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又其中得錦囊實以此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
前夕何人高主人云海陽周仲津林曰此人必復至幸令來上座相訪
汝可具吾姓名告之數日仲津果以失珠物色至蔡邸主人具以告之乃
迎上座訪積求之積驗其珠數皆相符合悉以歸之仲津還大珠數十顆
為報積固不受仲津拜謝曰公處心不貪如此願公及子若孫世世富貴
後積舍弟官至太中大夫子德新為吏部侍郎其家遂世世傳繼不絕天
之報施信可徵也

宋郡君李氏有賢德嘗有貨珠子老嫗李氏推乃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
郡君收之後嫗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枯瘦精神恍惚非昔時也郡君
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
愁成疾幾不能起郡君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嫗驚喜涕下
頓致金六兩以請郡君取還之金不受忽微疾夢乘車出曠野至大官
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郡君知其陰府遂誦
大悲咒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尔歸矣吏
持大簿至素傳人曰記得還弄珠子事否郡君曰記之其一傳人曰

當增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無金傳之
心此可尚也偉人即命還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悟起
後二十年乃卒

宋台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蒨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
以新絲帕封囊一物令女奴捧之因在閣中女奴力勸置門閣上車馬
駢集婦人女奴忽相失乃遺帕囊在閣傍公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婦
人滿泣而來公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能救護者惟欲寶帶今最遺失夫
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婦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
鬼神必監公之德將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遂再拜去公明日又見蒨
生生日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非其敢量也來年果及第後位極人臣

嘉言

○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必有與者
○好生者生之徒也○活數千金利莫大焉

○慈洽蒼生拯救危苦○我若見彼將被殺害不捨身命救贖其苦則不
名為菩薩心○良醫道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

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火也○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不如一月明

○能救一夫之命當延一紀之年○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見人窮急度
其死厄見世明達能制凶逆年命長遠世享無極

感應
漢梁皇后少時以列女圖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謂諸弟曰我
先人全濟河西活者不可勝數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于孫儻

與此女乎遂入掖庭後為皇太后昭朝在位十九年族皆榮貴

漢鄧禹嘗曰吾嘗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後自中
興以後累世寵貴凡諸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

千石十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孫女為和帝皇后曾孫
女為桓帝皇后信知活人必有厚報

漢魏譚字少剛玉蒼木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為夷所得等輩數十皆
縛束當稍就斂見譚貌謹執獨放舍主炊爨有夷長公氣譚謂曰汝者皆

當以次死眾縱然急去此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為諸君主炊爨食禁肉
肌者餘皆菜食願得活之數十人皆得脫其夕譚夢天神告曰因公好義

遂活此數十人上帝命延汝壽二紀後譚果以壽終

唐劉鄩京兆萬年人必警類及長歷顯官所得俸祿悉以分遺宗親家無
留藏所至以陰德為先其在山南節度幕時峒寇囂聚懷雲安公引兵破

城裨將欲屠城公不許但除首從餘皆全活河西有溺子之風公嚴其禁
民不敢犯及解任而所活者數千公後與弟金吾將軍融同入關金吾因

卜居崇安五夫號曰東族而朝卜居建陽之麻沙號曰西族一日舟行至地名長老見有赴水求死者公力救之詢其所以則云欠錢六十貫追迫日迫無可還者公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資錢還之入得以活後公以開國錢估子孫繁衍歲時致祭祠下三四百人登科歷仕數百人孫領以直言諫君諱志簡純以死節立廟封忠烈甘陰德之報也金吾之後有輪以靖康死為諱志願屏山子輩以道德學問為朱文公師諱文靖實學子嗣以保守川陝有功卒諱忠定樞密琪諱忠肅籍溪胡靖肅公憲嘗執其譜謂劉氏乃漢楚元王之裔丞相梁文靖公克家亦叙其譜云劉氏積陰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也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質得重疾將死忽夢人冥見主吏曰嘗活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質曰事畢矣遂命使者令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自是疾漸愈後果十四年而終

五代章太傅妻陳氏素有賢德乃章鄭公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建州人任王氏為刺史陳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夫人密使

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建州破之陳氏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及金帛并旗不受曰若幸遇舊德願

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三子其八子皆夫人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眾人皆以為陰

德之報

宋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

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歲受命使傳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乃

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陰隔垂祐無疆袖中出

一通青紙朱篆數幅曰他日舟至大孤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之才出門

即不及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來謁公大喜亟召見即以家文示之乃

曰請紙筆易為真字即為厚元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舍之而病

之服者無不效

宋沙門品罪今舊制有定額溢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厚知登州

建言朝廷既賞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還年深自

至配所不作過今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坐堂上

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扶一男一女至

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為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品罪

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

宋駕部郎中李宗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善書同遺火

得罪當死李君緣其獄會赦得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其子

以報可元死李君于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遂生男子小名蜀孫幼喜

畫名請莊老事親以孝謹為真絕妙一持東坡嘗贈詩以序其事

宋高海太守見配瑣崖人以三百人為樂過其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守

乃申奏朝廷云當來朝廷所以不赦有罪之人有之遠方者欲其生之也

今過三百人之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中是復殺之矣不若滿其數併先到

者量移入內地朝廷從之太守素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俯拜以手於案上

若取物狀凡五次取置懷中復作拜而止人問其故乃云天帝以我申奏

朝廷放還推入海中之人以小盤藏五小孩兒賜我乃取之置於懷中其

辭讓極意。觀者乃大失。亦不與言。駕去。據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
撤床。見向者。恭花酒。樽存。都不似。數。前時。石室。寺有一。坐像。僧。每。日
西。則。東。望。山。顛。有。大。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禮。拜。如。此。可。經
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
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
於。大。衆。前。側。手。指。臂。云。你。輩。願。識。真。佛。不。迷。龍。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
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舊。日。欺。我。愚。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呼。呼。無。常。合
寺。知。是。驚。憚。及。未。發。前。聲。詣。聖。所。徑。叩。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
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聖。曰。此。風。動。失。心
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聖。臨。終。謂。弟。子
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涉。降
卒。苦。勞。力。勤。修。道。業。使。指。寇。傷。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
見。存。

昔有賈客名為吉利之海取大珍寶安穩而出凡有八十億摩尼珠一

皆直百億兩金以多寶物與一乞人不入其家復還至海採取珍寶之海
之後倍得寶物經八十歲運到本國欲入城時見犯罪人執者執縛打惡
聲鼓街巷唱令將至校處加以刑戮時應死者遂見吉利作是言賈客主
救我死罪施我壽命是大檀越賢善好人吉利聞已與應死者出我今
施汝無畏救汝死罪即至校者所人皆與一摩尼珠價直一億兩金汝
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邊還爾時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珍
寶賣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買若必欲買汝所有物盡
以與我并自代死乃可得脫吉利歡喜我得利得財所願能成此人得
稱我意即以居家所有財物及於大海所得珍寶無量千億金銀寶物皆
送與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盡獻在此與校者言將吉利殺即
縛吉利將至校處右手舉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驚怖恐怖即以告王自
看王聞此語即自執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驚怖恐怖即以告王自
金宋顯起憐州人親授金總持三藏藏述持呪之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
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滿技樂雜奏弟子

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
日天樂異香佛及眾聖如前迎接即而西逝而化
晉許敬之為旌陽令郡中屬歲大疫民死者十有七八敬之乃以所得神
方拯治之凡符呪所及皆登時而愈至於沈痾之疾亦無不痊者郡中疫
民既治救濟之道傳聞他郡病者相繼而至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
十里之江置符於其中俾就竹下飲之皆瘥其悼老羸疾不能自至者沒
歸飲之亦獲痊癒故蜀民為之誦曰民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
能為後乃積功成道

唐相國盧勣為尚書郎時以疾出刺均州到郡羸瘠不耐見人常於郡後
山齋養性獨處忽一人夜帶水踰垣而入云姓王自山中來笑而謂之曰
即王山人也曰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
深故相教耳乃解丹一粒與之約曰此後五日疾當愈矣後三年當有大
厄勤立陰功救人閭物此時當再相遇在夏之杪也自是盧公疾愈三年
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初道左忽見山人舉至盧宅書而告曰君

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也以君為郡去年雪冤殺活三人之命災已息
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無憂也自此後二十三年五月五日
午時可令一道士去萬頂相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再與相候勿忽期
也自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通士牛知微五日午時
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寡陰功
未契道品更宜勤脩也以金丹十粒令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忌脩煉世
限既畢竹還漢宮忽不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盧公年九十耳目聰鑒
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滿室矣
宋葉知遠知廣安縣壽限當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
物妄入人罪經以劫掠其勢災及罪及千家知縣覺其情解其子申於朝
力為明辯遂免千家之罪或陞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
後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必有福知縣若私其子以害民
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
言北方洞陰洞神錄卷五靈玄老老若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

之胃生於元福棄賢世界始青天中。年至十二。性好幽寂。心觀山水。遠離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大荒。人民餓死。國始盡。數明於地鏡山下。遇一頂巨勝。身自採取。餉給窮乏。自得救過。按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年不還。是時幸苦形體憔悴。不暇營身。遂至疲頓。死於山下。九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王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帝遣金翅大鳥。恒數兩翼以覆其屍。七百年中。屍形不灰。却運既改。水林其屍。漂於無涯。水過數明。屍落貝渭。邪源初。天鬱單之國。北望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大行。煩燒屍形。屍於火中受鍊而起。化生成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望玄丘。改姓。諱靈會。元始錫靈會洞陰。胡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漢李善字季子。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建武中。元家人疫死盡。而巨富。唯有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家負續祖。逃避山中。哺養。犯乃自生。計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悉追其奴殺之。而立續祖。光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在少室得仙道焉。

宋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悔。夢青水童呼出門行。大衢路。餘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暖。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庭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詎追汝來。命青水童引出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開闢行。未遠。別見宮闕。止。殿外。多牛頭工者。貌貌。乘圭坐其中。威儀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係五掠二人。索財物。無則欲殺之。大言隱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即令詣總管司。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軍故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善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非虛語。又囑曰。為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當活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為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

實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為貴。而過城隍。明方得獲福。若歲時後物。祭祀。而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因亦無至。彼如州郡。因懸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觀所謂無憂閣者。聚寶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威嚴。持香花經卷。猶祥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眾。皆鎖鎖因。執炬旁。慘然。伏門外。善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無所見。三總管云。已過今日。佛降脫池。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眾。其相識者。託為弟子。孫巧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門隱秘。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踴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炙群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張植刀。因因。振一。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莫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素殘。飲食酒。若於溝渠。皆為地神。所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至王所。王勅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極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過橋。失足而落。已初八日矣。

嘉言
○無咎者。言補過也。○改過不吝。○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過則勿憚改。○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君子能知其過。必自令國天所贊也。○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取過而遷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遷非則其惡彌積。○改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免。必過不改者難安。必亡。○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責躬備德。所以除患而補至。○以外而自警。故備德而蒙祉。○以能補過。故得無咎。○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遂罪。則有遷善之美。○人之有過。猶身之有疾病。攻之以藥。反誨之以廉恥。難過失不害為賢者。雖疾病不失為全人。○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知過之為過者。恐懼不敢為。不知過之為過者。故身而後已。○達此過。變易。乃安。○德天

○有惡如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慚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
○慙慚受慚慚悲自責改往修來不敢復作○知過能改是謂智人○過
由我生改不藉他○能自改者與無過同○所生惡欲今當悔過發善持
心利益眾生○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前路既荒
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比來是夜叉變即成菩薩○改往
修來滅惡興善○慙貪繼日廉詘曲登時止驅遣除惡業踣伏受真性○
自注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能自改悔守身良貞今世滅
罪後世得半

○教人改過可為一勤○人豈無過改必以誠○知過必改○知善必為○禁非止惡○守而不為○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晦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兩陪則可復其性初之天○一念改傾頓歸清淨○思伸存真謝罪解過上希神明感會之恩○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

○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其有
冒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

首蜀都杜郭氏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支之子。以為繼絕。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曠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為計愈疎。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群望。覲祝巫。謂月餘不已。梓潼帝君。因化一居士。謂之曰。栽植桃李。既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別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取其處。加以冀壅。時令未至。惱其根荄。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凋茂。又復移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智乎。曰。不可。梓潼帝君。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勿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明人之言。不令

之孤一志行此聽命于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悲愴之以為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為娶婦。指按別業。俛為久計。莖資人父毋五十餘母。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內果獲貴嗣名曰神孫。長而克家焉。

唐為龍義閬州人也。長慶三年於郫縣傭力自給。常以邑人有疾往有之。見需金剛經數。無故毀斥而止絕之。言便啞。醫不能愈。頗窮無識。亦事不悔。僅五六年。忽聞隣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誹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云云。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隣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雖書須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寫經書。謂菩提像。終身禮拜。

宋杜慶遠送友人嘗爲他和兼僧友往師家多結里中軼俠推牛酒酒吹
 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
 冰堂繪匠方書牓壁內一持者觀古牘指而咲悔之是夜歸舍醉夢覺後
 寃矣丁子扣行旅列館道兩僧持杖大呼向前肆擊余急趨避而前追
 室屋未可進度事窮勢迫乃俯伏作禮引咎哀拊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
 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求吾堂中必削汝足且縱汝賤粒
 再拜而歸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怔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
 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敘所以無一辭異於是相師往扣冰堂見兩僧皆
 夢中僧也怖懼益甚遂絕意大年而餘事亦從缺哉

宋周階字允瞻泰州人寓居湖州西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據素治因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報背數卒掉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閭閻共戒坐客皆起謝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泮流決體疾頓愈。

宋京師人翟擇居湖州四安鎮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水婦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擇曰子酷

晉潁昌府兵僕曹好食肉夢神告曰狗死為人。人死為狗。互殺互食。自作自受。君能戒殺。富貴良久。家業田園。子孫保守。如違吾戒。惡報彰。犬後亦猶不食。夫犬有義之物。人家畜之以防奸細。道家以為地祇。心跡

宋荃州天慶觀道士徐滄然字希孟庸庸黃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因牀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已不能言索紙書之

之未幾又夢一駭卒追到官府遇有若鮭袍紫魚皮帶者立於西階問曰汝是我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名也又曰是饒州人耶曰發州也鮭袍顧駭卒曰豈可錯認人便放四將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下揖與款語且云澹然坐茹蜜嘗罰一紀今因赴遠路能發聲如木輓迫流之愆過固有益於我者何為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親見汝罪所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為不善事而恐有可知而改者願以見告吏即令取一簿檢至徐名字第一項書云曾打母一拳但年方五歲未為罪後一項云常孝思父母乞免染疫病聞讀未了吏促之去行次水邊墜而寤其暗如初又半歲夢前者兩青童復來引詣故處當云徐澹然改過奉道用心精勤可免先罰與清酒一杯使飲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同遊天台山洗之團溪俄覺則已身乃卧三清殿後溪水中呼道童扶起將入空舍猶未悟閑徐聲音一切復故於是偏謁謝卿老自述其詳

昔天府吏沈沈判司注慈善事玄帝三世矣一夕夢帝曰汝有大厄吾亦莫如之何沈沈求哀不已曰汝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雖有德善不

能贖汝罪覺視之信然後數日沈沈全家泛湖中風浪大作舟中

忽變形作鐵鬼頭目極大頸窄咽青口吐猛火人以食與之則呼曰鐵丸也

不可食如是七日長洲令為靖道法師政之謂曰汝生前想有隱惡急自言佛法客人懺悔我為汝誦呪解穢穢僧久之方自言曰向日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並常住某日換酒一升後作江州能仁副院將寬刺米沽酒有是二罪法師曰汝能知過吾救汝即扶其口灌呪水僧亦然遂歸天明方醒已索湯粥漸進食數日愈

宋福州安國寺方丈育一貓十餘年捕鼠甚捷而不以魚肉向口寺僧嘗

設鉢泔水一擔於地不即掃拂猶在傍意若嫌惡即不食至于累日饑困

且死長老慈人也以為畜產異類而敢妄作惡態而後諸井中未幾竟老

無疾奄化未及龕歛雙雙而起嘆曰我初到陰府見此貓乃是冥判官望我入門起身相揖徑升殿白王曰某曾在世時蒙其撫養之恩甚久雖臨命一擲不敢物怨乞放之還生以示報德我已引立庭下蓋聞其王從所請故得及魂然則吾有負於幽明多矣自是不敢復害物命

宋黃丞者有寵妻妻不容付僧者而轉其直張封得之一歲而生男張之兄戲曰兒有名字曰未也曰且名黃兒豈無黃家氣味耶張之一家由是惡其母子居無幾妻有孕張遂棄棄子佃僕憐而鞠之明年生女數年又生女又數年又生一子又數年以過速之二女多病皆殘廢而棄子獨無恙妻死張悔復于其子年已二十矣父子之恩復全天理也嗚呼人可昧夫天理哉

宋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不修戒律偶得一兩皮戲於身搖尾掉頭頭

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遠走至有遠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漸於惡術伺往來有負販者欲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荷而奔每

蒙皮而出嘗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為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著於體及

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鼻毛尾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兔以食之拳攫飲啗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為鬼神所役使夜則往來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嚴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饑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食而食細視之一袖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為不善活變為虎素素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腹地獄安容我哉我輩殺死佛重其罪也因仰天大號聲未絕剎然皮落如脫水狀自顧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隣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眾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備習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其言為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剎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尔惡念

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
人疾苦。遂乃得道而去。

詳結時夫不在其婦罵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為道士乞乞自居不得罵詈唯望一食婦曰若汝立死食尚頗得況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時節不如早去於是沙門立住其前戴眼舒氣復現立死身軀膨脹鼻口血出腸潰腹爛不淨流溢婦見恐怖失聲棄走於是道人即化作琉璃小瓶以

自國遠其夫不能得入即問道人何不閉門道人曰欲使閉門業汝乃其
其人自念當隨其語若能得入手參加之尋棄弓刀門坎不閉復經道人
已去弓刀門何不閉道人又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乃刀耳非謂手中弓
刀於是其人心驚體慄道人神聖乃知我心即使叩頭悔過自責塔道人
曰我有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與惡顏小乘惡便見捨今欲將來勸令信
道即起還歸其妻問曰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卿自宜
往改悔戒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體悔過願為弟子請問琉璃城堅固
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荷德致此神妙道人答曰吾博學無厭筆法不
懈精進持戒不放逸緣是得道自鼓泥洹

塔有閣勢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必往山遊賞多持酒肉酣
樂香塵勸之不斷後同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
嘗自飲散米曾與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香酒隨得隨盡若須巨壺
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尔汚地及至坑而張口大吐雄肉自口出
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無鮮驚鳴泚冰交錯

卷十二

十六

眾咸驚嘆斷筆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德風也後因誌公寄語
逐化于子弟于等皆慕將殯棺太莊及開山見几狀而已

昔給孤長者子婦玉耶端正殊好而生嬌慢不事翁姑入婿給孤念言佛
能化於一切即詣具陳欲屈一飯而為玉耶說法化令改過佛既到家大
小皆來禮佛惟玉耶不出佛即變其舍牆壁皆如琉璃內外相見玉耶
驚出禮佛懺悔佛告玉耶女不當自恃端正輕慢其婿何者端正除去
邪態心十四垢定意一心是為端正不以顏色為端正也女人身中有十
惡事一者初生父母不喜二者養養無滋味三者常畏人四者父母
惡嫌五者父母生難六者長夫喜怨七者懷產甚難八者少為父母檢錄
九者爭為夫婦禁制十者老為兒孫所訶從生至終不得自在玉耶白佛
當受下賤不知禮儀願訓為婦之法佛言婦有五善三惡何等五善一者
夜卧早起心常恭順執事先務所專甘美不得先食二者夫罵莫恨三者
不得邪非四者碩夫長壽五者夫出整家何等三惡一者不事翁姑夫婿
美食先散卑卧晚起夫訶應拒二者心不向夫念他男子三者欲其夫死

別嫁佛又告玉耶世間復有七輩婦一如妒婦者愛夫如弟二如姊妹者
敬夫如兄三如善知識婦者訶夫之過敬夫之善四如姊妹者竭誠事夫唯
知為貴五如婦者務稱婦道不妬聲色如事大家六如家婦者見夫不歡
常如寄客七如命婦者毒心相向妻樂害之佛言為五善婦者常有賴名
後得生天為二惡婦者常得惡名後入三塗至耶流涕白佛言我愚腹自
今以後改往修來當知婦婦奉事翁姑夫婿盡壽不悞受戒為優婆塞佛
言善哉人誰無過過能改者善莫大焉

宋劉琛之弟即人也曾在廣陵達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
可作一二百錢食以飯眾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憤沙門曰
當加祇信勿用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信行之後病時氣充頓
殆死至九日方盡如夢非夢見有五層浮屠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遠塔
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
來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達遇者曰此實頭盧也琛
名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達見惠江精舍

卷十三

十七

前僧惠惠而無形像馳往觀之及到門者然都滅後遂證佛果
唐若金吾兵曹京兆弟知十舉家奉佛然不斷肉食永徽中煮一羊脚半
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煮者遂復如
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
不敢食肉

唐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字知僧物自在優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曰入房
視昶下地欲斷其頸昶驚呼乞命官賜聲言舍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
活昶叩頭言不敢違命即聲鐘響震盪移物造像設齋其官三日復至
見昶一鉢一杓不言而去昶自是進脩卒成明行

昔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
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宮門外有多眾人民各執手啼哭喚使作是說
於此園主有大惡賊名為毘提殺害人民暴虐無慈村落居止不得寧息
殺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是以故名曰毘提毘提王當於此
人比丘食已詣佛世尊其陳前事佛便往彼時有眾入擔薪負草及所用

紫隱居及中隱居竹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桓先生耳隱居默然
心計門人無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
曰修嘿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特昇天爾君欲師
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
在世乎願為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
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除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吐水蛭蟻為藥功雖及
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著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
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贈其過焉後陶君
果解形仙去又為茅山清第九代宗師也
晉許敬之諱遜生而穎悟少小通談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中之于墮
鹿母猶顧之未竟而斃因是惻然感悟即棄折弓矢學道得仙

嘉言

○施不在豐期於救乏○積而能散無多感厚亡之患○欲不匱則博施
○施小德者受小福○施大德者受大福○施大而受小者安施小而受大者

子

危施而不受者昌不施而受者亡○與人交有美惡焉施與報而已矣與
神交有福禍焉感與應而已矣施報感應若形影聲響然○其用財先九
族其施舍務周急

○夫人為道務在博愛哀憫施與德莫大焉○為人大富從布施中來○

布施得財富○不佳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議○觀人施道助之歡喜亦
得福報○未離欲心布施生人中富貴及六欲天中若離欲心布施生梵

天上乃至廣果天○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
可量也○施三種人果報無盡一者諸佛二者父母三者病人○運心常

寬廣此則名為布施已惠於人方可名為施○好喜施人飲食者所生之
處天府自至色力具足聰慧辯才壽命長遠○若施法財流通大衆講宣

如來秘密之藏令使大眾開其心眼者得無量報○若有貧窮人無財可
布施見他修施時而生隨喜心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財施如燈但

明小室法施是日遠照天下○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相其福安多
○布施脩淨戒智慧慈捨慳貪功德日夜增長常生天人中○所施福報成就

福智得無生法忍○給濟眾生廣植福業致得成佛○賢者好布施天人
自扶將施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施惡人可不如飯一善人善人福家
深重○給濟貧乏之苦惱眾生其福曠然不生悔法

○施思勿求報與人勿追悔○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而及亦遠矣
○吾利茲厚焉施益博○眼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布施家

度色不加負○積功立名如惠及物上天所鑑○合道抱德推誠樂施○
濟人度物而在通利長生不死永享貞吉○其施厚者其報茂○念道布

施貧之生富貴聰明身○財者眾生性命能捨命財接濟孤貧內息慳貪
外除刻奪人天利潤生死蒙恩○一切布施生歡喜心福報無量○以吾

道施人功德最重○見人窮乏飢寒困急預已布施令人富貴福報萬倍
○施惠鳥獸有生之類割口飼之無所愛惜世世飽滿常在福地○一切

眾生如我眷屬飢寒念與衣食疾病念與醫藥災患念與解難當後世
望真人行○散財施惠開出倉庫賑恤貧窮積功累德升上仙堂○施思

不望報聖賢也施思望報者小人也○如無至誠心施雖多而獲報少喜
捨不望報施雖少而獲報多○損身施惠後受大福○施惠布德愈度愈

生此昇東華輪飛天

感應

唐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求藥兄弟待之盡敬
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其無福安史之亂為老人所引

八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天宮舉家壽過百
唐神龍年中襄陽州鎮佛像有一老姥至負笈求助施卒不能得姥有一

錢則為女時所賜也實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錢發重鎖投
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兩地錢著佛胸臆曰磨銷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

徒驚異遂置錢不去乃知至誠發心必有感應

宋真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過者詣一鋪乞一文錢鋪家雖財不與百
三族之取腰間錢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贊及覺頓發果落

宋茶陵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負不能余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
錢貴乘賤糶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銅錢一百二十為糶米一斗陳

云道人要齋糧當納工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若與錢羅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上金馬陳後富有起腰齊食平羅濟人生三子長孝忍次孝雲三孝芳名滿鄉父子皆請鄉譜蘭孫補入國學皆登第官至太常丞人云平羅之報甚豐而道人者其仙乎

宋張八公處州龍泉人也家富好施鄉人德之彌張八佛產分二千每歲禾穀率納錢六十文一犯其歲鄉價八十其子意欲薄有所增張公坐於門者雖者出問之價曰略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時黃溪公為人本分亦好施人以果稱之其子夢蘭進士科鄉人誣曰張八佛子孫其佛馮大示子孫享其果

宋吉州仙居道寧嘉熙辛丑空隣有李老翁精溫飽道人來往即供以好茶深熟者予酒適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室內三道人未姿查古來曰今爾能過室同榻一宵則可再生李老亟遣去是夜兩道人使之而睡道人蓋其上其氣蒸人如火病者如坐甕中不能寐道人曰

且忍耐兄若此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腹中自覺暢快飲食常不十日瘵殊異道人為之曰姑遲兩年方可娶若早則病復來李老夫婦雖謝之予以錢會布帛一毫不受但受果飲三杯辭堂往素州仰山時天色晚李老與堂中道報苦留之不從所請方出門則不見矣乃知其仙也

宋南餉州沙縣祝溪者遇歲歉為粥以施貧後生一子聰慧請學入學手榜將開忽街上人夢捷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上書四字曰范粥之報及榜開其子為特科狀元

宋福州張善元家夫婦皆好善樂施雲水道流鮮食其家質樸丁巳年間張嘗於市見道人橫卧道傍滿身汗穢遂歸舍之張以子蘇官急出誠妻曰道人欲去則以百錢遺之次早道人告去妻如夫誠道人索銀子妻恠之道人曰昨日寄銀子三十兩在你夫處安得欺我遂轉地大呼不已妻以少銀掃遺之道人必如數乃已妻不得已累增如數償之而去大恨以為平生好善乃獲此報仍誠左右曰夫歸切勿言恐其好善之息也未幾其子將受刑吏求銀二十兩可免欲取於家恐不及事在郎中大憂

同郎一道人曰我善乾承為銀須用銀一兩為母及用承一兩同做之則皆成銀矣數雖多一夕可成張曰雖然將安所得母與承哉道人曰若勿憂遂開篋取銀子及承和於鼎中煨之但見青烟飛起高四五尺須臾青烟息道人以水投鼎中曰且視之則皆銀矣旦視之果然求道人不見店翁曰道人今早算結辭去矣張大駭取銀于秤之恰四十兩亟將一半兌其子罪并携其半以歸妻聞之方悟即前日道人所為也

宋朝東京未亂時遠邇有一士人補入太學肄習之暇常出獨坐學前茶肆中見道人手執道扇綠士人盡傾筐中錢與之五六十日率以為常道人度施無厭心士人與之無吝色一日道人曰妾受官人捨施今日還可請道人一茶否茶罷道人曰負道欲說一事幸毋泄官人可急歸去前程事不必問東京不久流血成池恐禍相及士人歸治行同舍問之具以實告或笑或侮士人心亦赴趨明日復坐茶肆適人又至驚曰官人何為不去若不信貧道之言恐無及矣東京不日將陷城市往來之人半是愚遂以市袖遮士人目令看但見行者或無首無足鬼形異象變幻不一士人始驚亦不告同舍明早遂行方至城外而道人又在彼相送曰負道無以為贈以此扇與官人遮日而過鄉落或有人群哄此扇則是鬼也切不可駐足若無人哄此扇時方可緩緩行則以此扇後便棄之吉訖長揖而別回首道人亦不復見心疑異之士人持扇在手急走每過一處則見數十人或見三五十人或百十人相逐來觀群聚指哄行甫兩日有來自後者則云東京已陷士人益驚無程而進又行兩日而嘆者漸少及更三數日則不復有嘆者矣士人乃思道者之言遂將此扇棄之河中而去行將半里復自念曰道人以此扇遺我保全性命今既至此豈可忘而棄之再至元處拾取則見所執之扇已化為骷髏矣

宋太平州道判葉仁字平甫嘗為文鏤板以為勸戒云食饌不可廣傳密之凌波後生益多方書不可不傳救人疾苦陰德不必常集諸經呪十餘本印施於水陸會中以為薦福之功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忘請經呪者是夜夢其先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感之遂再設冥陽之齋往請經呪且告夢葉乃以其板施於僧坊舍遇水陸印施焉

至誠印施經卷其功不細

宋崔公度自少好施食每施食時常以尊勝黃幡徧拂食上率夜半為粥非有大故未嘗廢得館職後嘗飲於親故家至中夕方歸道沿蔡河有酒甯未收馬過觸之驚逸崔墜地不知人似醉夢中見一婦人至曰此崔學士也急解巾中藥其首又抱其使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有難不可不救俄有一餘人應聲而至皆婦人也與之撫摩掖視崔覺精爽馳車扶上馬而歸家人但憶暮夜安得有人衆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亦不悟數日瘡愈解其怕相之乃古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拂食幡也其物應手而飛方知是施耳

宋陽樞密院死數日夢與孫曰吾在生雖剛褻然無大過今歲歉若能為吾救原拯濟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兩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碩米付孫令孫若親拯濟是夕復夢樞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

宋趙秋字子武汝郡朝歌人也謹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起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地

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養我足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昔阿育王宮有一婢使見王作福自冠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拘土故得此富貴今日復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願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米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偶因掃地得一銅錢即施眾僧心生歡喜不久病終託阿育王夫人腹中為女出世端正殊妙右手常持半滿五歲王抱膝上摩手取開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往問夜者羅漢答言此女先是王掃地懷中得一銅錢布施眾僧生為王女報應如此

昔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巧得錢數百被你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酸擊頗猛因以錢代償一乃捨去一口君能為吾解開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來訪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廬飲以酒無競三辭復進以執無競忘常其味略取

二枚像之中途取者乃紫金也

宋崔端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蹠潰人酒甕被當墮者與之皆滿過解曰酒甕幾錢當墮者曰酒甕一貫肆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過諸塗乃曰昨家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瘡疾今日就并崗艾少許所以為謝若遇瘡疾即可以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贊美于耳一灼立愈由是知名廷之者眾一日遂成富室瘡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靜女弟洪妻也行此於南陽者積有日矣

宋大觀間一官負於京師見一靴是其父某時物遂問鋪家答言一官負勢未備可修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之一二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葛繁言之因問繁何以為繁所重繁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自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繁指座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廢人之子為正之若人得能與之一杯水皆利人一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亦上至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便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

宋安慶府劉樞密富商也木生時母夢神人告曰爾某時生子所恃壽不永至期生樞密術者推命言壽止三十二樞密踈豪闊富財重義年二十即周遊湖海樞密有無日益充裕嘉祐年間准早粟直翔湧樞密轉粟十數萬止依樞密元直數糧富室遂皆平糶二百里內賴以不殍自是不復興販他物逐年必轉粟他方歸糶於時直量減二百里之遠近德之牛三十二溺水於峽榜屍不獲里人哀金建黃錄為報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越十餘日忽歸言溺水後到水府見王者廷坐曰公壽止今日冥間以公有陰德擬公為冥間判官又以公有母在議延公壽三紀未委公意何如樞密曰願少延殘喘以奉老母王者曰吾亦意公意如此但今正當勘發可就此少延須臾設宴仙樂清原品饌珍異皆非人間所識酒三行有道士捧文書至乃曰里人所建黃錄有王旨起歸樞密辭王留更飲行王送出遂斃乃在龍帝廟身未嘗滿樞密在水府時頃人問已十數日

矣想英由此為善蓋年六十八一日沐浴更衣詣妻子曰我今日為冥
間所錄為判官矣備然瞑目而逝

宋洛陽民石氏開茶肆令男女行茶嘗有西者病瀕殆乃誦經求醫
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其不遂
去皆女不介意供同益謹又數日而復來謂女曰汝能吸我痰否
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飲之便覺神清體健時者曰我
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曰小
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之既去其父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
嫁為管管指使妻後為吳王孫女乳母受邑獮而乳女嫁高導約封康
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宋金華范氏建人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
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議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
平生耽信佛教每持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者有僧鳴鏡鏡行
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脩外羅城張邀至舟而僧於袖間

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為僧伽大聖此為木叉此為善財此為土

地命之矣則木人欣然應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
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
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道人追及將折因之僧
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
藥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
問曰曾餌吾藥否以實對僧歎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
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泊真州投人肆
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船相銜陸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少長皆登
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念般若經
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違背探矛當張坐旁所及絲
索四重時穿透可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而服之間
亦傷傷焉賊驚異釋杖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以待死於
此但誦佛兩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於我賊示之而留

其衣服曰以為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罐發之欲焚其舟未及
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纔已熟斷如
有聲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然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杖曳
猶任西向遂獲無咎

昔舍衛國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大富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相師占省見其
奇相即為立字字修越那提婆華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深廣
八尺汲用其水能稱人意一切所須始心即出兒年轉大才藝博通長者
愛之未敢逆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無倫要當推求選擇名女金容
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即募諸賈周遍求之時聞婆國有大長者方生
一女子名修跋那婆蘇波端端正非凡身體金色初生之日亦有自然
八尺井水其井所出稱適人意時彼長者見之亦自念言我女端正要得
賢士如我女比乃當嫁與爾時女名遠布舍衛金天名稱後聞女家時二
長者各懷懷喜求為婚姻既既竟遠至舍衛時金天家便設上供請佛
及僧供養一日佛受其請為長者及金天夫婦廣宣妙法皆獲須陀洹

如佛還精舍金天與婦白父求索出家父母聽許俱往佛所佛言善哉

比丘精嚴自隱法衣著身便成沙門漸漸教化悉成羅漢佛言過去毗婆
尸佛滅後遺法在世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諸人民家賢長者
見眾僧至各競供養時有夫妻二人負餓困乏每自惟念我父在時財寶
積滿今者我身貧困極甚何其苦耶爾時雖富不遺斯等聖眾之僧今既
得值無錢供養憐然而啼婦見夫啼而語嗔言今汝可往至本舍中於故
藏內推覓錢寶當用供養夫如婦言至故藏內得一金錢子時其婦有一
明鏡即共同心以用布施買一新瓶盛滿淨水以此金錢著瓶水中以鏡
著上持至僧所至心布施於時眾僧即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洗鉢復有
取水而飲之者時彼夫婦歡喜情悅遇疾命終生切利天時貧人者即此
金天夫婦是也

昔舍衛國有素貴者財富無量無子息夫婦每懷怨歎憐其家素積

誤自樂。既到河邊。意欲散。執之不回。失兒墮水。尋時將摸。竟不能得。父母憐念。愛者傷懷。其心極痛。遂復不死。隨水沈浮。為一魚。亦不難。在魚腹。猶自不死。下流村中。有一富家。亦無兒子。種種求索。固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生為業。但得吞小兒。剖腹得兒。送與大家。大家觀看。而自慶言。我家由來。祈祠求子。息。稍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使摩挲。乳哺。養之上。村父母。聞下。村長者。魚腹得兒。即往其家。追求索之。言是我兒。我於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以見還。時彼長者。而吞之曰。我家由來。祈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弟之亡兒。竟無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兒父母。說是我兒。我於某時。失在河中。而彼長者。復自說言。我於河中。魚腹得之。此實我子。非君所生。王聞其說。靡知所如。即為二家。詳詳此事。鄉二長者。各名此兒。各與一。於理不可。更共供養。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家異居。此婦生子。即為此家。彼婦生子。即為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兒年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兒白二父母。我生已來。演罪報苦。隨水魚吞。盡死得濟。今我志意。欲出此家。唯願父母。當見聽許。時二父母。心愛此兒。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往至佛所。求欲入道。佛言。善哉。願隨。即作沙門。字曰重桂。佛為說法。得盡諸苦。成阿羅漢。佛言。過去久遠。有佛世尊。彌勒。集諸大眾。為說法。時有長者子。來至會中。聞說法。施戒之。愼生敬信。心受三自歸。及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世父。福財寶無乏。長者子。今重桂。比丘是也。由其施佛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父母。供給所須。受不殺戒。墮水魚吞。不能死。受三歸。故得羅漢果。

昔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婦。生一男。名曰金財。端正殊特。是兒十歲。父母為佈。即開兩手。見二金錢。在兒手中。歡喜收取。轉更寶重。如是勤。取。感。不盡。兒年長大。即白父母。求出家。即便聽之。往至佛所。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家臨壇受戒。於眾僧前。次第。禮佛。兩手。按地。皆有二金錢。受戒。已竟。精勤。修習。得羅漢道。阿羅漢。此金錢。比丘。先造何福。手。捧。金錢。佛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出現於世。與諸報。僧。遊行國界。時諸長者。施供養。佛及弟子。時一貧人。取新賣之。時得兩錢。見佛歡喜。即以兩

錢。施佛及僧。貧人以兩錢。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恒持金錢。財寶自然。時貧人者。金財比丘是也。

昔拘留沙國。有慈王。詣園堂上。見一金。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盆。盆受三斛。悉滿金。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惟其所以。即詣尊者。迦特。延。詳。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衛道。頭陀。坐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手。取。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破入。復進。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盆。銅盆。滿中金。銀。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昔者。闍維。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眾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眾。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若不作未來。轉勝。惡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眾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祝願。上座。不聽。自為。祝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此。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設。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福。德。甚。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眾。萬。眾。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

昔有三人。共買餅。各分得五百。餘有一錢。欲與一人。則為不平。欲破。今之事。為不然。時沙門。分衛。三人。共言。布施。沙門。各言。大佳。手。共持。沙門。

呪願念汝今世後世並得其福共生羅閱國中各得豪富一人主山中探金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主井中汲取金為受前世布施之福

昔有一人在田耕時日已垂中家餉未至有一道人失路至其田所便乞中食耕人曰諾小願煩待家餉至家餉未遲道人曰食既不至仍欲欲口耕人解其衣帶一詞懇勸果以此道人道人曰君心可感無以相報欲授五戒若能受不吝曰弟子在俗五戒難全但受不殺後耕人命盡生國王冢世世為國王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林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選擇賢望聘以為婦後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有如晨轉取不可盡名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觀已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其兩手中有金錢出取已還生因為立字名曰寶手年漸長大崇信賢孝慈心孝順好喜施有從乞者伸其兩手有好金錢尋以施之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祇樹林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合掌請佛及比丘僧慈哀憐愍納受我供時彼阿難佛在佛左右問小兒言若欲供佛當須財寶於是小兒聞阿難語尋伸兩手金錢兩落須臾積聚佛前阿難見可取此金錢寶物管理餉饋請佛及僧阿難受教管理飲食供養訖竟佛而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諸佛所求索出家佛即言善米比丘頗能自立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備習得阿羅漢果三昧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阿難見是事已

前白佛言今此寶手比丘宿植何種生於豪族大長者家然其兩手有此金錢取已還生位佛世尊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教化周訖還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曰迦翅收取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其賢心生隨喜持一金錢安置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金錢伸手而出乃至今者遺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祇陀太子在毗婆尸佛時布施一以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給窮

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

昔有天護商主往陸求那國常帶船於佛生信欲先入海若安隱還我當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天人國內無不聞知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同往彼國思惟觀察知天護得安隱還作五年大會請一萬八千比丘皆阿羅漢擊人倍多凡夫無數見上座名阿婆訶乃是凡夫未能精進入僧伽藍時從此作禮謂上座曰大德甚不端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我為不端嚴耶自觀身見髮鬚長即喚年必剃除鬚髮比丘尼猶言不端嚴上座更喚年必浣染衣服尼復至僧伽藍說言不端嚴上座喚曰我已剃鬚髮及浣染衣服竟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言佛法以得四果為端嚴大德聞商主天護作獅子吼五年大會不答言聞大德是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漢眾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欠德方悟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無可堪任比丘尼言如來正法可見觀者無逾時節大德可往那由婆多寺就優婆塞比丘尼此比丘尼之所起我弟子中

教化第一時長老比丘至優婆塞多而出迎之諸言大德洗之消息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婆塞多時優婆塞多弟子曰大德此即是優婆塞多來迎大德即大歡喜使自洗足優婆塞多即教化之為貴極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語難那言今有得三解脫比丘入坐禪處乃至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時優婆塞多入火光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火光三昧比丘見之生歡喜優婆塞多教化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還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往僧伽藍禮拜說法上座所說而無有異上座答言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為商主入海採寶採取滿船運回浮提婆洲時遇大風吹船墜沙海我等為賊所尸佛聚沙為塔以珍寶物而供養之時有諸天示我道路言勉後七日有大水來當汎汝船入閻浮提及至七日果如天言以此沙路因緣至九十一劫不墮惡趣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爾許多人於三寶所我說呪願生死無窮汝今可出家天護奉教即為沙門得阿羅漢道

昔舍衛國有長者生一男兒當爾之時天雨七寶遍其家內相師視之曰
長者言兒相殊特生時有瑞應彌勒那提婆長者兄年長大才我佛通
聞佛神聖心懷渴仰即辭父母往詣佛而白佛言願令出家佛言善來
願髮自墮法水在身佛為說法即得羅漢毗婆尸佛出現於世有諸居士
共請眾僧親往供養時有貧人雖懷喜心無供養具以一把白石擬珠用
散僧眾發大誓願好施貧人今此寶天比丘是乃至九十一劫受無量福
多饒財寶衣食自然今過我世得道果證

昔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利施羅國客畫十
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眾僧
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眾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
金之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
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
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眾僧婦乃與夫言論
不己適遇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作得金三十兩

不憐憫婦兒盡以施僧大官問其夫汝何不以此金給婦兒乃以施僧者
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
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預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眾僧大官元
是優婆塞信士信佛清淨聞是語是為甚難勤苦得此物盡以
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環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善汝
始施眾僧眾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年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耳以是故言
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弗流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選擇狹望聘以為婦生一女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額上自然
有真珠髮父母見之甚懷欣慶各詣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觀已問其父母
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女生時額上自然有真珠髮因為立字
名曰真珠髮年漸長大樂性賢善慈憫孤窮有來乞者脫此珠髮尋以施
之續復還生如前無異時須達長者聞彼弗流有此好女通致信令求索
珠髮聞須達名為兒求索前白父母慈哀憐愍若欲持我與彼兒者當作

要捨必共出家然後與彼若不爾者我不貪著世俗榮華時女父受念
女故不能違逆尋即往至語須達言具陳女意時須達聞是語已共相然
可即為納娶未經幾時俱生歡心尋共相往詣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
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各獲道果三
大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
真珠髮夫婦宿相何福生時自然有此珠髮若須出家未及獲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
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度脫眾生時有長者
名阿沙羅聞佛說法化度眾生而作是言我當勤化城中民眾為佛及僧
作般遮于慈一大會是語已上白國王乘大白象行於市肆處處近
頭勸化諸人作般遮于慈時有婦女見其勸化頂上有珠髮即問言此
珠髮為當與誰婦答曰今阿沙羅長者來至此中勸化諸人我解此珠
持用施與夫即歡喜更取寶珠持用布施因發願言使我來世美隱惡趣
天上人中常有珠髮隨我俱生佛告諸比丘由於彼時布施珠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

昔佛入舍衛城分衛身衣有少穿壞有一婆羅門見佛衣壞即其家中
少白氈持用施佛唯願如來當持此以用補衣佛即受之佛與授記使於
當來世兩阿僧祇劫之中當得作佛
昔迦夷國王名梵摩達時出遊獵於曠野見有一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
役求飲食無索不得王請相見女都裸形王解衣與之著體使無如是至
三王以問女女答言為王妻王飯沙門又施衣時諫但毀飯已足不須施
衣故受此罪王欲令我得著衣者為我作衣先施沙門及明姓賢者王求
沙門久不能得可施五戒賢者賢者呢願云願令金床女得福無量得者
王衣王問女曰我是何神答曰我勝於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捨此
命後當生第一天上
昔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爾時梵摩達王其婦懷妊之滿十月生一女
兒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召諸相師占相此女相師觀已問其父
王此女生時有何瑞相父王答曰此女生時身被袈裟因為立字名迦尸

孫陀利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侍衛出城遊。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照。如百千日。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歸白父王。我於今者。出城觀看。到鹿野苑中。見佛世尊。百福相好。莊嚴其身。威儀庠序。容貌可觀。願王今者。慈哀憐憫。聽在道次。於時父王。慈此女。故不能違逆。將詣佛所。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尼精勤脩習。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持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比丘尼。孫陀利比丘尼。宿植阿福。生於豪族。有此榮華。若身而生。及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有佛出世。彌迦那伽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歡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唯願世尊。受戒三月。四事供養。佛即然可。三月之中。受供養已。復以妙水。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最貴。常有眾家隨身。而生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王女者。今孫陀利比丘尼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以百千金。錢布施於佛。而作是念。如我今者。財富無量。難以祇檀。精舍百千金。錢布施佛。僧不足為難。今若勸化貧窮。下成減割針線。而用布施。乃名為難。復得無量無邊功德。作是念。已即便往白波斯匿王。尋使然可。即遣臣佐。於其城內。擊鼓唱令。諸人言。須達長者。今欲勸化眾人。以情忠施。於七日。頭戴大白象。於四衢道。頭街巷里。陌度。勸化時。諸人等心懷歡喜。競共布施。或以衣服。璫珠。銀寶。物種種。針線。針線。而家所有。持用布施。爾時有一貧窮女人。客作三月。得一張氈。規用作衣。見須達長者。勸化諸人。即便問於其傍。諸人彼須達長者。多財饒實。無所乏。乃能見於地中。伏藏。今何所之。乃復使人而行乞索。諸人語言。今彼長者。實無所乏。為憐愍故。勸化眾人。欲共脩福。請佛及僧。時此貧女聞是語。已心懷歡喜。而作是言。由我先世。未布施故。今若不施。後世遂刻復自思。惟佛世難值。我今雖欲。佛及僧。悉無所有。我今身上。唯此一氈。若用布施。裸形而坐。設不用者。後無所望。我今貧苦。會當歸死。寧捨此氈。於地燒中。擲與須達。須達得已。

遣人往看。見貧女人裸形而坐。時彼使者而問之。汝今何故用衣布施。貧女答言。我畏來世。遂更貧窮。以是之故。持用布施。時彼使者。具以事狀。往白須達。須達聞已。歎言。奇哉。即脫身上。所著服飾。用施貧女。貧女得已。心懷歡喜。我今布施。現得花報。況將來世。豈無報乎。遂結數日。貧女命終。生切利天。

昔旁者羅私佛在世時。有紡績者名續。常紡微綫。奉施如來。因白佛言。願惡我故。受此微綫。生攝受。處以此善根。於未來世。得成。如來能攝一切。如是日。施一縷。滿千五百。由此福故。十五拘胝。佛。不墮惡趣。百拘胝。及為轉輪王。千拘胝。及作天帝釋。未觀千拘胝。佛。又以香華衣服之屬。供養如來。從是已後。經一阿僧祇劫。出現於世。證大菩提。號善攝受。如來。由施微縷。發心大故。次第展轉。成滿佛法。當知由心。不由於縷。而說。頃曰。行施不求妙色財。亦不願感。天人趣。為求無上。勝菩提。施微而獲大果。

昔天帝白世尊曰。我先世時。生拘留大國。為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值遇眾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即自念言。願得財寶。布施眾僧。不亦快乎。即解珠璫。布施眾僧。同心悅。願歡喜。而去。從此因緣。壽終。即生切利天上。為天帝釋。九十一劫。永離八難。

昔毗婆尸佛時。有一比丘。頭痛之患。薄拘羅尊者。為其。自持一訶梨。勒菓施之。病愈。緣施菓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享福快樂。未嘗有病。最後生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聘後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而索之。後母憎嫉。即捉拘羅。擲置鐵上。鐵雖熾熱。不能燒害。母後憂肉。拘羅復索。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能煮。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尋擲水中。大魚吞之。遭捕入市。遇父買歸。將剖魚腹。拘羅尚活。告父安詳。無致傷兒。父既見子。喜抱而出。長大出家。得羅漢果。鐵熱不煎。釜煮不爛。水溺不漂。魚吞不死。刀割不傷。年百六十。無疾。由施病僧一菓。

昔有一比丘尼。名曰奈女。即從座起。整衣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念先世。生波羅奈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頓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國園。乞求菓菜。當以施佛。時得一奈。大而香好。擎一盃水。并奈一枚。奉迦葉。佛及諸

衆僧。佛知誠意。願受之。分布水奈。一切周普。緣此福德。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奈華中。端正鮮好。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

昔有一貧家。供養道人。施與衣食。一年便去。用一銅瓶。乞主人言。是神打此瓶口。所索皆得。莫謂別主。別後貧家。遂巨富。意道人。嗚呼。請別主。問富因。實而答。主。主即奪瓶。家轉窮。方憶道人。四出覓見。依實自言。道人曰。故須此瓶。乞若一極。感以村石。貴諸主門。求索瓶也。直到主門。高聲索瓶。主聞大怒。遣數十人。欲來捉之。聞出村石。風吹橫空。主使人身。為此木石打破頭。額出千人。風勢亦破。死尸塞門。主大怖悸。求還其瓶。其人得瓶。家復大富。廣作功德。死得生天。

昔佛在波羅奈國。教米湯。貴人。民飢。雖擔草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未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遂見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

卷之三

三

飢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著地。願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慈受其鉢。覺曰。穀米飢貴。人民虛餓。分爲二分。一分着鉢。一分自食。爲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徐食之。時彼緣覺。志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及生天。爲諸天王。七及在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爲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永吾。吾無所須。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爲立字。名耶舍。密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白乳。是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爲說。有福田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誦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治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酥服之。於其後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

迦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渴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爲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結二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還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昔有長者名曰。留。不信今世。後世。善惡報應。與五百人。共行治生。未到他國。飽食三日。前行。迷見叢林。想是居家。到見有樹神。即爲作禮。其說飢之。神即舉手。指端。自然出。飲食。甘水。與之。鳩留。飽滿。大號。哭。神問何故。答曰。吾伴五百人。皆入飢渴。神令呼來。復與飲食。人馬皆足。鳩留。問神。本有何福。自致如是。神曰。我本迦葉。佛時。作貧窮人。恒於城門。摩鏡。有沙門。出。常喜指示。分衛之處。及佛圖。精舍。如是。非一。壽終。生此。自然受福。無所乏短。長者心悟。乃大脩布。施。日飯八千人。淘米之汁。流出城門。是以來。舟。後生第二天上。作散花天人。

卷之三

三

昔佛在世時。迦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衆迥絕。其初生時。於虛空中。天神出現。遂自然有一大幢。遍覆城上。父母見之。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便白佛言。此波多迦。宿植何福。生便端正。與衆迥絕。於虛空中。有大幢。遍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迦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王名。槃頭求帝。以其金。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幢。懸著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幢。覆其。上。受福快樂。乃至今者。出家得道。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舍婆提。向拘舍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滿。定出門。棄之。見佛相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中鉢。鉢乞。所棄

審定婢即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訖阿難言此婢曰施十五切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成辟支佛

昔有婆羅門國名多昧象其王奉事異道王忽一日發其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羅門法積七寶如山有來乞者聽令自取重撮去如是數日其積不減佛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禮問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難梵志答言吾遠來欲乞珍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還著故處王問何故梵志答曰此錢是作舍復當取婦懼不之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問何以答言此之聖婦復無田地奴婢牛馬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當復嫁娶吾去用費計不之用是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捨去王其怪之重問意故梵志答言本來乞取欲用生活諸人命家世無幾物無常旦夕難保因緣遂重受吾日深積寶如山無盡於己貪欲規圖使自勤苦不知息意求無為道是以不取王意問解奉故持

是梵志現佛光相踊躍空中高說偈言雖得積寶崇高至手天終是世間不如見道跡不善像如善像而似無愛以苦為樂像狂夫之所厭王見佛光又聞此偈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

昔有人大富而慳其婦好佛法欲施不敢時臨入海先以鐵葉簪三重繞舍婦礙之不能得出一心念佛諸鐵閉閉變成鵝毛脫絹一匹寄人施佛佛受訖願夫與五百伴共在海中他皆為鬼所啖唯留其夫諸鬼相語曰是人有人婦事佛不可近也伴侶死盡獨得寶還問婦何事婦具告之二人歡喜即布施佛僧說會遂得道果

若使福德富有形者虛空境界亦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按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王女侍從數十萬眾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宮殿巍巍乃爾自連言弟汝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南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天主弟聞歡喜心生焉遂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兄曰悔後至家中轉更備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貧人名曰板提為他守園用自存活每於一日擔一樵木入城欲賣值城門中見一化人語貧人言汝今若能持此樵木用於我者我當施汝百味飲食時彼貧人聞化人語心懷歡喜即使以木與化人化人答曰汝今持木隨我後承我指祇樹園當與汝食時彼貧人即相隨逐到祇樹園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即以樵木奉施世尊世尊受已持著地中佛以神力令此樵木須臾之間枝條生長花果盛滿園可愛如尼拘陀樹華果世尊在下結跏趺坐為諸人天百千萬眾演說妙法貧人見已心懷喜悅即使以身五體投地發大誓願以此施佛樵木功德使我來世得成正覺廣度眾生如佛無異發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出五色光遠照三匝還從頂入爾時阿難白佛言如果尊重不亡有發以何因緣今者微笑唯願世尊教誨解脫佛告阿難汝今見是守園貧人施我樵木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彼貧人者以信敬心施我樵木善根功德於未來世經十三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受快樂最後身得成辟支佛號曰離垢廣度眾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昔有大富家食口六人奴婢金銀珍寶不可稱數佛無何難街里分衛佛到其門父母兒子妻婦孫息踊躍歡喜請佛入座以豐饌布地食器皆以金銀佛言此人前生值飢饉世家中窮乏唯採諸菜自給今命作榮通熟外有道人分衛出見沙門父母便言我分與之兒子孫息各自已分與之

讓母令食。人一時發意。各一日不食。惟恨家貧。無好供養。緣此之得。生天上。人中。當得安隱。豐饒財物。以其發意同等之故。世世共作同緣。今重相值。父母兄弟。大小一時皆持五戒。命終生天。受福無量。今日值佛。皆得羅漢。

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陰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在我得之。即共侵之。辟支佛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皆命生四天王天。

唐元和八年。法師智覺。憐憫。悟解絕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閱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侶。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却後二十年。當自有衆。習如其教。炊米散。郊外。咸鳥入集。持飯。習祝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習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十餘人。皆年少比丘。

昔有一比丘名曰須陀耶。即從坐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惟念先世之時。生維耶離國。為小民家。作子。時世無佛。衆僧。時特。入市。欲賣。值過。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法言微妙。聞則歡。時舉。瓶。酪。布。施。衆僧。衆僧。願。蓋。懷。欣。踊。緣。此。福。報。終。生。天。上。下。在。世。間。財。富。無。限。九。十。一。劫。專。尊。崇。

昔有比丘名阿難。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羅闍祇國。為庶民子。身生惡。治之不。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水。以用洗。瘡。便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即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以。汁。洗。瘡。尋。瘡。愈。後。此。因。緣。斯。生。端。正。金。色。是。是。不。受。魔。病。九。十。一。劫。常。得。清。淨。福。祐。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滅。逮。得。應。真。

昔豫章金公。世居西山。金田以進納。補官。杜直公。正。鄉。閭。所。推。服。許。真。君。與。郭。璞。擇。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見。有。若。此。者。如。求。富。貴。則。必。有。起。歌。如。欲。棲。隱。大。合。仙。格。其。岡。阜。圓。厚。位。坐。深。邃。三。峰。兀。立。四。環。雲。拱。內。外。勾。鎖。無。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觀。君。表。裏。正。與。地。符。乃。與。真。君。同。謁。公。公。欣。然。出。迎。歡。如。平。生。璞。白。公。曰。許。君。欲。置。一。舍。為。修。煉。之。地。故。

同璞上謁。曰。竊觀許君。仙風道骨。非塵埃中人。第恐此地。不足以覆君耳。君誠有意。當併致莊產。以為薪水之資。許君曰。雖家傾。無所吝。顧聞。亦。需。多。寡。惟。命。公。曰。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猶。以。許。人。况。外。物。乎。老。天。批。直。平。生。無。用。文。券。乃。取。一。大。錢。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許。君。曰。以此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廬。舍。至。卒。老。焉。玉。隆。宮。有。神。曰。西。林。地。主。顯。忠。真。官。即。公。是。也。

晉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正。盡忠。好。善。惡。惡。奉。佛。敬。道。三。教。經。典。莫。不。通。究。心。好。忠。勉。多。立。功。德。貧。窮。患。難。皆。得。其。濟。每。遇。善。事。靡。不。力。為。以。永。和。二。年。病。卒。年。五。十。上。帝。以。其。功。德。從。北。帝。內。禁。御。史。今。在。南。宮。水。華。臺。已。得。受。善。行。至。南。岳。中。以。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得。這。形。升。朱。宮。受。化。

宋杭州府相公者。世為杭州人。生建炎間。樂服施。每秋成。雅設。則。雖。難。知。元。價。歲。歉。或。捐。以。與。飢。者。死。之。日。屬。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重。人。相。與。相。其。像。以。報。仁。心。所。施。靈。應。如。響。所。下。者。肩。輿。廣。濟。寺。廟。額。曰。廣。濟。六。年。安。撫。滑。說。及。請。於。朝。封。神。及。二。弟。皆。列。侯。曰。子。順。聖。廟。半。仙。侯。

晉焦光字孝然。河東太原人也。在世已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人。狀如。煮。芋。也。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人。先。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博。新。以。置。人。門。外。人。見。之。時。布。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食。亦。不。與。語。若。人。不。見。其。往。時。仍。置。薪。於。人。門。間。便。去。連。年。如。此。結。草。庵。於。河。邊。衣。弊。即。於。市。中。賣。薪。以。買。故。衣。者。之。冬。常。單。水。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光。如。故。在。庵。不。動。火。過。去。庵。盡。光。徐。徐。起。衣。履。不。焦。灼。又。更。作。庵。而。忽。大。雪。改。人。馬。人。屋。都。凍。村。人。往。視。之。不。見。光。所。在。疑。是。庵。廢。死。乃。共。抄。舉。索。之。見。光。卧。於。雪。下。甚。有。溫。顏。了。無。寒。色。人。知。其。異。欲。從。學。道。光。曰。我。且。無。道。也。或。忽。老。老。必。如。此。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曰。我。本。神。仙。以。仙。功。少。布。施。之。德。故。來。世。間。償。其。願。也。言。訖。不。知。所。之。云。

漢王探字養伯。太原人也。初呂后攝政。探抗跡終南山。居棲。觀。以。朝。元。陳。藏。吐。故。納。新。為。務。年。三。十。六。常。誦。道。德。經。多。行。賑。恤。感。仙。人。趙。先。生。托。以。

狂人形容毀壞從探求乞不已而欣然極之乃密告之曰我試于耳子可教也遂授黃庭內景之訣及諸仙所授秘道漢武元朔六年正月西靈金母遣仙官下迎而太極真人矣

宋石元朴桐川人辭家來句曲山結庵於山下路傍每以草履施人又以藥濟人一旦感鍾呂二仙授以雙仙透風丹并飛步九華藥方元朴愈加救濟之心施藥不怠後遇曹陽仙人授以至道仙化而去

漢陰長生者新野人也陰皇后之宗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樂施好道聞有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後親極履之勞久而明生不教之以度世之法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田

農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辭意同特往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意歸去獨長生不去禮敬彌肅明生乃告之曰子真是得道者乃將長生入青天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獻血以太清神丹經授之乃別去長生歸

合丹又服半劑不即昇天而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施天下窮乏之貧賤與不識也周行天下此要相隨藥門皆壽而不老後於昇都山中白日昇天

唐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孕室而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綠脉形狀異常幼穎悟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者則然象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乃居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為金線石後因偏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過道士煉丹柯乃助其

新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訣令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相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柏杪因此昇天而去乃高宗儀鳳三年正月也後其地名羅家山鄉人為立祠焉

唐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蒙書六經子史家要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僑宗軀符二年黃巢陷鄂州沿江驚擾德本自廣不

能還鄉遂攜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飢賊碎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飢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峰下廬注之陽

也一日有道士者頭戴鹿求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許酒花散

回把臂入深淵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同到後院遂相從行約四五里再見一門丹碧輝耀上有金象額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宮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聞

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手探訪人問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籍度世不死矣德本拜曰九天使者真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為人方歷四世宿業由多骨肉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

登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德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拜謝老人曾未踰閭恍然不見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何人曰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造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目後備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綠雲瑞鶴環繞止德本遂朝

飛而去當時呼為劉仙翁云

唐韋吉字老師諱勤國人身長貌醜腰懸數百胡蘆頂戴紗巾手持藥杖常以一黑犬同行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得莫不愈玄

重之敬稱為藥王厥後忽謂諸藥者曰吾本上仙為有微謫生於異域今以施藥為人功行已足當歸天上遂叱其犬化為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唐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明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山必頂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頓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謂古傳製方術

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虫魚為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為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岸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絕

利盡其未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色常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米藥入至深山中忽得一

人面冠冕袍袖指曰我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手情命以汝救物有功

此當絕跡人間精專修持。雲卿并拜告曰。天使者不雷可得見石神曰。汝雖絕跡斷常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卿猶此速離世俗。乃於聖治峯下為室。修道精勤。苦行。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昔弟道縣句時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困苦。遠汲人多。實水與之。有一女子孤窮藍縷。無以貿易。忽有乞食人。衣破貌醜。瘡疾竟體。村人見之。無不掩鼻。唯此女子獨加哀憐。分飯飼之。乞食人曰。我感汝行善。欲思相報。汝欲何須。女答曰。何思可報。今須之物。非君能得。乞人曰。任汝所須。曰。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下書。刺山下三處。即飛泉湧出。迺便辭去。忽然不見。

昔鄧江二客者。容狀皆如三十許人。棲遊旅共有一石。頃刻時。以藥石救民疾苦。立効。或以錢酬之。一無所取。曰。於市中乞丐。所得沽酒共飲。九十年。冬夏衣單。一日自相謂曰。我二人有微德。久謫居此。施藥立功。已滿相與於東渡橋中流之上。投身江中。衆悉驚駭。公流而下。去橋十丈。躍出水。望波上。振衣相與而去。旅舍視其石。頃刻無復他物。有古錢錢二文。識者驗是越王錢也。

嘉言

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而身安。須惜福。乃可延年。為善者。未嘗無報也。不以其實。則以其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若人為佛。故建立諸佛像。雕刻雕成。眾相皆已成。佛道。彩畫作佛像。百福莊嚴。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天上人中。受諸快樂。若作佛形像者。世世生處。身體完好。後得生第七梵天。造佛形像。相好具足。令人見之。心生歡喜。能滅恒河沙劫生死之罪。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

造像。畫尊像。日夜虔虔。尊重供養。當獲三十種上妙功德。凡厭繁心。皆先造像。一念發心。得福無量。聖相。年久風雨侵損。以時修復。得福無量。○所造功德。第一造像。第二寫經。安置道場。傾心供養。當獲福報。○諸善已備。得生有道之國。

感應

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長六尺。項有日光。飛至殿庭。旦問群臣。太學博士傅毅奏曰。周昭王時。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所夢。特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書異記。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一十八人。使西域求佛。蔡愔等至天竺。鄰境月氏國。遇梵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旦。遂同東還。永平十年。至京。摩騰入關。獻經像。帝大悅。館于鴻臚寺。法蘭同行。而後至。帝於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騰蘭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永平十四年。或斥言其偽。騰蘭白於帝曰。吾佛出世。間法水火不能壞。請驗之。帝勅盡出所有。經秘訣。與沙門所持。來經像。就焚之。正月十五日。火作而沙門諸經。完然不燒。言者稱首。欽服。帝益異之。由是騰蘭習漢言。久之。譯四十二章經。下地。斷結。佛不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經。帝幸其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夢之。後然夜有光怪。民呼為聖塚。已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按天竺金藏。所誌。何月王殿。如來舍利。天下凡八萬四千所。全支那震旦境中。十有六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日駕幸聖塚。而騰蘭隨往。

拜起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受制度於騰閣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琉璃中見天香郁然帝驚幸拜瞻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

昔有光菩薩者鄞縣人其先世習雕塑至光藝益精甫壯年忽感家累將從海會焉梅峯刺落其妻子固留之光夕遁去遂引刃斷髮服僧伽黎絕見和尙道行清峻挾胸中所疑投之無見令究狗子無佛性語復證入遂禮無見為得度師光一生雕飾兩浙諸山佛菩薩像甚多事畢掌包即去亦嘗受其毫髮之報暮年歸隱華頂遂於石橋菴塑五百應真像窮極巧妙始事之晨雲霧間鼓鐘與梵音洋洋間作瞻工關圓疏光欲遣人化之忽寧海多寶寺圖講主者送策至光喜問故曰向真菩薩以尊命到寺化策故送至時菴中有名真者卧病久不出由是知神人應化也光亦不經意年七十有三無疾坐化于華山

當時僧法洪住老宿寺嘉熙十二年官禁鑄錢未禁之先洪發心鑄大六金身鑄像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禁械洪日誦觀音百遍忽夢所鑄金像來獄中手摩其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常沸液當洪被禁日城中牛馬皆不肯入欄時以為怪物旬日救至洪因赦免像即破模自現胸前遂堅

晉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填末至佛所頭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眾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世所生不隨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淨面貌端正身體手足奇好常為衆人之所愛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豪貴巨富財產珍寶不可稱數

晉恭帝元熙元年帝深敬佛道詔於老宿寺鑄釋迦佛丈六金像畢功之日放光滿寺傾都人士咸致供養

宋江陵長沙寺沙門釋僧亮志操剛烈戒德堅淨常結西方願造大六無量像功用既巨積年不辦聞湘州銅溪山廟甚饒銅器欲化道鬼神取

完成辦遂州刺史張邵告曰此廟靈驗犯者輒斃且蠻人守護恐此難為亮曰福與君共死則身當即給人船示至一宿神已預知風震雲集驟驟呼俄而亮到霧歇日明未至廟屋二十餘步有兩銅鑊容數百斛見一大蛇長十餘丈從鑊騰出立身斷道從者百人悉皆退散亮乃整服而進振錫告蛇曰汝前世罪業故受蟒身不聞三寶何由自拔吾造丈六無量壽像聞此饒銅遠來相詣幸可開路使我得前蛇乃舉頭看亮引身而去亮躬率人往捷取銅器唯牀頭漆壺可容四升有煙炷長二尺餘跳躍出入遂置不取廟器重大十不收一唯勝小者船滿而還守廟之人莫敢拒護亮遂郡鑄像以元嘉九年畢功神表端嚴威光偉曜造像靈異聲傳京師文帝奉迎還都以饒光未備敕造金薄圓光欲慶安樂寺念以彭城之塔顯居國門送像慶焉至明帝之初以舊邸為寺請像移住置于湘宮大殿後亮以此功坐化而逝

梁東海何敬叔少奉佛法因得梅柳製以為像而無圓光屢求不獲因夢一沙門杖錫來曰檀非可得縣後何家祠有可求之次早因求買之何曰曾示示人君何得知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敬叔為湘府直省又夢像現

宋海州朐山賀氏世重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每一本之直率五六千而及經涉歲時方可得蓋精巧費日致然傳至六待詔者於藝尤工正據案施丹青一丐者及門遍體瘡痍膿血潰出莫識不可近勢鯉魚一盤置之床畫賀曰吾家絕筆累世矣何以相汗其人曰君所畫不逼真我雖至魚行乞却收得一好本君欲之乎賀喜酒掃淨室延之入即反拒戶良久呼主人賀往視則已化為觀音真相金光綵繞百寶莊嚴賀哭子弟焚香敬禮遂失所在室中異香芬馥歷數月不散由是畫名愈彰

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風夜匪懈經于五年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佛像儼然具存後凡有新靈答如響

梁剡石城山有釋僧護不食稻穀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剡石城山隱居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有一如佛光之形

上有叢樹而餘垂陰每經行至辟所輒見光明煥炳間結管諱之聲於是擊磬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擬彌勒千尺之容便凡厥有緣同觀三會以齊建武中結道俗初雕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就第二身中其願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龍造功而貨力莫由未獲成遂至天監六年始豐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皆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若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緣真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遂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自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答曰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驚介意解其懷前夢乃刻漢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啟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相捨金貝誓欲成之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遠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適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刻鑿金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花宇靈色赤而隆起猶不施金而赤色存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座高五丈佛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眾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即瘳至後改封南平是也

唐殷中侍郎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王車駕幸九成宮三喜谷與魏太師隣家當夜三更聞外人喚孫侍醫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臥其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蒼谷遂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循路而還了日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眼哭之不應不起璞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就之而不得但著南緯大聲哭婦終不應屋內杳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有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愛閱

恨不得就妻別倚立南壁父之微睡忽覺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與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歷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疾王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奉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畫則同行夜則同宿遂至閭鄉鬼詳曰吾取近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禮佛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眾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可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悟

宋武帝於本第立光宅寺鑄金銅丈八像匠臨就治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即就鑄寫一鑄便成惟覺高大試量乃二丈二尺以狀來聞勅云初不送銅斯乃神奇應感也遂鑄花珠以為靈誌

宋道生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能施財妝束即集眾誦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端卧房書偈坐亡竟往生淨土

宋喻思淨居錢塘北關常誦觀音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彌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喻網陀建藍院名妙行飯雲水終其身滿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索香供佛跏趺而化異香經旬

宋僧如寶受業雲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佛像願求往生年八十一請眾聚茶言別遽聞鐘鳴二聲眾皆驚異即向西跏趺合掌凝望而化

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按一寺犬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

座親事經理。勅沙彌沙彌為客僧。齋食。修忽往還。脚有瘡血云。
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傷。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
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其狀問之。蒼有
是事。便飭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
遂損耶。應闡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
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湧。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奉聞。乃龍
齒也。應求像未獲。游江西。上船。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付曰。欲往
徐州與吳蒼鷹。供養。應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募
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應。來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
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

皆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講經時。華爾時為大長者。於辟支佛。轉教
塔廟之中。青條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願我世世生尊貴
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緣此善報。發願功德。是以來。九十一
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莫當貴。快樂無極。

隋時觀音寺僧法慶。隋皇三年造。美紵。釋迦立像一軀。舉高一丈六尺。像
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使蘇達。向寺
僧說云。於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有像來。王前王座
走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今仍未畢。奈何。令死。王自顧
問一人曰。法慶合死。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終
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蘇活。為寺僧說之。乃合於觀音寺看之。須臾之
間。遂見法慶。蘇活所說。與大智不殊。法慶蘇後。常食荷葉。以為佳味。及敢
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相。圓滿。屢放光明。此寺雖廢
其像亦存。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
京往省之。大亮遣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
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乃著于床。奴因不
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奴不叛者。奴婢欲拔刀。大安曰。拔刀便死。可先取
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為拔刀。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

長八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便入來至床前。其中有語
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何緣負汝。即開戶外。有言曰。錯非也。
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他西岸上有金像。可
高五寸。頭更漸大。而化成為僧。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
汝將痛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頭。而夫大安得
其形狀。見像背有紅繒。繒架袋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蘇而瘡
亦復不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
彼傷由狀。及見像事。有一婢在傍。聞說。因言大安之家。初行也。安妻使婢
詣像。子為造佛像。像成。以絲畫衣。有一點朱汗。像背上。當令工去之。不意
今仍在。形狀如即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同所見無異。
其背點宛如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佛法彌殷。禮敬益
增。年算。

唐李邵者。為段明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忽同妻入京。
就於三洞觀側客院之中。偶見其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

玉也。以名呼之。祇往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輒出買
物。送迎。即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
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室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既見。叙存安之事。或泣
或悲。而頻令小玉弄時。節久之。小玉報云。未矣。顏色憔悴。語聲哽咽。指邵
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勿遽避之。小玉即引於簾後。且立
其妻迎。少年拜亦不頓。擲蓋於地。化為大鏡。水滿火起。煙焰達劫。少時即
沸。少年去。大帽即牛頭神也。將又立於鏡前。以又其妻拋於鏡中。號叫
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又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
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
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若此。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
物。妻要作功德。收拔不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為功德。相託。爾此處。廣里
有受苦者。盡太乙天尊一身。便得免罪。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書來。將
有懺苦之望矣。邵即於三洞觀中。訪太乙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木。刻落。字
以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設經。以三日內。事事周非。躬自檢校。無暇

到妻所居功德院了方得往報見其門止已空屋矣因語隣人索得太乙功德已得解脫往矣昨日辰已間與小玉俱去也每勸人作太乙天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昔勾崇道有德行於蜀嶺以金三十兩鑄白馬老君聖像猶欠十兩忽一日焚香之際風吹一紙貼落得金如其大數以成功德與華陽丞呂翼文善因言余去世日託送於東郊以烈火燎指為患也忽於蓮花寢宿如常及明已脫矣肌體容狀宛然如生翼相送而大具薪火自棺中而出顯煥盛烈人見崇道騰騰前燭之上再拜而西而去

唐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高丈餘於龍朔中刺史李諶為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也上有文未刻字前有二道士來為使君募刻其文云我二人天下名象也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人窺只我二人中候三日即畢使君從之道士挈一布囊入自闔其門至三日開之只見白鶴一雙自門飛出及視篆文已畢餘一及字但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神之

宗僧善果明小溪周氏之南湖觀室十六年閱經修期感金書法華

榜藏神淨名圖聖光明諸經造彌陀像通法會則拈花自畫水墨觀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請眾觀音行法經彌陀經念佛聲中跣跌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印高行似之

宇尼道爰丹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麗又治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梁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夏為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造三十二匠及寶稱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金圖佛相既如所願問了還返座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鄒魯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連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通達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即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替為衆生添作利益若是也

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眾及傳送者身多亡散遂請猛獸一心念佛乃開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鐘聲聲聲則有僧端坐樹下窮負像下置其前仰起檀像等檀像僧授深灌令飲莊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貌二佛陀佛之貌也

唐何幹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得而周一女方周滿忽夜夢入冥司判決劉氏未春三月令終其夫與親戚咸問哭泣之忽一日自為還命書士繪畫佛菩薩像一軸恭敬供養斷除葷酒晝夜躬對佛前精虔持念金剛般若經發願云惟願我佛慈悲增延壽考若滿四十五歲兒女皆有子孫之期死入黃泉亦自瞑目至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一日遍告骨肉親緣曰吾死期已至何幹以為鬼魅所纏不信有此至歲除日劉氏自請大德沙門祇對三寶之前授以八關齋戒沐浴更衣獨寢一室跣跌而坐端然化去孺子如生惟頂上熱而灼手凡四方士庶見者聞者無不歸敬三寶

宋臨安民張公子者嘗至一寺見敗屋內古佛無手足取歸莊嚴供事之歲餘即有靈響其家吉凶事輒先告之凡二三十年逮炎開金人犯臨安張窺伏皆非似夢非夢見所事佛來與之別曰汝有難當死吾無策可救緣前世在黃巢亂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為丁小大明日當至此殺汝以報不可免矣張怖懼明日果有人執矛臨井叱張令出既出即欲刃之張呼曰公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何以知我名氏具告佛語其人慨然擲刃于地曰寬可解不可結汝昔殺我今殺汝汝後世又當殺我何時可了

全釋汝以解之然汝留此必為後禍所成且與我偕行遂令相從數日度

其脫也乃遣去丁生益河北民為金入將軍者

唐汝南周拓帶妻者戶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寶中得暴疾危亟殆死平生所有衣服悉捨為功德唯有一紅地紡珠縷背鏡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言其疾轉劇又命佛工以背鏡於疾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如群鬼持據劇明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群鬼乃還遂不敢動二人既至顏色滋黑及土滿面群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開家人踴哭二人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鑄二佛也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江州刺史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勿當憲令元持齋素已施諸緣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畢往預寧取材造文殊堂後成將還忽然隨永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由憲隨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像在左右扶策而起遂得脫于難

宋有隨州知州妻石氏一日忽苦臂疼知州請醫命藥無所不至其臂疼愈甚治不能堪忍也於是其子發心修佛凡一城之內佛像有手足不完者皆修之所費極不貲工未畢而臂疼頓除安貼如平時

宋張先贊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高也以其善畫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畫功德多歷春夏隨飲食其性謹嚴守道不移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為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回而頭不離遂於積炭中卧至夜去見一老僧曰汝平生粧畫功德用心吾未敢汝言說開目無所苦焉其初痕人皆見之西方聖人思祐明顯有若此之徵耶

宋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婦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暇衣棉食之外蓄其勝錢於箴餅餅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故餅略無壞缺而錢自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瓶皆具工製妙巧觀者驚歎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婦事香火壽過百歲結胎中猶存時明州民媼一事亦畧相似蓋佛力不可思議而鄭婦素識其誠故能感通以成是像不假募鑄之力也

吳陸暉繫獄分死乃令人造觀音像其得免死臨刑刀折三易之皆然官問之故暉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頂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得免

宋靖康元年都城不靖皇弟肅王少宰張邦昌給事中沈晦皆將命使虜營為所執富州陳昱為僚屬玆素所事況有真武像偕行雖在囚執中香火之敬甚謹及還京復被旨再行至燕山虜酋肅王張丞相而遣昱晦還之夜夢真武授以兩符使遇急難時研朱書之汲淨水吞服若不眠吞則佩之更不得已則以手拍畫於頭面四體亦可其文曰幽白凶凶及次京城已再被圍城上飛矢如雨胡騎復驅之不容避昱急畫二符於面及腹間矢從兩旁過略無所傷

隋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恒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眾歎其精感所致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儀取魚為業後患貧然若死身亦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觀成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遂差

宋史無素懷佛每見尊像恒慙請之後因病脚痺種種祈禱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佛能救濟苦厄不可侮也可試造觀音像像以病急如言鑄像成夢觀音果得差

宋張遠為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後坐罪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其故答曰唯以禮像為業其像項上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

嘉言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業盛者報重○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善人種德降祥於天○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善果積為福之種

諸佛滅度後供養舍利者起萬億種塔金銀及玻璃磚礫與瑪瑙玫瑰琉璃珠莊校於諸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命終生天作大梵王○真金百千萬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團泥敬心治佛塔○彼佛如來滅度已供養舍利無厭足志已種種妙莊嚴運

立難思衆塔廟造立無等京勝形寶藏淨金為莊嚴此方便力不可盡是故福報無盡極諸佛滅後起七寶塔亦以華香供養舍利其後身得佛智慧成等正覺百千車真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香華供養塔○現在諸佛及佛滅後所有舍利具諸供養如是修集無量功德○成就觀安壇生大富貴身○廣造經像立觀度人普救一切生天王國○立觀度人修齋布施福報深厚

感應

五代漳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以陶冶為業其家極豐腴乃立十室皆燒瓦器唯一室所成京善餘九所每斷火取器率邪不正乃需千市則人爭售之凡出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谷得名靈響寂寂不為鄉社所敬梁翁化為人來見曰吾有九子今皆長立亦有依處分寄身於汝家蓋下前此陶就時往往致力險助於汝梁曰九室之建初未嘗得一好器物常以為念何助之云龍曰汝一何不悟器方而獲厚利豈非告兒所致耶梁方悚然拜謝龍曰汝苟能與之創廟

異時又特獲大福美計之而覺助日呼匠治村立新祠於舊址故老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梁子居民遠近和會瞻禮歡悅其後以充陽祈禱雨不移日而降梁之生理益富於昔

唐釋道遵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聞於心歷歷不泯其性哲學天台一心三觀宗千佛乘因廣法華經於蘇州文廟山置看經院一日發其心二日規其址作不逾序殿閣化成大曆元年州將章元甫等共睹殊勝相與飛表詔特署法華道場自江以東建十七所皆遵之力也復拉精行僧二七人常持此經以報上恩又鑄舍那像起多寶塔造彌陀佛寫三大部經于道場後於靈巖行法華三昧忽睹光明上燭于天遵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荆溪然師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於本寺入法華道場自睹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勝垢之相師竟端寂此山寺有益翰二師同夢大殿崩倒實道遵去之兆也昔有一比丘名曰聽聰聞法欣悅即從座起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佛教真諦洪潤無量所以者何我念宿命無數世時波羅捺國為長者

子於大道邊作小精舍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終生天為天帝釋下世間為轉輪聖王各三十六返與領天人受下生毛彌虛而遊九十一劫食福自自然今值世尊碩臨衆生錫我愚濁安以淨慧生死我枯號曰真人福報誠諦其為然矣

唐台州臨海縣涌泉寺先是有任微君礪行清白為志堅高而又深信佛道多修善果有女子專誦蓮經一時經室中生青蓮華七本舉世希奇微君見已善心內發即欲捨宅為寺尚與客間時有懷玉禪師卓錫於樓石山相去不遠即於禪室中飛錫而來正遷微君之庭君盡力挽出錫入地三尺泉水涌高三尺由此即以宅造寺請禪師開山說法住持因此號涌泉院

隋夫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結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指心營造安處寺宇為僧行道至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番禺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到村已見有坊寺

檀宇靈塔神像無問金木土石並即率化造成其數非一曉為沙門慈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樓閣重疊光曜鮮華初造之日誓用黃梅園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宜更餘求必其有微松變為梅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曰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小感得一公並是黃梅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遂尋行崖僻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八餘並天崖遂率曳木石至於江首遂中離覆碑後並築及至廬阜不失一椽閣遂得成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八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洞當閣南忽有狂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珠時父母因為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深自慚恥還歸所止自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為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卻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

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為說宿業回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紫頭末帝故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禮拜持一摩尼寶珠著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受天快樂至本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

昔佛在迦毗羅衛國尼拘陀樹下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無有子息祠祀神祇求索有子精誠感應之滿十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家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後有華樹天衣上服懸之樹枝時彼長者見其如是喜不自勝各諸相師占相此兒稍師都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此兒生時家中自然有一泉水從地涌出有諸珍寶充滿其中及以樹上有好天衣因為立字名聚寶莊嚴年漸長太栗性賢孝慈心孝順將諸親友出城觀看漸次遊行到尼拘陀樹下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耀如百千日心懷懷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果歸白父母求索入道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將諸佛所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頻頻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三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眾寶莊嚴比丘宿造何福生便是有奇特之事出家未久復獲道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捺國有佛出世號毘盧佛化緣周訖還神涅槃時彼國王名梵摩達多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貴持華樹懸諸珍寶種種衣服及以瓶水安置塔前發願供養緣是功德無量世中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泉及以華樹隨其俱生乃至今者值我佛道昔佛涅槃後阿育王國有迦羅越其人福德世間希有竟有所須應念即至其家舍宅七寶所成閤內婦女端正少雙晝夜娛樂快樂無極其人信心恒常供養二萬餘億阿育王聞便召見之而語之言聞仰大富家有何物即答王言家無所有王不信之便遣人看使至唯見門閤七重舍

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以手束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太福德王即指寺請問此寺有上座行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宿植何福所頂自然應念即至上座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亦時與其四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衣好華上塔頂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世食福自然恒不斷絕緣是功德便是以乘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食福自然快樂無極

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曰須臾持佛髮爪至彌廣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造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狝猴見僧造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建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暴漲五百狝猴一時沒死生切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狝猴由學眾僧造塔作塔山水河漂沒終生此即共相持香華花天下來供養死後迴詣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五百狝猴一時皆得須陀洹果爾時果已還歸天上狝猴學僧歡笑作塔尚獲福報巍巍乃爾豈況於人信心造塔寧無果報

昔迦葉佛涅槃闍維之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與眾供養經歷數世塔彫壞無補治者有義合邑九萬三千人時瓶沙王為上首告眾人曰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難得為人或墮地生邪見念我等何為貪此俗樂不如開意治朽塔寺即共修理復共發願設有福者不墮三塗及八難處共生人天見釋迦王初會說法皆得度脫以王為首時人命終生切利天經歷數世釋迦出興時九萬三千人坐摩竭國瓶沙作王

昔佛遊波羅捺時時五百幼童相結為伴俱共行戲於江水邊聚沙為塔各自說言吾塔甚好卿毀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天大暴雨江水卒漲五百幼童俱時溺死父母號哭求尸莫莫知所在佛言宿命

勿生怨恨此諸兒等宿命應念今生兜率天佛放光明今此父母遠見其子尋時時來散華供養佛言善哉因造沙塔以得生天見彌勒佛五百幼童各各父母勿復憂愁但力精進速修三聖作禮飛去

昔阿難白佛先何因緣分身今利起八萬四千寶塔佛言過去有國王名波塞奇領國浮提八萬四千國時世有佛名曰弗沙王與臣民供養於佛及比丘僧時王念言遠隔小國處所偏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即召畫師圖畫佛像分布遠國咸得供養時諸畫師看佛相好適得一歲忘失餘歲不能得成時波塞奇王調和眾采自手畫像以為模楷諸師寫畫八萬四千像分布八萬四千小國王皆得供養波塞奇王今我是也緣此功德身有三十二相涅槃之後得八萬四千諸塔

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耀城內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與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後復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出家供養喜來比丘尼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着塔頂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連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月氏國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為供養相一作之至三十二時有惡人誦王王心退轉如此惡人云何可度即將迴心捨生死而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圖以求解脫由是因緣成羅漢道是故此寺名波羅提木叉

昔有一長者欲起塔寺材木悉辦唯少一石擬著柱下一長者雖不奉佛猶知有福便以家中一擣衣石施之使得成寺其施石人命終即生第二天上七寶宮殿天女侍衛衣食自然如是久後其國廢滅無人修治寺漸壞盡唯有一石沒在地中人民耕地石妨其犁耨遂欲掘石主天入其

心怙動以天眼觀見人掘石心中自念我因此石福來生天今人取去福將無盡乎便下化作凡人往掘石人前問曰君欲取此石去其人答曰吾欲來耕田地石妨犁耨故欲去耳天人問曰設耕此地種得數十斛耳卿勿去此石吾以五百兩金與卿其人問曰君得無是神乎答曰吾是天人也即復天身語其人曰吾本是此土人耳前身以此石與道人立寺我因此福得生天上受樂自然向者天宮震動怪其所以觀見君是故取耳此石是吾福之根本也卿勿取之其人聞之曰本所不知此是神明塔寺天人福田不敢犯也天人還天上其人思惟此天人但死此石得福如此吾當更立塔寺便即興功修塔如故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到江表設像行道異人以為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與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推曰何在曰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為與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讀經獲中且呈於權光顯官殿權執瓶瀉于銅盤舍利下墮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推而不

碎推使力者盡力擊之推而俱碎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以木燒騰上踊作大蓮華推大發信乃為寺名為建初寺後此地名佛陀里後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當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假如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時發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既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丁時僧眾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守刀鋸齊至冠期就戮僧恐無靈有先自縊者會謂眾曰佛留舍利正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同哉如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知來金剛之骨設使費獲擊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殺速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推擊之金鐵並碎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貯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然入信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像面上金色少微缺壞有一負女遊行已得金珠見像面缺欲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取後

託生第七梵天

宋釋中立辨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為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白觀堂行人俱集含笑言曰君往生期至即而西坐也

宋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時有路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教將滿省以意改記其數意忽自器中跳視之舍利滿前皆自意改中出凡得數百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頃史乳媼兩膝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轉動媼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昔佛告阿難乃前世過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復捨命命爾時有王名曰善願供養舍利起七寶塔高一由延一切眾生然燈燒香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眾女欲供養塔便共相率掃除塔地時有狗糞污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掃除棄復有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垂淚之曰汝手以污不可復近彼女遂罵汝穢淫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師敬免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淨手繞塔求願令掃塔地污穢得除令我世世

勞垢清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掃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爾時掃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爾時以手除狗糞者今奈女是爾時發願不與污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脫胎臭穢之虞每因華生以其爾時發一惡願言姪女故今受是姪女之名以值佛間法得須陀洹果

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曰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黎即後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八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實新為業向澤米薪遂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為巍巍即到塔邊瞻觀形像欲喜作禮唯見孤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草木荆棘不淨湖中洶絕無人復無行迹無供養者貧人親見心用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欲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還之入山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坐光音天散寶宮殿光明晃耀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復返作轉輪王七寶有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常生國王大臣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

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眾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感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討受自然供養無缺今家後身值釋迦佛捨家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

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悲甚善信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天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為是誰夫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回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故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為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為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從命終得生天上還為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啼天上

昔曰又始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於舊日常放神光仙華天樂近有顯者於塔禮懺除穢者不久便愈身又香潔西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者在田家刈穡為業病此復蘇云見一梵僧詣訂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問汝無識耶汝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華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遠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其迹遂悲寒顛覆遺棄地忽於中夜聞地下鐘聲即記其處刺木為剎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寶蓋似四城下闔闔而開窓子四周天全中懸銅鑿每有鐘聲疑此塔也遠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像似極微細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齊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水塔底其塔在側多有古迹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從其口出優鉢華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為立字名栴檀香年漸長大永弗出家得阿羅漢果

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拘樓迦何福。生於家。身口出香。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主名。繫頭末帝。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入佛塔中。見地破裂。和泥塗治。以柳樹葉。空散其上。發言而去。緣是功德。役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諸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為千一百塔。各織金縷。欲手自懸。灑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病。恐不遂願。道人諾王言。王好又手一心。道人即現神足。應時千二百塔。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縷。金華懸諸刹上。塔寺依仰。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身復病愈。即發大誓。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塔。

昔有一天女。坐一蓮華上。縱廣百由旬。此華獨妙。殊於餘者。所發寶生之具。隨念皆從華出。進止隨身。目連問言。作何善行。受報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滅度後。遺全身舍利。與佛諸弟子。建七寶塔。高四十里。時我作女人。出見寶塔中像。倍敬情發。念佛功德。脫頭上華。奉獻於像。

昔佛泥洹後。百年。山中田澤草木茂盛。山外不遠。有居人村。牛馬入池。生五色蓮華。牧牛小兒。入池。采取滿器。蓮華持出。山際。從以上佛。亦至於寺。道逢群牛。觸殺小兒。其神即生忉利天上。自然宮殿。五色蓮華。始生天中。而自念言。吾官獨有異色蓮華。但諸天法。先觀宿命。因緣。後乃食福。即見前夭相。謂此天報。亦有娛樂。云何惶惶不安。便往問之。答曰。吾本是牧牛小兒。乘蓮華。欲散佛塔中。道無常。緣是之福。來生此耳。是以今摘華。欲詣先塔。散佛禮拜。卒我本願。時五百天人。執持蓮華。相隨散佛塔。緣是之福。彌勒下時。當共得道。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漸漸長大。有好奇音聲。令眾樂聞。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比丘等。請佛為說。得道。目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國王名繫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一人見此塔。故心懷歡喜。更作音樂。以遍供養。發願而去。

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好音聲。令眾樂聞。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晉大興中。於潛董洋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是星。若行三匝。後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授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與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於是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否。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勸令瞻養。七日。方滿。肉團開。發。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目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繫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妓樂。各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

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散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發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選擇高門。娶以為婦。種種音樂。以娛樂之。是滿十月。產一男兒。端正殊妙。須臾華衣。與身俱生。召諸相師。占相此兒。相師觀已。問其父母。此兒生時。有何瑞相。父母答言。有須臾華衣。與身而生。回為五字。名須漫。那體性。柔慈。心孝順。年漸長大。衣亦隨大。父母愛念。便將小兒。與阿那律。尊者。令作沙彌。教使坐禪。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那律。勸沙彌言。汝今可往。投提河。邊取淨水來。尋往彼河。盛滿瓶水。擲虛空中。隨後飛來。時諸比丘。見是沙彌。歡未曾有。白佛言。世尊。今此須漫。那沙彌。常植何福。生巨富家。須漫。那衣。即須漫。隨身俱生。出家未久。復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波羅祿園。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教化周訖。遂神涅槃。時

有國王名梵摩達多。以其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童子見彼塔故。心生欣樂。即便出家。年至老耄。空無所獲。深自耻責。負頂摩華。縷貫之。通覆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常有頂摩華。未與身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

唐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尊容。刺史楊師諫。夢太上示見。而左目有泪痕。乃巡謁諸觀。新舊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若垂泪。自刻難。荒蕪。懷張制度。創而殿二樓。重門。宇。壯聲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子以崇尊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恩寵口隆。凡典一十一郡。壽九十而終。

唐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建置。周末。推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章。再加以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後感天天下降。謂之曰。

汝造觀功德。名著仙籍。吾每至曆月吉辰。當一下觀。自是鍾或自鳴。夜有神燈。或畫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唐黎州開元觀。却倚小坡。形勢高爽。元置之。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其地漸狹。大殷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中而下。集於殿前。即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若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抵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有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憑分刺史溫璋。即得。忽見令人往傳。慶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登天尊殿上。頌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人戶居住。道流逡巡。未敢抵對。溫曰。我已知之。即令縣發達。居人四面以官街為界。并追所侵。占常住地者。計所侵年月。納租。三月遷者免納。過期追納。充版築垣墉。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本今歲當死。以汝有整理常住之功。增賜三歲之壽。

殺人則止得一歲。溫乃益務修善。後果符童子言。

嘉言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慎以避禍。○毋不敬。儆若思。○泰豕為酒。非以為福也。而微訟益繁。是酒之流生禍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安樂必戒。無所行悔。○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唯酒無量。不致亂。○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情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小。當惜分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靜而能敬。則無忌。唐紛紜之患。動而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小心謹畏。動遵禮法。不愆舊章。○宜得天必獲嘉應。○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戒於近者。不修於遠。○不以事物撓耳目。聲色敗性情。由是和平自生。福祿用昌。○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謂之大吉。○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昭著。其昭昭。○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縱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與供遊。則惰慢。而惡聞善。樂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慎。○身須擇行。口須擇言。○君子防未然。不豫嫌疑。○水田不納履。傘下不整冠。○坐密室。如通衢。○心如火。馬○制水者必以隄防。制性者必以禮法。○遠非道之財。戒過度之酒。○心要在腔子裏。○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尺璧非寶。寸陰是競。

齋為先。應行登金闕。身飛昇玄都。七祖咸解脫。○若以修持。要于貞確。行合規矩。道位遷昇。○勤脩功德。建立福田。清齋念道。冀諧善緣。○修奉清戒。常行大憲。於此不退。可得技度五道。不履三惡。長齋奉戒。自得度世。○併發道志。受持十戒。可得為上清真人。○若能持戒始終。無虧則天道佑之。神明輔之。○施善行戒。神即佑之。○修齋持戒。宗奉天文五帝。所舉名書玉曆。○戒是衆生城郭。依樓屋宅。能受持者。善神擁護。福及其身。○善能受持九真妙戒。當消九幽大罪。標名九宮。一若張陵。李衡。父老。二者元人。七者不詳。臨世。宣稱。八者不曉。位失至真。九者不二。奉戒者。○敬信奉十戒。燒香恒明燈。功滿十轉報。位得及飛天。○不殺不謔。不嫉。不妬者。生長命身。○凡戲無益。惟勤有功。○勤為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符。○大辯者詔。犬巧若拙。澄心清淨。可以安神。詭口多言。自亡其身。○寡言則省謗。寡怒則保身。○鑑明者塵埃不能污。神清者嗜慾豈能膠。○怒甚而傷氣。忍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嘔。○食濟精神爽。心清夢寐安。○戒眼莫看。他非戒口

宋教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支乍熱乍冷頭重氣塞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危衣州惟一醫徐生能治此疾診之曰脉極虛是為陰證必服桂枝湯乃可留藥未及半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回顧不見人遂惑焉急遣邀徐醫還告曰戒教我服此藥如何徐曰二藥寒燠如冰炭君之疾狀已危方酬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不肯服竹葉石膏湯自正益悚同徐去即買見成藥兩貼煎服之先時頭不能舉若戴物千斤候爾清涼唇亦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遂悉服之少頃汗出如洗徑臥及平旦脫然如常自正為人謹飭常茹素與人齋醮盡誠故為神所佑如此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於廬山肅持齋戒靜操衡茅不下山間踰二十年
服木被荷以娛其志高歡為相前後三碑皆不起道康為時方亂不欲應
之及高洋又徵不就道康責務寧有雙鷺為巢歲無不至道康以連徵不

起有懼見押不覺失聲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向月微吟忽聞鶯
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為樂今何愁思之深也道康聞之驚異文曰示
怡景怡樂以終身道康曰爾為禽而語何異我屋鸞曰我為上帝所罰輒
為禽耳以卿感德故來相告道康曰我忘名利不害人間所以閉關服道
寧昌其德焉曰今海內棲隱者思名譽獨卿之道卓然異外所以神祇欽
屬萬靈歸德道康曰爾既有殊異交我物外何不化人受教行善焉曰我
來日午時往前漢相報還明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俟及暮果見二鵲自北
嶺飛來按欄而下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女子前謂道康曰我全
即歸以卿命來此然無以留訣卿有隱操幽陰見嘉卿壽更四十歲以此
相報言訖復化為鵲南去不知所詣時道康已年五十一後果年九十一
而卒

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喪失有二梵志比丘適俱受八戒一願生天者持戒完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國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

送其人後時於園泉中得一果赤色香甚持於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
果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來而責之曰如此美
果何為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果園監
王以奈無從得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大
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為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
盤獻余與之還持奉王王說云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為
梵志共守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
奉修八齋戒法求捨此身當為吾覓八戒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
汝國用作大海圍監奉祭其說龍意王聞甚喜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
難得主勅一臣龍索齋法仰仰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
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
破之看必有異事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回緣二是八關齋文得
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便用好寶贖還於王王及於龍重
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為說法二

天俱得頤陀漢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輝羅婆那與
諸姊妹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聲詣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
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
第六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為北天王毗
沙門子。

唐新羅國大僧統羅藏俗姓金衣新羅國人年過八歲性尚清閑厭世
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霜雪持戒不羈慈教為先深隱山居來往
絕無便感異鳥各啣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
半條行威玄微罕有繼者而帝懷感德意欲令識作何方便金衣生死遂
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生幽隱欲何為利藏曰唯為利生乃授藏五戒說
曰可持此五戒利益眾生又告藏曰吾從叨利天來授汝戒戒曰藏心誠
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
羣生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生來勸雲際

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算常中持杖云將此金蟬迎取慈藏復見
大神與之共開拒不許迎藏聞是神氣塞谷達勒即就床席通告訣別其
一弟子是被鬼打斃死乃蘇藏即拾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體
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
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霓電雷所講堂四
部驚差美聲殊遠遂爾示寂。

唐僧道宣丹徒錢中子年十五即離俗所業誦法華等經莫不通利十六
落髮受具專學毗尼師三衣皆著一食唯飯齋齋健生形同土木謂
經必感神物奉華果供天饌或失是前階那叱扶護或祭寶壇而神僧
禮讚即乾封以後天人絡繹而來共願談論律相等事故師所著疏錢得
佛元意以其通神明而然也天下後世宗之其道防非止惡世謂南山教
者是也。

唐王法進河州人也幼而好道十餘歲受正一延生小錄專勤香火齋戒
護持時有感應忽三青童降法進進謂曰上帝以汝歸心精誠勸我迎汝

不覺騰身凌空徑達帝所賜以玉杯霞帔徐論之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
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
百果以養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五穀踐踐麻使耕夫織婦身動不得
飽力竭不寒此神明所責天地不佑近者疫癘上泰已救太華之府收
五穀之神責罰飢饉以懲其心然大道好生務先救物維天地神明責之
愚民豈知其過所自哉無微請首原之路今公汝婦世論底使其悔罪實
愛農桑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付之使傳於世
曰龍席之年復當召汝後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復昇天。

齊梁州薛河辛種僧遠為性疎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識為任後至武
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
鏡自照遠忽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汗便
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目自然青紫此狀諸遂改常習及形易性聲
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必晚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又夢前人全
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故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流汗遍身面目

津潤眉毛漸出速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憤時不
復急鄉井而歸卒於本土

昔有人名薩薄聞外國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聞有羅刹難過其
人不可得過薩薄遂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床上坐云賣五戒薩薄
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
薄欲買問貴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
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聞見有羅刹身
長一丈三尺頭黃如髮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翅仰接飛
鳥踏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畏薩薄薩薄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
刹聞此亦不肯放薩薄聊以兩奉叔之奉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頭
衝復拔不出五體沒鱗甲中惟得動羅刹以偈語薩薄言汝身及手及
一切心被羈但當去就死跳躍復何為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我
身及手是一時雖被羈心如金石終不為汝挽羅刹又語薩薄曰吾
是鬼中王為人多智力從來食汝輩不可得解數但當去就死何為自覓
活路薩薄更欲罵羅刹念此身輪迴三界亦曾為人我今當以此羅刹作
飽食耶就偈曰我此腥臊身久欲相去離羅刹得我便悉持以布施志求
寧靜乘果成一切智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
謝曰君是度人師三界之希有志求摩訶乘成佛當不久是故自尋
命頭而禮稽首羅刹憐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
德遂成道迹

後周僧崔善州持齋戒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供
養病患醒醒人此皆佛善薩薄化也坐亡之時處見寶華於師被執執
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而去

昔有清信士持戒精進不懈有一沙門已棄重擔生死永盡得神通與
共親友時清信士卒得困疾醫藥不治婦大悲哀謂其夫言共為夫婦卿
獨受吾以何方便分病令輕設卿無常我何所依兒子孤單復何恃恃夫
聞益懷憂憊大命將至應時即死地神即現於婦身中化作一蟲婦大啼
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故欲諷諭令捨憂婦見道人來益用

悲愴奈何和尚夫婦已死慈愛鼻涕忽然而地婦即漸愧欲以脚踏道人
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婦化作蟲婦曰道今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
緣壽終轉形作此道人答曰過起愛戀今生為蟲道人為蟲說經卿精進
奉經持戒福應生天見諸佛但生思愛戀慕之想爾此蟲中即可漸愧
聞意解便自剋責俄而命終即得生天

昔有人不信罪福年已五十夢見殺鬼欲來取之眠覺惶怖求師占夢師
作卦兆云有殺鬼必欲相害不過十日若欲獲此從今已去十日中午受
佛五戒燒香燃燈懸幡蓋信向三寶可免此死即依此法專心信向殺
鬼到門見作功德不能得害鬼即走去其人緣斯壽滿百歲死得生天

昔優婆塞婦女與世間人臨還女時父母欲奪女戒女言云何奪我父母
言法嫁女與世俗人如黃金擲牛屎中復用或為女言如人遠行大空澤
中無有人民應蓋裝糧食世家事鬼惡鬼償得我應盡持戒今志堅固
黃金往牛屎中洗自可用豈便與牛屎同耶父母感其言以佛像與之女
置嚴器中朝暮向器作禮問婦答是佛能令頭不白顏色常好同供

養後同生天上不更三塗

昔印土有一善人虔奉佛戒一兒出外父母囑曰堅持五戒不得虧犯至
於外國因遇親友苦勸遂飲然後歸家父母聞之以謂違教非孝子也遂
即趕出復至他邦宿歇人鬼婦家雖破一戒尚四戒在天神護之鬼不能
食即與鬼婦父母就佛戒法領同見佛

昔沙門支法術得病旬日而亡經三日復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
舍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
駛如風有一吏人呼罪人當輪立輪轉未轉之頃吏之間數人碎爛更呼
衛道入來當輪立衛道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半語罪吏謂衛道曰
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
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備其瞻視不能得上疾而復下所將衛道人
哭曰見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衛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為之衛曰我不
能持拖強之有船數百皆隨衛後衛不曉投擲沙洲上吏司推衛引道
來當以法應斬引衛上岸衛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海吏乃原衛

罪載衛北行三十許里見好村岸有數萬家云是流入衛竊上岸村中鏡犬互欲噬之衛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眾聞經頌之聲衛遂走趨之堂有十二階衛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胡床坐見衛曰我弟子也何為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衛面曰莫來衛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接維令下至三乃止見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埽無隙際衛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衛見法柱故倚望之柱謂衛曰可還去犬不齒汝衛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船也衛渴欲飲水乃斷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素食晝夜精思為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衛弟子也聞衛此說親為記之

宋錢塘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踰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眾現前於是端坐而化異香滿室

晉長安釋慧見自幼出家從師精意釋典戒行澄淨多栖廬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見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二何

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頭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頭便無五臟之憂一何樂哉漢史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道之後冬時天甚寒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雅稚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諭鬼執志貞確一心無擾女遂凌雲而逝頑歎曰海水可竭頑獨可傾披上人者兼志堅貞皆緣慧鬼忘念精專超證佛果是以鬼魅潛退天人感應

昔有一優婆塞與妻客遠出治生遇天寒雪夜行失伴住一石室時有山神變為女像來試之曰白雪覆山山鳥獸皆隱藏我獨無所恃惟願見慰傷懷妻兩手掩耳曰無羞辭惡人說此不淨語水漂火焚之不欲見聞汝有婦心不欲何况作邪娼欲樂情淫薄大苦可畏深山神聞之兩手雙捧送至伴中

隋釋真慧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餅黃精絕粒禁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依像作觀挺身整念以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花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之聞鐘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昔太極左仙翁於天台山靜齋披罪燒香懺謝惡真念道一百日中神明髣髴於空玄之上若存若亡雲景煒燦或飛或集曲暎齋堂仙公自覺若微遊感天真於是研思玄業志勵殊勤肅肅未一年遂致感通上聖降格助賜幽房以元正之月庚寅日夜忽有飛雲冉冉八景玉輿寶蓋洞曜流輝太無曉香散華浮空而來千乘萬騎不可稱焉

陳甘戰字伯武豐城縣人也以孝行見稱於鄉黨師事許真君自幼就好道教長荷奉戒精虔不惑善驅考之術每歷凶祠巨妖作害乃行許真君之法悉皆除之真君以其除妖去鬼故令名戰字伯武真君上昇時賜以靈方後至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亦乘綠麟之車上昇舊宅往往聞笙簧之聲後名飛翥親

昔有兄弟五人父教持戒犬兄獨不肯持資五枚錢至相師請求相師言年可百歲當大富貴又言定惡復言不好尅後十三日即當死亡其人大怖言非是世間常師所能治療唯有佛預知未然近在者閣峨山中諸山諸神可往問之於是即往問佛佛言卿有宿命對冤家欲來取卿卿若欲得免者當持五戒乃可得脫卿婦益耕胎燭焚之過十三日即受胎然燈續明終日竟夜誦經誦偈言勤無佛婦命佛慎莫怠過十三日便自得脫其夜即有二鬼住共殺之二鬼住百步外使一鬼往殺見燈火光明但聞呼南無佛婦命佛聲不敢前進語一鬼言此人不可得殺但呼南無佛婦命佛我恐聞此聲令我頭痛於受二鬼使相持去去不復近之從是已後長得安穩

昔佛言犬王波羅奈國有屠兒名廣額於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佛即受八戒經一日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為北方天王此沙門子也如來弟子尚有如是大力功德果復佛也

晉廬山有釋慧求姓清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令談語不傷物祇好結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與遠法師同住廬山又別立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求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寄出邑薄曉還山至鳥橋鳥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水以杖進拓馬馬

至鳥橋鳥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水以杖進拓馬馬

即驚覺登主倒地水乃便還營主嬰疾明晨注寺向水悔過不日非食道
本意戒神為耳白黑聞知喘心者眾矣至我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護戒
律執志愈勤雖沉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歿衣衾未展欲起如
有所見眾咸驚問云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
香七日乃歿

宋初有無環尼南方人自幼出家事佛辟穀食菜不著綿帛戒德甚著
歲稔定多所感通後入會稽環尼自剎亡日遺言命終後勿棺斂但以乞
烏為至破廟如期而終徒眾依其言置林野間停斂七日七鳥數不
敢侵乃收殮焉

晉僧曇首為僧已隨方問道初詣廬山依遠法師了悟定業續入關中
禮觀羅什講經論通達無礙得大辯才後與同學慧遠東遊會稽因抵
泰望山見其五峯巒閣氣象雄勝因伐石誅茅為住山計專誦法華經僅
一紀一日將睡有一女子身披彩服手執白粉籠內有白象一隻大蒜兩
根立於師前泣而言曰妾山前某氏女入山來微路逢猛虎奔迫至此日

已夕草木陰翳豺狼橫行無生理敢託一宿可乎師憐其嫠嫠却石授
女則兩淚哀鳴師不得已讓以草床即蒙頂誦經至晨女出庭際以彩服
化祥雲象變白象符化雙蓮女子足躡蓮華躡象乘雲謂師曰我昔暫寄
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眾持來相試觀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汙染言訖
縹緲而去爾時天上雨華地皆震動卿人聞見莫不稱歎是日太守孟公
顯方晨起視事忽見南方祥雲氤氳光射庭除而雲下隱隱有金石然竹
之音訪問得師普賢示化狀遂辭師之遣行開手朝廷即奉勅達寺顯號
法華

元吉州廬陵潯蕭君信晚年有子圭半亡君信奉持道戒至誠不貳又
裝塑玉皇聖像崇奉香火持誦玉皇經以祈嗣息一夕夢神告曰爾將歿
有虔感通于天明年當獲顯應公年果生一子

宋吳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吳氏聞金剛經頌亦
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金蓮重數日又見其騰
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其境界清淨

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
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等事觀者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
必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瓶君

昔有二比丘未嘗見佛後彼道其法舍衛國奉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
鉢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
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悔護戒故不欲遂渴而死即
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
果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為四眾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
人欲看我肉身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
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流水囊犯罪

晉姑豐赤城山有支婁蘭青州人疏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於太原中時
劉後趙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
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悟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
珠斯王是家舅今往奉卿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

隱使者彌峯俄而有人著綺羅珠璣王未見師勢其妻于男如等二十三
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脫衣脫履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
章卿山以聞道行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贈錢一萬
客二器辭別而去使聞蘭能動火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時元
熙年中也

隋僧法亮九江華氏子華俗出家常持法華大品偏數惟多愛得而紀住
廬山北城寺又習正定不涉人間每勸眾僧無以女人入寺上指佛化下
塵俗俗有不從者亮曰正教不行義須早死遂潛注香鑪焚身於骨著
生淨土有人見師墜下就而覓之乃空也身既無損誦經如故因請還寺
僧感死諫即斷女人後卒時當盛暑其屍不朽如蘭之馨聞皇中也

宋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慕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二池種白蓮臨池
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仰視虛空
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聞城皆聞天樂異香漸而西渡二子相繼
念佛坐化當回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願我佛少留使我二子

同獲曉禮即支外尋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曰名其地曰駐佛巷。
唐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正少於魏夫人仙壇修
香火十餘年子然無侶精虔戒律至誠不懈壇側多布皆馴伏數年後有
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
道精苦獨棲窮林令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維乃姑之祖也聞姑修
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
青鳥預說其姓字又曰河南維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來
曰今夕有兼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人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
室姑在床上而不見之歲餘青鳥姑遂居他所因徙居湖南焉亦隨之
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鄰叟自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姑謂叟曰此後四
海多難人間不可以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宋末釋法慶至京高士明僧招隱居耶耶山捨所居為栖良相舍請度
居之光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自度居之羣妖皆息一
日神來通名曰新尚弟子有此山七百餘年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并
願授五戒度曰極越血食世祀此家戒所禁也高曰若備門徒釋先去并
乃辭去閱日又未送錢設供同眾禮拜度為授戒而去攝山廟至夢神告
曰吾已受度法師戒祀我勿得殺戮由是廟禁止菜脯而已度後有疾神
又奉藥水而度疾瘳

昔有優婆塞僑居舍衛國婦形端正一國同聞勿交欲觀終不肯示人以
白王王思欲見不知何由一臣啓言夫婦並持五戒供養道士手自斟酌
王可詐作道士持鉢詣門必得見之即隨臣言推轂形服竊到其家婦見
道士頭面作禮王親察已還語臣等此婦實好我心不不知何從得之
眾臣白言此雖僑士應親於王橋慢不來可以為罪去舍衛城十有餘里
大池水中生五色蓮華間有三雞埵蛇鬼神惡獸應死者使往取華輒
沒於彼王便呼問言卿何等人非拜香曰大王民也王言何以不來答曰
萬難不及耳自知有罪王言罰卿詣池取華七日當還若逾期至當責治
卿受教辭退還具告婦婦語夫言君今有罪由我美色君識佛明教三界
無怖惟成可恃上道之日心念三尊口誦十善莫忘須臾若君不還吾當

出家以戒自樂不經二男給夫資糧辭訣進路行至半道有散人鬼問曰
何人答言是佛弟子鬼言諸犯罪者違付吾等詐言求華賢者實不犯罪
為惡人所讒答鬼言人命難得唯在大神耳鬼言卿是佛弟子又復無罪
我不相害也餘有二雞埵不免當知之何鬼復言曰相代取華以濟知
身使我長夜得福無量卿聽住此問鬼於是去須臾便還五色好華百重
而至以與賢者賢者重不能舉鬼便取華并扶賢者屈伸臂項已到宮門
辭別而去賢者詣門自通王怪還速具問本末如實自陳王大驚駭曰鬼
無人義害於眾生今濟善人我乃無義不別善惡不如鬼魅即自責過稽
首歸命願為弟子奉受五戒廣行六度因致太平賢者夫婦并加精進得
不退轉

昔有優婆塞本外道厭苦禱祠棄捨入佛法奉戒精進勤誦經好布施
近意忍辱常有慈心暴疾命過臨當死時囑父母言我病若不諱七日莫
殯奄忽如死停屍八日親屬皆言急當殯殮父母言不胖莫欲留至十日
當此語時便見眼開不能動搖父母歡喜守至十日便自起坐善能言語

問所從來盡何所見答言有吏兵未將到一大城城中有獄正黑四面
鐵城門悉燒鐵正赤獄中繫人身坐火中上下焮燒青烟上出或有人
以刀割其肉而散食之獄王問我言汝何等入犯坐何等乃來到此此中
治五逆不孝父母不忠信事君者言我少為惡人所惑奉事外道惡癡又
飲酒殺生事天地又於市里采取財利升斗尺寸欲以自饒後與善師相
值率我入佛道見沙門道人授我五戒奉行十善自爾以來至于今日不
復犯惡仰由明王哀我不及我使叩頭王即起叉手謂代言止心清信之
人不應當爾便與我坐呼吏問之此廼無上正真弟子汝輩皆當從之入
得度以其人壽命自盡時乃當死耳魂神遊行若生天上天神迎之若生
人中人中迎之何得將此人來入是五逆之虞更答王言世間多有是種
人不畏王法不畏四時五行不拘天地鬼神橫行天下不可不問也有師
名沙門既剃頭髮被服踈陋以是自大將弟子東西南北復大劇甚應
當治之王言止止法服之人無所貴敬無所畏難詰釋梵日月中王以及
國王臣民尊奉是人得福無量輕慢是者自求罪苦急按名錄應盡去吏

言未應死也尚有餘算二十以其先有所犯罪是以取之使其壽算小小自下耳王言佛子有戒精進天神所貴佛以大慈救護一切蜎飛蠕動天神地祇諸鬼神等皆敬貴之宜相安相四時五行耶佛恩如四海不得限量更言大王奉佛戒耶王曰坐我不奉佛故造罪作此獄王若人已入正法後悔還為外道雖壽千歲常逢人橫若持戒比丘及諸弟子當動行六度六度斷絕煩惱功德猶若巨海不可量也史言誠如王言不別真偽速發遣之辭謝使去從高墮下燼然而蘇與其父母共至祇桓樹下自唯梵奉五戒修行十善

昔波桓提國其王端曰檀那國中富有暴水水除之後忽有大蛇繞城一匝頭向城門城中居民三億餘人歷日不得出城多飢饉者蛇去無所瞋恚若有出者便當噬之舉國人民莫不恐怖時王國界山中有二道人清淨行道一名摩訶調一名沙訶調坐思念言蛇是含毒物今反繞城將危人命即時俱往化入其國與王相見王觀二道人言由我教化不平等致此患舉國怨荒無復人心二道人即告王言今當方便為王除之王及臣

下皆叩頭專請言若蒙二道人思此國人民便為更生沙訶調即化為大身蝦蟇行過蛇前蛇飢難忍便走逐蝦蟇摩訶調復化為夾奈從後追之蛇見夾奈便驚走入深山蛇去之後人民獲安王及臣下即尋二道人到其所存叩頭解謝言二道人近在於此我實愚癡不早承奉至有災患道人相救唯願道人還住於宮我等人民得展供養道人告言吾之為道清淨無欲不樂供養王當檢身自察以道人民奉行正法可得終始獲安王即乞受五戒十善歸命三尊日月齋戒以為常法自是之後國豐民寧四方獲負遠致太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連水縣尉平居齋戒精專不食葷酒曾曰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所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跪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南入一大堂中見無數千百口其甕上有氣氤氳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龍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眾生受罪遂解

衣赤體自投於金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頃更有一沙門執元禮出云汝素持戒至誠之心雖死不渝更當復生十年安果十歲後卒於洛陽夏侯均阜城人病經四十餘日已死復活云至其司主者曰爾平日酗酒好閭閻作牛然嘗於隱師處三度受戒有此一善可往磨坊內為牛二十日即放回今已限滿得復生均自是蓋焉於佛戒

宋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則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觀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眾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眾益中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頻伽鳥飛舞左右或月盞銀者執爐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宋法師梵錄錄壇人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拽此婦置床上舉大刀斫之如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

前善切膽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

宋沙門釋曇興自衣時曾受五戒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法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輩來伴輩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貪道弟子且無大罪將昇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始亡焉

昔有人死後魂神還摩摩其故骨處人間之汝已死何故復用摩摩枯骨為神言此是我故身不殺生不盜竊不他姪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不嫉妬不瞋恚不癡死後得生天上所願自然快樂無極是故愛重之也

唐貞觀十九年僧法聰說法於浙西之蘇杭嘉興縣有神曰高王降祝曰為我請聽法師來受菩薩戒居人依其言而請之戒訖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年一切悉斷後若折福可請僧眾在廟設齋行道歷三年秀州海鹽縣神曰鄆陽府君日常降降祝曰為我請聽法師誦經經畢乃迎

師就講神又降祝曰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聽法來身鱗甲內已息細鱗
敢苦願為我請師更講大品師復為講之神降祝謝

昔佛在舍衛國國王摩竭大品師復為講之神降祝謝
海求寶時海神出掬水問波利言海水為多掬水為多波利答言掬水為
多海水雖多不能救飢渴之人掬水雖少能濟渴之命世世受福不可
譬計海神歡喜即脫身上八種香環校以七寶以上波利波利還國持此
香環上波斯匿王王甚珍奇即列諸夫人若取好者以香環與之六萬夫
人盡歡而出王問末利夫人何以不出侍人答言今十五日持佛法齋
素服不嚴王曰如今持齋應違王命乎如是三反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
眾人中明如日月倍好於常王意殊然加敬問曰有何功德炳然有異夫
人曰三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山積人命促短懼墜三塗是
以月日奉佛法齋割愛後道世世蒙福王聞歡喜便以香環與之夫人辭
曰我今持齋不應著此可與餘人王曰我本發意欲與勝者卿今蒙勝又
奉法慈道志殊高是以相與若卿不受吾何安置夫人答言大王勿憂願

王屈意共到佛所以此香環奉上帝尊并聖訓眾初之福矣王即許焉
即勅嚴駕往至佛所白佛言海神香環波利河上六萬夫人莫不貪得末
利夫人與而不取持佛法齋心無貪欲謹以上佛願垂納受世尊弟子執
心難齊直信如此豈有福乎於是世尊為受香環即說偈言多作善華結
步搖奇廣積德香所生轉好奇草芳華不逆風葉近道敷開德人遍香旃
檀多香青蓮芳華雖曰是真不如戒香華香氣微不可謂其持戒之香到
天殊勝戒具成就行無放逸定意度脫長離魔道

宋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
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得病危篤家齋
祈禱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即福力猛威魔魅所不
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事天
神頗曉其數當為君試効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
有感覺見諸善神方為此即祈禱蒙益二善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
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算十二年矣

漢辛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明帝時諫議大夫上谷雲中趙國三郡太
守辛隱之子年少好道遵奉法戒享年年不永歿於長津後人見之云西王
母見我若行都都北帝慰我道心告勅司命傳報三官攝收形骸還魄復
魂使我與仙位為靈神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精微待時方列為仙
唐僧澄觀姓夏侯氏山陰人也依應天寺出家誦法華經復往天竺習華
嚴大經晚止蘇州從剎溪律師傳天台止觀法華經摩訶止觀等經又兼牛頭
忠徑山欽得南北兩宗神法師博學深究識量宏遠著華嚴貞元等疏望
儻為經下可彈指發十大願為衆身所修一但三衣一鉢不畜餘長二
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影不落俗舍五長誦法華經六長
讀大華嚴七長講華嚴經八一生晝夜不卧九不惑衆伐善十不退大慈
悲師生歷九朝為七帝門師憲宗嘗召入講華嚴大旨暢悅聖懷初有司
錄印還國師統冠天下繼後年一百有二歲身長九尺二寸目夜發光晝
視不瞬才供二華嚴韻如鐘梵僧稱是文殊後身及終茶毗舌如紅蓮舍
利光潤

宋錢象祖天台人補上庵守金匱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
為念嘗接侍十度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庵高僧寮為延僧談道
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祐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幽香香從佛國
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眾開後三日僧有問
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絕跏趺而
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
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宋吳秉信四明人持齋戒築庵城南禪坐製一棉衣卧其中至五更令童
子擊棺而歌曰吳信男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
來聞唱即起禪誦檀相亡召為禮部侍郎後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
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堂既至吾當行矣言訖俯然
而逝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
暴死心下不冷七日而蘇舍以飲粥經宿復常云有一人持信幡來至床

頭稱府君教吳便隨去。直北向行道基平淨。既至城關高麗似今官關。道傳教慰勞問。可前至大廳事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情。列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机。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今世知也。且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可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因寄語報家。適生時。犯罪。便為作福。稱號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痛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錄本法。道氏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居隱而志惡。一後居相州之陰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備就冥中事。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赦。復歸於王。前見相州陰陽縣法觀寺僧。稱姓王。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詳答見真言云。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轉姓弘亮。今歲必死。轉姓王。是年果相繼。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轉姓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無諸弟子。子曰。為我作。發投。若難弟。子輩。即為蒼蠅。坐者。又云。轉姓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難弟持人長短。今被投舌。痛若不能多言。此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相傳云。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神說法。東方有國名憍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恆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越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之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危。窮死斯際。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於濟。神舉手。百味飲食。後手流溢。給飲。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是供道。既富。則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神授神符。梵志悉去。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眾僧。於市。市無提。醒者。備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說行。淨水。儼然。提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未。還。不。食。婦。性。問。我不。害。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名八關。其婦。悲。念。然。言。曰。瞿。曇。

亂俗。莫更。采。納。君。不。毀。道。則。禍。便。此。與。便。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其。壽。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平。其。業。來。生。斯。深。作。此。樹。神。提。之。禍。予。出。飲。食。若。終。齊。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

昔佛告。智。勝。菩。薩。等。昔。一。時。無。火。數。劫。為。金。翅。鳥。王。七。寶。宮。殿。後。因。浴。池。皆。七。寶。成。心。得。自在。如。轉。輪。王。乃。得。入。海。求。龍。為。食。時。彼。海。中。有。化。生。龍。子。於。其。耕。日。奉。持。八。禁。時。金。翅。鳥。王。身。長。八。千。由。旬。以。翅。所。海。取。龍。未。合。頃。更。飛。龍。出。為。欲。食。龍。時。先。從。尾。而。吞。到。須。彌。山。北。有。大。鐵。樹。高。下。六。萬。里。樹。龍。至。彼。欲。得。食。飲。水。龍。尾。不。知。處。以。經。日。夜。明。日。龍。始。出。尾。金。翅。鳥。化。生。龍。者。我。身。是。也。我不。持。八。齋。法。者。汝。即。灰。滅。時。金。翅。鳥。開。眼。過。自。青。佛。之。威。神。甚。深。難。量。我。有。宮。殿。去。此。不。遠。共。我。至。彼。以。相。娛。樂。即。隨。鳥。至。宮。為。龍。眷。屬。俱。來。觀。看。鳥。云。我。此。眷。屬。不。聞。如。來。八。關。齋。法。唯。爾。指。授。禁。戒。成。就。壽。終。後。得。生。人。中。尔。時。龍。子。具。以。禁。戒。法。便。讀。誦。之。爾。時。鳥。開。龍。子。所。說。受。八。關。齋。法。口。自。發。言。從。今。以。後。盡。形。壽。不。殺。生。如。諸。佛。教。金。翅。鳥。眷。屬。三。自。歸。已。即。從。龍。子。到。海。宮。殿。後。有。七。寶。樓。閣。所。說。諸。法。深。廣。別。有。七。寶。函。滿。中。佛。經。兄。諸。法。寶。猶。如。天。上。龍。子。謂。鳥。我。受。龍。身。劫。壽。未。盡。未。曾。殺。生。燒。觸。水。性。是。時。龍。子。龍。女。心。開。意。解。壽。終。之後。皆。當。得。生。阿。彌。陀。佛。國。

齊。司。空。張。昌。字。已。玉。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術。為。所。推。伏。以。才。干。模。明。帝。用。之。但。至。司。空。及。東。宮。嗣。位。還。官。南。歸。推。慕。長。生。之。方。願。上。棲。真。養。性。之。地。至。依。縣。文。清。驛。見。邑。之。東。一。山。首。出。於。眾。獨。秀。出。奇。開。之。布。老。毛。國。華。乃。言。古。老。相。傳。名。為。溫。水。山。又。名。紫。鱗。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諸。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初。草。舍。三。十。餘。間。居。焉。金。家。齋。戒。誦。大。洞。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陸。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蓂。枝。從。山。而。出。來。詣。司。空。曰。吾。為。汝。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家。將。負。苦。他。時。功。滿。相。見。未。遲。出。門。復。詣。司。空。曰。吾。與。汝。立。洪。崖。亦。松。子。王。香。蘇。隱。敬。真。蘇。耽。子。令。府。常。會。仙。峯。之。上。以。琴。棋。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樂。金。丹。得。受。

世為神仙受之勿輕泄司空蒙教方俯伏謝而神人忽不見司空是時
動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先礪為黃金密竊私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
二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純早可領家入山惟留
女盧瑱在家至晨已聞女使見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司空在否
女使答曰入山未歸又問酒庫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甕以酒浴身上
亦禿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道葛道士
特來相訪司空歸女使具告司空喜開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
廳上一宅良賤悉承酒均飲至竭惟女使潛見道流浴瘡訖疾不飲司
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今名鄉老諸門徒司空乃再入山
焚香陞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召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
滿于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曰昇天惟女使就為本山之神
昔有道士持齋誦經有一凡人為貨作治除齋堂道士見其用意至日中
持齋日與同食食竟為其說法復語賃人隨吾持齋功德甚大可至明日
復食勿壞爾齋能如此者將可得免見世窮厄此人稽首受戒而去暮還
後皆當得生阿彌陀佛國

齊司空張氏字已玉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家所推伏以才干
極明帝用之但至司空及東宮嗣位退官南歸推舉長生女親之方顯上
樓真養性之地至故縣文清驛見邑之東一山首出於眾獨秀出奇間之
市老毛國華乃言古老相傳名為溫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
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瑞雲蓋頂紫氣繞天山中必隱
神仙適予平生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初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
齊戒誦大洞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陰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
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詣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
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家僮驚苦他時功滿相見亦遂出門
復詣司空曰吾與得丘洪等赤松子王喬蘇陽最真仙師子令感常會仙
峯之上以聚美酒果用饌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度

世為神仙受之勿輕泄司空蒙教方俯伏謝而神人忽不見司空是時
動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先礪為黃金密竊私老貧病至梁武帝天監
二年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純早可領家入山惟留
女盧瑱在家至晨已聞女使見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司空在否
女使答曰入山未歸又問酒庫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甕以酒浴身上
亦禿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道葛道士
特來相訪司空歸女使具告司空喜開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
廳上一宅良賤悉承酒均飲至竭惟女使潛見道流浴瘡訖疾不飲司
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今名鄉老諸門徒司空乃再入山
焚香陞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召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
滿于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曰昇天惟女使就為本山之神
昔有道士持齋誦經有一凡人為貨作治除齋堂道士見其用意至日中
持齋日與同食食竟為其說法復語賃人隨吾持齋功德甚大可至明日
復食勿壞爾齋能如此者將可得免見世窮厄此人稽首受戒而去暮還
後皆當得生阿彌陀佛國

梁縣以道士為言喻婦其婦不解反致其怒人不能免婦意遂壞其
食其後命過天使其主蜀山千歲樹精恒給其中食其樹茂盛暑月有三
精進賢者經過依樹而息曰歎曰此樹雖涼已已向中何由得食此人於
樹空中曰當為賢者供設中食無以為憂演史食至賢者共食食竟言曰
我今直道在何許即此自然豈非道也回問樹曰不審大神可得暫降
形否此人於樹空中答曰我非能使人得道者也其說姓字虛所云常受
道士勸使持齋為婦人所壞功德不全致令守此樹精不能得出但天以
我昔經齋中食今每至中給我齋食口腹之饒無緣得還從屈賢者為至
我今直道如此能為我建三日齋戒我身便昇賢者感此人意為尋其家
具以所言語其家人家人入即為建齋請諸道士燒香誦經謝過三日此人
即得飛昇於景霄之上受書為遊散仙人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三

嘉言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謙○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必相其乃有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不忍則亂大謀○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不問辯則無暴亂之禍矣○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和惠謙恭享有多福○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惡其胎禍何自來○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惟能忍窮故得免禍○謙虛沖損奇以免害○愚勝智拙勝巧訥勝辯如此者全身珠此者昭揚○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忍之一字眾妙之門○忍則百惡消滅謹則萬禍不侵○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誠無悔怨無怒和無仇忍無競○行之於身心得而見之○蓋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德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忠正無邪神明所祐○慈祥和寬厚謙遜而靜慈生焉而心體安沒焉而子孫大○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天聰冥無音蒼者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若以諄止諄至竟不能止唯忍能止諄是法最尊貴○能行忍若乃可名為有力大人○忍辱第一道○忍若無忍必為人尊○為人端正從忍辱中來○忍辱是安樂行○忍不可忍是乃聖教○心不可縱意不可逞若能抑忍則煩惱可除○忍之為德持戒善行所不能及○我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被人傷天生還自有○真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善提道惡辱護真心○見怒能忍是為賢行○謹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侵○忍苦受辱合成法身○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言氣重殃反在于彼○每事忍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

○忍是心之寶不忍身之殃古語常在口齒折只為剛○得忍且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忍一時之氣免千日之憂○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機與對境妙在先見明○心不負今面無慚色○至誠不欺得好名譽○雖處私室如臨至尊○常當自防謹以義內省察○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遠避曲直無偽○身心寂靜無語無曲○受辱不怨受寵若驚○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柔弱保身可以長久○信已何求非已何憎德行由已非譽由人○忍若身之寶慎勿與人爭一切諸魔來吾以忍坐勝○一切諸魔人皆以忍辱故○夫惟不爭故無尤○善者君子之所本百行之所長萬福之所從來○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性自然福德之氣長生於我○柔弱護身之本○剛強惹禍之由○不履邪途不欺暗室○現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冥冥之中獨有照焉○附耳之語流聞千里○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念真心不退忠信不妄言○貌不美乎情言不溢乎行○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君子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

不食言○行善不為名而名從之○出處語默天地皆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繫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照得天理○操脩於明行悖於幽人不欺則鬼神知之○直道而行無偏無黨是曰善人所當崇獎○若欲不知除非不為○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人可欺天不可欺人可欺天不可欺○可憐

感應

宋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早民告於軍司戶張紀子溫受騰檢視甘泉鄉人李氏名田數百畝皆成熟不肯陳詞問社交偏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我家田不旱豈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求人惡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他人為妄是獨善其身而貽害於百室也李猶持前說於是唱率惡少夜拋磚石擊其扉及屋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爾廬次戕爾族事到有司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復已亦隨眾自列得以分數錫租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未敢不損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於天地間顧已不可奈何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咒之數

建離建以謝過示不以無名之則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無旱之收
唯李曰高下皆獲豐稔

宋章行或採訪其子威侍行有老兵丁約日侍左右威覺其不
凡方欲詰問約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密令
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
之劫道謂之塵塵即劫也

唐張達意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
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
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達意竟得時命而返於是棄
官學道遂獲登真

宋楊希仲字季遠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為成都某氏館賓家有少婦少而
美諸學舍調客試其所守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
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早知之當今應多士以為
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金蜀類試希仲乃為第一

宋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父京師將至長安舍於膳脂坡下旅
館解擔時日已晦山主家婦然倚戶顧客動渠發勞苦之語繼而獨身
來前曰竊慕上客高誼願申困苦之情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為者何以得
至此曰我父京師販綿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負無以
歸不能忍饑寒願依於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
汝父令遣人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慙感謝而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
謂販綿者家道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答曰吾蜀人費
樞也此經長安邂逅有女有所託者是以來翁孀履出迎曰曠昔之夜夢
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始失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具
以告翁流涕謝曰神言君且為貴人當不妄違而計其榮果所見女之
時即日遣養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為已東京

宋林述中博士嘗言有一郡鼓角樓三更時即有鬼掩其鼓擊之不鳴
其鼓屢以失更見治甚苦及往見一禪師求權之術師曰汝候其來則

遠執之紙曰執恐不獲師曰但禁氣勿言級如所諭夜果得鬼天欲將曉
鬼乃哀告兵級吾於太守暨諸僚屬並無所畏其所畏者獨二人一某寺
禪師一某處黃二叔汝可赦吾不從來矣某寺禪師即兵級所訪者素
道德人皆欽仰黃二叔者未知何等人明日聞於太守召而詰之乃一老
圃黨某為某凡三十年某之老嫗求之大小持心不二然老圃於物不
有四十長高使鬼神欽畏如此而況世之君子有大過人者乎

昔阿難師在兒連山下居大富珍寶四遠賈客輿貨乞食者往無不得
時有五百賈客行海船壞珍寶皆沒死者不少或依板得活咸詣阿難
城主人設食汲井得寶獲麗各有題號其姓字估客食訖皆悲主人問故
答言我等伴侶五百人共行海中船翻沒死者不少挾持小板者得生
活亡失珍寶悲念伴侶耳屬觀井中所得寶貨皆是我許不知那爾主人
言婦嘗行治生賈販若至心者不失也但不至心故失耳我徒無數劫以
來未嘗不至心初不欺慢諸失寶者皆趣我井師各案姓字取去

昔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

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
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汚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

昔羅提舉在事言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時迦利王將妹女入林遊戲
飲食既訖王小睡思諸妹女簪花林間見此仙人如敬禮拜在一面立
仙人爾時為諸妹女讚說慈忍其言美妙聽者無厭父而不去迦利王覺
不見妹女拔劍追尋見在仙人前立嬌如隆盛瞋目奮劍而問仙人汝作
何物仙人答言我今在此修忍行慈王言我今欲汝以利劍截汝耳鼻
斬汝手足若不順者知汝修忍仙人言任意王即拔劍截其耳鼻斬其手
足而問之言汝心動不答言我心修行慈忍不動王言汝一身在此無有
勢力雖口言不動誰當信者是時仙人即作蓮臺若我實修慈忍當為
乳即時血變為乳王大驚喜時諸女去是時林中龍神為此仙人雷電霹
靂王被毒害沒不還宮

昔有比丘乞食至珠師門時珠師為王穿大摩尼寶珠珠入屠取食以
施有鵝見珠光燦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覓珠不見以為比丘偷之拘

拘有鵝見珠光燦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覓珠不見以為比丘偷之拘

拘有鵝見珠光燦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覓珠不見以為比丘偷之拘

拘有鵝見珠光燦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覓珠不見以為比丘偷之拘

拘有鵝見珠光燦於是吞而食之師持食出覓珠不見以為比丘偷之拘

追索比丘恐被殺取珠隱忍不敢以告甘受鞭笞耳眼口鼻並皆流血是時彼鵝來赴食血珠即嗔怒鵝即死比丘見鵝已死涕泣不樂珠師聞之問比丘言汝何愁惱如是比丘答曰菩薩往昔捨身以救鵝我亦作是意捨身以代鵝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是比丘具說上因珠師剖鵝得珠聲聲號哭諸比丘一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禮拜懺悔

嘉言

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鵝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禮之用和為貴○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招勢以禮懷遠以德懷遠不易無人不懷○敬賢者存懷賢者亡○道衰千載聖遠言澤未有先覺孰開我

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遠庭草交翠○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崇敬師傳所以尊道重教也○愛人者必有天報○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洽禮敬無不報○無不受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恢乎如天地之色萬物○致清白之士修其德致節義之士修其道○執禮者常安而終吉無禮者常危而終禍

樹立僧寶為良福田今興福力得出生死○僧寶若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若長若幼皆須深敬○僧者出三界之禍因具有戒體成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常應親善人遠離於惡友以近善人故能捨諸惡業○士有信行為聖賢○若人懶懈懺悔來近知識水澄鏡除即自見道

學道由丹心奉師如至親○供養法師令人世為君子賢孝高才門族昌盛○供養諸道德所生無難○供養好道德成見真玉諸念心不懈七祖昇天堂○貧窮好道常念施惠○積諸善功供養法師○宗奉師

寶與道結緣世也不絕皆由先身積行所致

感應

唐張武者為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甚前店尚遠今少止吾廬中可乎僧欣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賒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廬濯之備皆自具焉夜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嘆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壽武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為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昔有一男子於正法出家能為給事所至寺諸比丘等令其給事復轉疲極自思誰能為我說法教化開度僧羅國有優婆塞多華言是佛所說能於後弟子中最高第一即為作禮合掌言大德大作佛事為我說法優婆塞多言能隨我教當為說法答曰能乃曰那嚩婆多寺眾僧汝更給

事問曰眾僧有幾答曰有一萬八千羅漢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時彼比丘即為一切眾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伽羅國有一長者朝出相逢長者念言我未曾見而今見之頭面禮足問言大德所從遠近有何事來答言從東國來至優婆塞多處為欲問法而優婆塞多令我為僧給事我今不知摩伽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者長者曰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眾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眾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依功德得阿羅漢果

昔長安有釋某始者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太元之末貴經律數十部往遊東夏化顯授三乘以立規戒義無初復還關中開道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跡涉泥水未嘗沾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羅漢胡遍訪眾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俗請二比丘就會供養時有一

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者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煮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數一摩閉目靜嘿時老比丘自知闇鈍不知說法越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慚耻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於人於時具論上恩蒙得道果故貴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昔維衛衛佛從諸比丘六萬二千初從山出還父王國國王於城外割地立屋處諸比丘有比丘立語左右家欲倩作屋男子不許其家老母手自為之屋得成十指皆穿比丘坐中定一夜入火光三昧舍現大火母遙望見念我作屋尋便已燒何薄福乎母入屋故在但於火光中見比丘甚大歡喜壽終生天釋迦成佛天命未盡來下白佛明日飯佛及聖眾熱然受之波斯匿王又遣請佛佛曰已受天請王曰未嘗見天下施何緣有此明日遣人候之不見施辦乃至國中亦復無然王勸備儲饌若無人為吾當供之日中天至了不食食但持諸天玉女鼓諸音樂禮佛而佛曰時到即舉手巾眾事自然皆辦行水既訖更舉手出厨百味甘露在地手自斟酌眾會皆足王見驚欣深潔白佛不害此天宿有何福手出百味福梅乃爾佛為王說前世手為比丘作屋便是生天九十一劫手出眾物福尚未終

昔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弟子華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慈福於眾生搭諸臺富而從貧乞欲分衛光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為窟窟藏劣疾病常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糞窟施小糞糞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畏若青衣而煮米汁臭惡難食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甌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聞獨歡喜念前日有吳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遂將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俯匍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傍糞糞上授與

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賣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盡歸還著囊中於是老母持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通於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常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母今意中所願何事即答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見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

昔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為維林本家客稟性慈行見鳥獸當道避不欲驚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而林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林本家游以觀試之林本不覺是仙人也久而轉念林本在內方作美食二仙復來問安世曰林本在否答曰在耳因入白林本林本欲出其妻引而止之曰餓書生輩復來求求口腹也勿聽於是林本使安世告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却言不存何也答曰叔本家叱我云爾二人善其以實乃相謂曰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吾二人而敢懈怠是其不遇樂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游戲乎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曰好道二仙曰汝當曰好道然無緣知之既而曰審汝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而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道邊呼之曰安世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不見君耳二人曰我端然在汝邊耳如此者三而安世輒早至二人知其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一室安世承誠二人常往來其處林本聞安世屢有人語聲往輒不見林本問適聞人語今不見何也答曰我獨語耳林本見安世不獲食但飲水自知失賢乃自悔曰吾慢賢而失之彼誠確而得之也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為師矣乃拔去白髮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為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升天

時去遂以要道傳林本林本後亦得仙矣
晉高陽勝普景也敬信佛法妻具郡金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衛路要尋見一沙門蓬柳而坐曰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簞都盡固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

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鉢鉢空。而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即刻木作其形像。朝夕禮拜。晉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踏云。晉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

昔時有一比丘名波拘盧。從座而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拘夷那竭國。爲長者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經。聞法歡喜。持一藥名。訶梨勒。雖患難。則奉之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端正雄傑。與衆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光導。願我法藥。速得應。真方能移山。慧能消惡。善哉。福報。爲真諦矣。

宋齊安郡有號男子。其妻病。僂。恒念其疾。夙因所致。每遇僧伽道士。深加禮敬。愈久愈虔。而植來生福果。忽有舊識道人。過宿問曰。汝皆欲愈疾乎。曰。固所望也。曰。吾有善藥。因各與五九。遂失道者。所在服之。皆愈。

昔房建居含山。郡尚奇好道。敬禮道士。受六甲符。及九章真寶。積二十年。後游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爲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雲

異之事。一皆若涉歷。建奇之。旬餘。建自衡山。道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迄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一日。獨游開元觀。觀北軒有塑真人狀者二。東者左玄真人。乃視左玄之狀。是衡山所遇道士也。及觀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簪飾左右真人之首。迄今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數月矣。今君所獲果是焉。建益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焉。

昔趙公成者。患脚不能起。旦夕存心太上法。禮敬道士。太上真人賜公成泥明壇相散一劑。即能起。後得道在鶴鳴山。此乃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

昔有一賢者。其妻有疾。遣介迎一道士。懷之。道士以事阻不得往。即以被褥付之。介持褥至家。賢者燒香敬禮。如見道士。忽有一童子至庭。自言道士使我來問。病者方致。禮延之坐。其妻病即愈。童子語賢者曰。病者已

愈。道士無煩。復來。明者可送法服還也。明者如其語。躬送法服還道士。且道神童將命。及妻病愈之故。道士愕然曰。貧道未嘗遣人。亦不知君之良配。病愈因問童子形貌。何似。賢者答言。可十五六。姿容端正。佳麗。出入道士。歷思弟子中無有者。乃知神人感賢者之誠。昭茲靈貺也。

昔豫章遊族梅氏。有道僧投止。皆不求真。常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止其家。極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設齋。可借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箇。君亦宜來於天寶洞前訪陳師也。道士將碗渡江去。梅翌日詣洞前。問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徑。甚明淨。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童應門。問之。乃陳師之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迺坐。命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之。不食。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歎息。命取所得。梳贈客。視之。乃金梳也。謂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拘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此後不復見。

昔樂法師者。不知何代人也。案史志。經云。法師姓樂。名淨信。居業巨富。而夫婦皆敬崇大道。每以其資儲供山中道士。仍斥僕隸。以奉洒掃。其帳席

器用。莫不金珠錦繡。寶具珍玩。服飾之物。靡不備焉。暨夫婦既克終。天年而俱列仙籍。有子法解者。夫婦亦不違先君之貽訓。刻意奉道。遂廢家業。以施其山中道士。逮至窮困。乃鬻其二子。更以供饋。匪懈厥初。於是法解夫婦亦終永年。率證仙第。其二子。長曰猗祖。次曰猗微。小名阿姑。而阿奴。齒及齔。亂。自能書畫。談操詞。常在入表。厥後乃共堅修煉。勉勵勤行。果滿功圓。並登仙路。此三世六人得道者也。

唐彭城劉存希。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求嘗一日。開香火之薦。黃巢犯關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不及。唯挈天師像。捧持而行。同伴三十餘人。皆爲虜。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開。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時與妻相失。已旬日矣。

晉鍾嘉字超。本詳真君之外甥。精虔奉道。得舅之秘要。不交人物。獨居象牙湖。西以道術救接百姓。真君上昇。日召之。授妙道真訣。按而行之。元康二年十月十五日。乘碧霞之輦。上昇。今有古壇石井。故宅號丹陵觀。

宋河州人張從善父喪修水陸追薦次年喪母又作水陸同薦父母既畢明夜夢父母來曰昨日好齋事吾乘此功德今皆往生西方特來別汝從善問曰兄去年作齋事如何父曰不曾得用其時有一僧來就齋而齋已罷汝斥去之坐此無有功德昨日汝心甚虔諸僧求齋者汝能誠心禮敬不間遠近功德大矣從善既覺追憶其事且喜且悔自是益禮敬僧伽

嘉言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孝子為能養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為亡人作福如餉遠人若生人天增益功德○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法師誦菩薩戒經律福資亡者得見諸佛得生天上○男女命終造作黃腸懸棺上難八難苦得生十方淨土○志誠念清淨蓮花目如來兼迎畫形像存亡皆獲報○風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敬寶真寶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人命終時得聞鐘磬增其正念○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

○凡人命將終時若有正信眾生於其頭邊念玉帝華號亡者不墮惡報神昇九天○故正經者上通三天下徹九泉可以追薦其親超度祖玄○對三寶稱揚為先亡首過務在精嚴必彰福利○為先亡父母憶劫種親寫造三十六部尊經拔度神冤其福無量○其人孝道能修十二福功德必達天曹亡靈永離地獄悟道登真一傳像三寫經三齋戒四修花五香六除心障十一○鍊質入仙真遂成金剛體超度三界難地獄五苦解

感應

宋莫道祖池州人也以宣和甲辰秋喪母追慕無已聞太平州田功曹常以天樞法救人痛苦能追攝死魂以詰井沉道祖見其靈異遂具狀乞行拯拔功曹受狀判押燒化令神將即時追攝道祖母氏到壇問曰其司如何母對曰若作六六功德幽冥普獲恩恩妾即得超生功曹復問曰何謂六六答云黃錄大齋道祖泣告曰兄身計未成何緣有力為大功果母曰不然但志心專誦道教太上救苦經及太一救苦天尊御號其司簡奏上天功即應辟至矣又曰其司限促不敢久留乃作禮而去道祖即告功曹

宋受太上救苦經及天尊御號日夜虔誠誦各千遍其跪焚化是夜夢見夢於道祖曰汝今不負鞠育之恩誦經持號誠格高真蒙上帝符命我已得生天自今無復見汝汝宜自勉言訖乘雲冉冉而去

宋萬興勇略之將也自金人南侵在荆湖淮漢間凡經數十戰未嘗獲一乞異朝廷從之閒居禮佛以樂餘生如此十年一夕昏黃時首有一二千人皆舊日受援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為獨見之遂出門而問曰汝何故來此眾人曰平生生在太尉軍中荷有威望得全此生不料兩三年皆為帶血之鬼徑來告訴汝曰教我如何眾曰特求薦拔汝曰汝眾且去待吾理會萬後連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靜獨坐小室又見在前一二千人皆循牆而下遂喚家人僮婢於前指示之未幾萬但叫曰佛未佛來合掌而化

宋太學博士莊安常與人因妻亡於金山設水陸宴會賓客夜深事畢整寄榻上夢妻乘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機而聲震漸騰入雲表始沒驚覺以白于僧及他人皆云生天也

唐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遇人有暴亡者以算未盡為地下司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柳謂選人曰君已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為相論已由不事佛今受諸罪備極苦痛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於銓司為說之從愿涕泣請假為經於佛前念誦以資救拔後十餘日其父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間可為白兒言訖不見

唐吳可久越人元和十四年寓居長安秦摩尼教妻王氏暴亡經三載見夢於吳曰我為邪見今作一毒龍在皇子陂潭圖下明日當死願為請僧就彼誦金剛經冀免他苦吳夢中不信叱之王氏唾其面驚覺面已腫痛不可忍王氏復託夢於可久之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持塗之立愈兄寤依其言即愈詰旦兄弟同往其地請僧誦經以薦拔之俄有大蛇從塔邊出舉首徧視經盡而斃後夜復夢至王氏來謝曰得誦經相救吾託生人世矣可以自此歸信佛法

宋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真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

不誠僧與危者皆不嚴潔無益於我但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竟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國汝若更請高明道士看誦受多焚化吾將脫離幽高矣邦佐如戒後父托夢曰得汝生神章薦拔之力已托生矣

唐西京宜陽縣劉相字巨濟年二十七歲家產豐盛劉相祥四年二月初八日乘馬遊香山寺燒香罷出寺相者指巨濟言公衣祿豐厚其壽不永三句尤宜修福劉相見言悶悶而歸謂其妻曰吾雖富是壽命不長奈何相者令我修福何如妻許氏告我輩縣臨河倚山究竟無數傷害百姓此王世充與李密戰時陣亡之人不得超生宜乎薦拔此可為之須得有德行高入仗其威力可救之相曰往上游官請大師孫真人何如妻曰善巨濟詣上游官謁孫大師臨近二三里遠觀花樹下二三人立馬一死既近見紫服乃孫真人也真人曰吾等公多時何來晚矣劉相驚拜曰真人何知真人曰予昨日往洛陽買香茶回至柳堤下天色欲晚見數百人皆跪拜告曰我等皆陣亡之鬼無由超度荷劉公欲設齋薦拔望真人慈悲早令脫生言訖忽然而去今日故速來接君遂議定清明日設醮事薦拔

德正做醮救拔孤魂設資三日而已相者曰救死拔亡其功甚大相後以才德仕洛陽主簿及生五子壽年六十六歲善終

昔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其經歷之廢宅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碑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糧生極訝之消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碑曰此人乃謀逆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傳更既去生潛目架上餘牌曰人間食料雖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拔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遂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取竊食等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乃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更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而行忽

忽見一婦人形容頗類叔服繼續抱一孩子拜於路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飢貧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粉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高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納其闕為使所推詰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碑裏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質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悲聲暫息今嘗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燭紙數千其婦於夢中辭謝而去云今得超生矣朱果為金吾將軍顯驗之事不差毫釐矣

宋平江虎丘寺沙彌法明因見水濱多橫亡者每夜誦金剛經施食追度忽因赴緣夜歸過危橋足跌而墮自覺身如浮雲中間雜還之聲云我等救之此誦經薦我之沙彌也及甦而身在岸上遍身有經幡之輝因此愈加精嚴修進功倍於前後感鬼神致謝云

宋馬述君年十八隨父廂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稅官更義郎李福母而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即馬述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馬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訴其諸婢乃不言即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驚號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吾姊薦拔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為可惜爾其母未深信試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宋胡散大夫池州通判丁使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偷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為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為男子偷覺以告父後數日其孫百朋又夢經一官府衙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遂回入府門至東廡簾下果見之官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受拘執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綠衣人據按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

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淺。願母吞拜繼受之。既畢，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曰：施縣君與子親，與日新亡祖母，結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誓若荷得轉為男，存沒皆被厚德矣。結曰：奈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結曰：子少修德，試為圖之。於是結出循廡而上，逕還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歸須誦佛說月王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露盡記其說，錄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諸乳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辯才聞道，始來授記，轉女身為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錄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今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談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鍊事畢，求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之恩，今生於廣州霍家為子矣。謝訣而去。

宋時江軍慧力寺初造輪藏，咸亨僧限得千錢則轉一匝。有營羅夫蔡極貧，念為轉藏以資其福，累月辛苦收拾，隨聚隨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携所聚之錢，就江藏前擲錢於地，輪藏自轉，聞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云。

宋祝禿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舟覆，妻擊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秋，浦東還，復留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攜千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達一婦人滿身流淚，如瀟湘，探跪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眾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沐，具湯藥，字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繫數口水，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推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及既曉，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問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

矣。一夕夢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與香花列布，及諸香檠，遙瞻讀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料君在此盤旋，繞繞不肯返，緣故若見促我，故迫遣會羅燭滅，強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毆打極困，他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之下，不知歲月，賴君從生，皆佛力廣大所致耳。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北齊時有士人姓梁，甚富，當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愛奴馬，及皆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為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亡主，被鎖以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當為汝白也。又官問得脂多少？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

家人為請僧設會，每聞經，則聲響輒振，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放奴，即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修福，獲免大苦，然猶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既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奴遂重生。具言之，家中果以其設會於是，傾家修福，練行。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為益州刺史，亡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諸女婿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諸事，可見為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魘，不以為意。後夕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諸罰，已告汝婿，公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釋，今便就罪女疏，誦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儼然復沒，凝之即時供辦，會畢，凝之一夕夢銓來相謝，曰：感君厚恩，事始獲行，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晉關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武帝之時，死於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于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關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

合堂驚躍皆得親見時優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
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道遇望
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公則鉢也。有飯盈焉驚氣充勃聞堂前
然一時禮敬母自行分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士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機
文晉朱肱者尚用之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儀者作聖賢傳云度亦生
西方。

唐開元中亳州太清宮王師蕭父誦玉皇經萬餘遍無驗生憊心遇老吏
授以善本加誦誦之三日忽夜半見其父環佩瑤珞仙服下降言吾因談
誦玉皇經已享天福僊居仙列言訖上昇。

宋偽齊劉劭同金廣入寇高宗下詔親征九月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
禱發早北虜既而進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潤州世忠獻俘行
在因陳戰歿之人自加賜恤上感然曰死於鋒鏑誠為可憫即勅直學士
朝松年具詞達水陸大齋以為濟度是夕有見鬼神米甚眾有夢載死者
咸然相慶以為自此得生善道。

唐長安通遠坊劉公信妻陳氏其母因病先卒陳氏忽暴亡見一人引其
地獄備觀諸罪相從見一獄石門忽開母在其中受極重苦母見女曰此
可為吾寫法華經一部便吾脫免此苦言已門開陳氏再蘇說之公信即
憑妹婿趙師子寫是經忽有經生持新寫經一部來賃錢趙言幸有此
經可贖之不必寫也劉從之裝束龍裝與陳氏陳氏一日設母食供養焚
化是經其夜乃夢曰吾先令汝寫經一部何不為之女曰已為贖一部訖
母曰吾為此經增受重罪獄卒打吾背破以不合取范家經為己有故女
夢覺急請人書之既成請僧表儀又夢母曰吾承經薦拔之力已脫冥司
好慶安身今來報汝汝當信心好住世間及詢前經果是姓范人寫時龍
朔中也。

唐琅琊王之弘貞觀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氏和川會
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輓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
為常聞語云先是女婿不合於妻家立靈但以苦無所依為置立可也妻
促其請又具說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

耳軌雖無罪然必大資福助合為軌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
等經各滿三部以此功德資我冥途自願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
寫經設供軌忽來謝曰承寫經功德矣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因云軌
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此子後必仕宦願善養畜自此以後不復更來
矣。

隋開皇中有僧慧超立行卓爾常誦法華師有一弟子善緣年在志學亦
通經三卷一日病死超往泰山焚香具述來意不偶忽發聲曰師戒行
精苦所問敢不答白遂引至府君前超白曰弟子今在何處君曰善緣在
冥未有生處超曰欲與相見得否君即遣使領東行數十步果得見問
苦樂如何弟子曰但被拘繫亦無苦樂念生處未定願師升濟之師曰作
何功德弟子曰乞造法華經一部設齋一百負師既歸即書經數僧事
復謁府君若相接如先師陳所為君曰善緣師寫經題妙字始成便生勝
慶師曰生何處君曰還生齊郡王武家為男子待三歲可往覓之超過三
年即往問曰檀越之子欲得相見王武氏曰不言子師速具說府君之
言其要在空語夫曰法師靈威若此可使見之即抱兒出見師入懷

抱悲泣良久及年長大志願出家還事超師
隋僧行堅不知何許人常修禪觀部族甚因事經游泰山日夕入嶽祠
度宵更曰此無館舍唯有神廡下然而宿此者必暴死堅曰無妨遂為藉
蒿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忽見其神衣冠甚偉向堅合掌堅問曰聞
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邪神曰當死者特為聞弟子辭而自死非殺之
也又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是否神曰弟子詳福有之堅曰有兩同學僧
已死今在否神問名字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師往見之神遣
使引入牆院見一人在火中流涕形變不可識而血肉焦臭堅不忍觀即
還廡下復與神坐堅曰欲救是僧得否神曰可能為寫法華經必應得免
既而與神別明是廟今視堅不死許之堅去急報前願寫經裝畢齋而就
廟神出如故以事告之神曰師為寫經題目彼已脫去此苦復生人間矣
然此處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供養還與神別。

宋僧慧果豫州人幼不茹葷止京師瓦棺寺誦法華諸經嘗於廁中見一

鬼致敬云昔作維那小不如法墮敬焚鬼中其骨有錢三十埋柿樹下法師慈悲願取之為植福薦振師即告眾取錢寫法華經一部後忽夢此鬼謝曰已得改報大勝前日

唐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憚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冥自梁武死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其儀本願師往求之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荷釋律家敢不知報英尋義濟果得儀文即以兩期之日於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曉暮向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秦范也指其徒曰此復侯此白起此王前此張儀此陳軫行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之臣皆免罪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皆蒙善力將生人間應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宋沙門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居於江陵上明村妙遊乞寒陵四居鄉治龍華精舍善於蓄聚米至數千斛後數年龍華寺災焚燬盡妙歸

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分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延白未得建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眾陵令高陽許靜慧在縣縣即郡治之邑也猛往省法宗之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桃花布褐單黃小帽行且罵云小子法宗遠處分不立僧房費散財物既見道猛如驚羞狀以被蒙頭入法宗房猛嘗性來此寺未嘗見此沙門不欲干突之先見法超道人說所聞見超疑猛或詐妄掩問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即法宗之師也亡來數載共歎恨之其夕即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數罵甚厲猶以僧房為言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既畢問和尚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曰生處粗可耳但應受小過三年外乃可得免燕有小抑橫欲許所司為無架裝不能得行可急為製也法宗曰家裝可難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設供以祭裝為觀我即得也法宗如言飯僧觀衣道猛時在會又見僧妙倚於堂戶之外排立聽經飯觀訖猛即見裝衣已在妙身矣

昔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目犍連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

哺之恩師以道眼觀視世間凡其已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月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便以左手掌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還不得食目連大吐悲號涕泣還白佛其陳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雖孝順動天地神祇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吾今當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苦佛告目連十方眾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提燭狀數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當此之日一切聖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眾中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食之非但自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父母現在若福樂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光時佛勸十方眾僧皆先為施主家願願七世父母行擇定意然後受食初受食時先安在佛前

塔寺中佛前眾僧祝願竟便自受食時目連比丘及大菩薩眾皆大歡喜目連悲啼泣聲釋然除滅爾時目連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復白佛言弟子所生母得蒙三寶功德之力眾僧威神之力若未來世一切佛弟子亦應奉五蘭盆供養之功德度現在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為可爾否佛言大善快問我正欲說汝今復問善男子若有比丘比丘尼國王太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萬民庶人行慈孝者皆應先為所生現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飲食安五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苦生人天中福樂無極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當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為作五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若一切佛弟子應當奉持是法時目連比丘四弟弟子歡喜奉行

昔有婆羅門神夫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為資糧其國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并爛錢

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惡之徒然流淚傷其性食飯為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餐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

昔有一羅漢度眾生因次教化遇一女名曰光目設食供養羅漢問之欲領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資福救拔未知我母生處何趣羅漢愍之為入定觀見光目之母墮在惡趣受極大苦羅漢問光目汝母作何行業今在惡趣受極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習唯好食飲魚鰕之屬

所食魚鰕多食其子或以或黃慈情食散計其命數千萬復倍尊尊慈慈如何哀救羅漢愍之為作方便勸光目汝可志誠念清淨蓮華目如來慈願畫形像存亡獲報光目聞已即捨所愛畫佛像而供養之優恭敬心悲泣瞻禮忽於夜後夢見有佛身金色晃耀如須彌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

曰汝大慈愍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吾觀汝母過是報後當生無憂國土壽命不可計劫後成佛果廣度人天數如恒河沙

昔爾爾國有一長者本大富父母亡後常供養數道人數年之中家欲貧困無復有得為父母作福念之慈毒婦與婿言可於富家傭作得金以用

布施還便父母得福無量長者言然按是夫婦同至富家就傭來得金施盡乃復傭作富家遣夫耕田婦厨下炊耕得大石如似磨蓋發見金

千鼎便還獲之不復還食富家遣婦餉夫夫便攜金自歸其家明日稱金還了富家夫婦返舍復為七世父母布施用之終身不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波斯匿王後宮妹名曰善覺年在老邁極大慳貪不好惠施時大目連欲化彼故著衣持鉢以神通力從地湧出住老母前從其乞食老母瞋恚不肯布施飯食已竟有一殘果

及洗器水與而不取爾時目連即從乞索老母瞋恚尋即持鉢目連得已歸身虛空作十八變時彼老母見是變已心懷信敬歸誠懺悔即於其煮便取命終生曠野中在一樹下食果飲水以自存活致經數時波斯匿王

將諸群臣遊獵射戲馳逐群鹿渴之欲死遙見彼樹希望有水馳奔趣向去樹不遠有大焰起遮不聽近但遙見人坐其樹下王即遙問汝是何人

在此樹下彼即答言我是波斯匿王後宮妹女年在老邁名曰善覺不好惠施命終生此唯願大王慈哀憐愍為我設供請佛及僧使我脫此弊惡

之身王即問言為汝設福可得知否彼人答言設福必得主自當見爾時波斯匿王聞是語已勅諸兵眾相去百步安置一人令聲相承還歸城內

為其設供請佛及僧若彼得福使諸兵眾各各承聲須更開我令知虛實尋即為設請佛及僧呪願已竟彼樹下人百味飲食自然在前時波斯匿王以知為實即於佛前深信敬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唐蘇連龍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懷領軍於邊七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其司論對受諸罪苦龍摠不知龍時為靈州押衙貞

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前有道士楊景通結廬備竹間三百餘歲貌狀醜陋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

笑而不對龍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龍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與令

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巡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

領一人執鎖械果景通謂曰汝子不孝不能救父龍見之果父按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

汝何故更與鬼人令吾展轉罪重龍聞言慙悔過景通曰汝身死父之罪惟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遂巡父被諸鬼領去龍乃

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果謂龍曰吾奉天符乘黃籙功德已生天堂凡其所殺冤鬼皆已托生人

世蜀主孟昶性折青城山見女真麻姑致齋壇側時有麻美女張氏者遂納之名曰麗華同慶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驟電暴雨猛風撼拔屋宇騰空

散落張氏遂殞命乃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冲夜歸憩於山前忽有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詣若冲前賦詩云獨卧經秋曉

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慙思往日相房寵渥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還觀見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立如有奏對殿下麻

閣列諸罪人見若冲引一女子執於鐵柱杖之號叫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逢之者俄頃善神以鉤指若冲曰今夕上元夫官泊五嶽丈人校勘生死

罪且不宜久立若冲乃潛避遂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

張麗華也。龍幸於此。張濟上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法可救。曰。但轉九天生神章十卷。奏金錄白簡。可免此苦。即自托生。偶遇臨印。牧田魯。傳教黃錄。若冲遂置簡書。與龍轉經十過。授以酬因。而救度。誦至九卷。過丁焚簡之時。若冲即回向而觀之。明日張氏所望之地。有沙字四句。云。符吏勿勿。扣夜局。便隨金簡出。幽寂家。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過。經若冲諦觀。大上教。憫諸眾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欲超度先亡者。當崇此教也。

唐開元二十六年。成都張益為長史。自必克孝。因失怙恃。哀毀過禮。遂告家人。入山誦王皇本行集經。祈薦父母。以報養育劬勞之恩。異生和樂之處。日夕持經不絕。旦夕懇禱。念不已。如是六年。殊無顯驗。遂疑經典無功。欲生退心。忽於庵側。遇一老翁。儀容奇異。語張益云。非是經典無靈驗。亦非君不盡心。此乃去聖時遠。翻寫差錯。經文脫略。遂失其微。老人即以杖指庵中。經云。取來老夫驗之也。益乃取跪而授之。翁開卷誦之。曰。果誤矣。遂取筆改正。改畢。忽失翁之所在。止見有一經。橫在石上。開之。是軸不動。乃新經一卷也。蓋聖空頂禮。方知聖賢變化。倍加虔誠。專心奉持。得七日。亡父母忽來謂益曰。墮在地獄。備受果苦。承汝精神。福力。近得生天。今現故身。表功德。爾乃自天宮來。言訖。憶蓋自空接引而上。

宋元祐七年。相州范輝妻梁氏。六月內以疾亡。其夫專為持誦本行經。并王皇大帝聖號。極其精勤。終月不輟。忽一日夢其身飛昇上過天門。見絳霞滿空。異香襲人。璚林寶樹。森列無數。清風偏觸。皆作玲瓏之聲。已覺非凡。又見宮殿星列。簾下設一虛榻。上題云。此梁氏之靈。范悟是其妻。因左右顧。忽一絲衣童子。傍立范側。問之曰。梁氏何由致此。其人安在。持童曰。梁氏致此。乃因君為持誦王皇本行集經。及念王皇大帝聖號之力。今得快樂。已遷天仙矣。范感其言。益生敬仰。又見其傍有絳霞灰。鋪并紙卷。極多。或留在案上。或如紙灰飛下者。又問持童。童曰。此乃人間功德。祇但其念誦至誠。染寫真。謬者乃還。不然。擲去。范愈生信心。俄然而覺。即是年七月十四日也。

隋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姓宋氏。涿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

持律。嘗戒不替。大業五年。仲冬。法當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振。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棧場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今月初。蒙押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願。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一疋。早奉與之。并陳吾苦。妻遂驚寤。所由與人共說。初末之信。尋而重夢。後經十日。山告庵至。俗與夢同。乃奉絹與之。而與自陳無德。並施大報。聞寺僧咸問。與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與曰。餘無他術。見法藏傳云。願賦吒王受者。由鳴鐘得停。敬遵此事。輒力行之。不以為苦。兼鳴鐘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扣。將欲長打。必先致敬。願惡趣。聞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常奉修。豈期微誠。遂能遠感。咸曰。善哉。

宋僧靈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也。靈遠年十八。丁父憂。哀毀過甚。號踴之外。請僧法含。為佛事。當板父靈。其夕轉經畢。靈僧已眠。靈遠忽見佛身自西方而至。黃金色。如光焰。文餘幡花。繞繞充滿虛空。其父亦在其中。呼靈遠曰。吾得佛力。已登西方極樂世界矣。靈遠稽首。百拜。忽然不見。惟室中芬馨數日。

宋龍圖閣待制楊瓌。和王存中之子也。至孝。既喪考妣。著存不忘于心。軋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夜。夢見父和王與母夫人。偕龍圖閣中。省記考妣已棄諸孫。恐去。懇留十日之款。和王許之。龍圖閣再拜。勸酒。委曲如生之禮。龍圖閣和王及夫人亦泣。龍圖閣稟考和王尋常所修功德。燒獻錢馬人物。用符否。和王曰。用得再問。釋道功果孰勝。和王云。同但舉手。翻覆龍圖閣。又問世間經文孰勝。和王云。陰府派散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為吾印。施一十卷。最為第一。龍圖閣意謂欲冥用。即對云。容造以獻。和王曰。可時已暮。兵燹之有一急。是使水中。行米報。酉時有金字牌。過楚州。龍圖閣再問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嘗地部方。眷戀間。忽然夢覺。乘勝悲感。淚流枕席。遂念和王英爽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為宋大將。歷百戰。戰定。禍亂大功。不一受降。不致全活。甚眾。人鬼。殿陞。垂四十年。未嘗妄刑一人。忠厚明恕。宜得功德之助。有所主宰。且晤人間。所修功德。看誦金剛經文。所焚獻。

若陰府皆得用之。又知善惡報應。其陽一返。無間彼亦足以勸世之為善者也。龍圖後於釋迦世尊降生之日。就資福極。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齋一會。及齋僧若干。如法修禮。餘光明三德妙懺。一七晝夜。令僧眾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歲。貧一親賓福也。後又受三親語。龍圖曰。吾兒純孝。近所作者。吾皆得之矣。

嘉言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仁民而愛物。○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天地之德。莫大於好生。萬物之情。莫甚於愛生。

○仁慈利物。安隱眾生。○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慈已慈彼。以慎傷暴。

○若能調心。慈悲利物。隨所施行。皆成大善。○慈悲之道。救拔為先。○寧當殺身破眼目。不忍行殺食眾生。○仁無亂志。慈最可行。慈傷眾生。其福無量。○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好積諸德。慈愍眾生。不害眾生。是為梵行。○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

也。聖人所以欲生而惡殺。○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不侵奪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已忍辱仁和。○常行放生。生生受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制殺生者。天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違天者。勿傷非違人者。勿殺。○昆蟲草木。猶不可傷。○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含血之類。有急。投人。能為開度。濟其死厄。見世康強。不遭橫惡。○度諸蠢動。一切眾生。咸使成就。就無有大傷。見世興盛。不廢家業。○常行慈心。慈濟一切。放生度死。其功甚重。○救濟萬物。世受福祿。○一切諸眾生。貪生惡死。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輕於殺。○所居快樂。無災厄者。從放生救物。不害眾生。中來。○濟度鳥獸。發動金龜。施捨財物。普救饑寒。功德最為第一。

感應

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池通白鹿原。人釣魚。千原縹緲而去。東勞於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嘶索曰。豈非昨所釣乎。取魚去鈎而放之。帝後得明珠。蓋魚之報也。

漢楚元王出獵。群鹿隨山背。王引兵逐之。鹿陷大谷。四向壁立。中止有一

鳥道。王以兵塞之。詰朝欲盡其類。既曉。兵舍有一巨鹿。突圍至王前。跪請曰。我鹿首也。為王見逐。逃死無地。然古者不掩群。設仁及走獸。鹿與人雖異。其愛惜命則一。吾願日輸一鹿。使王庖不虛。吾類亦得蕃息。何如。王乃解弓曰。汝鹿王也。汝愛鹿。何異吾愛民。乃下令殺鹿者。與殺人罪同。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奔吳軍。若萬馬聲。吳軍驚。適鹿王因見楚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王。愧感於楚。是為鹿王立廟。

晉成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成郭城。令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郭城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毛寶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所放白龜。既得至東岸。龜乃回顧而去。

晉孔愉嘗至吳興。餘干亭見人龍龜於路。愉求買而放之。至中流。回顧視愉。數四。及愉封餘干亭侯。而鵲印龜首。迴屈三鈴。不正有似昔龜之顧。愉感應如此。愉悟乃取佩焉。

晉晉陽守宗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膳。其夜夢十丈夫。皂布袍。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

晉桓溫為汝南郡。人齋四鳥。鵲作體。天兒夢四鳥衣人請命。及覺。忽見鵲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

宋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楮字正。自江陵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極引首望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俱白服。便出與語。乃謂楮曰。公欲奉謁。今會良時。楮曰。卿自鄂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士。况復飲宴。且欲奉陪。遂無間也。楮覺其容止有異。且疑非常。更不敢語。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於飲處。便卧。楮甚異之。左右人皆相目。不敢言。以被覆之。及明。尚寢。因舉被。見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楮不敢殺。乃昇致江中。是夕夢二人衣白衣。各持一珠。狀如楮目。前不語而去。及曉。梳洗。得二珠。各徑寸。乃二白魚之報也。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縣喜夫。避往南鰲。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角奴。感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

青囊內有珠三斤許留著奴床前歎如欲語狀蓋以為謝也

梁中山劉治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飲飽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為弊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選陳陵令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二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者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

晉崔放字子游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鰮而病秋初臨湖上山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為膏

食鰮不食則壽長放以左右無人遂起臨檻忽見檻下有一大龜又語如前言訖入水放遂終身不食水族後放為江陵令年九十餘卒

陳宣帝時揚州嚴泰欲往某州看親一馬一僕前詣襄陽時正深秋對景自吟曰誰道江南景物佳岸邊常有四時花竹離茅舍溪光淺元是西湖

賣酒家下馬沽酒獨酌忽一人至揖泰曰為壽之使我來見尊難知君仁慈必能提挈見在江左待君泰久思從來不識問來者公何人曰我乃元

深遂與深相從至江上悄然不見一人乃問元深為壽之安在元深用手

指江上小舟曰壽之在此四首元深已不見小舟將近泰問為壽之在此漁人曰無遂歌曰遠望扁舟一葉來襄江兩岸百花開好拋生計承槎去

尤恐區區無取財泰曰此小舟何幹舟人曰此捕魚舟泰曰得魚何在漁人曰今日不得魚只網得龜泰請看之漁人於絡袋中取出果見龜五十

餘箇於內有一大龜泰酬價買之令僕人引漁人入府陳負外所支錢五千貫訖遂令漁人盡傾入江中泰次日到陳宅是夜閣中東燭獨坐作詩

曰可嘆秋宵更漏長無人獨對篆烟香欲眠耳畔寒蛩碎端的心寬也斷腸忽聞閣外有人作歌曰遠涉波瀾到此間報聞刀布已先還待傾觴力

終身謝爭奈君恩重若山歌畢呼嚴公云壽之特來報謝泰開戶見元深引一人來座前拜跪致謝不已泰曰公年高何必如此此人云某乃壽之也

也因言前日所感錢鈔今諸子拜送到又與公請延壽弄言畢二人辭而去泰如夢寐至某日府中見漁者告泰云前日龜價錢盡沉江中泰笑曰不義之財也遂辭親戚歸比到家百里父來遠接泰拜父父問曰數日前

四更以來有皂衣五十餘人各携錢一兩言汝兒江上被人取了我父此船中番舟而奪之令我等不遠千里送來留下錢而去其錢尚濕我與汝母以汝性命為憂泰方省曰信知壽之言前日所感錢鈔今諸子送訖蓋為衣者乃小龜也元深龜也壽之犬龜也夫水族受恩猶能報謝而況於人乎

唐江西觀察使韋壯年近四十舉五經未第嘗乘寒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龜長數尺置於橋上呼叩餘喘須臾將死群輩觀者皆欲買而烹

之丹獨憐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千則鬻之是時天正寒韋既不可脫衣為質乃以所乘寒驢之既獲遂放於河中後行而去時有胡蘆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問命胡蘆先生倒屣迎門

忻然謂丹曰親望數日何來晚也丹曰此來求謁先生曰我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丹思良久不能得因曰先生誤

矣但為決窮通先生曰我焉知君之福壽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遂相與策杖至通利坊幽巷內見一小門胡蘆先生即扣之食頃有應門者

開門引入行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妍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有一

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出稱曰元潘之向章盡禮先拜韋驚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喻老人曰老夫將

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如天豈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為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效耳韋乃嬰然知其龜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羞留連竟日

既暮韋將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授與韋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蘆先生曰幸借吾五千文以充韋君致一乘早決西行是所

願也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先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韋賴以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授咸陽尉又某年登朝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薨前是

英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自五經及第後至江西觀察使日月無所差異洪州使廳前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其

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春在位矣一旦樹忽生花遂去
官至中路而卒初幸遇元長史也頗怪異之復每過東路即於舊居尋訪
不獲問於胡蘆先生先生曰彼神龍也變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安
有中橋之患先生曰此難因凡與人與聖人神龍與蟻蟻皆不免也又何
異焉

唐大和中有家士姚坤不求榮達常以醫卜自適居于東洛萬安山南以
琴鐸自怡居之側有獵人常以網取狐兔為業坤性行恒賙放之如此沽
者數百坤舊有莊園於嵩嶺昔提寺坤持債賙之其知莊僧惠沼行兇常
於園廢柴井深數丈投以黃精數百斤水人試服觀其變化乃飲坤大醉
投井中以礮石掩其井坤及醒無計雖出但飢茹黃精而已如此數日復
忽有人於井口呼坤姓名謂坤曰我狐也感君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
我狐之通天者初穴於塚上因從窺中窺天漢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
奮飛遂凝眈注神忽然不覺飛出驛空駕雲登天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
能澄神沃慮注眈女虛如此精確不三旬而自飛出雖窺之至微無所破

矣坤曰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西昇經云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
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忽能跳出於壁孔中遂見僧大駭
視其井依然僧禮坤詰其事坤告曰但於中餌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能
飛出窺所不礙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墮下約一月後來窺弟子如其言月
餘未窺僧已斃於井中矣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大桃詣坤云是富家女
誤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簪篋坤見之妖麗治容至于篇什筆札俱能精
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學大桃至京至盤豆館大桃不樂取筆題詩簡為
詩一首曰鈿華久御向人間欲捨鈿華更慘顏頻有青丘今夜月無圓重
照舊雲髮吟韻久之坤亦覺然忽有青收遣人執良犬將獻于張度之館
犬見大桃怒目制躍進步上階大桃亦化為狐跳上犬首執其尾犬驚騰
號出館望荆山而奔大駭逐之行數里犬已斃狐亦不知所之坤惆悵
嘆息盡日不能前進及夜有老人挈羹醢詣坤云是舊相識既飲坤終不
能達相識之由老人欲罷長揖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無恙遂不見
坤方悟狐也復遂絕

唐李元於吳江岸見小赤蛇長不滿尺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之放於
茂草中明年再經長橋有進士諸浚謁見曰汝居橋尾數百步夫人道奉
召幸起坐邀遂同至一山樓殿寶飾侍衛甚嚴俄一人高冠道服引元生
曰小兒不幸幾死頑童之手賴君子活此微命願浚令再拜乃命置酒水
陸交錯曰吾乃南海之鱗有功於世天帝詔居此封安流王吾有愛者小
字雲姐今欲贈予子納之當得其助元乃別去後赴禮闈明日當試雲姐
預告以所試題目元頗留意暨入試果得大捷薦名登科雲姐告辭曰奉
王命不敢久留作詩別曰六年於此報深恩水國魚邦省二親莫為初婚
又相別都將舊愛與新人時元新娶故也

宋東平董瑛聖老之父知澤州陵川縣縣素荒寂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
每以飲饌蕭索為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雞子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餘
掛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婿至宛妄請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
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裙幅而跛足旦起視而妾持叉取所掛物得二十
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適求乳鷄於同官分抱焉皆一成一雞唯一雌雞
病肺董自是不殺生

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弘泰者家富於財嘗有人賤貸錢一萬貫弘泰微之
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貸之足以奉償弘泰聞之惻然已
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
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蟇也

宋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皆以漁釣自給有屠師
者買得他處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飲鰒鰕取魚見兩大黑鰒
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三竊異焉遂其所為乃新育小鰒數
百尾聚一窟中不能出故唯雄往來且漸且從宰其身之陷死地而不恤
也屠生慨然大息乃次其狀悲出之棄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
之曰汝漁者以網罟為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非他人比遂改壽一紀
歸語世人勿殘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宋洪慶善妻于氏温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鮑元龍百
餘枚不忍食其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于者甚眾裸體腫脹前後

後以一瓦自蔽皆有重邑別有十餘人慨然曰爾輩甚難我何苦也丁氏
痛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能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瓦竊食上
餘枚乃慨然若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次多復夢焉者拜謝庭下而去
宋江丞相廷俊宣和初為將少監時與鄭道實之為同僚一日坐局
汪得六鮮鯉將歸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之下自贊云李太公
公一言千少監乞命鄭曰不知若等何罪俱曰公只一言之鄭許諾既寤
達之汪公汪曰通得六鯉將歸豈為是耶遂放之鄭至夕寐又夢六人
來謝自此遂不食魚

宋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僞萬物命乃可獲
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附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
年尚可再結序不聞之序於是太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其
人救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可獲
矣既而果然

宋葉三解元有鎮大龜者投之水數日又獲龜視之即前日所放之龜
遂於腹下刺一佛字放在清川橋下壬子歲父子同應縣縣洪水驟漲船
至金水灘幾覆須臾使正若有物扶其船及至安流龜現佛字知即所
放者是夜夢一皂衣婦曰爾子璿今秋領鄉舉是年果然

宋程原常蔡源人與妻嗜食團魚令婢梅香主包餅每滋味不適口即捏
之嘗得一大者長尺餘方操刀欲殺視其伸縮頭搖為之不忍指而與言
曰我尋常烹煮必遭杖責今放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解縛置於合
後活池中池廣亦亦未幾竭程夫婦以龜肥太且滿意欲餐之既失之始
甚扶婢數十經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奔容憤家人知其不可療昇入池
上茅亭以待命終明日天曉有扣宅後門者謂為鬼物也去之乃言我
是梅香病已無事乞歸家母聞信然問其故對曰昨夜後髮髮見一黑
物將泥草過我身環繞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
苦始知獨在亭上程氏未以為然遂冀復使僕作如昨日俚而密伺察
之兄巨龍自池嘶水浮萍徧覆其體程不省其故婢乃詳述放龜之由
云今比昔日其大倍加視尾後穿竅猶存於是竭池取之遂諸深潭遂

舉家戒不食嘗有名醫云熱證之極卒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沒衣裳五尉
之為戲不謂水族細類亦能如此蓋陰德所致也
宋井陘何縣尉天資仁慈每出見捕雀者必毀其具遂其人見法必買
而放之常戒其入使易業如是者三年代期將近鄉民有被盜劫殺者上
司督捕急迫未能獲忽有群雀數百飛迤馬首何深異之既而雀群飛滿
路傍百步外草舍上何遣卒搜屋下果有七人醉卧未醒及有賊仗在傍
擒之乃真盜也遂解于官何尉美鮮竟受捕盜賞秩古有樹德之報信矣
我

宋主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卒探取其雛王方視事鷹
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非探巢之卒也市中未還乃徑擲探巢者之
巾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還其雛鷹乃引群鷹飛鳴旋繞於廳上告告
之意而去

宋蜀郡舉人張沈雅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縣下夜泊忽
夢二人容貌端嚴白衣華煥於沈前俯伏求救沈覺問其故下跳躍之
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沈遂取魚乘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人衣白布
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遂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
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祥符者異也當迎君算耳沈至晚年著後福
書三卷亦記夢魚之事章壽七十八而卒

宋惠州李景文慈叔好生凡有賣魚蝦螺蚌之屬盡買而放之池景文常
服丹砂喉吻生煙眼鼻出火皮膚如刺煩躁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遍體如
吮翕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螺蚌十數射紛紛登陸昇於江人謂其好生
之報也

宋景定癸亥荆門軍黃姓子履京學病亟報其子至未至十數里宿田舍
繼有扣門投宿者與黃各通姓名談論古今聲聲可聽因問黃來故曰尊
君得非黃姓子耶黃曰然何故相識其人曰予死尊君實生之近聞其病
乃因多食魚生胸中積冷誤食涼藥今但服薑附湯可愈今幸相遇子可
母行言訖不見黃到京乃知其父因上脯熟多服涼藥與冷積相併遂服
薑附取效焉姓子未嘗活今但同黃曾獲一龜將脫其殼黃憐而縱之蓋

子 120-358

其報也。

唐劉方回其父為湖州刺史。傳為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為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同送于坑。所父歿。方回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從龜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復夢大龜曰。皆在銀坑。學蒙先便。君救脫之。恩。今故奉報。昔應世真人曰。一切翻飛蠢動皆不可殺。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輒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能害人。是以識者常加敬護。必獲其報。

宋宋郊。宋祁。方別角。同肄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卷試罷。復遇僧於廬。僧執大宋手。驚曰。公風神頗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題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緣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安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草獻太后。當朝請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宋京師有一酒匠。每日見酒及水內浸死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坐則放焉。如此數年。所活者甚多。一日偶被罪當死。官欲行刑。府官執筆書判。有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遂去。再點筆復如是。初以為偶然。至三四次。官疑有冤抑。乃再閱案問。未決。間忽遇大赦。得免罪而還。夫蠅至微之虫。何誠而致是不過造物者用之以報酒匠之善心爾。

宋曾榮。嘗母至孝。富有鵠為人所射。窮而歸。榮奉養極瘠。愈放之。後鵠夜到。參門。東燭視之。鵠雌雄雙至。各啣明珠。來謝。驚數萬鵠。榮家遂致富。

晉李冲元。好食鱸。嘗夢一姬。衣皂衣。告曰。我腹中有五千丁。我死。子亦死矣。儻能生之。獲福無量。冲元意其鱸也。遂捨之。誓不再殺。後夢此姬。果謝家。由此益裕。

宋張提刑。對厭。嘗與妻戮力。就屠家買物。命放生。日有定數。十餘年後。其

妻死。張於密室。修誦。以平日所放物。命追福。半自焚之心。無知者。至大。樣作黃籙齋。道士拜章。罷言。宜人別無過。又得所放物。命功德。疏功德。最太已。起生天界矣。始大驚悟。遂勵志不衰。

宋蔡君謨。未仕時。每喜食鵝。一夕夢鵝衣老人曰。宋日當被室。願公貴命。蔡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義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厨中。有黃鵠數十。放之。經夕復夢鵝衣老人曰。感公從持。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後蔡果顯貴于時。

隋侯見大地被傷而治之。後蛇嘶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珠。一名明月珠。

晉季。季子。東平太守。李忠。相母本一山。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集其家。遂留不去。姬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亡。後得道居華陽洞宮。

後魏裴安祖。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於天熱時。舍大樹下有鵲鳥。雄雌

急。夜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悲焉。乃取置陰地。徐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曲領。尚安祖再拜。安祖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昔有大樹。仙者居焉。狹如河。側棲神人。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蓬蒿棲集。遺尼拘律。果於其肩。上。暑往寒來。乘陰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仙。

陳嚴恭者。黃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之。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鄂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鄂州四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三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曰。請以相售。恭遂盡買放之。江中。唯空船。諸鄂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日暮時。有鳥衣客五十人。詣門。寄書并送錢三萬。付恭父母。曰。公兒在鄂州。附此錢。願依數受也。父恠愕。以為恭死。因寄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因留客為飯。食明日。客辭去。後月餘。恭還家。父

母大喜而問附錄之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其月日乃賸藏之日。於是知客乃龜也。父子驚嘆。

隋智者法師以身入水。勸人歸。一所為放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胡諸講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龜梁三十六。附三百餘里。俱成法池。靖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伏法。遙冀智者垂救。夜夢群魚巨僂。吐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罪。

唐魏郡馬嘉運。性不嗜錢。在蜀之日。見人將竭池取魚。嘉運時為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盡買魚放之。其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控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此不恠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即於樹下上馬去。其屍倒卧於地。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在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昔張總管家。其常相見。縱管無狀。非禮殺我。我訴於天曹。已三年。為王天

主。教讀公瑾。故常見。今乃得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矣。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職來可謂宜。且就霍司刑。座。嘉運見之。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章也。起嘉運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為此官耳。嘉運曰。貧子不願為官。得免幸甚。章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有相識可舉。令作僕。有人來云。公已起。引嘉運入見。廳事有一人坐。肥短黑色。呼嘉運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為記室耳。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此任。公曰。識霍章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章。問嘉運才術。章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可。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投馬生。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章與之別。云。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馬。作浮屠。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屠圖。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言。云主者為誰。章曰。公瑾卿人王五。飛死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至今。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道。道僻由此路。歸下道。道如跌而墜。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

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具人陳子良。元公瑾亦亡。自二人亡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忽若見官府狀。驚怖趨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向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子良。訴君霍司刑。為君被請。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後太宗使奉文本。問其事。文不錄。以奏。嘉運終於國子博士云。

唐荆南俞一。尊好放生。及塑佛像。後因病見二鬼。追之前路。多有飛禽走獸。迎接。又遇千餘僧引至一所。殿上有王者坐。二判官持文簿侍側。王者命檢簿。有何善業。判官云。此人。有贖放物命之功。所放者。已受人身三十餘。合增壽二紀。命青衣童子送回。復活。右手掌上有朱字。數行。隱隱不能辨。蓋批判語也。

唐僧善信。大師。學於馬祖。悟佛法大意。後住五臺。舊無碑。供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池。師止之曰。勿殺。是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宴坐。甘雨霑。然後忽以利刀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滿。脫然坐化。

唐天寶中。當道漁人劉成。李。曉。魚。往丹陽浦中。李他。往。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有念佛聲。劉大恐。於是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菰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直。

宋錢塘壽禪師。者。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鬻魚蝦。輒買放之。以是破家。一日坐累當死。吳越王將于江上。夢老人引魚蝦數萬至。云。此皆稅務官所放者。願王免其罪。王憐憫而釋之。乃捨身出家。得法。服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善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死入生。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千年修行。

宋吳子英。若舒。鄉人。善入水。捕得一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旬。以米穀飼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地汝。可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餘。果見其妻子。魚復迎之。於是舉家皆升天云。

元鄭城官。講所有二僧同居。一僧苦於鼠。以大小二桶裝。照鏡。撲鼠。機發。

鼠受據僧急去撲水欲淹殺之同居僧不忍揭揭相救之去明日據鼠僧他出是夕僧獨宿聞群鼠喧聒異常僧厭之云我他夕縱汝汝反貽我死早起於榻前得青條一事心甚疑焉數日後僧以條束腰鄰僧見之指云此是吾物曾失之卧內公笑得僧陳所以始知是夕鼠集黨竊鄰僧條以報德故宣貽耳

唐眉州通義縣楊龍有女名正見幼而聰悟既笄父聘與同郡王生一旦舅姑使為婦正見憐魚生在盆中不忍殺請于舅姑而放之一日正見迷入山中有一女冠在焉知其有奸生之心留止山舍常使汲澗泉已數年矣每於水次見一兒潔白可喜才及歲餘一旦抱歸兒已殯矣視之乃茯苓也因潔以蒸之冠出山正見聞其香因就甑取食之自是容貌光澤射人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三日昇天

宋諸暨縣今諸華依昔習儀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是年奉詔還闕政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其美華異之作夢魚記以爲後采宰邑者

宋荆南府左班殿直孫良嗣一生虔奉真武常持神咒因見俗儒多誦物命每自思惟皆是輪迴何忍為之常於市肆買飛鳥魚鱉之類放之經十五年良嗣自然達性悟理凡有作為多有奇感人皆稱曰孫先生忽一日無病而卒卜筮荆積山南開墳有根鳥糞泥裝品土膝地穴出水化生魚鱉地生芝蓋下柳時有五色祥雲草蔭四向墳前有一小竅現出龜蛇盤旋喜躍其靈應如此

昔陵陽子明著鉅鄉人也嘗釣魚下漢水釣得白龍于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春石肺水而服之三年白龍來迎遂仙去

昔同州司馬裴沉寄侍再使叔自洛往鄭州在路日晚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下見一病鶴翅閉上瘡壞無毛忽有白水老人曳杖而至謂裴曰少年憫此病鶴耶若得入血一塗即能飛裴曰請刺此臂血老人笑曰頃三世入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可裴欣然而返至洛訪葫蘆生陳其事生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授針刺臂滴滿乳下滿

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信士乃以血塗鶴後遂裴至所居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至一莊與裴養生之裴渴甚求茗若入指一玉龍曰此中有少微裴視龍中有杏核一角如筵中有漿白色飲之不饑渴滋味如杏酪裴請為奴老人曰君有微福緣位亦不能終其志賢對真有所得存及與之遊今有一信憑君傳達因舉一懷物大如蠶我無竊開裴還中時將開之懷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時得信聞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封後因遊正屋不知所終裴壽九十七而卒

宋吉州隆慶長老達言嘗寓袁州仰山寺與同參數人約往他郡行賂取筵欲治裝見筵內有鼠窠以碎絹紙新生鼠未開眼者五枚狀然達欲去之恐其死乃謝同行者託以他故不往又數日五鼠能行達以粥食飼之每夕宿筵中旬餘始不見其中絜然無滓纖得淨筵衣及茶一角達意其竊以米懸之僧堂三日無取者於是白主者告於眾以其茶為供而行自是所至不著貓鼠亦不害

宋平陽邑寧明院有閻黎有元者多惜物命嘗作勸放生文辭手板已入為之滅終一冬元忽無病而終百餘人俱泣疑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覺猶不樂因出戶外見有挈釣籃出小蟹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元乃悟後竟生化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四

嘉言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於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落能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固或逃誅○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矣○父慈而子逆兄弟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下山民乃刑戮之所攝○事父不安親則禍憂至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群臣不用禮義教訓者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事主不忠傾國亂政寧有以得壽終者耶○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公則誤君而危國私則賊身而喪家不祥莫大焉○不受其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惠不及者未

之有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親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父母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父之有逆子天地鬼神不能容○上下乖離家道以衰

○諷問君臣誣毀良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所造罪業無量無邊○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垂於後世○五逆十惡業三毒以為障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五逆不孝順天地不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父子兄弟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傷傷惡逆甚於鴆毒令妻適於蜂蠻○殺害父母兄弟六親王者所戮死受惡報○護婦罵父母死墮斬古地獄○若有衆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常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無出期○簡道惜妻兒爺娘不供養兄弟似冤家也問多此樣牛頭勢自噴始覺時已癡○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生不識親而逆孝行懷此逆者其惡無盡○若於父母起惡

心或佛菩薩聲聞衆此等皆入黑繩獄

○不忠不孝罪之大惡○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友兄弟不誠夫婦不義朋友不禮三光不重五穀身三口四大拜小斗殺生害命人百已千奸私邪淫妖誣叛逆從微至著三官敲筆太乙核文即付五雷斬勘之司先斬其神後勘其形斬神誅魂使之顛倒○語及父母師主不善天曹罰病○悖仁慈虐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不忠不孝入女青獄○嗔怒父母自愛妻兒死入西方地獄

感應

宋章傳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哲宗時仕至尚書左僕射無門下侍郎恬思不忠務為欺蔽怨于上引蔡卞等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黨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妻孥甚至誅毀宣仁后請嚴司馬光呂公著塚斷其棺哲宗不聽又以文及甫誣語書於蔡卞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時得重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究之又以皇太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誣以左

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悔之乃曰章傳壞我名節民有被酒狂傷者詔貸其死傳竟論殺之哲宗崩徽宗遷傳特進封申國公為山使使靈輿臨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貶雷州司戶參軍初傳與蘇轍于雷州又下令不許占官舍轍既民屋傳又以為強占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報券甚明乃已至是傳問舍于是民民口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從睦州平後欽宗北狩至樞州北斯縣鄉中時感帝帝與隨從之人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頃刻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避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俄有數丈大火飛于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皆震死其男婦皆上背有朱篆而不可識獨小兒有朱篆可認云賊臣章傳後身帝曰章傳為相誤國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為臣不忠者可不戒哉唐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為地下所由引至王兩王問并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已嘗無罪王令取贖來須更有綠衫黃持簿至唱并思罪云如意元年點點陷瀛

檣等州國家連兵赴救兵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道行為默然所
敗殺萬餘人大足元年河址蝗虫為灾民不粒再思為相不能開倉賑
給至今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變理除陽再思刑政不平兩傷
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
伏罪忽有手大如扇毛鬣可畏再思指問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
何得至此而由對云却問其人云無過宜放迴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
為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刊其事於中書廳記之云

漢書卓字仲穎臨洮人為羽林郎以武功封祭酒侯後挾兵柄威逼無道
舉兵剽掠洛中貴家金帛掠婦女謂之搜牢虐刑濫罰雖必死常遣
軍至陽城時人會于杜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
歌呼而還後却帝核未央宮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驍更
相陷藉鐵鉞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居二
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殺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家墓收其珍寶後呂
布李肅等謀誅卓卓方朝服升車馬驚墮泥復還更衣至北掖門李肅以

戰刺之傷臂墮車布持才刺卓遂兵斬之百姓聞之歌舞於道其珠玉
衣裘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後其弟及母妻男妾盡滅其族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
是積日諸東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後其黨李傕救其反合
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暴雨遂震其墓家戶開水土流入既出之棺向
合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既下棺又風雨益暴遂開戶戶開
大風復破其家人皆以為卓不忠之報

宋為識遠達三年為壽春守虜騎南侵而入籍籍言即守營使虞興勇
通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校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日為降書啓城迎降虜
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通判又以虜退為已功乃上章言太守降虜已
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通判恐即為惡言動衆識遠與家合皆
被郡中群小殺之朝廷嘉通判功遷為本郡守受命張宴酒方三行通判
倉皇失措識遠名如有所見叩頭引罪言其實以城降乃言以為功使
公以非命死其悔無及旋即仆地而死

宗泰為京太學生時號泰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異人來指檢語其同
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於其手者後檢
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
北還檢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屢望風畏
服時為岳翁爺又飛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賜飛令行師
建之初檢維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姦
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檢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女
婿此誠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檢力沮極復乞詔飛班師檢又與張俊
謀使其部曲王俊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方侯
高燬煉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檢于東廂綺窓下書成密謀于
妻王夫人夫人贊成之曰檢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
派使兩家妻孥資遣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子妻也後檢挈家
遊西湖舟中得暴疾問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
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

殿下檢自此快快不惺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熈亦死方士
伏章見熈騎鐵松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熈泣曰吾父見在鄴都方士如其
言而往果見熈與方士俱高荷鐵松備受諸苦熈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
人東窓事教矣高在鐵籠下與檢爭辯檢岳飛事檢不服至嘉泰申子衡
州有老儒自州學晚歸中路暴亡遇兩人昇車轎未幾使登輿涉高深
至一所有一黃頭力士引入見方侯高荷校在內謂老儒曰此間勘殺岳
飛事甚急當飛時秦檢曾患親劄今不復認其故在此未得解釋此書
今在某樓文字內無緣得來故白主司邀公至此煩歸語吾家可急取於
城隍廟焚化老儒諾之黃頭力士引出仍命轎轎昇昇及門而進時其家
昇尸歸檢已七日矣心尚溫故未蓋棺耳既懸索飯食畢即命昇往高家
屏左右與高之子言之高子如言檢得書就城隍廟達水陸一中焚之後
又有考試官婦自荆湘死而復甦曰適有陰間謝秦檢方侯高為臣不忠
欺君誤國事檢受鐵杖與高等俱押往無間地獄求劫受報矣為惡之報
其嚴如此

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為不狀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渡溪視女遭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探長藤入水經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恠其味竊藏一罇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錫婦送縣俄而雷雨大作矣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已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往

齊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菜緒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噎死緒聞心中介然即吐血而明而死

宋乾道三年江西大水頗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太挈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親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一兒先渡汝可後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

必不能渡水減得一曰亦幸事遂絕溪而去妻憫姑老不忍棄掖之以付陷于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撒去之乃銀一笏也婦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是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告曰恰到此為黃黑班牛嘶入林矣遂奔林間訪視蓋為虎所食流血汚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

宋臨川縣後漢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為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進道與之曰以是為校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雨忽作急避於民舍雨止而出聞子已震死趨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腸下皮肉與血肉相連父採懷中所携已失矣

宋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尼三人墮死於一室澤背上朱書曰天誅不孝龍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為娼其母但懷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

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相與罵侮以乞窺目之故獲此譴

宋時陳永年嚴州人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安私儲金千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悲問仆絕兄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則是夕永年忽遭震死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其夫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娶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慶植妻夢其亡女着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未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告父母坐此葉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日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顧恩垂乞性命毋驚惶恐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如王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勿殺待慶植至放之俄慶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皆不食植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

宋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廕至承務郎某慶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熙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座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之子已而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棄鉤軸而既已富貴率皆驕淫貪暴不孝不弟今爾亦止可一任矣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者可作州次者可作簿曹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母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親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徧索越三年福子死母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為州字也次子溺成州蓋曹字乃成曹字也

宋乾道五年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吟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為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

言兒女團燒附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日。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七日後。稍擲在傍。兒女如欲吸食。自是人莫敢近。趙單置室。廟其戶。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為人無狀。眾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必至。孟與之焚香。告天。使得紫書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延命。方絕。李生時。凶戾狠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隣。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

首黎瑤。涇州人。放蕩無賴。貪姪酒色。不顧父母之養。父老無感。不事。其終。仍耽酒色。如常時。母尋喪。蒸露五載。不終棄事。縱欲敗度。愈甚。一日被雷焚死。

宋廣陵孔目史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曰。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若爾。極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美左右以為公訟。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屋。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隣里皆震。湯不自持。後數日。歐陽氏家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宋德州德平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負。備以養。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屋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夜叉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柳盡。亂擊屋瓦。其夜隣家聞門外語曰。不孝之家。宜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宋南劍沙縣人羅華。大觀中。在太學。學有術。其靈華亦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宜急還鄉。前程不須問也。華懇之曰。華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養。耳。華曰。家有兄弟。罪獨歸華。何也。神曰。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飲諸子。疎解不足貴也。華既悟。悔求裝運。歸鄉人同舍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

宋鄧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為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維父

母亦遭此禍。其時。道七年二月。張於乃相榻上。夜半忽驚。張介介不能出聲。救療。逾十刻方醒。父之能言。曰。蒙綠衫人呼去。過入浴室中。四向皆然。火熱不可向。啼呼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然然而寤。謂為夢。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鳴。父詣廚作粥。牝狗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虞云。自是始知悔。謹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

宋乾道九年。鄧州瑞金縣市橋。壞邑宰孫紹持。錢授狗脚。察巡檢羅珪欲買木繕治。縣民溫太居興仁鄉之胡嶺。家有樹林。其巨者一本圍五尺。前二年溫母命伐之。規為送終。周身之具。未暇鋸解。子亡。狀不復與。母議徑詣里正胡璋。劉宗理。售之得錢萬五千。悉掩為已有。毋聞而泣曰。吾年八十五歲。旦暮入地。百物不可得。欲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為我子。何忍見奪耶。翟某遣軍校張友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滾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焉。四月初。溫在田。時稻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中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斃。煙色鬱鬱。然左畔半體仍舊。不死。背有朱書。不孝二字。

宋廣水陳尉。一日出廳。見門外有數人。衣青。燭者入。遂回取杉。煮油。出。不見人。惟案間有黃牒一紙。開視。皆不可讀。正認得其姓名。下有不孝二字。遂驚懼。急命道士作法消禳。取牒置紙錢上。方舉火。為霹靂所震。其妻亦震死於堂。蓋陳夫婦平昔不奉其親。故獲斯報。

宋紹興癸酉夏四月。衢之龍游地名堰頭。有吳氏妻與姑爭飯。有語其婦。遂持飯傾與豬食之。頃史雷電。遽作。三天神自其門前楊柳下入其家。擊二小兒於床上。其婦與豬震死於當門。

宋紹興丁卯。龍游地名城南。有姓徐者。兄弟二人共養其母。五日一輪。其兄負甚。而弟稍厚。相去十餘里。及兄供之。次饘粥。不給。輪內尚有二日。語其母曰。食不足。且往弟處。後措置得當。補填其母乃往。及弟門。而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毋以兄之意。語之。弟力拒。不容入。毋聞其飯已熟。更止。饘其弟乃令妻取飯。置臥床。以被覆之。雖杯飲亦不進。毋乃垂淚而往。行未及里。片雲遽起。雷電大作。俄有一神人自籬外入。提瓶。既擊之。其神人遂令先取其妻震于門。次震其夫子堂人之不孝其親。以連天誅。捷於影。

聖司不慎哉

宋姑蘇村民安云以漁為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氏母抱持之。老人手弱。墮于地。死。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為。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父不到舅家。偶得人魚。欲往饋。借行否。母慰善。過望。欣然從之。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待。斧立。母則怒曰。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下。必奈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而曰。聽汝所為。民奮斧將及母。母必死。父乃震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以舍婦。意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大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上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後遂絕也。民之家遂絕。

宋廣州番禺巷內民家女子。父母甚愛之。納婿下家。女恨戾不孝。無日不呼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黃飲過。醉後。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拍。盡聲言。欲殺。不可聞。隣人不能忍。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化。猶舉指如初。

宋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姑姑飯以麥。不得其飽。而自食白杭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杭飯曰。以此施我。姑搥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之。僧哀求愈切。婦出脫爾身上絮。衣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急不見。家婆驚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而皆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憂至則儼然全牛矣。

九月七日也

宋時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謀者。正殺其母。而後舉。其主謀陳五四者。正在飯店內烹餅。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人。携錦皮薄書。入門。悅。問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簇。穿透。靠壁而死。

金熙宗時。解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實。至梁獨。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比唐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癘。猝流。徙。梁道。梁扶母與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咸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詎即母在地。曳之道側。掬泥。沙。塞其口。然後去。稍遇妻。妻問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投大家。可。脫。發。以。頭。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傳。尸。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繞。及。中。途。風。雨。暴。作。霹靂。不。辨。人。迅。雷。震。鬼。神。飛。揚。難。還。出。汝。眾。懼。散。亦。不。暇。顧。梁。所。之。

少頃。淫。霧。梁。乃。臥。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胸。骨。使。全。骸。成。觸。腐。肢。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詎。別。識。人。物。飲食。言語。皆。無。效。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廳。其。妻。能。幸。姑。念。其。梁。終。數。年。不。能。舉。動。號。呼。而。死。

宋慶父。賁外郎王清。將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清。死。數。年。經。有。二。子。皆。以。成。立。相。繼。暴。卒。終。亦。復。明。始。悔。前。非。克。已。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血。婦。受。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冬。必。策。杖。詣。母。安。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血。婦。亦。病。癩。卒。

昔有婦性狠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乃。作。計。教。其。夫。主。令。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子。足。將。欲。加。害。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震。殺。其。夫。母。即。還。家。其。婦。聞。問。意。謂。夫。歸。遂。發。言。已。殺。未。姑。答。曰。爾。夫。已。被。雷。震。死。其。婦。驚。怖。俄。而。雷。電。復。作。婦。亦。震。死。隣。里。入。窺。見。不。孝。夫。婦。俱。在。地。獄。受。諸。苦。報。

宋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遂。至。尼。寺。道。二。婢。侍。湯。藥。安。不。樂。往。妻。母。其。

劉不能制母死大罵曰吾心欲汝於陰府不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妻方大給忽震一聲腹中破裂哭聲聞數里劉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妾誣違父母誠是可笑乎

宋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其出外慮其寡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養不盡禮其甚理冤金氏憤之恨仇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養金氏乃以麪最養為餅餽以進母食既畢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死李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尋避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走入關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暇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派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數日而卒

宋松陽縣有少年子龍養金鳳且善開司直宋官曾數百奉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起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進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起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為然子怒急不獲已揭湯浴洗

復見母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宋宿州縣何借職言往年自宿以東秋夏不稔有村民忘其姓氏常優其妻子而怒殺其母因時饑饉越他鄉適過一大林間無行旅謂其妻曰婆老累我遂用弔於墓樹而去其家舊畜一犬習養甚馴夫妻既行犬遂不復從返居母之左右頃刻有少年躍馬二輩臂鷹撲強道出林下其犬輒出吠之少年引彈之則望林而竄如是者數若有訴少年本豪俠而義情有虧因隨而視之果見一老嫗懸於墓樹遂為解之詰問其由

備言兒婦之故前路未遠少年頗傷其意遂乘馬北遂使老嫗從之犬亦兼行至前店夫婦方解縲少年者未識其犬犬搖尾先至夫妻皆欣然曰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即擒之未及見犬躍上齧斷其喉遂卒其妻送官司所屬准法

宋鄆陽莘誠鄉民王三十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材已而又貨之別易梓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梓板自用但市松棺

欲母既葬向曰為雷擊死倒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哭且扶尸仆地已日中震雷忽起擊子性他處約相去五里許雷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座皆震出遂斲棺一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宋福州長溪民為贅婿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僕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問母語聲急聲哀於舍後復誰其母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鱗魚既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老嫗耶妻往慰則滿籃皆蛇也驚走親民不信往視之果見群蛇蟠結一窠大者昂首出怪咋其唯即死蛇亦不見

宋陳昱福州人也嘗貢入京師性二相公廟力以科第舉為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昱猶疑之未信明年果下第遂急歸營墓事宋紹興中吳江縣民張十妻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夜夢神告曰汝不孝即當得惡死果得疾兩肢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醫骨以龍宛轉呻吟聲連鄰里每覺憂必自取食并食為常皆盡年餘乃死

宋高麗習儒進士家娶韓氏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為妻生二子一而而子三若劉仕至朝散郎亦亡畏孫不慧次孫尚幼唯韓氏劉氏共養劉氏年尚壯夫婦道韓氏責之劉患且懼會姑病不侍湯藥幸其死遂真盡以毒姑之婢病未及死即強斂而焚之未數日劉得疾但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抽我髮又曰誰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某婢簪我髮日而亡

宋洛州打車李留哥幼失父有老母王氏留哥酷好賭博不務營生全無產業其母冬衣單薄一日留哥賭輸將母裙脫身解脫其母恨之不佳時母推倒跌下二齒留哥恐遂去濟南依其居家賣肉稍改前行住數年生

理頗勝其屠遂以女妻之後致其屠家巨富濟南人因呼為李具置其屠死無子留哥盡有其資遂棄屠業開典庫為生出入鞍馬以為樂一日有告其母曰爾兒在濟南開典庫爾却居此受若其母遂告街坊乞求

是遂往濟南尋至留哥宅前問姓名有婢出問曰婆婆為誰應曰我乃留哥母婢傳入留哥從門內視之令僕將婢逐出云此老婆風魔母不得已

子 120-368

於濟南日乞於市夜宿悲天院主張社頭一日於典庫見留哥曰爾母
何為不認留哥曰諸事休言若肯與此老婆與銀一錠社頭曰可留哥與
社頭銀一錠社頭將至院買米麵日飼老婆謂留哥云今日勿上街留哥
見母不上街謂社頭依其言然且疑未決不數月母用銀盡又上街行乞
至留哥宅後門有婢抱留哥光兒見母輒入懷懷母遂以與留哥亦歡喜
惺惺留哥妻見孩兒歡喜惺惺留哥日抱之遂以飲食養亦隱其妻不與
吳氏言一日吳氏失手跌下孩兒猛破面留哥見將妻毆之幾死其妻勸止
至夜半婆病告吳氏曰我洛州打車李清妻爾夫是我親兒我未此既
不見認更與悲天院主銀數兩我命吳氏聞之遂請婆入後堂拜謝之
留哥見之大怒即毆婆吳氏為隣家所知親以送官官召張社頭具
言其實乃申于朝將留哥罰于市刑訖吳氏散養老母終年
宋太學經德翁方清孫家仲之弟也出繼叔位其叔田產盡其別
置已業後得疾危殆命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去墳此子者欲其守
先墳本數世之遺孽爾地姓吾族子弟已得請其家聞之怒每鼓譟索
仲代作青詞叙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非由表之詞盡出
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宋紹興十九年沈約知潼川府方坐衙次忽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辨旋踵
間雷雨大作有神人絳衣高冠雲半身於庭樹之杪指顧曰撲即有大青
手出雲霧中取執樞一卒撲殺之少頃開霽沈公詢其所以乃此卒請報
果不與母食其母常仰天而誓試觀誌云
宋洪州崇真坊有大井社三者汲水賣之夏日則值蚊蟻以自給有一
母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惟兄以兩飯養弟然恃酒不飲如至其家
罵如雞隣曲兄弟皆抵牾導其母使訟未及也嘗憂其父告曰汝不孝極
矣後復毆母必殺汝一旦大醉婦復毆母俄忽如狂取所食蚊蟻內瓶
霜瓶黃掬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為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
刻而死

宋南陵司馬子婦病腿間癢喉久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
累年百藥勿效聞有一東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

子冥司向其婦問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
詣其子其子悲泣更復為致懇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
吾所任掾刺大夫也亦以平生則薄好飲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入
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即從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
善處之安能收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曾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終
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宋建安人葉德乎幼失二親唯和女鞠育稍長又竭力治生營諸業云術
云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為汝婦建安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為
寇所陷時宗二十一歲矣和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
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或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訴
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和母遂死冠子及亂定邑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
田販茶生涯日富終與八年之蜀中謂解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請書
上可若問前程相君氣色恐有不德事立秋後當為君說葉大怒欲殺
之同坐皆德說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吐血始以為憂同行鄉僧

某僧亦與之同歲乃今具兩命復請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命此
人曾犯大惡數日不死吾不談術僧啼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
婆當以錢奉還爾乞命婦婦勿凌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
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進飲食相邀誼為傳坐東市筆生趙
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而後見其確上有女童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
急索繫頸懸於柱柱注流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
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厨舍內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已盜之坐此
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
是少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得錢似父安厥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
食肉

周圭者傳河南人為性凶惡好遊獵父勸養悽安極重每或不從愈怒
人交游恣意射獵父曰射獵恐損生命絕你嗣傳不聽常獵不止漸逐
人恒為過惡父母既見不止出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因夜

卧之後窗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速死。無其瘡癰。將為幸。亡忽見鬼來入室。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倒。俛仰。便仰卧土袋。已在傳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俛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喝叫救命。合家大小及隣人併力挽之。畢竟不救。俛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而卒。

昔迦默國鳩隨扇村中有一老母。唯一子。其子恃母不脩仁孝。以腹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不勝。復入地獄受罪無量。

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帚自掃牛糞。構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即生瞋怒。以手拘乳犢。散其母面。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遍生白瘡。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脩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生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僧設松栢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貧僧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幸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系

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閭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逐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淹留。至七日。使者曰。法義家狗惡。無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担而示背。背果有腫。官曰。稽留多。各與杖二十。杖訖。流血滿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簿。甚多。盈一床。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云。簿多。先朱勾畢。有朱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

割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正杖間。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僧弟子。其罪並愆。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令枉追來。未合死。主典曰。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家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勾。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字弘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負

米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負僧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罵父事。白王。王曰。張目罵父。懺悔不得。然師為來請。可持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因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手中。作一字。又請王印之。曰。可急去。還家。情福果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手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僧。僧送出。至其家內。正黑。法義不敢入。便若推之。遂法覺在土中。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僧。福法義手中所印之慶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七年後。兩目流血而死。

九杭州王文伯至元。歸附後。遷居新安。子婦各西湖性慧。喜塗抹。不愜其夫愚陋。一旦并其姑毒。為毒。將進。暴卒。隣人沈公。憂其入牛欄而生。積面。白唇丹眉。如畫。角如髮。遠觀。宛然婦人也。呼其名。則舉首笑。之則瞋目。或下淚。後捨入里寺。為常住。牛其兄在杭州。聞之。至寺。齋僧。懺罪。牛吐而斃。時人刊其像。貨焉。

唐馬敬宣。懷州武陟人。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皆幼。後妻姪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機衣食不足。敬宣與常。敬宣官不知。因夜作煎餅。一女年七歲。饑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死。又旬日。謝亦無病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復活。敬宣問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敬宣遂視之。足果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氏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

蜀杜判官妻張氏。與杜齊體數十年。誕生一子。子居不敬其夫。夫老病不能視聽。步履張待之。若犬彘。杜竟凍餒而卒。後張發將空。發引之際。見秘器搖動。疑其還魂。皆棺視之。見張化作一大蛇。蟠蛇屈曲。骨肉奔散。骸項徐徐奔林莽而去。人皆以為不敬其夫之報。

蜀主魚鳧有弟段。前封之。子直。是為直侯父之。直遣使求賂。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盛。時梓潼帝君伺之。命風師返火。明言直之無道。須臾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直蜀交攻者三年。直竟大敗。

子 120-370

嘉言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反天不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天殃○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奇惡而降之禍○不禱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易神之症亦不祥不明而禱之亦不祥○以罪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違天必有大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貪着世樂不信三寶其後命終墮餓鬼中○若人不敬佛及佛弟子現世人呵罵後世墮惡道○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毀謗如來壞正法輪於諸善護等處傷害不久當墮三惡道中○或怨瞋天地呵責鬼神敗斥聖賢如是罪業無量無邊○誹謗大乘佛法決定墮惡道○破和合眾不信因果是無間罪○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謗受極惡趣無有出期○惡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其罪實重○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誦誦然誑佛謂其說之不知佛之見出於人遠矣○若有眾生聞說大乘心不樂聞謂其誑謗當知則是邪魔眷屬○不解此法而輕毀謗百劫千生斷佛種性○不信經法妄生謗謗令終之後墮大地獄○慢道輕教自有陰責○得吾真經生不信想誹謗甚當來惡報眉髮墮落遍體瘡痍○等毀三洞大法經典死歷九幽出生野獸中○古爛壞者徒等毀三洞大乘經教中來○為人不信法毀謗諸賢良死受鄴都獄○誹謗諸道輕慢三尊致墮諸苦長與道隔

感應

宋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滿腹罵天太平興國初謫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于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詔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摩挲嚼之躍馬而去俄頃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捨行囊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雷雨電

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頃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屋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盧舍搖動諸子益懼近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寧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臂痛不可忍具告詢妻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皆有赤文橫布十數狀類瘡痕似雷鬼之所為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士行經上明見芙蓉方嶺取還家聞華有聲怪之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端照梁棟敬之擊以鉛葉懸於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披衣上座案上有人寄宿恣意污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舍利象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生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遂殞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舍利騰空而去

唐勝州都督薛直丞相訥之子也奸狡伐不信神鬼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謂直近入驛應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

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命長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知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君命且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過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抑其誑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得與妻等相見不爾殞于此矣直大恐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械繫而去驚問見何人直曰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子與別曰吾已死在驛身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報來就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唐龍朔三年崔義起夫妻皆不信佛法其妻之父蕭鏗奉酒不入門寧誦法華般若數千遍一日妻亡為備三七高吹乃附婢使素玉曰我生時雖聞有地獄而不之信今受吾不可言茲由汝等為我轉經然燈遂得勸導我過幾日更來將素玉去空司矣至期果然素玉暴死乃見一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頃更火鑪鐵床總至夫人受諸苦楚忽見父蕭鏗坐蓮花臺

語素玉曰我女生時不用我語不信善惡常多瞋妬今受此苦汝婦可誦

見女作諸功德之解脫時見一婆羅門僧信授空中下教素王誦法
華金剛樂師各一過並作梵聲而誦素王並解音音如是三日素王乃
蘇其言其事時有薛將軍聞而敬之設齋迎素王令試其狂及陸座誦之
一字無遺座中有梵僧令掌歎曰一如西域語音無異合衆驚訝咸生正
信

昔有眾生雲峯巖吃齋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
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誦三尊經慢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
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然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
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
已頭上即便悶絕踣地而死

昔佛在舍衛國無數大眾為說要法時有外道弟子摩那祇女宿罪深重
身帶木盂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樹下寺見世尊與無數眾而為說
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在衆中毀辱聖僧今我等阿得

致供養乃至衆中訾毀言此說法人令我身懷有見時大衆中多諸
外道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其信佛者內自
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綠女出家學道成道正覺此女何乃生
陋之女時釋提桓因時在如來後執扇內自思惟此女何乃生

此意誹佛化為白鼠咬木盂擊毀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信者皆
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然同悅
喜有一人從座而起手執木盂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金身即

入阿鼻無放地獄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
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現驗如此豈云後世

昔有眾生高目失明都無所見或掘樹木或墮溝坑於是死已更復受身
既得生已還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不信罪福障佛光明雖暗
他眼龍開衆生皮囊破頭不得所見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種種變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徒衆雖少提婆
達多自言我有三十相賊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非若大衆圍繞與佛何異

如是惡性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
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遙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此
丘尼呵之復舉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和師富蘭那外道等
為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惡毒著栴鉢叉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
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

宋釋祖可字正平西蜀蘇州固之子養五之弟崇寧中止廬山幼瞻家
預江西詩以雅思淵才非古之下一日猛省曰眉宇向秋專於吟詠忽若
死魔索戰將何排敵因叩一耆宿曰哉棄教典何者為勝耆宿曰法華君
於群經固可信矣可即躬覽已而告曰此經可取止有香風吹華華更雨
新好者一聯頗得意可輕放此言即感迦摩羅疾辭白舉身焦臭不可
近逾三十年方殞故叢林中以癩可目之經謂君見受持是經者出其過

惡此人現世得白癩病以可校之佛言不虛矣
宋僧者慈居慈阿寺自幼依信行律師說三階佛法以脩善行身常乞食
著衲衣六時禮懺隨所住處以是化人唱言師大兼經書則入十方阿

鼻地獄急須懺悔時在岐州說法次有優婆塞持法華經勸諸
有緣同誦慈言曰汝持法華不當根據合入地獄速須捨離餘若並捨之
其為首優優夷不忿即於大痛曰萬人聚會燒香發誓曰若其持法華不
稱佛意願身深惡疾今大衆見又願生身墮入地獄若其持法華稱佛
意願得師即當此報言已慈即應時被神所打失音不能言其西高座唱
集錄者亦復失聲內有五箇老僧亦語不得其捨讀誦人暗故異報讀誦
信先

宋景安中京師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
且止二三百里之近扁舟勢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至鐵塔寺勢手笑
謔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所居誤為笑謔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
始為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
之因院官閱簿籍即無上件事遂差天下所屬契勘既至鐵塔寺僧
監等神具抗方行彰露却云歲終方敢類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
等不敬三寶笑謔慢慢致違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李皆賜死鐵塔寺焚毀若王生者亦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天呼亦晚矣

五季中進士孫樵性尚剛介不與群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梓潼帝君祠下僂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卻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主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決如何帝君令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詎我拜乎曰神既在何不為我止風雨使我能止於平陸如何帝君笑曰子所過神廟必僂仰指以為妖笑以為誚今悔之何及也子示之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翌日留記于廟焉自是孫樵終身坎壈而卒

宋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時贅生於屋日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用兩手於地匍匐移足方可動伺大鼻就槽趣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

宋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持一小鏡於若君殿下燬藥而眾方集必指若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彼顧惑之莫不多欲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頃刻成灰五體煢煢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蹣蹣手跳躍不勝其苦良久若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

宋東州鹽舖戶師信于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設黃籙齋祀宋九四賢獻上真酒至二十三日夜四更忽雷閃連殿大風翻屋有一神將長丈餘謂九四曰即信家設醮本令李吉甫買酒汝剛欲為買先除一引固已獲罪又取加饒先契却獻上真殘酒罪不容赦今汝書未盡汝福盡當有天火焚燒汝宜急告其人整衣拜跪燒香至曉方得風止

宋趙提幹產瀝陽慶已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有警趙亟許給蘇商鼎遂得善焉後咸淳辛未年閏就西山集福院賽酬謝光孝官道士王若川告盟但合用數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力不能給謀之連陽翁道真則許以金紙代之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任而凡

事終不留心無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天譴未幾道眾一行人俱死若川上感拘繫之疾趙雖享年已固苦無聊一會中今無得免者可不懼哉元新昌縣黃興行至九幸已設黃籙大醮托館客傳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離羅數月雲叔忽患背疽口中言語譁亂其家請法官陳革叔行法附體童子云俾雲叔作心詞不直寫事意裝成巧語謂黃興行檀義傳家詩書教子黃興行貪虐都吝破敗成家安有詩書禮義耶決眷杖二十即抗三年押赴鄂都收管趙三年雲叔疽發死後黃興行死其之縣外有軍過掘其墓所尸為三段受禍亡至矣

唐僧之東華觀物產殷賄用豐矣主持細領多志隱欺有監齋一人共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不及辯以飾其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為誦端既死數年後一旦道侶三五人散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飽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清餘排斥罪惡不信報對置其積過其在牛中否眾方言笑牛直詣

我前驅之不去我以其監齋之號而兩決其姓名必隨隱匿信隨之我拜章修齋謝過遷後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宋真歇禪師諱了紹興十一年十月在溫州龍翔寺為眾作水陸齋有行者九人竊食供果至夜皆死有一人得行者所遺者食之亦病焉北魏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李龍蓋傷就西門約柯祈雨未獲令吏取約書未幾康生二兒暴喪身亦遇疾使巫視之見李龍與約為盟謝之乃愈

宋建昌王文知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主得其五雷法往來鈔撫諸州為人請雨治祟名呼雷震若響斯答紹興初米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咒書符伏劬叱咤良久陰雨肅然烟霧漸散見一神人戴冠持斧立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召顧聞其旨耶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他事也神志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賦稅將何辭反命于天此答不容虛

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衆皆失聲驚仆後時方甦鄭已死矣

宋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其部侍郎允恭之孫也顯祖五年為汪縣軍初交

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饌飲而席設于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家與神

分廬主亢禮對酌且言官籍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怪而憂之是夜暴風

吹起山水溢溢縣治淪沒七八尺至于臥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

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故湯以廬舍損敗伐木於林藪一新之又命盡工

王生繪神時大像七十二軀奉事者人心猶未誠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

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宋湖南帥別之傑未得志之前抵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賣橘人適抱病

其子天錫為錫命僧叩冥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際聞眾鬼數觀中土地

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矣鬼

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曰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活監齋已攝刀於屋

瓦矣之條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歷職之事

實於瓦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燈奉神自晚至次日天曉花燭

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輩伍三者素習滑稽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甚

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之隔二三夜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

何等敢以鄙人為戲吾必揭汝未幾全家遭疫至於絕嗣思此事天聖

人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英鬼陰見不平托名以罰之也亦可為戒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頹損基址淤隘遂作新廟於縣

南奉安日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攬舉不動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仲

尼李宰怒正色責之曰公為士子而敢慢先聖如此其人惶懼而退至夜

忽被陰吏追到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慢慢先聖命左右扶過決大

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後更不識一字雖姓名亦不能寫

宋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富氏氏亦富貴

之生歲月日時不利於夫遂感歲遷就吉辰而歸于張氏間與夫構訟

於婦真觀之三清殿祝詞以所感之齒告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會婦

真觀必資密以錄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實亦死後數歲翰為所憑

以手執匙翰躬曰聽聖語當氏以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于子私用

家資已受老於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衆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絲

是刑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不小妄以告神罪尤

大也專取家幣以用權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權而用者乎

昔有一長者供養大乘法師日日說法忽設午齋大乘法師升座不食長

者跪曰我今設齋願師攝受師告曰與我觸我不可食長者哀懇即向

世尊作禮問言設食供養法師不食勝上之法何日聞見世尊曰僅儀以

廟簞炊米不生敬心所以不食長者憂惱復以花香水食施財供養於佛

投誠懺悔僅儀後墮地獄身體俱然狀如大聚出大猛獸燐然不息然已

復然於彼獄復有諸虫名曰鈎索披諸毒事嘗吸其身生畜獸中皆由

往昔是穢於師常食屎尿屎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還地從彼死已速墮

地獄無量無邊受諸苦惱中嚴悍師水陸教戒儀載漢川人家以穢薪蒸

作聞空中呼曰上聖不受食施主無利益以今其俗蒸作惟燒乾草以二

事觀之大而墮地獄小而無利益皆自不潔所致人家事奉神事親事

長幼要易新可不敢哉

漢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少明五經孝成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

世學遁入嵩高山石室中峭壁上下高五十丈自崖趾而入冬夏無衣身

毛長一二尺其類如五十許人深目多鬚鬚髮多黃長三四寸其與人坐

或時忽然著高冠玄衣人不覺也衡府君在潁川自說其先祖有與根同

歲者王莽數使使請根不肯往衡府君遣廟掾王珣問起居根不答重

遣功曹趙公山往達敬根但言謝府君別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

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過半太守大小悉病府君使王珣從根求消災除

疫之術珣到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泄泄上穿地作孔深三尺以

沙囊中以酒沃之府君從之病者即愈疫氣登時絕後常用有効後太守

張府君到官以根為妖妄欲殺之遣吏呼根舉郡皆諫以為不可張府君

殊不聽於是諸吏先以此意報根令去人至未及語根曰張太守欲得見

吾尚為也吾當往耳吾若不往恐汝諸人必坐我得怒當謂汝等不敢來

呼我也。報即詣郡。時賓客盈坐。府君詰報。使庭下五十餘人。將絕鞭杖。立於報後。府君厲聲問報曰。君有道耶。答曰。唯唯。有道。府君曰。有道能召鬼神。若不見。即當戮汝。報曰。甚易。爾遂借府君前筆硯書一符。以符扣門。鐘鈴作響。即聞報於庭外。聞者莫不肅然。衆賓悉退。須臾。廳南壁忽開。數丈見。四赤吏傳呼。避道。赤衣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科車直抵壁中。入到廳前。而所見壁壁還復如故。報即命車上鬼赤衣共載車上。馬下有一老翁。一老嫗。反縛四繫。大綱勾頭。府君執視之。乃府君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慘然流涕。父母亡。泣責罵府君曰。我生時。汝仕宦未達。不得汝稱養我。死後。汝何犯忤神仙尊官。使我遭汝縛囚辱如此。汝何面目立於天下。府君下床。向報叩頭乞放。赦先人報曰。唯唯。壁赤衣共將囚出去。散遣之。科車出去。南壁復開。車過壁。遂失車所在。報亦即隨去。夫人當時暴卒。良父乃蘇。云見府君亡父母大怒。言汝何故觸犯真仙。使我被罪。當來殺汝。其後月餘。府君及妻兒並亡。

宋王相江古心。微時與二三友。閑行至一廟。乃男子神。次至一廟。乃女神也。古心與諸友戲。以男子神昇至女神廟。云送來入替。是夜古心夢女神欲杜而啓曰。某乃貞潔之神。奉命血食斯土。請昇男神歸廟。毋汚我。某以公異日當貴。故來索覆。其三人隨從公者。亦略加譴笑。次日會諸友意欲話及各言夜夢女神託責。公遂隱而不言。昇男神歸廟。後公果登相位。而諸友俱重病。獨公幸免。

宋漳州屬縣有典押張永者。伐神廟木。豎一居。稍壯。構架已畢。但未粉飾。張與其眷屬入內觀者。常有人應答。如喚茶則曰。茶來。如索酒則曰。酒來。不見有人。但聞有聲。衆謂此必廟神來取木而陰據此屋。若先得官。官福氣鎮壓。然後徐遷入。為好適有趙主簿赴任。未入官舍。先寓數日。則其聲頗失。張遂遷入室。忽又聞有云。你令官某來。候過獄中與爾相會。自後寂然。越一年餘。張適坐累下獄。未及一日。張憤而死。偏身俱黑。委官究問。其僕供云。早晨送飯。乃煮一鰻鯉來。與典押喫。未久即卧而死。其嫂魯女。鰻鯉魚頭可以醫瘡。今此頭尚有。索至看驗。魚乃四目。其眷屬自知此必廟神為祟。以成其性命。甘願息訟。

宋王真外親人。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拍而罵。罵聲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謂曰。宋中正。既近。見為繼陳禍福。其言似涉譏。或不悅。答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力復諫。匪朝伊予。榮感真君。將下臨君家。速讓之。尚可免矣。王曰。使禍可讓而去。則禍亦可構而來。子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絰旬又客辭。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一宗旁才相訪。意欲相恐。願吾固拒。却不聽。君豈其黨耶。吾平生直心。於鬼神之事。無所畏。敬君衣緋衣。而姓宋。得非榮感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譁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焚廢舍耳。俄頃火旋旋轉。散為數十短。王屋即無遠近。切蕩然。雖金玉堅白。俱成燼。其居之側。有火屋。廟略無所損。

宋千秋鄉民王庭傑。家五家一鄉。兄弟折居。欲創大屋。使工師求木。嶺畔古祠有樹木堪用之。度長三丈。圖文餘。匠謂可作雙梁。但神祠在焉。為可憐。傑素畏。微聞之曰。正恐才不中。度耳。何足慮。往觀之。甚喜。即命斫伐。計

中出三如血。施錫解破。有聲。噓噓如泣。竟治成。兩梁及主柱。欲舉。又有聲如牛。匠探斧。詬罵將擊之。誤中一役夫。幾死。是日具牲酒謝之。巫祝纔焚。錢錢暴得疾。還家三日死。庭傑殊不顧。屋成之次年。與弟庭傑以小忿與大訟。隔弟於死。地幾不免。庭傑告其曾教人連繫禁鞠三年。坐徒刑配。庭州。資產十幾七八。妻子各異。庭傑亡。庭傑追悔。事而無及矣。

宋溫州瑞安縣縣事三郎神廟中。一鼓徑三尺二寸。不知何時何人所作。民間遇災。必擊之。立有報格。嘗一丐者往擊。見壁上有朱書十二字。云。此鼓響。盜賊長。此鼓壞。盜賊敗。紹熙二年。鼓自震響。人以為憂。纔數日。果有巨寇群至。百共不能禦。王仁傑惡子也。入廟取鼓。率衆昇贈之。音方擊一聲。比德有巨人在傍。叱曰。汝何敢動此鼓。便當有報。即不見。而空中飛片紙書曰。汝等動鼓。以十日為期。賊怒而碎之。旬日後。賊衆皆敗。郡縣上諸朝廷。初封為感應侯。

宋台州民夫婦偕往廣德張王廟焚香。是日早。婦取行厨饅頭食。其少焉入廟。夫語之使勿行。婦曰。不遠千里而專為此來。且止食一枚。又非探

京衛內。何為不可。遂入門。洗滌裝飾。樓絕高。大凡以至誠詣彼。多開神王。誦經之聲。婦見欄干前。別有胡蝶。將驕而下。蓋虛處也。遂顛仆于地。血汗從口出。幸無他傷。唯胸膈微痛。噁吐。夫視之。乃所食饅頭也。扶掖而還。隔日方愈。

宋台都監趙訓武。所居與曹顯太尉第三子。相相近。若嘗愛到。天宮。自西廂。運過東北角。望神一。軀甚大。瞻仰而行。長松巨柏。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旁。將就坐。少憩。神搖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急從東趨出。所歷履處。屋以間計者。踰數百。覺而恍然。其婿趙亮。太為廣德太守。道信求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玩之。宛是曹顯所親。始萌奉養之志。俄有夢三畫。詣其寶庫。求十千。掌事者斬之。客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缺之故。暫行權貸。勿慮不來贖也。閱其。乃壽星像。以白鹿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乃祠山像。狀丹青。輝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訓武之子。夢工。舉為。擢納箇中。置於佛堂。以而忘加標飾。都監若為勸。夢工不。作神。曰。汝兒子。奈何。我於。汚穢。家人莫知其。或曰。三。心。忽。慢。必其。為。問之。果然。忽。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兒。言。前。日。見。某。婢。擲。一。箇。竹。筒。在。後。園。枯。井。內。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汚。泥。滿。外。而。稍。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符。療。不。効。夜。卧。叫。呼。徹。曉。頭。髮。為。鼠。齧。盡。三。日。稍。愈。全。如。廢。迷。遂。遣。其。出。聽。其。自。如。曹。氏。舉。家。自。後。不。食。諸。肉。

宋潭州有兵馬都監出於天武禁衛兵籍。傳官既滿。秩府印使。押米萬石。至鄂。因挈家行。道過青草湖。度湖。泊舟龍王廟下。營具甚。率禮謁其人。素強悍。且悍。背為供。非薄。祝史曰。神靈意頗不。且。每。事。加。謹。畏。都。監。不。懼。長。夜。月。明。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煙。煙。散。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壇。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之。蓋。風。精。此。技。百。發。百。中。一。彈。落。光。采。燦。然。而。賊。舟。人。竊。以為。晏。明。旦。詣。廟。謁。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獨。體。有。折。裂。數。昨。夕。彈。丸。正。在。裂。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但。再。拜。而。返。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計。翌。二。年。俸。餘。僅。能。償。還。慢。神。還。家。如此。全家。推。恐。怖。幸。不。寒。魚。

願

宋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址宮闕壯麗。與閭閻隔。其真統軍黑風大王。若領兵數萬。將窺盜。於祠下。淫。穢。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煤。燼。之。意。在。右。戒。之。弗。聽。率。十。餘。奴。僕。往。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繼。煙。霧。而。興。風。激。人。立。不。能。支。統。軍。懼。急。趨。出。啟。門。自。閉。有。數。軍。在。後。門。腰。為。關。闔。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翌。旦。移。屯。至。期。天。宇。清。朗。眾。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塵。雷。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真。神。湧。湧。無。繼。統。軍。恐。致。祭。指。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宋會稽王氏子。壯歲時。以寒食節。擊撲外人。錢先詣土地堂。焚香乞靈。曰。使我獲勝。當焚紙錢為謝。既而不利。王氏家約。唯大節日。得博戲。適三日。已竟。念不能復取。情意甚。怒。揮杖。叩擊。偶像數十。一僕妻。西。掃。見之。勸止。曰。土地主一宅。而係。亦。大。宜。宜。以。小。故。加。甚。辱。乃。舍。去。後。二。日。僕。妻。忽。衝。惡。問。鄰。系。刺。方。蘇。其。夫。曰。恰。夢。中。行。到。地。頭。被。兩。吏。牽。持。若。赴。冥。途。

通白頭老人。為僧道。服阿之。曰。此婦人有何罪。更曰。亦無甚。老人曰。若爾幸與我釋之。我前日為一白頭公。行打荷他。相救。今不可不報。遂得放歸。是時王氏子有父服。裹白巾。故神云。然始知小小神祠。固有靈。聖。後。王。氏。子。發。背。瘻。呼。號。而。死。人。咸。謂。擊。神。所。致。云。

宋建昌人黃昭度。與其鄉人為商賈。泊舟潯陽。月下彷彿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恐。厄人不。謹。致。其手。鼎中。今。已。潰。矣。其。一。曰。不。敬。神。明。彼。因。為。有。罪。但。責。之。太。過。曰。吾。亦。悔。之。願。無。又。矣。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大。黃。為。末。調。以。姜。醋。傳。之。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癰。茲。方。甚。良。弟。無。由。使。知。耳。昭。度。等。適。欲。往。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似。我。以。告。遂。遣。手。中。詢。之。乃。是。夜。有。人。設。水。陸。於。此。寺。危。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若。有。聖。手。入。鑊。中。數。日。楚。痛。徹。骨。欲。死。昭。度。等。依。神。言。療。之。數。日。而。愈。

宋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前秋甚嚴。吳中謹事之。有明子文者。疎。人也。嘗。舟。行。經。廟。下。乘。醉。與。兩。僮。奴。入。廟。有。二。判。官。相。對。而。語。甚。惡。三。

部者于文戲擊其惡者筆向行以為不可乃還之運至舟中酒既醒醉中事甚懼因昏憤狂悖忽見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汝速逃去沿路點誦金剛經既至朝見兩人相向而坐其西向者怒甚曰汝為士人官職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為狂藥所迷不自覺願乞救命以賜請後不敢言不應于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放爾于文叩頭曰未能誦金剛經若能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六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而蘇蘇身如舊惟所熱處生一腫痛不可忍百日方愈于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遍雖劇厄不敢輟宋沈州梁昭明祠素錢為旗守船邦人欲集錢為神請封典嗣後悉攝郡墓委董其事拆錢值及五萬丞忽顛仆吐血而死宋萊州龍興觀門摧圯已久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有健步者兩肘骨木屑以為為新其婦因置薪火中但見焦黑竟不成炭撤而去之婦坐窺前自引其足燒于地下頃刻然火乃覺痛其夫視之足已爛矣

宋萊州自校察州通判劉長沙沈江六月劉某自投在舟中對神像之前袒襦不冠履老舟師大呼曰通判垂焚香龍入船矣驚顧有物繼繞起出水而壓舟已低七八尺腥涎流滿舟中鱗如大盆其光可鑒自牧惶懼具公服百拜禱謝舟且平忽躍入水譬如崩屋聲舟方無虞此又探露變慢之所致也

宋乾道中饒州行若法滿每以五更擊木魚報曉嘗欲竊東轍行宮殿上黃絹帳慢迨暮潛身入伏於殿後伺祝史就寢及諸室燈火皆滅方擬盜出甫二鼓漸見遍殿燈燭煌煌侍衛林立外神朝謁威風凜凜可畏頃史鬼卒數輩擒一老嫗至庭下認其狀乃婦嫗坊西居人王婆也法滿常因化錢故識之俄聞一吏抗聲數其過讀判語云徒一年而放獄卒即押婦杖訖而出內外黑暗如初法滿竟穴壁竊帳而去明日沿門求化如常時至王嫗家問安否其子婦言昨夜忽背墮發痛不可耐平生不啻焚熱藥又無錢買金石丹劑不知何為患此見困臥床上法滿固熟會但嘆嘆不此說所親嫗授亦獲安乃悟故者不使至于死地法滿目擊其事略不勝

懼用帳漆足為直樞而題字不沒為廟祝所說訴于官故審判環逐出境尋即死

晉義熙中餘杭有仇王廟高陽許遜為縣令愚男於廟側放火獵便穢祠前忽有三白虎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撲其面欲去莫從遂燒死

宋發源縣山寺曰感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廡破壞不葺天王殿祀以其柱為牛棚窓畔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葺乾道元年神降于法堂呼俱會名呵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食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亦從廚下掛舟空行而去箱篋櫃檯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烟出其中急發視悉烟燼矣僧不勝驚憤盡棄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等其主云汝乃散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發待旦持還之狼藉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竿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婦云為神攝至所居室屋雖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著紫衣各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悅如夢乃得還他日神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固維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舍舍不數月死

宋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鐘樓下其婦產子數日後一妻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棄汚曰速徙去不爾且有禍禍前日費下食器破乃我為之汝誤管婢子矣馬氏謂為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咒法逐厭穢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乃陳氏女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為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扣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盡為諸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若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為驗自此信宿有婦女來談供繼有商人劉順地制竿又旬日宣州僧曰智道者來談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

者皆如其說

宋倚濬之東海人官至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未初中得病見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遣家作章符印鑄備諸像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視之為之說所見慧義曰此牛頭阿旁神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瘴之迷恨不草頃之速死

在岳縣東嶽廟甚嚴年例以三月二十八日市民慶賀嶽帝壽辰當酌獻第四益例是樂奏萬年歡至九戌宴樂人萬壽心忌是年荒歉既無人主事又無祇待遂只奏商調小曲後萬壽宴被綠衣吏攝至嶽廟清涼真君殿下真君問曰前日嶽帝生日酌獻如何第四益只奏小曲萬壽竟無辭以應真君判云決脊杖二十連病三年押赴海外鬼司收管次日果背發一疽其大如盤連綿三歲而死

首英師茲還長安漸至于關暗國比昌勞落迦城有異惡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至城羅漢乃告敬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雨

蘇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路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

宋安城荆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達水陸能翁作無憑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遂燈滅有淫廁中時淡居從居能翁走入齋獲業坐聲又在案下亟登榻能聲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人鬼異迹何用相毀如此能翁心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六

嘉言



○惡回不軌禍倍下民○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烈○不聞神將伺人○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如懷姙慮神明殛之○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已所不當豈可嫁禍於人○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陽洲不競則陰慮長○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幽夫是謂之定論○內懷姦利承順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災亂之源○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反乎爾理也

○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遠未足喻也○寬習交嫌發於令恨如陰毒人懷抱惡毒惡毒見冤如飲鴆酒○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人情險惡陰毒必流○面貌似銀鑒心中黑如漆死後受波叱更真獨冤

風○閉門造道非惟免災殃被他惡部重執得報聞主○毒心內藏術私欺急則隨生○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懷毒陰謀則果切彌結無解脫之期○常懷慘毒無慈愍心造一切罪惡張機者困於機設險者困於險○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含想毒念結妬於人天神亂筆地官奏言注名黑簿考至殺身最不可犯害及子孫○勿懷毒惡心陰謀諸一切以身譬他人能作是念者可證無上道○陰賊凶虐則三官執罰○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口親心疎觀合行離陽欺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微也○含生積惡過重墮集地獄之報有所不容○萬過千得積而不罷地獄之報瞋目不逃○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積諸罪業行諸苦毒者鬼神害之千災隨之○陰賊良善則有陰禍○陰匿暗昧伏奸欺不義不仁無思無德北斗定為大惡○包貯險心始於害人終反害己○外無害人之跡而陰運害人之機受禍者初不甚覺而見逐并誅其心○牢獄枷鎖切身者從諸毒阿黨中來○越

奸越狡越教窮奸狡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狡得世間吳漢吸西風○乾坤宏太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

感應

宋子謂為相者邪擅權護忠良貶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得所以卒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肆行賄賂冠冕為雷州司戶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指曾嘗以第宅假曾曾歎然懼遂不復爭謂恐畢迫必欲置之死地初擬准雷州司戶馮拯曰雷州非涉海波乃改雷州後半歲謂得罪遂貶雷州司戶有作詩送謂曰若見雷州冠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初謂命宋綬革冠雖責詞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卒改易之不純用其語及謂被貶其責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固報謂道出雷州雖遣人以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人皆謂天道報復安可誣也

宋南康都昌縣傅氏女將適江州彭氏子求改紙於同居從兄欲以包裏付物其從兄素懷嫌隙遂持經表數幅皆書戲謔詩詞及往來書信等與之後彭氏子見而大生疑嫌此女真能自明遂自經死越三日彭氏子暴亡將殮而甦言曰被二紅衣人杜去到一大庭閣有王者中坐引其妻與之供對遂對以見故紙之故方疑信間而彼自經死非我殺之王遂問故紙緣由妻言其故王命吏書其從兄姓名遣二卒追問不逾時其從兄至便自承伏王即就案判斷吏讀判云其從兄放還城壽二紀彭氏子放還傅氏女因緣未終今再生彭氏家作男子讀訖妻大哭彭亦哭吏推出門而甦遣人報傅氏其從兄亦暴亡方甦所言亦同彭後再娶生男子命名曰傅生越八年從兄死年三十九

宋乾道初鄉人有劉氏徐氏同結省課俱在場中互相檢點劉見徐文卷勝遂擲棄之給云人叢中不覺誤為失之徐乃涕泣徧尋有一吏見卷收置袖中問姓名同遂還之云因人擲之地我為收在是歲徐遂登科而劉下第亦異事也

宋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權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逆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縻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海

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其前後巨案狀奏列章下御史按治其賊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已事法著于勅律

元至元癸未吉州安福縣劉顥質值發背治之瘡侵發于臂瘡治之瘡侵發于背臂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顥質遂命道流告斗是夕告斗既罷道流語顥質曰此非告斗可免恐君行已有積愆也道流既去顥質遂卒即有一人持牒來追引至陰司見閻摩王王坐殿上貴問顥質曰汝生犯天律故杖爾告斗遂可免乎顥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在人家作館作計多罪過顥質遂對以平生館寓歷其處其處所作為皆可對人言計之於心一毫無愧王者曰汝館寓某人家造端令其致訟遂至兩家破蕩豈得無罪顥質曰此乃某弟顥立非某也王命吏取籍觀之籍顥質曰時爾弟尚幼未能畫謀發蹤指示皆爾為之顥質不脈王遣人追其弟顥立須臾至庭下王具以其事問之顥立曰某少從兄在彼受學兩家播訟時兄以東家不能接待常遭某與之言今若論此罪與之言者實某非兄王曰陰司論惡定報不准相讓時顥質已服王發赴刀劍獄受報命遂顥立還顥

至忽如夢覺備言其事遂作佛事追薦之唐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永通譜不許衙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旺氣故衣祿富盛他日正倫執政遂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及鑿之日川流如血諸杜遂衰諸杜雖衰而正倫旋亦受害貶死橫州宋宣城符離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仁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瘳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為人瘡疾將辭歸出市買果子正坐肆中見一青水卒忽至瞋目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為所迫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客我到案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歸以七日為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青水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青水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盤凡呼號七晝夜乃死

宋李符真宗時為諫議大夫時盧多遜當貶求見趙普云宋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雷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

置於必死之地營額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晉具述其事即以符知雷州到郡月餘卒

宋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間及時就路以馬為草濕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遇之期不意復由此飲遂為昔時刺喉而死後人戒曰千里井不渴劉

宋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森險狠愎在慶多不成任晚亦遷遷于女論養觸目無聊因投詞於龍虎山扣頭禱謝是夕夢一神叱曰汝敢險狠愎

奪筆將盡尚何謝焉宋錢果卒

晉時張駿據有梁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誅其主簿魏纂使誣譖謀反駿逼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未幾駿亦卒

宋張商奎監判南豐院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常平有供給酒數十餅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初其事師厚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嘗舉子

於判監舒重重舉其簡商奏官始重廢斥累年熙寧中張為御史方舊進用甚峻至是反政商亦世之所謂報也

晉張中父子勳勳忿事張天驕自自教見其子姪事分事亦保其是祠祀鬼神更相呪詛父子兄弟可謂愚狠不數年間死喪淪亡一門殆盡雖有一房不預亦復破敗不及曩時此皆指天地以說詛之報也

宋有楊長者出入一寡婦家頗似親家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一年寡婦與楊長者兩日相繼而死

宋程華既取炭丁輸官錢偶無文憑炭丁問索程華遂與炭丁於神前呪詛以自明云我若得錢願我死後為汝家牛未數月華亡炭丁家果生一牛額上有程華字

昔程典妻嘗與人私入寄寓鄰家一巾鄰家詬罵典乃自呪呪他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家中者當為震霆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震大震果皆驚於雷分之下典賜下有字曰痴人保妻貞將身以為質妻腦下亦有字曰行真為盜當使皆知

昔佛在世時有一長者家富無子更取小婦後生一男大婦心妬遂刺其兒小婦疑之謂彼大婦汝殺我子大婦罵不答不信罪報為發覺若我若殺

子使我世世為蛇蛇兒為水漂或為狼食自食已子身亦生理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蛇已死墮地獄罪得生人中為貧志女長大嫁人同夫歸寧夜宿樹下蛇毒其夫挈兩子行前渡大水夫者溺河小者狼食遂泣欲歸路逢一問家安否其人答云為火所焚無復存者婦不能活婦一夫臨當產時其夫或忽取所生子養而與食婦既食子便棄其夫更復適人數日夫死彼國王法其夫死者婦合生埋几前自呪一受之自呪咒身如佛所說不為虛語眾生奈何不向正道而樂為此咒詛事哉

宋郭引鳳與已卯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填塞其口繼以百鍊鋼針擊其口灌之既絕復甦甦甦復甦如是數四苦不可言引鳳曰此何罪乎鬼卒曰此人生前奸行咒罵故獲斯罪

唐呂用之為高駢所殺登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所殺高里官品姓字為厥勝法高駢用之欲制高駢反為所殺高知理數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

宋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飲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之每歲春秋必遍諸坊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仇之慮一歲因他事頗費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

曰君家富貴力足以取我類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千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敢我酒一錢不可得此善笑而退出駐近店遺債四實酒一升咸以小缶取糞污攪攪攪往林麓為步誦咒環繞數匝

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甚喜懽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連連憂鬱問其故曰為一巫所困今酒

醪成列盡作糞臭穢源源不已欲往尋跡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須往求吾有術能瘞但已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

凡為此法以敗五穀者若用糞穢罪甚大君家宜戒當奉為拜章上懇其家方忿志迫切越營離處道士伏庭下謝數刻始起曰王帝有勅百日内加彼以葉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蹊問瘳絕不停忽生一贅初如笑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瓠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為物所觸則

痛徹心骨不可履地于孫臏竹為算以行馬飲食果改雜質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

唐洛陽丞宋之思太常主簿之問弟也羅織殺王同皎初之思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交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念逆章后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者論之每至切齒之楚竊恥之此姪墨上書告之以希章旨三思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悲為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墨為尚書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雖不至同皎血塗也謀逆章之後之思等長流嶺南一日見同皎擊之七孔流血遂死時客有問於浮休子曰宋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無應遂解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宋俊臣之徒皆遇禍

唐宋中錫初為宰相恩渥甚重中錫亦頗以致昇平為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為京兆尹璠與之約令察注不法狀狀其狀於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為中書

所愛因欲親厚之乃畫以中錫之謀詔馬道因逃於右軍不旬日乃偽作中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寄王為質且令人飭其為手洗皆至逼似獄成于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寃也三事已降送入論之方得請為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師至大和九年春其夫人享午於堂前微寐次見中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中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澠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中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卿賊因憤怒叱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待請於上帝夫復詰其餘曰即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單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為不誣矣

宋雲安軍知軍郭黃中一日詣十里外柵霞宮燒香夢土地之神告曰公

政事雖明然事有隱匿不敢不預告明日有鮮私宰耕牛者至九人之外宜察之詰旦巡檢司果以九人解至有一兵自稱捕獲欲請功賞蓋牛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功賞公一詰之兵即伏罪

宋陳周主為嘉禾倖擢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乃趙德潤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薄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顧見之周急棹棹避周士今詢之知為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為一卒相侮如此乃搥撫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賊匪過惡時趙守具即日遣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眾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膝之烈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既死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後三日周士旦出忽大呼云周監酒打我背甚苦即發背疽死時實枯丙辰也

宋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亦寫竹等類充精自號愚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舉從善知曉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為之作記書鳥獸魚鱉咸若商曆以興既而毀石分送朝

行胡夫人一誦即知其誤會炳如以歲頭策題得羅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嚴人等寄斷其僕諸士既聞其事遂作小詞譏之所謂夏王道不如商王道鳥獸魚鱉是你者乃胡氏直指其誤也他日胡氏與其婢獨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街之遂鞠其婢教言主安平日與奔客鄰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繫之未幾子由以惟薄不恰去因事之有無固不可說而從善之心甚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婢錢氏嫁廣獨任一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願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以他事繫官竟斃於獄且懷楚之未幾僕家聲其定於臺榭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于庭經營區區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加黜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掩也如此宋姚牧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量上供米麥我受監守等金銀財物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由申上司虎但見書姓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報勘我不欲獨受賊名乃將元受金索一使銀索五使漆索若干副以他物遣親信送與王虎虎虎不受先教

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遺壞請暫留信龍侯驛別取書來虎不疑留之末幾上司忽有文字備坐壽州勸院公文道攝王虎赴獄對姚汝受賊公事虎至此始信為汝所賣悔已無及洎到獄汝乃厚誑王虎以為實同受賊誣於王虎家搜到元受素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虎語塞不能對賊至氣結而死汝因百計厚賂推勘盡將所坐坐之汝遂得脫後數年通判潯州一日出游湖上而王虎遊竟亦遊隔岸遂得執汝不復放捨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與人歐擊甚至口鼻流血既絕復蘇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治法雖皆不能治時錢延年知潯州陳先為通使因為開泰朝廷乞暫差道鎮宋之才到以救度之才既到即為開泰真武初發奏續則汝已從卧榻起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細自陳白當初實是汝起心受賄非干王虎之事汝洎事發又不合嫁禍於虎至今虎竟死敢望寬免特賜原赦時錢延年命吏傳錄其語俟醒示之汝大慚即日致仕未幾遂死唐主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具公服後門而入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公孫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書卷在堂遺無情其令大令合意為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縣長官有心倘為密運健吏審牒往捉必不漏網宅堂後便更第七瓦墻下有某形狀以銅為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素為紳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其奴婢盡捕得遂於堂簷上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繞其身木漸為肉擊之啞然有聲紳所貯要登以伺閑居之費者悉為所盜矣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磔枯木

嘉言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輮小車無輮其何以行之哉○見義不為無勇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萬○苟不至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多行不義必自斃○民反德為亂則妖災生○水信源則川竭人信信則名不遠○廢義則利不立○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時法金非義也○不義不暱寧時明○不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貧不守則致凶貴不仁則變咎○仁則生生則久則廣大不仁則賊賊則

削則則枯蕪蕪則成則積積則充實不義則敗敗則散散則耗耗○事君親而先節雖微身而不仁對志孝而尚存使金盾而非義○三妻奔馳百憂總萃了無仁義頓失悲○恒多造作諸惡業不曾發起一善心是人直趣阿鼻獄受無量痛苦○惡起能於善禍起而福傾○顯於事業獲罪於幽○惡人行惡命短苦長

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剛非克剛暴而無親善金斯絕何惡不臻○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安樂仁之賊也安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誼○人心惡天不誅○不善者動與天逆譴與地反○不仁不義致使鬼神相害毀毒流行○禍起傷身蓋是不仁之召○家和貧也好不義富如何○不結于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

感應

昔澤州湘澤縣有村民愚甚其妻有拍的一商村民問知覺也久而妻與商謀殺其夫其妻之山顛有龍窟每烟霧自窟中出則必雨旱傷則鄉人於此祈禱一日商與民往觀因推民於窟中隔會鄰里與妻事為夫婦月餘村民忽歸妻與商意其為見呵叱之村民告其親親與之官官審其故對曰方推下之時官旁有茅草聲聞茅草而落發得無傷窟中甚黑久而漸光見二小地居中盤旋不動窟中乾但有一勺之水甚清掬其水飲不復飢渴意龍也時祝叩乞庇枯而巳每窟中烟霧騰繞則蛇漸大頭角岬岬出窟而去已而兩下如此者六七一日攀攀龍尾而上窟外則龍尾掉而墮於窟旁遂歸轉關上司時胡石壁為提刑勘其事以事與商皆抵罪

宋太和曾安張某達時家貧曾安快開衙觀書廣帥轅舟閣下見奇之密詢姓名即舟中召見許妻以女與之女歸家泣曰諸姊妹俱適官人妾獨適貧士叩撫其座席曰他日曾郎會坐此座位曾初已聘同邑武溪溫氏女師許妻之遂停前婚雖已娶即於尚貧傷也往就鄉校道經武溪過溫之門適溫女窺窓其容貌語婢曰此人儼如蓮口二郎神婢曰即先所議曾郎也女恨而繼焉曾後登第在五甲不就納歸里讀書次科舉領舉再登科復在五甲再徵納勸夢一神人引至小室見懸一婦人像

思之知為溫氏也。自以此損前程不復納勸。升四甲後官至四川茶鹽提舉。川旱。曾以鄉里車水注田。法教人造龍骨車。絞水灌田。極作妖公決灌江。江水為赤。或謂真灌口二郎後身也。或謂公有宰相器。因停讓。故止是云。

宋肅封府大補村張家。富有孫助教者。為其行錢張之子。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家。妻女出侍。張見其女有色。謂其父母曰。某欲娶之。為妻。鮮一玉帕。環與其女曰。以此為定。張去。鄰人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戲言。後他族忽一日此女氣室而死。孫召伴作具棺以殯。伴作謂小口喪不可停。某有園在五里回頭。可以殯葬。孫如其言。伴作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發棺。見女復活。謂伴作曰。我何在此。伴作脅之曰。父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埋於此。今不可歸。不如使我女無所。遂往從之。伴作帶以為妻。婦人常有性。張家會問之意。忽朝廷劉太后上仙。郡括伴作扶護。窮莫。日婦人賃馬往張氏之家。張以為鬼。遂用杖鞭撻至死。伴作之母謂打死其婦。告之官。張以下獄。事既明白。獄具棄市。

宋肅朝儀使子。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死。汝毋得再嫁。必犯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吳為出此不祥之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對陸復申言之。陸但俯首悲泣。鄭死。陸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改試他郡。陸氏嘗暮獨坐。恍見一倅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謂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惟。餘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據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妻。慈不足以為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待理對於幽府。陸慄汗未幾果卒。

宋醫官童修已。本兩浙杭州人也。少為僧。禮鐵藥王為師。郡中有王十五郎者。泛海為賈。富有財產。實異人。謂之王都綱。其妻汪氏。好事佛。日夕多請鐵藥王。童有一行童。偕行。童少年。汪且慕之。後與之私。歷時久。汪謂童曰。我誠欲與你為夫妻。其如十五郎何。汪與童謀。燒殺之。遂為夫妻。郡中人以次皆知之。又庄王家之財。汪洎童知不可住。遂遷入京。以醫藥為業。後入太醫院。差送兩浙水。視至杭州。郡守日以延接。晚歸驛。至沙河塘橋。

南馬前忽見王十五郎云。我尋覓你米十餘年。亦知你在京作官。大江所限。無由到京。不期今日得得見。你誠殺我。還我命來。我今隨你入京。童於馬上聞知。不覺狂亂。王遂不見。還京卒于家。

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私。自此即枯癯如針。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實。曰。我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為商於池州。願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爾遂利忘家。致令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享也。果如其言。

宋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一旦遂有不得富貴家女為妻之憾。大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死。數歲堂不一顧。妻亦飲恨。臨終隔壁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又死。心自不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殮之。少女見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豈可為乎。

昔南京有一進士。方在布衣時。貧甚。從一娼女。食用度皆娼也。約以異時登第。不它娶。娼與偕老。及登第。娼益具成。就之。既而約與同歸。娼亦擇一妾。同舟經汴河。一夕與其娼及妾出坐舟側。夜深遂推二人入水。舟人以為誤墜。而進士遂以為二人俱溺矣。年餘後到京。師忽邂逅二人於通衢。進士大驚。且詢其所以。娼曰。汝何忘恩義如此。我幸不死。今得一親戚收養。止在馬行街一巷內居住。有青綠簾者。即是。某日可過我。遂具酒饌。往果見其娼。接入共之。飲娼令其妾者。且去。際晚可求取。僕者去。及復求取其主。則向所到之家。蕭然一區。已皆無有。至盤狼籍。見其主縛於庭柱。已死。過體皆杖痕。詢之隣里。皆驚駭云。向來初無人居此。

宋鍾輅少俊。挾若水愛其才。以女妻之。輅後買一妾自奉。所在狂放。父不歸。因過蒲城。邑令追留。飲于樓上。輅醉。則忽夢其妻以詩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輅悟。遂家楚。已死數月矣。楚平如練之夜。乃輅夢於懸樓之日。此因買妾而不知其室者也。坐是因悼終身不振。

宋饒州餘干縣桐口村民段念八。紹興乙卯夏。為雷所震。擊其尸至雲外。

見有朱衣人云錯也後放其尸於平地設如夢中移時方甦頂上并胸下皆有斧痕出青黑汁數升當時有桐村港口沒念八者震死此人元儲教數翁是歲大飢遠近俱無有獨開廩不肯糶故為天誅之既死其教為人所焚而祠之改至今歲焉

宋建炎間蘭溪有徐六公者與寡嫂分年累年不決一日天大雷雨而寒嫂焚香拜之頃更雷震其家凡器具田宅纖微之物皆從中界而為二無毫髮之偏

宋濂州合江縣村民有毛烈者以不義起富人有善田產輒下計謀之必得乃已有陳析者與烈相善析有三弟皆幼慮其長大而析其產業也則來舉其田質于烈累數千緡其母死後但以見在田分為四於是載錢詣烈請所質之田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析曰得數字為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析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而不出析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信文書耳安得受錢而無券者且言之今如吏言析乃以証同度杖許于州許于曹臺皆不得直乃具姓酒租于社夢神人告之曰

此非吾所能辨其健博于吏故行詞當如汝請既至縣上於牘惟說狀中情然若有言曰夜間米初急出迨夜後往拜謁置狀于几上似聞有言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也越三日烈在門內有青衣直入拜其背毆之奔進得脫號呼而死三日一僧為牙僧死一奴為左者亦死厥後析亦死少焉復延謂家人曰吾性對毛大事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殮也析入陰府追烈及僧索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為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准此耳安用券遂將業鏡照之見烈夫妻並坐堂中受其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冠冠之人怒叱吏械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照降其官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罰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析曰吾還無日為語吾輩多作佛果救我君原親在其懷中又云吾平生以詐得人田產凡十三契皆在室中錢堆下幸呼逐人併還之以滅吾罪主者又命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析俱得釋既出見聚落屋宇天抵皆因園送著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近祝淫祠者詎誰佛事者其類甚眾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悲治不擇也又謂

祈曰子來七日矣可至還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履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即往毛氏家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果擊毛氏門罵曰我以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履我毛氏子曰業已至此奉為佛事其僧曰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為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得受生今只守福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以嗣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家衰替始已

唐大寶後劍南有張節度使嘗於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蘭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曰于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眾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聞矣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悉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溢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輿先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廢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內一脫空佛中坐現觀之頃吏到先令掃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皆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職為其僕所殺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驅取之適李尉遇而隨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適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易見李尉在于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病見李尉之狀益甚分明忽一日觀李尉之妻死若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援但過得數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有華山道士符錄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時來教張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人揮袖竹側招已者以為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後呵呼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我若不著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

出門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唐昌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專權擅政害物傷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偵覘行上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擄置取其妻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即成其憤然亦憤慨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欲休休舞鏡斷難青鳥雁書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歎懶續絃從此蕭蕭山下過尺應將淚比流泉鬱鬱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紅粉高殘香露暮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期玉懶更經營買笑金顏作山頭似人石丈夫水上淚痕深舊嘗遊廣偏尋看觀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浦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上一乳髻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人衫色晶瑩如曳水雪跳上船來揖揖曰子衷心有何不乎之事抱鬱塞之氣指具對之叟對曰只今

便為取賢開井實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言必使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憂除恨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頑固不為難實憫過已盈抑亦人神共怒松侯冥靈聚錄方當身首支離不唯殺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杓之上此曰呂用之違背君親特行妖孽以誅虐為志以貪黷害人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術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戒爾形骸所取割氏之妻并其寶貨還便還其前人倘更怯色頭昨必見頭隨刃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慄慄遽起焚香再拜夜遶軒事資金并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此

警亦無蹤跡其後月之果敗宋金部員外郎王堯臣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疑之察令二婢伺察其女覺而大怒乃於園中自縊忽空中有聲叱曰不得枉了性命二婢馳救遂得不死因為設醮禳禱家事真武是夕即降言曰此女前生嘗為藥婆曾為藥為人打胎內有肯命亦被枉殺尋復從藥婆難出離上帝

震怒罰令永初為恒州毒蛇今止餘此一人生身昨日園中若不遇吾已為蛇矣

昔鄭和少時與王氏女結婚無何父卒家道漸微家遂有休親之意其兄王固為萬州推官實主其謀然迫於公論不得已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回遂隔絕和中不復使歸王氏數遺以衣服固報罪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怨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兄已送衢州東嶽追人報勘時王氏女已改嫁陸高為妻高時為濟川教授月餘固死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意故得獨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僅二年亦為女家所奪此其報也

唐盈川令將之任夜止屬邑古寺方寂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偃偃而前今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夕之不復來矣頃有緣家者自北戶升階窺簾而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今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瘠瘵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姓少達幽情而三遭柱杖之辱老嫗固辭其後進是以自往哀訴不達怒焉我焚陽子

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楊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姓將哭首碎鐵錘同墜於北牆之竹陰我隴西先夫人即日訴于上帝帝勅云為人之妻已殘殺僕妾為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暗室事難彰明在天鑒理宜殛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置置回執是日先君復訴于上帝云臣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令冤害及孤孩彰此家風竊于天聽豈止一死能謝罪名臣三任縣令每剖符竹實有能績以安黎庶豈圖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愍楊丹旆未越屬城長男既已無辜婦又悍剛死念臣旅櫬誰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臣得歸葬洛陽獲將先人之塋闕臣無恨矣明年繼母到洛陽發背疽而卒上帝繼怒已至此今我即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禁錮於骸骨之上糞穢之弊所不堪忍况妹為廟神姬僕身為廟神役夫積世罪孽一旦凌辱上天門阻越上訴無階藉公仁德故來奉告今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我朽骨沐以蘭湯濯以水金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諸藻之奠亦望外也今曰諾乃吾反掌之易爾鬼鳴咽再拜今張姓密召繼母娘子同謝明公張姓遂至

疾呼曰爾君怨晚來軒屏狼籍已三召矣於是緩裝者惶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發掘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葬焉元龍與劍江有叔姪同居者甚相親愛至元丙子姪患瘡皆無父母兄弟叔利其財投以熱劑遂死姪之死且言曰必聲冤於陰府叔聞聞也死後三日大殮叔伴痛哭而撫摩其尸煙忽靈氣一聲又叔之身便覺瘳瘳已而亦生丁癘七月而卒

宋李孝廣字寧問為成都清江縣檢州士人費孝直方龐汝翼私試試卷係元祐學術譏議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寓廣南因病而卒後孝廣遷官其子倖得疾于婺州知為妖孽所害召道士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其故倖託親舊扣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父者獨不肯但已莫知其故尋以告倖倖云若此其疾不復起矣尋卒

宋畢造再娶有一女為鬼所憑時路當以符錄著名畢懇求救療路隨入門鬼所憑女出拜曰我是前媽媽女為後媽媽所生女每事見欺頃年有與我議婚無成欠金釵一對為妹所誤事不克遂我實快快至死尋未幾今無所歸惟此不可此吸人婚姻於世成者其女竟死

宋興國軍司理院司因被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四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

宋永嘉人蔣教接紹興二年登科得慶州縉雲主簿再調官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吏挾雙鬟女子關道而哭蔣憐然問其故吏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挾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與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舍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吏少緩此計何如即舉裝贈之纔直十萬吏曰感君高義然願亡益也蔣曰吏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吏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吏女非敢以為姪妻勿憂也吏謝曰諾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投蔣拭淚而別將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真女子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

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廣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女子至是顏色艷媚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更亦絕不至臨別官妻不肯往曰自有爾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托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曉呼女倚樓女把鏡揮涕不止問之不答曰憶汝父耶欲去耶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將盡頃刻便不可為吾不敢妄顧庭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柳東筆使書將怨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將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則掌而戚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流血小史見一私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蓋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至是乃為其所害人皆謂蔣忠於感情信義不終以損其身亦可為戒

蜀涪水之源富民任益年老無嗣惟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隣伴遊避登市燈下棚中人迷路為惡少脅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為元所賣於夢子矣父哭之失明母艾氏心氣成癱忘知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信盈間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踰流往投願一見珠而死梓潼帝君聞之乃勅八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西外求之或見珠於夢之魚腹負泣而哀詢之能乃得其實帝君乃夜夢於盈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夢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既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更至夢門一如夢中所見珠曰我初為人婢主母惡之而棄後遇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備又三年復為隣子許欺曰爾父求汝今汝與我歸父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而珠實懷之得得非將赴江父聞珠聲音自乃有見俱詣其主贈身以歸母亦疾愈皆元若老矣帝君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捷三百凡月餘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為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晉殷浩父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因其行附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及浩為中軍將軍

梁元秀家財四十萬養子四人自餘諸妾所出才閭男女並湮埋之一日夢中見數十輩追殺入賊元秀大驚起兩手足已爲牛跡展轉於床大呼三日頭斷而死陰府中間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離母腹惡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按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次入官府近者四方秦牘類此者東下鄴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押赴下獄考鞠許真君曰若人不孝自有天條勘我無罪殺兄是殺天下人民也今世知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鄴都城中以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譴若元秀永囚地獄子孫受刑可不悲夫

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孔
敵大兄向廁忽便倒絡繹往看已斃於地以者尋復病歿俱無後嗣
宋河南有一寡婦詣郡告其子不孝時李傑為河南尹追其子詢之其子
竟無辭辨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尔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
居唯有一子不能撫之以終老今其罪至死爾後日無子為養得無悔乎
寡婦曰子無賴每相悖忤今真之死地無所惜也傑方疑怪其事其夕忽
夢一紫衣人謂曰寡婦告其子者實有人使之汝當明其獄毋寬良善也
傑既寤益加思繹翌日坐公署呼寡婦給之曰汝子既承伏獄已成矣且
母之告子更復何疑汝性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腹心人覘其後寡婦既
出有一道士候婦道傍婦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異其有悔諭之
再三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寬獄遂明傑拒
寡婦謂曰虎狼毒獸尚知育子汝之不義如此固不容於世遂放其子于
叩頭求哀乞貸毋罪傑曰母自求死非汝不能養也乃以道士及寡婦皆
責于法

後唐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窘迫元益見其親與
單子文為婚次年父子俱喪明趙女適士人葉惟先惟先後登第三典大
郎元益嘗請道士醮禱伏章報曰上界方罰爾易婚不義非悔可愈
隋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家名祖惠二十八為長老
稱禪師而不明本性戒行汚穢罪惡極多其伯景識之有女名蓮真年十
八出適與其夫失歡而回故家僧祖惠出入伯家時或寓宿因與之亂其
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命大起徑奏上蒼適遇雷公奉事
奉命碎祖惠尸首於通衢拷其親於鄴郡地獄萬劫受罪不書晝夜又以
雷火三繞蓮真三杖之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悖教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道戲之夫婦以閨門不肅各減
壽一紀惡族而終蓮真之姑中間知覺執受錢二百貫大風刮其目截其
鼻日夕自稱曰我輩同亂倫悖教使我至此如藍土地以失申奏亦拘繫
獄府日受鞭笞責以重罪

宋有慶歲主者為人叢林知名偏來真如晦堂善覺大長老游廬阜京都
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秀大師偕行到法雲秀得法雲以慶歲主之名通
圓通通曰且令別處挂搭俟此間禪室空即令來堂慶在智海偶臥疾秀
欲詰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潛出智海見慶歲即以書白圓通通亦越規
矩出入圓通得書知之夜來大罵此真小人彼以道義故併出院未訊疾
疾遂以此告訐豈端人正士所為慶歲聞之遂掩息叢林盡謂慶歲圓通一
詬而卒也

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
有一天祠當湏人祀然後得過於是眾賈即殺導師以供祭祀祀天已竟
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
當備善行以為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途受苦長遠
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師者迷矣津濟終致困死

唐李承嗣鄂州唐年人也家富鉅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
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佯言與醜妻一百
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以方先承嗣迷與小妻為計夜飲之

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藥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鳥來啄承嗣心
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于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而卒

無禁戒除消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懷德者鮮畏威者衆
殆非小心求福之道○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禍亂所生生於
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背法棄令而行喜怒禍亂乃生○姦宄繁多
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怨怒怨怒者多則咎徵並臻○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結怨於今謂之種禍種善不為謂之自
賊○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爾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天難欺

斷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眾業罪報○或恃公威或假勢力
高桁大械枉壓良善吞納奸貨務直為曲為此因緣身罹惡網○快心作
惡自致重殃○宰主令長貪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訴無所○安忍若此
蕩貪庭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欲為功德至如禍作殃及方悔答原終無獲
已○任性恣情肆行酷虐則天罰人楚百難備舉○枉壓無罪之人使其
形殞衆刃身披鐵鍊家緣破散骨肉生離分張異域生死隔絕如是等罪
無量無邊

政苛者民亂○小辨害治苛削傷德○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若上下怨
任察者不求善○人之苛政虐民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泄強不可久○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虐下取功輕蔑天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
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巧法政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嚴刑峻法不
足以為威○舍公就私信道任己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法煩
刑峻即民生誅○其怨大者其禍深○或任官吏刻削為意恣行酷罰當
入地獄萬劫方生

感應
唐會昌中有王琬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平度節度使時王公姓李不
記其名常患背疽眾醫莫能愈琬相請以牲幣禱於岳宗遂感現形留連
頭問琬祖因叩頭泣血願垂憐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

民而虐害生靈廣為不道注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皆廣蓋報官之驗
必不可愈也。天法所報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洎歸青丘主公
已殂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觀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為驗。瑤祖曰
某當在冥司之中。亦庸歸之不信。請謂主公。備窺縹緲。主公遂裂近身衣
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
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宋李邦光為秦州內外都指揮使。主帥李崇委在之。事其生。欲贖貨。賄
遭枉之者甚眾。部將樊某有一騾甚駁。非此使人求之。樊怪之不與。因
懷以他事。構而囚之。偽為伏辭。因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即矯命
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決旬。光漆
疾。樊即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於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撻。
右長幼皆散走。時間決罰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卒。

宋劉慶符。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棲居遐想。日
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獲犯大罪。奈何與。余念子帝前
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發。而況於人。神曰。子在官。多行虐政。招
怨於民。如捉點某路刑獄。某縣人某死。罪州知之。獲弗察也。其罪實繁。要
於是。悵然悔。谷弗可及。

宋馬絳為幹辦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必
欲多得。藉以肥家。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呼為馬剛。言其好剛也。或
以宜報戒之。絳曰。正令即日便生兩尾。亦所不問。既而兩發于背之左。數
日又發于右。兩疽相對。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皆問。無不驚
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制錢者。要當以其為戒。肉爛至尺。一息方絕。

宋左軍巡院虞候張興。與魯法一重囚斬興者。院例謂之行情。凡囚赴法。出
院則以鐵鉗繫之。張出斬之日。加之鐵鉗。所鉗之食。輒吐出之。斬謂張曰。
我感你哥。其心實懷之也。法訖。後張每飲食。輒賜下。而飲食必吐出。雖
半年。院一胥謂張曰。夜來夢見斬興後。我求君。廢我。告不知。張以為欲已。
故不聽之。數度俟聚食。燕饌。張亦在坐。眾見一人。白牀其面。自外而來曰。
我斬興也。指張興曰。我曾尋君居。廢終不知。張忽驚。斃。斬前抓張頭。其遺

倒地尋卒

宋虞候張堪。嗜嗜嗜利。病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
妻子輩遂掘視之。身已化巨蛇。頭尚人也。取之。置刑國中。他日體棄。要厚
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黃
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
人言。

宋政和間。開封府尹李孝壽。以嚴猛居官。華轂之下。無敢議其非者。有士
人。寓汴河上。暴得病。昏不知人。者累日。忽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
恙。曰。吾將死矣。因言病中憤憤。見壁間隱然如一門。父而愈明。金鋪朱戶。
高明。恍恍。堂上樂聲。有妓女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
翠。貴人乘涼。與極至。廳事絳管。競作。鐘鼓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
忽拊掌一聲。悉變為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鬼。可怖。可愕。所坐之
榻。化為大鐵床。向來金石。絲竹。皆又牙鉗。鐵釘。鑽物也。百鬼爭進。刺其
碎之。屠刈焚炙。備極慘酷。跳踉躑躅。不可忍視。如是移時。父悉拊掌。則見

復為奴。奴復為婢。又復為金。金絲竹。貴人。初奏樂。以入。我時進
退。無所向。獨往。廊下。小室。高馬。不復知。各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
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傍觀之一。鬼忽硬曰。汝為何人。報至此。將累我
逐之。使出。且閤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尚無恙。已亦忽
夢身入門內。庭廡宏麗。如大官府。而寂無一人。少頃。即有疾。遂改提舉。醴
泉觀。甫一月而死。

唐溫璋。咸通壬辰歲。尹京兆府。性驕。貨。敢殺人。人皆怨之。每出。則通衢里
巷。閉門。有碍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出。自天街。呵衛甚嚴。有黃冠老
而且偃。曳杖徐行。不意騎從。至。避不能及。立於路側。溫命。碎末。不問
其情。皆背數十。皆黃冠。振杖而去。若無苦者。溫恠之。且疑其為異人。又
悔不及詳審。呼街吏。令潛視。其有何言。復何居也。吏隨之。逆暮。過蘭陵里
南。入小巷。中有衡門。黃冠扣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米何遲
也。答曰。為公人所辱。吏隨而入。過數重門。堂宇華嚴。擬王公之第。未及庭
庭。真君曰。何人。吏叩頭。述溫意。真君曰。溫璋貪殘。酷虐。惡聲彰聞。人神厭之。

不知獨在旦夕猶敢肆毒如是爾其語之令幽脩省無自述極也吏出詣府白溫溫大嗟悅明日乃與吏同詣黃冠門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既開重關溫趨入拜真君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衣貌甚閒暇溫伏而叙曰某以菲才忝職京兆策數之下非威嚴則無以整肅萬民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有服真君曰君忍錄立名專利不厭患禍將及猶送死威溫求哀者數四真君不語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告真君曰尹雖不德亦天子亞卿宜少垂喻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設小榻與坐黃冠復曰尹固有罪然真君變服塵落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幸審思之真君乃謂溫曰君為國大臣當視民如子愷之以威不若懷之以仁使民畏不若使民愛也若其改圖庶幾可以轉禍為福不然君不免矣良久又曰此間亦非汝淹久之所溫遂起拜謝而出然不能改其非明年溫獄結官韓宗紹等金事變獄而死

嘉言

獄貨非寶惟府庫功報以庶尤○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申嚴百刑斬伐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宰街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凡為人臣者不務崇理義以輔太平而乃長刑罰以虧仁德不忠莫大焉○刑戮所加一有濫誤傷和氣損陰德莫甚焉○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之或舉則下有怨○過故良善安讓無罪其殃十倍災迅無赦○布政猛烈濫刑酷濫顯違聖典○背法試○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禍殃○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枉法得財生象馬中○逆天地負鬼神決做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危人還自危枉彼還自枉天堂及地獄一切由心造○酷虐無道死入北方地獄○取功何如種德○虐下何如恤人○為官而酷責吏民死後乃墮地獄受諸眾苦

感應

秦既平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為郡父之巴郡守相伊庭

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威家奴萬真投井而死鞠威月餘不勝憂楚詎眼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真先有所化威嘗疑之不三日真病其實欲逃他所為威所覺其能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謂用事者曰汝等者別日但以小篋作風巢來雖在客前無懼也其家甚喜至日候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具酒者醫者至且延之坐未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為言伊受之方入中庭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問篋取藥猶恐事泄分獻眾客翌日以威之狀伏辜卒陷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靈神察地况抑否梓潼帝君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魂染凱之得情庭儀曰珠寶其取之使追篋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方入而易之既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欺梓潼帝君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皆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瘋發於背獲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為梓潼帝君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宋潘逢者為吏有民得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救之後潘常見其民他人即不見潘聞之聲云在陰中始爾潘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為人禁受獄効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中門潘問之何不中門曰我是冥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有罪官法救爾何相執我終不能取我命空朝夕擊殺何也鬼曰爾殺我不當於法正當償命但緣爾命未盡是以相隨潘無奈何乃曰與脩善因被離幽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親手書云為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即不見矣

秦商執事孝公變秦之法步過六尺者有罪葉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及孝公卒太子虔之徒告執欲謀反發吏捕執亡至閣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執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執喟然笑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後車裂以徇家族誅夷遂無遺類

漢主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生千餘家詣報至流血十餘里為中尉尋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小弗犯即無勢視之如奴窮治姦猾大抵盡廢爛獄中行論無出者數歲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故利事罪至

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輝勳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今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盡天之報酷虐之人不輕貸矣
唐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詐忍虐虐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御史按察使少不滿意者必牽之前後坐族者千餘家朝廷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雖告衣冠無問春夏謀斬人不絕時於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者有不全一弘義戲謂羅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繕密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拘號為突地吼遣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頃悶亂又有枷枷助功尾榆不得而定百脉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因圈中下楔其姓名號數十大畧如此四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捧于地今日前曰此是作具見之現騰飛越無不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無不長成怨之說則其肉斯瀕而遺遺吏其三族

漢順延年父為丞相援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宣帝時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河南太守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說殺之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冬月傳為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
北齊張和思斷獄因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械囚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生羅刹其事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問絕求死所生男女皆骨肉離手脚並有肉紐束縛連絆墮地便死和思為縣令坐法杖死偽蜀御史陳崇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為務十年內斷死千人因避暑竹亭見蛇子懸懸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蛇蛛當中指拂落階下化為厲鬼云來索命驚呼不已指漸成瘡痛若十日而死

晉盧賁永和二年為道州司法參軍性剛強機毒凡所推詰刑獄鞭笞楚人多地酷死者眾一日庭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龍置于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履擔負者楚痛叫喚半日餘乃出置地上諸鬼方去醜後渾身猶如火色如此半年
宋景相輝帥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囚一十七人吏拷掠無完膚故有此報受此報已死後復入地獄受苦

宋一士夫居于田間一夕夢其友寄為計吏者至其家哭泣求救其詞甚哀既而水後乃穿出一牛尾不覺驚起家之人所夢亦合方相語未竟忽外報一牛生遂取大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吏平日侵漁剝削人最多故受此報

周推事使索元權時人為索使訊因作鐵籠頭繫其頭仍加枷馬多至腦裂馳出亦為風飄如獨獵鎖火等以掾開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壓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

滅嗣流死便而臨終時見諸被虐者與之索命元禮驚呼而絕

周侍御史侯思止體泉賣餅食人也雖告准制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卿多識字但為國驅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終其甚眾更無餘語但謂因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樓遇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若死印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思止夢一鬼謂曰我昔

東汝屈以孟青相虐今孟青亦來尋汝夫尋生私畜錫朝堂決殺之
唐冀州刺史王真性酷烈時有勅使至州與真語武彊縣尉蘭獎曰日過移就陰處填起令獄典撲之項骨折而死至明日獄典當州門限垂脚生門扇無故自發打便脚腫俱折真病見獎來自起以酒食求之不許真惡之迎面向梁撲在屋梁旬日而死

偽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張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誦久并縣令符貽恭詠王給事絕句云厥父元非道那奴兒光何事太休儒可中與箇皮棍為奪得天王左腳無奴子記得兩

句時念誦之允光門誰人放汝對云狀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人錢物遂真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壁高聲喝索命允光連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

宋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漢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轉坐以死歸法之日人皆寬之自此行住坐卧見紹卿隨逐不捨心不自安遂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壇解謝其事初夜分已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旦再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體移時而卒

昔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夭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夜暖見二吏名之隨至一官廨一人看道服而出熟視之則其父也責曰汝有不公當事還魯知否簿曰何事父曰斷遣進鋪人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在此則以直為曲禍乃及子矣

唐周興治獄酷虐與朱俊臣對推事俊臣別奉進止鞠與興不之知也及同食謂興曰囚多不肯承若為作法與曰甚易也取大甕以火四而炙之令囚人處於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甕以火圍之起謂興曰有內狀勸老兄請兄入此甕與惶惶恐叩頭咸即狀狀斷死放流嶺南而破人家流者甚多為饑家所殺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

唐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嘗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為上將軍華為吏酷暴每有縲絏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時死見皂衫吏齋叩而前宣云奉牒取爾以華昔者嘗宰劇縣甚善能結復有缺行既其成功請官圓扉侯其循省既述所履大乖乃心王抗歸然委於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為上將皆未開寶難壯威教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安處付司追凌華鑒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皂衫吏引入有綠冠裳者問諸司曰今日之來從之不脩也見小吏而失梯竊為君子惜焉命左右取鉗鉗俄頃有緇衣豹袖三人執鉗鉗至綠裳賜華酒五杯然醉而醉唯聞珠其腦聲聲絕而華醉醒復止華於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押補量延半紀仍資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居釣之人也蓋求全身微

親小利既致之後竟受此官位卑職微殊不快志足下莫嘆失其貴骨此事猶太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欲數盃冥然無所知既醒宛然在廢床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僑流賄助凡十千焉後十五年而卒

宋陳曉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姜夏沉者泔水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以為必沉者橋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擢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者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邢廟師頗後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荅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已而彷彿見沉香于前驚怖而卒

宋鄭州人具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所捕獲者亦有誣誤平民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疽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蒸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知郡公事即死時衡州人劉式為司理裁見之

宋秦檜之弟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私釀酒秦遂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軍用夜半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為凶盜即擊鼓集隣里合僕奴持棍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然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盜為功言諸縣縣既知之矢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起郡秦乃釋巡檢以下而執何村民三人取麻紐通經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時秦元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西致仕明年秦暴卒於郡又明年楊愿為守日見數人驅一囚扭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因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揚閣實大駭趣書史端指錄竟買真錢十萬同焚之

宋政和初宗室邵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言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忘婦尤嚴

張嘗曰：以吾為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即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邵王次子士驥妻吳氏。王荆公與族也，每止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為奇貨，即捕張寅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與言語切害罪，至凌遲處死。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入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邵王翼然不謂至此。驥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驥見婦人被血躡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投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未許于天，方此震怒，安得為上章？對曰：身為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違，京送潭州安置，吳汝可亟還，道士病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

梁穀校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廣故物，考覈其事，加以重法，考掠結正。入室，使兩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舍死，付外決之。貞臨刑大誓曰：死若無知，欲同死，生無有，其有譴者必報之。自後後時時見貞，求心苦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負居山上，推石墜之，月餘日，敲除曲阿，今拜之，明日詣關上謝章。其婦於宅暴卒，駭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駭曰：朱林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殿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皆死。

宋時有一尉，巡歷經由寺宇，例皆狼籍。到一院，見屏除潔淨，索浴廁聲應云：湯辦矣。詢曰：非到潔淨如前，復索浴浴，浴應聲云：湯辦矣。尉嘆賞之。後日復來，乃見狼籍，索湯時時莫得。尉喚曰：向來其謹如彼，今來其慢如此。叱主院僧曰：昔尉之來，某預得夢，白衣神人報曰：明日相公至，酒掃所在，與辦湯水。今日尉來，某不得夢，所以狼籍非敢怠也。尉察其神，承看乃本廳土地，即與僧辭歸，解真章奏上帝曰：以某果有相，則神第三回何不亦報某若果無則神不合誣我惑人，章未焚尚就寢，且夢其神曰：竊窺上界，祿籍知君有相公少也，故按籍以報治下。君近領枉法賄授，平人損陰德，而司祿籍者，稟天命已削去相位，幸且見察勿徒罪我，而事章奏且

世入既富貴之地，便謂分定，不循義理，殊不知禍福隨時變異，以此可見不可不慎。

唐吳郡有獄吏樊光者，一日本家日色正午時，忽有大風烈雷暴至，全家數口并黃犬俱震驚而死於家庭。惟光之妻自外而來不死，鄰人問其故，光妻曰：大風時我亦在家中，見一使者將我提於別所，有一人又問光妻爾夫主樊光作甚不好事，感如此禍。光妻曰：近有二人入獄論訟，其有理者貧，其無理者富，我夫於無理者處得賄賂，覆其官名，人保出還家，惟有理者禁收，又將有理者每日送到飯食，奪與兒男黃狗食之，不與囚人食，將囚人淹禁餓死，我常勸之，不從。近與樊光送飯去時，見有理囚人拔髮告天，今不數日果有報應。

唐獨孤莊為瀛州刺史，兇暴添虐州人苦之。嘗有盜竊民財事發，連繫莊詰之，盜不即承，莊謂曰：爾徒兒當自吐實，吾當釋爾。盜具吐其情，頃之莊顧左右曰：取吾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鉅利，以繩懸於樹下，謂盜曰：汝不開便見鉤下死乎？今鉤其頸，別遣壯士引繩，未甚高而鉤已出，腦矣。莊雖惡之，後為州刺史，得病恍惚，夢中見前所執之盜，引二男來，縛之，至一殿下，殿上貴人如王者，責曰：彼為竊盜罪，不應死，而汝誣刑殺之，為民父母者當如是乎？今當令汝反受其毒，命左右取鉤，如其法鉤之，楚痛不勝，因叫號而寤，未幾顛下，患瘡潰爛，瘡穿而卒。

嘉言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顧，憚民用憚式。○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汰侈已甚，身之文也。○奢淫悖禮，辭不衷。○墻隙而高其朋必疾。○不備德禮而專權驕，危亡可期，足而待。○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譽畧而妄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崇侈志，情敗德之本。○奢華無道，遂至滅亡。○驕奢則禍至，恐懼則福生。○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致禍害，不知止者，殺身。

○諱豪奢，侈陵人傲物，如是，究對無量無邊。○起非法想，或意多亂想，觸

向非法所造罪業無量無邊○惜者惡之大者也

○富貴而驕○道其咎○不知常安作凶○欲之不止求之不已○奢惜由斯而起○替莫大於惜○小則亡身○大則殞家○人生驕與侈有始多無終○驕奢自恣○長家地獄○富貴而驕是禍魁○奢侈相尚○貪欲無厭○豈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入若改常不病即死

感應

漢茂陵富人袁廣漢○鐵巨萬家○重八九百人○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激流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卷白鵲○驚鸞○為旋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移沙為洲○激水為波○湖其中○置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重屋○開窗廊行之移晷○不能偏也○所親或以惜後戚之廣漢傲然不從○其家常祀太乙神○一夕假寐○忽見神告之曰○不即斂戰且禍及○既覺雖有悔心○終不能從○後竟為有司捕繫○被誅○所居園山並沒入官○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唐宰相王涯○奢甚○分無與比○庭穿井○台玉為欄○嚴其鎖鑰○天下寶

王時○唐相王涯○奢甚○分無與比○庭穿井○台玉為欄○嚴其鎖鑰○天下寶

唐張易之之母阿咸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固不畢舉○曠古以來○未嘗聞見○鋪象牙床○鑲犀角簾○懸明晃晃之襪○蠶絲之帳○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翹○以為席○嘗邀故實府隣媼同宴○飲為樂○隣媼素崇道法○一夕忽夢道士告曰○阿咸母子奢侈奢傲○惡報已極○天帝已命殛之○若宜速改過○媼以語其子○不半歲○易之被戮○阿咸沒入官為婢而死

唐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純貼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達○勃磨文石以為階砌及地○着吉良韓者行則仰倒○太平公主就其宅觀之○笑曰○看他行生處○我等虛生浪死○楚客家畜一犬○十餘年○一日忽戴冠冠出為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僧○越犯分○即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僧○越犯分○亦即見殺○未幾○章氏敗○果斬楚客

唐元載造華暉堂於私第○華暉堂名也○出于閩園○其香逼人○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香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華暉○而更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

為戶牖○內設懸簾屏風○綉綉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次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精押然○以真珠瑟瑟其精巧之妙○非人工所及○然綉帳得於南海涇洞之帥首○即綉綉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當寒風不能入風○夏則清涼自生○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而服玩奢惜○華皆擬於帝王家○其暉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瑤陽花○亦類於白蓮○其花紅而且大○有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幽雅○傳於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復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吳香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不令人說○又有龍鬚拂色如燭檠可長三尺○刷水精以為柄○刻紅玉以為環鈕○或風雨晦冥○臨流沾濡○則光彩動搖○依然如然○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近拂之為聲○而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邊○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未嘗斷絕○唐元載之則時時焉○若生雲霧○後載被誅○未

誅前數日○載夜坐堂中○聞窗外有歎息聲○言曰○一生恣意窮奢○極極則反○哀哉○載起視之○聞然無人○乃知為鬼甚惡之○竟受禍

唐有一官員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婦人先收酒錢入內○良久方提酒出○其酒色紅如血○飲之甚美○欲再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修用無度○好酒無節○故今日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釀出供之○其官員翼然超出行數里○逢人問之○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

宋臨安府步軍郭氏女○嫁右軍使李脩武○就道九年○秋以瘵疾死○經宿復甦○云正昏憤中○為二人呼去○約行三十里○到一酒店○渴甚○囑二人求小樽買酒○既入探篋中得數十錢○即有女子持酒出○色赤而氣腥○飲畢問其故○曰○此陰府也○我以生前好奢侈用物○惜越犯分○及嗜酒太過○冥吏酌膏血以償之○適飲者是已○聞之甚恐○懼欲退○女子挽裾見留曰○既至此○豈宜一打便去○前途惡境界甚多○徐當自見○乃強再飲○再行過一大橋橋下有銅

宋元嘉年中東海潁人唐文伯弟好痛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第屋漏取後病瀕死者云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人乃今我兒致此吾當試更房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歲成實蓋帶四條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四路流膿如帶之狀

梁人崔平善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像鎗銅為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亡平業忽兩手皆發飢寒而死

果時有王鎮惡者頗聰明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為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侮謔後以鼓鑄為業時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鍾一口於其鄰舍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皆縮口不得言既知負誓乃含寶鑄鍾贖罪至死口不得言

宋僧義孝善杜人解琴阮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寺主優容之俾齋錢帛詣四川為賊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孝以廉價贖之其藏財遂為所有一旦發覺經者斃於枯木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而

唇反引有似囁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見其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經像像而捨財修功德以義孝為鑒戒

宋竇積行者居台州仙居縣竇積素雖小利而往來規矩整嚴紹興中僧圓悟主寺事因入陳甲常種蔬菜來竇積堂行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詛云我所失菜直一千二百錢教你做畜生還我已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人問所苦未能言唯臨淚而已察眾以粥飲強灌之奄奄幾一歲忽嬰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取陳家菜適被設誓憶昨病瘳時見黃山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以黑衣加我體大怖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有七八人在彼笑約月餘復獨挈我至陳園預視自身乃成一豬窘急思歸而為繫縛且以糲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臍持貨于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歎如夢覺自是疾瘳

宋陳六鄱陽小民居城北五里家甚貧為人傭作淳熙十年夏與同里史五乘夜入某氏家盜牛隄適先至以短棹刺牛死某覺之持杖來聞外隄

即逃去史五續至遂遭痛箠含數日而殞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敢聞於官隄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為得計歷一歲隄六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來同史五謀某氏牛死而汝脫雖入問不敗露而隄府須汝對證汝不可免矣言畢奄然文三日隄死

宋文潞公出判臨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言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升博二十年同僚今日何面目見之守堰卒具以稟公公令牽至其牛逐個垂頭下淚鞭撻不起潞公曰此人平生好盜官錢今日果有此報乃令宅庫支錢二十千與買料蓋公威德不欲言其姓名

宋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分以與我胥偽諾之既代去卒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他日渡揚子江竟死於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察惟而入即詎子甚慧長喜讀書胥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隨其子至京師其子調官南下其胥漸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米死之少胥夢監征出舟登岸去自是胥無所歸他日旅寓貧窘無聊而死

宋時有富室智全禮仲春脩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全禮男良賤九人置於別室唯全禮之妻與二女共繫之既取其寶將亂之全體之妻惶懼乞憐幼女舞華年十五與其姐舞系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賊賊犯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于梓潼帝君帝君乃遣功曹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其賊翌日告于里正聞于郡悉誅之

昔天竺有僧養一犍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

宋泉之士人有陳芳者與東庭觀一道士相善陳一日夢入官府見庭中閑因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陳視之乃東庭觀所相善者又一吏旁持文牘一卷授道士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某月某日盜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牘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遂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項至踵皆偏推仆于地一冊轉化為大水牛陳驚悟訪其道士

正以是夕死。

唐定州安縣縣人王珣能金銀作佛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有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珣不知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問其羊類號無數珣已怖之夜繫于柱珣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珣起之無所見珣復臥又聞起者還無所見惟之遂開門則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因叩頭乞命珣三復苦言故出房門即變作羊王珣妹於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珣所見遂放羊作長生珣及妹家即斷肉食。

宋景定辛酉春杜潤知臨江軍因大水人病涉害聞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稍子亦沉死俞公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卒畏績責分艱于水濱忽一白水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日俞公坐廳等候近晚但覺冷風一陣拂人見一人履眉時直身者白云十八人死者前世曾結黨為強賊殺人以一日聚死于水俞公曰指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也今公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皆註定並無差錯。

宋嘉興奉賢鄉民王三妻阿徐乾道元年初夏死經夕復生言方病困時見兩箇公人把文符追我云與汝對事我云尋常家務自係丈夫與兒子管幹我無所預何故來追公人曰須要你去不覺隨出門行一運陰慘不見天日約十數里到官府往來惶惶兩入止我于外先入公署押到狀然後驅至庭下四面垂簾別一吏在前立問云汝何故強占卑幼財產我答言平日不曾干預家事頃素念佛已三十來年只記得阿伯王大與丈夫王三均分祖業伯後去大聖寺出家修行者其一分田園是伯兒子王八典與魏塘鎮孫家將錢賭博非理用過只剩得屋基却是阿徐請佃累年後伯死王八出外未歸夫王三為焚化拋骨將屋基還王八造屋除外即無強占聽得蕭蕭傳聲押王八出對便有一帶枷罪人階下立乃伯也伯向我說我久在陰府不知陽間事子細所以兩次理會今既分曉更不願爭我問伯何事受苦如此曰我做行者時將緣化施主修造鐘樓錢竊取入已又每日盜打回齋飯歸家所以受罪未脫對說我乞放回廬內

云到這裏既對理明白亦須考其平生善惡見一吏人將簿籍至檢看言此人頗有善功且壽數未盡遂放還。

昔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眾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昔一衆生有一鐵丸從身上入從身下出乘虛而行苦痛難忍目連問佛此等何罪今受此苦佛答目連此人往昔作沙彌子盜衆園中果子七枚死入地獄受無量苦餘業未盡故獲斯罪。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未嘗吞熱鐵丸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沙彌子取清淨水作石蜜煉石蜜堅大汝起盜心打取少許大衆未飲汝盜一口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此是華報果在地獄。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姓皇甫者居家兄弟四人犬兄小弟孟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一日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床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室左右視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責錢不得不知此兒將去遂合家鞭打大小皆怨後年遷亡托胎本家母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狍子至兩歲八月杜至賣與遠村杜家得錢六百元杜官將去至夜連婦方睡夢猪以鼻觸之乃言曰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杜及合家淚受苦我作猪十倍陪償今賣與杜家杜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有何怨不語男女賸我婦初夢仍未之信後眠又夢猪以鼻觸之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生言亦同夢見次早令兒及遷兄并持鈔一千二百文求贖其猪母云杜官儻不肯放宜倍與償恐天明將殺駢駢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認母家門但云不須殺我欲贖猪杜家不肯吾今祭杜時至猪不與我再三懇懇不放兒見以時迫恐殺之私憑一有識人具述其實後始贖得既得猪已驅向野田兒語猪云汝畜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猪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猪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及杜之此隣相嫌者並以猪譏罵兒女私報猪云命今不善受此猪身男女出頭不得命生平與徐順者交厚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養猪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里至大業十一年內猪於徐家卒信

知業報不問親疎

唐汾州啟福寺主惠澄染患牛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顛顛云為盜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性盜用伽藍物為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為前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耳。

元僧宗輝東漢黃巖人義方右丞妻乃其母也。傳勢恃強裂先帝靈石寺蓮一舟者得法於龍翔笑隱交宣政院撤住持本寺。宗輝據居之又占為福安國兩刹一身任三處住持事其常住財盡盜入已恣意為非一夕醉酒睡起眼見靈石伽藍神公鬼卒扼其頸以膝築腰使其跪而亂杖撻之且呼自名云宗輝此回不敢盜常住物已神幸有我是三年始卒。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人鷄卵燒燬食之後朝村人未起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與汝兒曰與我後者入取衣報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麗兒怖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聞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熟灰碎火澤燒沒蹤小兒急呼此城城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至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因探桑男某甚眾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兒啼聲西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造戲不患至日食時探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汝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還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經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烘爛如炙抱歸養瘠解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為枯骨隣里聞之競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盜卵之罪以至如此。

宋福建有宦家子專為盜父痛責不改徐詰之乃云盜豈願為但每夜有男子來相拉不得已從之父曰今夜若來當告我遂備弩矢待之夜分男子果來門外兒指父父果見其人決弩射之却中其兒臂須臾而死亦其兒為盜之報。

隋開皇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其府遇執至菩薩引觀僧獄

有榜云眾僧違法迫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前百石驢兩頭至京達通事舍人為靈巖越奏請得額不費一錢迺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放入己當入梁塵地獄過關即買服陪還又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枕材并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枕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為眾作饌餽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眾故一供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為盜罪相以謂諸人即各陪償榜隨滅。

隋大業二年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予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道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誼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梵皆作血色行粥偏諸僧舉身火燃如一食久維那打靜無復若相緒懼還所止道明至緒問之答曰此地獄吾為盜取僧一束柴煮粥忘不陪償當年受罪寒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為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若緒許之歸年依言為辦重往尋寺無所見。

唐高宗顯慶五年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贊親姻往夾裝以寺果喫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盜寺家果飼爾親姻言已而失聲怖懼即計直償眾僧月餘乃免終嘔血疾不愈。

齊僧弘明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彌嘗盜帳下食今為鬼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

唐肅德初臨海縣賊袁亮起永嘉船過風東漂數十里遙望一山青翠有城壁迴抱就泊因見精舍瑤瑤為瓦瑤瑤為牆既入房廊不見人唯有胡妓和子二十餘枚器物是黃金衣茵皆重錦又有金戒指金成堆賊乃競取其物忽見婦人從金域出長六七尺中衣錦繡上服紫綃羅裙謂賊曰汝非袁亮黨耶何於此器物報取之迴視後子汝謂此為狗非也是龍耳汝等所將之物但恐諸龍若怒前引汝船死在頃更且速還之賊等

各還其物因問此何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脩道處汝等無故作賊不出十日當有大禍賊因乞便風還海婦人迴頭處分俄而風起群賊揚帆復至臨海泊船上沙塗不得下為官軍格死唯婦人六人獲存

昔南岳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趙成子者學仙之上也受吾鎮生五臟上經乃棄而為之此人還入太陰求改教化形當是時自故死於玄丘山石室之下即死尸一人也死五六年後有他人山行見此尸在石室中肉枯骨在又見腹中五臟自出之香而不爛如故以衣血纏裹五色之華瑩然於內紫胞結絡交纏於外故人乃嘆曰昔聞五臟可養以至不朽者全見其人矣此子將有道而不終固乎被死尸五臟之內臟中各見有一白石子在焉故人又曰使汝五臟不朽者必以此五石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探取而吞石石皆以八味也使人別去十餘年而成子之尸當生當生之時故人先服石子即日皆飛從口出如飛蟬之狀還還死尸之臟因此成子已改形而起矣故人怖於石飛心求意傷後日故入此小尋視死尸之

狀故人既到石室之前方見成子存身髮髭俱潤面有玉光女髮異澤指點虛無神氣眇眇是彼人惟震果息爾於巖端之間林葉之側成子未呵而問之子何人哉余乃忽見成子前有五老公披錦帶符手系羽節頭建然冠是箇空虛並切齒而數言於成子曰昔盜在先生五臟之寶石者今見顯面人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瘡亦有禁而失言狼狽而歸以及達家癩瘡已匝於一門之大小夫得道之士而驚於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胃七魄衛肉胎靈歸氣非不欲掩惡人之心性閉山惡之耳目也直欲觀靈驗於八方示真威以流赫耳況以吞五帝之神石靈公之精英欲盜服以延壽禍端以布長生不可真也不可聞也南岳真人故復書而記之以扶盜淵之心

唐杭州餘杭上清觀以設大壇常往豐寧宮使侍道徒每歲冠隱與以松於已雖教門鉅觀官中舉明必願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賂既行多覆藏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賄賂相和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燭殘耗持客經過累無投足之所者識者為之寒心懷惡者為之扼腕固自目矣

會昌中隣家產兒五六輩皆形骸不具暗聲聲變軟處有白尊師白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源因詰其事尊師但令名之既至隱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致考責取謂觀中諸道源曰此奴婢輩皆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佳德為罪業不惟秋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之數輩亦似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為之焚香懺謝水乞赦宥常住亦為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輩傳於無窮之世固不可轉有隱盜侵欺之若輩及七世生受茶毒死履諸苦或為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懲物之故適為罰禁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句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為鑒戒勿履此轍也月餘暗聲聲若相續而地作響者之稍能履七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以此奴輩各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曰諸輩皆釋其惡牢後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為冥中赦宥之期爾

唐雍州萬年縣開村即瀾渭之間也有婦女謝氏通同縣元氏有女適地龍村人未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酷酒小作井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南耕福田非常辛苦及寢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賣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田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舐觸見其女至乃低其遍體又派淚焉女即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後在來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嬪多召名親競施錢帛

宋紹聖中司戶王良孺死而復甦言至陰府見壁間掛斗懸秤度孺問其吏曰此將何用吏曰低昂錄兩以與人臣細命舍以規利者皆得罪於此良孺得生後十日而族子之用臣者其家如良孺所見遂抗秤不用元瑞州新昌縣李九郎者以不義而富元年間久大雷電繞其屋次

早失其平日所用之斗後得之於塋中併秤在焉眾在塋口如許太乃能入斗其中蓋其家斗秤不公平天故警之

宋廣德縣孟祥有田數十頃常年發糶用三六九日先一日交錢龍簿給照憑孟祥死其子舍產造一雙底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糶兩斛送用忽忙中人莫能則次年發糶先一日雷電說其居明日發糶果雙底斛無內底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有趙想龍說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頃吐血繼以木屑乃斛板也吐訖而斃

元瑞州胡宣市斗斛不平忽有雷火偏室並拜謝許離失其斗斛竟不可得胡貶其事里人無知者遂密往撫州道觀酬願值廣州楊希尹亦在酬願亦同是日雷火焚其糶米簿及斗斛亦不欲人知故稍速至是觀也酬畢二人皆出門即死

宋趙林有謝秀林者衣冠後也善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於田井間為驅會事每以少量輕秤出倚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責價自喜其得計行之匪一日也人往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提升斗諸誰具將入林野才出城東門未幾里即雷雨驟興有黑雲追逐更露霹靂聲而謝秀林震死矣屢葬別處為雷所發侯其肉潰散乃焚為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錐刀間一不顧義理至為鬼所嚇猶多不戒且甘於此何哉

唐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巧於求利開闢之徒雖一錢物皆有價偽東郭人秋永正本工輪輿厥其作車而貨運乃改業治斗桶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為者信取其直而與之其欲減勺為升減公為斗者鉢為兩省而為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為便口用往往來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為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但所在神祇陽警而陰理之梓潼帝君乃竟里域神祇慶建永正雖情未悔既以聲名漸彰亦者愈眾食其工直夜以繼日使其目力亦竭以致咳嗽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既已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為目揣摩應應度長短錙銖釘鎖冒險施用左右五指朝傷氣殘體如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毒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

既識之皆無郵者饑寒切體如此者三年而死二子相繼以殤陳後主時市中震殺一人背有字曰蘇武得道者李居正識之乃秤斗輕重四字

昔有一餓鬼言我有鐵丸極大如甕平時搭著肩上佳則坐上進上患若何因故爾日連吞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斗與重秤大斗取常致得大利利已便射餘人故受此報

昔杭州王用先家資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欺罔侵奪以致富碩未及十年遭禍被剝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唐泰原者盧州舉人也家富開米麵絲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其乃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啗食痛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

廣進功德其子受覺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又明往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無蟲啗食鱗甲血淚異常腥穢一家見之流淚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擊身蟠屈看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應問於人然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脩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脩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雲中謂其妻曰深愧脩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茲今便生天上更可拾三千貫錢大脩道明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使度欺於平人受無眼報妻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放赦此罪萬劫不可免除吾有金裝割公刀子賜以為驗要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檢之物却往林中求復見大蛇矣

昔有報生常在雪山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苦萬端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橫道作賊剽奪人財以自資養冬月隆寒裸他凍死剝削牛羊苦痛難忍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六

嘉言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有禮禍莫大焉○禍莫大於殺已降○奸殺者死之徒也○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亦莫大於活人

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脩德福應多殺禍及○衆生相尅以喪其命隨行所隨自受殃禍○有形之惡好殺者也

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殺人取財誅降服見殺加怒死有餘殺殃及子孫○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譴雖曰殺人適是自殺○殺人而致於枉則死者必不服而陰訟起也

感應

漢李廣為右將軍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已下封能

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蓋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秦白起善用兵封為武安君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前後斬虜首又四十五萬後秦復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遷之陰客行至杜郵賜劍自殺起曰我何罪長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以死遂自殺

唐尚書蘇頌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事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頌因復論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由作桂府時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二品頌以位桂州有二吏訴縣令頌為令殺吏乃嗟歎久之而死

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材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約言臨

終數日寢與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服俄而氣絕以妻公之明恕尚不免為政得不慎歟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檢充承勸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莅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深訝之謂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又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曰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承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即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詭而夭折若是

漢王純字少琳為郿縣令之邵亭夜宿樓上忽見鬼數人內一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忱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洛令妻也欲往官所過此亭宿亭

長殺妻大小十口埋在下樓下劫取衣囊財物事令為縣門下游微忱曰當為汝報之勿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忱旦召游微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囊歸其家焚之其妻清寧

宋永嘉中琅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遂使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負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隨水而死因分其財是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屈狀流涕怨酷無能奉還豆載一旦長辭街悲如痛何可云喻

獻款不能自勝又云行遠疲極因臥窓下牀上以頭枕窓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後姑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過諸葛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役達揚都

唐李元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沈於江俾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甚聽後詣

京赴幕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翌夜入一莊中。遂投
莊宿。有衣天淨紗衫半臂。主人姬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
送路之衣。即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見頃歲製時為燈燭
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遺冠之事語之。此子能舉。往歸問母
母具以其事對。遂告於官。官乃擒都虞惟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
之。而於其物力。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者。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革老避亂。携家南下。
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
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以涼藥。編脩嗜酒
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珍珠寸為藥。直飲丁寧。相
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小柴胡湯與之。婦人曰。香氣類紫胡。君且審
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申言甚切。陸竟不覺。纔下
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
年。涼水李氏子病瘵。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倡家飲酒。而索

錢。并酒饌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婦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
粒。病者云。藥在隔間。然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
臾大嘔。痛不可忍。自牀顛倒。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
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今李六郎休
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
史。附秦檜。檜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
竟誣殺之。捐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頴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
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
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詐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
已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尔子以報
尔。未幾廷臣生子。年未三十。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坐
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博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
涼王。且求曇摩識。蒙遜不與。曇摩識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亦然大怒。遂
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識當畫以劍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恩。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
恩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恩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
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眾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携二子來與之訣。惟恩
已辨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恩二子叩頭食土。求抱馬足。馬為不行。兼
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憐僧道行至焉。兼瓊每師之。憐僧乃見兼
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赦惟恩。明日使惟恩行。滄府長史
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恩至瀘州。因疾夢一
僧告之曰。曹惟恩一生中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
為之奈何。惟恩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
寺。仍令家素食。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
能。即當死矣。惟恩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者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

樹醬食之。即能食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意置道
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食。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
來視之。惟恩大驚。趨走迎。偕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陞自西階。植絳
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微歎不釋。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
無數。今冤家債主。不忍見尔受苦。故來視尔。惟恩命饌祭。毋母食之。
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恩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
食。常臥道場中。覺有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恩問之。童子不
與語。而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唇外。明日食時。惟恩見所殺人。或披頭
漬腸。斬截手足。或斬首流血。或盛怒而米。詎惟恩曰。逆罪與我同事。急乃殺
我。以滅口。我今訴于帝。故來取汝。欲陞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
日中乃去。惟恩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哭。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
惟恩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恩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眾見惟
恩如被曳。狀陸休下。遂卒。初惟恩為澤州相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
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升敏居魏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魏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冊一奴幾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擊小牒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童僕少甚利其作侶按按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懷至郭嶺早發十餘里天曉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云被紫衣人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在後遂棄驢奔郭嶺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維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事坐冬忽因睡夢生被髮面汚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走跋左脚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令捕賊河南尹於生書帙中得在相手札捕賊益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曉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跛脚行遲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十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即君於某有恩其見其囊中書謂是錢騎遂劫殺之及開視乃非也唯得絹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嘗尚欲賂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殺於市

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新雲安日粗暴簡略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輩攜夢與友人胡鐵同至一官署見卒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桎械又有五人與劉對辨噪噪往復劉有屈服之詞又而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傷人答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訴寃逮逮至此又問可得免乎答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至見鐵言之鐵亦同因大駭異松之不敢世時劉尚無恙然亦皆情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

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推而不從因此被殺以種喪屍投於堂西北隅中不勝穢清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縣問就事以持念為功當大庭含識願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掘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種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惠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禁位無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叙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報答曰此人今為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為畜生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殺

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宋裴為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羞而黜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唐武公嘗有妾曰非烟纖麗容冶隣人趙象後嫺窺見而悅之乃乘公業直宿遂越牆而通焉公業覺之槌非烟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間華父受禍趙象坐是逃于江浙間常見非烟隨之亦亡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丁郭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某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人云王君在世頗聞脩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某未合死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中物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詬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奴何人也簡易曰其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墮腹中物塊乃小奴為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著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勸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語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實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鎮以河北安靜。且於揚全。致有舊。乃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產積德之甚。至鐸之行。李甚後。從客侍姬。有輩下升平之故態。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妻謀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輕騎數百。盡掠其幕客姬妾。而還。賓客皆逃。害。表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今公。其凶詎如此。後軍亂。產積父子見鐸等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唐先主。械繫甚嚴。審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譖。殺和州降者十餘人。坐是冤。訴故因此。爾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鐘鐃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鐃。則暫息。或能為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還言一王天王像。吾嘗置於殿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為驗。民既還。家具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鐘於清涼寺。以王像建塔。藏于鐘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為赫隸。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盜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辯惠多藝。有聲樂。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見則已有見。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淚泣。經月餘。陶夢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絕。若風。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大喘頭。反著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羅。與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樹。麝酒酣。失性。斬臍。臍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羅所殺。投屍澗中。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縣知事露將謀叛。逃始出門。見驢執雙刀。刺其面。不得去。遂還。繫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家。嘗為御史。誣奏殺向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子枉殺。幽宮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忽忽見默持刀來。命左右急衛已。捍避之際。奮卒而死。

涼州城校尉張順。素與趙倫不相能。誣搆殺之。倫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不捨爾也。後順夜見白狗。以劍斫之。不中。順忽僵仆。不能起。左右見倫在傍。順遂絕。

昔文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貌雖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牀居常。恭敬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幼。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虐無道。誣法存。蒙緹不法殺之。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現形府舍。梁閣下。鼓吹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幼子還至。接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陳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解血派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感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皇后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刃。解斷墮地。與比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委辭。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倩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僕。嘗有違官。為侍兒。所燒。妾往。載之。失於詳審。娘已數月一戮。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譴。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唐吏軍將李進。使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深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勿女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制遣一校。率兵發塚。破棺。屍已打。張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超。素與翼頗不和。元嘉中。頗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山代村。崔兄子銅。為持弓矢。將酒。殺就山。賊之。甚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

實不殺爾爾橫見殺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庚寅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舍奴無患載米餉家遭劫被殺屍在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腦髓屑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寐眼目張甚欲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屑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瘡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觸之楊氏以語兒臨終尤甚夫死者尚不可害之況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匡桓玄家兒為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因遂得瘡不食日彌羸瘦初教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軍輔宋高祖因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使歎息出寺後同上就大樹樹而死北齊翟陽太守張善苛酷貪婪惡聲流布聞蓋道御史輝輝就郡治之賊頭狼籍罪應死於獄中使人翻經傳受納民財杜見推轉大皇帝

大皇帝尚書左丞盧斐之斐希旨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輝遺語令史曰我之情懷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輝紙百番筆兩管墨一銀以隨我若有靈當報之令史如其言頃暮果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叩頭云魏公寬我旬日而死經及兩月盧斐坐讞駁觀史文帝杖殺之左右或見輝輝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并陸閣檢租使以賊汚被劫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融共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卧病膏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質環為率專制忌刻以事害之其後環與唐左右時聞其呼候九頗有祈請之詞深自刺責有侍者見一丈赤自壁間山曳球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營得一棧可長千步材木壯麗運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真子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擇後乃款服但言乞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咀殺

梁韋破虜為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荆州時嘗遣使事韋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誠勅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悲慙不敢引愆但誑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于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郎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盤蒜蔬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曰此得疾未幾而卒梁杜欽任荆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無羞能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倚廬讀之疑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恥以聞疑回書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妻氣未絕而書已出疑省訖歎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疑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綽為荆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得代將還王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廷委之行矣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勅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中雪得罪先使獄卒給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投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縣令吳基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嘗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

唐平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妻妾將犯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齧至死覺而心怪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來未飯牛可啜飯之其出人出闇中見物似牛之脫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妻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縫忽見二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高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

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禳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知國公杜悰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驍寇大舉力寡不敵奔柞求援既謁見悰怒其不趨度使更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爾今靡認秦梓耶匡謀報曰其難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越走台階此時況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命繫之發函與章相保衛去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章以悰國之元臣無素有意遂奏請依悰處置既降悰乃親臨斬之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奈仲訴已不及但多燒紙筆當於象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刀之際悰大驚駭得疾遂昇而返俄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吐姓名吐責曰吾已患若錢帛非少矣復隱吾受用諸物遂自縊而殞悰見匡謀未迫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汝陽為東身揪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將飲之名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山就木之際

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斂西果短遂臨胸折項而歛焉然有知者及歸長子無亦亦死其報之速如此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而易主矣安石女患傳屍渡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楚特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安石女見妾未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基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構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冤使送揚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笑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和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鄴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答而焚之數日存敗死

宋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甫父居德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客所殺殺十餘人携頭披髮呼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甫懼旋馬徑歸誠其子曰以

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誠之自此得疾遂亡

唐晉州刺史柳渼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實疑將聘焉行媒備禮而疑舊妻有孕崔氏約遣妻後成禮疑計之遂與妻俱之宋州揚舲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妻產二女疑因其困羸覽之實涉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妻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机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爾枉現事發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紛女可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疑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變不可徵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危亡之兆爾何顛倒之甚也疑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疑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速避之疑雖秘之而心實憚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疑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妻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疑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踵至庭在氏驚問之乃欲容目叙曰某是實疑妻疑欲娶娘子時殺妻於車道口并二女同盡妻無負疑而疑殺妻疑若娶妻

妄自欲跡奈何忍害性命妻訴諸嶽清怨氣上聞上帝降鑒許妻復讎故妻取疑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疑以命還命是矣乃罵疑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疑而審交指據宛轉楚妻竟日而去曰未令即死且受吾毒每日轉至啗臂肢體形貌變態不常并將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疑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于人何至是耶否召金剛立糜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捨義隱賊疑不非理殺妻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妻報疑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言訖登階擒疑如初後崔氏李氏時女適婦鬼亦不追曰吾縛爾是豈能遂哉疑中鬼妻發狂自食肢體水火咬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晉鄂州有少將蘇都本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婦黨殺之於路并殺其隨行婢棄屍江畔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殺幸而不死既蘇得買人船寓

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都亦恍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使者亦醉。日暮不出。使者稍前視之。豁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駭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逆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乘逆日行數驛。得其妻。武自鞏縣方類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縱殺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度使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冤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荅。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某被誅。某初謂是山精木魅。遂加呵責。他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纔十六七。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昇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旁留一小童侍側。東偏閣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又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頃刻間。中有大呼。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褰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再拜。武驚慚甚。反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大忍。某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許于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閣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構其罪。竟至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祭。妻哭。果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豁然耶。是夕夢勳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許。耗吾當隨卿報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勳。仗劍授之。至縣。遇一離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勳徑至曹署。以次擊之。眾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街中見少婦。攀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撻其頭。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狀將來。塔投。三四月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兒來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朝。嘗捕殺宋州三百人。驟得五品。經月病甚。同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偏體流血。極快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雷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郭死而雨。武后問司農卿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度。早降雨一度。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度。郭朝死三度。其見情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堂出至天津橋。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殺我。殺我。俄而舌出數寸。搗身青腫。早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悅不道。枉殺余。余必報其。其甚屬。經數日。悅書至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醒。無人。既為擊。腹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病其不能愈。求醫。醫亦不放。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造數人。與吾與客至。蜀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聞悅死。腹潰。瘡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奉詔討捕。時命郎中裴某。裴某。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款達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少卿二人酬其且。既歸。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裴色頗厲。裴愈怒。裴之賓州。微移書式方。厚誣之。謂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責於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其罪。式方令侍婢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誣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制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冤。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詎。生問推者曰。中

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抑衛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誣服。式方頗甚憫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曰：得衛前僕，是矣。式方便授牒，無贈錢，百千為其具。生又曰：某自分死，必不逃，請去。拮据就沐浴，見妻子，哭。家無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州南門與之訣。生巾帶拜，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悲我乎。曰：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餼，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常。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制使某。即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塵仆地，數日，復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裝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球場宴，勅使忽語曰：樂其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灑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瘞不能語，昇到州及夜而殞。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義風儀，無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皆道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威風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圖盡惟於夕。守以李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趨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睨目擗腕，守懼，莫知所為。顧生靦然汗下，不能持。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樹。士真復飲，飲如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其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輒駢驛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下。驅驛以去。得驢，乃吾囊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悔。自知死在朝，為我謝使君。敢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即念殺于心，不可制。已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數里父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國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冠一時。所管中國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罔不知之。又有散在郡邑及數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畏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已不叶，及積金藏銀之家，皆捕殺之。免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未索命，且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郭溥，因追欠稅戶，對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怨，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孽百姓，張壇家業，却溥取錢二萬，環訴之。街判司追執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望活，令司吏汝勳，搥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勳見溥，索命，遂暴卒。勾禮一且晨，舉忽見溥，升堂，羅棋，駭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深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殺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余道士設醮，禱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通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說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繫繫繫繫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亟自頭澆灌，流即大叫。左牽右掣，如類絕狀。既蘇，復沈，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遂告拱曰：子婦即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檢是理會。鄆州一室耳。然則誅降賊，服其可為乎。

宋林廣仲宗時，以討瀝蠻功，拜衡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雖則奸狡，迨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撥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遣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然在瀘以勅書招廣，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迨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

所殺者羅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時將尹僊營有卒晚後數刻僊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僊怒杖數千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僊乃以刀劈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僊陰知乃以他事故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僊領眾數萬保功味關僊督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東節杖擊其膝隨擊筋脈腫痛初無痕跡待其力盡眾出關遂營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葉大如敷在前引心惡之左右咸無見者故竟死於陣中。

宋蜀州江源縣村吐王感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信據益州按儀慶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介民皆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錢皆鑄錢若黑銀珠玉器皿之屬皆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然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親戚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嘗募人訪于叩蜀之境野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

其夫及弟謝元穎者特金帛購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婦明者側發遣赴關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烟如雲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真于法嗚呼殺人取財竟毒海多不為已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烟起處金帛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愛其貨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唐大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子某名京都授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惡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貨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僕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嶂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逐推落于深潭僕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揭謄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

州訝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陽矣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開寄宿主人客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即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即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即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授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即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即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孫見即君如己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數日臨行贈貲糧藥與水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即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遇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

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云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製之時誤遺火所焚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念比為爾幼少恐伸理不達宜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誰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謝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範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甲者常來往希範間廣帥優待之令於北中承寶帶甲於洛汭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迴由湘潭希範為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拉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相人具聞莫不左顧兩後常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厭處未幾希範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福州阮教授為胡侍郎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僕消言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忽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遠亮離若過彼處咳嗽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堆小憩其下偶咳嗽數聲婢疑阮至地下黃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

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要妻。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李四郎者。常以此事誚之。張生恃其財勢。詣有司以別事告之。幸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祝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大蛇口吐火。當門盤屈。就驚仆在地。譚其妻曰。李幸四郎妻。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貴之。

宋温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遷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桑白馬者。或袍或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前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瑤。性強直。勇敢。法徒海陵。即守褚仁規。嫌之。構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瑤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

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齊淮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兩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瑤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瑤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黧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歎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瑤也。其日中使至。遂繼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姦。為性刻戾。毒惡。婢僕多被鞭笞。以死。後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嘔。喝吐。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瑟瑟有聲。視之。升堂。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逐於野。蓋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惡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入家。其甚者。汚溺其室。崇仁縣富氏。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得入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五合大木。為巨釜。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強橫。

之狀。足以滅族。時郡縣皆稱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遠。漆道為守。方寢。夢一吏。啞于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卿某里艾大中籍沒案。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寢不知所為。始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已。徧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未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錄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吏送案還曰。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王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嘗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齋。遂告弘義。弘義二百人。投諸擊將軍。撤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密者。差弘義往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逐於坳上。斫安仁死。又捕其男。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弘義每暑月。數因必於小房中。積萬而施。檀。傳道之者。斯須氣絕。嘗於鄉里求。傷舍。爪主。快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爪苗。跡盡矣。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齊魯。應獄。史今有白兔。御史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花嚴。於舟中。弘義欲偽作。勅追花嚴。諫曰。事已如

此。思更為不執。弘義怒。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船人救得之。弘義又鞭之二百而死。埋之江上。俄而偽勅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銅禁弘義。還至花嚴死處。忽自云。花嚴來喚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死罪。元禮怒。乃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廷尉評事。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問。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詬我。何為。略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督治。諭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卦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然判。同去。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句徐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泰。其特甚。積怨。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閑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就購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大

關而死。

唐刑部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買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翠。沉香象牙之類。直數十萬。尋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表獻之。勅還賜。尋恐用之。後所殺客皆持刀來。其家心惡之。未幾。子與王鉞謀反。遂族滅。

唐榮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維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矢。酣醉馳驅。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雨霽。已夕矣。迷道。馳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震發。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鞏維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值大風雨。迷途。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爾解弓矢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堅子矣。先是。生常以別致致袖中。既解弓矢。授子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著賊。賊遂去。

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拜謝去。生即趨西廡下。避之。又懼其車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間。婦人曰。妻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垂屍而去。妻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語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馬至。維其白於河南尹鄭。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真于法。

唐裴宗諒。為常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遣兵入里。伐殷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貧。宗諒命捕司去。據一夕。南華夢數人被殺。列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為捕。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眼。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南華為司法官。弟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諒而逐者。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鋪絨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所劫。姚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効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十餘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為與。

唐蘇州館陶縣周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開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往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餼。至咸寧。具其妻妾。周具說被殺之狀。乃所盜物。藏隱之處。善乃許之。官司司察。辨其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唐文元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帽。于咸宜風月賞。說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其體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游。凌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瑟賦詩。間以誰浪。情學草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望遠。瑤徽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瑞閣禮金闕。又雲情自贊。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妙絕。昔一女僧曰綠翹。亦明惠。有。色。忽一日。玄機為隣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

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追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昵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高戶。乃命翹入。卧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其客至。款扉。翹隔閣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著於胸襟。有年矣。鍊師無疑。玄機愈怒。標而告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賴。請杯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解。解。解。之。權。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覺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指不。盡。於冥冥之中。能。爾。淫。淫。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次。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矣。矣。客。有。安。子。玄。機。室。者。因。搜。於。後。庭。見。青。蠟。數十。于。地。翹。去。後。未。詳。視。之。始。有。血。痕。且。腥。臭。既。出。為。語。其。僕。僕。婦。婦。語。其。兄。兄。為。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率。街。之。間。此。遂。不。觀。門。視。伺。見。佛。說。者。皆。許。不。記。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攜。錘。具。突。入。玄。機。院。後。發。之。而。綠。翹。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北。府。吏。詰。之。辭。伏。至。秋。終。之。

宋閩人王基為南豐主簿。感於官奴龍望遣妻于還鄉。獨與妻居。知縣孫
惡諫不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望隨之。官領食。如首資於外。厄
一日。望携粥來。勤果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盤內。命徹之。望曰。但
其其汚。處是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吸之。望亦
不可。王愈怒。適一大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頃更聞大吐黑血。宛轉而
死。王詰其事。望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
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矣。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餅
盤。始知色變。執送府訊。鞠云。與侯兵通。欲害主翁。然後廢家。以嫁及
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憑之曰。龍望爾外私而欲殺主。惡
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廢厥以死。此可以為後生
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漢齊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侯。侯為丞相。後免。及齊皇后薨。
舉孟疎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為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
帝王皇后與父同母弟。曰。蚡為丞相。親喪。喪橫使人就要求城南田數頃。

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
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
肯賀之。當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
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
夫獨坐不飲。并奏其在側里。哀橫虐夫。棄市。當嬰請其妻曰。終不合。灌
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
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入。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
在人皆凌辱。吾弟百歲後。當魚肉之。耶。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
間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得死。後月餘。
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
齊嬰灌夫共手。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劫。於市廛間。極摘果。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
矣。凡言水旱其驗。嘗過大將軍孫綝門。綝裳而趨。左右望見。或問其故。答
曰。流血覆道。足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作亂。而景帝立。

將拜將。復有大風飄物。如塵從空中墜。車上車為之傾。頃頃見徐光在
松樹上。樹手指搖。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患之。俄而景帝誅。兄弟四
人。一旦為戰。

漢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幕宿。暮夜。猶未半。有一
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傭里人。早失父母。又
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無依。不能自
振。欲往。傷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賣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裁要并繒。今
致富。數。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回
即留止。致富。累得腹痛。要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解。持錢。來至
車傍。問安。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
勞問之。妾因提妾。前欲計。妾妾不復。壽。即以刀刺。妾妾立死。又殺致富。壽
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
。船。船。無所。告。請。故。求。訴。於。明。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
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頭。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故。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

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表。壽。殺人。於。常。律。不
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皆。斬
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介朱。崇。介朱。兆。入洛。徽。懼。走。投。洛陽
令。寇。祖。仁。祖。仁。父。封。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徵。之力。也。既而。介朱。兆。購。徵。以
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徵。首。亦。不。肯
祖。仁。乃。夢。徵。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
本。鉅。富。昨。今。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徵。曰。
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乃。私。歛。徵。屍。得
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懸。懸。頭。於。樹。以。石。礮。其
足。報。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
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死。之。曰。若。汝。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
曰。錢。并。欲。以。杵。擣。鐵。曰。也。於是。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甲性間弱。又多在舍後。妻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陳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罪。惡鬼見我害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符當令鐵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待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實不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陳氏號謝。為設祭奠。且自搏其類。陳謝再三。鬼云。不須如此。餓我食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獨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使聞鋸聲。屑亦隨落。然有響如棟實。拆舉家走出。事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并曰。汝毋殺我。安坐。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罵。時復歌云。桃李花。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已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年六歲。鬼至。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成瘡。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繼母不慈。猶恃人道。況加毒殺。豈免天誅。為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永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途。旅。遂數家。賈客。賈客同坐。相與問所從來。賈客

告取視之。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勇。力揮刀。斷其一臂。眾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給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當。信來。不可安眠。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其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而寡不敵眾。并子僕皆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屍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蹣跚于道。適主簿出。按回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卒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跪立。疑立滿地。血腥氣觸人。四屍在尤枝。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向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伏法。豈鬼神術而訴乎。

宋蘇州有一居於普惠寺。託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為神居。嘗有牽二牛過屋前者。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異。

昔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其禽獸。長時吸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杭募二卒。荷擔歸鄉。一同郡素所識者。一居浦城。隣卒之所薦者。一日。昧與過。查賴。薄前卒誤仆地。捫足呻吟。後卒馳擔曰。承務可掖而起之。商從之。卒以刀劃其頸。終擊。間後卒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分所有而去。餘二年。浦城卒不善醫。母訴于縣。卒遇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憤命甘心焉。吏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申州擒隣卒。悉皆重法。殺人而派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者。罷官。歸宿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俯而而入。逡巡行至卧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裙兜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異。俄特甚。次早。偏身癢。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昔有一衆生。嘗被微卒。執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皆焦爛。不可勝忍。因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為醫師。針人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縣。紹慶元二年。知真州李季子。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者修命。瘡丹。用此膏一塊。子誤吞之。旋即燥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子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兒。前生曾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幸別無罪。當便託生一統制家。為男。年至二十。當及第二親。幸自寬也。報應之不與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塘知縣。日適兵火。糧換之後。有訴虜人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

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二人不承華念十三人中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兒云知縣所殺者乃是前日殺某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前日各舍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某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爾可證也四乃垂涕使首伏罪遂成官殺之

宋富堂外科醫者徐樓其家世能治癰疽其門首畫樓其室為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皆獲神效其祖葉元精紹興八年漢水縣蠟山富人汪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瘡旬日飲食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癢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然紙長五寸許點點潰膿中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丰時紙然人已踰一更及被去血液交涌如泉聲漸低徐方旋為痛楚家人視之蓋已斃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呼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舅傷體害癰痛不可療而深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士曰爾舅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今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嚴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通強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癰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瘡癰求視之乃取非藥傳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死因之際但云仇鼎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餘仇坐燕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仇曰鼎者仇鼎相連不知其他仇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仇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所印之處就腫潰膿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知張之憂索股實欲先以

毒藥潰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避重賂不期竟死不祥鬼之來獨見之左右但見紛紛號訃而已意謂瘡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因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眾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

宋景炎中湖南顧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聞孟謂顧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必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詳其父母與為夫妻女曰不可顧得父母病急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果之賈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源顧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聽之去許女恨成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淹病甚數月而死適七日孟亦以瘵疾死死七日胸腹尚溫未缺而斃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入惡念既發雖未殺人與殺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顧女雖有愛父母心而與人私始免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為母猪復生女身為娼妓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柁因行不軌其家婦者不以畏勿良賤病者皆遺其汗清則固知二孫覺底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獲其厚謝然於家巫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忽霹靂一聲震死

宋王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喜怒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于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惜情不樂醫者以為有瘕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熱積父為栗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兒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察知鬼神幽闇之事道士為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冤孽故致此康侯死後二十七年五十年前事蓋是宿生殺人受報也

嬰兒顛倒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恒見積冬其家人皆見之思即自問其故答云妻楊子縣民之女往歲建昌縣余錄事以事至楊子因聘妻為側室歲餘生此子君女即其正妻後錄事出秀縣君女乃投妻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因當償命也思即使人馳至建昌縣其事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權之皆不可其女後嫁楊氏庸愈甚且力驚悸以至於卒

昔蜀郡浩郭二水相會旁有牛山之阿并邑繁行邑之吏苟信蘇珩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珩以深刻信以廉節珩以貪墨信以憫憐珩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珩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珩以脅脅諂諛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珩侍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偷用珩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珩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珩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珩為邪且以珩之敢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

舉首視衆曰泰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渭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珩乃面頰發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渭珩是涇矣珩與苟信熟事而切隣珩之所為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珩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珩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珩每見信必睚眦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禱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畔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忽見梓潼帝君勅二江龍來拯已而轉明能于淵儀真及呼會珩見之塞裳而往復取儀真擣馬旋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珩之足沈焉儀真得無恙珩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覲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

重囚四人坐初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鉅鍊彌月盡其所以死而未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盡復命取其案又條令及復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為計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即尹往德興謁經原官王為首于香屯客邸夜中驚覺對呼之不應據之數十亦不省但喉中伶仃作聲封走出喚隣室人同呼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封曰惡事真不可作最者救急為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連囚人於路挽衣見苦曰無狀用計殺我我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使取大鐵盆見覆故不能盡說後得封救乃曰更後十年還我命非封見救真以覺死矣又十年果遭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搬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左右曰我張顏承節也佳某坊內幸為儼人昇謁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蠶呼醫傳藥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火燒則又腫潰幾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重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為導詣訪之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未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中額僕因舟謂妻曰我為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惡不得活然無所赴許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翁乞許爾母子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屍棄瘞于水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無之畏糧進退無路不如死遂抱初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報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披衣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我

子 120-415

方欲巧藥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妻執吏役使司職與竟觀
茲事正在吾手筆為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
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謂事而燈不滅
彼意尚善若滅其非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自命之寢須待彼肯
捨有司固不可得而離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摩之多猶坐
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止僕
派而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漚漚然從室隅出找張曰可還我命即墮墜
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甲乙已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
覺屋而鼠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五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
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存唐為蔡
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之為汝所殺我恨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
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絕吾必不免明日當速窺以避
此患妻云夜夢何是信汝安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其止

宋書卷七十七

三十一

今一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
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
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死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走騎屬聲
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鞭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張而七人
者皆女真也

宋徽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殺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謀民有弟為大姓
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弟即具牒將
詣縣方君因與富翁善諷使來析已謂曰此我家僕何敢爾富諭使止之
彼不過有所觀耳為僕面責且道以利僕敬聽謝不放翁歸以錢百
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為方君謝繞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詰方曰僕自得
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世乞但用
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信借市漆二百斤
倉卒不能辦翁卒為我重賞車錢以償真翁曰家君力如許細細事吾家
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

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償無禁將湯覆吾家私所費將
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
圻案白晝恍惚於廳事對羣吏展信言曰吾知翁必求我復取前錢而竟
連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談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
始知其真報云

宋梓人妻氏為富家上梁畢婦至半途醉卧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
未醒隔卧傍有枯木丈許或戲以其腰條繫木上妻夢中輾轉墜膝下木
隨墜之面仆汚泥以死官檢山身莫獲有縣其寢衣者妻之子訴其殺乃
公前竟致極刑先是繫條者執役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竟一日偶為吏
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歷告所以吏大驚以數十
千俾入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雄遇吏以他事黜配歎洽之際忽見
所誣死者左側曰我今知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悸泣別不數十步回
顧吏已為虎銜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書卷七十七

三十二

宋建寧府政和縣尉張迪功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七
人可改官弓手乃云某朝有弓者三人病垂死若取其首作拒捕斬獲
可以足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更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替
還鄉將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墜車因得疾到
家而卒

宋李中和為秦州都監好出遊從者若若之有一軍校方食間聞欲出怒曰
得速死為章中和子告父云某人罵爺令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妻自屏後
呼曰官人為將奈何使軍伍罵遂縛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遊旅中夜有
一人呼曰某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鬼斬我頭遂
得瘡疾而死其妻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秦府幹挾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子
微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斃持杖逐之大還走入李氏之
堂忽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
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言未幾長子入李山掘柩柩空
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趨視見之以巨槌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斫力痛蕪

肢體無完膚。即死。李乃命斫竹數束。疊於柩旁。揚言曰。陳特。刀為盜。與之格鬥而死。監獄官汪某驗其屍。具以實白。縣李生繫獄。亦死焉。乃皆歲陳有絕命書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為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急。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有兩弓級。素能搜跡。惡名蓋其輩。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往淮上。兩弓級心疑焉。言於尉。引帖同渡江。至揚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買酒與飲。酒人持陶盃四隻。敬子案。弓級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而弓級驚愕。少年獨慘沮。於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不為之。故冤鬼相隨。不捨。少年曰。冤鬼今日遇我矣。更復何言。就縛而捕。伏其辜。

唐裴光遠為滑州衛南縣尉。有卒王表。被妻遣。子稍俊異。光遠悅之。欲取以為己子。表不從。光遠銜之。使表於南皆切當遣入就路殺之。而奪其子。後光遠得病。累月不差。每見王表來。則使人殺之。而奪其子。表於南皆切當遣入就路殺之。而奪其子。表於南皆切當遣入就路殺之。而奪其子。

唐高駘為西川節度使。時前軍庫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之駘。乃開府庫悉還之。而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其族有一卒。婦方歸。床乳其子。報至婦曰。我知之矣。且飽吾子。無使其飢死也。及就刑。罵曰。爾奪戰士食。而又淫刑以逞。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閨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駘為畢師鐸所囚。嘗見鬼來迫之。且有屈服之詞。未幾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夫為人將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剝削以自奉。而反擊戮之耶。禍之及也。宜矣。

宋朱浚明陽翟人。早年中第。轉任官不達。每起怨歎。遂設醮。憑道士奏章自訴。忽得紙尾上有十六字。若篆籀不可識。浚明問何仙姑有道。覆糧往見之。仙姑盟手燒香曰。此天篆也。不須問。且亟歸家。浚明苦叩之曰。受金五兩。折算十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浚明到家即死。

宋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驛僮。禹每為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楊。禹度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

行箠。傷已甚。傷人勸諫。值楊之不釋。眾昇禹歸家。因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百世冤。今為所毆。萬一不起。切勿訴于官。呈驗。至公空於箠。但實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言訖。遂沒。妻子街寬姑恨。不復訢聞。如其言。以華楊自以為得志。愈肆虐。虐數自當秋未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曳楊曰。爾無故殺我。赴愬於幽。冥家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楊改走。禹掉其髮。鬼又從而擊之。楊哀叫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其罪甚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大債還錢。豈聞言語。可救解路入過者。見楊無頭。詢諸往復。自語。且以手擲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鈐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真子。家便之。燒金。怒其跌后失禮。多所求索。親執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絕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號其衣。縛於樹。則噴梅枝條鞭之。授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搥足。皆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難。龍生。壓以重石。磨則燒炭。其

傍果則汲水淋。無有不死。則後甚。眾惡理之。園中。妻鄭三。妻何。妻。亦殘忍。其惡。專辱愛。偽作正室。一日。他妻李。遣妻。頃。碎付後院。自為鎖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便悅。悅若有值。遇門。忽。語。問。天。尚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暨。過。堂。門。外。門。凡。三。重。皆。無。人。遂。奔。婦。其。家。喻。方。覺。遣。卒。雜。追。逼。婦。卒。人。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訴。呼。府。官。往。究。驗。得。兩。夕。前。驚。驚。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蕭。蕭。下。獄。鞠。治。盡。得。殺。屍。於。是。械。繫。兩。人。而。上。其。獄。詔。刑。瑜。籍。編。置。宋。崖。崖。驚。死。於。市。瑜。至。京。安。軍。亦。死。

元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晝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驚。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死。

宋東都張員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外端坐。無為。武交接時貴。員外藉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榮。員外嘗曰。日

文憑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歷涉世務。負外曰：善。華州張客欠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千。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返亦三四千里。庶幾其路更事。明日出給資費。呼文遣之。文足病。莫前。僕請顧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草具。羸一。小鳥。馬精健。料且豐美。文問故。答曰：白馬為執顧者。少。馬駿快。顧者多。故也。文因自歎。顧馬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客如數遣人送納。文仍歸至前。顧馬坊。惟見白馬。問馬何在。曰：以駿快奔逐。折足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聚。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道：途險阻。其送顧馬往返之由。武謂其擬之為馬。且其羸死。於見顧色。文乃白父母。不顧分家產。顧出俗為僧。否則自戕。父母強留之。不可。乃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雖坐。長老曰：常日為客。則坐。今為行者。則有禪規。叱令侍立。名曰通。慧。令之掌廚。極其勞苦。文安之。負外使人智長老。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情皆不語。嘗令供飯。飯。髮。指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職。令之掌廚。文又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盆內有魚鱗。杖之十二。文洗濯。更水盥。動。明日復有魚鱗。杖之十二。文愈感。其廁。潛立以俟。廁側牆有路。通外。見有魚者。決於盆中。文遂之。至階下。夢之仆地而死。文客即奔華州。欲投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知其跡。遂投持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為披剃。在手二十五。年。為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為有寬對。未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旦鳴鼓集眾曰：三十三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端坐至期。時張丞相凌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壁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三十三年矣。卒愕而容稍和。文曰：令僧汝命。卒曰：適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生與長老有何寬對。文語以故。卒曰：寬報何窮。不如解釋。待天。疑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寬寬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遂化。

元至元丙子。贛州寇黎八。嘗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向來殺我者乃尔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為誰。今乃得尔。遂群聚縛之。黎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避。黎八竟死。

元建昌新城縣劉聖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也。人蕭雷龍。為弟。遊于福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於獄。未幾。劉隨本路程府尹赴北。賊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徹達而卧。眾見一人涉水來。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適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夢劉。蕭之子亦夢蕭。曰：吾生吾已得報其冤矣。既而計告果至。邑人饒九峯有詩云：塞馬銜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不憚勞瘁遠金虎。無緣瑤帳空。萬里遊魂。夜雨九原冤。鬼訴秋風。老天不放生還客。淚濕香閨潤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賊舟江。從僕皆上。此商欲圖其財。見富商在船舷盪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舷。乃持刀斷其五指。遂沒溺以死。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富商來其隣家。遂驚而起。逮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悉其所說。及冠。思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諍之曰：今日輸已多。尚有未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續夢汝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悉汝所欲。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真汝子官殺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意。取財物。遂遁他郡。別置田宅。解釋冤仇。其人遂感謝而去。

隆海祐。祐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蓋為商之僕。共圖之。歸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袋。則見所殺商人之頭在內。果與昔有陳大驚。墮躍而亡。

宋真宗年間泰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官于常武十停年一禪寺住持
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誠崇信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奪寺僧思前已
重後顧無償於是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強奪堅然不允寺僧憤
懣遂自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沿途凡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
到鄉歸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祈
平善越數年王僧左有患一惡瘡如盤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婦當分稅忽夢一老嫗携一小兒來取命
須臾醒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至歲除日坐席胞衣中斷惡五元心隨即
頭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兩岡
趙宅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
人矣遂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之害次日官司檢
驗果累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証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
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託生爾家以報此讎越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

三十八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

三十八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

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點異常兒年十二即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子來買
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度
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
生汝家本為報讎今離既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宋秀州背史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官凌
遲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窮衣百結又充工儀案牘書冤死之囚視常隨
之陸在司中寓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
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飢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
宿焉主人溫存甚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貴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
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寒窘至此
稍溫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庄頭忽報牛生一子半長而健有力主
其夢之饑餓動至豐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前觸其上口鼻流血數日而
止其家遂敗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
足矣及吳曦蓄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惟幼子植留家
眾以職事爭功賞楊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賊賊
諸好義集于安丙家王喜後至心懷叢謀欲害好義而力救解然日以殺
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馳節制好義與之醢酢歃
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遁矣既歃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
不冤之涕痛如私親推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
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殞

宋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惠有僧生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統
海寇不可計皆曹虞其事不暇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德公字傍
有僧寺每振衙時其家婢媵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坐葉
上見群婢亦不去問之則曰宋問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為四路尋
求通判今我六人先到未幾曹果死

昔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

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
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
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趨出不敢出氣母問之女
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劫殺我遂托生為其家
兒聽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劫財物今又
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宋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祠枉殺死現無喘
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慮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
意然是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已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
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教大將軍曹爽殺之跡稍彰時王凌為揚州刺
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交州刺史黃華以凌誹
告懿懿自率軍討之凌不覺其奄至窮迫出迎懿遂凌還京師凌至頂
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

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凌及遠求為厲因呼曰彥雲饒我遂卒
魏美侯李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來靈
座脫頭置其傍悲然果肉納頸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
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
為曹氏復矣玄訴冤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董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董泣訴曰
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
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棄之以迎陳帥馬奔入帳
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怒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
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賊滿論
元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東塘出城
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即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郭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傳山雲與郭厚
說郭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
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到
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嘉言

○好殺之人臨死報驗于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
踵而亡

○殺害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
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未得故殺○肆情殺害枉大
無辜如是等對無量無邊

○彼死於枉我憤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戮無辜結怨成業
○殺及無辜未有善終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楚人依
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老弱子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
一夕已就寢聞人扣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達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
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曰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

事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請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
祖心曰昔未開道罪障固多今開道果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負債及
富貴而債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開道矣李債主不相放罪韶快
然不悅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洵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二日
家集棠樑內雞苗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眾皆愕然厚怒形於色
悉操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李于案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韶
用兵多殺之報

唐衛州司馬杜基嘗為洛陽城尉知捕寇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
人皆焚死杜基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
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
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當與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
殺其人焚其家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黑與其伴
欲出外轉坎河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若
如鉢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回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焚其心腑痛

執發狂曰為諸火遮遠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旬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儼為御史使嶺表路出荆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儼素剛正曰吾街王命而避虎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虎躍出至儼馬背虎反入草中聞其言曰幾傷故人儼曰若非李儼乎曰是矣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愛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感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食渴者之待飲幸目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莽中不出豈故人相遇最苦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矣何暇念舊昔之舊哉然君無遠去得以少盡款曲乃我之幸儼曰我常兄事君願展拜禮儼乃再拜虎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

辱而不讓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舍友人客於荆楚間乃將謁之抵襄陽水舍忽爾臥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亦不知足至暮則昏瞶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擎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面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虎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俄然負於路乃擒而咀之立盡自是見冕而趨者翼而翔者馳者皆搏而嚼之矣尔未居此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韋今日見居於長者也儼曰君今虎矣而人言何也虎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曉儼曰君久飢儼與君有舊君不忍傷儼有餘馬一疋留以為贈如何虎曰吾乃欲友人之俊傑何異傷吾故人乎須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虎曰適見於導者挈紫囊此必印也相臺清嶠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乘輅出使我方與熊豹筆跳羅漢中思向與故人跨驢頂蓋並遊異後間不可得也虎乃仰而呼天涕而哭地久之儼

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儼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也虎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禱矣然有小懶須俟侍者矣吾向卧病支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餓凍伺於道路君獨不知乎君使迴求而少振之則友愛無所棄也儼曰此無所惜矣虎復曰向有一婦人跨馬過此吾持而食之有銀握臂吾街至於溪曲派水下上有小木斜生截水處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承之遺吾家也呼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逆行倒施爾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世儼含舉而聽之儼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虎復曰吾欲為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德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曰狂疾成珠類安危相仍不可逃今日小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輕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若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難吾入不知也嗥子之不韋非有斯疾尼父常深嘆之矣若

反求其所以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曰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婦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婦婦由是不得再合吾曰醉一家數合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遇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費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然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公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入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指滿王程願與子叙別甚急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莽中悲泣而不忍聞儼亦大慟儼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虎躍出踏石嚙木大吼聲震林木儼使回乃由他道去

漢主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服見宏以杖擊之曰殺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咸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達陶侃將高寶平梁碩

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實伏兵殺之實報擊放敗走保蘭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患遂卒

唐路廉字魯瞻懿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指入其家藏體貌偉麗美鬚髮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嚴密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戮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五代薛文傑開土王鑄時為國計使謀害拒容使吳英英嘗主閭兵得其軍士心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達州鑄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薛文傑乃進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繼鵬

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遂若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碎于市閭人爭以瓦石投之饒食立盡明日鑄使者至教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鑄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上下通中以鐵

芒內獨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隙遂校都維那解為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乘驗檢都無踪跡別

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袈裟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勸之寺主云當殺之夜不著袈裟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所為竟伏誅

宋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惠官車以帥頗有抵牾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鞠焉呂安布中時相意逮捕干與者滿獄胡充無一事官民皆免之乃死於獄中郡民相與僞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生決事忌聞鐘

聲執鼓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吏持門狀至曰胡待制制祔候胡乘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為東帶見馬胡曰某無罪為公誣死訪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真

不見一府為之震恐未幾呂果死蜀郭景章家民也曰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臂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

骨流血不絕或時親趙安瘡遂死宋饒州吏人盛韓曰盜用官庫戲事數年妻子避地餘干之金安寄跡於市民為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煽聚旁

邑狂悖稱尊市之人皆窺伏山谷為生技賊中受其官職雖窮悴飢攜值其擁眾游徼自謂政舊可託出而迎拜為叱而擒之斷其首攜於竿上持示賊許云殺獲官軍謀者及賊手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結與辛求上元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壯甲為佛會獲陰凶突且薦拔連兵而死者為預為事里還家中途大呼言賊都院領人共打我親走部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踴若狂開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為醉耳局其戶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免矣獨身青痕遍滿蓋冤

鬼報仇云宋宿遷大姓尹氏富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酋之妻獲祖宗卿密與官閣諸物真子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

徒來貨弗懌詎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制將謀不軌倣吏不復究貨於是諸尹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捕右列後避席桐邑人

多播使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挾張弓挾矢傾而怒憤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手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時

小卷到一隙處過向者五卒正身散鐵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觀二子即攝心痛仆坐不能起眾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腸腹地五臘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訪至後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鋸屑碎頭無始諸行各旦持入城孟素與某家有仇將害其門為誣行計既而不獲復携歸首已契乃伺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畜亦不敢明言遷徙者見之曰于

官府今三排岸究緝女家訝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若三為宗室不產務獨潘忠綱往責句日不付賊踪跡有粟七官人者善選映紫姑神試往扣格得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紫心首身

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府司兩弓兵過度處道小兒說所觀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入何西還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里信居在門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眾買一猪賽

福情必提屠刀為一佳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授而邑已動語聲低情遂
既問之曰殺女者足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獲尸於江尚未全壞
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宋錢公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捶之數有死於杖下
者其後卧病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為亡妻某入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
具以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起生以贖妻過妻答曰妾賤隸屬
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佳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
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史張三之妻本倡也凶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鐵繩其
狀便相觸有聲稍怠則杖之或以針箠小使促上或冥諸布衣以鐵刺之
凡殺數妻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獄尉檢尸小婢出
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千人相殺等尸於唐
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痰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
葬為野犬踏墓掘指街看柳之縣門外而去

公物事卷十八

七

唐盧之北鄰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質唐元年冬有二三盜踰
墻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反手而室內衣裘擊之無不遺安國一子名
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曰吁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聞外
有二盜紫色者亦為擄去遂明村人集眾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鬼
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娘耳遂竟泣久之隣
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曰勿勿謀退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
國附耳告之乃以明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蹊
踐狼籍安國率婦備謂里中曰誰牛傷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償償以
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逸不
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償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曰歸娶書其一
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啗何七所謂父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
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
故曰我既行劫遂北寬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自買牛將歸收上昨牛
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操形

亂舞紛紛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厩糾不斷如被解脫則已寃矣曰
踪跡之半徑來至此里人送邑官准行法

宋馬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家人為設
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其家兒也今日家人誤
殺吾與爾同往食升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食家人不
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
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
言其舅殺之曰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粟性急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磨
積落盡於後就寺歸憫自念近者向幽州路遠一客將縗十餘匹迴澤無
人自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若僧從故南去遇文
宗懷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指願終身不言文宗救之棄
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尼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
生口曰下馬以策策僧僧口出一蛇飛騰清微直入文宗鼻父罔不出曰

公物事卷十八

七

成此病雖求藥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澈者前嶺南節度使之子也宰臣賈餗詰知舉登進士第大和
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賊有禁軍牙校利澈家富曰仇士良曰延鍊在澈
所回遣士卒環其家既不獲便擄澈以詣士良士良命殺於轅門外盡取
其財時澈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於僮見一人無頭者綠衣衣上皆流血
甚異之及問至詢其由則澈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點府都督謝祐充陰忌毒則天時使曹王於點中祐亦則天賜自書
祐親奉進上更無別物王怖而縱免後祐升閣上則婢妾十餘人同相夜
不覺刺客載祐而去後曹王破家淨錄事得祐首漆之頭謝祐字以為藏
署方知王于今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阿縣令劉公之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
利其家園欲進家嫂再行希其所有家嫂恃其子莫有侵人之意小郎遂
引狐姪至河岸地入水中猝無見者狐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
有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自言此是劉長官兒子吳狀中送本州

州有鄭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對鄰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授我。足以水。然不入口。鼻以至村。民救獲。鄭公遂執村至。匿其姓。兄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骨肉。幾許口累。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失却不知所在。鄭出其姪。令面證。伏其罪。款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都下。曰。元宵見一婢。携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球即携其囊同行。安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竊青囊。為提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夕泊升山陽。見並舟一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婢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稱我珠金。須臾間。過去。使我坐待至晚。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鞭撻。訴于陰府。得與子對。攝球至陰司。主若余復甦。使人世受報。後以手足墮落而死。

宋卡邱張擇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翁欲得為妾。擇以門戶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擇死于火。其兒息在外。歸。知其情狀。與隣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父之讎。以杖擊之。吐血而死。鄰人見擇排尸而入。張日懷快曰。君恃貴能暴枉見。殺害親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伸雪。數日。隣人果病死。

宋李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寒。凌何適。遇人。能言。桐稿。李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子。妻死。此其寃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下。宛然一女子。獨體皆撫楚痕。

宋楊開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問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然一切贊成。威義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畧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獨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誡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今之罪當生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宋明參政竊盜賊。敏才學。優。賸。進士。出入。主。問。累。歷。顯。要。慶。曆。中。目。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若。馳。至。岳。廟。登。蒞。是。夜。宿。廟。下。睡。中。大。驚。使。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致。疾。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執。視。乃。參。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駢。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奚。覩。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

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呼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昨謂參政。政。暫。請。服。藥。假。示。意。實。抱。疾。耳。明。曰。嘗。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准。乎。曰。已。食。矣。又。曰。豈。未。餌。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假。問。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出。何。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計。外。國。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生。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莫。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莫。義。擢。第。歸。娶。郭。惜。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莫。義。交。結。相。攜。天。寶。中。莫。義。調。授。蓬。州。儀。隴。令。其。母。繼。舊。居。不。徙。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練。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水。上。替。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遠。左。右。不。勝。回。戀。然。子。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幹。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莫。義。因。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才。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掌。馬。行。於。山。路。陡。拔。之。所。抽。金。鉞。擊。莫。義。頭。碎。擗。之。於。沒。湍。之。中。伴。號。哭。云。馬。驚。蹶。長。官。殞。矣。今。將。何。之。其。他。會。妻。妻。及。僕。御。致。莫。感。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官。之。名。且。利。一。政。俸。祿。遂。可。歸。北。即。與。數。眾。僕。御。等。皆。懸。厚。利。妾。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捨。無。相。背。郭。氏。戚。恨。未。有。而。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子。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擊。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親。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舊。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以。吾。兒。安。狀。曰。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汗。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媪。所。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目。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入。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誠。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福運乃天意乎。其子必殞。霜夕候茂。方安寢。乃教之。仍掌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待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濶。取衫子驗之。獻款對泣。郭氏終三年而終。

宋士人有婢。懷妊。主母怒。強主父。捶之。解后。致死。乃遣僕。誅瘞于郊外。婢忍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耶。遂直造寢室。視其懷。懷已微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離羣。婢中無異乎。昔主母大忌。月餘。受平婢。遂專房。入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事。語人。坐間。忽來見。形狀。害之。其手。惶然。哀求。乃云。只要君肉。弟先肥。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單。與衛州石。密商。時作客商。一日。單謂石曰。河北。兵。貝。二州。有幾。三伯。黃。詣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與食。曰。置藥。毒。單。先行。路中。聞單已死。因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解。應。忽見單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捉。單曰。我未食。不送。單。於市店。將食。單。於懷中。取一紙。裹。殺之。五。味也。單。遂置一。七。於石。盤中。單曰。若毒我。我。遂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單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若。書。殿。閣。人。吾以子姓名。奏。海。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絲。袍。笏。至。魚。降。階。拜。授。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否。魚對曰。無恙。桑曰。吾何與之。同鄉。屬。桑。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朱。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秀。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毛。岵。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求。家。相。鄰。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特。令。僕。求。之。岵。乃。隨。吏。去。見。巡。判。岵。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岵。一。吏。云。毛。岵。謀。殺。罪。當。處。死。岵。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頂。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歌。者。桑。曰。此。誰。也。岵。曰。此。是。店。賁。向。為。衛。吏。留。府。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償。我。牛。當。為。喬。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岵。與。賁。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妻。娘。與。解。普。者。有。舊。待。閑。寓。京。資。囊。竭。盡。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始。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廢。簪。中。所有。以。助。之。普。陰。念。家。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父。母。極。飲。市。肆。夜。沿。汴。江。歸。普。乃。挑。雲。娘。汴。水。中。詐。驚。牛。號。海。回。以。善。言。慰。其。母。毋。不。察。其。詐。既。而。投。秀。州。青。龍。尉。李。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責。普。曰。我。廢。簪。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報。子。矣。普。引。劍。擊。之。俄。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歸。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吏。沒。水。救。之。不。復。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有一富翁。死。妻。僅存。同。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因。有。般。刀。證。巧。計。取。受。外。聞。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從。命。皆。其。梯。已。人。總。領。接。交。後。應。婦。脫。因。後。必。有。詞。說。乃。以。婦。因。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若。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攜。其。面。總。領。驚。懼。歸。報。其。被。擄。處。隨。手。患。難。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頃。來。對。證。婦。數。日。有。二。驛。將。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入。馬。供。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未。尋。討。王。知。事。急。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託。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看。水。服。王。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未。幾。目。前。有。司。吏。姓。者。過。其。門。問。候。方。踰。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半。氣。未。絕。史。平。日。所。乘。馬。撒。次。在。萬。石。門。外。沙。灘。上。亦。昏。倒。不。死。經。三。日。史。馳。曰。急。與。馬。御。驛。前。本。路。按。察。元。及。同。知。按。察。後。為。本。路。城。隍。今。查。差。我。押。王。知。事。到。吉。州。城。隍。司。收。管。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斃。矣。

梁大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往。涇。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涇。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怒。即。下。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涇。州。史。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坐。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飲。之。頻。頻。數。杯。終。

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眠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我女人鬼答之言尔女人者其我怨家五百世中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舍尔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死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積載二商過湖斯商弱沉之而有其資不獲攬載為盜商家道日興進年但朝長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禱至元乙亥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宿冤已屆途來汝家矣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須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篋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遺散獲一卒登山逐陳陳棄篋疾走兵得篋即去一大蛇逐陳嚙其喉掩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曰嫌隙殺死隣舍宗吉夫妻二口雖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辟拒而不伏眾吏理問勘經一月猶不得實情招伏時青州人張州教為司吏司舉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神教竊立照壁後開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時劉志將頭昂枷上繞繞睡又驚搖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神教出忽余獄吏詳拷之志告曰不須更拷我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着才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捆搭志言稱你早不掐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由極刑于市

宋中書史陳昱一日無病忽暴死經三日後復蘇云初見蘇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為人視之則其亡姊也携昱手語曰今冥吏遣汝使我先至言訖須臾之間火率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矣昱問卒曰冥官為誰卒曰即陳襄述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兄乳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詣道入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秦高平李義家奴名健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我婦在婿居為人所殺欲報讎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鬼便捉頭奴與捉手即使倒地

運半路止人便死以十錢一尺青綾綰結抱與奴駕云此抱是市西門子與許之物君可自看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曰大自天而下墜之既還姑執敦遇病曰日見刁乘輿車導從更卒來仰頭瞻日乃入攝錄敦大怖死不得脫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背有口鼻常無有頭何故爾曰連吞言汝前世時恒作劍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着結挽之故今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鄧國公寶執太僕正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嘗行臺尚書韋雲起寶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縛我不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爪執曰一槩好爪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爪並是人頭使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已而死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驢向岐州投法師履聽講適逢一人着妙帽弊指數珠自名五戒暢曰與結為法友欣然約同詣後昨夜至馬店宿五戒惶惶謂半夜不勝暢以為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驢驅駛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于城持弓箭乘馬追四十餘里乃獲五戒遂引弓擬之即下驢乞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鵲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言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預有識曰吾戒五十年後當有難起要在汝身至時爾當國王曰賊竊僧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誰空尊者曰已得曰雖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勿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斷尊者首曰孔湧高數尺王臂亦墮而死

宋書鍾離食喜殺嘗以兵圍江州城陷殺兵掠民家民訴於官鍾離以民拒守又怨其訴殺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并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鍾離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鍾離所得民家財貨鉅萬假以鐵鐵羅

漢為名詞發官船數十艘悉載以歸翰先嘗奉使江南李主以銀盆銀物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宴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眾食貧不能度日常乞憐於人忽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子孫寒餒極無休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殺人之報

唐荆林將軍元楷其家三代皆以誣告密得官男元璋告劉誠之破其家元璋起侍御史先天二年一夕夢一老吏叱元璋曰汝祖也汝父元楷專行陰毒誣告殺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固汝今不思改行為善愈造毒害欺心欺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復遺餘汝且受惡報果切無盡悔將何及言已竟去不顧元璋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少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為奴

宋威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寬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就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無效俱弗効既而奇瘳不可忍乃寢臥大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因諫時侍妾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威指此危官費也蓋威嘗破廣德軍時九官使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斬首竟則割其腹折其肢而實之以鐵危君仕兵鈴雅楊尤酷妻下氏色衰威以為妻運命絕之際人皆知為冤業下氏亦繼死于世顯生殺入于都城掠其棺槨復受極刑

宋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皴老白俗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婦令殺之民得鑑潛從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遭治而不勇於片逆懷心怨主人回其滿罷泛海歸為顧賊船到半塗全家遇害屍屍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望板下賊鑿破其船棄于洋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獲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矣必與賊為黨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杜結所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曰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歇假主簿黃拱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達三盜義憤服相隨遊觀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

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揆即連卒拘之同縛詣郡連孟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踪跡已露欲求脫鞫勘消息試目投陷寃天網不漏父賢就擒泊獄成皆繫于市怨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號咷日夜不已至受刑日方止人謂殺主之罪重故也

宋宣城水陽鎮宗室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旺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歐殺一僧恭以計脫獨旺任其罪坐獄遇恩宥得脫其父伯洽為平江府將領旺留家治母養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晨次謀處伐下一木連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眾知為情冤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結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訟事連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解纜得于前失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升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而行客遇官道怪其痴立於草間攬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杯頗覺昏醉而兩容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休悟即詣寺令僧設供席禮懺竟夜寢消宿愆不旬日而死

宋荆門軍長林縣民樊大居郭北七十八里間有一女約同里鄰亞劉為贅婿鄰惡阻不解事薄有貲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必憂撥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樊家浸淫與女通寢常謂之曰苟能殺鄰即與女嫁李欣然承命持木得間紹熙四年秋城人聚一販牛往襄陽在郭輔行軍事南還見表生路馬鄰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刀出迎之繞相值奮斫表墜馬死繼又成鄰亞昇其迫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變所起表之姻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表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廐駒相視鄰部將出視驚曰此是表一郎馬吾恰見其騎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倒見二月認其一為表其一尸眾識為鄰固已略聞陰計徑往捕表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表面赤聲嘶不能言李正在馬邊受捕明年春獄成表與李俱戮于市

宋朱宗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

據有一侍妾。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於自刎。朱君坐臥念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閑皂。山道士行法。擲付城隍。拘席。仍戒云。等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獄殿。自是不復親。他日。郡僚借出。構中。途值兩作。適到獄廟之前。眾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焉。兩止出外。忽逢故妻。未前。略無恭敬之禮。忿忿。面朱。謂之曰。曾汝之死。我求憐到今。汝富而不知非。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遂含以告妻。未幾。過疾。卒。王氏不旋踵亦亡。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僕。族姻有從官。鄰邦者。聞之。亟來。為料理後事。亦皆道流。考。見朱者。執執。簡主。二女。因荷松校。詎棺柩出門。鄰家室女。見而。棺後一婦人。髮頭。散。拊掌大笑。相隨而去。

客以陵。遂世以園。為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為釣。販往。春。積有年矣。民。殺子。書。榜。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刑。市。市。應。子。弟。多。同。挾。貨。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逐。還。通。他。境。者。民。蓋。用。此。疑。厭。子。不。深。以。為。憂。村。僧。者。以。冬。月。農。事。畢。寧。歸。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稅。索。驚。曰。此。五。五。我。家。大。郎。所。自。僱。若。安。得。在。汝。手。五。天。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緯。之。名。也。僧。變。色。批。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處。方。攀。手。指。畫。開。林。莽。間。尸。臭。異。常。捨。異。就。視。則。子。與。僕。兩。足。脫。仆。敗。溝。內。雖。桑。露。過。甚。而。枯。骸。不。損。略。不。為。狼。狐。噬。啖。的。可。誠。逐。執。僧。以。還。始。言。曰。見。其。有。所。藏。乃。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投。寬。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客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從亡賴。宗子游嬉。曰。羣飲東湖。與數惡少年相值。乘醉。開。毆。斃。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辜。倫。晏。然。脫。免。後。用。父。大。夫。蔭。得。官。調。監。袁。州。戶。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通。高。義。縣。缺。尉。郡。守。沈。克。一。使。往。攝。職。寓。於。僧。舍。且。一。月。矣。忽。夜。半。躍。起。若。與。物。相。抗。格。言。語。爭。辯。不。已。遂。覺。神。志。困。憊。差。判。官。鄭。樸。與。之。有。舊。以。為。心。疾。為。白。於。郡。時。使。還。招。以。所。見。回。何。若。實。以。不。謹。飭。致。有。東。湖。之。事。雖。幸。不。坐。罪。然。其。人。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未。到。袁。歲。餘。終。無。影響。

意謂。已。託。生。比。至。萬。載。遂。遇。其。因。倫。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鬪。過。誤。抵。此。既。累。經。思。故。又。多。為。作。佛。果。實。後。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怨。恩。曰。事。干。性。命。豈。有。不。問。之。理。國。家。恩。赦。冥。司。不。引。用。也。我。去。年。來。袁。州。本。懷。伸。靈。言。係。隆。興。與。兇。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姑。更。忍。一。兩。年。必。當。報。冤。遂。去。後。二。年。倫。果。死。

客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者。畏有病者。因卧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變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誘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宋端安人。楊請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童。實。稱。官。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匳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賣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萊。其。實。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却。而。貨。其。二。於。柏。園。寺。得。錢。數。百。千。為。遊。治。費。愆。期。不。歸。請。望。之。久。乃。解。官。北。上。

遇諸宿。四。間。子。受。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為。陳。六。所。賣。兒。幾。不。得。免。請。信。之。至。京。平。陳。六。詰。問。陳。各。語。不。通。請。杖。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遂。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耐。厭。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請。得。州。外。籍。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請。無。幹。官。常。留。使。院。中。宣。和。七。年。四。月。靖。在。倉。廳。有。網。船。挽。卒。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室。紛。紛。聞。靖。異。然。如。有。所。觀。急。趨。入。屏。後。遂。仆。地。昇。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繼。不。食。時。臨。平。鎮。僧。能。以。機。述。法。治。鬼。與。靖。善。遂。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精。工。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懸。于。東。嶽。帝。命。自。持。牒。退。僧。諭。之。曰。汝。地。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楊。氏。既。為。僧。營。大。水。陸。齋。薦。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貽。怒。主。者。懼。難。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謂。鬼。曰。事。已。爾。姑。為。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後。鐵。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繞。異。復。則。復。昏。困。數。日。死。

還家即仆地死之二日收殮在堂焚明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
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無異遂據榻坐遺小史招承簿尉至錄
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一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
力可殺之為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若者吾面
數之曰必窮治汝汝乃恣懷遂貽厄人真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惶惶歸
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唐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五鼓之舉
體皆潰爛為黑汙始詰問吏吏頓首辭罪并厄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
不欲正刑密焚之於獄邑中今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宋泰州人馬簡本農家子自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歐至折
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肝帥奇其入曰汝肯為吾
有法簡投命遂點為卒後重賞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諱焉兵罷
後授張湖道侍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書於庭簡取三足木床
登之繞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呻吟曰損我脚矣
拔而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腰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
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以此為之數日
而死

宋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為泰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并別州鄭
判官三人俱舉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同如妻而
黃今者前三年實為表理官以故二人選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
公選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
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
側呼之睜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鑿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言
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何遽問之曰將真吾館中向始
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
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同
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蓋有以見屬黃頓首曰願見毋妻向即曰為書走
駛多如新昌告其家又謬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
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顧君力疾告我

所以不欲來及厄假如室如此之狀黃開日傾聽急痛曰吾官于此時宜
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許于郡守
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尉始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
在遣三人者往偵探處恐其後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足始覺
於賊手顧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
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恭其使使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
弓手為盜所殺尉未返捕人不獲不得歸爾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
成名為獲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負君此今各得五十錢以與
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等至有司問汝殺人何應曰有之則
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開司戶攝其事劾
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斬既擇
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使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克
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相顧泣下
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

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賄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
咸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聞實矣乃受賄賂安欲改變邪吾
曰既得其寃安敢不為辯守無可奈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
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眾矣安有已論決而復
變者悉移獄解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執累十數日不
得直遂謂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
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繼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
益今強為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將何罪焉否匪使書押四人
遂死越二日皂衣人持被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
皂衣以提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啟望其中案牘橫
陳遂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將令死尉用他實改移已去官亦死而郡守
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
上帝得請矣欲達公吾懼曰所以知此寃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
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究帝曰使此人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

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檢修露脉。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君滿。當來此地相尋。入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因已先在。至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鄰設席焚香。具衣冠拜。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余痛苦若此。我禱畢。黃喜曰。鬼曉公笑。痛即止。劇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辨肩輿出迎。向曰。所違年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若已來告。遂出果相過于院門之外。簾簾一揖而絕。

蜀寧江軍節度使王宗鼎。為人奸險。最虐。至每歲五月十六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垣。守廉清。潔。寬。仁。恕。困乏無財。惟送酒獻壽。眾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眾官上進壽詩。勸之。詩云。時節才當梅子黃。滿斟新釀奉堂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倪歲歲香。宗鼎喜而飲。遂上有寧江縣令劉安仁與裴令為友。亦以詩勸祝之云。華旦僚官獻壽。觴滿。送沉麝。散清香。使君多賜洪仁厚。筭起南山壽。更長宗鼎醉。謂報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觀。賤降日。略不相敬。遂散眾官歸寧江縣。今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卧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冒疾不能前去。使人擔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為禮。但幣帛物儀為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鎖令裴垣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怒曰。你將我小觀。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生沉於滌瀕水中。觀者莫不垂涕。天下之水。唯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沉。點使人以繩撈挽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點令諸官以酒有祝之。使劉令為謀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為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究非今世。楊亦宿因。孰不有鬼。獨尔江津。王公恐候。故至敬禮。屈尔枉尔。愛民保民。恩容仁恕。早逐沉淪。謹卜宅兆。奠尔江濱。祝文誦畢。酒奠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點朝服立於岸側。面色變。更與裴垣尸對面相視。開目。宗點大叫一聲。仆然倒地。眾官急救。氣絕而死。裴垣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葬於江上。

劉令嘆曰。非禮殺人者。望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暨舍。元祐中。慶祖便往其所。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覺。慶祖錢或謂為害。無期嘗羊酒脯至。柜所而既。曰。君若若如此。乃云是我。跪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暨舍。見奴教子。哇呀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曰。得嚙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頸。曳者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告驗。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兒。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為人刻克。嚴。暴。侍。國。姻。親。怨。尤。甚。驢。耻。之。驢。輒。加。刑。殺。從。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適。一。百。餘。人。應。棄。市。恢。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聃。兄。子。貢。先。尚。南。郡。公。主。自。求。解。婚。詔。不。許。琅。琊。王。妃。山。公。聃。之。甥。也。若。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啓。聃。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受。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毀。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朕亦何所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謂陽之思。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帝曰。枉豈可受。令來相取。自中黃泉。經宿而死。

吳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復傲物。峻陰伺而好。獲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神。疲。動。通。夕。不。寐。張。約。膝。亂。以。咬。謀。告。恪。恪。曰。豈。子。其。何。能。為。不。過。回。酒。食。行。配。毒。耳。將。親。信。人。以。解。藥。酒。自。隨。恪。將。入。奮。大。追。街。其。衣。機。不。得。去。者。三。情。餉。拊。大。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藥。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沛縣字幼高。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珍有隙。珍遂誣構殺之。歲无月餘。珍得病。目睛皆脫。但言代罪伏罪。游幼齊來取我命。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通
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視見桃英與
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視理髮履履內元弼又見華
期帶佩挑英鬚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察
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者範
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口鼻忽然有人扶起腰往曳將去荒澤中電光
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口舌孫元弼也訪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
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現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
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
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厲連呼不醒而死妻亦暴亡
超逃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
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起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
殂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庾亮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同階拜揖
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伯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
目代不圖此恩反戮吾外故未相問陶稱何罪今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
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負養至家
見所殺客在門立奪所負擊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卒
商時郭崇子彭真入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兄為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
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而各去惡人後仕宦崇子譽之義
非一此人也乃往謝之猶譽之不己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
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拜為真人太極真人以為崇子有
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仙道而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生之類及飛走
禽獸踐行喘息蟻蜂胎卵皆當安護之令得生遂釋為人身也崇子譽惡
人致其終不登真品信哉念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豈
為善之過尚致其弊况為惡乎

唐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嘗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
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謂說三兩句遂有
一蛇飛入通達之鼻父問不出而眼鼻遂鳴眉鬚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
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蛇遂飛出遂入妻鼻其
妻得病歲餘亦卒

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旌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有光回以白侃遣尋
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
也後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岫供養至隋末賊眾散僧四散有一老
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尔年老但信何得相捨遂休言住于時賊董道冲
寇授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灸之僧曰就
此灸死猶見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待正
念已伸頸時奇下刀賊然之僧頃伸頸受刀賊使下斫刀及刺心刀出於
背群賊奔怖東走至遠師墓時天氣清朗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逆
霹靂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賊史周興等羅織桂奏殺之斬
於東都都督李暉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與曰因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
吾無罪枉殺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仍激揚而起躍登十餘步行刑者踏倒
遂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周興見融來未幾遂敗
嘉言

放於利而行多怨○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散財○益
利生孽○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厚食則怨生○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有其有者安貧其有者殘
賊之政雖成必敗○貪聚無厭過人如虜或絕命於善楚之下或自賊於
迫切之求○私立府藏皆有傾覆之禍○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
福有危亡之憂○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因多蔽以
速禍由有利而招辱○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君子
多欲則貧賤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貪利者
害已嗜欲者賊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極其驕奢怨

其嗜慾人神憤怨。上下乖離。貪胃無貽禍必及。○冒寵貪榮。方貽後譴。○金玉之為寶。若入而恃出。多藏而厚亡。○未有千名要利。欲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鉅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奸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窮富貴以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稠生於多貪。志生於多欲。○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貪習交計。散於相吸。苦薩見貪。如避瘴海。○不知足者。雖富而貧。○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墮惡道。○欲大兩境。貪心難滿。○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現。圖唐自勤苦。○為人負窮。從性貪中求。○守堅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終時。眼見惡鬼神。風刀解其體。○貪利極速。如水注深谷。○慳貪嫉妬。惡業道成。○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烟氣。○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患。○見好理頭愛。貪心過羅刹。○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燒者不擇。距必有燒手之患。○世事何堪。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有財不施。為自便欺。○自定權衡。棄他升斗。心負理。眾罪而集。○傷嗟惡病。人貪愛。那生厭。墮三塗。開始覺前程險。○貪人好聚財。財多還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由貪生貪。貪心迷醉。迷醉長受欲。生死不解脫。○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有財不施。世世受貧。○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慳多傷神。財多累身。○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起一嘆心。能生百萬障門。○劫功德賊。無過貪心。○貪為毒之根。貪滅一切善。○意地起貪。大地寬賊。○真根者能滅百劫。而作善業。○嘆是失諸善法之根。隨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冤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以貪患故。焚燒功德。遮障善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此言惡業。數言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便懷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善積而不善用。如畜聚為子。寡不自害。○貪得忘失。眾所同病。○多藏之家。其後必外。○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無厭之性。陰陽之氣也。○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奪之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今之人。不備人道。貪愛嗜欲。其數消滅。○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免者也。○貪多欲之人。顯其勢利。○貪利入己。禍不自覺。○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薄施而厚望。怨怒而無悲者。未之有也。○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燭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回公托勢。奪人邸店。身入地獄。萬劫方生。○懷嗔動殺。成罪大惡。○非財害已。惡語傷人。

感應

宋溫州司理吳暉。好與客言。世人挾貴恃富。為不仁不義之事者。眾盈惡稔。必遭意外之禍。諸監縣富室王將仕。多田產。雖家於一鄉。而賦性刻毒。錐刀之利。亦不以潤人。某舍宏遠。且蓄妓妾六七輩。耽於聲色之奉。深居簡出。外間罕觀其面。主掌庫幹者。使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治之。幹者將慫恿無從。乃求援於某妻曰。過咎已白。自知甚明。欲見使主。吐露本末。然後據實陪償。不敢少負。妻不為明言。但曰。風日有和導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延拜謝罪。王修於奉養。父好慇懃。常煮羹燂于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所携。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擺脫。遂飛簾簾上。連聲呼僕取水。未至。烟勢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妻奔出。大屋百間。巍然頃刻受焚。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為貧窶。云。要君與同邑。每勸人視以為戒。

宋清棟鎮新興。觀有藍道士者。得瘡。其師葛紹仙醫治不愈。本觀土地見夢曰。藍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夫持法救人。行不律猶不免。可資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周四老。得疾已亟。忽謂其子曰。我且為驢。試觀我打騰。即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蒜豆末。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引少頃。氣絕。閭平。

生在鄉里作牙食利刺人者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秀輔者平生使氣凌轡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入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紹興壬戌歲大疫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掩其戶頃刻外聞有叱擲聲入視之而手足已化為馬蹄其身未及變數起數仆其子畏其惡聲影跡即昇入棺殮而瘞之

宋陶仁貴子雙育以宿業問業相師曰此兒前生能煮錫為銀煅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倒懸剝折舌剜眼等獄若得已復墮傍生如蝱七逆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困窮

唐隴右木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乘鑰匙開人箱篋幣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族富者為其所併被債與之累年不問怨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腦肋之間如

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撻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債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生人焉及竟則棺殮莫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皆寬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攸寧曰此是汝貪酷聚怨所呪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攸寧尋患足腫瘡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唐廣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客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大索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實盡為官府求免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紹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而獲太半入已後染疾倏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蓋施於物竟不獲免

唐瑤山郡守韋公幹者貪食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賊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

百人執藝者太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鑄銀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將鎔值與實胡土人不知伏波而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貽書責之乃止既收獲多為木味唯唯公幹驅木工沿海採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姘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為文器雜以銀一實吐陀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黷貨民怨如此汝能保子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幾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為也傳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矣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匿苛脫人謀將咒得誅也

宋黃州市民渠生債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瀝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離不妨點即是獲忽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于忽告母曰弟身畔常有杷子把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觀父固

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微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安拷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縣綠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要愛甚厚過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夙為掃洒令竊怪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令也日當作輔相故風抵俗令聞之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備門庭無徹令詢其所以僧曰比者公來神輒不報令歎然曰試詰神不報之因主僧夜靜焚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今作輔相求此則先報近受胡氏白金六十兩而斷訟不直天曹與府皆勾掌相簿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僊耳城西李氏家子病卒兩日復活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簾下有言誤追庭下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遂見獄在地窟中隨而出入繫者皆僊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姬身皆黃毛如驢為械而坐李氏識之蓋僊僧之室也曰吾生用擅越財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填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

分數百道門者乃持餅入門繫若年食其餘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驚起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遂者以手攀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人推李氏驚而落

宋城陸氏方賊收後侵占劉氏屋基文籍根據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廢之遂昌僧懷德入冥見陸氏桂格繫于廊廡問其故乃云昨因方賊後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可托其情曰回歸陽間到案見我妻子今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妻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衙訪其家具以語之陸氏之子即推其地還劉氏後陸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脫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千村有張先郁而隣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有惟空址耳同邑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需送者湯至門外見市廛列與人世不異遂生茶肆時郁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托以事吾之故宅與張先此隣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湯福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處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訴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先之子已徙陵府吾兒又流落遠昌為南豐持氏婿幽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章哀然煩遣一介諭吾兒使並推還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難遂遣人詣陸呼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郁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郁之子令以券授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夢中見郁而末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段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尚有出期

宋豫章開成觀牛道士為鐵柱觀上座以公堂銅磬視貨者三十番及以本利贖牛移為己用遂延日久主首更易終莫能贖人亦莫知其故越數年牛以病卒一日主首與宋某舍遊九宮山夢一卒攝至官府庭下曰汝止此今日午未空亡官未升殿久之驚搖紅光滿殿他無所睹左廊暗室中引牛上座荷校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濫用常住器物貨錢一折而服牛何主首悲泣獄卒又復驅入暗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為牛所

使用云

宋宣和中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閩寺以進至秘閣備撰唐南轉運使傳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碼碯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延為一書相曾詢者所得良進人經營云已進却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誦厚藏寶偵服用借撥乘輿有旨令覓實良即以共圖其家捕其妻妾械繫而搜索之誦之弟誦方醉卧初不知其跡伏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誦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誦伏誅誦配沙門無靖原初元誦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輟鼓訟冤初恭收寬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退於路誦之述度嶺而後投首就誦以述為廣清代良併往朝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初誦施以慘酷良憐憤愧如見誦心悔即承罪誦押往吳州聽勅勅未下而良死獄吏頗憐述復奏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勅得情詔述除名吳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親良骸觀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良告曰爾何故踵我覆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擯室相並見者皆謂誦酷吏暴吞噬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塚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妻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穀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頓盡糶不與散糶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月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車子岡畔為露屍斃死扛擡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得扛擡歸埋未幾又為雷取出尸首合族驚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遍行告示方與安奠留偈四句曰吾號名為律令神纖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賊欺心富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城鞏固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嫗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延嫗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嫗與孫介處而挾田定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焉若及身強健時盡償於我我當資給嫗終老有孫使成人若何嫗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三固得之即逐嫗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華夢周氏之夫告之曰爾強取屋業遂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尔全家亦未納

既寤命報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從統滿室到脫方上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城華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搭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著者故為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升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逐利家資日豐乾道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申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起入其家一白色一灰色神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跣足手中各有兩柄如鉞之屬其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半梁柱

傢指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捲舍中文書斗斛無遺餘瓦箔飄揚虛空間若鳥翔焉起又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者貪富不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有侵之官嘗須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省匿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過以為兵所竊真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鞠遂自証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

寬懷具狀許于東嶽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畫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對曰銀盆事某陳訴於微帝今來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憐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即若中惡當日死焉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寄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債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後為識者所誚悔而恥之以自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其弟為所惑華陽坊有咸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弟靜遂求主者賃而弟樂曰大義焚其宅延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向兩西取桑林路

東趣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驚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于山溪谷之中驚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援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遠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號藥之所

宋王翰林微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目

入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其老目問其故乃云其生時上帝賜玉印官至左相其等係節制於禮合當迴避近緣養一道人燒似金銀上帝追去玉印官止翰林其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為禮畏老其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上

唐白岑過異人授發背方瘡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有驛吏嘗傳其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瘡竟不收効後岑為虎所食回還一小家於道上嚴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皆以為神使之然也

宋古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月則道行矣未幾獲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

繞一歲得十萬楮捆載以歸後十年負甚於舊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鄭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今汲者以十萬緡謝汝矣貪心如是性必不反沈不從果卒於鄭

客廬陵人龍昌翁有米數千斛欲糶而未價稍賤昌翁適值歲旱乃往梅神祠廟更祈一月不雨梅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匝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翁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警中得一紙書則梅廟之文也昌翁有孫將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素剛通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或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婦自然欲之請知感曰能致妻後即免是行知感歸以其言語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婦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憐憫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不免錄戍罪戾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倚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

妻子誠認劉之狀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飲即走也遂取試之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鬻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亂不知所終劉之子悲愧而死

宋崇寧間章德政散郡眉山驛亭夢一女子袒裸在肩衣泣悲訴訴不令奪取僧問是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章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

不足以動天德。後漢書：即為女子轉大厥經。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賴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與標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冥然不顧。郡中有閭皂山李主，親善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回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問門從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掛燭籠，殿上燈燭燦爛，水金紫者坐於兩班。眾吏環列未幾，押趙幹即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送鄆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嗽兩廊燈與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門首問安，云：無事。又數日，幹即忽發背疽，折臂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李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有所忘，再出船去。李食其財，先食其舟，僧亦船已中流，不可及，因是赴水而死。李胃認僧為門僧，席捲而還，歸致大罵。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此僧來相見，遂以僧為名。及產家計為之破蕩，及生一子，生一孫，夜夢一船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蕩其家產無遺。

宋沅州霍千里，貪賄無厭，挾妓術以滿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可否則受。其與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而末及分，霍恨欲害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覺一僧有數壯夫負棺來，既而若失墜狀，遂憤然。及明，眾僧視之皆紙為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霍已斃矣。

宋慶州慶化縣常遣吏李基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道者不滿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番安寺前，其錢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家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位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為吏部侍郎，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道猶子，訓昭結守澄為援，自是驕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黨從父建貪穢，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集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官人之手。

宋王玄家為下邳太守，民垣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迫而視之，則遂隱。玄夢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下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自此身切不可害。玄夢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笑曰：此能久是死矣。奈何。其玄夢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與同姓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質，張為官僧作斷骨契，因之明年又來就賣，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爾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涕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先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者素兇暴，不仁，侵求錢百千，吏才計其半，伍伯怒，嘆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過道，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腫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柳勝字平之，卯金鄉人，平里人也。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嗜毒而鼠貪，苟可獲財，雖親族比隣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無善籍，流布天下，無問官族儒士皆書版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眾，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壟斷，以固其利，不憚身為市傭，取傭書之權，聽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銀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鬻違者亦罰銀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陵運慶字去負瑞之鄉，鄉里人也。負瑞之聲素著，刺利鄉鄰，正與勝善。始至交家，勝往謁之。一見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施私，鄉人厭懼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誅鄉之惡，步述慶搜捕始犯私鬻，違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鉅甚豐。每遇休沐，勝與述慶設宴對飲，細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版之家惡其貪，而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苛虐，誦之聲藉藉於道，於是群眾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書夜擅阿有王塔以祖以咒者，餘二伯人未半，勝與榮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殞，無與主喪者。史造人駭，計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校時，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享二食之兄。雖古之燃脂膏，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大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遍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謂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端坐殿上。吏卒侍立，若嚴密。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條繞其身，而齒之。旁繫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網撈，擄獲痛楚之辱，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咒詛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予一，皆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罪。殿上若有呼者云：「勝殷述。」度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水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則橋上，而黑犬亦鳴嗚然。若有訴者，是後書市復通，貿易如舊，而僱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又志業賤，勉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無緣，怨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慈悲，命過當受惡刑。我若有方，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達一年，少味手杖，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頸，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歎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果值靈帝之末，因難獲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那結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於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系，舫即覆沒。竹遂本處自是舟人驚憚，莫敢慢焉。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那亭廟神，週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玩弄甚豐，以順意故，隨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感可言。寄書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度此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綳千尺，并雜寶物，奇為法立營塔，使止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眾人不懼。高曰：但眾人不信也。神從林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頌數聞，蟒悲淚如雨，頭更隱隱，高即乘物，物辭別而去。舟人揚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蘇有一少年，上知長跪高前，笑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口向之少年，即那亭廟神得離形矣。於是廟神敬感，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宮已少年，尚在高竟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謂少年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遂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來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看高頭，應時頭命廣州客類，驗二數，遂勸助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嘆。

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提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達一大磧，尊者直進其窟，磧遂盤繞尊者身。尊者曰：與受三昧，修持聽訖而去。後有一老父，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尊者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真恨，想命終墮於蟒身，位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復聞戒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乞者勿通。日難之子，稱檀亦復慳，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為首婦，作子其夫語，婦身重病，今復懷胎，我無衣食，汝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張幔，便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乞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飯，愈飢，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入到庭中，稱檀聞語，守門者聞，門監懼罪，即擊首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聞走，到何人無通時，門上神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兒，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徘徊問阿難，是何等聲，阿

惡衣裳單敝以樹葉為蓋佛言雖得豪位不白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不適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入啼笑地獄

昔日達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餓鬼曰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言我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放逐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自施遂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法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又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而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疑如錐刀腹節凋然走求食了不能得談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入定徧觀彼諸餓鬼不見怪其所以尋往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蒙汝設會罪垢得除吾自能令來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生切利天。

昔佛在雞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儼其父母聞之無相雖畏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遂令去勿復來遂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難請問之能出家否兄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跣踵袈裟著身佛為立名羅旬踰時五部僧每出分衛師乞而羅旬踰而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初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自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餘人何故恣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併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日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水邊目連遂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未得食當大飢

苦。佛曰。佛言。願乞餘飯。與羅句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句踰。宿序米
穀。亦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句踰。得即受。飯
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句踰。適欲食之。便
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句踰。遂坐定。意曰。惡念言。我每與諸比丘
俱行。鉢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轉復覆去。皆我罪。轉
應當所受。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泥洹。即泥洹
欲知羅句踰者。維衛佛時。身爲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
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授其分衛。羅句踰。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便以
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咒願。是汝患。叛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連
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轉不得食。於今得近食土泥。時羅句踰
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異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謂行惡無
罪。羅句踰。是其證也。

昔日連從神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來問曰連性昔曰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廁中取糞噉之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物不得近何罪所致曰連答云汝為人時作俳優上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道慳惜穀物以是因緣致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曰連言我一生來肩上有大銅錘盛滿煤餅以杓取之還自
 投以痛若難忍何罪而致日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眾裏有一餅
 酥藏著隱處不俟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
 汝無道慳惜眾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鎖盛然火燒滿中輝銅從四面出灌其身
上果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告目連此人昔
時作寺知事擅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
緣致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汗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愛轉低昂。觀者數千。阿難往見。具以啓佛。佛與大眾。詣池所。大眾念言。今日。天當爲衆會說。盡本末。傳告大衆。

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養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遇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各執一心欣然共議福因雖遇當教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諸供大眾問言寶家施珠應當設供乎主者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豈可與汝若不時割汝手足投之糞坑眾念其惡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惡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眾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法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今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伽趺坐思惟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如錐刀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向西向馳死求索盡穢終日竟夜受苦極了不能得。今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

公勸善書卷八

三十八

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渴未能若汝今時目連尋訪佛而問其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答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壽即出去應慈惠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與比丘來入舍內閉著空屋令其即日飢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犍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之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渴竭餘命天降甘雨望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犍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之受苦難計不能答尔。尔當問佛時大目犍連即詣佛所詢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眾演說妙法見目

連來先意問訊受語輒語而問訊之見何異事目連曰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焦然而向馳走其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憫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沙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并旁及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令我水賊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心遂復慳貪有求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善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能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善哉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悲許還歸曰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隨我自隨法服若見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疑施衣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

公勸善書卷八

三十九

還守木鉢時諸僧眾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開維維時獨鹿轉輪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來入室中語餓鬼言吐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著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伴憐惶飢渴而遙見一城謂為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眾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而遙唱言求水諸餓鬼等聞是水聲皆來索集誰惡惡者欲與此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緣自緣皆來合掌作如是言無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而遙故求來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為渴而遙自行求水希冀都見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既偈言我等疲此城百千萬歲中尚不聞水名况復得飲者鮮如多羅林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矣即皆火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憐惶走十方飢渴而遙切張

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逐加撻撻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
水以用應施人我等先身時慳吝極嫉妬不肯施一人暖水及飲食自物
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
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載間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某蘇按
衣出門語畢遂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
由來與既不得佳能不憐然我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
人廣有難凍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實銀居多為坊司
所告時河南尹李喬知之擇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燒十餘床銀
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贊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來謁相公公
喜延入既坐謂公曰開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卧內取之
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大服之但促壽爾負道有一火玉匿
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秦公捧之溫潤光潔非世

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砂砂蓋藏者於淨室內燃香焚象之昇下親自
封鎖宴合婦人鵝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
砂盈腹吐出然後解之不唯祛疾却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玉道士
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焰之勢投於火突
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惟唯也孝是念
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狀一同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侍如無此恐王
若亡矣公服之數旬攪鏡見面色愈少顏發白若中黑跡是公永砂無藝
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遠經年秘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不出其
後果得罪南還於鬼門關外忽逢其道士懸索先指二象且曰不信吾言
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鰥魚潭公平生有玩之物親自鑲開三船是
夕風雷晦冥對雨併作乃見玉象子如一團火光自船頭飛出光焰衝天
次見金象子隨水而入三船珍玩並溺於潭內公浩歎涕泣至朱崖不數
月而卒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八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九

嘉言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謂人莫已者○有其實而無其辭○
○能長厥功○驕淫誇誇將由惡終○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固以無辜○
○狎侮小人○固以盡其力○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居上而驕○則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殷鑒怠傲是自求禍也○人棄常則妖興○僭慢驕奢則凶必從之○驕
○者先滅○悖德卒殆○恃財驕物所以至於滅亡○貴者易驕驕則必危
○富者易盈盈則必覆○傲後禍之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
○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賤妨貴○貴妨長○長妨親○親妨大○大
○妨義○謂六逆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博於天道成
○而必殛○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多行無禮○弗能自保○伐於好事
○舉事之禍也○過常越理○不恤危○之復險陷禍而已○富貴盈滿○未有能
○終者○滿則溢○人滿則溢○惡逆已之言則禍成於不測○肆傲者納
○侮諸過者長惡○以氣豪者亦以氣沮○以力勝者亦以力屈○榮以勢辱亦
○以之雄○以財賄亦以之○憊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惟樂戲
○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頹僻○銷刻德義○皆徒
○在斯養何殊○自滿者敗○自矜者愚○自賊者忍○陵人不祥○人臣之罪
○莫大於欺○固○毀仁惡士必近於刑○逆天統則灾責降○違人望則化不
○行○誣善者亦反其辜○棄德崇茲○為之大者也○好名則立異○立異則
○身危○以己禦眾者○勞而怨聚○不能容物則怨多而思少○不能忍事
○則讐寡而毀眾○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人亦憎之○欺惑眾
○則眾怒上帝○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挾詐偽以奸
○名譽者必先受戮○務偽不長○喜虛不久○內則欺心○外則欺人○上則欺
○天○則欺鬼神○如是之人鮮有終吉○輕諾者信必寡○面諛者背必非
○我傷高○高即修羅業○傲慢交凌○按於相持○是故菩薩見慢○如避巨溺
○眾生為慢纏染者○於憍慢為見所迷惑○不免生死際○好起過慢○自高
○陵物○不見已失○不知自短是慢業○心懷憍慢○自高卑人○禮無不敬○

不可畏○愚人無知而自貢高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橋授高草芥群生○不敬師長及庚之業○橋慢放逸此業甚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誑習交欺發於相固誑固不牛飛心造妄是故菩薩見誑如蛇也○心性廉慊言少誠實○我見誑人漢如藍盛水走一氣將歸家醉裏何曾有○誑曲之心與道相遠當知誑曲但為欺誑○以真為偽以為偽為真是為邪見○謀謗聖人枉屈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我虧人是禍人虧我是福

自見者不明自足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為行之惡莫大於驕必伐年命○矜功能飾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夫失道者蒼蒼驕倨慢侮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矜者不立者者不長強梁者死溺溢者亡○好憎煩多禍乃相隨○一切眾生顛倒妄想造地獄行不自知覺○天下之理捨觀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捨而已久則害生○損人終自失倚勢相相隨○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背叛本師謗訕真師當身受大殃延及子孫○

得獲悉依法施慢隨地獄○慢若欺人者死慢受地獄苦報○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甚速○富馬不至而沽買虛譽以欺人必不能欺而內以欺其心矣○世人要瞞人分明把心欺欺心即欺天莫道天不知○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勸君莫作虧心事古往今來放過誰

感應

唐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間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間丘氏寒賤者性戲而罵之曰間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間丘氏子嘿然有慙色後數歲間丘氏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茶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與有同僚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賫常與譏謔然仇非士族未肯以禮貌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僚會譏而仇生不得預豈有罪乎又玄慙即召仇

生至又玄以危飲之生醉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為偕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為仇汝幸又何敢辭酒乎因徹衣起仇生羞且甚悅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往來經數月病卒明年鄭蘇官唐居榮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兵道士者以道藝開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與而就謁願為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為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真有道者某願為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為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繼遊潯陽郡父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襄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兒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辭甚奇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兒曰吾嘗生間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為仇氏子尉於唐與與子同僚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過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耶又玄驚歎之因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兒曰

我本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德故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真仙之訣而汝以輕慢驕傲終不能得道吁可悲乎言訖忽止所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慙意竟以憂卒

唐郴州連山法觀主嘗有一客過郴州寄宿觀中繫馬於門真機甚顯主責之客大罵而去數日客過張山人張曰君將大厄曾有前記客即說前罵道士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必為震厄速往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君今夕當截一朽木與身齊置所臥處以衣衾覆之身處別室作聚木釘七枚釘地依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當當免矣客大驚覺時却迴求得未及郴州宿山館如其言半夜忽大風雷電震於前屋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雷入屋數四搜捕之不得而止比明視其朽木已為朽矣客益懼奔謝觀主求命父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

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間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

僧眾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勸令掃除。後日國王詣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念言。我生世間。聞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殺。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比丘陳辛苦。化神訶曰。得作是。宜聽我言。往昔迦葉佛時。所作三歲沙門。有五百弟子。卿自以多智。輕慢眾人。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所生諸根。雖銳。但當自責。何為自賊。於是世尊即現光像。為說妙偈。時摩訶盧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尋在佛前。得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歲眾經。即貫在心。佛誨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眾中。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法。令得道法。并使國王。明信羅漢。即使受教。入王宮。東坐於上座。眾人心志。皆其所以。各讚王意。不敢呼遣。念其惡。寧不曉達。觀心為之。懼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觀。首如雷震。清辭而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離結。昔華光比丘。喜說要法。有一弟子。恒懷驕慢。和尚為說。都不信受。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能讚歎虛空之事。願我後生。不復樂見。於是弟一方法。說非法。非法說法。雖持禁戒。無有毀犯。以誤解故。命終之後。如射箭。頂隨阿鼻。無間獄。

宋慈照聰禪師。咸平中住襄州石門寺。一日太守以私意召辱之。歸。眾僧迎於道。首座趨前。問訊云。太守無辜辱辱和尚。如此。即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其地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剷去。復湧如初。後太守竟死於襄州。

昔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如針。不得飲食。何同此苦。目連答言。你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賤人。奪其飲食。致因眾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迷惘。欲食食。有大群鬼提杖。驅我不得近。腹中中爛臭。賊因無賴。同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水供養眾僧。供辦食具。以無供設。客僧細者。自食故。

昔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遍塗漫。亦復取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嫌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粥。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汚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昔長者婦。懷孕十月。子不肯出。尋更有身。復產一子。先懷妊者在母右脅。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在故胎中。不得出外。其母患極。瘡治無損。及春。屬我腹中。子猶沾不死。我若命終。開腹取子。言訖。氣絕。遂尸塚。問諸醫者。安故。破腹看之。果得一兒。頭肢暗白。諸諸親言。我由先身惡口罵僧。今腹中胎。六十年受是苦。世尊遙知此。見善根已熟。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久處胎中。佛言。迦葉佛時。有諸比丘。夏坐安居。差一比丘。為僧。雖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通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惟是。雖那獨不得。道眾皆不聽。心懷懊惱。我為汝輩。管理僧事。令得安穩行道。反不聽我。自恣。布薩。雖那便為僧眾。即被率閉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闇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闇室。作是語已。自殘命終。久墮地獄。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然後隨佛出家。精勤修行。得阿羅漢果。是諸比丘。復白佛言。老兒比丘。宿植何福。出家證果。佛言。緣作維那。管理眾事。值我得道。

唐高僧老為。祭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群那。經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僧之無德也。久矣。鬼談之。紛錯也。積矣。嘗鑒敗古人碑銘。以為己文。水官。其蔽善。以自標。陰賊於鬼神。特列於訟事之首。以詰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

昔佛在世時。羅閱王城。邊有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人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龜。其形像蛇。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或出。經歷年載。常履其中。受苦無量。爾時世尊。持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比丘。汝識此龜。宿緣。行不。諸比丘咸言。不知。佛言。昆婆尸佛時。有眾賣人。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家。選賣寶者。用施眾僧。食向盡後。其求索不與。眾僧苦索。摩帝。轉時。瞋恚而語之。汝曹。取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復獄出。今墮此中。自後七佛。已來。皆作其蟲。至賢劫。十佛。各各皆爾。

昔日連見一女自負銅鏡板鏡者亦以火熱沸脫衣入鏡而熟解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福問言是何人自連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塞敬信三寶請一比丘夏供養在於頭陀作房安設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解處選好先食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食訖有發與我乃食之我若先食便我世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業報後墮地獄

宋階州孫仲可鄰居一寡婦無子有田宅仲可以計盡奪之遂逐此婦婦衣食無資不得已乞丐而死仲可夢婦來罵曰汝欺奪寡婦致之死地後亦當得此報其年仲可有罪被誅籍其家妻子俱乞丐死

宋建州人林達性貪婪為其固侵奪良善家有四子並散父風宗族親戚稍有懦弱皆被欺壓占奪田宅有里人之子喪其父母有墳地一所風水家財達為作契券騙其父生時賣賣與已遂還已之父骨葬焉里人之子爭之不得一夕達夢已之父告曰吾今絕祀矣爾過侮宗族又欺人孫子冥司不久取爾父子達覺大懼是年達及四子皆死家產悉蕩盡

魏侯終德牧雅州與蕭實交實實反敗德乃招集其徒重與密謀有道士李順興知之語終德曰此輩凶殘亡無日矣終德謂之欲遣人擊殺順興後恐事泄露又呼順興飲食將欲加害順興遂知其意乃謂曰真道希微非爾所測而欲殺人自沽其可解乎終德愈起凶意順興又曰大道不可毀毀之者身滅殃及子孫言訖失所在未幾終德病癩極苦遂卒宋江致平與熊相老翁善翁告之曰君何為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對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蜀無他惡但昔年為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第其寶私馬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已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

嘉言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有聖而遠之伴不通定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媚媚生患○媚嫉忠賢○成禍亂○媚妬者凶軀之害也○說者斷脛之兵也○家有傲婦善士所忌○嫉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損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污己身○苟遂媚嫉之偏心不弘忠憤之深意○眾生以惡感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與惡相毀破壞○不合成就○若自揚已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波羅夷罪○心懷嫉妬無度彼業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欺者有四過○說傷賢良受身報聲言褒吃口臭腹顛狂不能言死隨投吉固○惡惑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逼所以禍不旋踵殃及己身

關謀良善而彼說此向此說彼離人眷屬死入鑊銅地獄○人之性情皆願順己而疾下及人願賢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心生○父母妻子女離隔不和者從嫉妬離間骨肉中來○抑絕賢路自取功名受考典都曹○說嫉妬嫉妬則人鬼加害○若酷陷忠良說毀賢人坐世處遭夷死入牛獸身○嫉妬行凶死入東北方地獄○若有惡人說嫉妬忠良謀害賢哲近言為山必招惡報

感應

宋蜀婦人常念先嫁漳州益陽楚椿與妻姜氏春奴以妬寵相嫉素楚生母每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嫁都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尊三日而子不下白晝見馬妾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治且飲以法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妻恠愈甚常氏日夜告其夫曰鬼以其死時杖我我不勝痛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初神將追捕之鬼謂神將吾負至竟以死法師雖尊奈我理直何旁人皆見常氏在床與之辨析良苦道士念終不可致法乃開以善言許多誦經呪為冥助鬼領首即捨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貸我受生而殺人償命固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之無可奈何然此妾亡時有銀珥衣服其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為他主之禍呼問之曰汝欲銅錢耶紙錢耶笑曰我鬼非人安用銅錢乃買偽銀百索祝焚之烟絕而常氏殂時三月六日也唐廣州有一縣丞胡亮後都督周仁執討擒得一首領妻辛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妻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

此是被害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惟覺有物在衣被中。莫不知也。被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唐貞觀中。漢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卒。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嫁。任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唐盧井者。其伯任湖城令。并自東都。既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青水吏。來追行至一所有城。解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梁柱。下有太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所不忍聞。并於眾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并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妬忌。以至於此。并曰。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減罪。并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并來。并所惡。曰。何物。即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并對曰。伯母在此。卒若惜伯母。可與俱去。并遂將伯母奔走。出城各歸。就治。初并惟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并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家人見并驚。喜還報。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并到道原。為遂溪縣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富民秦氏。忽見一紅紫女子泣曰。妾本秦氏子婦。夫婿市一婢。性剛不相下。遂為妾鞭撻而死。其婢訴於陰府。追妾償命。餘業罰為牝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君經過。將妾為婢。念為羊固甘。刀死腹中有羔。若就其業。轉深。侯產就死。無恨。道原因致意。主人云。私忌不如羊。切勿尋羊。黎明有人出告之。笑曰。適已就羊。道原歎。說道。以夜來之事。秦氏舉家感傷。納其羔於腹中。瘞之。此又妬忌為羊之報也。

宋張開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適李氏。李氏悍妒。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家前。孔氏忽自家出。哭無其子。既而取其子。帛中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念成故人。泣涕盈盆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水無因。令東枝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塚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

虞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詩訴于連帥。繳奏于朝。李氏持配嶺南。然則為後妻者。當如是。牛偏憎偏愛。是可乎。

唐梁仁裕為驍騎將軍。先卒。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擊其胸。婢號呼曰。在下平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甚。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瘡。瘡膿血夜。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唐荆州枝江縣主簿夏崇判一冥事。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託夢於崇。崇覺疑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殺其有私也。怒之。崇曰。公夫人狂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病甚。具前其事。崇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亦不能免。月餘遂卒。唐末。前火井縣令李明甫。經過本縣。宿館中有押司錄事。將設酒餞。宰一白羊。以待明甫。是夜。明甫夢一素衣婦人。將二子。拜明甫。乞命。詞甚哀。以明甫不測其意。但驚怖不已。再拜。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救我。我已死。訖。然亦償債了。我前身乃押司錄事之妻。有女僕懷孕。身懷二子。臨產。其時我不合懷。婦誣女僕盜金釵并合子。拷打至死。今獲此報。我已還其冤債。足金釵并合子。在堂西。科斗內。為我藏之。煩長官告錄事。教取得與我。作功德。明甫驚怖。遂召主人告曰。君宰一白羊。有雙羔否。曰。然。李曰。乃公之妻也。曾妬殺一婢。其金釵并合子在堂西。科斗內。錄事果得二物。取羊不食。而埋之。冤報之理。無不驗矣。

宋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美而妬。一夕范當輪宿。同事戲取官妓雙履。密置范卧具中。詰旦吏挈金囊歸。妻見領神色沮喪。曰。撫心曰。天乎。吾至是耶。入室自縊而死。蓋妬忌者。天以是報之。

宋余媚娘。適周氏。夫亡。以介。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說。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方可為婦。希聲諾之。既娶二年。辱罵。希聲更唱迭和。媚娘又能五色。隱妙不可及。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舞英者。媚娘怨之。謂余入家同處。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略無他說。侯希聲他適。即召舞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閭吏異之。送京

死獄媚娘遂就執典。後希聲夢媚娘告曰。我以妬殺奔英。今在冥司受報。苦毒不勝。君章作佛事無數。益憐妬忌者無不受報。如媚娘者可鑒已。

宋胡宗甫妻張氏猛妬。元豐中。宗甫官京局。張氏嘗過其家。有小婢雲英行酒。與主人相顧而笑。張見而妬之。婢亦覺。是夕自縊於廁。家人驚告。張飲爵自如。母氏不遑寢。乃歸。明年張之女病作婢。語責張曰。我由爾死。尚未足道。爾既聞之。飲食笑樂安忍耶。必令主死。然後爾諸子盡死。使爾憂愁無聊。以償我平昔之痛。未幾女死。宗甫捐館。張遠出京。還常別長子死。後仲子與季子至京師。輒死。一房姑婦孀居四人。張晚年病叢。宛轉床簀間。哀鳴求諸婢鋪銅扶掖。或責之以平日事。則流涕無語。如是十餘年乃死。

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勸款伏其婢屍一夕塚爛遂寘丁氏于法
宋新蔡太守婁晁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束濕嘗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
鐵鉗鉗出其舌以剪刀斷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始死後其
家設水陸齋會僧方名孫塊是窺屏間正見故妻手持刀鉗二物流血滿
身就位享供縶帶而奔歸為傍人言添有悔懼意尋得疾呻吟之際但云
事督究責償勢必不免斷守許以佛經及多焚褚鏹祈釋其魂晁云是不
可數日而卒

晉桓道愍者人也。晉隆安四年。夜婦道愍內顧。甚為纏痛。無已。其夜。視屏風上見有人。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極飾。具如生。平道愍了。不覺。遂引共。言語往還。陳叙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甚久。心神。殊。有。司。屬。無。由。自。往。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忽。積。日。

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羨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伯玉夢妻曰。妾以君語水神。而自輕生。今以賤妬。隨入水族。言甚悽愴。後人歟。見段氏於水面。披髮鼓浪。里中婦人渡此津者。皆不事粧飾。蓋猶忌其為鬼而尚妬也。

齊郡王。無忌。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每忘仁恕。嘗在齋中。使妾治。忽有烏鵲。黃梅。過庭。而墜。與猜妾有異。期。舉。為。戲。使奴出外。視。見一士。向離私遊。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真。巧。嫌。便。因。進走。奴還白之。無謂其有實。加苦。嚴。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官。校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世。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少。府。長。史。劉。興。相。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等。共領兵收。與子。兒。素。稱。凶。剽。及。女。婿。殷。數。共。勸。與。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勸。恐。為。姦。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與。納。之。便。分。布。千。餘。人。閉門拒守。兇。遂。與。官。軍。戰。兇。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與。斬之。先。數。日。與。妾。妾。告。曰。妾。已。得。請。君。不。出。旬。日。來。矣。至。是。果。驗。

晉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汝常生妬心。同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汝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梁釋明珠。論雖富。而以微難為心。深忌時之誦者。初為屋宇。法誘人。次撰蛇勢。法以授學者。曰。同伴二人。止一林下。琛曰。我今內熱。便解衣赤卧。翻覆不定。須臾。雨足。合為蛇尾。乃曰。我作蛇勢。法。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伴便上樹。倉爾全身作蛇。惟頭未顯。在地自行。欲作蛇頭。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火星。時諸蛇。終至相隨。越谷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鄰說之。

五代時王延翰。多選良家子。以為其妾。其妻崔氏。性妬。妾之美者。輒幽之別室。蔽以大械。刻木為人。手繫其頸。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得病。見祟。滿前。索命而卒。

嘉言

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自思忘義。違棄盟固。天地所不容。○倍德則禍。○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推。○不知其思。與知而不報。厥罪惟均。○受人恩。不報者。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違背重恩。永沉苦海。○忘恩。思。舊。劇。於。路。人。○違。恩。棄。重。理。受。交。報。○

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受恩不感。怨怒不休。○忘恩。違。律。罰。并。二。紀。○違。內。負。心。三。魂。失。真。○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自。倚。恩。義。無。報。德。心。結。怨。成。業。

感應

梁東徐州刺史張舉。僕射水之孫也。嘗以戰敗。陷入北虜。有僧越者。先是北地一土民。與舉盟誓。為交。日。共。密。謀。歸。計。後。果。送。舉。南。還。越。遂。捨。俗。出家。居止。皆。依。於。舉。及。舉。往。東。徐。越。亦。隨。至。任。一。日。越。以。直。言。忤。舉。舉。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者。夜。往。殺。之。其。父。舉。夢。見。越。來。云。爾。初。陷在北虜。已。無。出。計。我。冒。死。送。爾。南。還。爾。未。能。見。報。乃。忍。殺。我。我。為。直。言。告爾。亦。是。誠。心。親。愛。之。故。本。有。何。罪。我。今。惟。當。侵。事。弓。矢。以。報。此。怨。舉。方。憂懼。一。日。出。射。為。箭。傷。其。指。繞。微。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傳。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不。數。寸。許。如。中。箭。之。狀。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齊人周生者。乃陸超之門生也。超之。六人。以清雅為晉安王子。戀所。知。子。

懋既敗于琳。周生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
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王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赴之。亦端
坐待命。周生謂其超之當得賞。乃伺赴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傷。玄
遂嘉其忠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擢米出戶。指墜。政歷其頭。折即死。
宋時。晉州平陽人常璩。父為里胥。蚤死。母再嫁富氏。康德林為入落
魄。亡賴。係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日給。而璩事繼父。略不知
恩。經數年。德林死。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
而斃。是夕。康氏牛產一犢。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林二
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動。跳觸藩而出。奔近邑市。
觀者以故。蓋知之。康氏遣數僮僕。關逐。不可得。徑楚深谷中。不復出。
宋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結廬間。招僧惠湛住持。僧但
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略。僅能循循守守。不為他
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哭之於廬。元有
大楮樹。樹茂扶疏。數月後。頤以枯死。經雨生苗。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

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眾僧。上座羅漢語諸下座。此是
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
背恩之人。無令住此。
昔波羅奈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到淵
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眾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
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救濟。我輩。有一大船。背廣一里。心生悲愍。未向
船所。負載眾人。即得渡海。時龜小。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
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救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飢急。誰能念恩。輒便
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踏殺眾人。
昔維耶梨國。有加羅越。奉佛供養。願畢。請聞法。義佛笑曰。繞身
三匝。還從頂入。阿難。問。故佛言。彼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寶船
步還。經深深山。日暮止宿。預嚴早發。四百九十九人。皆去。一人臥熟。失伴
仍過天雨。雲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帝哭。呼天。有海檀樹。神謂窮人言。可止
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終樹神言。安是得全身
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見。願發遣樹神。言善。以金餅
施之。此不遠。當得國邑。可得遷還。至汝鄉里。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
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
積歷三月。今當速離。情懷恨。若到本國。當宣揚恩。神更言。樹名海檀。
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香遠聞。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至國。中外親戚
喜相慶慰。後國王病。頭痛。瘳祀天地山水諸神。不能消差。名醫皆視。惟得
海檀。有奇病。可得愈。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使宣令國中。得海檀者。封為
侯。妻以小女。時窮人聞當求。便言。我知海檀。香處。王便令近臣。將窮人
而往。伐取。徑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人所希見。心不
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伐之者。中心隱隱。踟躕徘徊。不知云何。樹神於空
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竟。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常生。還復
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揮地。投標枝之。使
并共。識者。割窮人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即更生。軍戰而伐。樹以還國中。
醫即進藥。主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詣宮門。王出

香藥給之病皆得愈

昔有一苦薩身為九色鹿毛色九種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與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神何不慈我鹿聞下水救之謔言汝可騎我背從我角剪出上岸溺人下地繞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便食採取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慕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葉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官賞貪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言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眾往到恒水邊鳥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眠熟眠臥不覺鳥下水啄耳鹿方驚覺回頭望無復走

十六

地便往逃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耳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曰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溺人面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心反復不如出水浮木也王有愧色乃曰汝受其恩奈何反欲殺之背恩如是即下勅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木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溺人因癩而死

宗和州開聖覺老初參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東山五祖法道徑還席下一日室中垂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來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為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矣未可放過更於語下搜有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來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感乃去嗣夫鐵脚不原五祖所得指香時忽覺胸前如搗遂於痛處終離

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嘉言

○犯神者有與天之禍○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怠慢慢棄則招以災害○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行違神祇天則罰之

○不禮塔廟摧毀經像疑誤眾生入無間獄○毀經為衣竟體剝爛○毀塔像寺偷僧祇物平佛出世不通懺悔○毀塔壞寺焚燒形像如是等罪無量無邊○壞我佛法得大罪過○佛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者致禍

○毀壞天尊大道星辰形像者生惡癰吳穢身○毀壞天尊形像者死入地獄○身體爛壞者從毀壞三寶中來○破壞宮觀靈壇者見世眉鬚墮落過去生毒蛇中○聖人應物必資於經不立真習成濟何由○不修妙義不修大功履履有滯煩惱生起○輕泄經目放露天真受考盟天曹

感應

宋元嘉三年謝晦為領軍鎮荊州謂塔寺不宜在城間當移之郭外釋法愍諫晦不聽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橫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勃起晦即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蒙被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潰爛瘡痍體無完膚後夜夢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犬餘雄姿甚偉厲聲叱曰所行逆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史雙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晦連年瘡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東魏高澄字晉賢齊神武拜為建州刺史太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毀破之親自率兵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截屍間見將至忽起斫斷其腰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故所破之是夜夢諸天叱謂曰咄汝賢破經函福德消滅禍及驚覺不勝追悔至是果為賊所殺宗元祐間岳州民家共請一儒師於僧寺中開學館誨其子弟師頗嚴謹

生情學者必罰之有李受二之子頑鈍倖傲不受師教日受呵責一日遇其師暫出取鐵釘釘於藍神之背曰爾獨不佑我使我日受師責又於輪藏上取一小佛像投棄井中其夜受二夢一僧一老叟來其家老叟曰爾家慈子豈我其良苦又指僧告受二曰又推致此人陷溺於井爾速金謝過不然禍將自及受二本販魚為業既覺即起出營利中道忽憶昨夢方俟晚歸詢問其子歸則子已患背疔口不能言明日狂發走寺中赴井死受二自下取屍得而投佛像乃問其同學諸生知其子所為及釘伽藍事隨作齋安謝而已無及矣

宋吳興沈僧履大明末本土飢荒遂食至山陽盡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眾僧履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盈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就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焚妻不可堪忍未及受刑而死衆體皆拆裂狀如火燒

宋周宗者廣陵人也元嘉七年隨到秀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

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出村質食其一人羸病半載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癯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條事請廢郭內小寺及無業僧尼梁武不納後夢見善神唾之成白瘰雖悔不差

唐貞元中有軍帥過宜春留止佛寺中縣官率羊羖乃酒往勞之帥到羊堂會先令都卒灑掃堂宇屏除像設移置廡下就廡刻羊血賤像面指介及胸悉已濡汚及賓客至帥始就席即如昏狂仆地因遂成疾其喜刻羊之人亦發狂果持刀自毀其面并毀胸指流血不已竟夕而死

唐貞觀中有人仕萬州屬縣令恣高昌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肖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重寤寐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弘訓者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於精舍剝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總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

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會昌中有中人王義逸者護鳳翔軍值武宗毀佛刺義逸以家財易諸王木匠其精者遂大營市即并治其第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適方就寢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戶則顏將軍之弟也見然竹綺羅賓客列坐滿堂獨無將軍紫衣人指階下一淫曰此路可見公主主人因北趨見荆棘滿野其路纔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戶而入見將軍卧于床上繫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焚其鼻曰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好賈賈僧寺材礫以貪其利今繫於此後三日當死君婦為我告家人速毀師第以歸佛寺不可輟留既而焰盛不能盡言義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腦發羅三日而卒

唐相州鄴城中有大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悍無有信心乃鑿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塗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挽余仆地銷鑄為銅甃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魄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此賊侶慙惶信者聚丁零後竟被誅死

唐鳳州城南有明相寺寺有佛數尊皆飾以金馬亂離之後有賈氏割金鎔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過身生癩瘡不可忍常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

唐冀州故觀城人女勝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癯瘦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半合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秦地東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雕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盜裂經大罪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室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答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號為聖像

為蜀漢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閬里蕩盡佛寺有一大鐘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鐘鐘碎而閬之鐘破裂流迸正中卒腰雙折而死

宋初蜀中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吻連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喉頓甚苦楚

或問其所以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嘗於佛寺安下同火共劫一羊分得少肉傍有一佛像吾以置其上吻間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宋溫州人張公居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惡其作偽欲試之而遍體皆綠繪不可毀乃以小刀刮之底香屑藥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攻其內者藥不能施是遂爛

宋徐州有老女人積得錢十千欲寫金剛經一卷有一經生來請為寫當時付與十經生用二十錢起寫經堂三千文作新淨衣餘者買紙筆墨裝潢每日持齋專心繕寫既畢安置堂中忽有別經生數人嫌其得錢多欲來偷經毀藏潛入室中並不見經惟存白紙一卷却問主人借經看其女易衣熏盥入佛堂取經却是所見白紙其經字甚分明是諸經生因起惡念一時鬚眉俱落

唐漳州袁孝昭兒傲家橫惟事侵奪尤不信佛法所居之東有一僧寺高敞深曠心甚樂之而寺惟二僧相繼而死袁偽作契券稱僧存時嘗與此寺與已為業便欲移居其中妻與一女力諫不從即先毀佛像以木撞擊手

唐書卷九

像首乃壞其體率數力昇棄於江遂徙家焉隣寺僧許於郎袁盡賂那官僧不得志將許於朝袁在家忽夜聞四面喧驚之聲起視無有也是夜袁夢數十鬼卒執縛至冥司王者問袁曰誰毀佛像居僧寺袁甚恐不敢言拷掠鞠問以鐵椎碎頭以碎其肢體棄湯鑊中忽然而寤大懼與妻子言之明旦謀遷去即發狂暴死後三子及同毀佛像者相連皆卒惟妻與女得存

唐西京清輝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偽造聖書將一閣堅子詐稱勅遣取像寺僧聞奉勅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鎖破惟頭不鎖太宗大怒廢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瘡潰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

隋開皇中將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額所造三當棟下于時烟火大盛眾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欲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觀木岸寺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狀下有銘大衆咸駭數聲滿路後移在白

馬寺鳥雀無蹤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密斷將欲拔出遂被壓腕求拔不得脫至晚僧聞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撮手求脫不得也

唐益州王穎子者性凶傲不敬三寶永徽中嘗夜入福感寺塔毀取相輪將至底殿兩柱忽夾之求出不不得漸漸急困恍惚間見一胡僧語之曰汝欲得脫可大唱曰賊在此不爾則必死矣賊即休命大唱數聲寺僧聞之往救方得拔出

梁社龍性凶頑不信三寶三休閣舊有佛像三軀皆金銀為之龍欲毀為缺先令數卒上閣壞佛項推鑿始舉二像一時回顧躬之所遺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音如醉社龍亦爾父乃醒悟仍被打緊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

東晉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寧康中沙門釋道安所造及成就已像夜自行至萬山天明迎歸寺夕又出至寺門山踞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鎮副

唐書卷九

長孫善志性兇殘先欲除毀金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捨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搖搖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斷以長曆大略符焉其所踞石在本寺今名磨法是也

唐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生來能獵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玄嗣不許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覺暴死

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啖睛啖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覺身瘡爛以手摩面眉鼻隨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俗人之語教吾不信諸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懼怕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置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懇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處法師為眾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及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

滿五體投地對合利前跪哭自撲至誠悔悔不信之罪又憾犯尼律行打罵僧僧盜食僧果自憾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及一年而死
劉宋時臨川康王在荆州城內蔡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衛陽文王代鎮瘕為寢室悉皆泥塑乾乾枕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漆而畫像微現炳然可數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雖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頃嘗感講
宋元嘉中京師開靜寺尼智通年貌殊美信道不篤羅道嫁為梁鮮青妻後生一子年七歲家貧無衣為尼時有法華等數卷經皆素絹書之即浣滌為衣兒著之母忽驚悸遂患偏癱狀若大瘡生白瘡日去并餘瘡痛煩毒蓋夜就時忽聞空中告云娘姪為衣得此劇報前然而死
梁州有一貧人寒甚無衣偶得安養寺僧舊絮絮一付製為內衣忽雷震而死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去也
唐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即第十六化也神山後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愈疾
化之上當山之上有樹木樹大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音聲號呼若呼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名之何六者本性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適流棲止乃毀折屋宇採伐林木為薪以資之固有日矣一旦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之僧素與相識聞其聲來切出門視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喉中喘急流涕於口問其所疾答曰我為毀平蓋化屋宇斫伐樹木今有青衣使者追搜繫縛將往縛木樹下地獄中拷問去渴之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良久往去死於縛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見泉側有雕飾二玉女世傳為奇玩遂盜之因無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折近化居人見神人擒盜玉女并毀舍人生魂入化中二人遂皆風癩數年而死
唐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蓋止廣西面通街大鼓講堂玉華宮碑碣皆舊有王季羣事額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斲觀門土牆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衛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青衣人曰為觀中取土事要有勘對應

卷之間下馬而平其觀內有鐘樓曰靈覺堂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即度使吳行魯奏榜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鐘樓道觀廣實併為殿宇頃年萬在蜀明道大師尹嗣言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為鬼吏呵驅搬運龍輿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繞積聚又却飛去如是搬運未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為主觀門以贖其罪而子孫貧窶固不及爾
唐咸通中長沙有惡少十人開維仙姑修道於衡山觀夫人仙壇之下十人者深夜持火挺刃持往害之既入其室仙姑在床了不能見遂出門推壞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動入多則屹然而住十人者推之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壓然不能動乃相率奔去及明行至遠村其同志者自為虎所噬內惟一入毀壇之時不同其惡復免虎害
昔阿育王崩諸臣欲立太子以昭王位有一大臣名阿育離地曰阿育大王捨捨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少四億太子封藏不與王捨捨浮提地以施佛法僧欲以滿是今日大地皆屬三寶云何便使太子為王諸臣即辦四億金送寺然後共立如是四世王名希沙密多羅解問諸臣曰我當作何等金我名業久存有臣答王曰先王何有造八萬四千如來之塔復興種種供養名德相傳無有斷絕王曰先王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有一臣曰有二種法名傳不滅一者作善二者作惡先王造塔今王壞塔二俱不朽王乃從之賜與四兵往詣寺舍先至觀在寺中門前有石獅子即作獅子吼王聞驚怖還入城中如是再三諸比丘立問言我壞塔房何等為首比丘答曰並不應行必不得已寧壞僧房勿壞塔也王即殺害比丘壞諸塔寺至婆伽羅國又復唱言若有沙門頭者賞之千金此國有一羅漢化作比丘頭傳與百姓送往請金王之庫藏金寶竭盡後知羅漢復曉念羅漢入城盡定王往殺之終不能得以威盡定力不傷其體如是漸進至塔門邊羅神曰有惡行神先求我女我不與之今為護法即呼衆行共立誓言伏此王勿壞正法以女妻神時衆行神往南方海中排揚地大山推竿王上及四兵衆無不死盡

天降疾我民用大亂我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事○苟念情偷懦之為安若者父危苟情說之為樂者必滅○酒之為物傷性敗德○耽嗜滋味玩味聲色所飲既多所損亦大○猶有凶迷不復然當人鬼同誅○衆人之宴安放縱偷惰百弊並集○嗜酒者窮於始也嗜欲者潰腹之患也○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殘性命以斧斤○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崇好優游耽嗜煙藥以漸杯為高致以動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戒酒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貪心害已利口傷身○開尾慎勿說無妙機說無妨便有妨美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君子莊敬日嚴安肆日偷○自破津戒破他爭或如是罪惡無量無邊○若毀禁戒現世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五戒不持入天路絕○酒為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若本肉是新大應之種大聖知其甚固○常飲酒肉他食軍善神拾衛惡鬼交侵○前生不持戒心而畜心必令招此答惡恨於何人○貪財愛色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為富○僧道出家幾入道場運料施利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畜妻私索如此等類惡却不放○若有人持戒則為夕替自貽其殃○若人破戒者見世遇三灾○凡人違犯經戒皆奪算○嗜酒食肉好食車穢者見世生百病○身為鐵鬼宿歷銀湯燒鐵為丸飢則當食以報破齋違戒之罪○不得其容動作必凶○耽滯聲色五味積集愆尤生逢禍難致受酸辛○凡人有過小則奪紀大則奪算○道法於人不等閒思量戒行微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

感應

宋南城縣陳氏子諱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諱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能不少於離居報恩光孝寺而常帶在家且猶汚比鄰婦女外間盡知之譏度之曰若至於酣酒食肉持其小小者耳乾道末年

染疾未甚因篤夢被逮到冥府主者公服起坐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猶死有餘罪心獄卒械之譏指顧謝過竟不許驚寤顛狂與人言不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宋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曜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主嘗酒不檢意狎遊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因臥閑寒暑忽不知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于下問其何苦猶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痛醫孔弄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屑間伸出父畏醜狀宣捕急掩其衣痛愈切復探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通體生毛首面已皆驢形數日後蹄爪俱備兩耳翹起悲鳴四散度地卓立縱成真驢家人議欲殺之乎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其惡報以懲後來如故之是逆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院中而弗施藥動騷斯眾不已且亂諸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千方死○

宋南城縣普光寺僧王德信素性放蕩未嘗戒持舍而度已疎懶下味然酒肉淫聲每赴人家商賈供品茶羹食之無餘飽覺兩眼瞤瞤摩擦不已○

其酸餽至前他人既舉勸此僧獨俯背弗顧主人意其詭譎之曰大師雖飽後食一枚亦佳答曰兩下何物在何處鄰坐者為執置掌中亦不以向只視其瞳子略無晶光問其故曰眼前全黑暗不知身之所在至不能辨黑白寺僧掖以歸雙眸空存不視一物呼醫療之言不可治或教使曉夕稱誦觀世音菩薩且入懺堂自悔前過冀有復明之理然卒不能使其言終身為盲瞽云○

宋慈道姑者不知何許人明道元年宋武當山結草庵常閉戶坐夏與男女遊但舉手指心不發一語居而歲嘗出行山忽若有所思自此方寸錯亂起居言語與昔時不同親往山下人家酒肉淫法無所不為一夕五龍觀主鄭法師夢教來方丈稽首禮拜云某居山下不合妄起塵心觸犯上聖明日當領高額入觀門為驢負重望慈觀鄭亦及言而覺坐違道童詢之還報云某姑昨夜狂走山中作驢馬數聲至夜死於七星坡下鄭驚異集其徒告以夢戒僧磨下報四更時產一乳驢即率眾往視驢

赴前如迎候然。鄧府其背論以隨業領受。即點頭伏地。五年復夢其來謝曰。受罰負重千日。今已滿足。求日當受生人世。乞以遺軀處屠分割。不然即為人不得全肢體矣。至旦驢已死。乃如其請到利馬。

亦雲頂山慈雲寺主僧。嘗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高養妻子。無所不為。僧眾稍狎。索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地懸一石曰。有鼠鬚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度。乃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雷言二字。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經一百部。忽有鹿馴馴見。人不驚。天亦不吠。迨逃自去。有人牽羊。呼待同食。食了即卒。忽有追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扁額。遂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先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茹素。待曰。持經之功。當壽九十歲。死後升天。天今爾破戒。止四十五歲。死後受地獄苦。若能虔精改過。猶得少減苦楚。遂得復生。

昔迦羅奈國有婆羅門。名曰執持。受佛禁戒。無所違犯。執持又後

到彼國中。見人殺盜。燒燬。貪愛之見。人好惡。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進之。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我戒。當以還佛。即詣佛所。言前受五戒。多所禁制。不得復意。佛法尊重。非我凡類。而能從事。罷可得否。佛默然不應。言未絕口。即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扣執持頭。復有鬼神。執其衣袂。鉤其舌。者有婦女鬼。刀割其陰。有鬼洋銅流其口。前後左右。皆諸鬼。執其衣袂。其血肉而取食之。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急持。不令得動。佛見問曰。汝今云何。執持口禁不能復言。但手自搏。佛以戒神救度。執持諸鬼神。見佛世尊。各立一面。於是得蘇。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有五賊。等我入三惡道。生欲作罪。還負所受。願佛慈悲。令我改往修來。奉受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幡。蓋。供事三寶。不敢復犯。佛言。汝今所言。是為大善。汝若眼見。自作自得。非天授與。昔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心自清淨。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諸善男子。汝等過去。於拘留。如來教中。出家

學道。既出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嫌欲。為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城。垣。墻。壁。食。於二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有眾生。心生敬信。隨順之首。今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障蔽。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大地獄中。復於二萬歲。墮於黑繩。大地獄中。於八。百千歲。墮於熱。大地獄中。汝於彼處。捨命已。復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少於威力。眾皆捨棄。恒被欺。凌。為人憎惡。毀謗。誹謗。常生還地。貧賤之處。種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為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眾所。厭惡。汝等。從此。舍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處。種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暗。障。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兩。乃。感。盡。於後得生。阿。彌。陀。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上。正。覺。記。

唐東宮左監門兵曹參軍鄧師。年未弱冠。時暴疾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四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連袂。共守之。師。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位。亦去巾帶。連袂。師。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園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辨。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辨。許。諾。更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訊。問。至門外。僧。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飯。一枚。與。辨。曰。披。此。至家。繫。置。淨。處。仍。示。路。辨。披。之。而歸。至家。繫。置。床。角。上。既。而。目。閉。身。動。家人。驚。散。謂。屍。已。起。惟。安。不。去。問。曰。汝。活。耶。辨。曰。日西。當活。辨。意。時。疑。曰。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則。夜。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帳。在。床。頭。及。辨。能。起。帳。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辨。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猪肉。辨。不。得。已。食。一。齋。是夜。夢。已。化。羅。刹。人。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覺。覺。口。腥。唾。出。血。使人視。滿。口。盡。是。鮮。血。辨。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

而辨自五六年來。通身患瘡。爛臭。醫不能愈。人皆以為破戒之報。
宋將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脩府中。聰事典吏。少而信佛。動謹過
人。脩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後數年。得病而死。夜三更時。殮
復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
法。帝勅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算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此後
將受天中快樂。小德喜諾。王曰。君且還家。付託後事。及作功德。可速為
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幽僻。遂新寺。難公於
此。屋前。既素識。且相問訊。難云。負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且就蘭公。
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負道若不生此。當得生天。今乃居
此。繫宇。三年之儀。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來。訊難公。
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卧。至夕而亡。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
然而卒。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人。寺僧也。行同流俗。而善經。年二十三。宋元徽三
年六月病死。身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且而能言。視自說始死之
時。見兩人。皆著黃巾。持杖。一人立於戶外。一人徑進床前。曰。上人應去。可
下地也。達曰。負道體弱。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達既
升之。意識沈沈。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經艱危。
登頓勞瘁。未得休息。及至。見朱門牆閤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
朱衣冠帽。據高床。座安貌嚴。達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執刀劍。列
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欲容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
不曾作罪。問曰。誦戒廢否。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著習誦。比遂漸懈。恒事
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為。可且誦經。達
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二使曰。可送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出門。
行數十里。稍聞磬聲。聞聲沸騰。而前路轉暗。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
黑。蓋鐵門也。達亦如之。達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已。乃大恐怖。悔在世
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聞聲壯烈。靜聽方知。是人叫呼之聲。門裏轉暗。無
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轉前行。後有數人。執叉叉之。血如
流泉。其一人乃達。使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

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連。擲置囤上。囤裏
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因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
見有鐵鑊十餘。皆著罪人。人在鑊中。隨湯出沒。鑊側有人。以叉刺之。或有
繫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人餘。肉盡。糜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惟有一鑊
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俱喪。乃請之曰。君
聰賢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待至既而四望
無所復見。惟觀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樓下。樓形高
小。上有一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
不覺。還就其身。自此齋戒。逾堅。禪誦彌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阿難。弟名也。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見一餓鬼。穿如焦柱。腹如大山。咽如細針。又復生盲。為諸鳥鷙。鷙鳥所
食。宛轉自撲。揚聲叫喚。無有休息。爾時阿難。問餓鬼言。姊妹。汝於前身。造
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有日之虞。不煩燈燭。世有如來。汝可自問。爾
時阿難。尋性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於前者。入城乞食。見一餓鬼。極受苦惱。
不可稱計。向佛如來。具說事狀。不審世尊。彼餓鬼者。宿造何業。受此報耶。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請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華
林園。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鹿野苑。時有女人。
身犯懷妊。見佛世尊。甚懷敬信。是滿十月。生一女兒。端正殊特。人所敬仰。
年漸長大。往詣佛所。聽佛說法。心懷信敬。還歸家中。白二親言。惟無家。聞
聽我出家。父母固違。不能令止。遂便出家。作比丘尼。時父母。為此女故。造
僧伽藍。又請諸比丘尼。共住寺中。時長者女。於戒律中。有少毀犯。諸比丘
尼。驅令出寺。心懷慚愧。不能歸家。寄住他舍。生大瞋恚。便作是言。我自
舍止住其中。今者云何。反更驅我自居住。止。即便向彼長者。居士。說諸比
丘尼。種種過惡。狀似餓鬼。未自生活。但仰百姓。使我受身。莫見此輩。作是
誓已。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今得生盲。

元僧矣。休庵。揚州人。早歲遊淮。句。燕京五臺。值歲飢。附商船。抵明州。客天
童山。衣壞。枵。日一食。夜不寢。儼有古德之風。奉化上雪竇。虛席。眾。前請
為住持。美欣然。携一笠而去。坐方丈。掌其金鼓。不周歲。盡變。早昔所為。向

之壞初今已輕矣向之一餐今已列鼎左右稍有犯必瞋怒自起撲之犯者仆地用拳春脚揚待氣伸心暢始休既而盡括常住羨餘就鄴城買氏房易為庵而居日以資生為事與竹林寺僧爭屋訟于官對理不直牢死臨終張目謂人曰勿用敲朴我自償還

宋良禪師靖州人揚岐會下尊宿有小師戒備臨終入惡道夢其子銜恨於師曰昔父師不能導我為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良良未之信龍圖徐禧僑占是時為布衣嘗於良德占僑夢入一官所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兎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裂復見其小師枷鎖絛縛踞其側德占問守閤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者乃少者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耳此猶生報後七日與弟子同墜無間斯為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數日未肯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嘗述夢大書于分傳諸刹之壁

昔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人

無人得到其處家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並皆破窠時有長老步伽陀羅漢比丘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邑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人聞已乞食到庵羅婆提龍住處庵羅婆提陀下敷坐具大坐龍聞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步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步伽陀復入火光三昧出火龍復兩害步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慈荷華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步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步伽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遊行不傷龍身兩時龍見如是事已心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步伽陀言我歸依汝步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依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凶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步伽陀能降惡龍折伏凶惡兩步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

步伽陀是女為辦酥乳糜食之女人念思惟是沙門散是酥乳糜或當飲便取以水色酒持與步伽陀步伽陀不看便飲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酒勢便盡近寺門處步伽陀倒地僧伽黎衣濕水囊鉢杖皆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步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數座辦水集僧阿難受教數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僧已集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汝等曾見聞有龍名庵羅婆提陀凶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窠諸穀步伽陀能折伏凶惡鳥獸得到泉上比丘答言是中無有曾見聞者佛語諸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步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今後若言是我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半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因此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昔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健陀奉事安羅門安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斫其果樹安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

果樹王當治我王教事安羅門不敢違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稱其主逐逐斫其一角血流滿面痛不可忍牛遂到王所自言我實無味食此人少稱今折我角主亦追到王所上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痛但當約勒王便感念言我事安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洹解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取懈怠壽終升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未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唐長安普光寺僧明解者姓姚氏性聰敏琴詩書畫為時獨絕每欣俗烟不樂進門帶酒荒情願慶三年帝造西明寺成初靈潤法師擇人居之時有客案數人共薦明解潤法師曰公等宜求戒定慧學增長福田何乃酒

客畫師以當洪寄。奈來愧退。明解懷感。俄而帝徵四科。不問道俗。明解應詔。自舉射策升第。喜不自勝。遂乃歸俗。頗有餘言。未幾染疾。見殺。人執猛。短迎明解。明解大怖。言未終。而卒。是年八月也。後託夢相州淨土寺僧智慧。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食否。智慧許諾。及寤。遂為設食。至夜。纔臥。即見明解來。愧謝之。逾二年。又託夢於畫工張生。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受大苦痛。努力與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懸懸。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遍。念記之。寤乃憶其詩。曰。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草感寒霜。言雖何以贈。留心內典章。其畫工素不識字。乃倩人錄以示明解。知友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見聞者莫不惻然哀感。

嘉言

利心專則道。私意確則城。公○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議於道。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劫常在生死。○負債之殃。答。植三報之苦果。○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日又不修。米生還如故。○債負宿殃。未時須受。○貧富交結。債負相連。舉債。抵。業。結。恒。隨。心。無。悔。償。苦。報。何。疑。斯。惡。道。長。夜。無。歸。

○見世為牛馬六畜者。後負諸抵債中來。○劫賊相逢。攘奪財物。後負債不還。中來。○借貸元是施恩。不還却成冤結。既受地獄苦報。又為異類償還。○借貸不還。罪三官大陰水官考吏主之。○借貸不還。死受殃對。

感應

唐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嘗有人遺一黑駒。初甚憂劣。傳素養之。歷三五年。稍益肥壯。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吃。吃。乘。其。甚。勞。苦。然。未嘗有街蹶之失。傳素頗憐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是棧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馬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癡人語。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克抑之。可盡言也。黑駒復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蘭方。小字通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野得錢一百貫。

時通兒年小。無行。被朋友相引。狹斜處。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做債。甚急。平。王。謂通兒曰。南。頃。見。世。債。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作。畜。生。身。四。五。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不覺生江陵。群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櫪。于。茲。五。六。年。其。心。醒。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萬。寒。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至。厚。阿。馬。非。無。戀。主。之。心。然。計。備。五。年。而。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來。阿。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軍。將。問。丈。人。買。此。馬。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訖。又。曰。惡。有。一。篇。尚。列。丈。人。乃。驢。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草。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遂。奮。迅。數。遍。嘶。嘶。聲。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矣。其。所。言。未。妙。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軍。將。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曰。六。十。千。軍。將。曰。即。君。此。馬。直。七。十。千。以。上。請。七。十。千。易。之。亦。不。佞。試。水。草。也。傳。素。歡。其。驗。云。

嘉言

三王

四日復過其家。見胡軍將。喜。七十緒。夜未暮。我黑汗。斃矣。唐有崔君者。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寄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雖而竟不酬。其直寺僧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而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綰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曰。崔君曾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果果何如。欲崔君家聞之。即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更生。引至其家。雖。以。易。畢。卒。不。食。崔。氏。且。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宋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兒。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父。東。坊。王。家。錢。十二貫。南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鋪為王氏。驢而驚於陳。王氏所得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然一往還。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瘞銀百餘兩。於室內。戶。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問。以。何。為。記。曰。明。早。復。南。門。入。一。縣。家。先。行。別。又。一。縣。則。我。必。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驚。按。地。得。銀。往。詣。南。門。待。之。果。遇。李。狀。聯。未。第。三。首。仰。頭。相。視。杜。泣。欲。李。以。婦。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必。何。為。

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怨書願官錄送府府尹叩其說令引驢至前謂曰果是汝子可憐其狀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據監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之曰能舉前兩之搭子肩上有刺信矣應聲亦然據哭良久欲為官給錢杜拜曰若不償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馬驢歸豫許馬杜掃一室謹事又二年乃死

宋廣陵有王氏老姥嘗貸西船浩氏束帛不償病數月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船浩氏為牛子當尋而贖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西船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而去

唐建安縣今常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以其勤願念之忽夢奴云我不幸而死向欠郎君四十五十地下所由金更還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為異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駿逸異常馬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十有柔深歎其夢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以有柔為判官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云此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求後數日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恨大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柔其事遂驗

唐軍吏吳宗嗣者有吏陳益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而殺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陳白衣而至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矣何為復來陳不答往之廐中俄而廐人告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云死已翌日矣駒長貴之正得所欠錢

唐時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貨累巨萬有一驢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張和乘往近郊營飯僧之具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臥乘而鞭之驢忽頓和曰汝何擊我和曰吾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然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說汝父騎我二十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等使汝錢一婚半矣汝父嘗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強騎我我亦騎汝你我交騎何却能

止以吾之肌膚不當立萬錢也只負汝一婚半出門貨之人酬亦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錢也楚行王胡子負吾二婚吾不負其力取其婚半還汝半婚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寧端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終半錢何足惜持拾償豐抹而長存子驢驢頭又曰賣而取錢半乃點頭遂令貨之人酬不過婚半且無取取者寧入西市鬻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婚半易之問其姓氏曰王自是連兩數日乃暗和現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驢又不負之驗也

唐開成初東市百姓賣父驢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鬻家欠我五千四百錢我又負君錢數如之今可買我其驢與即寧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十及鬻鬻家乃還五百四百目賣之兩宿而死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珩者鄉里富人初甚貧實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以助珙販安珙後遂豐富及珙微呵借錢安珙拒諸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珩背恩忘義借錢不還僕神珙難語願安珩死後作牛以償其詞甚懇苦安珩亦給言曰若老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珩死後半年珙家得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珩歷歷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珩家珩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毋并犢別欄餵飼安珩家牽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能獲

唐崔需清河太師安潛之後父時光啓年至鄭州尋親乃值淮西不靖不歸單下遂至湘湖歷艱難多行側聞長沙中有主店人封八郎從崔借銅錢一百十同循不還崔亦不迫促乃至十餘年一夕崔宅忽聞扣門甚急伺之不見有人如是再三崔驚寢夢與八郎坐說欠負事俄有青衣使持牒申言曰封某負銅錢一百十為馬十五年封自坐化一紅駱馬跳躍嘶鳴下階望廐而去崔未覺問僕者報馬生一紅駱駒自後崔乘十五年無起卧驚蹶之苦他人馳驟必振頓蹶失或羈絆偶脫長途縱逸盡力力隨無計而得崔每守封八郎即派耳低頭而啼於廐中

唐南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為一丈長丈餘求見崔導導初不取出丈夫苦求見導遂出見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錢百萬未償而死我家人復曰君乃上訴於天是以令我七世為橘計爾於君僅能滿耳今上帝有命我族屬復我本形我自前生事正如再宿耳君幸為我置一盤盛我自耕鑿以辛此生君仍盡剪去橘樹端然守常則能自保不然則天降禍矣何者昔百萬之資今已盡矣導大驚乃皆如其言即為其盛且盡伐去橘樹後五年而導卒家復貧其人亦不知所在

唐桂州近縣寺僧近俗姓苗名秀未作僧時西南城外界子所居土名號境後同集居人立一義社秀為社長每遇春秋時祭三王乞福甚有感應歲終乃用過衆錢二十遇祭時算其錢重立誓曰若私用錢者後身當為畜類秀因秋祭大醉宣於廟庭指其錢而散諸迷其路宿于草野至三鼓時有神喝曰天符下黃秀用過錢一十二可為虎一十二年遂脫其衣服以皮合二鬼擁扶而行由是村落起猪犬之屬並依二鬼所

使每日或食草樹泥土或食蝦蟇蚊蚋數年後有鄰人於溪水傍見秀在水中浴但露入骨而與語曰我為虎尚久三年爾勿懼我我不害爾我為誣罔神明使過衆人布施錢今別無奉酬來日於此樹下殺所食物以奉遂化虎而去隣人志其言來日果往樹下取其物乃見一少年伏地衣裳損破穴而方魁言彼一虎曳來於此隣人訝之後年限滿夜遇一僧衣帔頭毛雪色持錫斷其腦骨遂巡皮解毛落戒曰汝便為僧惜其福田慎勿違犯齋戒為僧之後期同衆生則盡劫不復人身矣時三鬼相隨亦指首白云願乞度脫僧乃受以三歸五戒而後見其身為人寐於草莽間身體垢膩酸疼赤裸無衣妻子驚歎將衣隔戶拋與親識鄉里畢集言為虎之日嘗見人之形以為獸之形而擒之誤有驚動土地決鐵杖一百後患左手大指伸縮不得又言為虎時夜至某化縣食一不孝被里人嚴逐打損前脚大指後入迎縣寺見白衣菩薩發願化人修殿揭孤離於桂林市三十餘年俗號黃大尊天咸中方卒

宋董中正宿州高資戶也邢州僧慈演者寓於宿有年矣畜雞千餘萬

寄於董室其後僧病且死錢遂沒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煩訶語待我還爾錢數日卒其長男為符離校既殯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錢有人監督甚急乞少緩誰敢訕調也既而又死宿有樂人張遂自低岳回出徐州界張子店見街校若躍馬而來問何之曰大人有少婿錢為券約不明我今往交州對辦若婦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作書也張至宿詣董室將道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

宋陳亮密之姪婦十七而有家十八而守寡蜀人以陳堂前稱之七世不分業家養山鵲一隻日有携山鵲來闕者陳之鵲常勝以此多獲利物而致富後一日忽鵲死堂前鵲作人言云我前世負君債今日還君尚有餘欠不幸被某人者偷以針刺我遂殞命於一針之間堂前哀其死感其有力於我遂以金葉造匣陳之陳之子後皆顯宦

唐史無畧密從張良借千緡射利數歲不還從良偶遺却并火遂請無畏曰從良飲周急固不取望爾千緡見還只二百千相濟可也無畏直詆諆曰持券來還你從良怒告天雷電霹靂應無畏立變為牛腹下朱書負心人史無畏姓句而年

宋長樂鄉人有婢名春一日有劉未娶置於室前為猪竊食春以火杖打之猪竄于山至夜不歸次家不知夜安舊識在山巖間語曰我父汝錢五百作猪以償飢食春粥治我大甚願汝作主大家明早訪巖石問得猪而歸問春果爾乃命家人簞善飼之越二日猪死賣錢止于五百與所欠之錢適合

宋瑞州李即推序日有掌庫人陳某盡盜庫所有千緡而推以其無可責償置之夕夢陳某衣皂衫拜于庭曰吾負主翁債今在易監莊某佃家交付盡償之矣日則聞陳某死而易監莊生一乳猪後十五年其牛母子凡生三十餘猪其直幾千餘緡

宋南劍州沙縣俞敬為監鎮養一白馬極愛之數年後忽作歎息聲僕陸老叱曰畜生為妖馬作人語曰我欠主人債當為馬以償但所坐不穩根過馬使我懷感僕驚告主聽之無聲於僕之談三杖其背至暮供

料此曰妖物累我受杖馬復曰赤身露體豈敢對主人發語僕復告上設
望恩乃出聲作人語如前俞曰爾為誰曰張三七也俞惻然思之曰我不
復汝索矣馬曰主人未向簿則冥間籍不除俞取簿句之且備楮錢同簿
祝而焚之馬數躍而死時德祐甲戌年也

宋呂保相文德招一士為館賓罷齋歸借馬於呂呂與之驟驟至士家不
食作常人語僕聞其言曰我父呂相公錢初不欠你錢僕以告士士至夜
親往聽之果然士間以衣衾家眼奇與鬼神接語遂蒙服而問之曰爾何
人答曰我索陽軍木巷黃油昨欠了呂相公油錢初不欠你錢士往告呂
呂恍然記二十歲時有黃油欠油錢二十後忘索馬驟歸復食如故
宋廬陵北鄉有民養猪多年者厭其老而鬻之有屠者償價十一主
人堅欲十二是夕其妻夢一皂衣人蓬頭垢面而懇曰余宿負汝債
累年相酬止少十一五百奈何故必索十二遂告其夫夫曰必昨日
所議之猪母也次日屠者再至增償五百遂鬻之時景定年間也
宋時豐陵江家大母生大雞皆能獵雉之必逐雞一二百里亦然每日成

群登山負野獸以歸三年大獲其利一夕風雪盡斃于十里外坑中有牧
者曰昨聞十數人相語曰江家之債三年償足我輩可歸矣江悟大亡處
乃個人吳某住基生前欠錢百三十千後為劫盜里人火其居取其主成
坑也

宋武當山姜林化士過襄陽題化累年不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禮喪盡一
夕合山人夢林婦明日乃莊戶送一驢上山身上毛文成林字後於山上
効後呼其姓名即應

宋廬陵胡剛簡家嘗養一烏乳犬肥大而剛未嘗離人吠聲震隣里其
鄉社下有劉姓者忽夢其父告之曰吾為烏犬於胡許事東位償所通錢
滿矣可取我以歸劉覺大恨明日亟訪其里中熟於胡門者直告以故頗
以羊麵為禮易回老大胡疑不與劉哀懇不已與之大入劉門碗飯盃
羹畢三躍而斃劉焚以衣棺剛簡一日同閱其兄子建所抄日記簿云某
年某月某日被社下劉保正以他人為名刑害勒去見錢三貫六百米一斗
鷄一隻

宋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妻老嫗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償還外猶欠
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列君去矣再拜而辭既借聞一牝牛死於空
屋中則貸得錢如夢告之數

宋明州寶客王蘭以賈販起家積資頗厚其居去城數十里性新畜多疑
只收畜食珠出則自隨酷好治游每入郡不肖勢親僕其世語於妻也
雖館運旅亦不報所在因至村店留駐遣自擔人去忽告暴下夕而卒
主人見篋中之物富與妻議欲告官而輸之妻初以為然既而言曰官府
未必公道萬一翻謂有隱匿且此人更無骨肉可以證明或置我于獄其
時奈何今神不知鬼不覺殆天賜我爾不得已而為負心事亦所以免禍
也遂昇屍投山谷中奄奄有所謂徐徐呼變買田築室而農衣菜食如初未
有子明年生一男長而俊慧客色如琢玉名曰玉童生十七年一意放浪
彌集輕浮少年次至擊毬鷄走馬為游閑公子之態竟死於酒色是
時父所挾不義之財已耗大半既歿之後悲痛不能釋力以奉僧道無
日不齋醮及終百日供祭午有過往僧乞食於五里外小民家女出語

之曰我家人口少造飯有粿今無餘可施自此而西一長者家正設齋和
尚宜便性僧曰小娘子何故知之曰我前身是客姓王名蘭將財本數萬
貫到地店不幸病亡他拋棄我屍骸盡掩我物旋訴於陰府冥官以不肖
生懷性命未可追攝我乞做他兒子以承之又外一身在此今費湯盡矣
尚有紅羅十匹可指數求之僧如言至長者門主人謝曰午齋過時難以
復辦僧丐錢買衣曰亦無笑僧曰十匹紅羅豈不能捨主人大駭詢其來
由以女言告奔往問之恰十七歲矣其人夫婦自是不念厥子相繼皆死
血食遂絕

昔邵武村寺老僧鄧和尚同里有一商販藥於湖南至岳下與鄧遇問
何事而來曰到此逾月矣今日方獲少休但而視之背血肉破壞商曰師
何以照是罰曰吾平生受人錢錢至多不盡為看經羅漢於陰府君掌為
語吾持弟取櫃中經簿一一招他僧償之吾藏錢四十八貫在外擲高處
閣板上是以供費也商歸家旋詣彼寺鄧元不死但抱疾已久疽發于背
入視與所見同商因告以經債和尚猶辭無錢商曰師所積四十八貫錢

在掛閣板上。將安用。鄧愕然。遂細詢曲折。益震懼。即日盡出錢命僧畢誦懺謝。疽遂愈。

宋德興民丁六翁。與同邑陸二翁為姻家。其居隔一都。皆致力農桑。為上戶。陸一第客游他鄉。二十餘年而歸。後兄析贖產。兄斬之。訟于縣。乃盡歛金帛。財寄諸丁氏。凡四圍之在契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索丁所藏。丁曰。君兄弟爭訟。方竟。遽取物歸。萬一彰露。是自起禍端。我亦當受追逮。證左之。抗且牽連。獲罪矣。宜更少留吾家。俟取之未晚。陸喜。謝以為誠言。過兩歲。復扣之。則謂贖詞抵觸。曰。君蓋戲我。安得寄券。索如是。無片文。雙字可惡。遂理于有司。陸雖知丁已萌掩有之志。念終不可宣泄。以招弟訟。但隱忍。若若快快。而祖丁住英。其諸子及還家。望見陸。躬坐其廳上。見丁至。敘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為在此耶。陸曰。我以君乾沒。當貨餘。恨而死。試求取之。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漸不相洽。丁曰。身獲寶。則何為。今當廣集僧徒。多造佛果。為資他生。福助何如。陸不可。住復詳詰。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肯償。後數月。陸白曰。來然。為我。汝故須命。固已弗問。但令返我元物。開諭周悉。而略無悔意。當相與證于陰間耳。丁氏子弟在傍。共聆其語。少頃。猝丁仆地死。家人扶救之。已無及。遂近傳播其事。皆以為掩取他人財物之戒。

宋建陽人張一貧。熊四郎錢兩千。子本信之。經年不肯償。熊潛索債。失。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原數八百。熊亦不復駭。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半。張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僕扣門曰。牛生。積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積不疾。驟死。隣屠就買。熊需兩十。屠笑曰。是何所耳。刺而盡。皆不及此數。但有屠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杯羹。啖里正。又以餉四隣。乃取其贏。今惟有八百錢。幸見付。不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已張夢中所償。處。慷慨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宋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黃巖縣西鄉。寓宿山寺。次日寺僧留宿。寓。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我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

死。至五更將終。其祖母不忍抱之。以二女故。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夜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父嶺。嶺與西鄉相去十餘里。辭不能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余全我橋上立。列見人以黑被裹而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父他家錢。千五百金。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俟祖母請錢。不許。時月色如畫。我全掌默誦多心經。終。旁一綠衣人曰。此人亦曾聽說。此奇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其父驚異其書。即往又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天生三子。二黑一斑。斑者為犬。母狗置池中已死。獨二黑者在。某具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錢償之。陳老曰。元無錢。在張女處。不敢取。方受之。他日又須償還。本持錢來此。願主僧區區。主僧乃為施戒。而以其錢。贈日智。問其聽。賊若之。曰。乃吾同母生。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宋永嘉新建村徐輝仲。嘗為賣丹陽。貨一駟。好。錢千。未償而駟死。其家不知。且無契券。徐不告其家。遂歸。後生一子。極俊爽。歲而病。父母憂之。呂醫市藥。所耗不可計。病子忽語其親。尼溫師曰。我欲歸去。足。推問之曰。父母情。汝如此。今復何歸。曰。我乃丹陽人。昔時徐公貸我百萬錢。我死。不償。故來自取之。今已償足。可歸矣。言終而卒。

唐六祖盧能。前生借人千金。未及還而死。後住大禪刹。人天敬仰。日置金千兩于方丈。張行昌者。持刀害之。六祖引頸受刃。行昌揮刀。凡三。都無所損。六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心。祇負汝金。不負汝命。作是語已。行昌驚拜受金而去。

宋溫州平陽民林翁。為同里富家。掌田畝。積有年矣。貸主人。數三百斛。不肯償。主責之曰。家貧年老。無所從出。只有他生作犬馬為報。翁主人憐而緩其取。又數年。主家馬生。驟方臨。受玩。外人來言。林翁死。主愕然。戲謂之曰。爾非林翁乎。即往。尾耳而前。驗其往過。為之歎息。及主。父。竊疑。每將控。必。躍。吃。考。他人莫能。近。子。弟。亦。無。敢。向。者。獨。主。人。呼。林。翁。則。帖。帖。馴。馴。可以。乘。跨。鄉。人。呼。為。林。翁。驢。

三年。嘗自越州渡水過娼借僕。云某娼見寓此。與僕同到一處。如官府。群婦人聚居。娼迎與語曰。賤妾平生荷君相愛。得君錢不少。今陰司臨繫在此。償還債。有小害。藏在某房內。某處有妹在家。君幸往取之。庶幾早得。復生於世。景同驕然。娼曰。妾於某年死矣。幽冥異路。君不可久處。只此相屬。毋更遲延。不則妾終無超生之期。景同大驚。遂起出。四顧不見其處。景同又逗留臨安。年餘方歸。如其言。果得小嬰。內有白金釵釵之屬。遂償債。為娼追薦而去。時咸淳庚午年也。

唐貞元中。蘇州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有隣人與之交割。利刻至多。隣人積恨。乃曰。必有神理昭鑒。數年後。戴文病死。隣人家牛生一黑犢。腸下白文成字曰。戴文。問里咸知。文子恥之。乃求謝焉。以物假去其字。隣人便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隣人妄稱牛犢。有字。縣追隣人及牛至。則白毛復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隣人恐文子盜去。夜則閉於別屋。經數年方死。

宋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債銀為生。入呼曰。許糖餅。獲利日給。稍有寬餘。因出子本錢於里間。息比他處稍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稱。就道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秀州魏塘陳氏。隣家北天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楊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持千錢買之。未忍報許子。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家皆夢見之。泣訴云。我在生無顯過。只緣放錢取利太多。致貧民不能償。或鬻妻賣子。生此孽。犬身猶幸生於陳。隣之隣。外甥已贖。我可便取。端然不過一百日。則業緣盡矣。明日其子即遣僕往陳。陳南到。乳犬已迎門搖尾。僕以探高負之。歸至家。據主席而坐。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餐養盡志。滿百日果死。

宋建昌景德寺羅漢院僧。與和尙。結契中。久病。院有莊在城南十五里。曰。洪源。田僕。受。來其家。手持白花一朵。舉體透源。若方墜水者。僕指之坐。摩告曰。我寒不可忍。將火來烘乾衣服。未幾而覺。殊怪之。天將時。不復能寐。時。中將牛已懷胎。忽聞鳴聲。頻頻往視之。則正生一黑犢。有白毛一叢。出于項。僕固知。應。疾。急入寺。問訊云。昨夕死矣。原為寺細。維。平日欺用常住錢。以濟私費。及隨畜類中。仍在本處。豈非債償者乎。

唐貞觀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婢。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為寢壁。同住僧徒亦無知者。不三五日。常住有老婢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度。不移前價。主事僧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貨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歎曰。債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寮。所讀壁上所題。正處無不差歎。

唐上虞縣有民章。諱者。曰。歲。數。於隣人假糧數十斛。後隣人關食。索之不還。乃誓曰。的不還。作牛犢。田。章笑而許。諾。期月。章卒。其隣家產一犢。當耕耨之。弟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告。既而隨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犢。其家乃贖而養之。

宋常州華藏寺僧道良。為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忽則病甚。是夜。道良夜夢。良云。且往。近莊。養疾。去。連曉。則報良已卒。俄近莊報牛夜產犢。而病。

一。良素。於眾。皆。語。他日。道。素。按。視。近莊。取。犢。視之。見。素。淡。下。素。謂。曰。汝知庫耶。素報如此。當隨吾還寺。曳。犢。作。迴。供。眾。以。償。負。債。即。隨。有。與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迴。而。石。有。常。課。主。者。竊。增。其。數。犢。至。常。課。即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僅。行。存。良。名。罵。之。曰。盜。常。住。賊。則。怒。目。奔。觸。人。力。不。能。制。素。今日。以。僧。食。嘆。之。

隋并州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乃。是。竹。永。通。字。鄉。人。視。者。日。數。牛。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死。

宋洛陽畫工解奉先。為。洞。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安。云。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未。幾。奉。先。果。卒。後。王。家。按。牛。產。一。驛。犢。有。白。毛。於。背。曰。解。奉。先。視。者。日。夕。如。市。焉。

宋。彭。山。楊。舜。欽。使。君。嘗。善。故。計。吏。王。咨。咨。竊。盜。用。使。君。家。物。使。君。知。之。一。置。不。問。然。夜。夢。咨。哀。言。辭。去。衣。後。穿。出。半。尾。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

未竟外報一牛生還取大規之牛仰首淚下使君道人訪客家即是日死矣

昔有長者家富無限惟有一妹嫁一貧婿兄數餉遺妹轉欲無厭一日從兄貸麵兄念自取便盡取之兄亦不覺如此非一妹令終後兄家產一擲兄甚憂之養食合肥當殺祠神時五百買客欲從主人借錢頓息在外展轉自相問言借取幾錢各說其多少索後一人言但盡取之後同不還多少何在時擲子在邊使人語諸人何以乃生此意我是主人妹坐債麵欺兄今作牛身來償兄債時五百買人聞其言莫不戰慄皆不復借錢而去兄大驚異尤愛養之待其自終

昔有蜀國中有弟兄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治修居業時兄教未教誨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司不念妻子田家財實我以此務而兄教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絕生在牛中為人所驅狀墮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咽不樂半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牛愁憂不樂道人

報曰此牛前身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墮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交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淵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犍牛所斃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背後復斃殺其主其主家人眼悲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負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墜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獲沙王聞之恠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彼國內輿生寄住獨孤老母舍應與在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同老母不存默然而去母歸不見家即問皆云已去老母瞋毒尋後遂及被槓索直三客遂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不肖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憫愍而呪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官相直要當殺汝汝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

犍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斃殺者是也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十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我若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犍牛產一赤犍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十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塔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教心止惡競投錢物布施

隋楊州士論者其父在隋以平陳之功授儀同三司營在入禁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父鞭之作人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頃吏之間卡父死其年作人牛孕產一黃犍腰有黑紋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跨有白紋斜貫大小心如象形牛主呼之曰卡公何為負我錢犍即屈前膝以頭著地士論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養

唐鄭州楊武縣一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婦因病死經年而蘇自云被入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

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汝婦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投汝更切汝死不生為白我娘努力為我修福朱即告乞鄉間得贈送其母具言其兒狀貌一如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感歎久之

昔大迦羅越國出錢為業有二人舉錢一萬至時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舉十萬後不還之亦可可有牛繫在離裏語二人言我先世時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今三次作牛猶還不了况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悔會天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群中不復取用呪願此牛自今已後莫復更受此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中

唐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志猶急往住忽忘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而蘇亦即復請其家佐曰昨為冥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遙見有官人著緋執板至屏迎之先

拜公輔。其為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其是華陰縣知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得鄧都據地。司所奏使君任鄧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諸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書。錄道場懺悔。所犯無請。送經歸于本觀。生魂即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標遠近。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判吏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更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錄道場。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判吏時也。

宋元豐初。諸殿直授象州監押。以之資赴官。遂於潭州客程永言。慶修錄二百五十千。程令人力唐政隨。諸於任所索錄。諸思念供給。至潭何由便得二百五十千還債。遂發心與唐在一村店飲酒。酒醉。便推唐下崖。入洞。諸忻然加鞭。後連象州。詣州公參見唐在前唱。諸驚懼。唐云。他事便不可言。吾得爾命。即休。遂向前。捧諸下橋。下地已殞。此則負人財貨。置人死地。而身亦隨死。果報其可不畏哉。

嘉言

天道安行。違天暴物。則咎徵著。翻妖孽並見。用過其分。則敗事。其分則喪身。

古者心不仁。強弱相傷。殘殺生當過生。結積累切實。殺生之罪。多生惡道。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強弱相害。結積累切。何須殺他。命將來活自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澤。買肉血。溺溺買魚。跳蝦。蝦。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只取今日。莫求畏來生憂。嗟見世間。今箇箇受喫肉。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爭頭充飽。後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首兒問乳色。漁獵好殺。違慈損神。然金交報。楚痛何申。人食物物。給人背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手哉。

萬物營營。營食其生。及天道而殺之。當有報也。殺害衆生者。得疾病。

牢獄考決身。熱灰埋體。猛火燒身。以報殺生之罪。釋臭之慈。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於貪狼之與。封豕。雖無知。必名我於長鯨之與。巨虺。殺害食氣。則生死執對。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電怒。禍亦隨之。割割傷害。屠毒衆生。死受酷對。飲酒殺生。恣情忻悅。終朝耽惑。至暮荒迷。命在須臾。白紫地獄。

感應

唐李肇生屠求滋味。其友狄慎思。教以飲食之法。每食飽。輒縛其足。暴於烈日中。乾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復取驢繫於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湯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燐外已熟矣。屠一日方巾首仆地。而卒頃之。答膳夫亦卒。一日膳夫復蘇。曰。某見屠於地下。責其過害物命。屠對某所為。某即以屠命不可違。答之。屠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回。無何慎思亦卒。

宋汪西都校黃敏中。因禦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傳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故

下刃痛楚與己肉無異。不能而止。適目所視亦同己之所見也。

宋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未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憐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馬糞。并以飼馬。齒不離食。竟以是致死。已後因病。見馬。失輒流涎。故食之。與馬糞味正同。了無穢氣。

宋孫承祐。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臠肉為膾。坐客數十。悉皆供足。常圍鹿數百。庖人不暇。斷。惟剖取鮮腴。以供食。饌性嗜魚。作大木斛。貯水。養魚。擔負而隨。但取忘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而死。

宋新繁李氏家。養雞。其威。將成。值桑葉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因獲厚利。時市肉。趨歸家。造饌頭以食。舉家每顧中有一雞。自此舉家長幼皆死。

宋劉翔。酷好獵。每遇寒暑。不廢。前後殺傷。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瘡。背生三物。似蠶而黑。隱隱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體也。已而漸動。或以魚誘。則闐然引頸。如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曰。我坐平生殺傷物命過多。故獲斯報。見今宜司治我。正急。可速取。其焚之。庶幾知我有悔之心。

宋兵道夫。其妻之族弟。為淮而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屑焉。薄與令尉。議共。金寶諸旁。則特羊養之。非祭祀。及大賓宴。必公家所用。勿得以私意殺約。已定。久之。薄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三婦人同宿。薄獨寢外舍。至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而哀。撫牀驚之。不止。少焉。登牀。以角觸薄。且鬪。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烹。爾之謀也。與眾為誓。而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必償。我命乃可。薄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入室。別妻子。且為後事可乎。羊曰。爾殺我。肯少貸。邪。薄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薄曰。我以冤督死。甚急。故與爾別。恐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為厲。以報爾。

唐羊裴。為州別駕。家有乳母。嘗抱小兒。捕鳴蟬。為戲。得即殺之。前後不可計。乳母忽股上生瘡。潰爛。歲餘不能愈。一日苦癢。若蟲行狀。抑搔之。忽

有腐肉數塊。如蠟。自瘡中出。而血流不止。遂卒。

宋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屠者。童。世以刺豕為業。每歲不當千數。又轉敗於城中。專用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盡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以十餘次作猪。死於其手。今園中所蓄。總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勿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略與昨夢所語無異。而下體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遂空群。捨入寺。且飯僧。僧佛痛自洗悔。而改貨。以自給。

宋婺源。民江氏。以屠牛為業。若或能用藥毒牛。但慢火煮。草烏汁。濟以它藥。浸鐵針。長三寸餘。插入牛背皮中。不經日必死。則訴之。使宰。則肉既非病。疫人食之。無害。謂為良葷。屢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用此伎。農見牛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之醫。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知其事。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畚。某不歸。妻子過訪。平日所往來。處訪尋。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午。妻見群

鴉及鵲。翔集於居舍。百步間。汚池畔。試往視之。江溺死於中。水纔深三尺耳。臨終。於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行詐。已久。而為鬼神所誅也。

宋董白。額饒州樂平縣白石村民。以創牛為業。所殺不勝紀。紹興二十三年秋。得疾。每發時。須人以繩繫其首。及手足。於柱間。以杖痛鞭之。方欣然忘其病之在體。如是七日方死。董平生殺牛。正用此法。其死也。與牛無少異云。

宋周三。蛙南城田夫。當農隙時。專以捕魚。鰕。鰕。為事。而殺蛙最多。至老不報。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胃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隱若數蛙蠕動于內。父之益傷。死轉一榻上。跳擲。歎。呻吟。呼。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宋鄱陽市民汪乙。販魚。鰕。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龜。其重百斤。還家。寢諸室內。夜聞呻吟。聲甚哀。明燈照之。乃龜也。見汪來。昂首作人言曰。願赦殘命。放歸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恩。而忍以為恠。持大杖鞭之。數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免而縱之。

於水不勝明且更又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欲舉出錢償所竟不而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遺杖與妻皆餓死。

宋饒民徐松年者居城下為鄉人攬納稅賦藉止崎嶇以自贖安得生雞之儲積之盈籠皆以供饌人或倩託料理公事必用為苞苴其兩嗜故前後所殺不勝多慶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擊斃一雞方燒湯燂剝忽活而驚飛繞屋進走毛羽為之半脫竟捕取煮食之六歲兒在傍分肉正踞燂失脚墮於火燭火傷腹毒氣攻中求藥傳不効宛轉病呼肌體腫爛而後殞。

宋揚州芍藥名天下品類以百數十人無貧富貴賤皆量力種育民皆四六者居于城東北四十里宜陵之北鄉家皆頗豐好治園圃植此花甚多當春時躬自培壅不捨朝暮乾道初年發為不數股隨即落葉其下必有蟲蚓之屬為害致敗其根乃喚僕尋疏理畦間視最慘者移出果得蟻穴廣深如巨甕大蟻團聚充積不可勝紀於是悉取花置它處而旋煮沸湯灌穴中群蟻盡死經數日於忽苦百疾若矢刀攻攢肌熱赤如火痛楚痛旬自頂至踵生浮泡百枚誤觸則極痛不堪忍窮百計弗効一夕潛投於汙沼中家人覺而奔救及登岸已不辨言諸泡同時穿破蟻從中延緣而出良各血肉糜潰訖至于亡。

宋淳熙元年平江屠者賈順以貨賈為業常煮餅數十頭每夕宰其道旦持出鬻於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直錢一千文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大醉認十歲兒為羣輩縛於案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拊膺冤哭賈支解剖割其兒與羣輩不異四鄰雖聞之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兒整擔妻曰夜來屠割死了做一堆血肉何呼為驚而往視始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

宋鳳翔府李承莊野夫者及百頃脩竹喬木陰翳其間棲鳥營巢穀乃盈萬一少年以鷹犬為務飲吸過人仍多食野物每食未探巢中雛雛初生者傳之以油故其不生羽翼仍置舊處母乃哺之已壯而不能飛乃日取供庖名曰鴉豚以為上味歷數歲妻因產一物正如豚狀見者駭怖李生自是深悔前非不復采捕矣。

宋錢塘民沈金施永皆以捕蛙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靈芝鄉投里民李安家寓此彼處蛙多前此無人采捕沈施既至窮日力取之金兒曹掣入城販賣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歸李館遶老僧扣門謂曰吾鄉昨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汚瀦所產萬計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將招業報速從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悔意僧去而沈未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經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爾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值責其妄語給已吐唾罵罵施不能堪與爭鬪沈益怒就取常用剝蛙刀刺之申脅即死保正擒送縣東平華庭筠時為邑宰鞠其獄眾證既孚物色逮老僧查不可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宋東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圖為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故使已多勝也習以為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令人捕去而傍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父之乃死。

宋唐州相公楊氏子娶於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雖終不勝計晚年瘡發鬢間未能為富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炙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瘡滿一面久之遂潰而毒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

宋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為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必挈小舟過江南密綸於石上至哺而返及老尚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民宛然據石如常時呼之不應疑以為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衣履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啞嚙不置若按義葬其然蓋平生取魚用蚯蚓為餌也。

宋福州永福縣有村律院伯仲二僧同房伯僧愛犬每食必呼使前仲甚惡之見必叱逐或繼之以鞭箠如是累歲伯嘗出外旬日歸不見犬責仲曰汝常日憐犬持其乘我之出必殺食之矣仲力辯不得已乃言因其竊食誤擊殺之埋諸後園非食也伯殊不信潛往後園發視急歸語仲曰犬雖異類心與人同汝與結冤非一日適吾視其體頭已為蛇會當報汝汝不宜徃苛情所知者再觀之伯別一人往視則蛇頭愈長始大恐問所

以解冤之策伯教以盡需衣鉢對佛懺謝遂入懺堂晝夜不息凡數年一夕焚紙鏹盆中有物意其鼠撥灰視之蛇也乘仲張口蛇急奔入喉中遂死

宋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免膳於廚為貓竊食而遣主母責罵不勝憤憤擣貓擲於積薪之上適有木叉正與腹值斧刺洞腸胃流出叫呼彌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銛竹片兩傷小腹穿破流血被體次日亦亡殊似猫死時景象蓋冤報也

宋泉州彭通直居巖石下林泉清勝窗戶幽雅嘗有二禽飛翔於庭身大如鵲丹頂烏喙錦身白尾或如人語而不可辨已而巢於庭槐雞犬燕雀見之皆欲容迺避遠近觀者曰集其門月餘彭舍人暮登樹探其巢獲其一取其二卵其一悲鳴而去龍養其母金雞抱其卵其一常飛鳴于庭若哀懇若彭命匠造籠設窰欲并獲其一其一遂翬霄而去更不再見未幾二卵破五色爛然年餘彭以訟繫獄凡旬日當夜叩獄中之神以為冤忽一少年半儀高潔衣冠儼雅曰彭君彭君安得無罪彭意獄神伏地再拜

少年曰繫人之母殺人之子於心安乎彭意前生或有此罪未及對少年忽不見彭之妻在家亦以大條獄有怨聲忽聞人語曰爾夫係獄旬日怨恨若此繫我一年殺我之子曾不少揣於心乎妻惟之乃悟禽語也明日夫婦聞之方悟獄中少年亦禽也遂開籠縱之禽登屋上悲鳴久之其一亦至時觀者如堵禽忽人語曰以君仁厚遠相依倚若乃不信一至於此繫人之母殺人之子九泉之下此恨無已後六六年此心如水禽忽鳴而去至寶慶年間彭死過去十二年始悟其言

宋張職方太寧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惡鴿每至官下必令左右挾彈彈之既寧六年于內艱權居于符離之佛寺嘗有鴿巢于殿之魚尾脊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彈之中九而斃既而二大鴿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步庭中一鴿下搏其巾方驚駭一鴿復來攫傷其翼創亦不甚旬餘潰腐及喉遂死

宋蔡縣令民以牛酒為禮宰夫殺牛牛解徑奔至令前跪伏哀鳴令大笑叱宰夫殺之飲吸醉飽而卧既寢便覺體痒爬搔不已成癩半許年死

荷有一奉朝請嗜牛并手殺牛則食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見大牛共與體如刀刺叫呼而終

宋吳興有士人嘗至一村鎮中市牛肉為膳屠者為殺一牛是夕方寢見人自戶而入視內太息惟而問之曰此吾肉也吾以有罪為牛當死刀几死當復為人今牛報未盡數日而屠者以君故前期見殺當復為牛矣士人大驚詐作佛事乃減

宋紹興初建州縣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宰牛平生所談言以百數嘗買一牛於野外相去稍遠乃踰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將下忽覺臂牢禁不可動蓋以繩綴於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經數日死

唐元和初上邳東市惡少李和子常攜人猶狗食之市人皆嫌之惡少獨行見二紫衣人呼之曰冥司有文書追汝可即去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為猶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棄雞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矣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周辭不已初將入俚譚肆鬼掩鼻不敢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指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醺三碗

六碗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為便以免二鬼相顧曰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送我數刻當送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午為期西酬酒直酒匠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酒和子遠歸作念繫指如期償酬焚之自見二紫衣人挈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忽自言曰鬼使至賄事段真司復追我言訖遂死

宋淳熙張奉真家田僕素對宰牛屠屠入獸群中卧以告奉真之子司理者司理曰汝造業已重將時畜生非學誦經曉夜懺悔定不可免因教以觀音經宋樂相機字妹終卷精熟遂誓斷前過凡十年偶見他人宰牛舊態頓作分其半體割裂割之越兩夕復夢如初明日欲誦經了不能記一句字亦不復識抱病旬餘而亡

宋市民丘信暴卒經宿復活云初見一吏出草囊家吾口氣逆絕擲于門外自入門望其尸卧于街下又一吏曰無命氣盡此但對事前留一魂以守尸俄至一處若公字台赴瀾獄對事一棘門汚池臭穢不可近也面有紅暎更以杖擊其髀曰樵成善則露頭應焉吏曰汝通款言某年某

月日殺羊豕十二隻乃丘信使汝殺令與信對信聞其聲乃州南樵二郎也面色醜惡不可辨呼信曰我罪迷天地汝為我分其十二數以減我過信曰昨以眾戶審神信實主之但於爾處市內非我遣汝殺也其頭復沒機下吏曰子無罪當回矣信問此人何時可出吏曰殺猪羊論數萬受此苦辛滿數千歲方受生復刈其肉以償殺者

唐隴西李知禮少聰慧善射能騎乘無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歿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聞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遠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還陰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射三箭以後諸賊稍退却前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辯駁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罵聲曰向者賊豈足知禮之力還拔王殺無以勵後至還釋放不管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院境見飛禽走獸可滿三四畝總未索命漸相逼近會射殺一雌犬此犬直向前當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大鬼各長丈餘共剝知禮皮肉頃刻盡唯面及目白骨并五臟得存乃以此肉分訖禽獸其肉剝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紀事畢大鬼及禽獸總失知禮回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自如一跳十里復有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食良久鬼遂倒迴魚亦不見其家舊僕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告語知禮曰檀越大飢授以三九白物如東金知禮散之應時即飽乃云檀越宜還家僧亦別去知禮到所居宅址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槍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齋額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址知禮心中謂姪女及此婢遊戲意甚憐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提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為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唐方山關曹州城武人少善弓矢尤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

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嘴爪飛來攔山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嘴爪攔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紺衣首冠黑帽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對曰立身以來未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三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峻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犬門側有數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瓶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人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攔之賴此二人援護得免及下山見一大坑極穢惡忽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皮右膊之上爪蹟宛然終身不感山開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誦經為業

唐集縱泉州晉江縣尉好吟詠忽被病死心上猶暖後七日蘇云初有黃衫吏告云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問吏我追張從何故將張縱表宜連遣

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吟詠可罰為魚王命縱去作魚七日當還本身便獲兩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坑化成小鯉長一寸許日多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呂師至河兩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為呂所得寔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孫使人求魚為鮓呂師初以小魚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於草下得鯉持還王家至堂前見丞夫人對鏡理粧偏袒一膊至厨中被綸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中侍御史李善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論鮓聞縱法遂往視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善曰有鮓鮓即耶善因問何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食之鮓是縱本身焉

宋張道幾好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咸集道幾日與數輩遊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獵曰漫天一網所獲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從上壁殺分掣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絕小而耳有缺處自此即恍惚如狂盡將平生獵具焚之築一小庵於觀側日與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為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墳今為汝殺一

曰吾為免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為鷹鵂傷吾一耳力氣得脫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細骨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許於上天當償吾命未幾果卒

宋蔡攸之子衡為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為湯告至晨已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云某官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舉家殺戮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若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鰓因給食之但此一罪可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額掛樹間數武士將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各乃太師門人池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紓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兄弟及他事甚詳將退吾禱之曰衡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赦可悉取兩衣朝服金帶鞍馬之舊施慧林寺且教僧數百為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通寺見主僧曰之云可以為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

宋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皆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保親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媼立觀門外遙望血媼諸孫曰我坐食蟹蟹死即驅入蟹山受報媼如山積獄吏立其上前解事以蟹水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而里城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號於里城神頃之媼至設位所曰痛官復可忍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群蟹食待受生無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鑲生神章格每夕焚百紙終夜乃罷

唐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雞母殺雞必先刑雙足置木櫃中膏血盡乃烹之以為羹氣烈後傷於鼻既愈復生小雞足瘡瘡中每巾拂必傷其足傷即血流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宋符離人從明告洲上家素肥饒好口腹多釀酒沽賣飽飽醺醺朝暮飲食妻元氏解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匕所戕物命不復可殫紀元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嶽從欲為後妻持供具性獻既至泰安

三日未登廟繼步市中白晝與元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叙睽聞元父因而言我以憐劉魚龍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兩臂見憐宜思所以救度之理從泣下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若生亦不知死耳至於道佛修微雖難罄家財固所不惜元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獨至廟中詣西廊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隨還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元荷械加桎梏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厲角鍊刃割截如鐵流血塗地須臾一鬼持盃水呼其名而嚥之即還故形俄又復見然凡六七及然後施械擄去從悲怖出門晝夜不寐又明日再遇元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勿負約也大慟而別從歸後極力營善果終身不復殺生

宋侍禁孫勉見龜黃河順流而下射斃食之不數日暴卒心尚暖未欲復蘇云始見四人來退云太山牒也至一公府見一人衣金紫正坐曰殺龜也仰視之乃韓魏公勉昔為公指使遂再拜懇告公徐命前低語曰如今到彼更再三告之如不肯放還但云命即須償只乞更檢房簿看還出門行百餘步至一公府三人盡衣金紫見所殺龜已在其左其西向一人曰無故殺龜彼有詞還他勉不得已以公言白之遂命請房簿檢之不數十葉見將上呈雲龜喻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待至時當金受罪言訖龜滅遂命遣者放還出門而寤

昔有至人鄭仁安託命告終露屍於北戎之長林下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匝仁安忽生語曰王今放蕩傷殺無度地司已奏朱宮不出十日當被攝矣命過之後不得在人鬼之列將為野獸三百刻方得還生人中王有三子於此已死長者作老狸中者成老狢下者為獼猴未幾王亦暴死為鹿為獵師燒射鹿曰我國王也好獵受報獵師放之亦改業焉
昔有人常煉鱗鱗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取髮而曳之其髮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鱗頭狀馬父之乃卒

唐內侍徐可觀性好飲獵殺害甚眾嘗奉法龍鑿其甲以執油注之謂之龍髓又性嗜饕餮驅縻縻於室內盆盛五味汁於前而迫之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亦其腸胃為饌前後烹宰不計其數後從僖宗幸蜀得瘞每睡見群獸為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於床下布火及以油醋

灌其身仍以豆粥蓋覆方將得眠以日繼夜常須如此今將盡唯一束曰

唐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進江准間遇酒醉甚因于酒館中其僕便井中

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告道紀道紀曰魚甚能醒酒可

速烹之既食良久有綠衣使者自天而下立於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

宣勅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合至七七並宜降言

龍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十五

唐僖宗民吳俗水鏡魚皆生育之飲食則投之沸湯候轉移時乃死天寶

八載一日令其子取鱖魚是日得三頭鱖其子去鱖皮斷其頭然火將烹

之其鱖則化為蛇赤文編欄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及顧份二鱖亦已

半為蛇湏更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一家七人皆相繼死十餘

日且盡

宋蜀人母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射逐之驚亡走投乾

昭昭閉於空房中說與隣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宜且輕拾乃殺之

沽酒及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壘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噓血至夕而死

宋蜀民李紹好食犬前投殺犬數千百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畜養頗厚

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有見子自內走出奔正中其首

立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宋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李貞臨老與隣

舍惡少白昌祚殺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生與殺狗年

正同昌祚又小字黑兒宛報顯然不差絲髮

宋阮悅者性持忍害因醉出外見有放牛五頭牛舌本割之以歸為食

之其後阮生一子無舌人以為牛之報

石落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貞元初西行抵列子迴易其羊有一人見

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

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

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

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至化遂得小羊百十口

大小羊相雜為群迴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兒而止

化大驚莫測其由明年復往外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時執之詣官

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迴易我雖至關下盡化為兒而去得

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既賣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

彌天自終不悟而又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群羊執爾而殺之言訖而感化

大驚懼尋死於郊寧

宋蒲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人從門過因

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答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

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為小兒時嘗床上有燕窠中有三子其母

從外來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納巢中燕雖亦出口承之

因以三燕餵之既而皆死吾甚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言語忽然

周穆蓋知過也

宋蜀郡大慈寺律師摩訶羅云奉律性甚極端前植竹多蟬子緣欄攔

準怒伐去竹蓋取蟬子棄灰火中準後忽患癰瘡遍頭面醫者云蟬毒瘡

不可醫瘡後竟死

宋章邵者性為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路岐貧報誅責因逢夜遊人而

去鹿子為仰所獲仰即殺之棄林中其鹿母遙見悲鳴不已其目卻欲夜

行意有所謀者仰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因於大樹下憩歇

以抵其父未聞且寢於樹中仰不知是其子但見衣襟在傍一人熟寐遂

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襟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襟遮知所殺者是已

之子也

宋建業有婦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葡萄甚夥行即有聲恒乞

於市自言村婦常與婢奴輩分餅食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如一囊葡萄之

頃之背患此瘡漸成瘡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重如負囊矣

宋韓立蜀之金馬橋人善作釣鉤捕有年矣因食魚鯁喉成瘡喉頭死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薪路迷忽見一龜大如車輪四足各

踞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黿隨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中頸前

不敢者無名

宋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獲少小捕魚為業後得患怕被眾魚所食痛若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之痛即止後為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宋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一日坐罪公衆于市忽有大蜂數箇螫其面痛楚叫喚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旬遂死

宋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特歸依母自後隨之至家其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猿母搏頸哀號向人乞還其子其人不能放竟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及破腹視之腸皆斷裂矣後夢一婦人告曰爾殺我子爾子可報我子命爾可報我命未半年其家疫疾其人及其子皆死果符所言

唐元和光祿廟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弄子遂須於刃下而屠若忽狂感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而死

今抄子可卷二

十四

宋廣陵有朱氏子家世殷貴性好食黃牛所殺無數嘗以暑月醉中欲殺一牛其母止之曰暑月如此爾已醉所食幾何勿殺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應聲下淚而拜朱子及怒曰畜生安能會人言立殺之數月乃病恒見此牛為厲竟作牛聲而死

宋永節即懷景止錢塘人性嗜蟹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斫其首擲去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棄行必引首既久曼延不已瘡肉腐爛首墜而死宛若受刀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蟹

宋紹興初越之山陰有徐區者常與食店殺雞鴨一日正飯間忽聞有呼其名者起而視之不見有人及承龍食又聞呼之起而傾聽乃甌中鱸魚作聲即以筯撈入羹湯中須臾仆地店人扶起遂不省人事但以兩手爬其頭生血涎逆大聲叫喚常欲沸湯淋洗如處經年頭潰見骨而死

昔秀州人以蝦乾為水旗中性最暖者雖孕婦病人皆可食城中有陳五者所貨甚佳人競市之其徒多端伺其街竟不肯言後得疾踰床上下纔着席即欲人扶掖而起宛轉痛甚如是者旬月方死遺體瘡潰其妻方言

其夫平昔每得鮮盡其器內用鹽灰復以白瓦背滿其中鮮為鹽灰所壅宛轉奔突其皮為瓦屑所破益徐入內故滋味特美得疾而沒無異於蝦死之時者也

昔清溪小姑乃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六穀樹扶疎蔭映有烏常棲育於樹有謝庵者技彈彈數十枝即覺精神若有所喪至夜夢一女衣紫楚楚怨色而至責曰烏我所養何以見侵限十日以汝償之汝早往朝告謝不許旬日而卒

唐昭生而省前事不令人知雖妻子亦不知後為禮部侍郎與同卷軍人李邕嘗於暇日飲酒為樂妻勸曰無友不如已者誠恐外人知後邕李愈疑其妻更不敢勸一日唐昭告其妻曰吾將死矣我今告爾我前生是趙家女嫁與霸陵王家子為妻其姑甚嚴我年十七歲時至除夕姑令我做繡裙要郎中待客燈下縫之時有黑犬走來將燈撞倒油污裙上遂將剪刀刺大中其項折却一股再將一股刺殺黑犬至十九歲死後再生此身我今待李邕是我所殺黑犬緣此我好者彼至來日天子詔唐昭驕山

今抄子可卷二

十五

講武會結機禮部尚書與兵部尚書郭元振同行其事未及三合而奏畢天子怒令斬郭元振唐昭宰臣張詠諫曰元振有大功天子免郭元振勅令赦之惟令將唐昭斬之其行刀者果李邕也初一刀不死刀折再換刀而死

宋張士寧居咸平縣家富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葉五郎者每為蓄之一日葉方探篋取之一雞子忽自篋中宜上而外至士寧庖舍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開火起堂廡帶熾須臾而盡常蓄星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始起為烟越而去不復銅滓葉自服砒霜爛腸而卒

宋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卿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瓮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孩適從旁過正著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心以為業報

唐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退押帖作枯字濤未審是何王猶馬便去行下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周君是荆州吏耶濤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往成固縣尉成固王進鷹鷂濤與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然則君福德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但當退對既是天子之命亦難問罪濤出見雉兔等頭數頃皆飛走遍濤濤云天子接鷹鷂非我所為觀汝意旨盡欲殺我其故何也然汝等亦皆可憫吾今還為汝寫經像使皆託生耳王又令人傳語父之稍稍引去濤入王曰殺生罪大過非由天子之命君不免矣既還宜作善因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也我昔在荆州當為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訖辭去命所追之吏送之歸金遂活

宋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曾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麟麟即成之表兄也見成悲甚具問家事成語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放汝汝乞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兩許竟對然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級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成王謂曰汝成已殺兩兩復殺兩兩無益之事我今放汝却迴念汝作功德時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成云不要功德但欲殺殺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殺成亦不離畜生之身若受功德即改為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惟一驢頻來踟躕一狗鬻其衣不肯去王救衛得免遂遣而追成更遣之出過驢驢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深足所慶吾雖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以當兄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驢頂上然至是驢遂成灰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不可思也汝歸可傳語諸弟努力為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吾本物雖為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于今將此造佛經即當得之成恐諸弟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王寶還以示之因投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

坑中即活其父家富於財情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黃氏為說講所託以王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實莊宅造經也

宋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瘡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瘡瘡肉成窟瘡瘡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瘡方息終日不暫寧數兩月而卒宋卒先三日作鹿鳴不絕聲至卒乃已

宋徐僧保益路民徐六之子僧保從十歲時便能釣蛙率一年得五千枚每枚直一錢以卒歲養身之用每殺時先截其首蛙已斷為二猶躍草跳擲久之乃死至年二十六歲夏秋之交被病甚困展轉於席不能愈但吐世自念曰今年壞了經紀為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以下忽中斷如蛙被殺之狀

宋侍衛少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兵五更入受降至漢金門外坐胡床以俟啓關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蟻長三尺形模惟醜命從卒執縛送于家復坐假寐夢一人當其頭貌古惡著淡綠袍軟履黑靴繫烏犀帶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綠野蒙君重執慮必遺棄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宿而門已啓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分食說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宋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熾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羅漢齋家內外久絕葷餼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養食既熟羅漢踞坐拈肉滿盤分與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僧不指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悲慟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貴為雞賴羅漢懺悔

謂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果以為真金得助給與末年幸肉身終久不壞

宋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飛禽得之以竹破其腦歸則焚稻稈煮

燭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勝計老而得奇疾遺體生皮

鱗皺如樹遇其痒時非復爬搔可止但取茅稈以擦四體則移時乃定繼

又苦頭痛不眠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竹片擊腦數十下始稍止如是三年

日一償此苦然後死焉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安李弟二人各持用弩嘗得大鹿解其四脚懸

著樹間以臘為炙方欲共食遂見山下有人長三丈許疾步而來手持大

鹿既至欲取鹿頭鹿皮骨并火上雜肉悉納囊中徑負入山嬰兒弟頃更

俱卒

宋魏國城父人王雲嘗以牛作脯為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跡跳躑欲走

雲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其人眼無故爆出而死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

湯始熱間林中如風雨聲頃更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

去三人未幾皆死

宋元嘉中章安縣金管屠虎至海口見一蟹甚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

美其夜夢一少姬語云汝啖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

宋阮雅宗者海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雅宗行

至遠封郡吏蓋物遠定隨焉及至民家恍惚如眠即不復寤民以為死遂

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雅宗去數十里至一佛

國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雅宗皮剥鬚截

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舌出之剖破解切若為膾狀又鑽焚

爐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若毒至良久乃止問欲活否雅宗便叩頭

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雅宗苦求多灌沙門曰

雅三足矣見有燈數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

肉自死者可啖耳齊會之時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雅宗因問我行旅有

二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蒙不識緣

報故以相誅耳因即便蘇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二吏相繼而死

宋宇文氏為蜀之富家也婿居國之東門嘗夜聞寢室之上有人行命僕

隸升屋視之獲野狸三頭殺狸母而存其子焉未幾宇文氏適護戎王

承王至殺判府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其男

女斬宇文氏皆信以為殺狸之報

隋唐揚州將天水善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

繞略床畔鳴曰急遂我頭來略頓頭痛氣絕父之復蘇因請眾僧急為諸

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禽遂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

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為隣人牛犯其稼乃以刀斷牛舌後生三子

並皆瘡癰不能言語因設離析佑夢神告曰此斷牛舌之報不可免也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中為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殘害

府內先有蜜蜂一窠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處蜂未去之

間孝政大怒遂以湯乾樹沃死殆無子遺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書寢忽有

一蜂螫其舌上腫遂塞口數日而卒

唐盤屋鄆縣界有為果毅官者每客來恒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總賣

盡其最後買者者尚未熟果毅對客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客者

之不哭至晨又聞哭聲視其妻還哭如此數回若向家即哭哭聲在門

外若門外即聞哭聲在家其客大驚不安席仍聞哭聲云男女生十箇總

被果毅殺盡其客數過聽之客懼即去果毅驚固得病數旬而卒

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倍多悉割其肉載載板至江陵

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患瘡楚痛號咷鄰里不忍聞常須得大盆

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腐墜而死

唐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

大鐵籠置鴉鵂於其內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鴉鵂繞火走渴即飲

汁火炙痛即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死昌宗置鴉鵂於小室內起

炭火用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籠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棚上放鴉鵂活

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弟昌善儀儀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

腸良久乃死後諫易之昌宗等百姓割其肉肥白如猪肪而食昌

儀打雙脚折拍承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人稱為走馬報

唐則天初京兆人李金蘭家富好殺戮諸羊驢皆皆宰無度常養鷹鷄數十聯春夏採魚鰓秋冬獵狐兔常與諸子承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遠近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歡婢妾僕奴有少事或懸開其心或剗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以上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以後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項再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鷹嘴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開見其心肺五臟生而俱死全間有兄亦好鷹犬犬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生男項上有肉肋或如鳥獸魚龍形或無眼鼻鼻後兄弟皆吐血出心肝而死

唐順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大小不以為微遂即殺之時肉就金羹餘人料理意殊餚食令產婦抱兒近火前看煮肉金忽自破湯衝反又直射產婦母子俱亡遠近聞之者多斷殺生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為事尤嗜鵝鴨鵝鴨里正恒令供納常奉鵝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鵝羹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至羹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鵝俱潰爛矣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珍於溝壑者至臘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慈潤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時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飢歎若此我無見報徒竭力於此茲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之莫若棄桑賣貨葉可獲錢十萬當一月之報則獲麥矣

宣不勝於餓死乎妻曰善乃携鍾坎地捲簾數百卷明日侵晨將葉詣都署之得三千文市蔬屑及餅餌以歸至微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蔬屑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遂將其人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卿卿王公疑合網紀鞠之云某瘞瘞賣桑葉市肉以贖實不殺人持請檢驗尹判差而由監領就村檢埋瘞屍先集鄰保責手塔皆稱公直埋瘞別無惡跡乃與村眾及公直同發瘞坑中唯見有一死人而

開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公直雖無殺人之辜而有坑瘞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錄者天地靈靈綿綿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

昔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曾春將其子出獵方值一鹿時鹿感馬聲覺有人氣引鹿漸去鹿不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鹿驚還悲鳴唐乃置鹿淨地自獵草中鹿來俯紙頭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鹿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弩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唐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傍出逐前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

唐咸亨中京師有屠人唐德章以屠羊積代為業一日病夢獲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脚一手持刀刺頸出血數十已而遂死及覺家人視其頸果有被刺處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與刺羊無異

唐劉知元為虔州司士攝判司倉大踰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胞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簡取懷孕水獺及猪羊驢等候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尚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獺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居三日而知元卒又五日而舜臣死

昔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安遂至豫章恒弄蛇於市以乞丐為事積十餘年有賣新者自鄱陽來宿黃倍山下夢一父老云為我寄一蛇與江西弄蛇毛生乃至豫章觀彼門賣新將蓋有蛇蒼白色盤于船中觸之不動新者方省向夢即携之至市訪毛生因以與之毛方欲撥動應手嚙其乳毛失聲頓仆遂卒食久即腐壞蛇亦不知所在

唐王洞微汾州景雲觀道士家于孝義縣初為小童性善殺常漁釣犬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兔雉魚鰓飛鳥不下萬數後為里尹因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鰓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痂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群鳥鳴啾啾然可辨凡數年疾益

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亟宜遷居景雲觀於是日徙居月餘卒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時並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念其嗔噪
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故之既而兄弟俱口舌生毒瘡死
宋臨安人解懸以賣藥為業多有鮑鮑瘡者中旋旋旋烹一日發獲失所
畜過尋之乃悉緣若屋壁紫紫欲上而無兩局絲繞糾結可畏懸甚懼取
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為蔬饌經數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贖家乃如其故
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密蟻井中不暇顧皆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
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懸獨不然但過身生瘡每瘡輒有鮑鮑頭
突出瘡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宋金路士人何少義乾道九年冬取池魚為鮑鮑剖腹得子盈盆置諸
下室中迨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為鼠齧起視之宣忿甚誠其盆即止
既而復然明日以語人或勸之使投于江河竟不聽惡烹食無餘一日妻
夢小兒不知其數告曰汝今殺我明年我亦殺汝次年春妻死初少義嘗
夢為水婦乞命覺而妻家遺僕以鮑鮑巨龜來餉頓感昨夢即親詣江
濱放之惜其妻不能然也

昔臨州佐史死數日復活云初閻羅王追為典史自陳素不解案公舉所
知遂為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問佐史汝算亦未盡公放汝還因問左右
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殺一犬一蛇王曰大德合死蛇復何故
枉殺蛇者法合殊死令某迴頭以執鐵汁一杓灼其背受罪畢遣使送還
由是得復生

唐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得疾忽見二使者持牒告業曰
王召爾有事數實覺精神奄奄如夢中二使夾持業東行出山斷處
有水東西流人之東行一橋過橋比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眾見妹與
賈亦爭殺牛事王曰二人俱不服罪汝知之宜言業言實殺之突固執
不服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殺牛趙負門有不
忍之色突始服罪王乃命發兵鑿湯司受刑遂業遂業忽如夢覺乃知死
已二日笑

唐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畢每為蚯蚓穿穴執事者患之有一僧

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殺蚯蚓無數頃之其僧病苦舉身皆瘡恒須
得長指不若瘡之以至成瘡瘡中輒得死蚯蚓一條殆至數百千條肉盡
至骨而卒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卒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
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教弟殺牛何為不殺因呼恪弟第
死已數年矣既至形容枯槁官語之曰已追汝兄至矣初殺牛時誰之意
也弟曰牛實其所殺兄不與焉官曰汝雖殺牛罪歸汝意汝欲代兄受罪
固是善事然其司與陽間不同凡有罪者雖父子不容相代況兄弟乎恪
曰彼時殺牛實某欲買官數人故使弟殺之官語弟曰汝使無罪放汝
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
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何以鴨供之將
以要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惟憶小年
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卵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乎恪曰不敢但說
其因耳此是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官遂問主司取恪善惡

籍來觀之既而謂恪曰人生於世所作罪福其司悉皆錄之但所報有先
後不同耳如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今汝殺生之罪如
此一生善行略不多見福少惡多宜即受罪恪甚恐懼無以應對時有鬼
卒數十人並在階下將欲執恪而去官顧主司曰可更考此人壽命當盡
否主司取籍視之對曰尚有七月壽命未盡官曰壽命盡日罪報尚在宜
且放還語恪曰我更令汝歸七月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復蘇恪大集僧
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月與眾辭訣俄而命終

晉鄱陽樂安彭世咸康中以獵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覺然而倒化
成一鹿跳躍而去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和習其事嘗射一鹿兩角間
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焉觀之悔慎自此亦斷射獵
元福建有都運司官值其誕辰胥吏周清甫設饌饌有牛肉運司亟命
撤去徐謂輿賓曰其少時同外弟某過屠者家甫坐定見屠者左手握刀
右手牽牛帶一犢至擊牛簪橫置刀於前而去忽情子握刀走園地中
以足跑地而埋之逮屠者至不見其刀怒乃為言其狀屠者既得刀坐門

首長歎移時以刀斷髮棄妻子出家學道不知所終後外弟某出仕江西舟過黃河晚泊荒岸下恍惚見一甲第高廣嚴整類王者居於是登岸揖問者問曰此是何所閣者曰此是一衙門汝欲瞻玩不禁入門見一峨冠博帶者當廳正坐因進前跪拜之問曰汝何來答云都下來外弟因問曰此是何衙門答曰此是天下太一宰山專治宰牛人也因問卿人宰牛黃四者死已多日還在此否答曰有還呼來但見黃四枷鎖而至黃四見外弟驚呼云官人如何到此答云我去之任偶然到此就問黃四曰汝之罪犯當何度脫答曰我罪最重無由可脫若得官人到任官處勸人不殺牛一百二十箇能免我罪言訖回首化境沒矣外弟從此勸人不宰牛及足其數一夕黃四扣門謝曰某得官人勸人不宰牛今已脫罪仍放歸家如有家書不妨持去第但於門內謂之曰汝歸向我家道早寄衣來閱兩月果有衣至其時眾賓聞此語皆誓不食牛肉

宋宿州有比部員外郎王褒授太平州蕪湖知縣賦性剛執貪食滋味常將活鼈用火烙生取其肉却入鐵器內烹饌有男長僮與母勸諫終不允從值三月三日興集放生迎引社會往朝元觀際紙王長僮往看問道士承子堅曰多見放生社會就四月八日於寺院興集何為三月三日却來道觀集會承子堅云三月三日乃真武真君降生之日普通善識於是日如法供養俱放鯉魚鼈鱉之類此是真武大避之物緣鯉魚屬北方癸化至夜朝此頂盤七點龍如神龜鱉類聖蛇放此三物表無殘害之心各要懺罪消災求恩獲福長情聞此歸說與母轉告其父褒亦不從諫勸長情潛於承道士處求真武畫像及傳下降避諱等式歸家與母親妻兒別置一室供養年深王褒轉駕部郎中充刑州巡轄獨往赴任至中路見一道人曰公莫是駕部郎中王褒前赴刑州此去正是郎中負命之處褒欲再問道人潛身不見褒留刑州思慕魚鼈供廚緣刑州不產此物遂至次責從人無端枝楚褒自後染患忽夜呌言被無數帶鼓水族衝衝繞索命咽喉喘喘四肢痛楚坐卧不得死生無門因此痛悔中不覺右手五指上如被物咬疼不可忍失聲叫真武真君一條覺氣壅喉胸遍身極冷漸有喘息良久氣和乃云褒為性剛執自小好食火烙鼈肉不依妻兒供養真

武後受此差至中路遇道人言前去是負命之處褒愚頑不悟遂遭此疾痛楚難忍又覺於迷亂中稱叫真武求救忽覺此身在一山上見真武真君前列數行負火龍獅衛衛索命真武遂指褒曰汝恣殺物命以充口腹冤家業鬼相隨無由解脫汝被天地水三官下降察知罪犯損折二十年壽格合於刑州身死緣汝有妻兒尅苦齋心事吾香火晨夕發願懺悔祇為汝殺害啗食之故已為中上三官今特為汝解釋所殺物命一一令託生水府永無執對仍為奏錄重注壽格如故褒蒙真武授記痛苦頓消因誓戒葷殺修奉香火齋誦真武妙經十萬遍并寫道藏經典

宋周昂嘗畫廢戶上有一燕巢五子呢喃待哺昂怒以牆茨覆之五子皆裂胸而斃其後昂生五子皆喑而不能言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永昌元年病死土地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師為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東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通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所簾內列床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頃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其身不至使問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人更錄取禮觀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使怖是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爾在世間有何所為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執鐵使吏牽著鐵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鐵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明日府君問主者曰禮寄應盡否命檢勘答云有餘算八年未盡時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鐵邊府君曰今遣爾歸終畢餘算勿復殺生淫祀禮還活遂不作巫師

昔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才亦白來啖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啖此苦何因目連吞言汝前世作天祠主殺羊祀天止以血祀汝汝食肉故今日以肉償之

梁時主克為永嘉郡有人餽羊集賓欲宴而羊純解未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嚥入口便下皮內適行過痛楚號咷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昔有衆生常在鎖中牛頭阿旁手捉鐵叉入鎖中煮之令爛還即吹活而復煮之何罪兩致佛言以前世時屠殺衆生湯灌城婦毛不可限量是以惡業故獲斯報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顯慶中爲光祿寺大官掌膳時有西番客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故作長生羊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賣肉收其錢直入己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雷霹靂從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震死焉折其頸血流灑地觀者盈路莫不驚愕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岐嶺常龍鷹數鷄殺他狗畏鷹既而公疾見五大來索命公謂曰殺汝者奴適達之禍非我罪也大口適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過請爲延福四大許之一白大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鬻諸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爲之請於大之白者曰殺彼汝無益汝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大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爲大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者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得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詰士望曰汝平生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死即命人送出門去曾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開城中有鼓吹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遍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惶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若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門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遠延不送之始求以錢帛上望許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坑內不覺漸蘇尋乃造紙錢等待馬使者依期送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昔日連見一男子周匝多有獸頭人身諸惡神鬼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鐵皆火然競共射之洞身雖然或有問言此何人也曰連答言此人前身作

大獵師多畜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

昔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走即斷壞剥毒辛酸不可堪忍何罪兩致佛言以前世時宰殺爲業烹宰衆生屠殺剥割骨肉分驗頭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痛不可忍以是惡業改獲斯罪

晉中興後魏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殺傷無算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鎗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彌陀佛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即射子文文便失魂回家言竟而死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鰓爲業後生一兒頭目是鱗身以下方爲人耳首有一鬼言常有執鐵籠籠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捕魚爲故受此報

西晉書宗道好放生有阿羅漢知實不以命終計其餘命才過一歲若命終後必墮阿鼻地獄一切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一歲莫絕買便一心稱念晝夜不廢至於一歲便即命終魂神使趣阿鼻地獄仍前念佛至地獄門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罪人咸聞一時同聲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

昔有寺僧蓄一太婆之一日遠出行者擊死此犬埋於後園僧歸尋不見行者以實告僧按所埋處尋得則犬已化爲巨蛇矣眼猶未開寺僧急合符者誦經釋咒忽主僧感焉知有冤報遂用鐘蓋此行者于中其蛇舟舟而來昂頭於僧之前遍尋行者遠鐘三日方去及揭視之此行者已死惟存枯骨而已

唐孫李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啖雞卵每飲食輒然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已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李貞云其言實李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訴孫云先是吾不當死以平生多害物命故爲冤債所誅以食雞卵過甚被驅入一空城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爲燒燼不知所爲東顧方見城戶雙啓即

奔從之至則復問矣。西顧從之復然。南顧止顧從之亦然。若楚備嘗之矣。一旦王謂李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若死。纔三日。可以借此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實季貞也。自不能斷。鄰牧劉尚書。廣親呼問。言宜說平生一事。人無知者。為驗季貞曰。某未死前嘗戲佛經。兩卷于屋瓦。實無人知。若命探之。存焉。歸孫氏。

後周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庭內多松柏。生毛蟲。色黃。長三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內。取柴糞料。於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秀榮暴卒。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中。萬萬蟲。啞啞。僧還。說與寺僧仁秀。仁秀大駭。遂棄。背瘡數日亦卒。

晉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思。本下邳人。元帝時。常居華亭。獵于東野。大數中。欲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士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帽。來去其家。問曰。我昔殺蛇。汝無狀殺我。昔皆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旦腹痛而死。

晉孝武太元八年。當陽民麻姑者。好飲酒。華本者。好飲酒。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龍大如釜蓋。頭尾故是大蛇。繫之經一月。變盡成蛇。便作腹報。華本食之。非常肥美。麻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散一臂。便大惡。吐逆委頓。遂生病。惟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示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吐血而死。

晉高野人任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攪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寺之乃化為大蟲入山。不知所往。宋光孝宮道士章道隆。平生好喫鱸魚。一日忽遭詔討軍馬到來。道隆皆避。獨幸候養鱸。後走軍馬亦到。被獲拷掠。需索金銀。無可應付。軍人以黃鱸湯灌其口而死。

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李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欲送還家。帝

不止。世尊感傷其愚。性即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悔懺。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長者曰。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覺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廟中。戲。適有三人亦在其中。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思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

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悔懺。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

吳末臨海。今人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黑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難。剋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何用為謝。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在南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日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惟見二大蛇。

長十餘丈。相撲。相過。便相盤繞。白文者勢弱。射人因引弩助之。黃文者即死。日將暮。復見白帶人來辭謝。云。今年可在此獵。後勿復來。來必被禍。射人曰。善。其年所獲甚多。家致富。數年後。射人憶其起多獲。而忘前言。遂至其處。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今饑子已大。必報君。非我。可知。射人聞知。甚怖。便欲走還。乃見三鳥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二十終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仰惟我

母后聖德純備性由天成母儀萬方化行四海好善之心孜孜不倦嘗編

三教聖賢勸善懲惡之言彙次為二十卷命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

用訓于下間以賜高機及弟漢手趙玉再拜恭受退則焚香啓誦惕

然悚敬曰我

母后心天地之心至誠無息以輔我

父皇內治之矣雖萬世而同其盛高機嘗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禮曰人生而靜夫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人性本善米嘗有惡因欲有遷不能無惡故善惡之幾相乘出于

此則入于彼聖賢拳拳教人為善以復其性夫為善者斯善而已矣

為惡者斯惡而已矣善惡之報皆以類應理之自然本無差與故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釋云大善積而灾消

衆惡盈而福滅道云小善不積大善不成小惡不止以成大罪三教

之言異塗同歸我

母后取此與人為善恩惠深厚恒訓高機兄弟曰積善如成山久則必高

積惡如穿坎久則必陷又曰人之為善如夜就旦漸除明爽忽觀天

日光景畢照無所蔽礙人之為惡如明就晦漸入昏闇滅燭冥行顛

倒迷謀極填索塗豈可得也爾曹生長富貴須謹所習習於為善乃

與性成習於為惡乃終罔善高機謹服

慈訓夙夜不忘恭讀是書誠善惡之明鑑禍福之著龜

母后編錄以為訓戒以嘉惠天下鑄版印成已嘗頒布所存尚多

母后命高機兄弟曰有欲為善者必廣以與之謹遵

慈旨將欲徧及中外豈意

母后遽馬遐逝於乎哀哉於乎痛哉鞠育之恩昊天罔極瞻戀思慕慘寒

悲傷血淚交頤自今其無復親承

母后善訓矣所幸是書手澤之存觀覽省飭猶如面訓今以廣布流傳恭

承我

母后慈善仁惠之心天下臣民於是精擇力行取其善以為法惡以為戒

則非特其一身之獲慶將其子孫亦有無窮之利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皇太子高機泣血頓首謹書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後序

於乎惟我

母后天賦聖德。至善至純。孝仁慈愛。備全衆美。以相我

父皇致治之盛。掌於內治之暇。類編三教聖賢之言。及善惡感應之事。可

為訓戒者。凡二十卷。名之曰勸善書。親為之序。所以示訓戒之道者。

備矣。間以賜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高慈亦蒙降賜。日謹佩誦。如親至寶。

母后常訓高慈曰。三教聖賢之嘉言。鑒鑒如敝果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

其備善獲慶。積惡蒙禍者。又較如星日。不可以掩焉者也。

母后錄一善言則曰。汝兄弟其識之。紀一善行則曰。汝兄弟其效之。高慈

一言語舉動之間。少有所失。則斥曰。自古聖賢何嘗如此。高慈兄弟

終日侍側。不敢踰越。惟聆

母后教訓。一本於善。下逮使令。皆熟聞善訓。知所以自勉。又曰。吾編是書。

欲俾天下之人咸歸於善。夫善者固不待言而喻。不善者必待於教。

戒。乃可以澡滌其非心。消融其邪慮。以復其本然之善性。夫天地之

心至誠無息。賦予於人者。至善無惡。或一毫疵雜。起於念慮之微。則

天理人欲。於此焉判矣。高慈佩服

慈訓。仰見

母后至仁之心。合天地造化之心也。思惟曩時來朝京師。恭侍

左右。

母后謂高慈曰。勸善書日常誦否。高慈稽首曰。接事之暇。輒以誦讀。

母后曰。不但誦之於口。又當著之於心。大抵為善。須要躬行。高慈再拜承

命。明日辭歸國。

母后顧高慈愴然。高慈不覺悲泣。拜別踰數月。

母后遂見還棄。豈意一別竟成永隔。追思昔者之愴。蓋我

母后清明神慧。有以先知。若將告我。第以愚昧不察。使當一有所覺。豈忍

須臾而離膝下哉。於乎

母后不可見矣。獨可見者此書耳。此書之傳。功德莫大焉。

母后嘗命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與高慈曰。吾編錄是書。刻板印成。已頒於中外。存者尤多。汝

兄弟遇有奸善者。廣以與之。謹奉

慈訓。不敢有違。今以此書。徧布傳流。至于申

母后勸戒之義於天下者。

兄皇太子及

兄漢王。皆述之矣。高慈謹書所常訓戒之言于後。以致罔極之恩焉。

永樂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孝子趙王 高慈泣血頓首謹書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子太師洪國公丘福欽承祖業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徐思恩侯房寬奉
天靖難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郭義驤驍將軍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徐維
驍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柳升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朱崇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姚廣孝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日憲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夏原吉資政大夫禮部尚
書鄭賜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趙瑄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
詹事日金忠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呂東魯善大夫工部尚書吳中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瑄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王鏊嘉
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王彰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方賓通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劉孝寬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左獻通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趙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張本右侍
郎劉仲章右侍郎甄庸昭勇將軍錦衣衛指揮使司指揮使

頤首謹啓 臣 楊等伏觀
仁孝皇后勸善書頤首欽作曰至哉
仁孝皇后之德所以子育臣民者盡其慈愛之極臣等均叨於甄陶之下求
被於深仁厚澤有莫知其所以然譬如
天地造化不可以名言此
勸善書之功所以為盛也臣等嘗謂天生萬物莫靈於人而人之性
皆善惟氣稟有以格之故有一偏之謬往往有陷於惡者非其生之固
也氣習使之然也惟上智之人所稟至善不為情移不為物奪渾然天
理之公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也若夫中人之資所稟不能皆純可與
為善可與為惡操其偏而歸於正則日進乎高明達乎上智不難矣至
於下愚不移豈誠不移哉特其問善不為苟能克其私心去其邪志則
愚暗可明惡皆可善惟自暴自棄者處而不為耳
仁孝皇后問斯民之賢如明行刑棘而莫適所歸恒賴三教聖賢之言著為
勸善書躬序於前以嘉惠天下鑄版印賜所恨未備而遠萬頃遐伏見
皇太子殿下
漢王殿下
趙王殿下孝誠懇切敬恭
慈命序於後以申
仁孝皇后仁慈問惠之心用廣布天下臣等受賜獲觀
懿訓臨而誦之金玉藥石之言諄諄教戒欲俾人人皆化於善莫不皆感
憤鳴咽涕淚仰歎
仁孝皇后之德廣大周備同乎
天地也夫天地之於萬物也含偏覆莫不欲各遂其生足者政而味者養其
運而載者體蠕動變化萬下散異隨以付之至於人也亦然老少尊卑
之有其序飲食寢處之有其節富貴貧賤之有其等民彝物則之有其
常皆隨其性之自然聖人治之者舉此而措之而已洪惟我
皇上文武仁孝聖德隆盛正人心於淳龐綱天下於熙皞而人蒙至治之澤者
惟依鼓舞於化育之中
仁孝皇后輔成內治之美欲俾天下之民咸趨於至善之地興於忠孝悌
信友弟篤厚其性而不為嫌薄之行蓋至善之中而又加善焉是心也
實天地之心也夫天能始物而地能成物乾坤父母之道必相需而成
造化之功天運於上地載於下而萬物成形於中自然不易之理故天

不獨運必資於地。地不獨載必資於天。天地尚然而況於

聖人乎。

仁孝皇后輔相內治者如此其至。所以慈惠生民者又如此其至。天下之民生

於斯世。倚其幸。輿竊嘗讀詩三百篇。孔子刪之。以為經訓。先儒朱熹釋之曰。善者可以感教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而世之讀者鮮能究其旨。於勸懲之道。蓋茫然矣。夫知善之可為而惡不可為。人莫不同。然或見於行事有相悖者。蓋流於惡而不自知也。今

勸善書述聖賢之嘉言。褒載記之事實。取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貫幽顯而徹上下。施之於日用常行者。至要且切。使人讀之者。儼乎神明在上而知敬也。珠玉在傍而知好也。陷穽在前而知避也。如鑑之照而無所隱也。數之計而無所遺也。善人君子之所為而企及之。不善小人之所為而遠惡之。如此則天下後世仰之而歸。於至善而無有不善。使人皆君子而不為小人。則是書非特有功於今日。實有功於萬世。夫大德難名而至治無迹。群居類處者。不必而諭耳提而自知。善之當為。不必威驅勢迫而自恥。惡之不為。使天下之民安其義命而守其常分。和樂於耕鑿作息之下。而自無暴虐乖戾之風。消其邪穢之行。絕其妄慮。

勸善書序

之萌。致嚴於舉動之間。戒慎於隱微之際。知此作而彼應。默感而潛通。其報捷於影響。自不容於不謹矣。又何待於刑政要束之哉。是書之功。博矣大矣。

恩惠者真萬世之奇遇也。誠不勝忻戴感激之至。謹頓首上

聞。

永樂三年七月。初。奉天靖難。推誠宣慰使。遼東都督。鄭義。奏。太子太師。國公。安。奏。謹存。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司。馬。司。中。司。議。正。人。等。謹。撰。

勸善書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明仁孝皇后撰書成於永樂三年其所採輯兼及三教蓋意主勸戒下愚不及所作內訓之純粹也

歷代臣鑒三十七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宣德元年内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臣鑒三十

七卷》提要

御製歷代臣鑒序

朕惟天生民立之君而天下至大。民生至衆。必有道德明碩之士。相與翼贊。稱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為之佐。百司執事之賢為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效也。東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焉。蓋隆古之時。為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為臣。非必無其人。然亦鮮矣。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歷代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其

賢者功德閔而譽聞著。雖去之千載。輝光烜赫。後來顧治之主。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共為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

臣等

二

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為善之志固已素定。士或

不能皆然。此臣鑒所繇作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人之心豈有今昔之異哉。誠能於是編而擇其善者存諸心。力諸行。將建之事功。光明俊偉。有裨於國家。有耀於後來。而與古賢臣同一不泯於無窮矣。朕之所益於羣臣如此。為臣亦必有以助益於朕。庶幾明良相與同一忠厚之至也。

宣德元年四月

日

歷代臣鑒目錄

善可為法

卷之一

列國

鄭子產

叔向

漢

蕭何

王陵

周勃

石奮

汲黯

卷之二

漢

霍去病

金日磾

黃霸

韓延壽

丙吉

龔遂

晏平仲

公儀休

曹參

陳平

張釋之

文翁

衛青

霍光

張安世

雋不疑

魏相

朱邑

召信臣

于定國

趙廣漢

卷之三

漢

鄧禹

任延

岑彭

吳漢

王霸

馬援

桓譚

卷之四

漢

杜詩

耿恭

第五倫

秦彭

劉寵

廉范

蘇章

蓋寬饒

趙充國

寇恂

馮異

賈復

耿弇

祭遵

卓茂

郭伋

張堪

魯恭

龐參

孟嘗

仇覽

楊震

虞詡

秉

劉寬

羊續

賈琮

卷之五

三國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蔣琬

費禕

張遼

張郃

毛玠

辛毗

卷之六

三國

周瑜

魯肅

呂蒙

步騭

張昭

陸遜

卷之七

晉

羊祜

杜預

祖逖

王導

劉弘

陶侃

卞壺

卷之八

南北朝

檀道濟

袁粲

馮道根

鄭紹叔

呂僧珍

韋叡
放象

江革

徐勉

羊侃

章昭達

卷之九

南北朝

于栗磾

烈謹

叔孫建

俊

源賀

懷

高允

楊播

椿

李崇

傅豎眼

高道穆

卷之十

南北朝

段韶

趙隱

辛術

李弼

尉遲迴

蘇綽

申徽

隋

趙綽

卷之十一

唐

房玄齡

李靖

王珪

張允濟

卷之十二

唐

李綱

馬周

狄仁傑

宋璟

卷之十三

唐

張九齡

郭子儀

顏真卿

段秀實

卷之十四

唐

李晟

渾瑊

裴度

卷之十五

唐

張巡

韋丹

五代

王彥章

卷之十六

宋

趙普

呂蒙正

張齊賢

李沆

卷之十七

宋

寇準

魯宗道

馬燧

陸贄

李絳

韋景駿

曹彬

李昉

楊業

王旦

蔡齊

秋青

張詠

卷之十八

宋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文彥博

王曾

杜衍

卷之十九

宋

歐陽脩

趙抃

包拯

司馬光

七

呂公著

范純仁

唐介

蘇軾

卷之二十

宋

鮮于侁

李綱

宗澤

張浚

卷之二十一

宋

趙鼎

韓世忠

岳飛

卷之二十二

宋

劉錡

吳玠

張俊

劉光世

胡銓

楊存中

卷之二十三

宋

虞允文

王十朋

周必大

真德秀

文天祥

八

卷之二十四

遼

高模翰

耶律屋質

張儉

馬得臣

金

徒單克寧

張萬公

韓企先

石琚

卷之二十五

元

木華黎

史天澤

伯顏

卷之二十六

元

阿里海牙

不忽木

卷之二十七

元

劉秉忠

安童

卷之二十八

元

張文謙

許衡

董文用

卷之二十九

元

拜住

李孟

余闕

惡可爲戒

完澤

耶律楚材

廉希憲

竇默

徐世隆

張珪

張養浩

卷之三十

漢

田蚡

周陽由

王溫舒

公孫敬聲

霍禹

王鳳

王莽

卷之三十一

漢

彭寵

梁冀

曹操

三國

魏延

鍾會

步闡

晉

王敦

竇成

張湯

江充

上官桀

淳于長

息夫躬

竇憲

董卓

袁術

司馬懿

孫綝

蘇峻

桓溫	桓玄
卷之三十二	
南北朝	
沈攸之	范曄
侯景	王偉
司馬申	沈客卿
孔範	爾朱榮
馮子琮	
隋	
楊玄感	賀若弼
宇文述	王世充
卷之三十三	
唐	
來俊臣	周興
李林甫	安祿山
卷之三十四	
唐	
史思明	盧杞
李希烈	朱泚
五代	

溫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鐵木迭兒
字羅帖木兒

柳思監

臣鑒目錄

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一

善可為法

列國

鄭子產

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代子皮為政。慮遠而事詳。凡其所施。鮮不週理。故無後害。其稱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使國人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行之三年而民誦之。凡政無大小。其慮之必豫。而慶之必審。鄭之賢者。無不用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鄭國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使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其要皆主於禮而加之以敬。故雖晉楚之強。不敢加之。善因事而行義。寬猛無常。曲直無固。惟義所在。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行之。其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其於聽言。如恐不及也。其為鄭也。內協和大。

臣鑒卷一

一

臣外故事諸侯。選賢以任事。立法以齊衆。行之二十二年。鄭人安之。諸侯敬之。定公八年卒。

晏平仲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事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以行義顯於齊。然不得任國政。從容風議。有所匡救。其宅近市。景公欲為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屢賤踊貴。景公愀然為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擇鄰矣。其可違乎。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嬰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斂。而疾有間。公嬖梁丘據。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公問其故。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也。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朝。弊車羸馬。或譏其隱君之賜。公問之。晏子曰。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賢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

紂向

紂向晉之公族也。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勇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皆訪之。而後行。晉國賴焉。晉楚會盟于宋。楚人衷甲。趙文子患之。以告紂向。紂向曰。何害。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覺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將盟。楚人爭先。紂向謂趙文子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既罷。楚子木歸。語其君曰。宜晉之伯也。有紂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羊舌肸對向之季也。貪而多詐。士景伯如楚。使肸攝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女於肸。肸殺罪邢侯。邢侯怒。殺肸。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罪。紂向曰。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肸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

公儀休

漢

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
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沛公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
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之。地沛公既先
定秦。項羽迺曰。蜀漢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而三
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羽。何諫曰。
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

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填巴蜀給軍食。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趣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何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及漢王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封為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十數合。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爾。功狗也。至於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高祖為沛公。參從征伐。高祖定天下為皇帝。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囂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孝惠元年以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其治用黃老術。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且死。推參代為相國。舉事無所更變。一遵何約束。惠帝怪其不治事。參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王陵

王陵沛人也。高祖起沛入咸陽。還擊項籍。陵以兵屬高祖。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謂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曰。始與高祖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遷為帝太傅。病免。十年而薨。

陳平

陳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護軍中尉。嘗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天下已定。封為曲逆侯。孝惠帝六年。平為右丞相。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孝文皇帝。徙為左丞相。文帝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順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稱善。卒。謚為獻侯。

周勃

周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勃為中涓。從征伐。攻下郡國。天下已平。以功封絳侯。為人木強敦厚。高祖以為可屬大事。命為太尉。高祖崩。高后背約封諸呂為王。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將北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將南軍。謀作亂。太尉勃不得主兵。乃與丞相陳平謀。令酈商說呂祿之國。解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猶豫未決。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偽納勃北軍。勃入軍門。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

臣案卷一

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令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不得入。勃使朱虛侯章擊產。殺之。斬呂祿。呂更始。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迎立孝文皇帝。以勃為右丞相。賜金千斤。邑萬戶。孝文十一年。薨。謚曰武侯。子亞夫封條侯。匈奴入寇。文帝使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亞夫軍。喜其嚴肅。歎曰。真將軍也。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拜亞夫將軍。往擊之。吳攻梁急。亞夫守

便宜不出兵。而遣將絕吳楚食道。楚兵飢欲挑戰。亞夫終不出。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動。久之自定。吳奔壁東南隙。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已而為相。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止。

張釋之

張釋之堵陽人。漢文帝時。為謁者僕射。從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如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

臣案卷一

九

令。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從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上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其後拜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廷尉奏一人犯驛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者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

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後有盜高廟玉環。得贖。廷尉治。釋之。奏盜宗廟服御物。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頸首。謝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盜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許。廷尉當是。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石奮

石奮。河內溫人。高祖時。為中涓。孝文帝時。積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景帝徙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

臣贊卷一

十一

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號奮為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親禮之。嘗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婦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慶為內史。嘗醉歸。

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貨行。皆自以為不及也。

文翁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射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減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以遺博士。數歲。蜀生

臣贊卷一

十一

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祭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立祠祀之。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武帝時。為東海太守。治官理

民好清靜不苛小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內行脩
潔好直諫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
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
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知人也
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
深堅招之不来麾之不去雖責育不能奪之上曰然
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

臣等奉一

十三

如見黯不冠不見也淮南王謀反獨憚黯曰好直諫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時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好興事舞文法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黯數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
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
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後為淮陽太守七歲卒

衛青

衛青平陽人漢武帝衛皇后弟也元光中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斬首數百元朔元年秋出

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出雲中以西至高
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
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三百戶
封青為長平侯五年春將三萬騎出高闕擊匈奴匈
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
王右賢王驚獨與愛妾一人壯騎數百潰圍北去得
右賢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而
還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青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
封其三子皆為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

臣等奉一

十三

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之功陛下幸益封臣臣子
未有勤勞何敢受封於是大封諸將明年春復出擊
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而歸議郎周霸曰自大
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
青曰青幸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且使臣職雖
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
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
亦可乎遂因建詣行在所元狩四年春出定襄擊匈
奴出塞千餘里單于遠其輜重以精兵陳而待青令
武剛車自環為營從五千騎擊之單于不利遂乘六

驍壯騎數百潰圍遁去。追至真顏山而還。至元封五年卒。蘇建嘗說青招選天下賢大夫。青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謙謹如此。

歷代臣鑒卷之一

臣鑒卷一

十四

歷代臣鑒卷之二

善可為法

漢

霍去病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首虜二千餘級。封為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戍五王國。轉戰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二千戶。

臣鑒卷二

其夏。出北地。踰居延。至祁連山。斬首虜三萬餘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等六十三人。益封五千戶。匈奴渾邪王欲降漢。天子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使驃騎將兵迎之。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多遁去。不欲降。驃騎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號十萬。天子嘉之。益封千七百戶。元狩四年春。與大將軍青各將五萬騎擊匈奴。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獲頓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等八十三人。斬獲七萬餘級。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而還。益封五千八百戶。其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塚像祁連山。謚曰景桓。

霍光

霍光字子孟。河東平陽人。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

臣謹奏

二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初武帝欲立嗣。察群臣唯光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帝病篤。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封博陸侯。昭帝立。政事一決於光。百姓充實。四夷賓服。昭帝崩。立昌邑王。王無道。告祠高廟。尊立宣帝。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薨。其後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壽邑。世世無有所與。

功如蕭相國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時。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日磾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遊宴見馬。後口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日磾獨不敢。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問而奇之。拜為馬監。遂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初莽何羅與江充善。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以力戰得封。上後知太子冤。夷滅充宗族支黨。何羅兄弟恐

臣謹奏

三

禍及。謀為逆。日磾陰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兄弟夜出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如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趨卧內欲入。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日磾梓何羅投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節。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上病篤。與霍光同受命輔昭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綽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

歲餘病困。光白封之。即授印綬。一日薨。謚曰敬侯。

張安世

張安世字子孺。杜陵人。御史大夫張湯子也。以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識之。後得書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為右將軍。光祿勳。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封富平侯。以與霍光定策尊立宣帝。益封。安世素小心。畏忌。職典樞機。謹慎周密。內外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宜有私謝。絕弗復通。長史言。安世不薦士。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絕權勢如此。安世專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儉治產業。累積纖微。天子甚親愛焉。元康四年薨。謚曰敬侯。

黃霸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武帝末。入財為官。以廉稱。為河南太守丞。為人明察。內敏溫良。有讓。又習文法。善御眾。慶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昭帝時。以刑罰繩下吏。上嚴酷。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

即位。聞霸持法平。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擢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選良吏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盜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

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許丞老病。頗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大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詔稱。霸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封建成侯。薨。子位。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當時。武帝末。郡國盜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威振州郡。素聞不疑賢。至勃海。請與相見。不疑曰。竊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其戒。薦為青州刺史。入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後以病免。卒於家。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昭帝時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搆會吏民。令相告訐。由是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信向者數十人。設酒食。接以禮意。問其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令文學校官諸生為吏民行禮。

百姓遵用其教。徙為東郡太守。上禮義好古教化。所

至聘其賢士。廣謀納諫。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其始若煩。其後皆便安之。在郡三年。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當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入卧傳舍。閉閣思過。縣莫知所為。令丞三老當

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讓。終死不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厲勉。郡中翕然傳相勸厲不敢犯。息信周徧。廿四縣莫復有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後延壽死。百姓莫不流涕。

魏相

魏相字弱翁。定陶人。舉賢良為茂陵令。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宣帝即位。徵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時霍光薨。子禹為右將軍。兄子山復領尚書事。相言霍氏驕蹇。宜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

世故事諸上書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曰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及霍氏謀反。伏誅。宣帝親政。厲精為治。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上與羣臣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石地。使不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太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相明經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實誼。董仲舒等所請施行之。上納用焉。常勅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神爵三年薨。

謚曰憲侯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上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羣闔者死傷橫道。吉過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間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人以為知大體。吉病篤。上自臨問。誰可代者。吉言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令。治郡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醇厚備於行止。唯上察之。吉薨。上召延年為御史大夫。病免。以于定國代。遂為丞相。大僕陳萬年代為御史大夫。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耆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後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醇厚。薦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

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邑薦進賢士大夫。自虞儉約。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起塚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

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昭帝崩。賀嗣位。以淫亂廢羣臣。坐陷王於惡。誅死者二百餘人。遂以數諫減死。髡為城旦。宣帝立。渤海歲飢盜起。丞相御史舉遂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息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來迎。遂皆

遣還。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器者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節儉。勸課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鼠。五雞。民有帶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苦巡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數年徵還。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舉明經。補穀陽長。遷上蔡長。其治民如子。所居見稱。遷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數十處。以廣灌漑。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事田作。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

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第一。復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奏請上林離宮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大官園種菜茹覆以屋。晝夜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以年老卒於官。後詔祀百辟有益於民者。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祀信臣家。而南陽亦為立祠。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吏曹史獄平。凡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不嫁。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其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因辭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公言其故。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於父。累官至廷尉。為人謙恭。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

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初。定國父于公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初以孝廉為郎。宣帝時。為衛司馬。寬饒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擢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郡國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酒酣。寬饒視屋簷曰。義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其公廉如此。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守京兆尹。昭帝崩。京兆掾杜建護作平陵方上。縱賓客為姦利。廣漢風建不改。案誅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制。廣漢至。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相朋黨。廣漢患之。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有所案問。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為鉅笥。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而託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盜賊不得發。威名流聞。尤善為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其待遇吏殷勤甚備。常推功善歸之於下。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及其死也。百姓追思歌之。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封營平侯。元康中。先零與罕开諸羌解仇交質。充國策其欲反。神爵元年。先零果反。上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曰。亡喻老臣。充國至金城。渡河為營。廣

臣鑒卷十

十四

出入軍傍。充國以軍新倦。又恐其為誘兵。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止勿擊。常遠斥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酒泉太守辛武賢請出兵先擊罕开。充國上言。宜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誅先零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公卿議者咸欲擊之。詔以許延壽為強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璽書讓充國。充國以為將任兵在外。宜有守以安國家。復上書論利害。引兵至先零在所。虜見大軍。棄車重渡湟水。道狹。充國徐行驅之。曰。此窮寇。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斬死溺者將千人。獲雜畜十餘萬。車數千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焚聚落。毋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不擊我矣。豪靡忘自來歸。充國賜飲食。遣歸諭種人。護軍以下爭不可。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耳。非為公家忠計也。罕羌竟不煩兵而下。充國病。詔欲令破羌強弩二將軍擊先零。時充國度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及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遣客諫充國。以為宜從上意。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帝王之兵以全

臣鑒卷十

十五

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今虜亡其美地。寄託遠道。骨肉離心。而明主罷兵萬人屯田。順天時。因地利。此坐支解美虜之道也。列上屯田十二便。不出兵十二利。奏累上。詔從之。明年充國奏言。美本可五萬人。殺降及飢溺死者已四萬餘人。計遺脫不過四千。豪靡忘等自任必得。請罷屯兵。詔可。振旅而歸。或說充國宜歸功於延壽武賢。充國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為陛下言兵利害。即死誰復言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是秋羌若零等果斬先零大豪。其屬四千餘皆降。置金城屬國。處之。詔舉護羌校尉。眾舉武賢弟湯。充國病遽起。言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其後湯數醉。酌羌人。羌人果反。如充國言。充國薨。謚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充國使揚雄頌之。

歷代臣鑒卷之二

歷代臣鑒卷之三

善可為法

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受業長安。與光武相親附。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曰。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曰。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禹深沉有大度。拜前將軍。西討關中。破箕關。圍安邑。斬更始將樊參。其黨王正成丹等復勒眾攻禹。禹大破之。遂定河東。光武即位。拜禹大司徒。封鄧侯。禹乘勝而西。師行有紀。望風迎降者日以千數。名震關西。帝嘉之。更封梁侯。赤眉西走扶風。禹南至長安。謁祠高廟。大饗士卒。及天下平定。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高密侯。禹內文

明。薦行淳備。事母至孝。常欲遠名勢。二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帝益重之。後拜太傅。薨。謚曰元侯。三子皆嗣侯。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為郡功曹。與耿弇等俱南從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從破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盛兵據洛陽。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臣鑒卷三

二

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至郡。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以給軍。朱鮪使其將賁強等攻河內。恂大破之。時光武征伐軍乏食。恂轉輸前後不絕。拜潁川太守。擊斬群盜。封恂雍奴侯。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生徒。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征隗囂。而潁川盜起。帝乃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定之。恂曰。潁川賊剽輕。如聞乘輿南向。必惶怖歸死。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帝從之。隗

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帝遣恂往降之。曰。若峻不降。則擊之。恂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峻兵強。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脩。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卒。謚曰威侯。子弟以功封列侯者八人。

臣鑒卷三

三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明詩。易春秋。為會稽都尉。光武徵為九真太守。賜馬雜繒。延至郡。教民鑄田器。懇田。華夷人淫俗嫁娶以禮。九真吏人生為立祠。以病還洛陽。帝召見。拜武威太守。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延至武威。賞罰明信。郡以大

治。後為河內太守。卒。子愷官至太常。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以異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燕蓼亭。時天寒飢疲，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臣鑒卷三

四

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拜異孟津將軍，與寇恂合勢，以拒李軾、朱鮪。封異陽夏侯。時赤眉暴亂，三輔遣異代鄧禹討之。異與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等五千餘人。拜異征西大將軍。復與赤眉餘衆戰，不利。異自回溪還營，收散卒，復約期戰。使壯士變服伏於道側，賊見勢弱，遂攻異。異縱兵大戰，日吳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衆驚潰，追擊大破之。降男女八萬人。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勲。後人

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詔曰：倉卒燕蓼亭豆粥，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後諸將為隗囂所敗，詔異軍拘邑。未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取拘邑。異欲先據之，諸將曰：不可。異曰：虜兵若得拘邑，三輔動搖，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開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追擊大破之。異後病，薨於軍。謚曰節侯。

臣鑒卷三

五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光武徇河內，彭進謁。光武接見之，往說降。更始大將軍呂植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與吳漢等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率其衆降。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遷彭征南大將軍，率三萬餘人討之。豐拒彭於鄧。彭勒兵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逃歸，以告豐。豐悉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破其部將。又從間道直襲黎丘，豐敗走。封彭為舞陰侯。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等據荆門、虎牙，橫江起浮橋，聞

樓立攢柱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乘勢力戰，飛炬燒之。橋樓崩燒，彭悲軍順風並進，蜀兵溺死者數千。斬任滿，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爭開門降。彭到都江，擊破公孫述將侯丹。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卒于軍。謚曰壯侯。蜀人思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光武在

臣鑒卷三

六

河北。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以復為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皆未有言。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鄧，破之。尹尊降。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壯其勇節，諸將

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封膠東侯。帝欲偃干戈，脩文德，復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嘉之。薨，謚剛侯。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從光武征伐，拜偏將軍。既拔邯鄲，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問禹可使行者，禹曰：「吳漢勇鸞，有智謀，諸將鮮能及。」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勅諸郡不肯應調。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即為兵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遂悉發其兵，引而與光武會清陽。更始尚書令謝躬屯鄴，乃留其將劉慶、陳康居守。自率諸軍擊寇于外。光武乃使漢罷其城，漢先合辯士說陳康降之。及躬歸入城，漢手殺躬降其眾。光武即位，拜大司馬，封舞陽侯。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降十萬餘人。更封漢廣平侯。率諸將擊銅馬諸賊，皆破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圍蘇茂於廣樂，漢輕騎與之戰，墮馬傷膝，還營。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則可乎？」漢勃然裹創而起，令軍中曰：「賊雖多，皆劫掠

群盜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人倍其氣。三日賊出兵圍漢。漢以精兵擊之。賊大潰。時鬲縣五姓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相率歸降。復率耿弇等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振旅還京師。建武十一年。率岑彭等伐公孫述。攻拔廣都。武陽。以東諸城皆降。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公孫述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深入敵地。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大功可立。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自旦至暮。大破之。斬豐與袁吉。引還廣都。自是與述凡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

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及在朝廷。斤斤謹實。形於體貌。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與昆弟外家。薨。謚忠侯。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少好學。光武在廬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為門下吏。光武即位。封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將賈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賈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林木。揚言以填塞阬塹。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曰。後三日當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兵來救。弇喜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求也。即分兵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遂定濟南。張步復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萬餘人守臨淄。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

大而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備守。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以為宜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攻之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夜拔之。張藍遂亡歸。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自率兵二十萬至臨淄。將攻奔。奔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自引精兵橫突步陳。大破之。而飛矢中奔股。至暮罷。奔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復破之。奔知步因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步果引去。伏起縱擊。僵尸相屬。步亡去。奔復追之。步降。齊地悉平。奔薨。謚曰烈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及王郎起兵。移檄購光武。光武即南馳至下

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常與臧宮傳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餉之。傷者躬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史封霸富波侯。破周建。蘇茂與匈奴戰。封淮陵侯。以二頻薨。子符嗣為侯。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還過潁陽。遵以縣吏進見。留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光武謂諸將曰。苗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南擊弘農。嚴新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卒於軍。謚曰成侯。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會朝。帝每

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社。虜者乎。導之見思若此。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廢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與昆弟故舊。因說隗囂歸漢。光武拜援隴西太守。擊破先零諸羌。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苦兵策。帝常言。援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拜援伏波將軍。討破之。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臣鑒卷三

十三

封援為新息侯。匈奴烏桓擾北邊。援欲自請擊之。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劉尚擊五。殆變。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命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兵征五。援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矣。軍至臨鄉。遇賊。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會病卒。肅宗時。追謚曰忠成侯。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初辟丞相府史。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

臣鑒卷三

十三

邪。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尚致饋遺。況吏與民乎。吏顧未嘗乘威力強請求耳。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王莽秉政。以病辭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車馬。薨。賜棺槨。車駕素服親臨。子崇嗣。封沅鄉侯。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博學能文章。哀帝之時。董

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王莽居攝。天下之士莫不稱頌其德。譚默無言。光武即位。徵拜議郎。給事中。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賢則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後帝多信譚。以決嫌疑。譚曰。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今諸巧慧小才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會議靈臺處所。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議。帝問之。

臣鑑卷三

十四

譚復極言譚之非經。後為六安郡丞。卒。年七十。肅宗東巡至沛。遣使祠其冢。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光武即位。拜雍州牧。轉尚書令。數納忠諫。爭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降山賊數百人。悉遣歸農。

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義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後。以老病乞骸骨。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吊。賜冢塋地。

臣鑑卷三

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四

善可為法

漢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綦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遂斬異。剪滅其眾。拜成皋令。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省惜民役。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

臣鑒卷四

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名士。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謹言善策。隨事獻納。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受業長安。志美行厲。光武徵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召拜郎中。三遷為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其城。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徵為騎都尉。擊破匈

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悼惜之。詔褒揚。賜帛百匹。

臣鑒卷四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肅宗時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遣子入侍。及北單于遣左鹿蠡王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沒。匈奴遂攻金蒲城。恭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兩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

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車師與匈奴共攻恭。恭食盡窮困。煮鎧弩而食之。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困。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使上城擊殺之。炙諸城上。虜望見號哭。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後恭還朝。拜為騎都尉。卒于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攬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恭在事三年。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無所隱諱。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攻劫。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萬等率支黨降。後拜侍中。官至司徒。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以老病罷。年八十一。卒於家。兩子為郎。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光武時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之。與貧民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曉告百姓。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者。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時代牟融為司空。時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防明德太后之弟也。倫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防但宜選賢能以輔之。不宜任以事也。倫奉公盡節。言

事無所依違。諸子或諫止。倫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以老乞歸。賜二千石俸終其身。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拜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去。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後為太尉。卒。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肅宗時拜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尚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備升降揖讓之儀。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教者。權為鄉三老。致酒肉以勸勉之。百姓懷愛。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集其境。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年老壽終。夫兄弟先懷嫌忌。誣婦鵠其母。訟之。郡不加察。竟坐以死。嘗知其枉。言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嘗具陳寡婦之冤。曰。宜戮訟者。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豐。嘗後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雜糧米。先時宰守貪穢。採求無厭。珠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及嘗至。革易前弊。米踰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百姓充足。人稱嘗為神明。既去。吏民攀號隨之。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舉明經。為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拜會稽太守。寵到部。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城。但前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

大錢受之而去。寵後為宗正司徒太尉終。

仇覽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為清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有限。雞豚有數。農事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暮年化行。有陳元者。毋告其不孝。覽曰。吾近過其里。見其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毋身老。奈何肆其忿。欲致子於不義乎。毋聞感悔而去。覽乃至元家。與其母子飲。為陳人倫孝行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覽之為政。惟務以德化人也。

廉范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顯宗時。舉茂才。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執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蹂死者千餘人。後歷武威。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

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後卒於家。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材。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材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徵入為

太僕。代劉愷為太尉。帝舅耿寶薦為中常侍。李閔於震。皇后兄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曰。如朝廷欲辟召。宜有尚書勅。皆不從。又極論中常侍樊豐謝暉之惡。免官歸。杜門絕賓客。嘗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耳。卒年七十二。震子秉為兗豫荊徐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虛潔稱。桓帝時。拜侍中。尚書進位太尉。每朝廷有得失。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年七十薨。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將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徵為河南尹。不就。卒于家。時論者謂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也。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詡辟太尉掾。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後方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

臣鑒卷四

九

臣鑒卷四

十

者咸同。詡聞之。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譬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而貴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援。援勉之。

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友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免。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教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嚴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羗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羗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

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燒石剪木。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恃用權勢。每請托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釐揚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輪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曰。司隸校尉廬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宜收防送獄。乃下詔出詡。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防坐徙邊。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帝感悟。復徵拜議郎。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宜遵前典。蠲除。於是詡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詡好刺舉。無所為容。數以此忤權戚。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

臣鑒卷四

十三

會卒。子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劉寬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為司徒長史。遷東海相。南陽太守。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遷侍中。代許訓為太尉。卒。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桓帝時拜郎中。遷廬江太守。擊破揚州黃巾賊。江夏兵趙慈反。拜續為南陽太守。入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繫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擊慈。斬之。賊既平。乃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後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會病卒。勅太山太守以賻錢賜續家云。

臣鑒卷四

十四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京兆令。有政理。交趾土多珍產。明珠翠羽。犀象瑇瑁。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輒復誅求。故吏民怨叛。以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及

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義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遠將軍。卒於官。

歷代臣鑒卷之四

臣鑒卷四

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五

善可為法

三國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自比管仲樂毅。蜀先主屯新野。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問策。亮曰。曹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天下。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以荊州之軍向宛洛。自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亮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曹操征劉表。表卒。子琮降。先主聞之。南奔。為操所追。棄妻子走夏口。亮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操亦東下。欲擊吳。權在柴桑。亮往說權曰。曹操遠來疲弊。將軍誠能命將與劉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遣周瑜程普等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

并力拒操。與操遇於赤壁。大戰。因風縱火燔其船。人馬盡燒溺死。操大敗走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成都平。進亮軍師將軍。先主即位。亮為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而已。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南夷叛。亮討平之。有孟獲者。素為夷漢所服。亮生致之。使觀營陣。縱使更戰。七縱七禽。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五年。率諸軍北伐魏。臨發。

臣亮表五

二

上疏。其畧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宜開張聖聽。不宜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之明。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屯兵沔陽。使趙雲等據箕谷拒魏。而自率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嚴明。於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皆應亮。魏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軍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為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復上疏畧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亮復出散關。斬魏將王雙。擊走郭淮。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與魏軍戰。射殺張郃。十二年。悉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峙於渭南。亮數挑戰。懿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不出。亮乃分兵屯田。為久住之計。未幾。亮疾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

臣亮表五

三

死諸葛亮。走生仲達。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史稱亮無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循名責實。虛偽不齒。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可謂識治之良才。官蕭之亞匹矣。初亮表於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不別治生。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謚忠武。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為平原相。以羽與張。

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同寢處。忽若弟兄。二人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既而命羽守下邳。曹操東征。禽羽以歸。禮之甚厚。索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白馬圍解。操表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志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操聞其言而義之。羽辭操復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羽從先主收江南諸郡。拜襄陽太守。益州定。拜羽董督荊州事。羽美鬚髯。諸葛亮謂之髯羽。嘗中流矢。創雖愈。陰兩臂常疼。臂曰。矢鏃有毒。當破臂去毒。羽伸臂令醫劈之。而言笑飲食自若。拜前將軍。與孫權戰死。子興嗣。

張飛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事先主為中郎將。曹操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急。先主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先主遂得免。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封新亭侯。飛攻巴郡太守嚴顏。生獲

之。飛呵顏曰。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與張郃戰。大破其眾。進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諸將稱羽飛為萬人敵也。卒。謚曰壯侯。子紹官至侍中尚書僕射。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史。先主嘗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沉醉。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後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遷參軍。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亮數外出。琬常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為尚書令。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大興眾役。還相攻伐。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

譽。明年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揚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其必死。琬竟不加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卒。謚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立太子。禕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無方。諸葛恪羊衞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辯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頗煩。至吳。建興八年。轉中護軍。又為司馬。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

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禕至。敵退。封成鄉侯。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為魏降人郭循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

張遼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事魏太祖為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定遼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軍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鄴破。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遼東賊柳毅等還。太祖自出迎。

遼引其載以遼為憑。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轉入潛山。遂進營山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豈復峻險。以取蘭成。憑寇功也。增

臣鑒卷五

八

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遼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

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手。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文帝踐阼。封晉陽侯。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

臣鑒卷五

九

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破權將呂範。遼病薨於江都。謚曰剛侯。子虎嗣。

張郃

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初從袁紹。魏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從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紹從郃言。但遣輕騎救瓊。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慚。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

歸太祖。太祖得郤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郤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鄭。擊破袁譚。討祁城。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陳蘭。梅成。破馬超。韓遂等。太祖征張魯。從散關入漢中。先遣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郤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郤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郤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郤。郤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夏侯淵與備相遇。戰沒。郤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

臣鑑卷五

十

帥。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今日事急。非將軍不能安。遂推郤為軍主。郤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郤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郤節。文帝即王位。以郤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郤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後亮復急攻陳倉。時郤代吳屯方城。帝驛馬召郤到京。帝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從之。因問

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嘉獎之。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郤追亮軍至木門。交戰。飛矢中右膝。薨。謚曰壯侯。子雄嗣。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仕魏為東曹掾典選舉。所

臣鑑卷五

十一

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玠為官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官至尚書僕射。卒。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魏文帝時為侍中。帝欲徙

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皆莫敢言毗入諫曰陛下欲徙士卒家誠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爲食也帝從之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群下甚苦帝遂爲之稀出進位大將軍軍師使薨謚曰肅

歷代臣鑒卷之五

臣鑒卷五

十二

歷代臣鑒卷之六

善可爲法

三國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少與孫策相友善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孫策渡歷陽瑜將兵迎策策大喜從攻橫江擊秣陵尋使表術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成求爲居巢長而歸策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也出備牛渚領春穀長策欲取荊州以瑜爲

臣鑒卷六

一

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策薨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出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其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擊虜龍孫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曹公入荊州劉琮降曹公得其軍欲擊吳將士皆恐懼議者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劉表水軍長江之險已與我共大計不如迎之獨魯肅以爲迎之非利時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

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且捨鞍馬。枚舟楫。與吳越爭衝。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當擊。正合孤意。拔佩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至夜。瑜又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

臣鑒卷六

二

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不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議者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遂選三萬人。以瑜與程普爲左右督。與劉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曹操軍敗。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

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帳。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豫備走舸。繫船後。引次俱前。操軍皆觀。望指言蓋降。去操二里。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悉燒操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敗退保南郡。備與瑜等復追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瑜與程普進與仁相對。各隔大江。瑜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瑜與呂蒙救之。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尅期大戰。瑜親跨馬略陣。流矢中右脅。仁聞瑜創甚。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退。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據江陵。劉備

臣鑒卷六

三

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非久屈爲人用者。宜徒備置吳。盛宮室。美女玩好。以娛心。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資以土地。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遠來。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留奮威守其地。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會病卒。年三十六。權素

服舉哀。感動左右。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妃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男循拜騎都尉。有瑜風。循弟胤拜興業都尉。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家富於財。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以賑窮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指一困與瑜。瑜知其奇也。遂相親結。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不足與立事。乃携以年百餘人到居

臣鑑卷六

四

巢就瑜。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

臣鑑卷六

五

國隣接。江山險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亡。二子素不輯睦。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告欲南渡江。肅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備遂到夏口。遣詣葛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在鄱陽。肅勸召瑜還。瑜至。計與肅合。遂任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及曹公破走。肅先還。權大請諸將。

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言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肅初住江陵後屯陸口威恩大行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卒年四十六權爲舉哀遺腹子淑永安中爲昭代將軍都亭侯武昌督

所在嚴整有方略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悲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孫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貲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

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蒙勒前鋒親舉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獲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舍馬步行兵追感擊獲馬三百匹乃渡江立屯相與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公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乃至於此也蒙襲擊魏謝奇於斬美降其部伍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

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計。蒙乃薦甘寧為外城督。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權嘉其功。拜廬江太守。蒙還尋陽。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之。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雲桂三郡。蒙移書三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蒙。初既定長沙。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先使玄之折以大義。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降。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水口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漢昌太守。漢昌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曰。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納其策。又復與論取徐州意。蒙

曰。使今日得徐州。操後自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尤當為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至陸口。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撤兵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舫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之。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羽吏士知蒙見待過於平時。無闕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

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會蒙疾。權迎置內殿治療之。卒。年四十二。子霸襲爵。蒙以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嘗以部曲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尋復薦為遺奉職。佳吏。甘寧嘗為權所怒。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闔將如寧難得。權遂厚寧。卒得其用。權嘗與陸遜論及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其見重如此。

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陰人也。避難江東。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孫權為討虜將軍。召為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騭誘斬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命騭上益陽。備既敗。

臣鑒卷六

十一

臣鑒卷六

十一

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涇口。權稱尊號。拜騭驃騎將軍領荊州牧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以書與騭。騭條陳時事上之。復上疏曰。臣聞舜命九賢而天下治。齊桓用管仲以致匡合。漢高祖掌三傑以興帝業。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言其撻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欲罪無辜。橫受大刑。使民踴天踏地。誰不戰慄。又曰。今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且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于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于色。卒。子協嗣。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仕吳為長史。孫權好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曰。大為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原野。校勇於猛獸。

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之。權嘗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惟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不言。出就外坐。權呼昭還。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昭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慚。遂罷酒。尋拜昭輔吳將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以直言逆旨。不進見。權遣中使勞問。昭曰。老臣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短淺。違逆盛旨。自分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時公孫淵稱藩。權欲遣張彌等至遼東。拜淵為王。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耳。若其改圖。則兩使必不反。取笑於天下矣。權不從。竟遣彌等。既而公孫淵果殺彌等。權乃慰謝昭。昭容貌矜嚴。有威風。舉邦憚之。卒。謚曰文侯。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為海昌都尉。縣連年亢旱。遜開倉以穀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以征伐有功。拜撫遠將軍。封華亭侯。及征蜀。諸將各自矜恃。違孫權節度。遜案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各任其事。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諸將

臣鑒卷六

十二

皆服從。及破蜀。更封江陵侯。孫權東巡建鄴。命遜輔太子。并掌荊州事。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闌。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慮即徹之。時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豈可以邪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後二宮並關中外職司。朝臣多遣子給侍。遜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遣以要榮利。若其不才。終以取禍也。史稱遜有謀略。忠誠懇至。既卒。家無餘財。子抗嗣爵。貞亮籌幹。嘗曰。事君之義。死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人謂其綽有父風云。

臣鑒卷六

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六

歷代臣鑒卷之七

善可為法

晉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晉武帝時。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石城守每為邊害。祜以詭計令吳罷守。戍邏減半。大墾屯田。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前後降者不絕。乃

臣鑒卷七

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還其家。後二兒之父率屬來歸。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吳人悅服。祜與吳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遺之藥。抗飲之不疑。曰。羊祜豈詭人也。抗嘗戒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利。祜貞懿無私。疾惡邪佞。每被登進。常守冲退。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勢利之求。

無所關預。嘉謀謨議。皆焚其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其壻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祜不應。退謂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深識此意。祜寢疾。乃求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納之。疾篤。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帝哭之哀。南州人聞之。踊慟罷市。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分贍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先封鉅平侯。後進封郡公。固辭。改封南城侯。又辭。卒之日。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朝廷從之。降詔以彰高美。

臣鑒卷七

二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明於籌略。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匈奴帥劉猛反。詔預定計。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言興常平倉。是穀價較益。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又以孟津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眾以為不可。預曰。造舟為梁。河

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臨視，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帝密有滅吳之計，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卒，拜預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乃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嚴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耻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預欲間之，乃表還所獲於吳。吳果召政以它將代之，遂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表請伐吳。張華贊成之。預陳兵江陵，分遣將佐授以節度，累剋城邑，虜吳將孫歆。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望風歸附。預綏撫安輯，赴者如歸。既平吳，進爵當陽縣侯，還鎮。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

臣鑒卷七

三

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又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澧涇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山川險固，荆蠻所恃。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知智名與勇功預於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終始，鮮有敗事。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

集解。又參考諸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言。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道卒，帝甚愛惜，追贈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遺令薄塋，營墓以鄭大夫冢為法，欲以儉自完。子孫遵之。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惠帝時為太子中舍人。夷狄之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眾推以為主。元帝用為徐州刺史，軍諮祭酒，居京口。常

臣鑒卷七

四

有興復中原之志。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進克豫州，譙郡陳留推恩撫納，歸附者甚眾。愛人下士，雖賤交賤，隸皆以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塢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諸塢主感戴，胡中有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皆耕耘負擔。又收葬枯骨而祭之。百姓感悅，詠歌詔進。逖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求通使交市。逖

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士馬日強。銳意進取。修武牢城堡。未畢而病。初有妖星見豫州之分。人謂大將當死。逖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贈車騎將軍。三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王導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元帝為琅琊王。甚相親善。帝鎮下邳。請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未附。導傾心推奉。

臣等奉

五

薦進名士。願榮賀循。由是吳會歸心。中州士女避亂江左。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帝曰。卿吾之蕭何也。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力辭鼓蓋。以身率眾。欲成雅俗。桓彝初過江。見導極談世事。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後為丞相。與學立教。帝即位。命導升御床。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導忠節有素。王敦之亂。帝不問更任之。帝憂琅邪王衷有奪嫡之議。導固諫。故太子

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輔政。進封始興郡公。進位太保。司徒。帝崩。復受遺立成帝。庾亮將徵蘇峻。導固爭不從。峻遂作亂。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蘇峻平。眾議遷都。導曰。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不然則樂土為虛矣。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導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甚敬焉。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咸和五年薨。帝舉哀於朝堂三日。喪禮一依漢博陸侯故事。葬儀有加。中興名臣莫與為比。

臣等奉

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少家洛陽。與武帝有舊。為寧朔將軍。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封宣城公。張昌之亂。以弘為荊州刺史。破降其眾。荆土平。以裨將皮初有功。表為襄陽太守。朝廷用其壻夏侯氏代初。弘曰。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當見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舊制水澤禁民捕魚。弘曰。禮名山大澤。與民同利。命改之。弘

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大怒。斬之。陳敏寇揚州。欲西上。弘命江夏太守陶侃等屯兵禦之。或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豈有是乎。遂進侃為督護。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弘後以功進騎車騎將軍開府。卒于襄陽。士女號痛。若喪所親。追封新城郡公。謚曰元。

陶侃

陶侃字士行。尋陽人。劉弘為荊州刺史。辟侃為南蠻

臣卷七

七

長史陳敏之亂。遣其弟恢來寇武昌。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又加督護。與諸軍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時天下飢荒。山夷劫掠。侃肅清水陸。流亡歸之。侃竭資賑給。杜殺寇武昌。侃擊破之。遂拜侃寧遠將軍荊州刺史。改廣州刺史。平反寇。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尔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勸力皆此類。王敦平。遷侃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鄧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

臣卷七

八

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弘命取其酒器。捕搏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擣搗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倉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類此。蘇峻反。侃同溫驥度亮俱會石頭。侃督軍與峻戰。斬峻及峻弟逸。賊平。以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又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侃上表固辭。每飲酒有定限。常懼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以老病上表遜位。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綸。以付司馬王愨。期

然後發。薨于樊。年七十六。侃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中。道不拾遺。尚書梅陶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卞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元帝以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復為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位。盡匡輔之節。一府貢而憚焉。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迹。以討王。合功封建。與縣公明帝崩。壺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並受顧命。輔幼主。成帝即位。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曰。是豈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導嘗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導虧法役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法。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強禦。以褒貶為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欲徵蘇峻。壺等皆恐生亂。固諫不從。峻果稱兵向關。壺復為尚書令。右將軍。與峻戰敗績。賊放火燒官寺。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死之。年四十八。二子瞻。盱。見父沒。

相隨赴賊。同時見害。母撫其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峻平。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瞻。贈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歷代臣鑒卷之七

臣鑒卷七

十

歷代臣鑒卷之八

善可爲法

南北朝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世居京口。事宋武帝。參建武將軍府事。遷太尉參軍。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議者謂所俘獲應悉加戮。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慕。歸者甚衆。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永脩縣公。位丹陽尹。文帝即位。進封武陵郡公。固辭。帝既誅徐羨之。命道濟與到彦

臣鑒卷八

之前驅。西伐。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其來。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都督諸軍事。壯略地至濟上。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盡。士卒憂懼。道濟夜唱籌量沙。以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言斬之。時道濟兵寡弱。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

敢逼。雄名大

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朝廷。威名甚重焉。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少好學讀書。足不踰戶。事宋武帝爲太子右率衛侍中。明帝時爲司徒左長史。清整有風操。累遷至尚書令。明帝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而桂陽王休範爲逆。率衆攻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語諸將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今日當與諸公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諸將感激出戰。賊平。

臣鑒卷八

加侍中。進爵爲侯。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移鎮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率以身殉國。粲將死時。其子最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被害。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聞梁武帝起兵。謂所親曰。金革被體。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從征伐。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

初到阜陵。脩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等率衆奄至。道根壘未固。城中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戰。魏軍敗退。遷輔國將軍。魏復攻鍾離。詔韋叡救之。道根爲前鋒。至徐州。道根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壘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復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遷右衛將軍。道根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

臣等奉

三

征伐。不言其功。歷慶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身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無器服侍衛。蕭然如貧士。當世服其清退。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無可死之地。至郡人皆喜悅。以疾乞還朝。卒。武帝幸其宅哭之。謚曰威。子懷嗣。

鄭紹叔

鄭紹叔。滎陽開封人。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及臨雍州。紹叔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後爲冠軍將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

關中。漢祖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達河北之功。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頃之封營道縣侯。魏圖合淝。紹叔督軍鎮東關。事平。爲司州刺史。創立城隍。繕兵積穀。百姓安之。徵爲左將軍。至家以疾卒。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必稱君。過則稱己。當今殆無其比。子貞嗣。

臣等奉

四

呂僧珍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世居廣陵。梁文帝爲豫章刺史。以僧珍爲典籤。補主簿。妖賊唐寓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事。僧珍家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道。不過私室。文帝益重之。武帝臨雍州。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腹。拜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大軍次江寧。使僧珍與王茂率兵先登赤

鼻邏東督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進至越城居士來攻城僧珍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湏至塹當并力破之俄皆越塹僧珍分十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封僧珍固平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僧珍以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祭以本州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到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先以貶惹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當速反惹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解益私宅乎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如故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功任總心膂性甚恭謹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侍御坐屏風鞠躬對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以疾卒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子

淡嗣

韋叡 子放 孫榮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梁武帝兵起從征伐多建計策帝即位遷廷尉領歷陽太守都督諸軍侵魏攻

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城中忽出數百人陣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請還授甲而戰叡曰魏城中三千人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案行其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時魏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而魏援兵大至衆懼請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吾方求軍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初肥水堰成

臣榮卷八

六

使軍主王懷靜築城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諸將請退兵巢湖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今取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督衆與戰魏軍卻又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攻之城潰俘獲萬餘所得軍實無所私焉既而魏復遣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兵勢甚盛遣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未敢進帝怒詔叡往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旬日至邵陽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

曰是何神也。景宗乃募雷士潛行水底齎勅入城使固守。城中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騎來戰。叡結車爲陣。大眼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叡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元英憚其強。魏軍先於邵陽洲岸築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遣馮道根等裝闔艦。金泉暴長。叡令競發。臨魏壘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油而焚其橋。風怒火盛。命敢死士拔其柵。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魏兵大潰。元英遁走。以功進爵爲侯。累遷雍州刺史。表乞致仕。

臣鑒卷八

七

不許。徵拜護軍。居朝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敬禮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常募萬石陸賈之爲人。畫之於壁以自玩焉。卒年七十九。武帝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泣人以愛重。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臨陣交鋒。嘗乘輿執如意以麾進止。梁世諸將莫能及也。子放襲封永昌縣侯。竟陵太守。魏軍攻渦陽。放與弟洵力戰。洵馬被創。放冒貫三矢。衆皆失色。請退。放厲聲叱之。免胄下馬。據胡床。屢分。

士卒皆殊死戰。魏軍大潰。徙徐州刺史。卒。謚曰宣侯。放子粲字長倩。累官衡州刺史。召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亂。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內史劉孝儀曰。安可輕信妄動。孝儀因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士而行。至石頭。與賊戰。子尼及三弟皆死。贈輔軍將軍。侯景平。謚曰忠貞。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聰敏有才思。少孤。與弟觀自相訓勸。讀書不倦。喪母。以孝聞。梁武帝兵起。與徐

臣鑒卷八

八

勉同掌書記。遷秣陵令。爲政明肅。拜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爲廣陵太守。隨府主鎮彭城。爲魏人所執。魏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鯁色嚴正。遂止。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刻漏銘。革唾罵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怒。欲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延明知革不可屈。日以脫粟三升給之。會魏中山王元略反。放革還朝。武帝喜。置酒勸革。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以爲太尉。臨川王長史。累遷會稽郡丞。行府州。

事至郡唯資公俸。食不兼味。召爲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唯乘一官舸。舸艚偏歌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宜實以重物。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以實之。其清貧如此。遷度支尚書。以疾卒。謚曰穩。革歷位顯要。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人高之。子德藻官至御史中丞。

徐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仕梁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

臣鑒卷八

九

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尋倫有序。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嘗與門人夜集。有虞裔者求爲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累遷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草藁。加中書令。以疾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簡肅。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故舊或從容致言。勉曰。人皆遺子孫以財。我如古人遺之以清白。不亦厚乎。子排爲晉安內史。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仕梁爲徐州刺史。累遷冠軍將軍。侯景叛。率衆至新林城中。宿將惟侃與柳津而侃尤壯勇。簡文帝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危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援兵已至。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之。射殺數人。賊乃退。又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灌以膏油。擲驢上焚之。賊又起土山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及車動果倒。初侃長子騫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家報主。

臣鑒卷八

十

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騫曰。吾以汝爲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害之。賊黨有語侃請開門納景者。侃怒曰。吾不能開門揖盜也。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會侃以疾卒。贈侍中。子球嗣。侃性寬厚。有器局。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雄勇人莫能及也。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儼。儼輕財尚氣。侯景

之亂率鄉人赴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陳文帝爲吳興太守見之大喜累從征討有功拜護軍將軍封邵武縣侯周迪據臨川反以昭達討之迪敗走因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昭達乃據上流爲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別以兵攻其步軍并力戰破之遂定南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帝謂之曰卿憶夢否何以不償昭達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擊之紇聞昭達至乃出頓涯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水柵外用遏舟艦昭達軍至居其上流裝大艦臨其柵令人銜刀潛行水中斫斷竹籠縱大艦突之紇敗禽之送都及征江陵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昭達潛遣人焚之周又於峽口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縱兵攻其城降之以疾薨於軍贈司空配享文帝廟庭昭達爲將嚴明每奉命征伐必晝夜倍道所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以此附之子大寶襲

歷代臣鑒卷之八

歷代臣鑒卷之九

善可爲法

南北朝

于栗磾 孫烈 六世孫謹

于栗磾代人有材力能左右射魏登國中爲冠軍將軍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嚴慕容寶於中山道武皇帝大悅進假新安公道武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欲使栗磾搏之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可徐驅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勞果安輯其得百姓心太武征赫連昌栗磾罷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恭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烈栗磾孫也善射少言累官至光祿卿時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言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孝文帝嘉其謙讓有直士風時孝文已遷都洛代鄉舊族多反唯烈一家不豫帝重烈節槩謂不減金日磾除領軍將軍宣武帝時咸陽王禧以帝叔爲宰輔權重當時遣家僮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怒烈曰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宣武

臣鑒卷八

十一

臣鑒卷九

一

以禧等專擅謀廢之。使烈以兵召之。諸王各稽首歸政。以烈為領軍。進爵為侯。長直禁中。然預機密。宣武出獵。咸陽王禧謀反。眾莫知為計。烈時留守。處分有備。奏帝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慰。彌見優禮。卒贈太尉。封鉅鹿郡公。謹字思敬。要碑六世孫也。深沉有識量。事周文帝為雍州刺史。數與東魏戰。有功。率師攻梁於江陵。城陷。梁主出降。屠其男女十萬餘人。收其珍寶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不受。拜大司寇。累封至燕國公。遷太傅。太宗伯。議朝政。謹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武帝以謹為三老。幸太學。以食之。既畢。帝北面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皆惡不分。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願陛下慎之。言畢。皇帝再拜。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尋授雍州牧。薨。年七十六。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戒諸子。務存靜退。然皆至顯達。當時莫比。

叔孫建 子俊

叔孫建代人。少以智勇著稱。事魏道武皇帝。參軍國謀議。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明元皇帝即位。飢胡劉武等叛。詔建督眾討之。斬萬餘級。餘眾投泚水死。水為不流。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盛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徐州刺史。率兵徇下青兗諸郡。賜爵壽光公。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諸將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等救之。建分軍邀其前後。道濟兵飢相繼叛。遂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征西伐。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雅尚人倫。禮賢愛士。綏懷內外。甚得聲稱。魏初名將少能及之。薨。謚曰襄。子俊聰敏。謹密。年十五侍帝左右。為郎。道武皇帝崩。清河王紹閉

宮門。明元在外。紹逼俊從己。俊實效忠於明元。說紹等歸服。明元即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中為逆。俊覺其有異。索悅懷中得兩刃七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重。委任益隆。性平生柔和。未嘗有喜愠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上下莫不嘉歎。卒年廿八。舉朝哀惜之。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

源賀 孫懷

源賀。西平樂都人。河西王禿髮儁之。儁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奔魏。太武皇帝賜爵西平侯。數從征

臣鑒卷九

四

伐有功。太武征涼州。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皆臣祖父舊人。臣願前行。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遂平涼州。以功進爵西平公。賀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每遇強寇。輒自奮擊。拜殿中尚書。文成帝即位。以定策勲。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勅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漢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時斷獄多濫。賀請惟謀反之家子孫從坐。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及年十三已下。皆可原其命。帝納

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臨川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考殿最。賀政為第一。賜衣馬器物。宣示天下。獻文帝時。累稱病乞骸骨。許之。然朝有大議。皆就詢訪。給醫藥珍羞。疾篤。遺命諸子曰。吾以老病辭事。不悟天慈降恩於爾。爾其毋傲。怯母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竭惡揚善。親賢遠佞。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時服單犢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薨。謚曰宣王。孫懷謙恭寬雅。有大度。宣武時。為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賑給貧乏。無採風謠。考論殿最。撫恤有方。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連姻。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有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時百姓為豪橫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卒贈司徒。

高允

臣鑒卷九

五

高允字伯恭。渤海脩人。魏太武帝時。為著作郎。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黑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對。惟當諱之。允曰。公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公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告。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道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罪。帝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允曰。臣與浩共

臣鑒卷九

六

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特除其罪。以旌之。文成帝即位。允頗有謀。而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允立朝知無不言。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拜中書令。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

袍。廚中益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清貧。豈有此乎。賜帛五百匹。粟千斛。進爵梁城侯。自文成帝至獻文帝。軍國書檄多允作。進爵咸陽公。允年九十。乞還鄉。不許。以允家貧。養薄。詔朝脯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如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卒年九十八。謚曰文

楊播 椿津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少自脩飭。奉母盡孝。魏孝文帝時。為衛尉少卿。假前將軍。從孝文南征。至鍾離

臣鑒卷九

七

師。迴詔播為負陣拒後。軍中食盡。南人圍之急。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出。遂擁而濟。眾莫敢動。累封華陰伯。弟椿為梁州刺史。秦州羌呂苟兒注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用。眾謀未定。椿曰。賊深寬正。避死耳。今宜按軍勿侵掠。彼必謂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嚮故右龍斬瞻。累官至太保。孝莊帝時。歸老焉。弟津。孝文帝時。為侍御。以敬慎見知。身在禁裏。不外交遊。宣武帝時。咸陽王禧謀反。

直閭者多從逆。獨津不豫。帝賞其至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出為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守令僚佐有貪濁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勵。莫有犯者。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尺特長。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其所輸尤好者。賜以杯酒。百姓競勸。官調更勝。為定州刺史。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賊帥杜洛周等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葛榮以司徒說津。津斬其使。莊帝時。累官至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卒。播家世純厚。並敦義尚。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廬陽烏兄弟及椿昆季當世莫逮焉。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魏孝文帝時。拜荊州刺史。鎮上洛。與齊接壤。先是邊人失和。崇至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改

兗州刺史。充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懸鼓。盜發之處。即鳴鼓。諸村聞之。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發即得。諸州悉鼓自崇始。徐州郭陸作亂。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上異州詐稱得罪。亡歸陸。陸納之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賊黨潰散。孝文南討漢陽。以崇行梁州刺史。破叛云。楊靈珍。孝文大悅。曰。使朕無西顧憂者。李崇功也。即拜梁州刺史。宣武帝時。徵為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止喜。魯止驚等叛。諸蠻悉應之。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破斬止驚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

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都督淮南諸軍事。時春大水。屋宇皆沒。崇與兵泊城上。城不沒者二版。州府勸崇棄州保止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江南萬里。系於吾身。一旦動移。百姓瓦解。揚州非國家有也。吾不愛一身。但憐茲士庶。可捋笏隨高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欲乘水為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州十年。常養壯士數千。寇賊侵邊。所向輒破。號曰卧彪。梁武帝惡之。屢行反間。授崇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
構崇。崇表言之。宣武屢賜璽書慰勉優賜。親待無比。
梁遣將軍趙祖悅大出兵規取壽春。宗破之。降祖悅。
累表解州。徵拜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蠕蠕
犯塞。詔崇都督北討諸軍事。時年六十九。志氣奮揚。
幹力如少。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孝昌元年薨。
謚曰武康。

傳豎眼

傳豎眼。清河人。魏鎮南王肅表為參軍。以軍功累遷。
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
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
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享賜夷酋。振恤士卒。撫蜀
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圖小利。有掠蜀人入境
者。皆送還之。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
詣。仰其德化。思為魏人。宣武帝甚嘉之。明帝初。屢請
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
兵逼壽春。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失
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圍城。朝
廷憂之。驛召豎眼于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散騎
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豎眼既出梁州。

梁軍所在拒塞。豎眼轉戰而前。蜀人聞豎眼復為刺
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人皆安
業。分遣諸將大破齊軍。益州平。朝廷璽書勞賜。後轉
梁州刺史。梁州人得豎眼為牧。皆自賀。而豎眼至州
未幾卒。累贈至司空相州刺史。

高道穆

高道穆。遼東人。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俊士。時御史
中丞元匡高選御史。遂用道穆。其所糾擿。未避權豪。
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孝莊即位。
以為御史中尉。兼黃門侍郎。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
密。凡利國益人之事。必奏行之。諫諍盡言。無所顧憚。
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衣
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
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
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守令
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
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
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繡衣所指。冀以
清肅。若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
臣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

選歷官有穩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司直覆問。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有阿曲。聽罪家詣闕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怨訟可息。詔從之。爾朱世隆等犯順道。穆受詔督戰。世隆北遁。加道穆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卒。

歷代臣鑒卷之九

臣鑒卷九

十二

歷代臣鑒卷之十

善可為法

南北朝

段韶

段韶字孝先。武威人。工騎射。有將略。齊神武皇帝器愛之。常置左右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爾朱兆於廣阿。憚其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裂冠毀冕。殺主立君。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遂與挑戰。敗之。封下洛縣男。襲父爵姑臧縣侯。神武不豫。命韶從文宣鎮鄴。參決大事。神武崩。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討之。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留師圍宿豫。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猝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白額請盟。遂斬之。封平原郡王。錄尚書事。并州刺史。為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武成帝時。周師率羌夷突厥逼晉陽。時大雪。諸將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又與斛律光等敗周師於大和谷。解洛陽之

圍除左丞相出晉州到定龍築威敵平寇二城周師來寇韶與光出兵達西境有栢谷城敵之絕險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不去栢谷事同痼疾以火弩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周又遣將攻邊韶與光禦之破其軍從圍定陽屠其外城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濶並無走路賊若突圍必從東面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溫明秘器輜輶車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諡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幃懷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

趙隱

趙隱字彥深平原人神武時爲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稱爲敏給神武嘗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文襄慮河南有變自往巡撫委彥深以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內外寧靜封安國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雉將沒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彥深入城告諭降之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文宣即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累遷秘書監

以其忠謹每郊廟必令駉乘巡幸則令輔太子知後事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吏人懷服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入爲侍中進爵安樂公累遷至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薨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選舉人物皆以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取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齊朝宰相善始令終鮮有及者

辛術

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明敏有識幹解褐司空曹參軍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有能名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昨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賜術術三辭不許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携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於文宣尋徵入朝累遷吏部尚書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甚爲

當時所稱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欲。勤於所職。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又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李弼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初從爾朱天光。周文帝討侯莫陳悅。弼遂擁衆來歸。帝謂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竇泰。斬

臣鑒卷十

四

獲居多。帝以所乘驢馬賜之。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爲敵所乘。弼將麾下九十騎橫截之。敵分爲二。因大破之。從周文帝討洛陽。東魏將率兵至穀城。弼倍道而前。令軍士鼓譟曳柴揚塵。敵以爲大軍至。遂走。弼追斬其將。又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爲所獲。陽絕於地。脫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參預朝政。累封趙國公。邑萬戶。弼每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無性沉雅。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謚曰武。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

尉遲迴

尉遲迴代人。其父俟兜。高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而生。迴素有大志。好施愛士。通敏有能。兼資文武。文帝深委任焉。累官至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有征無戰。周文以爲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卿。迴督軍下劍閣。潼川宴賞將士。修明約束。簡閱器械。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

臣鑒卷十

五

士疲病者十二三。迴親自勞問。加以醫藥。引而西。圍益州刺史蕭瑒。分遣諸將攻下諸州。絕其外援。瑒被圍頻戰。皆敗。遂與紀子且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迴降。詔以迴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封其一子郡公。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形於色。大長公主每爲和顏進食。以寧其心。周文知其至性。徵還以慰母意。蜀人爲立碑頌德。孝閔帝立。進封蜀國公。除秦州總管。隴右大

都督累官至太師。加上柱國。宣帝立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位望。宿重。懼爲異圖。徵之。迴以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謀舉兵討之。隋文帝遣人詣迴喻旨。密令迴長史晉昶等備之。迴乃殺昶等。申令文武衆皆感激從命。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遂發兵。隋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督師禦迴。迴兵敗自殺。唐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詔許焉。仍贈絹百匹。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周文帝召爲行臺郎中。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行。咸稱其能。僕射周惠達稱其有王佐才。除著作佐郎。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與綽並馬徐行至池。不設網罟而還。留綽至夜間。以政道叩而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前席。達旦不厭。即拜大行臺右丞。參典機密。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

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以獲齊將竇泰。封義陽縣伯。俄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曰。先正心。謂方伯守令古之諸侯。理人之要在於清心。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則邪僻之慮不作。凡所思念。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民。則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二曰。敦教化。謂人性無常。隨化而遷。化於敦朴。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浮薄者衰弊之風。質直者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敦和則天下自治。今牧守令長下宣教化。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日遷於善。消其邪僞之心。然後教之以孝弟。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備則王道成矣。其三曰。盡地利。謂人衣食足而後教化行。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廢農者。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單劣之戶。無牛之家。必勸令有無相通。使

得兼濟。又教之備其園圃。畜其雞豚。以足養生之具。此王政之本也。其四曰擢賢良。謂天生烝民。必立之君。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是故將求才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患求之不勤。擇之不審。苟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理矣。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矣。其五曰恤獄訟。謂人之生也。有善有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察獄之官。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先之以五聽。察之以證驗。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隨事用刑。輕重適中。無不曲盡人心。允協天理。此則善之上者也。其六曰均賦役。謂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有征稅之法。宜令平均。使下無怨。斟酌貧富。差次先後。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不能留意。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

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左右。又令百司習誦。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周文又以當世文章。競爲浮華。欲革其弊。命綽倣周書。爲大誥。奏行之。令自是而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周文亦推心委任。無間言焉。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以疾卒于位。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以彰其美。及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諸公步送出郭。親自酌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庭。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早孤。事母盡孝。性審慎。不妄交遊。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徵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出徽手。以功累進爵博平侯。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多散。獨徽不離左右。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卒。瓜州

首望表榮子康代之。榮壻劉彥殺康而取其位。頻徵不奉詔。又通吐谷渾將謀叛。周文難於動衆。以徵爲河西大使。密命圖彥。徵以五十騎行。既至。彥不疑。乃遣人微勸彥歸朝。不從。又使贊其住計。彥從之。徵知其意。俟其來。叱左右縛之。送之朝。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後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害。都督令狐延等逐保請刺史。以徵信洽西土。假節瓜州刺史。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安之。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徵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爲姦。雖爲公卿。此志不懈。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饋遺。徵獨廉慎。畫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入朝。歷官至司徒。宗伯。薨。贈四州刺史。謚曰章。

隋

趙綽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質直剛毅。恭謹恪勤。隋文帝爲周丞相。引爲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以擊叛蠻有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屢法平允。考績連最。歷

臣鑒卷十

十

臣鑒卷十

十

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欲重法以禁盜。綽曰。律者天下大信。其可失乎。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以世略年少無能。爲人所逼。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令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爲朕持赦摩訶。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衣緋褱。上以爲厭。盡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命斬綽。綽曰。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臨刑上使問曰。如何。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愛死。上良久釋之。明日謝綽。賜物三百段。時禁行惡錢者。有二人以惡錢市易。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望感王心。何論大木。上怒曰。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呵之不退。會侍御史柳彧亦諫。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呼入內論得失。賜物以萬計。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卒。上爲流涕。遣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

歷代臣鑒卷之十

歷代臣鑒卷之十一

善可為法

唐

房玄齡

房玄齡臨淄人。字喬。幼警敏。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補隰城尉。為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面語。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

臣鑒卷十一

一

賞。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邦國公。累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而羣臣讓世襲事。徙國梁。居宰相積十五年。自以

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

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義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王為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卧治事。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不得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極諫。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

臣鑒卷十一

二

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玄齡當國。夙夜勤懼。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奸黷。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乃述古今家誡書為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向。爾宜師之。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密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

唐書卷十一

三

徙國策方爲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玄齡策蓋如晦善斷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然無迹可尋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云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其舅韓瑒每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此是誰高祖定京師引爲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重騎道荊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瑒討不勝靖爲援謀擊卻之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除要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靖陳圖銳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

唐書卷十一

四

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銳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趨江陵，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郛，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

臣鑒卷十一

五

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驅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首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陬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變風俗。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

梁山連鑠以斷江道，築城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祐所將亦銳卒。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待公祐立計耳。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帝歎曰：「靖乃銳公祐之膏肓也。」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入太原，為行軍總管。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

臣鑒卷十一

六

突厥部衆離畔。太宗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太宗曰：「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取定襄，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走。

遇侯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北矣。太宗因大赦天下。遷尚書右僕射。靖每衆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會足疾。懇乞骸骨。乃授檢校特進。就第。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吐谷渾寇邊。太宗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太宗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軍次伏侯城。吐谷渾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

臣鑑卷十一

七

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改衛國公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右都督。陪葬昭陵。謚景武。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有大志。通貫書術。實建德陷黎陽。獲徵。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河北還。帝曰。益親徵。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言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

臣鑑卷十一

八

彥博按訊是非。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並有形跡。遽嫌疑。是宜責也。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倚義名。君都顯。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覆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信趙高。梁武帝信朱异。隋煬帝信虞世基。至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雍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預朝政。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遣人爲

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救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先是帝常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後。易治。辟飢人之易食也。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徵書生。好虛論。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高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帝納徵言。其後歲斷死刑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豐美君長。釐衣冠。帶刀宿衛。東溥海。南踰嶺。外戶不閉。行旅不資糧。帝謂群

臣等

九

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官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耶。何輕我官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腹心大臣。官人止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詔朝廷法式。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至官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

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示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尊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數批逆鱗。我七年爲侍中。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治煖而爲器。人乃貴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卿焉。雖疾未及衰。庸得使爾。徵懇請。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薨。帝作層觀。以望。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

臣等

十

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以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足。寧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極言亡隋之弊。以爲鑒戒。因曰。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營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遂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則難。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

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帝他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徵指陳其事以對。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先是，帝作飛山宮，徵又上疏陳隋所以亡之故，宜以為戒。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漂居人。又上疏言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佞之徒得肆其巧，焚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毀譽常出於小人，而督責常加於君子，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

臣奏卷十一

十二

圓院賜遭水者。他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來，從我定天下，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何以加？親解佩刀賜一人。十三年冬，至五月不雨，上疏陳太宗漸不克終十事。帝曰：朕今聞過矣，以所上疏列為屏障，懸錄付文官。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帝遣使者至西域立禁，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徵曰：彼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帝遂止。十七年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竟日乃還。後復至，流涕問所

欲對曰：妾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夢帝臨哭為之慟。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陪葬昭陵。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遼東之役，軍還，帝愴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以少牢祠其墓，恩禮加焉。

王珪

臣奏卷十一

十二

王珪字叔玠，世居郿。高祖入關，李綱薦為署世子府諮議參軍。太宗時召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言，每存規益。帝益任之。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太宗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妾，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陛下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改也。太宗歎美其言。太宗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太宗怒曰：卿皆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效忠。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

陛下。太宗默然慚。明日語房玄齡曰。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太宗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爲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及爲魏王泰師。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聞命。顧聞所習。珪曰。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公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天人坐堂上。主執盟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後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隋末從軍。高陽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州。武德二年。秦王戰百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王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軍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王顧曰。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之速也。實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命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誇衆。王問誰可取之。敬德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勣兵掩其後。俄而賊兵四合。敬德帥壯士馳入賊中。王乘亂乃得出。隱太子嘗以金四一車招之。敬德辭曰。敬德起幽賤。遭亂陷逆地。

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太宗時。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敬德輕騎與戰。敗之。所得財必散之士卒。初封吳國公。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高麗。敬德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帝不納。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司徒并州都督。謚忠武。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自奉養甚厚。其戰善避。稍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

張允濟

張允濟北海人。爲武陽令。元武民以牯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蔣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

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闕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服。賊帥王須拔攻郡。糧屈。吏食槐葉。橐橐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成縣男。擢州刺史。

歷代臣鑒卷之十一

歷代臣鑒卷之十二

善可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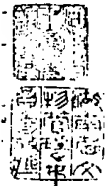
唐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蓿人。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參軍。封新昌縣公。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懼。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高祖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奈何棄

臣鑒卷之十二

去。歆達此計。我當斬子軍。綱曰。土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何加罪乎。明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帝以武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故魏武使稱衡擊鼓。補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今新造天下。功臣賞未及徧。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殆非貽子孫之道也。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鱸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



臣鑒卷之十二

二

弼諸審諭固屬綱矣。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聽。乞骸骨。高祖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曰。潘仁志殘殺。然每諫輒止。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納石。其敢久爲尚書。且東宮諸臣忤。是以上印綬。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冀得效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甚間。太子覽之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病賜步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太宗爲秦王。引爲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闕。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即日命之。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

尉與無忌罪均。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太宗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太宗將可。曹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賸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曹以法當流。太宗曰。朕詔不首者死。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曹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曹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向以一朝將殺之。既知不可而

臣鑒卷十二

手

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忽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太宗感悟。遷尚書左丞。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太宗謂曹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曹明敏長於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請以選舉委曹。由是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進爵郡公。太宗將脩復洛陽宮。上疏極諫。太宗覽奏罷役。曹所敷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藁。秘外莫知。太宗嘗謂左右曰。曹於我非肺腑親。

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懇所激耳。及卒。太宗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

馬周

馬周字賓王。荏平人。少孤寡。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太宗即召之。及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犬安至尊居之而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

臣鑒卷十三

四

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時詔以二月幸九成宮。周又言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師三百里。非能旦發夕至也。萬一有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為避暑行也。太上皇居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又言宗室功臣子孫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願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又言宗廟宜親厚。以已先人。樂工雜類可厚賜金帛。不宜超授官爵。又言夏商周漢有天下。傳祚相繼。

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由創業之君積德累業。恩結於人。今當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本。自古明王聖主。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且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在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夫儉以息人。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肝食晏寢而已。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得人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

臣等奉
五

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太宗每曰。我輒不見周。即思之。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太宗征遼。留周輔太子。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每詔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陪

葬昭陵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累遷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傑。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琅玕王冲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

臣等奉
木

永昌赦。法當流。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后怒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有韓紀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就群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俊

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不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周興劾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肯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見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伴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今赦前事。不自言者。還以訕。即恩

臣張知默

七

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減。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實孝。諫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季昶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効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簡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簡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不可以私害公。嘗曰。大理人今所繫。

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常持平守正。以執厥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殺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以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謚忠正。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舉明經。調汴州參軍。閻立本薦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稍遷大理

臣張知默

八

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致之族。張釋之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之賢如本立者不貳。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

先斥爲群臣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毀淫祠千七百所。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密疏以爲此皆非本惡。詔譖至此有詔悉請戍邊。因出寧州。因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

臣鑒卷上

九

索。仁傑止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冤痛徹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顧知。后歎其長者。時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爲報可。則胥子數千。凡幾詔耶。爲定令。

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貶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上疏切諫。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下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對曰。雙陸不勝。無

臣鑒卷上

十

子也。天其意以微陛下乎。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享宗廟。未有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入趙定。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假以便宜。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還除內史。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

悅二人者本契丹部將。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佩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仁傑切諫。后由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

臣崇卷三

十一

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耶。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天下號曰羅織。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恃酷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無復反者。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

臣崇卷三

十二

譖於后。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俄為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閭廡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基間王室。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移徐璐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既罷。乃啓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遂陳十事。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強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是謂佛理。為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次序郎吏。帝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

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蝗害訖息。崇病移告。凡大政事。帝必命源乾曜就咨焉。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

臣鑒卷十二

十三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舉進士中第。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測者。吾且叩閭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懌。姚璹遽傳詔命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

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於璟。璟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佚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陰事。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飢。三思使敕封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殺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厯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峯谷。馳道隘。帝命出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

臣鑒卷十二

十四

歷代臣鑒卷之十二

陛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教者。帝遽命捨之。累封廣平郡公。帝嘗命璟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鴈鴻之平。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考諡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諡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誡。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後父重威。高塚大寢。一朝可就。而區區屢以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官之羨爾。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東巡泰山。復為留守。帝特發詔曰。卿國元老。別方應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坐右。以戒終身。進兼吏部尚書。後為尚書右丞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

歷代臣鑒卷之十三

善可為法

唐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為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上疏。極言郊祀之禮。任人之道。興衰之大端。俄遷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張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監章紱。恐制出西方失望。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九齡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授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

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封始興縣伯。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密遣宦奴告之曰。公為援宰相。可長慶。九齡遽奏之。帝為之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尤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

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謂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擢左補闕。判主爵貲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說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義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義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臣猾乃置。

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鑒。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殊瘦於舊。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人。以武舉累遷。單于副都護。玄宗時。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破史思明衆數萬。平蘆城。南攻趙郡。擒賊四千還。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批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人馬五百。與李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

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率步騎五萬赴行在。國威大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會宰相房琯自請討賊。師敗。唯倚朔方軍為根本。子儀俄從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賊將張通。儒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李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賊驚。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遂收東都。入朝。帝遣具軍容迎。霸上勞之。乾元元年。執安守忠以獻。進中書令。命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圍衛州。慶緒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戒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光弼敗。邱山失河陽。河中亂。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諸鎮皆惕息。代宗立。僕固懷恩召回紇吐蕃入寇。遂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及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

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進拜尚書令。懇辭。帝不得已許之。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人入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驚曰。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今公即世。故來。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子儀使諭虜以大義。回紇曰。今令公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不可。子儀曰。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與飲結歡。誓言如初。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加實封二百戶。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子儀事上誠。御下恕。中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時方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譏間不行以身。

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年八十五。以疾薨。贈太師。陪葬建陵。賜諡曰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以忠死。忠嗣年九歲。玄宗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肅宗為忠王。使與游。及長。有武略。蕭嵩去河西。引為麾下。玄宗以其年少。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嚴虜。會贊普大酋閱武。辭標川。忠嗣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畧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強。特文降耳。乃管木刺蘭山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祿。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沙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從清寨橫野軍。以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從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

夜思戰。忠嗣伺庸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自朔方至雲中表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萬里。故當世號為名將。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舉進士。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洙奏為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若此。及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愔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紿曰。吾素識愔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

首於屏處。結芻續體。斂而祭之。而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以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詔以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肅宗即位。真卿數遣使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祿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真卿以賊銳不可抗。委命辱國。非計。遂徑赴行在。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兩京復遣使告宗廟。真卿言春秋祭官吳會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宰相。默其言。出為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唐受誣劾。貶饒州刺史。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岷以為生事。因召為刑部侍郎。展卒。舉兵渡淮。而岷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論其非。載以為誹謗。

貶陝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揚
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援
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
使罷之。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往諭之。詔可。
真卿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真
卿色不變。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
任。不能致命。顧我無兵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其
黨。時朱滔主武俊。由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聞太師名德久。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
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

臣等奉命

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
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脇耶。諸賊失色。
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坑之。
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
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謀殺希
烈。奉真卿為帥。事泄。拘送真卿。蔡州。真卿乃作遺表。
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
振。賊應變。遣將辛景臻等至。於所積薪于庭曰。不能
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
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奴等害真卿。曰。有詔。

真卿再拜。奴曰。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
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逆賊耳。何詔云。遂
縊殺之。年七十六。贈司徒。謚文忠。

顏杲卿

顏杲卿字昕。父元孫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
司法參軍。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表為營
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
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
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着
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賁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

臣等奉命

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還計議。陰結太
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賁循取幽州。謀
泄。祿山殺循。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慶士權
浚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
士為拒守計。李愷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
卿斬子光。遣甥盧遜至常山。約起兵。杲卿大喜。乃矯
賊命召欽湊計事。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
等數人斬之。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
卿使豪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滿城。虔萬德皆會傳
舍。安石始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

年自趙來。度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果卿乃遣萬德等傳欽湊首級。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為功。厚遣泉明還。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果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諸郡皆自固。果卿兄弟兵大振。祿山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為守計。果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果卿不答。遂并廬遂殺之。果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果卿瞑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誓否。果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汾陽人。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謨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又事高僊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救至。僊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為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安慶緒奔鄴。嗣業與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諸軍戰。愁思罔。嗣業中流矢卒。秀實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迎諸境。傾私財葬之。荔非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嚴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入援。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白晝群行。擊傷市人。推至南甕。盡盈道。至撞害孕婦。秀實謂孝德曰。秀實不

忍人無冠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梁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乃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蓋天地。當務始終。今愆卒為暴。亂天子邊。罪且及副元帥。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譟者死。邠由是安。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慶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殺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旦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詔璘領鄭頴二州。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奏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

邊。戰益倉師不利。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一軍遂安。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源鄭頴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召為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眾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來與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駝。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乃約事急為繼。而令言明禮應于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季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家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

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舉臂捍笏。中顙流血。蟻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

歷代臣鑒卷之十三

臣鑒卷之十三

十六

歷代臣鑒卷之十四

善可爲法

唐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首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表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千人。執其帥慕容谷鍾。虜解去。馬璘與吐蕃戰敗。晟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

臣鑒卷之十四

一

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冰渡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師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德宗壯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德宗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止晟無西。晟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

昏使喻孝忠得踰飛狐。次六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敗歸。次渭南。軍無制。德信入謁。晟責所以敗斬之。李懷光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每兵至都城下。懷光軍多虜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辭不受。懷光陰通朱泚圖反。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帝進狩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晟能辨勝耶。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德

臣卷十四

二

宗乃安。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提孤軍。恐二盜合以軋之。偽致誠於懷光。時教胥覃愛。使張或假京兆少尹調畿內賦。乃陳兵下令曰。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晟乃移書責懷光。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晟。襲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晟家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携怨。

邏士得姚令言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勅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此。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眾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居人罷潰。非計也。賊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俟西軍是容其為計。使王泌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隕苑垣為道。北兵至。賊伐木

臣卷十四

三

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必督騎繼之。賊崩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突賊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言。晟蕩夷兇慙。市不易廛。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同中書令。實封千戶。帝至梁。晟以

我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賜第宅田園紀其功自文于碑勅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以示後世尋又拜鳳翔龍右注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至涇悉家資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擊敗吐蕃尚結贊晟年六十七薨冊贈太師謚曰忠武配享德宗廟庭圖像凌煙閣晟性疾惡臨下明尤惡下爲朋黨者篤義分隆於故舊每進對審審盡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故眷遇終始無與比者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邠城人沈勇多算李抱玉表爲趙

臣卷之十四

四

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所過剽蕩州縣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賔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木障之設二門爲樵機虜不能暴代宗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太原丞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戰兵止則爲陣過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錢居

臣卷之十四

五

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耀威震北方田悅新有魏博輸款朝廷燧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攻臨洛築重城絕内外援邢將李洪臨洛將張仵固守詔燧與李抱真李晟救之燧出嶺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洛必勝也即分兵助朝光燧令李自良等守雙岡戒曰今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急擊大破之斬朝光擒其將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繫千餘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以家貲賞至是彈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遂進屯鄴請益兵詔李芑以兵會於漳悅遣將王先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

挑戰悅陰伏萬人將以擒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迤趙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燧令士無動。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尸相貽藉三十里。悅夜走魏州。燧復與諸軍破之。降悅諸將。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賂元光合兵討之。

唐書卷十四

六

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諭之。皆以州降。拜晉絳慈隰節度使。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時朝臣多請宥懷光。德宗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

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速數步。可射我。拔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進營焦籬堡。僅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遷元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德宗賜宸宸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義。勒石起義堂。榜其額以寵之。後拜司徒兼侍中。與李晟皆圖像凌煙閣。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

唐書卷十四

七

渾瑊

渾瑊。鐵勒九姓之軍部也。年十一。善騎射。從父擇之。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不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而死。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功最。改太常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回

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使以城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崔寧領朔方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德宗待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樵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輶指城東北構木廬

今臣卷第十中

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德宗召城授以詔書千餘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量功署詔城與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城中矢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第賞將校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衆與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

營副元帥德宗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城承制命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斬首萬級屯奉天以抗西南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實封八百戶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絲樓煩郡王徙封咸寧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還屯河中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曰忠武

今臣卷第十中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

勢緩而禍輕。汝洛策汴之勢急而禍重。其事勢先後緩急及復詳盡。後涇師急變。贊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上書。其略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聚兵日衆。供費日博。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

唐書卷十四

十一

于宮。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由是叛亂繼產。怨讟並興。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使群臣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懼溺而自沉者。其爲防患不爲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因言人主必守誠與信。而爲君以改過聽諫爲美。爲臣以

犯顏納諫爲賢。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贊使商討。贊知帝執德不固。因則思治。秦則易驕。

唐書卷十四

十二

欲激之。使彊其意。即建言。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使天下聞之。靡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惟陛下先斷厥志。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今師旅方殷。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臣觖望。

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環怪鐵麗無得以供。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恣其軍使叛。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帝猶豫。曰。晟終屯懷光因快。快。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難。少須之。晟已從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宰相議矣。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表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今貪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然而突鈇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果。則授之。似忘軀命者。相謂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屬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徂伺。然帝亦不能容。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

背分矣。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滄海。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疲瘵之耻。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當今所務。宜以大臣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擢有功。是皆宜先。不可後也。昔官室治服玩耳目之娛。中擲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也。知為君之體然也。帝不復下詔。還京為中書舍人。俄以母喪解官。客東都。服除。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鯁帝為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負稍壅。則案牒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為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鉅負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貲三分之。每歲計開集人。檢覈吏姦。天下便之。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帝愛重其言。帝用裴延齡判度支。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後

果如其言。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費入翰林。年尚少。在奉天朝夕進見。由是帝親倚。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言昔成湯罪己以興。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請偏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進御史中丞。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帝歎度知言。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刺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傷首。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十四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十五

側帝怒曰。若罷之。是賊計通行。疾愈。詔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唯度請身督戰。帝徇目度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受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虔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額制。號令未幾。李愬夜入縣。孤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回。由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及入朝。會帝以二劔付監軍梁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度騰奏申解。全宥者甚眾。策勲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初蔡平。王承宗懼。遣辯士柏耆脅說。乃削地納質。子程昇皇甫鏘以言財賦章。度極論不可。李師道怙強。度密勸帝誅之。田弘正奉詔致討。師道果禽。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湊亂。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俄擢元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搖衆心。帝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

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患者懷強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朝京師陛見始陳二賊畔機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齋咨出涕度之行移克融廷湊書開說大誼二人皆願罷兵帝方憂涿州圍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舉軍怒執承偕悟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安徐州

臣鑒卷十四

十六

王智興逐崔群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敬宗歎宰輔非人使兇賊大肆學士韋處厚上疏以度擅棄于外不能用帝謂處厚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帝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寶曆二年度請入朝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倉卒無備有司且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帝崩定策誅劉克

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侍郎進階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戶三百度懇辭不得可乃受實封後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問相躡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五日一至中書請老不許從東都留守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命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門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上已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會

臣鑒卷十四

十七

昌元年加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庭

歷代臣鑒卷之十四

歷代臣鑒卷之十五

善可為法

唐

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開元末。擢進士第。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河令。秩滿還都。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安祿山反。賊首張通。暗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

討賊。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潮還攻雍丘。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潮以賊眾四萬薄城。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遂敗走。追幾獲。潮怒。復率眾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笑。奈

何。潮赦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引六將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街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蒿為人千餘。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潮退還陳留。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偽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拔眾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霁雲等領兵戰寧陵。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

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攻睢陽。巡勵士同守。日中二十戰。專治軍糧戰具。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將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推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縱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首恃衆不為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睢陽食盡。士日賦米一勺。甌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癯。劣不能殺。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于挂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曰。君世受官食。

天子粟。奈何從賊。懷忠曰。我首為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恃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闕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去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進明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着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貴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廩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

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為鬼以瀆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大氣也。安得久。子琦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歎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雷萬春等三十六

卷之五

五

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守睢陽。更朝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萬。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節度河南。率滑東李希言。瀚西司空嚴。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時議者或謂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董南史。張建封。李翰咸謂巡救遮江淮阻賊勢。

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為上。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諫曰。錡僭倖誅求六州之人。悉入骨髓。今

卷之五

六

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付度支。益鐵急遽。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襄陽裴均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

其奏。絳見浴室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數論方鎮進獻等事。帝怒。絳謝曰。陛下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於是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烏重胤縛盧從史而吐突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今尊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荅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庸用度。易差。餘以為獻。臣乃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

聽。上欲相之。而承璀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飢。大臣以為言。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荅曰。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絳獨曰。陛下自視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為安。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加比水旱。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之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帝患朋黨。以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漢時名節骨鯁。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可不戒哉。帝問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玄宗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擊之。會遣五坊使。

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入為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叩延英殿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遷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召為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卒。冊贈司徒。謚曰貞。

韋丹

韋丹。京兆人。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順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使新羅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游惰。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築州城。置屯田。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言。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後拜晉陽三州刺史。封武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憲宗從之。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

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粮。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還之。無敢違。卒之後。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統于泉。上丹功狀。命刻于碑。

韋景駿

韋景駿。中明經。神龍中。為肥鄉令。縣北濱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障。水至堤止。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牆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

景駿曰。令少不夭。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持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郵皆公所治。意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

五代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人。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徙澶州。彥章驍勇。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獨彥章常輕晉王。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

妻子間遣使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梁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晉取鄆事急。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敵破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持巨斧載治者具。輔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而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必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比至而南城破矣。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鑒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諳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善戰者。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賜藥以付其創。彥章武人。

不知書。常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士。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佖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歷代臣鑒卷之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十六

善可為法

宋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河南洛陽。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及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移鎮宋州。奏為掌書記。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范質等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普既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茵地坐。然炭燒肉。普妻行酒。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太祖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普曰。唐以來節鎮太重。君弱臣強。今惟稍奪其

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上曰卿勿復言吾以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等飲酒諷之釋去兵權市便好田地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守信等皆再拜謝明日稱疾請釋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臣亦以善終皆普之力也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為不可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上曰朕待彥卿至厚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

臣鑒卷十六

二

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太祖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遷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太祖嘗勸普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次日臨政屢決

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及再相太宗拜德超誣奏曹彬有不軌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普為彬辯雪事狀明白太宗歎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曹彬如舊及卒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真宗即位加封韓王配享太祖廟庭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生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

臣鑒卷十六

三

厚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為供奉官出監河中軍公府譙集彬端簡終日未嘗旁視河中帥王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及使吳越致命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籍而上之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不留一錢初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

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惟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兩川既平。王全斌等不恤軍士。漁奪無已。蜀人構亂。彬復平之。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囊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義成軍節度使。彬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後征

臣鑒卷十六

四

江南。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懼都部署。進取秦淮。後主煜輒敗還。遂圍金陵。凡三時。居人樵采路絕。彬每緩攻。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煜拒守不下。又遣人告之曰。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病非藥石所能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及克金陵。城中按堵如故。彬整軍成列。至

其官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若拜爲之盡禮。彬遣後主入治裝。遣五百人爲徽致輜重。江南官吏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書衣被而已。既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見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閤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霜雪不易其操。嘗知徐

臣鑒卷十六

五

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咎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民愛物又如此。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直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薨。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未嘗殺一不辜。諸子皆賢。令繼領旌鉞。其少子追封王爵。實生光獻。皇后輔佐仁

宗母儀累朝。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乎。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宗朝進士。累遷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無至。龜圖卒。起復入為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

臣蒙正

六

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擇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需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與上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害。苟好功。曠武則天下之人。燬亡矣。蒙正對曰。隋唐遠征遼碣。人不堪命。湯

帝金軍陷沒。太宗卒無所濟。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速人來歸。上寢之。嘗燈夕設宴。上語蒙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將謂無復太平。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而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其人。可使。餘臣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

臣蒙正

七

同列悚息。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用其人。果稱職。真宗即位。進左僕射。同平章事。加太子太師。封蔡國公。請歸洛。上封泰山。過洛陽。幸其第。問諸子孰可用。蒙正以姪夷簡對。果至宰相。門客有富言者。欲令其兒入書院事蒙正諸子。蒙正見之。驚曰。此兒它日右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過我。今與諸子同學。甚厚之。此兒即富弼也。弼後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贈中書令。謚文穆。蒙正居相位時。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惟多為同

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才耳。蒙正夾。俄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退。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在相位。文武各稱其職者。此也。

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宋開寶中。宰相薦其可大用。拜中書舍人。進拜翰林學士。太宗即位。加昉戶部侍郎。從征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昉之故里。因賜羊酒。召公侯相與飲宴。父老及從遊者咸與焉。人以爲

臣蒙正十六

八

蔡師還。加拜中書侍郎。王師平幽薊。遣使詣河南籍民爲兵。昉奏曰。河南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肅聚。更須剪除。則河北間閭。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當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黥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上嘉納之。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賜昉坐於側。酌御樽酒。飲之上。觀京師繁盛。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在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曰。今日四海清晏。民物康阜。皆陛下恭儉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因

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吏掖之出。卧病數日。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好接賓客。士大夫多從之。遊昉常薄張昺。及罷相。昺朔望必詣昉。或問故。昺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事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於上。或以告昉。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上由此益重

臣蒙正十六

九

昉。昉居相位時。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出於上。若其不用。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期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其知人類如此。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兵亂徙家洛陽。宋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

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以齊賢爲大理評事。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改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待勞。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

臣等奉
十

川嶺。而河東凡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使賦稅課利可經久爲定法。有不便者。委長吏以聞。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道逢南劍建昌處州所送罪人索牒視之。率非首惡。悉伸其冤。因言于朝。凡送囚至京。慮問不實。則罪元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編木椽居水中者。有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召還。爲書樞密院事。時大舉北伐。楊業戰歿。上問以策。齊賢請行。授給事中。知代州。遼

兵自湖谷入寇。齊賢設奇敗之。擒其北大王子。斬獲甚衆。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寧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寧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淳化二年。入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真宗即位。有戚里分財不均者。入官自訴。齊賢請自治之。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貲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真宗東封還。復拜右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卒。贈司徒。謚文定。

臣等奉
十一

楊業

楊業并州太原人。宋太宗征太原。得業大喜。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帝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刺史。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引麾下數百騎至鴈門北口。南向背擊之。契丹大敗。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業副之。以西上閣門使王侁軍器副使劉文裕護其軍。師次桑乾。會曹彬之師不利。歸代州。未幾。詔遷雲應。窳朔之民於內地。時契丹兵十餘萬復陷窳州。業謂美等曰。遼兵益盛。不可與戰。但領兵出大

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侯大軍離代州日。命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命朔州之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旣與文裕沮之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留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泣。謂業曰。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殺之。不然。無遺類矣。業與旣領摩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旣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下詔褒其忠。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王旣劉文裕並除名。潘美降三官。子延昭本名延朗。累官至高陽關副都

部署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孫文廣官至步軍都虞候。獻取幽燕策。未報而卒。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宋太宗朝擢拜翰林學士。真宗即位。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卒不得進用。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事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鑒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

煩上聽。沉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沉既歿。真宗以契丹請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修宮觀。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服沉先識之遠。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於沉。不用。準問之。沉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沉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沉言。沉爲相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爲無口。抱其弟維達此語。沉曰。朝士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疆場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有何策與之接語。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沉爲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沉曰。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即位。配享真宗廟庭。沉性直諒。內行脩謹。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隘。沉

笑曰。居第當傳于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類壁損。不以屑意。堂前樂欄壞。妻戒守舍者勿晉以試沉。沉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沉。沉曰。豈以此動吾一念哉。沉歿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沉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任如此。

歷代臣鑒卷之十六

臣鑒卷十六

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十七

善可爲法

宋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後中第。累擢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語不合。帝怒起。準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帝問時政得失。準對曰。刑有不平。

歷代臣鑒卷之十七

也。帝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言之。召二府入。準曰。頃者祖吉賊少。乃伏誅。王淮盜主守財至千萬。以叅政王沔之弟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上問沔。沔頓首謝。即拜準同知樞密院事。後罷知青州。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乞立儲貳。帝怒斥。嶺南無敢言者。準自青州召還。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定。帝遂以爲開封府尹。改封壽王。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準以

歷代臣鑒卷之十七

二

爭辯曲直。罷知鄧州。真宗即位。入爲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問準。準曰。陛下欲以此不過五日爾。帝召群臣問方畧。叅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我得勝算。奈何棄廟社乎。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上意未決。太尉高瓊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床子弩發。矢中撻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有諧準幸兵以自取重。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

萬成約而還。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後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爲了謂所構。卒於貶所。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笋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爲三公者。旦勿沉默好學。祐曰。此兒當

皇聖卷十七

三

至公相。旦舉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解舊傳有物恠。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群鬼嘯呼云。相君至。當避去。自是遂絕。真宗朝。爲翰林學士。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或公議有未決。歸家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時天下大蝗。帝偶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

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當罷免。帝降詔罪已。許中外言得失。後有言祭王宮火。非天災。坐死者百餘人。旦請曰。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坐者皆免。旦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不足罪。懇言之。繇是皆免。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請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西夏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準罷樞密使。使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爲人所奏。

皇聖卷十七

四

帝怒謂旦曰。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帝意解。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皆批旨奉行。恐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言於帝。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愧謝。帝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帝遂止。旦歿後。欽若始大用。旦嘗評品人物。謂丁謂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果如其言。旦為相。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詢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觀才之所長。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以請。帝以筆點之。然後奏入。故參政李穆子行簡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就中書問旦。始知為旦所薦。旦歿後。史官脩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以告向敏中。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曰。旦曰。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曰。旦曰。朝廷權

利至矣。士遜思旦之言。未嘗求利。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必為辯之。旦素羸疾。上疏懇辭。獨對滋福殿。命皇太子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為名臣。尋命肩輿入禁中。帝問卿有不諱。誰可代卿。旦以寇準對。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辭退。臨終戒子弟曰。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泰侈。多為厚葬。卒。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後配享真宗廟廷。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被服質素。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我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至者撤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其雅度如此。

魯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累擢為右正言。宗道言守宰去民近。而不區別能否。但考任應格。則無損斥。故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美化。不可得也。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考察之。今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吏部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矣。真宗納之。後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不敢對。宗道

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沒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澤慶耶。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上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言骨鯁如魚頭也。卒。贈兵部尚書。為諭德時。嘗微行就飲肆中。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上恠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得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

罪。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

蔡齊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綰為膠水令。因家焉。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仁宗初。為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入為翰林學士。太后出金

帛脩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崇勳陰使人誘齊為文記之。曰。當得參知政事。齊久之不上。罷知河南府。召為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太后相踵稱制。遂罷預政。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逮甚眾。帝怒。使齊按問。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交趾虐其部人。自歸宜州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納。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荆湖開田處之。若

不受。必聚而為盜。後數年。蠻果為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執奏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奸黨所誣。帝遽令磨去。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文忠。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為散直。趙元昊反。詔擇衛士。以青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為賊敗。士卒畏怯。青行常為先鋒。破金湯城。略宥州。嘗與賊戰。眾寡莫敵。青度必以奇勝之。戒軍中盡舍弓弩。皆執短兵。密令曰。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教。賊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賊大笑謂我軍怯。鉦聲止。忽前突擊之。賊不覺大敗而走。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乘勝追奔數里。賊忽墮過山嶠。士卒皆欲奮擊。青曰。其前必遇險。遽鳴鉦止之。賊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因謂將佐曰。奔亡之賊。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詐謀。況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

萬一落其術中。悔將何及。在涇原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八。屠番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以功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累遷保大安遠二軍節度。為軍都指揮使。青為衛士時。嘗刺字於面。至是貴顯十餘年。而面涅猶存。仁宗諭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臣所以有今日者。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懷智高反。破邕賓等七州。仁宗遣張忠蔭偕討之。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之。久皆無功。青上表請行。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率眾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討賊方略。青曰。比者軍制不立。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賊不足破也。然但慮賊聞青來。遁走不得見耳。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何如。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既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甚多。青謂之曰。智高小寇。至遣青行事。急可知。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為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於是

聞者大駭。無復求從行者。初張忠將偕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及戰。無紀律。楊畋余靖所為紛亂。孫沔大受請託。故屢為賊敗。及青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立部伍。明約束。進止皆成行。列有卒奪逆旅菜一把。斬之以徇。軍中肅然。青每止郵驛。或野宿。四面嚴兵守禦。無敢妄出入者。青至賓州。戒諸將毋與賊鬪。廣西鈐轄陳曙殿直袁用等乘青未至。輒以兵八千與賊戰。敗走。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召曙用等三十人按法斬之。諸將股栗。時張忠將偕敗死。余靖等詣軍門請罪。青曰。舍人文臣。

臣等奉命

十一

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糧休士卒十日。賊謀知不為備。僞上元節。令營中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下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無疾起。如內久之。使諭孫元規令躡主席。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三賊青已奪崑崙關矣。青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進兵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先鋒孫節中流矢死。青執白旗急麾騎兵左右出擊。先是青縱番落馬二

千出。賊後於是前後左右合擊。賊標牌軍為番馬所衝突。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死者相枕籍。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生擒五百餘人。智高燒城遁去。明日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悉分給將士。釋為賊俘脅者。歛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還京師。仁宗嘉其功。拜工部尚書。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青既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兵五萬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蠻夷以除內寇。蠻夷貪得或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

臣等奉命

十二

交趾助兵。賊平。人服其遠略。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事親孝。父喪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三奉使江表而已。性慎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故所至輒有功。後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沉有智略。能畏慎保全始終。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遣使以中牢祠其家。

張詠

張詠字復之。澧州郵城人。登進士乙科。擢崇陽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而植

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可百萬匹。民皆富足。累遷樞密直學士。兼掌三班院。李順構亂。攻陷成都。詔王繼恩率兵討順。詠知成都府。繼恩破賊。收成都。而關中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十萬斛。軍士皆喜慰。時成都雖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宴宴爲事。軍士往往剽奪民財。詠悉禽至廩。面數其過。將盡斬之。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能亟白乃所分其兵。尚可免死。衆曰。唯公所命。詠釋之。繼恩即日分兵。請食馬芻粟。詠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黨尚多。民不敢出城。芻粟何由得之。繼恩乃出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奏罷關中運糧。上喜曰。向益州以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順之寇掠。民多脅從者。詠揭榜諭之。自首者釋其罪。使時四王而首者相踵。詠遣之曰。李順脅民爲賊。今我代賊爲民。不亦可乎。繼恩在蜀日橫。而賊黨未平。詠以狀聞。

詔上官正討之。正頓師久不進。詠激其行。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深入。大致克捷。西川都巡檢使韓景佑爲所部卒劉玘所逐。掠懷安軍。報至。詠方會僚屬不問。又掠邛蜀。將趨益州。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率兵至方井遇賊。一戰斬玘首。餘黨悉平。正還有卒以賊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翦來。知復是誰。段倫曰。學士真神明也。當時隨倫破賊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付管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賞罰至當。軍士相顧歡躍。詠初至蜀。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又嘗責決一吏。吏技辭不伏。詠曰。這的莫要劔突。吏云決不得。契劔則得。詠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詠之威信。令出必行。又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詠。詠判。

其謀曰。勸殺人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殺僧取其戒牒。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民間忽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詠召縣令謂曰。汝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于市。即日帖然。詠以蜀地徠游手者眾。稍遇水旱。民必艱食。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定制。自是雖有災饑。民無飢餒者。詠治益。恩威並用。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鑄板謂之戒民集。犬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改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犯者數百人。詠悉遣之。寮屬不可。詠曰。錢唐十萬家。飢者八九。不以塩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詠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詠。詠曰。冕非撫御才。踰年王均亂。遂冤據益州。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民間之鼓舞相慶。詠至蜀。郡復大治。初詠單騎赴蜀。官屬憚其嚴。莫敢要者。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及詠還。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

皇鑒卷十七

十五

女也。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有清鑒。善感否人物。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又曰。事君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嘗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果決三也。又曰。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詠之言行。皆可為師法。所至人人畏而愛之。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皇鑒卷十七

十六

歷代臣鑒卷之十七

歷代臣鑒卷之十八

善可為法

宋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監左藏庫。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琦奏置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沽。數日不至。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拜右司諫。論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

石中立。又請傳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者。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正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曰。今言者不激則畏。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益利歲飢。為體量安撫使。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即命為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為所執。時宰相韓平子弟。琦辨直其冤。改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汰禁卒羸老者。脩廊延城障。歸陳

西北四策。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繕甲厲兵。脩營都城。密為討伐之計。聞范仲淹富弼罷。琦為辨析。不報。乃請外。出知揚州。徙定州。兼安撫使。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出怨言譟城下。琦誅其尤無良者。籍死事孤嫠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又賑活飢民數百萬。鄰道視以為法。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詰歸之。侵耕陽武岩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抄。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琦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九千六百頃。求知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得疾。不能御殿。臣下請立嗣。依違不行。琦取漢書孔光傳進曰。成帝無子。立弟之子。彼中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乃定議。下詔立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或有親客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琦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

此疾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太后意稍和。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乎。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耳。惟父母不慈而子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太后還政。拜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請建儲以安社

卷八

三

稷。帝即召學士草制立顯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乃堅辭位。除鎮安武昭軍節度使。司兼兼侍中判相州。琦辭兩鎮。但領淮南。會西邊倣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與王安石爭青苗法。請解四路安撫。止領一路。還判相州。契丹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所以致疑。臣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備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舊好。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

日充。若果敗盟。則一振威武。恢復舊疆。懣懣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握馬皆驚。帝哭之慟。輟朝三日。發兩河卒治塚。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琦早有盛名。識度英偉。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屢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琦天

卷八

四

資忠樸。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之。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及出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可屬國者。主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慶。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後徙為蘇州吳縣人。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服除。薦為祕閣校理。常推其舉。以食四方遊士。諸

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請太后還政。不報。出知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詔中外毋得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仲淹曰。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歲大蝗旱。仲淹請遣使循行。求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上抹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之。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曰。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

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夷簡以為迂闊之論。仲淹又為四論。譏切時政。罷知饒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詔。知永興軍。徙知延州。先是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諸砦皆廢。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管田。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河中同華中下戶稅。就於鄜州輸納。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什之三。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待春深入。賊馬疲人飢。易制。第按兵不動。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田為持久計。則秦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帝皆用其議。又請脩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與仲淹約和。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焚書。請斬仲淹。降知耀州。還環慶路。經略安撫。仲淹至部。犒賞諸羌。為立條約。皆受命為漢用。馬鋪砦在賊腹中。仲淹城之。即大順城也。大順

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寇益少。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仲淹率衆援之。賊出塞。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與韓琦龐籍分領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仲淹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不敢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不能守者。皆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帝悉採用之。詔書畫一頒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改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以疾請鄧州。疾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與。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邠慶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

富弼

富弼字季國。河南人。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晏殊。殊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召爲開封府推官。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燕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燕。帝深悔之。時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曰。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按其獄。德和坐腰斬。夏守贊爲陝西都部署。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守贊既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詔罷守忠。弼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開南地。朝廷擇報聘者。夷簡因是薦弼。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

欲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遂為使報聘。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弼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無獲。若舉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契丹主曰。何謂也。弼曰。晉末帝昏亂。王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克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今脩明。上下一心。北朝能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卒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契丹主曰。吾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來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不如歲幣有無窮之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其遂以誓書來。弼歸。

復命。受口傳於政府。以行。次樂壽。曰。脫國書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入見。易書以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且爭獻納二字。弼不可。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遷樞密副使。元昊遣使來稱男。不稱臣。弼請却其使。卒臣之。出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公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待餓寄居者。皆賦以楮。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天下傳以為式。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弗豫。弼與老博入問疾。每事皆關白乃行。以母憂去位。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為樞密使。以足疾辭。出判揚州。封鄭國公。神宗立。

詔入觀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實。」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吳乃退，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臣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本，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

臣等表十八

十一

喜怒為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慝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必多。今中外之事漸有更張，大抵小人生事，願深燭之。是時久旱，以同天節當上壽，弼乞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王安石用事，弼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神宗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出判河南，以不行青苗法，奪使相，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能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

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卒贈太尉，謚曰文忠。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嘗云：「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累遷殿中侍御史，黃德和誣劉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平家二百口皆械繫。彥博鞠治得實，德和并奴皆就誅。至和中，

臣等表十八

十二

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忽得暴疾，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起醺大慶殿，因留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彥博察其誣，誅卒以靖眾。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

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博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當言。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博曰。自今無得復然。既而議遣司天官定渠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恐治前罪。更言渠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博等始歸第。丁母憂。乞終喪。許之。服闋。以故官判河南。入為樞密使。詔博宗臣。令宰相陳升之位。博下。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上。臣不敢效其所為。以忝朝著。乃止。

皇朝卷十八

十三

博在樞府九年。為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卒。年九十二。謚忠烈。博雖窮且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十三人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由。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慕之。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由鄉貢試吏部。廷對皆第一。累遷右正言。知制誥兼中書館脩撰。時瑞應沓至。帝

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改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皆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後罷出。知應天府。民間謠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入為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謂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

皇朝卷十八

十四

演以為然。因以白后。真宗崩。曾奉命入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幼冲。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以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欲帝朝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獲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兩宮奏事如曾議。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曰。比

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出判河南府。及再入相。進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後以左僕射判鄆州。寶元元年。天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仁宗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累官知乾州。

臣鑑卷十八

十五

改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刑獄。徙京西路。又知揚州。有司奏衍辦獄法當賞。遷刑部。歷河東陝西。轉運使。仁宗召為御史中丞。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不出。冀其翔湧以圖厚利。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以平穀價。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于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往。衍不可。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不以為恨。契丹將劉三蝦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衍曰。中國主忠信。若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蝦為契丹近親。而通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不如還之。乃還三蝦。後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年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

臣鑑卷十八

十六

歷代臣鑑卷之十八

歷代臣鑒卷之十九

善可爲法

宋

歐陽脩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試南宮第一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獨司諫高若訥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

同其進可也久之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乃爲朋黨論以進其大意謂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小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者何處得來遷知制誥奉使河東言麟州天險不可廢忻代岢嵐多廢田願令民耕之歲得粟數萬斛保州兵亂富弼爲宣撫使脅從二千人恐其生變將同日誅之弼與

脩遇於內黃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弼悟而止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上疏曰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爲朋黨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蓋善人少過難爲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大臣既被主知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須以此說方可傾之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一旦罷之邪臣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出知滁州召拜翰林學士在職八年知無不言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英宗以疾未親政

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樂成嫌隙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出守青州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求罷政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放逐流離志氣自若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牘觀之見其枉屈乖錯仰天歎曰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而不擾所至民便之脩幼失

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超然獨驚。天下翕然師尊之。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由進士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讞而生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名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分別君子小人。小人雖小

臣鑒卷十九

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請知睦州。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罷知慶州。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給其道里費。歸者相繼。召爲天章閣待制。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擢參知政事。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論青苗法不便。語甚詳切。懇乞去位。出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命復知成都。既至

蜀。治益尚寬。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部晏然。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飢。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脩城。使得食其力。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產。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它孤女二十餘人。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設施寬猛不同。在慶興成都尤爲世所稱道。

包拯

臣鑒卷十九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多所論建。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出知江寧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

節不到有閭羅包老累拜樞密副使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年甫冠中進士甲科性不喜華靡聞喜宴

臣鑒卷十九

五

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累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裴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猶不可況給一品鹵簿乎改直秘閣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益甚不肯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光累上章未果行復上疏曰此必有小人言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遂立英宗爲皇子英宗立遇

疾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諂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曹侂無功除使相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觀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責守忠蘄州安置

臣鑒卷十九

六

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撰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續其書書成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詔錄頒邛直省官四人爲問門祗候光言國初草創天步艱難故御極之初必以舊人爲腹心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詔集議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以爲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之人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

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有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後累與王安石呂惠卿等論青苗法不合。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改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改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

臣鑒卷十九

七

哲宗立。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保馬市易諸法。皆復其舊。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存西戎之議。未決。光復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賢。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軍政常平和戎等事。及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詔令子康扶入對。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官虛已。

以聽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遣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遼隙。光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食少事繁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巷哭如哭私親。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禮。動作有法。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臣鑒卷十九

八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累遷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管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典豐昵之義。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呂誨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屢繼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公

著封還其命。詔以直付閣門。公著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請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人君遇災。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下以至誠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又言。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則世無不治也。遷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其失人心。安石怒。誣以惡語。出知穎州。召還。遷翰林學士。承旨。政端明殿學士。以疾丐去。出為定州安撫使。徙知揚

卷之九

九

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曰。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乃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置諫官。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為取旨之地。乃請事干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各行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民咸以為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右司諫

賈易以言事。訐大臣。將峻責之。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眾加歎服。公著集所講書。切於治道者百篇。進之以為聖學之助。三年。以老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御書其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閑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

卷之九

十

德樂善。見士大夫。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議政事。博取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其取人材。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初與安石善。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既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其不私於所交如此。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為煩。其為名流所敬又如此。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易長葛。皆不赴。仲淹問故。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

去父母耶。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襄邑皆有善政。召遷侍御史。時宰相韓琦等議尊崇漢王典禮。純仁與御史呂誨等論奏不聽。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漢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閤。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崇。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兵部員外郎。兼知諫院。奏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括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命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願示臣言。使之自省。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尚法今則稱商榷。言財利則背孟軻。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擢附何所不至。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不聽。遂求罷諫職。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尋遷知慶州。秦中方飢。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待報。純仁曰。報至無及。

矣。請獨任其責。會秋大稔。無所負。招宗立。召為天章閣待制。時司馬光為政。雖素與光同志。往往臨事規正。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相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宣仁后嘉納之。及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禍將萌。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先臣與韓琦富弼各舉所知。當時指為朋黨。相繼補外。造謗者相慶曰。一網打盡矣。願陛下戒之。吳處厚傳致蔡確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議貶嶺嶠。純仁言聖朝宜務寬大。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誅竄大臣。重刑除惡。如毒藥治病。不能無損。言者劾純仁黨確。出知穎昌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前勸盡毋道。明肅上賓。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哲宗親政。純仁曰。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章惇入相。純仁堅請去。出知穎昌府。因辯呂大防等永廢勿徙。忤章惇意。落職。永州安置。時疾。喪明。聞命。

怡然就道。或謂之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既至永居三年。徽宗即位。召還。乞歸養疾。許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畢。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事則行一事。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令錢以贖。介尚幼。謝不取。介擢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爲之飾。介言不宜過制。詔亟毀之。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綺錦行。賂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帝怒。貶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相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義。由是直聲動天下。士

臣卷十九

十三

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及召爲殿中侍御史。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萬機。又論宮禁。干巧恩澤。不由中書。宜有所抑絕。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十數倍。宜有所股損。帝悉開納之。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英宗召爲御史中丞。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神宗立。拜叅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闕。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不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王安石。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安石既執政。介數與之爭論。不屈。卒。年六十八。帝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山人。殿試中乙科。除大理評事。鳳翔府判官。入判登聞鼓院。英宗欲驟用之。宰相韓

臣卷十九

十四

琦請召試入三等得直史館。軾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熙寧初，王安石執政，欲變科舉與學校。軾上議曰：使君稍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況學校科舉乎？雖令之法臣以為有餘，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科舉乎？雖復古制，臣以為不足。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議上，神宗即日召見，命指陳得失。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勅府市浙燈，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安石欲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其言結人心者，欲朝廷止青苗均輸之法，復常平商稅之舊也。其言厚風俗者，欲朝廷任忠厚老成之士，黜儉巧輕進之人也。其言立紀綱者，欲朝廷委任臺諫，不畏執政大臣也。安石滋不悅。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徐州、河決城。

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畏率其徒持斧鉞出，築長堤屬于城。兩日夜不止。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哲宗召為禮部郎中，尋除翰林院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未嘗不反復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輒首肯之。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忌。出知杭州。至，拉大旱，飢疫，軾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浚茅山河，專受江湖溢橋河，專受湖水以通漕運。復造堰鍾以為湖水蓄洩之限。復完六井，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以通行者。入為翰林承旨。請外。出知潁州。徙揚州。言舊發運司聽操舟者私載物貨，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近歲不許舟弊人因，公私皆病。請復舊從之。入為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謀讜論，挺挺大節。卒，追贈太師，謚文忠。

歷代臣鑒卷之十九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

善可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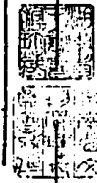
宋

鮮于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及條當世之失其語剴切唐介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調黔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氏敗前令不少今不害恐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迹神宗詔求直言侁為蔡

臣鑒卷二十

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判官將運判官初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忘之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石民怨者不可殫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無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後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



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尋罷主管西京御史臺摯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願齊魯之區凋弊已久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革布列天下乎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摯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請復制舉以搜羅俊賢摯宗通言路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

臣鑒卷二十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起居郎尋為太常卿金人渝盟綱上禦戎五策欽宗即位金將幹離不渡河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固執不可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親征行營使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眾數千人金人知有備乃退金人議和綱謂所需金帛千萬竭天下且不足太

原中山河南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宰相當往覲王。不當往。與宰執議不合。綱求去。上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矣。時已議和。然勤王兵並集。姚平仲率萬人夜劫虜寨。中使傳旨諭綱令速援之。綱率諸將與金人戰。射却之。平仲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命綱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及金人退師。

臣鑒卷十

三

綱請迎太上皇還京。時徽宗南幸。政事頗有更革。遂致疑沮。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感悟。賜以玉帶金魚象簡。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又以老病告歸。耿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綱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謫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金兵再至。

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至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為康王。開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見帝力辭。高宗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上十議。皆施行焉。請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為國之屏蔽。上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薦張所。傳亮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又立法申明軍政制。

臣鑒卷十

四

造戰車。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上乃許幸南陽。而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初綱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真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益盛。以沮張所傳亮。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乃再疏求去。尋有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傳亮

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蜂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未幾。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金人及偽齊來攻。綱上防禦三策。詔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復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疏奏。上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綱上疏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上嘉勞久之。時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軍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上車駕進發。幸建康。

臣鑒孝子

五

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且修築沿淮城壘。淮西鄜瑀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五事。奏之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上疏諫之。既又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臺諫交章論之。命奉祠。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招諭江南為名。不著國歸。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招諭。此何禮也。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十年。薨。年五十八。計聞上為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近。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畏服如此。

臣鑒孝子

六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

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除大名館陶尉。調衛州龍遊令。建庠序。設師儒。經術風俗一變。擢科者相繼。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靖康元年。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避徙。帑廩朽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全兵數千騎。直扣磁州。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謂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眾不從。乃自將兵趁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營。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

北道總管趙野等。合兵入援。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屢敗金人。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遂轉戰而東。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必復來。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欲據其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遂勸王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上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潛善等復倡和議。澤上疏極諫。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開封尹。關李綱薦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師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首捕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河東巨寇王善擁眾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諭以逆順。遂解甲降。揚進擁兵三十萬。王再興等各擁眾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降之。上疏請上還京師以慰人心。除延康殿學

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澤以為憂乃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為戰車千餘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大河鱗次為連珠砦結連兩河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入馬咸願聽澤節制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為統制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澤命步將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

自鑒孝子

九

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迤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敗之金將王策本遼酋為金領兵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汝國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得敵虛實之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勉以忠義期還二聖以立大功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

曰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及燕趙豪傑來歸中國者甚眾澤謂人曰軍可舉矣故請車駕還京尤力前後凡二十餘上然每為潛善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瞿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吾死何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遂薨遺表猶贊上還京都人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吊出涕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澤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

自鑒孝子

十

身嘗膽臣子乃安居養食邪始澤集羣盜聚兵儲糧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其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擢禮部侍郎高宗

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叅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力請為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唐。留浚守平江。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赦書至平江。浚秘不宣。約張俊呂頤浩劉光世合謀起兵討賊。上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與張俊請以身任之。浚大犒其將士。諭以逆順。眾咸感憤。浚乃聲傳正彥罪。移檄中外。率諸道兵繼進。浚遣客馮轡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明辟。眾情大悅。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身遁。浚與頤浩等引勤王兵入都城。都人聳觀。以手加額。浚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勞問再三。解所服玉帶以賜之。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時浚年二十三。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上許之。乃以浚為川陝等路安撫使。制使得便宜黜陟。浚在關陝三年。訓新

臣鑒卷十

十一

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任劉子羽趙開吳玠而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全蜀按堵。江淮亦賴以安。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并力窺東南。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將士見浚勇氣十倍。世忠遣麾下將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右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至醴陵。檄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高宗遣使賜誥。趣歸勞問之。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問安使何鮮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孝不與庶人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

臣鑒卷十

十二

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書告諭中外。群臣哀切。浚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機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會副統制鄺瓊執尚書呂祉歸劉豫。浚升谷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落職居永州。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浚念檜欺君誤國。羣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徙永州。

臣鑒卷十

十三

浚去國幾二十載。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以至武夫健將。兒童婦女。亦知傾慕。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而檜怙寵固位。懼浚害己。令臺臣每彈劾語。必及浚。反謂之為國賊。必欲殺之。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以母喪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念天下事。為檜所壞。邊備蕩弛。會金亮篡立。必將入寇。上疏極言時事。大臣沈該。方俟為湯思退見之。謂敵初無釁。笑以為狂。臺諫交章論浚。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學士判潭州。時金騎

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燄漲天。慎無輕進。浚不聽。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搗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車駕將還臨安。高宗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獎諭。賜坐降問。浚從容

臣鑒卷十

十四

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誼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孝宗召浚。時浚遣子枋奏事。乞骸骨。孝宗謂枋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為浮議所惑。帝稱浚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詔浚行視江淮。浚招徠山東。淮北忠義。及淮南壯士。江西羣盜。命將統之。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置戰艦。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於河南。聲言刻日決戰。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

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且約契丹為應援。金人益懼。而湯思退命王之望尹穡等論浚費國不貲。浚亦請辭督府。詔從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醴泉觀使。朝廷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極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謂浚勿復言時事。浚曰。吾荷兩朝厚恩。今雖去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聞者聳然。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輟朝。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

十五

大志。事母以孝稱。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鄙。觀山川形勝。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能通知邊事本末。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莫如建康。至於錢唐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等皆為名臣。拔吳玠於行間。謂韓世忠可論大事。一見劉錡。付以事任。皆為名將。時稱浚為知人。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一

善可為法

宋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言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關政。鼎言今日之患。始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一

一

於王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或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遂遷侍御史。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諫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為中丞。除僉書

樞密院事。金人兵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尋都督川陝諸軍事。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鼎勸上命張浚韓世忠進兵討之。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鼎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

皇朝卷三十一

二

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上欲自將渡江決戰。鼎諫止之。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嘗謂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置座右。次第

奏行之。帝無子。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上以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命冲刊定。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後浚論事與鼎多不合。浚滋不悅。鼎力求去位。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浚尋去位。復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

皇朝卷三十一

三

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極力營救之。上意乃解。遂以浚散官分司居永州。鼎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則傷元氣矣。御筆和州防禦使瑗除節度使。封吳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今日禮數不得不異。上曰。姑待之。鼎嘗闢和議與秦檜意不合。及爭瑗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鼎引疾求免。乃以忠武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上每追念其功。鼎至越。丐祠。檜恐其逼己。徙知泉

州。又諷臺諫論鼎。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復諷王次翁等論之。累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尋徙吉陽。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鼎知檜必欲殺己。先得疾。自書墓中銘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復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配享高宗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定論中興賢相以鼎爲首。稱云。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早年爲勇絕人。年十八。應募鄉州。隸赤籍。崇寧四年。從征西夏。斬開殺敵。屢立戰功。進勇副尉。宣和二年。禽方臘。轉承節郎。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世忠討捕。禽殺殆盡。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而出。欽宗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調奏甚悉。轉武節大夫。勝捷軍大校。李復叛。擊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潭沱河。時康王如

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酋帥率衆數萬逼城。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命將分討羣盜。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衛。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帝在錢塘。苗傅劉正彥反。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進兵討之。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拒之。世忠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遂敗。傳正彥遁走。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

最高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侑以屬吏。因請擊賊。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禽正彥及傅。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駐軍侯敵歸路。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兀朮軍不得渡。捷棘在濰州。遣太一李董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

北。元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以鐵縶貫大鈎曳沉敵舟。元術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元術語塞。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得絕江遁去。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王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元術也。是役也。元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

臣鑒卷二十一

六

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建安范汝為反。世忠攻破其城。汝為自焚。斬其弟岳。言以徇禽其謀主謝嚮等五百餘人。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廣西賊曹成擁眾在邕邵。世忠招之。成率眾八萬人降。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擊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與賊戰。大敗之。遂禽捷字也等二百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合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眾。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之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解元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親。

臣鑒卷二十一

七

織薄為屋。樵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敗。劉豫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圍淮陽。賊堅守不下。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歸楚州。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猗將寇淮東。為世忠兵扼不得進。既而秦檜主和議。世忠力陳其非。不聽。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括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

舉兵決戰。兵勢最重。屢臣請當之。不聽。十年。金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淝口。鎮敗之。又遣將分擊皆捷。十一年。兀朮圍濠州。世忠受詔救之。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米及酒庫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骨。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事。踰驢背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自號清涼居士。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追封蘄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勅尚醫視療。將吏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慈直。勇敢忘義。事關廟社。必流淚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辯之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長禍苟同。

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世忠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豫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貴進和。飛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與戰。伏兵起。先所遣卒禽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從戰立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康王即位。上書請復中原。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因陳方略。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禽金將拓拔耶烏。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屢戰皆捷。授英州刺史。與杜

充俱還建康。金人寇烏江，飛迎戰甚力。兀朮趨杭州，飛邀擊六戰皆捷。金所籍兵相會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飛拒之。屢戰皆捷。兀朮趨建康，飛令黑衣人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潰，兀朮次龍灣。飛復以兵破之，遂復建康。尋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自為先鋒，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薄之，伏發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奔成，成自引兵十餘萬來，飛復大破之。追斬

臣卷之十一

十

進，成走蘄州，降偽齊。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都統，留洪州彈壓盜賊。時賊寇范汝為姚達、曹成等據道，賀等州。飛皆討平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州。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遂授黃復等州制置使。飛渡中流，顧幕屬曰：「飛不禽賊，不涉此江。」遂復鄧州。趣襄陽，李成夜遁。復襄陽、鄧州、唐州、信陽軍。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飛解平之。入覲，封母國夫人。飛進封武昌郡開國侯，捕賊楊么等降之。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

臣卷之十一

十一

至是人以其言為識。張浚至江上，會諸將，稱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每戰皆捷。中原響應，從幸建康。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帝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又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沮之。上章乞解兵柄，終毋衆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墓側。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不許，乃趨朝待罪。帝慰遣之，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十年，金人攻拱亮，劉錡告急。命飛馳檄，飛分遣諸將赴之。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未幾所遣部將相繼奏捷，兵勢甚銳。兀朮大懼，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之。飛遣子雲敗之。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踊拐子馬。飛戒士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之。兀朮益兵來，又奮擊敗之。飛度賊必攻潁昌，又命雲速援王貴。兀朮果至，夾擊殺兀朮婿夏金吾等。兀朮遁去。兩河豪傑舉來歸。山西諸郡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所

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挽車牽牛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元木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興。金將率所部降者日衆，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執奏不聽。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請留。飛亦悲泣，取詔視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元木等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時飛方苦寒，嚙力疾而行。帝大喜，師至廬州。金人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元木破濠州，揚沂中敗。帝命飛救之。金人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元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諷臺諫交章彈論，遣使捕飛。飛哭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致其詞。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子

臣鑒卷二十一
十二

雲棄市。飛性至孝，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侍姬，吳玠飾名姬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行軍有法，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餽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欲有所舉，召諸統制與謀，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調軍食必廩，頗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臣鑒卷二十一
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一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二

善可爲法

宋

劉錡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川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宣和間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與夏人戰。屢勝。累以功加官。至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都副留守。所部八字軍四萬人。皆

臣鑒卷二十二

携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無程而進。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敗盟來侵。錡與將佐捨舟登陸。先趨城中。而金人已入東京。遂與知府事陳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分命諸將守諸門。於是軍士皆奮。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禽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獲頗衆。金將王褒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來者益盛。移砦

臣鑒卷二十二

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營。復大破之。兀朮親領兵至。或謂乘屢捷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威稍振。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矣。衆皆感動。思奮。錡復設計敗之。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恃拐子馬以爲強。至是十損七八。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錡兵不盈二萬。出戰者僅五千人。惟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未幾秦檜請令錡還太平州。諸將皆召還。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兀朮兵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引兵出清溪遇敵。兩戰皆勝。敵敗走。錡與王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歸太平州。尋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弭望數十里不絕。中外大震。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

州。金將高景山來攻。錡遣員琦拒之。伏發大敗之。斬景山。錡病求解兵柄。召詣闕下。提舉萬壽觀。三十二年閏二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應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時皆惜之。

吳玠

吳玠字晉卿。順德軍隴千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擢涇原第十將。靖康

臣鑒卷三十三 三

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略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宣撫使張浚巡關陝。授玠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陞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為啼哭郎君。尋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徠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

玠以為未可。不聽。已而敵驟至。進薄玠營。軍遂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鳳翔民感其遺惠。夜輸芻粟助之。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為用。遣將擊之。大敗遁去。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術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縱兵夜擊。大敗之。兀術中流矢。僅以身免。復以撒離喝為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玠在河池。金人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林關。掩擊其後。軍墜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先是璘在和尚原。

餉饋不繼。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築壘移兵守之。四年二月。兀朮撤離喝劉夔復大入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以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揚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則斬。金分軍為二。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急而後戰。金生兵踵至。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驍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紮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金帥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將扼其歸路。又敗之。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秦隴鳳三州。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帝授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實座右。積久牆牖皆

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西人思之。作廟於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為涪王。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縣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積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制置使种師中往援。屯榆次。俊為隊將進擊。殺傷甚眾。獲馬千匹。俊請乘勝進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悉兵合攻。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俊勸兵勤王。高宗見俊美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從高宗至東平府。討臧兗州。剽賊李昱。進桂州防禦使。從高宗如濟州。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

天府高宗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群盜蜂起。俊皆討平之。又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傳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至平江。張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與劉光世韓世忠合兵以進。戰于臨平。傳等兵敗。開城以出。俊等入見於內殿。帝嘉勞久之。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癸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等與之力戰。大破之。殺數千人。俊戒將士毋驕墮。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數。夜拔寨去。未幾。江浙群盜蜂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盜。十月。浙西群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張用李成偕據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攻

圍江州。久未解。改俊江淮路招討使。討之。李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命岳飛楊沂中等設計。攻擊遂復筠州。臨江軍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王進潛渡六合。出其背。敵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帥程師回張建壽以獻。六年。敗劉猗軍於李家灣。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猗僅以身免。拜少保。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八年。金人請寢兵。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金人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三路都統自東西兩京分道來侵。俊收亳宿州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又復亳州。引軍還壽春。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累戰敗金人于拓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尋進清河郡王奉朝請。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

韓劉岳高宗於諸將中眷優特厚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欽以一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

劉光世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職。累升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為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發。出其不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升鄜延路兵馬鈐轄。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賊大潰。充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兵攻汴。光世入援。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為宜速

臣鑒卷三十二

九

進。不可以詔示衆。進屯陝府。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為五軍都提舉。王即皇帝位。為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破之。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命討李成。敗之於上蔡驛口橋。成收散卒再戰。又敗之。成遁。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苗劉為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時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乃引兵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命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

及池州。移屯江州。鄧瓊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

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金人破楚州。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携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實。復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為信。歸者不絕。因初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寨去。紹興元年。命兼淮南宣撫使。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為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

臣鑒卷三十二

十

招降之。三年。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劉豫將王彥先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鄺瓊屯無為。軍為濠廬援。賊乃退。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戡破之。尋以廬州失守。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十年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有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策

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
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以募鄉丁捍禦第賞。
轉承直郎。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
密院編脩官。紹興八年。王倫自金還。宰臣秦檜決策。
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詆
之。乞斬王倫。孫近秦檜之藁。檜以銓狂妄凶悖。
鼓衆除名。編管昭州。臺諫救之。乃監廣州鹽倉。檜死。
銓量移衡州。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脩
德結民。練兵觀變。隆興元年。擢起居郎。尋兼侍講。國
史院編脩官。因進講言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

臣鑒三十一

十一

進言乞都建康。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
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
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
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
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終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
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播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
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炀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
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貽禍而不得聞。若
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金人
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

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
主和議。排浚。銓廷奏之。張浚之子拭賜金貲。銓繳奏
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詔以和戎大詢于庭。預議
者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不可和者銓一人
而已。二年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關政
急務。銓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關政。言極剴切。乾道
初。以集英殿脩撰知漳州。改泉州。言四方多水旱。左
右不以告。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乞致
仕。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
疆為言。上曰。朕忘也。尋復元官。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臣鑒三十一

十二

夢謚忠簡

楊存中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
人。祖宗間。永興軍路總管。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
知麟州。建寧寨。金人來攻。亦死於難。存中魁梧沈鷺。
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
當以武功奮。於是學孫吳法。善騎射。宣和末。山東河
北群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金人圍
汴京。存中與張俊以兵入援。後隸張俊部。上問將於
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畫

夜扈衛寢幄不少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
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
高望見介冑盡赤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
漢遷閭門祇候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將欲屠城
存中力諫止戮渠魁從韓世忠與劉猗戰于藕塘存
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
自以鐵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猗以
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
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
之皆怖而降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

臣鑒卷二十二 十三

知朕得人也兀術復來侵以拐子馬翼進存中使萬
人操長斧如牆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
截金山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錄殿前都指
揮使十四年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
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況其他乎封恭
國公拜少師尋進封同安郡王遼聲日急命存中為
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金
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俟敵及金人請和存中
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
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

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入關朝議割蜀之和尚原
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願毋棄
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都督江淮事時諸軍各守分
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更相為援帝
親札褒獎之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
持不可乃已乾道二年卒年六十五追封和王謚武
恭存中天資忠孝勇敢大小二百戰身被五十餘創
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為舊臣尤禮異之
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請于朝祖宗
閱謚忠介父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報忠許祭五世

臣鑒卷二十二 十四

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
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律所用將士專
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
之卒為名將嘗以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
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所居建閣以
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二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三

善可爲法

宋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母喪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鰥且疾。跣步不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

臣鑒卷二十三

一

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除祕書丞。累遷禮部郎官。三十年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見金人運糧造舟者。及亮恃慢語。請豫思備禦。既而金兵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時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兩淮盡失。金主亮大舉兵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分布諸將以待。部分甫畢。敵已大呼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薄宋軍。允文督部將時俊率士卒殊死戰。又以海鰐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允文令山後出疑兵。敵始遁。又命勁弓尾擊。大敗之。僵尸四千餘。獲其將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明日敵復至。復出擊

臣鑒卷二十三

二

大敗之。敵始遁去。以捷聞。亮尋爲其下所殺。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除川陝宣諭使。孝宗受禪。朝議欲盡棄陝西。允文爭之。前後十五疏。不能回。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時金人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不得。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進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

及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檢
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御史蕭
之敏嘗因事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
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母聽其去上爲之黜之
敏允文言之敏端衣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
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淳熙元年薨詔贈太傅謚忠
肅允文天姿雄偉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
人望而知其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
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貳焉

王十朋

臣奏卷二十三

三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資穎悟日誦數千言入
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
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以權爲對末
云願陛下正身爲本任賢以爲助博采兼聽以收其
效幾萬餘言上嘉之權爲第一採用其言擢授紹興
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
行時以四科薦召爲校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金
將渝盟十朋論對言甚剴切上嘉納大略施行之秦
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籀李浩相繼
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遷大理丞請祠歸孝

宗受禪起知嚴州召對言人主有大職三任賢納諫
賞罰是也上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講十朋見上英
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姦誤國
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計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
十朋再疏論之遂改與祠張浚出師復靈璧虹縣歸
附者萬計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爲主先之以招不獲
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浚將李顯忠等失
律浚上表自劾主和議者乘而攻之十朋言先因金
人敗盟臣乞用浚浚既待罪臣乞竄逐改除吏部
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

臣奏卷二十三

四

一夕遁去移知慶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從
間道去衆皆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復知泉州
凡歷四郡布上恩卹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
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
戒俾之自新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
人繪而祠之饒久旱入境雨湖州苦霖雨十朋入境
即霽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疾革累章告
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謚曰文忠
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
沒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

周必大

周必太字子充廬陵人。登紹興二十年進士第。累官至監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幸。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材。區別所長。爲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兼權兵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又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

臣等奉
五

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除敕文閣待制兼侍讀。權兵部侍郎兼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爲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爲治平元祐之用。自嘉祐蔡洙士風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材。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御球塲。必大諫。上容謝之。必大在翰苑。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賑濟。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

何以塞公論。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不能廢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未可輟卿也。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尋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光宗即位。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拜少保。封益國公。尋奉祠。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白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去。以少傅致仕。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曰。忠文耆德之碑。

真德秀

臣等奉
六

真德秀字景元。建之浦城人。登進士第。試博學宏辭科。累官至寶謨閣待制。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理宗即位。入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奏云。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真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陛下不幸慶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意。乞興滅繼絕。觀舜所以處象則不及矣。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願陛下益講學進德。又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儲賂公行。恬不之恠。又云。陛下

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納。時相史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撼。遂落職歸。明讀書記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中。改職與祠。知泉州。召爲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盛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上皆欣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拜叅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官遊所至。惠政深洽。無愧其言。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德秀之力也。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煒然。自爲兒童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祖。豈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

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爲第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以忤貴似道數被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募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留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乃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伯顏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等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潁十三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閭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勸之約諸道兵攻建康。灣頭揚子路。吾以舟師直抵鎮江。同日大舉。然後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冀浙歸路。

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時制置司以天祥為說降欲殺之。乃間道至高郵。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等取寧都。霄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等亦提兵歸。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既而吉贛臨洪邵永諸郡縣豪傑皆起兵應天祥。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恒窮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十一月。進屯潮陽縣。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被執於五坡嶺。天祥吞腦子不死。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

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逃其死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至燕。館人供帳盛甚。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世祖遣王績翁論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孟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且言欲取文丞相。因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揮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向南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四

善可爲法

遼

高模翰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軍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賞之。天顯十一年七月。唐遣張敬達。楊光遠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銳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許之。九月。徵兵出鴈門。模翰與敬達軍接戰。敗之。太原圍解。敬瑭夜出謁帝。約爲父子。

卷之二十四

一

帝召模翰等。賜以酒饌。親饗士卒。士氣益振。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鼠竄。晉安寨。模翰獻俘于帝。會敬瑭自立爲晉帝。光遠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上諭模翰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冊禮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于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羣臣皆稱萬歲。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爲統軍副使。前驅拔赤城。破德貝諸寨。是冬。兼總左右鐵鵝子軍。下關南城邑數十。三月。勅虎官楊覃赴乾寧軍。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模翰與趙延壽聚

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鏃鏃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衆以功加侍中略地鹽山破饒安晉人震怖不敢接戰加太傅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軍法在正不在多以多凌少不義必敗其晉之謂乎詰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手詔褒美頃之杜重威等復至濬汜河帝召模翰問計上善其言曰諸將莫及此乃令模翰守中渡橋及戰復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卿英銳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貤後裔已

臣鑒卷二十四

二

而杜重威等降車駕入汴加特進檢校太師封慈郡開國公賜璽書劍器爲汴州巡檢使平汜水諸山土賊遷鎮中京天祿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曆初召爲中臺省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爲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九年正月遷左相卒

耶律屋質

耶律屋質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會同間爲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聞之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安端劉哥等

于泰德泉敗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軍次潢河橫渡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以屋質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爲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卿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屋質授書於帝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即不敵柰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海思詣太后和利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屋質曰汝嘗爲

臣鑒卷二十四

三

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吾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亦遜謝。惟怨是尋。太后牽于偏愛。託先帝遺命。安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乃索籌。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偶聲曰。我在元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爲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禹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爲之。乃許立永康王。帝謂屋質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質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天祿二年。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盆都。結天德等爲亂。耶律石剌潛告屋質。屋質遽引入見。白其事。劉哥等不服。

事遂寢。未幾。劉哥邀駕觀樗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哥自誓。帝復不問。屋質奏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輒恕。帝曰。卿爲朕鞠之。屋質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天德杖斃。遷劉哥。以盆都使轄曼斯國。三年。表列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上不聽。五年。爲右皮室詳穩。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羣臣皆醉。察割弑帝。屋質亟遣人召諸王及喻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割。亂既平。穆宗即位。謂屋質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西事。保寧初。宋圍太原。以屋質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以功加于越。薨年五十七。帝痛悼。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云。

張儉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

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方眷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賜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

臣鑑卷三十四

六

尚父。徙王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惟紬帛。食不至重味。月俸有餘。調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悉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儉在位二

十餘年。裨益爲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親征。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知之。進菜羹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十二年薨。年九十一。

馬得臣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寧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

臣鑑卷三十四

七

太宗玄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別議。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時上擊鞠無度。上書諫曰。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之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懽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

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窮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虎。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鉞言之。竊以君臣同戲。不免分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橫馳騖。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儻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福。羣臣之願也。書奏。帝喜歎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

金

徒單克寧

徒單克寧。萊州人。善騎射。有勇略。熙宗問丞相希尹。表戚中可侍衛者。奏克寧可用。以爲符寶祗候。已而充護衛。累遷至忠順軍節度使。改曷懶路兵馬總管。大定初。詔克寧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謀衍用契丹降吏計策。襲賊輜重。克寧爲殿。與賊遇于長樂。謀衍使伏兵于左

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其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欲繞出陣後攻之。克寧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衆曰。賊衆我寡。不若與伏兵合。或與大軍相依。可以萬全。克寧曰。不可。若賊出陣後。則前後夾擊。我敗矣。於是奮擊。賊遂敗。越九日復追及賊于霽靄河。左翼軍先與戰。克寧以騎二千追掩十五里。賊迫澗不得亟渡。殺傷甚衆。賊收軍返旆。大軍尚未至。克寧令軍士下馬射賊。賊遂引而南。是時窩幹已再此謀。衍利鹵掠。駐師白灤。世宗訝其久。遣問之。謀衍以謂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奮曰。吾馬不必。但帥不得人耳。今誠能更置良帥。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乃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初困虜。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也。不若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爲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賊兵。賊奔七渡河。負險爲柵。克寧覘知賊柵之背。其勢可上。乃潛師夜登俯射之。大軍自下攻賊。潰皆遁去。契丹平。克寧除太原尹。未閱月。宋吳玠侵陝右。徒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佩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

曰。今命克寧參議軍事。其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軍也。克寧至。下令安輯。未幾民皆完聚。治兵伐宋。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是時宋屢遣使請和。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約以世爲叔姪國。宋尚遷延有請。及克寧取楚州。宋乃大懼。一一如約。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爲都點檢。十一年。從志寧北伐還師。明年遷樞密副使。無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求致仕不許。罷爲東京留守。明年世宗將復相之。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遣使者諭之曰。統軍使未嘗

臣卷二十四

十

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克寧至京師。復拜平章政事。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譚國公。既而乞歸田里。世宗曰。朕念衆人之功。無出卿右者。卿慎重得大臣體。毋復多讓。二十一年。爲左丞相。徙封定國公。懇求致仕。世宗曰。汝立功立事。迺登相位。朝廷是賴。年雖及耄。可去也。頃之改樞密使而難其代。虛尚書令位者數年。其取重如此。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三年。克寧復以年老爲請。世宗曰。朕念舊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兵道軍謀。舍卿誰可與共者。勉爲朕留。克寧迺不敢復言。世宗幸上京。

皇太子守國。詔留克寧中都輔太子。行左丞相事。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入宮弔哭。奴婢從者多喧雜不嚴。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外戚入臨。從者有數。并謂東宮官屬當以死報國。辭色俱厲。聞者教憚。章宗時爲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伯謂之曰。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勿去。左右世宗在天平山聞訃。知克寧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世宗還京師。克寧表請立金

臣卷二十四

十一

源郡王爲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踰月。有詔起復皇孫金源郡王判大興尹封原王。二十六年。以原王爲右丞相。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以輔導之。章宗雖封原王。克寧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歎曰。克寧社稷臣也。未幾詔立原王爲皇太孫。明日宴慶和殿。世宗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稱歎再三。明年復求解機務。世宗曰。其他宰相未有能如卿者。宜勉留以輔朕。宋主遣使進遺留物。世宗恠其禮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賁之近於好利。世宗曰。卿言是也。乃以所貢物還之。世宗命工宏。大克寧

第畢工。親幸其第。賜金器錦綉重綵宴飲歡甚。解御衣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世宗不豫。謂克寧曰。皇太孫攝行政事。卿其竭力輔之。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及世宗崩。皇太孫爲皇帝。是爲章宗。徙封東平郡王。詔朔望入朝。設坐殿上。克寧涕泣謝不敢當坐禮。其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吏並量材錄用。張汝霖奏真盜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賊吏誤沾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王帶。乞

卷之十四

十二

致仕。不許。詔譯諸葛孔明傳賜之。錫予甚厚。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謝無以輔明主。綏四方。陛下念臣親枉車駕臨幸。死有餘罪矣。是日即榻前拜太師封淄王。賜賚有加。是歲二月薨。遣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言不及私。詔有司護喪歸葬于萊州。謚忠烈。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圖像衍慶宮。

張萬公

張萬公字良輔。東阿人也。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

鄭簿。遷長山令。時土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之。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爲立生祠。久之。改大理評事。陞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嘗謂萬公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尋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爲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罷兵。尋爲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興府事。拜叅知政事。踰年。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

卷之十四

十三

謂宰臣曰。隨處雖得雨。尚未霑足。奈何。萬公曰。旱灾所致。皆由臣等。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灾而懼。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俱罷去。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己。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譏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顧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授知東平府事。諭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母老特畀鄉郡。以遂孝養。萬公謝且捧

書言曰。臣有一言。會今授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爲寬假。使民易辦。人爲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躡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邊事方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爲弗便。萬公素淳厚忠謹。務安靜。湏帝有問。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無益禦侮而徒勞民。上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其言。罷之爲便。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養贍。故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士氣自倍矣。朝臣議已定。萬公獨言其不可者五。皆切于事情。以爲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上皆然之。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天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甚有理也。然孰爲小人。萬公奏張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

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明年。章再上不允。三月。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位。以卿先朝舊臣。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爲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湏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飢盜起。當預備賑濟。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上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賜祭賻葬。贈儀同三司。謚曰文貞。後配享章宗廟庭。

韓企先

韓企先。燕京人。乾統間中進士第。遂擢樞密副都承旨。稍遷轉運使。宗翰爲都統。經略山西。表署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薨。企先代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

公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驚異曰朕曷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居任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爲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漏密謨顯諫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薨年六十五正隆二年封齊國公配享太宗廟庭漢人宰相惟韓企先最賢他不及也

臣等卷十四

十六

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至于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功臣畫像中亦足以示勸後人十五年謚文懿

石琚

石琚字子義定州人天眷二年進士第一再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掇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無所與既而守以賊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累遷吏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

故奉命詳定制度上疏六事大槩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典選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僂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爲詳明頃之拜叅知政事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才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從單合喜定陝西琚請曲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蔚州采地輩役數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對曰聖訓如此百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

臣等卷十四

十七

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世宗將行郊祀禮議配享琚以對越天地神無二主且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然其言止奉太祖配之琚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其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愚備位執政兼任師保以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非希恩也一日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遷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爲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上問琚曰當署

乎。琚曰：故事有之。又曰：祭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錢源欲其流通耳。時宗室子有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廩祿以贍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類此。三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預聞，無由紀錄。上以問琚，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後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勉留之。上謂宰臣曰：朕為天子，未嘗敢專行獨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之。頃而世宗謂宰臣曰：知人最為難事，近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為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又言：惟石琚最為知人。唐括鼎為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圖

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庭。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十九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五

善可為法

元

木華黎

木華黎乳刺兒氏。生時有白氣出帳中。及長。勇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事太祖。以忠勇稱。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尔术張壇立雪中。障蔽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寇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衆皆恐。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捍衛太祖

臣鑒卷之二十五

以出。寇遂引去。太祖即位。首命與博尔术為左右萬戶。謂曰。國內平定。多汝之力。我與汝猶車之有轆身之有臂。汝宜體此。勿替初心。金降者皆言其主環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遂從伐金。攻德興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殲尸百里。復攻居庸關。鏘堅不得入。遣別將統兵趨紫荆口。金兵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分兵攻下益都濱德諸城。從圍燕。金主請和。

臣鑒卷之二十五

二

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金朴以城降。平定東京。進攻北京。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興中府民殺其守將。推石天應為帥。天應來降。以為興中尹。錦州張鯨殺節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掇忽闌南征。木華黎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留。復謀遁去。也先執殺之。鯨弟致掇錦州叛。略數州。復陷興中府。木華黎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來援。我斷其歸路。致可禽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承德縣東。俟之。致果遣鯨子東平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縣東。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敗之。斬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致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其下縛致出降。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

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拔之取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維密等州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徇下平陽遣將攻拔石隰州擊絳州克之復由燕徇趙至滿城武仙舉真定來降。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無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至滏陽守臣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略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礪治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嚴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果大敗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圍束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束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拔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束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拔魯忽禿邀擊之忙古引數百騎遁去遂遣石天應拔洛由東勝渡河西夏國

李正請以兵五萬屬焉復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三千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可以伏兵取勝從之夜半大軍銜枚齊進伏于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見金兵即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州克鄜州金復取隰州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別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陰夷大兵道雲中圍四蹄寨降之拔義和寨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於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下開壁降遷天祚于平陽忽有星晝見或云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邪且遣君命得為忠乎遂過晉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望風歸附河中久為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以蒲為河東要害非天應莫能守乃以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平

陽太原隰州兵並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蒲城。趨長安。長安城守甚堅。乃分麾下兀胡乃大不花兵六千屯守之。留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嶺關徇宋鳳州。師既還蒲。浮梁未成。頗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北渡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掇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弟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詔封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武子。字魯嗣。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大都永清人。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天倪遣護毋北歸。武仙叛殺天倪。府僚追天澤還。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義當復也。即傾貲裝易甲仗。還至滿城。遣監軍詣國王。字魯言狀。且乞濟師。字魯承制命紹兄職為都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擁萬眾來逆。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賊退沮夜遁。天澤追

及之。生禽葛鐵槍。軍威大振。仙懼。奔西山之抱犢岩。遂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扼諸贊皇。義斌勢感焚山自守。天澤遣銳卒摧鋒而入。率鐵騎繼之。斬義斌。仙潛結城中死士為內應。斬關夜入。天澤踰城東出至藁城。得董俊兵。復與笑乃解破走仙。笑乃解念民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為賊所脇。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堡。立樓櫓。招集流散。存恤困窮。攻下抱犢諸岩。覆仙巢穴。仙乃遁去。又取蟻穴馬武等岩。而相衛亦降。太宗即位。命天澤為真定等路萬戶統漢兵。武仙復屯兵於衛。天澤合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眾十萬來援。諸將戰不利。天澤獨以千人繞其後。與大軍合攻之。仙逸去。遂復衛州。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會兵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乃命略地京東。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岡罷睢陽。天澤率輕騎赴之。比至圍已合。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馬出。與大軍夾擊之。金將白撒等敗走。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入蔡諸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金遂以亡。移軍伐宋。從皇太子出攻棗陽。先

登拔之。進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擣之。覆溺者萬計。及圍光州。復引鉅首上陷其城。復州之役。宋兵以闢艦三千鎖湖面為柵。天澤督攻即破之。復人請降。遂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所營。天澤擊之。悉扼其兵于淮。乘勝而南。所向輒克。憲宗賜衛州五城為分邑。世祖時在藩邸。請以天澤為河南經略使。至則興利除害。誅守令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從憲宗伐宋。駐兵合州。宋將呂文德以朦朧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天澤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

臣鑒卷三十五

七

慶而還。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霽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拜中書右丞相。凡治國安民之術。以次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李璫以益都叛。據濟南。命天澤討之。天澤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內外斷絕。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擒璫斬之。遂復益都。天澤每受詔專征得節度諸將。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其懷安謙退如此。帝議攻

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忽剌往經略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為必取之計。以疾還京。明年。詔同伯顏總大軍復出。至郢州而疾作。帝遣使賜葡萄酒。且諭曰。卿歷事祖宗。宣力既多。又首策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可暫歸調護。還至真定。又遣醫馳視。天澤臨終。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薨。年七十四。計聞。帝震悼。賻以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謚忠武。累贈太師。追封鎮陽王。立廟。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勲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僚。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畏避權勢。若將浼然。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孝友忠信。又根於天性云。

伯顏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初事宗王旭烈兀于西域。王遣入奏事。世祖奇之。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遂拜中書左丞。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眾服曰。真宰輔也。比大舉伐宋。命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陞辭。世祖

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為吾曹彬可也。伯顏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橋師啓行。薄郢州。灤水溢。人病於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至郢州。郢城恃江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二千人追之。伯顏以百騎殿後。郢人不敢逼。會阿朮兵至。郢人走。伯顏還擊。斬郢將趙文義。傳其首以招守將王虎臣。王大用。不下。會日暮風大起。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取復州。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遣官鎮撫。不聽。阿朮遣人來期渡江。不答。明日來。又不答。阿朮自来。伯顏曰。此大事也。至上委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伯顏遣奇兵艤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伯顏以白鷁三千艘爭漢陽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朮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明日伯顏進攻陽羅堡。斬王達。其眾數十萬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

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人皆下。於是定新附官品級。撤宋兵分隸諸將。先是遣民戍卒陷入宋境者悉縱遣之。規取荆湖。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興國斬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江州降。帥呂師夔設宴。盛飾宋宗室二女以獻。伯顏怒曰。吾興仁義之師。問罪。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殿帥范文虎以安慶降。徇池州。都統張材以城降。通判趙昂發與妻自經死。伯顏入城。令具水食。焚焉。宋相賈似道都督十三萬號百萬。陳丁家洲。遣使請和。伯顏不許。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夏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倉惶失措。鳴金收軍。眾遂潰。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太平寧國建康無為鎮巢皆送箚。箚請城主師駐建康。時江東大疫。伯顏開倉賑飢。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盛不利行師。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宜從丞相言。朕不從中制也。尋召赴關。復還建康。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伯顏分軍三道。期會於臨安。叅政阿剌罕以右軍步騎自建康出。

西安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以左軍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而自與右丞阿谷海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至常州。太守王宗洙遁。其佐以城降。都統劉師勇復推立姚訥為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遣人射書城中。招諭不應。遂親督軍士多建火砲。晝夜攻拔之。劉師勇奔平江。衆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果來迎降。諸軍皆駐臨安。宋主遣其臣齎國璽納土。伯顏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府庫歸之。有司放散兵需。罷易官府軍錢。時屯軍錢唐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

臣等奉
卷之五

十一

以為天助。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在所充溢。伯顏不一掛目。詔伯顏偕宋君臣入朝。地至關。世祖勞之。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成業。諸將用命。臣何有功能。拜同知樞密院。詔以陵州藤州增食戶為六千。伯顏嘗上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馬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世祖然之。宗王失烈吉反。詔伯顏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烈吉走。

死。嘗從燕王撫軍北鎮。世祖諭之曰。伯顏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汝從。燕王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監視。伯顏與之酒。怡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監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世祖不豫。遣使召成宗于撫軍。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伯顏呵之曰。汝將為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顏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其守正體上多類此。成宗即位于上。

臣等奉
卷之五

十一

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加伯顏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江南三省。素請罷行樞密院。成宗問於伯顏。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成宗是之。三院遂罷。薨。年五十有九。特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伯顏天資高厚。風神靜朗。英偉端大。剛介莊嚴。當大任而不動。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尊。安為務。仁視群品。無間親。

疎義使衆材無所適莫故時論翕然稱賢將相焉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五

臣鑒卷之二十五

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六

善可為法

元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歟取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而盡其師學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發言必當不阿權勢人有小疵必白於帝衆畏其口命與左丞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

臣鑒卷之二十六

其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廢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不下既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閉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獻新礮法用以攻樊城破之先是宋兵為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移攻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不從身至城下語文煥曰君守孤城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

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也。折矢與誓。文煥感而出降。詔令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里海牙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帝乃大徵兵。拜伯顏為行中書省左丞相。阿朮為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陽新城。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僅貴趨援之。會阿朮以兵西渡青山磯。貴敗走廬州。知鄂州張安然以城降。伯顏以鄂江南要區。兵糧皆備。而蜀江陵岳州皆未下。恐上流一動。鄂非我有。乃咨阿里海牙曰。鄂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意。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一菜。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乃請移師江陵。荆間安撫高世傑將艘艦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阿里海牙分兵禦之。世傑敗走。追降之于桃華灘。遂下岳州。乃入江陵。釋擊囚。放戍券軍。除其隄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歸。峽澧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鄖復皆下之。除宋苛法。表食婢媵。帝聞而喜。手詔褒之。移兵長沙。拔湘陰。為書射潭城中。招其守臣李希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

破其木堡。流矢中胸。瘡甚。馬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希力屈。自殺。其下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發倉以食飢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矣。獨馬堅守靜江不下。遣使招之。開以天時人事皆為所殺。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堅突圍被執。遣兵分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遠潯林貴廉潯容藤梧皆降。師還潭。會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瑄全永與潭屬縣民文才喻等起兵應之。舒黃蘄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航大海五百里。執其安撫趙與珞等。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復諭降八番。以其酋入覲。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謚武定。至正八年。進封江陵王。

完澤

完澤王別燕氏父線真事世祖拜中書丞相完澤以大臣子選為裕宗王府僚屬裕宗為皇太子嘗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裕宗甚器重之一日會燕宗室指完澤語衆曰親善遠惡君子急務善人如完澤者羣臣中豈易得哉自是常與東宮衛兵裕宗薨成宗以皇孫撫軍北方完澤兩從入北桑哥用事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世祖咨問廷臣無踰完澤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受命登進善良漸除弊法朝政煥然一新方權姦用事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為名肆為掊克公私騷然完澤奏請

臣等奉天

四

自中統初積歲逋負一切釋而勿論民賴其惠世祖崩完澤受遺詔合宗戚大臣之議啓皇太后迎成宗即位詔諭中外罷征安南之師建議加上祖宗尊謚廟號致養皇太后示天下為人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百姓當時以賢相稱之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位望益崇倚任益重而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世稱賢相云薨年五十八追封興元王謚忠憲

不忽木

不忽木字用臣康里部人資稟英特進止詳雅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衡每稱其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書不忽木年十六獨書員觀政要數十事進帝知意寓規諫嘉歎久之其在太學與諸生上疏略曰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聖書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而蒙古仕宦者尚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使令然學子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臣以為方今雖未能便如古昔偏立學校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日官子弟與凡民俊秀

臣等奉天

五

者百人俾原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者以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其教必本於八倫明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科設教授令以本業訓導一藝既通然後改授或一日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使先明義理餘力為文以材責成課其勤惰立上舍下舍而為升絀以其假日聽令學射俟有成就乃聽保舉而蒙古諸色依例入仕其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詳以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帝覽而善之授利用少監出為燕南

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過真定。僧筭驛吏幾死。不忽木收以付獄。脫虎脫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去其冠。立庭下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直。必不輩犯法故也。俄而奏至。召入參議中書省事。時權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增十倍。帝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不忽木辭參議不拜。後世榮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籍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謬言家貴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詔丞相安童會官廉其事。不忽木曰。彼為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欲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豈可復受其誣。嫁禍善良耶。誅之。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聞。帝悟。誅散札兒。盡釋繫者。改工部尚書。遷刑部。吐七哈求欽察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吐七哈中遇。以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諫曰。遇慮其侵奪編民為兵。萬一他衛效尤。戶口耗矣。因是致怨。若誅遇。誰肯為陛下盡職乎。帝

意解。遇得不死。桑哥用事。誣殺參政楊君寬郭佑。不忽木與爭見忌。桑哥將中以法。遂稱疾免。起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桑哥伏誅。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于中書。帝欲相不忽木。固辭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眾。帝問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昔阿合馬家賂遺近臣。唯完澤不汙。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孰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曰燭叢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水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麥木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或勸征琉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之。桑哥黨人忻都長於理財。帝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從。日中凡七

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不
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為寶，遂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
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遷，猶未
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利，
交結近幸，借為納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人第宅，
已與民居，大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譖完澤徇私
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或
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
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
言者果屈。塞哩旃在憲宗朝，常陰資帝財用。帝每顧
侍臣稱之。不忽木曰：是為人臣懷二心者也。今有以
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手曰：卿
止。朕失言。有星孛于帝座，帝召入禁中，問以銷變之
道。對曰：天地災變，如父母之怒。人子惟起敬起孝。故
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
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
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
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
之。詳論款陳。夜至四鼓，乃出。帝疾大漸，與御史大夫

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定大策。成宗即位，躬
覽庶政，聽斷明果。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河東
守臣獻嘉禾，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
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
於民，又何足為瑞？却而不奏。西僧請釋罪人祈福，民
犯法者皆賂以求免。至有殺主殺夫者，皆釋之。不忽
木曰：人倫者主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帝
從其言。自是作佛事，不釋罪人。先是，奴告主者，即以
其主之官與之。不忽木言如此，大壞風俗，無復上下
之分矣。帝悟，追廢前命。竟以與同列異議，幾為所出。
乃稱疾不起。帝知而召之，問段貞代卿何如。不忽木
曰：貞實勝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尋命
行御史中丞，有因父官受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
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勸風俗為先。若使子證
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賦不敘，御史言罰
太輕。不忽木曰：禮天臣貪墨，惟曰簞食不飾。若加笞
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年四十六，帝
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
紵以養母。後因使還，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
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觀舊明於知人。

多所薦拔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皆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三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遺以白璧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武宗時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下筆為文若宿構者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處左右以備咨訪帝西征方謁旗雨雪三尺楚材曰玄冥氣應于夏克敵之徵也冬大雷曰回國主當死于野長星見西方曰女直將易主矣後皆驗嘗與西域人較曆言月當蝕不食西域人謝不及自是帝出征討必命楚材上以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廋形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者曰宜早還楚材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言已六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宜承天

心宥此數國人命帝即日班師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既而疫作得大黃輒愈時經制未定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田土而彼此州郡動輒興兵相攻楚材首奏禁絕之太宗將即位宗親會議未決時睿宗為親弟楚材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令別擇曰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楚材從容為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帝悉從之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咸得卜以舊怨疾楚材諧於宗王以其有二心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不聽後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且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中貴人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菊戶徙西京宣德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

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帝南征。將涉河。詔逃民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大將言。城下宜屠之。楚材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未決。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罷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散亡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脩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減其家鄉社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除其禁。金亡。唯秦鞏二十餘州不下。楚材言。此皆逃民萃此。故死拒戰。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詔下。諸城皆降。朝議籍中原民。欲以

丁為戶。楚材曰。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從之。會諸王大集。帝親觴。賜楚材曰。朕所以推誠待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帝曰。已許奈何。對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初定賦稅法。群議謂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又言王者守成。必用儒臣。請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三科取士。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四之一。先是郡多借賈人銀償官。息累數倍。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息相伴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官為代償。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施傳。明驛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嘗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功於時務。悉施行之。奏罷富商。撲買天下課稅。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謂班超之言。平平而千古自有定論。後日負譴。方知吾言。

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帝崩后以儲嗣問楚材對曰自有太宗遺詔在遵而行之社稷幸甚皇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與都刺合蠻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以后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恐深敬憚焉卒于位年五十有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楚材天資英邁過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鼎右茶咸適其當平居不妄言笑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不嗜酒間與賓僚宴集終日端坐平生不治產業及其卒也人有諧之者曰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琴阮十餘耳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六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七

善可爲法

元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邢臺人。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初爲節度使令史。不樂。即棄去。隱武安山中。天寧虛照禪師招致爲僧。名侃因。後遊雲中。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藝能。邀與入見。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

臣鑒卷之二十七

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遂留藩邸。上書數千百言。其略曰。三綱五常之教。典章法度之文。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假之。漢至五代一千三百餘年。能由此道者。漢文景先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已。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故天下可以馬上取。而不可以馬上治。傳世永久。以福無疆在乎今日。誠千載一時也。君之所任。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乃可定。然天下之太。非一人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可察。當擇功臣子孫分監州郡。督責舊官。以導王法。審其官守。并治黜否。天

臣鑒卷之二十七

二

下大郡差徭亦大。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由之。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以定差。招逃亡使復業。今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依古制定其爵祿。使富而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威福任情。生殺惟意。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教令之設。不宜繁多。因大朝舊例。增益其宜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非死者提察乃決。犯死刑者詳讞覆奏。然後聽斷。則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故置府庫設倉廩。所以爲民。而營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今宜打筭官民欠負實爲應差。所借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粮遠倉。有一廢十。宜從就近輸之。爲便驛路所需祇待偏重。宜計其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其宜。從舊制。禁其橫取以利百姓。倉庫加耗。邇來甚重。權衡量度宜使均一。所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計其所出。淘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黃塗木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至寶爲微塵。甚

可惜也。當嚴禁治。使童服有制。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官。一員以率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脩建三學。開選擇才。以經義為上。詞賦論策次之。仍令功臣子孫受教。選其達才而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則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頃以軍馬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使民歸土。闢則軍國是用。凡鹽鐵諸產。酒醋貨殖。定為宣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拖欠不辦。已不為

臣鑒卷十七

三

輕。乃者又於舊額倍權。往往科取民間。科權並行。民無所措。宜從舊例。減輕繁碎。無使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宜給衣糧。俾無失所。州郡使臣往來。宜公設館。禁其擾民。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擇其如儀。收近代樂器。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也。又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以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則一人有慶矣。見行遼曆。交食頗差。司天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政。須曆改元。京府州郡各置吏漏。於為治實有助也。國

滅史存古之常道。宜選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亦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名士宿儒。使無困窮。稅其應輸。蠲其雜泛。實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此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蒯蕘之言。聖人擇焉。夫蔽君心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宜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付畫於至密。君子心存天理。能懷忠良。小人心徇利欲。惟懷讒佞。故君子小人不不可不辨。今言利者眾。非圖以利國安民。實欲殘

臣鑒卷十七

四

民自利。宜將國中必用場治。以付各路。定課其餘。言利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一人之睿知。實由眾賢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井田變為阡陌。後世因而莫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令行利者勿恃官勢。居官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相欺奪。真國家之利也。答蘇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為一法。禁私置牢獄。去鞭背之刑。至於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眾事。朝省所以為政本。百官惟在於得人。使紀綱正於上。則法度行於下矣。世祖嘉納焉。邢州舊萬

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秉忠言當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泌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為安撫使。肅為副使。兩人皆儒者。廉平向正。才長經畫。由是流民復業。從世祖征大理雲南。每贊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一人從伐宋。由楊羅渡濟江。秉忠奏曰。古者軍賞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於外。又所至克捷。未獲少酬其勞。可使近臣一人慰藉之。上曰善。即命忽剌孫以諭志。故人人奮踊。皆樂為用。圍鄂州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世祖即位。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者。秉忠啓之也。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問。輒推薦人物。凡所甄拔。後悉為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又命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既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

有集十卷。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年十九入侍世祖。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趣召。方讀孟子。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為京兆宣撫使。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從名儒許衡姚枢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有民妻與卜者厭詛殺夫。獄成。僚佐言方旱。卜者宜減死。希憲並署伏法。已而大雨。世祖南下鄂州。希憲請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得

還者五百餘人。憲宗計至。希憲說世祖速還京正位。世祖命希憲先往觀變。對曰。劉太平霍魯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恐恃形勝生異謀。宜遣趙良弼往覘。奉命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即白王宜早翊戴。王許任其事。世祖至開平。諸王勸進。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不哥。殿下母弟。專制朔方有年。恐生覬望。宜早定計。世祖然之。明日即位。建元中統。趙良弼還奏。劉太平等反狀。皆如希憲言。希憲遣使掩捕。盡得奸謀。并其黨付獄。時關中無備。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懷危疑。希憲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云有密旨。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為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復發蜀更卒及餘丁推蒙古官八春將之。戒曰。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及詔救至。命絞太平等於獄。尸諸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及擅徵調遣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者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詔曰。朕委權於卿。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隣與曾官將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械二人至

京兆。請并殺之。希憲曰。渾都海決不能東。但衆懷反側。若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為害不細。今因而寬釋。必感恩効力。就遣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散莫禁。及知諸校獲全。紐隣與曾官得釋。大喜過望。相諭効力。人人感悅。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引和林兵與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敷為書招紐鄰。於是成都興元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希憲遣使諭之。兩川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宗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不可。會親王合丹及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京兆市。事聞。帝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希憲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宜勅軍吏毋俘掠。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因為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鎮戎州。謀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推詳

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乞待整以恩。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得死力。宋將家屬在北者。歲給其糧。任宋者子孫得越界省親。人皆感之。詔希憲還京師。進拜中書平章政事。希憲振舉綱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典章文物。粲然可考。當時翕然稱治。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嘔血不能起。寢苦廬于墓傍。詔復視事。希憲出則素服。入必衰絰。及喪父。亦如之。阿合馬專制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憚莫敢問。希憲窮治以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光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耳。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之。或訟丞相史天澤布列親黨。威權日盛。詔罷政事。使待鞠問。希憲進曰。陛下始自潛藩。任用天澤。將兵牧民。悉有治効。故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當熟察之。帝明日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

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宜明其罪與天下知。詔遣按問。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給所需。希憲具言秦漢故事。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然而却之。時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如是而已。希憲嘗有疾。帝遣醫診視。須用沙糖作飲。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與求活也。帝聞別賜之。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入辭。帝曰。遼雲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時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証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行省。希憲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希憲命捧下。跪而詰之曰。法無私獄。汝何敢繫民令械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為請。乃稍寬令待

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右丞阿
里海牙下江陵。奏請重臣鎮之。帝召希憲使行省。荆
南諭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
化。非卿莫宜。且賜田與馬。希憲曰。臣每懼才不勝任。
何敢辭疾。不敢受賜。復詔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
憲冒暑疾驅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塵中。
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
首錄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
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
臣子。何用致疑。時宋故官謁大府。必致珍玩。希憲語
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
效。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為非義。一或係官事同
盜竊。若斂於民。不為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今
凡殺俘獲者。以故殺平民論。軍士虜獲病而棄者。許
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罪
之。仍沒入其直。又決城外蓄水。溉良田數萬畝。以業
貧民。發沙市倉粟。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
興學校。選教官。宣經籍。親詣講舍。以厲諸生。由是西
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
請降。希憲病久不愈。召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相與畫

像建祠。帝聞其囊橐蕭然。惟琴書自隨。賜白金五千
兩。鈔萬貫。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
上都龍飛之地。天下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
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
奏徙都邑者。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
及此耶。遂止。詔醫視疾。希憲服藥能起。而帝喜曰。
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特善藥。以療臣疾。苟能
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
也。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
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
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
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
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
禍福無預於己。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
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狄梁公
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忽有大星墜于
正寢。流光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
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
謚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恒陽王。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中統初。世祖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以椒房親。嘗入宮中。世祖問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語。未嘗狎。一年。以輕浮子。是以知之。帝悅。阿里不哥平。其黨千餘人將戮之。帝問安童何如。對曰。人各為主。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正與朕合。由是深重之。拜中書右丞相。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

臣鑒卷二十七

十三

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時。召許衡至。帝令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帝嘗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善。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安童宜位三公。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虛名。

臣鑒卷二十七

十四

而實奪其權。甚不可。眾以為然。事遂罷。安童又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徑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之。故示專權耶。不與卿議。非是。勅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達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橫。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懲。勅中書詳議。安童奏曰。強盜竊盜其罪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阿合馬蠹國害民。安童撫其數事言之。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安童奏乞黜汰。帝皆從之。皇子北平王出鎮極邊。詔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以從。在邊十年。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召見慰勞之。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丞相和禮霍孫罷。復拜中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宗王乃顏叛。世祖親討平之。宗室誣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謝。或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間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近親也。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恃慢如此。帝良久曰。汝等小人。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

不至虐民誤國。不聽。既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屢求退。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薨年四十九。兩木冰三日。世祖震悼。詔大臣監護喪事。安重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圖治。除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斂。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繁息。倉廩之積盈衍於外。海內翕然。號為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重存。朕得高枕而卧。無所事矣。成宗立。制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

臣鑒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七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八

善可為法

元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秉忠薦其可用。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邢為世祖分地。歲遣人監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生民困弊。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於是遣近侍脫兀脫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協心為治。洗滌蠹弊。革去貪暴。流亡復歸。戶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賴以全活。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世祖即位。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為平章政事。文謙為左丞。建立綱

臣鑒卷之二十八

一

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賦。稅何以耐。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賦稅。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洎來朝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舉。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專欲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在古有之。中書

臣鑒卷三十八

二

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也。尋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執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爲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宇以爲法。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詔中書集議。文謙言。愚民無知。爲所誑誘。誅其首

惡足矣。詔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審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育之。阿合馬當國。徵民鐵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以害民。文謙悉論罷之。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姦。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姦臣所忌。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寢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拜

臣鑒卷三十八

三

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恤其家。未幾薨于位。年六十八。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

實默

實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金末避難渡河。轉徙德安。孝感令謝震

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召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世祖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嘗問。今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爲宜。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

臣鑒卷十八

四

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見陛下急於求治。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惟陛下察之。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默與

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默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默嘗從容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諫。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

臣鑒卷十八

五

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帝喜。明日。帝方怒獵者失鵲。侍臣因請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默年八十。公卿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上。帝減去數年。留佐朕治天下。惜今老矣。默既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計聞帝深爲嗟悼。厚加贈賜。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

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而嗜學。遭世亂。貧且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手抄歸玩。逃難岵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乃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

臣鑒卷三十八

六

曰。綱常不可一日亡。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皆喜。於是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時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爲表裏。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專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與樞拜命將入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

臣鑒卷三十八

七

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帝以安重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立國規模。歷論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不在疑。然萬世國俗。素朝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効。不惑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大要。今仕者宜頒俸祿。使可資以爲養。未仕者宜明立條式。俾就銓叙。則無失職之怨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材爵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此六者皆君之所難者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

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業。學校。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歛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除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藝。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

卷之八

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其五曰慎微。夫安天下者。必本於民志定。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民志定。而天下治矣。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是以聖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慎其號令。故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治天下者。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衡多奏陳。退皆削草。故世罕聞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后妃

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上之。阿合馬擅權。勢傾朝野。大臣多阿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嘗欲任其子。僉樞密院。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辭不允。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竄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久欲開太學。會衡力請罷政。乃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

卷之九

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燁。孫安。劉安中。十人爲伴讀。詔驛召之。至則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教之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屬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

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係國大體，宜勿聽其去。實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久而氣朔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詔王恂定新曆。恂薦衡精於曆數，而兼明曆理，宜使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儀象圭表，增損古歲餘歲差法，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成奏上之，賜名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懷，病革。家人方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

臣鑒卷二十八

十一

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計，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如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

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齋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徐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進士第。其父戒以年少毋急仕進，宜讀書多識，往事遂辭官，益篤于學。父歿，世隆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

臣鑒卷二十八

十一

掌書記。世隆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憲宗即位，以爲拘權燕京路課稅官。世隆固辭，世祖在潛邸，召見于日月山，時方圖征雲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最爾之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擢燕京等路宣撫使。世隆以新民，吾俗爲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平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來，吏白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弗

爲倫。馬果不至。移治順天。歲饑。世隆發廩貸之。全活甚衆。及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請增官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世祖嘗問堯舜禹湯爲君之道。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帝喜曰。汝爲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

臣鑒卷下

十二

安太室而饗禮成。帝悅。賞賜優渥。俄兼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時朝儀未立。世隆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尋乞補外。佩虎符爲東昌路總管。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撻。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暮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復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註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移淮東。宋將計瓊家童告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故宋

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從。世隆抗章辯明。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疏諫止之。語頗剴切。當路者不即以聞。已而帝意悟。其事亦寢。召爲翰林院學士。又召爲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世隆儀觀魁梧。襟度弘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愠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尚可用。遣使召之。仍以老病辭。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時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董文用

臣鑒卷下

十三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父俊及兄文蔚弟文忠皆著功名于時。世祖在潛藩。聞文用學問蚤成。命主文書講說。嘗見許重。後令授皇子經。使訪求寶鼎。姚樞李冶等。世祖伐宋。文用專理軍需。從攻鄂州。大破宋師。世祖即位。以爲西兵中興等路郎中。自潭都海之亂。民胥恐動。寬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民乃安集。始開唐來漢廷秦家等渠。興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水田。歸民至四五萬戶。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于河。受諸部落及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省臣不能支。文用悲裁以法。衆

忿而諧於王。王怒召詰文用意叵測。文用曰。請得與王傳辨。傳至。文用謂曰。我生死不足計。所恨者王以重威鎮遠方。而縱其下毒虐傷王威名。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傳驚起去。曰。王謝文用曰。非郎中我殆不知。自是諧不行。而省府事頗立。改山東東西道勸農使。山東亂後。野多曠土。文用巡行勸勵。見有墾闢者。必表異之。列郡咸勸。地利畢興。考課為天下第一。丞相安童薦為工部侍郎。會罷相。出為衛輝路總管。時初得江南。輸運府庫物。日役數千夫。郡當衝要。民不勝弊。文用設法。州縣吏卒足辦。民得以耕。而運

臣家卷二十八

十四

亦不廢。及江淮轉粟京師。民籍可役者無幾。文用集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舒。進為兵部尚書。常與朝廷大議。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者。而忌廉察官。請以臺諫省議下。文用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而人畏懼。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從之。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建議立法治財。視歲增倍。詔下會議。人無敢言。文用曰。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傷殘。今刻剥無遺。猶有百姓乎。同議者皆曰。董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出

為江淮行省。參知政事。詔使即宋故宫建佛塔。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又欲併建大寺。文用戒使者曰。民不堪矣。少徐之。省臣難其格。詔文用曰。使困民力。以失其心。豈上意耶。海東用兵。徵斂窘急。有司大為奸利。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條陳甚悉。事遂罷。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親細務。當先薦賢。乃舉胡祇通。王惲等十人為按察使。桑哥用事。近戚貴人皆屏息。遜避。會朔方軍興。民困誅求。盜賊蜂起。文用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爾。具奏桑哥姦狀。桑哥

臣家卷二十八

十五

亦陰諧文用。沮撓尚書事。請治其罪。帝知文用端謹。曰。彼御史職爾。何罪之有。遷為翰林學士承旨。詔皇孫從受經。文用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反復開悟。皇孫深敬禮之。世祖崩。成宗即位。問以先朝故事。文用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帝方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言。人君猶北辰居中。而眾星環拱。先帝新棄天下。陛下當還京圖治。以安元元。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即還。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八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九

善可爲法

元

拜住

拜住丞相安童孫也。宏遠端亮有祖風。罷爲宿衛長。仁宗即位。拜太常禮儀院使。進位司徒。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議大政。必問合典故否。同官或曰。大朝止說典故耶。拜住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治亂得失。嘗曰。仕官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

臣鑒卷之二十九

一

業。非儒者不能也。英宗在東宮。遣使召之。拜住謝曰。我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進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傳旨。以姓名赴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滯。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銓次。吏無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也。元夕。帝欲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張養浩以言。拜住即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仍賜養浩以旌其直。從幸上都。帝以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

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即位。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帝嘗謂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基。安童相世祖成治也。拜住再拜曰。陛下委任臣。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太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自太廟建于大都。至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講。拜住奏曰。禮樂百年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遂勅有司。以親享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損。自孟冬始饗太廟。次年孟春始備法駕行禮。百年廢典。一旦復興。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帝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不逮。拜住頓首謝曰。昔堯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爲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拜住每以學校政化大源。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

臣鑒卷之二十九

二

官議拯治之。帝問佛教可治天下否。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謂曰。今亦有如唐魏徵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田。賣於司徒劉慶。慶賂宣政使八刺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賊鉅萬。真人蔡通泰以姦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鞫得其情。以田歸主。劉

臣鑑卷之十九

三

蔡八刺吉思等皆坐死。進右丞相監脩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唯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善之。時海運糧視世祖時頗增數倍。拜住言。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失等甚

懼。帝在上都。姦黨潛生異議。晉王也孫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陰遣人告王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爲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殺拜住。遂弑帝於行幄。晉王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興拜住畫像於海雲寺。觀者無不泣下。拜住憂國忘家。知無不言。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入相。我不急之務。加惠兵民。輕徭薄歛。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姦臣畏之。卒構禍難云。泰定初中。

臣鑑卷之十九

四

書奏丞相拜住盡忠效節。乞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張珪

張珪字公瑞。弘範之子也。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尋真拜弘範卒。服闋。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楨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遣之。宣徽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卒有犯令殺民家豕并傷其主者。珪即斬之以徇。諸盜平。入朝。命爲江淮行樞密院副使。成

宗即位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召拜僉樞密院事辭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遂謝病歸中丞久缺方議擇人仁宗在東宮時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武宗崩仁宗將即位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遷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脩宰相之職從之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既而丁母憂廬墓哀毀者三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設醴丞相拜住問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起爲集賢大學士會地震風烈勅議弭災之道珪言鐵木迭兒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留守賀伯顏非致珍之端乎漢殺孝婦三年不雨死者固不可生而情義猶可昭白進拜中書平章政事盜竊太廟神主時參政馬剌兼領太常當遷左丞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車駕幸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

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秘論當世得失大略以爲弒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又言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乎故天象應之未幾珪病劇辭益力猶封蔡國公刻蔡國公印以賜之得旨還家卒遺命上蔡國公印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生而敏悟儻有大志善論古今治亂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裕聖皇后求名儒輔道有薦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仁宗侍元聖皇后出居懷州孟常單騎以從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得矣仁宗深納其言天下稱孝孟善論事忠愛懇至言天下之大經大浩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握持綱常之固實孟啓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

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訓。今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社危疑。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悅。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剌哈孫稱病堅卧。孟往問之。引手眇眇。衆以為醫。乃不疑之。始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可早圖之。左右之人疑不能決。欲待武宗之至。孟曰。群邪違棄祖訓。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不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為殿下用。

臣集卷之十九

七

何求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安西既正位號。縱太子至。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闔于國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為。非智也。臨幾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欲以卜決之。召卜者至。孟出迎。語之曰。但言吉。卜者曰吉。仁宗喜而起。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以定。孟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即位。以仁宗為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仁宗戚然改

臣集卷之十九

八

容。帝曰。吾弟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曰。賴天地祖宗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適有所思。不知變於色也。帝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召入見。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仁宗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推恩三世。孟感知遇。以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名節。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雖惡其不便己。而心服其公。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近臣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制。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臣不能堯舜其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及御書秋谷二字。賜之。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輔朕。致天下蒙澤。賜鈔十萬貫。令將作為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其請。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權。拜翰林學士承旨。仁宗崩。英宗立。鐵木迭兒復相。怨其不附已。讒搆之。盡收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

學士孟欣然拜命入院。謾不得行。卒。御史累章辨之。復元官。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有行義。爲丞相掾。授堂邑縣尹。罷舊盜之朔望來者。曰。彼皆良民。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入爲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不便。武宗將郊。不豫。遣大臣代。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揚言曰。代非其人。故天示之變。大

臣鑒卷之十九

九

違時相意。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多。二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尚書省罷。累遷禮部侍郎。進拜尚書。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養浩上疏。其略曰。所玩者小。所係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願以崇儉慮遠爲法。喜奢樂近爲戒。帝爲罷之。仍賜金織幣以旌其直。以父老棄官歸。養浩召不起。天曆中。關中旱饑。民相食。拜陝西行臺中丞。即登車就道。遇饑者

則振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未幾。秦自生。秦人大喜。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父母。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余闕

臣鑒卷之十九

十

余闕字廷心。本武威唐元氏父。沙刺藏卜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間。進士及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脩遼金宋三史召。復入翰林。爲脩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徭蠻反。右丞沙班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者。闕曰。右丞受命方嶽。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邪。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嗣下令趣之。三日

皆集沙班行。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侍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起關為淮。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議屯田。戰守計。築堡砦。選精甲外杆而耕稼于中。屬縣瀟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為屯。明年大飢。人相食。捐俸為粥以食之。活者甚眾。失業民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振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大旱。禱于潛山。三日雨。歲以不飢。盜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其租。夏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

臣鑒卷三十九

十一

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暴於境內者收殺之。凜莫敢犯。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普勝復同青軍兩道來

攻。拒戰月餘。竟敗而走。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遣將統水軍戍焉。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奄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金鼓之聲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兵來攻。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兵。自以孤軍血戰

臣鑒卷三十九

十二

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諸生謁郡學。會議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摠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大夫

淮南江址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劬國公謚忠宣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太祖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九

歷代臣鑒卷之二十九

十三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

惡可爲戒

漢

田蚡

田蚡漢景帝王皇后母弟也初爲中大夫有辯口皇后賢之武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欲傾諸將相久之罷侯家居以皇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蚡日益橫後以肺腑得爲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二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蚡廼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止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狗馬玩好不計勝數嘗使籍福請故相魏其侯竇嬰城南田不許蚡大怒會蚡取宗室女爲夫人詔列侯宗室皆往賀時灌夫免官居長安嬰強與夫俱往夫與蚡素有隙酒酣夫行酒至蚡蚡辭不能滿觴夫怒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益怒廼罵賢蚡亦怒坐客乃起更衣稍稍去

嬰戲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留夫。夫不得出。藉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口。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遣吏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諸灌氏皆亡。墮。夫繫不得告言蚡陰事。實嬰竊出上書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丞相以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爲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倡優。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誅而心諉。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汲黯等是魏其。上不聽。使御史簿責嬰。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迺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欲死。又有以飛語中之者。亦論棄市。渭城。既而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諄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宮。欲殺之。竟死。

寗成

寗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潁猾賊任威。遷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爲關都尉。出入關者號以寗見乳虎。無直寗成之怒。其暴如此。後坐法髡鉗。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後義縱爲南陽太守。及至關。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寗氏。破碎其家。

周陽由

周陽由。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由最爲酷暴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由棄市。

張湯

張湯。杜陵人。武帝時以善治獄補侍御史。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及爲廷尉。舞知以御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者。而深刻吏多爲爪牙。其治獄巧排大臣。自以爲功。遷御史大夫。會漢伐匈奴。山東水旱。縣官空虛。湯承上指。排富商大賈。出告繇令。舞文巧詆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至于庶人。咸指湯。李文爲御史中丞。於是有傷湯者。不能

為地。湯怨之。湯所受史魯謁居知湯意。使人告文。湯論殺之。謁居弟發其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丞相長史朱買臣等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帝問湯。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帝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遂自殺。

王溫舒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為亭長。累遷為河內太守。部吏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血流十餘里。其頗不得失之。

江充

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善諂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爪牙吏虎而冠。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會冤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有人告溫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

江充

江充。字次倩。邯鄲人也。初名齊。以女弟善歌舞嫁趙太子。久之。得罪太子。亡入關。更名充。誣害太子。請願使匈奴。還。武帝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從

帝幸甘泉。逢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遷水衡都尉。坐法免。後帝幸甘泉。疾病。充見帝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涂汙。令有虞。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死者丞相公主等數萬人。是時帝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充知帝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帝使黃門蘇文等助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云得桐木人尤多。太子懼。不能自明。欲往甘泉訴上。充持之急。太子不得已。收充斬之。蘇文亡歸。告太子反。發兵捕太子。太子拒戰。敗自殺。後武帝知充詐。夷充三族。焚蘇文於橫橋。

公孫敬聲

公孫敬聲。漢武帝衛皇后姊之子也。父賀為太僕。從大將軍青出塞有功。拜丞相。敬聲代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帝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帝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

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散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上官桀

上官桀漢昭帝上官后之祖父也武帝時桀為太僕昭帝立與大將軍霍光同輔政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五歲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不聽時帝姊蓋長公主居禁中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言於蓋長公主召入為婕妤遂立為后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遷車騎

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或醉則裸行又內與後母及父諸妾亂桀縱其惡方為丁外人求封侯尚公主光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桀父子亦慚恨與蓋主等謀詐令人上書言光罪欲共執退光帝獨明其無罪知上書者詐詔捕之桀等懼欲與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事覺詔誅桀客外人并族其家長公主自殺

霍禹

霍禹漢宣帝霍皇后之兄大將軍光之子也嗣光為博陸侯光兄之孫雲也皆為列侯一門尊盛無比宣

帝既立以微時許妃為后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皇后當娠病令女醫淳于衍進毒藥弑之乃勸光納成君遂立為后光卒帝頗聞霍氏毒殺許后事乃損霍氏之權更用所親信許史子弟顯及禹雲小自見日損削數相對帝泣自怨又聞民間讞言弑后事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雲皆驚曰此大事罰不小奈何於是謀令太后為宣帝外祖母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光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斬之廢帝而立禹約定未發會事覺雲山明友自殺捕顯禹廣漢腰斬諸女弟皆棄市霍后廢處昭

臺宮

淳于長

淳于長字子孺漢元帝王皇后姊子也為黃門郎成帝立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為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往來通語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賜爵關內侯後封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萬多蓄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后廢居長定宮而長與后姊嬖私通受許后賂遺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罪坐大逆詔窮治遂

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王鳳

王鳳漢元帝皇后之弟也。元帝崩。成帝立。鳳為大將軍。大司馬。領尚書事。鳳子弟皆列侯。卿大夫。鳳由是專權用事。上無所顧。左右常薦劉歆。通達有奇異材。上召見。欲以為中常侍。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以是語鳳。鳳以為不可。適止。其見憚如此。建始元年夏。雨雪。詔求直言。議者多歸咎於鳳。琅邪太守楊彤與鳳連婚。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歐血死。日食。京

臣奏事

人

兆尹王章奏封事。言其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又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為輔相。鳳聞之。稱疾不出。上乃下王章獄。竟免野王官。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威權益盛。群弟爭為奢侈。姬妾各數十。僮奴以千數。大治第宅。羅鐘磬。舞女。驕僭已極。鳳卒。王音代為大司馬。追王莽秉政。至王莽死。王氏皆滅。

息夫躬

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也。少為博士。與長女孫寵相結。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於是後無

蓋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無繼嗣。體久不平。今無蓋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宣帝龍興。遂告東平王雲與其後祝詛。欲求非望。上惡之。下有司按驗。王與后等皆坐誅。擢寵為南陽太守。封方陽侯。躬光祿大夫。封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言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不聽。躬既親近。論議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反目。歷詆公卿大臣以為不足用。外戚傳晏言。董賢貴幸。與躬謀欲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上奏欲詐為降胡上書。

臣奏事

九

出兵擊之。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以威信懷服夷狄。匈奴單于保塞稱藩。疾病不任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躬堅執其說。又言天象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遣兵救武備。上乃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有食之。丞相御史奏躬罪過。上由是惡躬等。虛造詐謾之策。以誑誤朝廷。交游貴戚。趨權門。罷其官。遣就國人。有告躬怨恨祝詛。下獄死。躬母聖亦以祝詛大逆不道棄市。家屬徙合浦。

王莽

王莽字巨君。漢元帝皇后之弟子也。永始中封莽新都侯。莽散財賑施賓客。交結將相。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此婢宜子。故買之。遂以婢奉子元。後代王根為太司馬。母病。公卿列侯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裙蔽膝。其譎詐飾名類此。哀帝即位。政由莽出。平帝九年。九歲太后委政於莽。莽色厲而言方。附順己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大肆威福。又諷塞外蠻夷獻白雉。太后詔以薦宗廟。羣臣皆陳莽功德比周公。遂賜號安漢公。莽又納其女

為皇后以固威權。遂加莽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莽媚事太后左右。由是皆譽莽。莽又白命太后車駕巡遊四郊為娛樂。無非欲得意於太后也。帝年漸長。莽恐削奪其權。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飲酒疾作。莽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帝崩無嗣。莽特選宣帝玄孫最幼者劉嬰。假以卜相得吉。立嬰為孺子。迫太后取傳國璽。自為攝皇帝三年。遂篡位。於是東郡太守翟義等起兵誅莽。而光武皇帝興復漢室。莽就誅。分裂其身。子孫滅亡。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一

惡可為戒

漢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光武時為漁陽太守。帝討王郎。寵發突騎轉輸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其意。愈快。帝即位。寵未受封。輒歎曰。我功當為王。尔者陛下忘我耶。漁陽舊有鹽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強。會帝徵寵。寵自疑不受徵。其妻素剛。亦固勸無受。名寵遂發兵反。拜署將帥。攻陷城邑。自立為王。後為其奴所縛。并其妻殺之。函首詣關。夷其宗族。

竇憲

竇憲字伯度。漢章帝竇皇后兄也。后既立。拜憲為郎。遷虎賁中郎將。弟薦黃門侍郎。兄弟並見親幸。憲恃寵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逼不敢計。後發覺。帝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何用念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振懼。皇后為毀服深謝。使以田還主。和帝即位。尊皇后為太后。憲以侍中內

幹機密。弟薦為虎賁中郎將。景璠並中常侍。皆在親要之地。而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齊瑒王子都鄉侯暢來吊國憂。暢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憲懼見幸分其權。遣客刺殺暢。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師而還。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憲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皆置幕府。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弟薦進位特進。景為執金吾。璠光祿勳。皆驕縱。而景為尤甚。縱家奴侵陵小人。強奪財貨。太后聞之。免景官。而憲自負重勞。陵肆滋甚。疊與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壻郭舉相交結。並出入禁中。遂共圖為篡逆。帝陰知其謀。乃與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會憲及疊班師還京。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收捕疊。廢璠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與弟薦景璠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薦景璠到國。皆逼令自殺。宗族為官者皆免。

梁冀

梁冀字伯車。漢順桓二帝皇后之兄也。順帝拜為大將軍。暴恣多非法。冲帝立。太后臨朝。冀益侈暴。質帝即位。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令左右進鵠加煮餅。帝即日崩。桓帝立。冀尤不法。害李固杜喬等。居位貪淫。遣私客籍屬縣富人錢少者至死。扶風人士孫奮富而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與二千萬。冀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凡四方歲時貢獻。皆先輸於冀。吏人賞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又大起第舍。築土山廣開園囿。其妻孫壽色美而妖妬。亦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管。酣謳竟路。連繼日夜。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取良人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帝以冀有援立之功。特加殊禮。冀凶恣日甚。遼東太守侯猛等拜官不謁。冀即斬之。是時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威行內外。百僚

側目。帝既不平。會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灾異日食之變。在大將軍冀。聞之。收拷授死於獄。帝由此怒冀。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認猛為己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郗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刺殺尊。又欲殺宣。宣覺之。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軍超具璜唐衡左官徐璜等五人謀誅冀。使璜將兵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及妻皆自殺。悉收諸梁及孫氏宗親。無少長皆棄市。

董卓

董卓字仲穎。臨洮人。漢靈帝時為司空。以帝弟陳留王協賢。且自以與董卓太后同族。而王為后所養。欲立之。遂脅太后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帝。遷太后永安宮。酖殺之。復殺弘農王。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室。縱放兵士剽虜貨物淫畧婦女。又發諸帝陵收其珍寶。自為太師。子弟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皆擬乘輿。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埽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以雄據天下。

不成守此以老。專恣殺戮。人不聊生。司徒王允等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卓信愛之。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王允素善布。因以所謀告之。使為內應。因卓入朝。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并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暴卓尸於市。卓素充肥。守尸吏為大炷置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者積日。

曹操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漢獻帝時為騎都尉。討黃巾賊有功。時董卓劫獻帝西遷長安。操為刺史擊破呂布。迎獻帝還洛陽。操進錄尚書事。遷帝都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於是引用其所親信於朝。挾天子以擅征伐。下令自稱功德。尋為丞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自立為魏公。加九錫。納其三女為貴人。進位諸侯王上。宮禁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一日操以事入見。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尔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自是不朝。時董承女為貴人。操殺承。求貴人并殺之。帝以貴人有倖。請之不得。伏皇后亦懼。與其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操聞之。使其黨郗慮華歆勒兵入宮收后。

璽綬。后逃匿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帝時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諛曰不能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弑后及皇子二人。兄弟宗室百餘人而立其女為皇后。自進爵為王。殺尚書崔琰為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號其夫人曰后。子丕為王太子。及操卒。丕為王。遂移漢祚。及司馬氏篡位。曹氏子孫皆被殺。

袁術

袁術字公路。汝南人。漢獻帝時為後將軍。董卓之亂。術出奔。遂據南陽。日以鈔掠為資。奢侈無厭。百姓患之。時海內兵興。羣雄割據。術以名應。議文當代漢為帝。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主簿閻象等諫不聽。遂僭稱帝。置百官。祀天地。淫侈驕奢。財用空竭。遂大窮困。士卒散走。術欲奔青州。為劉備邀之。走還壽春。因憤慨歐血死。

三國

魏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蜀諸葛亮伐魏。延為前部司馬。每戰嘗謂亮怯。恨已才用之不盡。延雖勇而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後亮出北谷口病篤。密與長史楊儀等謀。歿則退軍。令延斷後。亮既卒。延不遵命。大怒。

曰。我豈為楊儀作斷後將耶。率所部徑歸。燒絕閣道。先據南谷口。逆擊儀。儀表其反叛。士卒聞之皆散走。延奔漢中。追斬之。夷其族。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魏武帝辟為文學掾。文帝時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封舞陽侯。督諸軍征吳。加太尉。平公孫文懿還。齊王芳即位。遷懿侍中。時曹芳何晏等驕奢無度。車服擬於乘輿。懿發其事。與既誅。加懿九錫。朝會不拜。魏主芳久疾不任朝。太尉王凌欲背懿謀立楚王彪。懿聞之。率兵誅凌。并殺楚。

王彪。於是悉錄魏諸王置于鄴。命有司察之。不令與人交通。懿威震朝廷。既而寢疾。夢王凌為祟。遂卒。懿忌刻多權變。魏武帝嘗夢三馬共食一槽。甚惡之。謂曹王曰。司馬懿非人臣也。汝謹備之子師。懿卒後自為大將軍秉政。謀殺朝臣。廢張后。并魏主芳。迎立高貴鄉公髦。於是楊州都督母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之。師驚駭病數日而卒。師之子昭為大將軍。加大都督。專擅朝政。榜上罔下。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謂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少受廢辱。當與卿等討之。經曰。權在其門久矣。

朝廷四方爭為之致死。陛下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耶。髦入白太后。王沈等走告昭。髦遂拔劍升車。率宿衛兵鼓譟而出。護軍賈充與髦戰南關下。不勝。見舍人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之用。濟即抽刀刺殺髦。昭由是益專權。自為晉王。遂移魏鼎矣。

鍾會

鍾會。魏元帝時。為司徒都督關中諸軍事。有異志。憚鄧艾未敢發。因艾伐蜀。會遂誣其反狀。而自進軍成都。以徵艾。送艾京師。會遂決意謀反。曰。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起兵。以討司馬昭為名。兵未發。為胡烈胡淵所殺。

孫綝

孫綝。吳之宗室丞相峻之弟也。峻為大將軍。驕矜陰害。多所刑殺。百姓置喙。因征魏發病卒。綝為侍中。輔政。負責倨傲。多行無禮。擅殺臣宰。廢吳主亮為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休既立。綝為丞相。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又以吳主禮待與羣臣等。乃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待我如此。當復改圖矣。吳主知之。

恐其有變。數加賞賜。綝求出屯武昌。衛士告其謀反。因譖會縛而斬之。以其首令眾。并發峻冢。取其印綬。斲而埋之云。

步闡

步闡。臨淮人。世為西陵督。封西亭侯。吳主皓徵為帳下督。闡以累世在西陵。忽被徵命。自以失職。遂據城降晉。晉加闡侍中。仍督西陵。吳主遣將軍吾彥討之。拔西陵。遂誅闡。步氏族滅。

晉

王敦

王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沈馬潘滔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後為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同心。習武。戴以滅杜弢功。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交廣荊湘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杜弢將杜和降。敦以為將。南康人何欽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專擅之迹漸彰矣。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不言財色。既有重名。又立大功。專任閭外。手握

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刀協以為心膂。敦不能平。嫌隙始構。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表陳古今忠臣見疑。小人交構。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加敦羽葆鼓吹。增置官屬。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劉隗為名。吳興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刀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放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舍時為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王師敗績。敦擁兵不朝。大肆劫掠。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乃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為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諷朝廷徵已。加黃鉞。班劔。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勞以牛酒。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又自為

揚州牧。敦既得志。驕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悉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璠鄧岳為爪牙。並凶險驕恣。殺戮自己。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武衛將軍。以自副。敦病轉篤。使錢鳳鄧岳等率眾向京師。王含為元帥。又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舍至江寧。帝遣中軍司馬苗。軍擊舍。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因作勢而起。困之復卧。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俄而敦死。應裹尸以席埋於廳事。縱酒淫樂。蘇峻等又擊敗王含。周光等斬沈充。錢鳳。傳首京師。發瘞出王敦尸。跪而殺之。皆梟首南桁。觀者稱慶。王含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於江。餘黨悉平。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永嘉之亂。百姓流亡。峻糾合數千家。結壘于本縣。是時豪傑所在屯聚。以峻最強。遂推為主。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不受。嶷恐其為患。將討之。峻懼。率數百家南至廣陵。朝廷嘉之。以為鷹揚將軍。助討周堅於彭城。有功。除淮陵內

史遷蘭陵相。初王敦作逆。徵峻討敦。不至敦再犯順。召峻入援。峻大破敦軍。進冠軍將軍。歷沮郢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峻本單微。至是威望漸著。頗懷驕溢。潛有異志。撫納亡命。稍不如意。便肆忿言。成帝即位。庾亮輔政。徵峻為大司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疑亮害己。遂反。以討亮為名。率眾濟自橫江。次陵口。王師敗績。峻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縱火。臺省官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窮山極暴。驅役百官。裸剥男女。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改易官司。樹立私黨。遣兵四

臣卷之三

主

出。攻陷城邑。所過殘滅。百姓苦之。溫嶠陶侃唱義討賊。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聚於後苑。嶠等築壘於白石。峻幾陷之。凶威日盛。嶠與趙胤率兵從白石南上欲臨之。峻遣子碩與匡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數騎突陣。不得入。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等投以戈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其黨趙胤等相繼皆就誅。

桓溫

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素豪

爽有風采。沛國劉炎稱之曰。溫眼如紫石棧。鬚如蝟毛。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庾翼薦之。以溫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溫既滅蜀。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朝廷用殷浩。欲以抗溫。溫甚忿。欲觀釁。雖有君臣之迹。但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即行。人情震駭。既而中止。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然屢戰屢敗。溫復進督司州。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溫遂北伐。符健至灊上而還。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

臣卷之三

主

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進至伊水。敗姚襄。修謁諸陵。遂旋軍。請移都洛陽。朝廷不許。加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尋以羽葆鼓吹。復率軍至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辭不就職。遂移鎮姑熟。自以雄武。窺覷非望。嘗撫枕嘆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當遺臭萬年。太和四年。又悉眾北伐。敗績。溫甚恥之。歸罪素真。素廢為庶人。溫行役既久。又無疾病。死者大半。百姓嗟怨。溫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廢帝而立簡文。威勢翕赫。

簡文帝崩。遺詔溫秉政。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其禪位。不尔。便為周公居攝。既不副所望。憤恚入朝。內外懷懼。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拜時頻言臣不敢。既而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又見其所殺殷涓在帝側。因而遇疾。歸鎮卒。

桓玄

桓玄。溫之子也。襲溫爵為南郡公。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藩鎮。玄結荊州刺史殷仲堪欲起兵。會國寶死而罷。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等憚玄。不欲使在荆楚。以玄督交廣二州。玄受命不行。仲堪等推玄

卷之三十一

十四

為盟主。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玄潛有并吞之意。害殷仲堪。楊佺期。遂平荊雍。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為江州刺史。玄固爭江州。又輒以兄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寧。朝廷重違其意。從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調益鎮戍。招集流人。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檟祥以為己瑞。孫恩逼京都。玄外託勤王。實欲觀釁。以便措為右將軍。搢以玄與朝廷構怨。恐禍及己。密結後將軍元顯許為內應。元顯稱詔伐玄。玄與兵犯順入京師。矯詔加己總

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增置官屬。害元顯于市。其黨皆居大官。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於是改授羣司。自為楚王。加九錫。逼帝禪位。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徵呼嚴速。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於是劉裕等起兵興復。玄竄歸武昌。累戰皆敗。欲謀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之。裕等分逐盡收斬其親屬黨與。桓氏遂滅。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五

歷代臣鑑卷之三十二

惡可為戒

南北朝

沈攸之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宋明帝時。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士大夫有忤意者。輒鞭撻之。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脩船艦。營造器甲。潛有異圖。廢帝即位。遷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二千匹。倉廩充實。於是益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自擅閫外。詔徵之不受命。直閭高道慶自江陵還。言其反狀。廢帝密遣刺客圖之。未果。而攸之舉兵。其妾崔氏泣諫曰。官年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不聽。率其眾發江陵。攻郢州。為州將柳世隆所破。還向江陵。為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其子文叔奔華容之鱣頭林。村人欲取之。攸之窮蹙。與文叔自經死。村人斬其首送關下。

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仕宋為尚書吏部郎。彭城大妃范氏將薨。祖夕曄與其弟司徒祭酒廣等並集東府。乃

夜中酣歌。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撰後漢書。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兄高為宜都太守。嫡母隨高在官。報至。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携伎妾自隨。為御史所劾。久之。遷太子詹事。有孔熙先者。為貧外散騎侍郎。久不得調。而熙先之父為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義康赦免之。及義康有過被黜。熙先密懷報義康。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乃厚結曄甥謝綜。求見曄。熙先家富於財。而善博戲。每與曄戲。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利其財。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以微意動曄。曄陽不答。而其意乃定。時曄與沈演之並為文帝所知。每被召多同。曄先至必待之。而演之先至常獨被引入。曄以此為怨。而綜又申義康之意於曄。於是曄逆謀愈深矣。熙先素善天文。乃言江州應出天子。義康可當之。於是與曄謀與宿衛隊主許耀相結。使為內應。會南平王出鎮。帝於虎帳岡祖道。其日曄等皆從。耀侍帝側。扣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不得發。徐湛之表言其反狀。詔收綜。曄熙先等付廷尉獄。皆伏罪。及將詣市。曄家人悉至。其妻罵曄曰。君不感天子恩。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妻子。曄所生母泣罵曰。主

上念汝無極。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乃以手擊暉頭。暉悲泣而已。與熙先綜及黨與皆伏誅。免義康為庶人。

侯景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初事爾朱榮為定州刺史。與魏相高歡相交。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於歡。曰。恨不得請兵三萬橫行天下。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乃使擁兵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然詭詐有智術。及歡疾篤。上表降梁。武帝封景河南王。督河北諸軍事。為慕容紹宗所敗。與數

騎濟淮。見者罵之曰。跛脚奴何為耶。奔還壽陽。自求貶削。詔優容之。復求資給。又請娶於王謝。帝不許。景志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於是遂懷反計。召募居人為軍。啓求錦萬匹為軍人袍。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請更營造給之。多所徵求。表疏言辭不遜。司州刺史羊鴉仁言景有異志。朱异並抑不奏。故景姦謀益果。遂發兵以誅朱异等為辭。請帶甲入朝。武帝聞之。勅斬景者賞封二千戶。無一州刺史。命鄱陽王休範等討之。景進攻歷陽。自采石進至朱雀航。以兵攻城。築長圍以絕內外。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子

女妻妾悉入軍營。乃益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攻城久不能拔。而邵陵王世子子堅帳下士熊曇朗等潛開城西北樓納賊。賊衆悉上。景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劍升殿。帝使向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來至此。又不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景出謂其黨曰。吾常據鞍對敵。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也。出屯西州。令其黨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矯詔自為大都督。帝憂憤感疾崩。簡文即位。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

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犯法擣殺之。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尋矯詔自進位相國。封漢王。遣宗子仙輅陷郢州。乘勝西上。次巴陵。為胡僧祐等所破。夜遁還都。乃廢簡文。迎豫章王棟即位。尋矯詔禪位。大赦改元。王僧辯軍至蕪淩。擊破景水軍。進營石頭。與景戰。大破之。景敗。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百餘騎東奔。侯瑱等追之。其衆舉幡乞降。景與數十人單舸走。擢墮二子於水。自漉漬入海。至胡豆洲。太子舍人羊鯤走入船。以稍刺殺之。送于王僧辯。

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而傳屍江陵復以鹽五斗置腹中送建康暴於市百姓爭屠膾之其家屬奔魏高澄命先剥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入宮為婢男三歲者下蠶室後齊文宣又悉取景子焚於鑊其子之在北者無遺類焉

王偉

王偉其先洛陽人後居潁川仕魏為行臺郎僕景叛偉與協謀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偉走匿草中直瀆成主黃公喜禽送王僧辯僧辯曰卿為賊相賊敗不能死尚求活草間何為命之

卷之三十五 五

出左丞虞隲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與呂季略周石珍等俱送江陵獄元帝使釘釘其舌於柱而刺其腸仇家斃其肉至骨方刑之並夷三族

司馬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仕陳為太子左衛率無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擅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罹其殃者甚多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為己力省中祕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使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時右僕射沈君埋

卒朝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等譖殺傅縡是以文武解體國家至於覆滅申嘗晝寢尚書省有群鳥下啄其口血流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報也尋卒

沈客卿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與施文慶俱仕陳最相親昵文慶為中書舍人引客卿為用然俱不達大體督責苛碎後主信任之累遷尚書儀曹郎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時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興造之費恒苦不給客卿唯以刻削百姓

卷之三十五 六

為事乃奏不問士庶並責其稅又以陽惠朗等為大市令考校簿領糾譴嚴急百姓怨嗟於是歲入過於常數十倍後主大悅加客卿散騎常侍及隋師至臺城失守隋晉王廣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主執文慶惠朗等於石關前斬之以謝百姓

孔範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甚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贊其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莫不畏憚範益驕

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嘗白後主曰：諸將皆起自行伍，無深見遠慮。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後主即奪其兵。及隋師濟江，諸將請爲備。又頻請兵出戰，範沮之。見事急，乃請自戰立功。未陣而遁。城陷，與後主及散騎王暕、王儀、御史沈瓚俱入長安。隋文帝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竄遠裔，以謝吳越之人。暕儀並琅玕人，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又能佞意承顏，嘗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瓚條奏苛酷，發言狂邪，故同罪焉。

爾朱榮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官游擊將軍。魏正光中，以討賊功封博陵郡公。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署其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兵威漸盛，朝廷不能制。明帝暴崩，以主立。榮與元天穆等密議入主朝廷。立莊帝。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太原王。貳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垂機可取，乃譎朝士向河陰爲盟，以騎圍之。殺王公卿士二千餘人。沈靈太后及以主于河。使御史趙元則作禪文圖禪位。倡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軍士咸稱萬歲。使以金鑄已像不成，又卜之不吉。榮亦精神恍惚。

不能自持。事乃寢。又欲移都不果。以奉莊帝向洛陽宮。麾下之人皆乘馬入殿。榮女先至，明帝嬪至是欲立爲后。使左右諷帝從之。榮甚悅。還晉陽。令元天穆留京爲侍中、太尉、錄尚書事。京畿大都會，無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布在列位。舉動皆由其意。及榮破葛榮，元顥累加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羽葆鼓吹。榮雖在晉陽，而遙制朝廷。莊帝雖受制，而勤於政事。榮嘗啓用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帝不即從。天穆入見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而皇后又妬恨無禮。榮之黨屬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懼。榮諷求九錫，帝不欲與。而有意圖之。會榮來京師，中外洶洶。帝懲河陰事，乃與城陽王徽等定謀。然榮輕帝，無能爲。與天穆俱入朝，欲大有革易。並御床南坐。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内外震叫。聲滿京城。榮從子兆復稱兵犯關。以莊帝歸晉陽，弑之。高歡舉兵擊兆，兆敗竄窮山自縊死。其從弟彥伯世隆度律族。

子天光等皆窮兇極暴而皆相繼伏誅

馮子琮

馮子琮長樂信都人仕齊累官至吏部尚書其妻胡皇后姊也子琮縱之請謁公行貨賄填積守宰除操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又廣拓旁隙增修宅宇以夜繼日嬖人和士開居要當權子琮深相附託士開弟娶妻于琮檢校超走與士開府寮無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無帶選曹媚其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媼勢震天下子琮陰欲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琊王事覺伏誅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頗改擢引非類縱其子弟不依倫次擅以官爵榮其私親矯縱如此故及於禍諸子皆除名

隋

楊玄感

楊玄感華陰人楚國公素之子也雄俊便騎射以父軍功位柱國拜鴻臚卿罷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倨傲而愛重文學後見朝綱漸紊煬帝猜忌內不自安潛有異圖以帝好征伐陰求將領以立威帝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征遼之役令玄感於黎陽督運故遷

延不發其弟玄縱萬石並從帝玄感陰遣人召之謬

稱來護兒失軍期而反以動衆置官屬發兵以討護兒為名迎蒲山公李密為謀主率兵向東都從亂者如市有衆十餘萬時越王侗守東都令戶部尚書樊子蓋等禦之而武衛將軍屈突通等皆未援玄感戰敗遂釋洛陽西圖關中諸軍躡之至弘農連戰皆敗與弟積善步走謂積善曰事敗矣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鬻而焚之弟玄獎玄縱萬石等皆相繼就戮餘黨悉平密復聚兵為亂稱魏公置官屬後降唐復叛被殺

賀若弼

賀若弼洛陽人少驍勇便弓馬仕周為壽州刺史封褒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陰有平陳之志弼忻然以為已任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弼為行軍總管罷破南徐州執其刺史進屯蔣山白土岡敗陳兵執其將蕭摩訶等遂從北掖門入而韓禽已先執陳叔寶弼志恨與禽相詬挺刃而出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而晉王廣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下之吏文帝驛召勞之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封宋國公轉右武侯大

將軍兄弟皆為郡公刺史列將其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人。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冀為宰相。而仍為將軍。意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久之下獄。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弼曰。臣侍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禽陳叔寶。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然終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弼意猶憤怨。又以罪下獄。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時。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改邪。帝謂侍臣曰。弼平生。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煬帝大業三年。竟以謗議坐誅。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少驍勇。便弓馬。仕周積功。拜上柱國封褒國公。隋開皇初。拜行軍總管。平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管。訪以奪宗之計。述謂廢立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移素志者。唯其弟約。乃為晉王多齎金寶入關。與約交歡。因託言於素。素從之。由是情好日

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賞賜不可勝計。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煬帝立。封許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從帝西巡金山。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典選預朝政。而親愛過於威。頒賜相望於道。述善供奉。便僻側媚。又有巧思。數為奇服異物進奉。帝彌悅之。言無不從。勢傾朝廷。百寮莫敢違忤。性復貪鄙。富商大賈隴右諸胡。皆通賂遺。金寶山積。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小人雲定興趙行標。皆進賂諂事述。驟得寵用。故太子勇諸子。述皆勸帝殺之。及征高麗。述奉密旨誘執乙支文德。文德詣其營。述緩縱使歸。內不自安。復與諸將率兵追之。被其欺給。將士疲弊。九軍皆敗績。初度遼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唯二千七百。帝怒除其名。明年又征遼。復其官爵。楊玄感亂。議者多勸帝還京師。述請便道向洛陽。及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述遇疾死。其子化及士及智及皆兇險無賴。恃恩放恣。貪冒尤甚。時李密等作亂。帝懼留淮左。不敢歸。從駕駉果多關中人。思歸謀欲叛。諸將司馬德戡元武達裴虔通等。日夜扇誘。推化及為主。虔通等以兵入宮。弑帝。迎化及為丞相。立秦王子浩為帝。擁眾

西歸。為李密等所敗。將士多叛亡。兵勢日蹙。化及兄弟無計。唯事縱飲。自知必敗。於是鳩殺浩。僭稱帝於魏縣。改元置百官。國號許。竇建德等敗之。禽化及數其罪。并其弟子黨與皆斬之。

王世充

王世充本西域胡人。祖支頹。徙居新豐。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瓊。世充父也。因姓王氏。世充卷髮射聲。沈猜多詭詐。好兵法。曉龜策。隋開皇中。為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眾知其非而莫能屈。煬帝世遷江都丞。領江都宮監。時帝數臨幸。世充善候顏色。阿諛順旨。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親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僥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收眾心。有犯法者。多枉法出之。楊玄感反。齊郡孟讓等盜起。世充擊之有功。帝以為有將帥才略。始任領兵。矯偽自苦。以求聲譽。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悉發江都人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晝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以為愛已。益信任之。遷江都通守。帝又幸江都。世充知帝好內。乃言

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益喜。命

世充選取。後令小船送東京。而道路賊阻。使者苦後有沈溺之者。世充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李密逼東都。詔遣世充為將軍。與密戰。敗。喪士卒五萬人。止存千數。世充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都。收散卒。字文化及。殺煬帝於江都。世充等奉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又與其黨爭權。以兵圍宮。殺右司郎盧楚等。使韋節諷侗命拜己為尚書右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授其兄惲為內史。入居禁中。後敗李密得其眾。又使韋節諷侗拜己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相國。加九錫。備法物。自是不復朝侗。信道士詐說圖讖。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遂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竇建德來救。并執之。歸長安。斬建德。世充亦被殺。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三

惡可為戒

唐

來俊臣

來俊臣京兆人。父操博徒也。里人蔡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已娠。遂生俊臣。天資殘忍。嘗為姦盜捕送獄中。上變刺吏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自陳前上琅琊王沖反狀。為續所抑。武后以為諂。累擢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前後夷千餘族。拜左臺御史中丞。中

臣鑒卷之三十三

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主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峨公卿。上急變。每捕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勅來俊臣等。顯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匡溺。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

臣鑒卷之三十三

二

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臣。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等六人下獄。俊臣乃奏囚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遣通事舍人周繼往視。還假仁傑襟帶立西廂。繼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訟枉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為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賊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為合宮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吐蕃酋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割耳旁面訟寃。僅得解。暴連擢等有異謀。吉頊以白

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項以法。項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詎司刑史典戲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刺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后為宥。死流漢州。始王慶詵女適。既簡而美。俊臣矯詔強娶之。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婦之。初。俊臣屢擢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谷后不發。至是。諸武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背看床瞑矣。爭扶目摘肝。醢其肉。湏臾盡。以馬踐其骨。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人。及既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臣家。后赦其罪。

周興

周興。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賊之。三什三作。天授中。人告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俊臣鞫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

興曰。易耳。內之大鸞。燒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燒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流嶺表。在道為饑人所殺。

李林甫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玄宗因蕭

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適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黃門侍郎。尋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瑛王琬被譖。玄宗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曰。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時九齡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玄宗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

客實封。九齡謂當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玄宗善林甫不專。由是益疏九齡。罷其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無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而鳥雀巢獄戶。幾至刑指。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將立太子。林甫探上意。數稱道壽王。而玄宗屬意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又以計覆太子杜良娣家。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又擢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社稷。則莫先元子。玄宗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玄宗頗惑。曰。徐思之。然太子

臣鑒卷三十三

五

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時玄宗春秋高。聽斷稍怠。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至饗天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阱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之而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鉞吉溫羅希奭為爪牙。數與大獄。衣冠為累息。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為野無留才。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故事。宰相不務權威。出入驛從簡寡。庶

臣鑒卷三十三

六

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為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林甫無學術。發言鄙陋。聞者竊笑。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持之。人憚其威權。始厚王鉞為盡力。及鉞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鉞。獄具。署名無所申救。因以楊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始交惡若仇敵。國忠方兼劔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補關

臣鑒卷三十三

七

杜璡再上書言政事。片為下却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玄宗曰。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夷狄不足圖也。玄宗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罷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廢。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祿山覆天下。及林甫卒。祿山暴其短。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

與思約為父子。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壻楊齊宣懼言林甫狀祝帝。國忠劾其姦。玄宗怒。詔林甫淫祀戢勝。結叛虜圖危宗社。悉奪官爵。斷棺剔取。金珠金紫。更以小櫬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寧。嶸岫等悉徙嶺南黔中。籍其家。

安祿山

安祿山。管州柳城胡也。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守珪養為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言祿山能。乃授管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積官至驃騎大將軍。范

臣鑒卷三十三

八

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請顯用蕃將。故玄宗寵祿山益牢。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左右適語之。祿山曰。臣不識皇太子。何官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祿山有亂天下意。令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進御史大夫。為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照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太子諫曰。自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祿山謀日盛。見

天子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
首。先後殺數千人。獻誠閣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抑城
郡公。進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永兼
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
侈。帝以其子慶宗為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
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不得志。詔阿布思以師
會。祿山忌其才。不相下。欲靜取之。表請自助。布思懼
而叛。奔葛邏祿。葛邏祿懼。執布思獻之京師。祿山得
布思之衆。兵雄天下。愈僣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
山反。帝不信。時楊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
廠狀。祿山乃馳入謁。玄宗意遂安。十三載。未謁華清
宮。對帝泣曰。臣蕃人。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
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為閑
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
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玄宗斥御服賜
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既總閑牧。因擇
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
帝必縛與之。祿山懼朝廷圖己。每使者至。稱疾不出。
嚴衛。然後見帝。賜慶宗娶宗室女。詔祿山觀禮。辭疾
甚。獻馬三千匹。騶駒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靜

京師。帝賜書曰。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床
曰。天子安穩否。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又范陽
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
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下詔
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乃大募兵。以封常清
為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為朔方節度。關內支度
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大原尹。衛尉卿張
介然為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為潞州長史。以
榮王為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常山太守顏果
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象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
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為國守。祿山所有統盧龍
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據東京。
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旬日衆數
萬。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郭子
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史思明於九門。思明奔
趙郡。思明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
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崔祐等攻破之。祿山至
長安。肆為殘虐。人益不附。腹心雅故皆為仇敵。郡縣
相與殺守將迎王師。肅宗治兵靈武。豪傑皆賊吏。自
歸者無虛日。祿山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盲。俄又

得疽疾。尤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李猪兒與嚴莊二人深怨之。至德二載二月朔。祿山朝羣臣。創其罷。是夜嚴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床。即死。年五十餘。包以氈。厠埋床下。偽詔立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傳位慶緒。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郭子儀討慶緒。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慶緒急。乃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慶緒謀拒思明。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慶緒至。再拜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不意大王暴師遠來。唯王圖之。思明恚曰。為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顧左右牽出斬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四
惡可為戒

唐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躁健諸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通六蕃譯。亦為巨市郎。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迎戰。相持未決。郭子儀合兵攻賊。凡再戰。思明皆大敗。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備守常山。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戟扶以免。思明再陷常山。進破清河。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祿山僞署思明范陽節度使。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為川郡王。賊陷兩京。珍玉貯范陽。如丘阜。思明見富彊。欲自取之。已而安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間曰。方

祿山彊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遣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思明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有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遣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慶緒求救。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建元應天。殺

卷之四

二

慶緒并其衆。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為懷王。思明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朝義攻陝敗。思明大怒。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曹將軍呵衛。駱悅等說朝義曰。向兵敗。駱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渾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遲。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

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大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氈裹尸。索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耻為朝義屈。召兵輒不至。王師次洛陽。賊有懼色。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又自濮北趣幽州。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八戰八奔。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間祠下。懷光斬其首。傳長安。思明父子僭號

卷之四

三

凡四年滅

盧杞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藉蔭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官御史中丞。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媚賢忌能。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市權。揚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諧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遂死。張鎰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隴右用兵。杞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鎰守鳳翔。既

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泌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閔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因自沉河。杞奏恐泌疑為詔所殺。願下詹三司雜治。并劾郢。初詹善張鑑。伺杞間詣鑑。杞知之。他日伺詹來。徑至鑑便坐。詹趨避。杞遽及機。事鑑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此。杞陽驚曰。向所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杖死。流郢費州。杜佑判度支。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洧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誤先白鑑。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痛憤。初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而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時兵屯河南北。不解度支條軍所仰給。用費縹百餘萬。而藏錢纔支三月。杞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京兆暴責其期。校吏頌大搜屋。里疑占列不盡。答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又僦匱質舍居貨粟者四貸其一。

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祈訴杞無以諭驅而去。帝知民愁怨。罷之。贊術窮。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平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平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藉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悻滿天下。其倡和造作。以召怨挺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從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李懷光自河北還。或謂王翊趙贊曰。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整殘。餘為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帝勝使平京師。帝然之。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始帝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導以道德。故建中

初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誦。雖國屯主辱。猶誓然肆為之。後雖斥。然帝念之不衰。俄徙吉州長史。杞曰。上必復用我。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表高富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使萬衆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他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諫臣趙需等極言杞罪。今復用之。忠臣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別駕。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賀曰。此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死澧州。

李希烈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勞。署偏裨。武光祿卿。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梁崇義反。勅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荏約納為唇齒。陰計取汴州。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李勉治蔡渠引東南水。希烈遣使

約朱滔田悅等連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詔諸節度討唐漢臣。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東都大震。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德宗聽盧杞計。詔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曹王皋擊之。至白岩。賊將李良韓霜露敗走。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憺戍鄧州。賊又得汝州。武關梗絕。希烈遣韓霜露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等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憺章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希烈懼。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德宗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併力以李勉為淮西招討使。曜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時德宗西狩。師氣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驅人填塹。希烈已據汴。僭號改元。築石作壘。又獲折車鉏。奉以為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劉洽率曲環李

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劍乘陴。士感奮。風亦反。誓衆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洽選兵八百夜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旗。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希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為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拔汴州。希烈遜歸蔡。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仙奇與薛育率兵謀而入。希烈子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

烈於市

朱泚

朱泚幽州昌平人。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節度使朱希彩為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因共詣泚。推知留後。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為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從王遂寧。德宗立。改鎮鳳翔。滔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鑑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已而為涇原兵作亂。車駕幸奉天。亂兵擁迎泚。而源至張光晟等爭教泚為逆。僭號改元。燒陵廟。鹵御物。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城引卻。賊將李日月尾追。遇伏。闢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

朱泚

九

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瑊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罵。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上昏。賊潰。是夜泚引去。興元元年。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以兵屯中渭橋。諸方貢物踵至。奉天。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泚方宿

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李晟等
兵寢強。渾瑊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川。斬首
萬餘級。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
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泚引殘軍
西走。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大尉耶。曰。漢皇帝。野人曰。
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亡。至涇川。長武城。田希鑒拒
之。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因保彭原。西城。梁廷芬與
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等共斬泚。使宋
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諸從泚者皆以次第滅。

五代

溫韜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
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
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
歸茂貞。茂貞又以義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
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
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
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
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寢固。韜從挺道
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

石林。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
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
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
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
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
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
乃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
德州。賜死。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四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五

惡可爲戒

宋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乾始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即位。遷樞密承旨。宋初。從征澤潞。西蜀。歷濟州。均州。刺史。征江南。改行營先鋒使。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

鐵羅漢五百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錄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翰在郡歲久。征歛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優容之。會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爲多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往鞠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翰卒。子孫有乞句於海上者矣。

丁謂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踰年直史館。上禁鹽利害。除三司戶部判官。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

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遂決。天禧初。爲樞密使。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周懷政事敗。帝欲謫準。江淮間。謂除準道州司馬。王曾以帝語質之。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弟舍假準也。尋與李迪相詬。罷。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

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傳達中旨。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擅易皇堂地。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馮拯。曹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門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

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樞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德。德妙通款。謂膏教其妖妄。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在崖州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居光州卒。

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

臣鑒卷五十五

三

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王安石等薦之。累遷爲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秦帥郭達劾其罪。詔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却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達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賈直。確嘗劾知制誥熊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劾中丞鄧潤甫等。以爲底有罪。罷潤甫。而得中丞。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士大夫交口咄罵。確自以爲得計也。

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爲永裕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于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巧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元祐元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左諫議大夫張燾等連上章乞正確罪。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于貶所。

呂惠卿

臣鑒卷五十五

四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非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及設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官至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移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弟升卿無學。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賞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諛。面辱之。於是乘勢并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御史蔡承禧論其惡。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尋知太原府。哲宗即位。勅羈吏

臣蔡京等

五

勿侵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邠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

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蔡京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紹聖初。權戶部尚書。

臣蔡京等

六

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尋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徽宗即位。出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快快。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等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

是帝屬意京。崇寧元年。起知大名府。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脩熙豐政事。遂決意用京。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議司。自爲提舉。以其黨吳居厚十餘人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設施皆由是出。復廢元祐皇后。盡更鹽鈔諸法。舊鈔皆勿用。凡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於己。建潭鄭曹拱州爲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等爲郡守。威福在手。

臣鑒卷五十五

七

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籍范滂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盃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免京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官使。而其黨陰援於上。復拜左僕射。太尉。

太師。臺諫交論其惡。遂召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封楚國公。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爲實錄。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任孟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山造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擱然自以爲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廷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脩。攸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倖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養子無算。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妻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欽宗即位。遷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

臣鑒卷五十五

八

潭州死年八十。京天資凶議。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顯祖伺爲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扼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析衷蒲伏扣頭。無復廉耻。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社稷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子八人。儵先死。儵條伏誅。條流白州死。儵以尚帝姬免。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豪雋。惇學善文。登進士甲科。調商洛令。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條例官。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以論事爭辯。簾前宣仁后怒。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者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

馬光。呂公著。塚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識者知其禍之未弭也。遂起同文館獄。遣呂升卿等察訪嶺南。將盡殺流入。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又誘高士京上書。欲誣宣仁后。追廢之。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下乃已。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惇肆開邊隙。絕夏

人歲賜。進築汝遮等城。陝西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遷。告訐之風浸盛。有被酒狂譌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惇欲追廢宣仁后事。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氏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

今不可也。徙睦州平。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高宗聞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

蔡卞

蔡卞字元度。京之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累官給事中。哲宗立。歷官知

廣州。實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以下兼國史脩撰。乃取安石所作目錄上之。因芟落事實。文飾奸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拜尚書左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等疏其兄弟奸惡。願亟正典刑。以謝

天下。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踰歲起知大名府。尋擢知樞密院。帝謀復遼。鄴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時京居相位。兄弟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秦中騷困。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卞居心傾邪。一意以婦翁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妖人張懷素敗。卞與游。坐降職。旋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蔡攸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累遷至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問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甫入。遽握京手爲盼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

京果致仕。以李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譁浪以盡帝心。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咎端自攸興矣。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為大中大夫。既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黃潛善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尋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潛善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李綱為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逐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

皇朝卷五十五

十三

皇朝卷五十五

十四

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用。歐陽徹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啓殺徹并東。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亦悔焉。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圖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者。帝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求退。中丞張浚劾之。乃罷潛善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毅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尋平于梅州。潛善懷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浚示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奇禍。中外為之切齒。

苗傅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傳與張俊等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扈衛駐杭州。有劉正彥者。父法政和間。死王事。部曲王淵為御營都

統制正彥歸之淵薦于朝。擢御營右軍副都統。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威州刺史。高宗從王淵議幸杭州。時諸大將劉光世等皆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尋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傳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擢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脩張達主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謀頗泄。淵伏兵天竺。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分捕內官。凡無鬚者盡殺之。搗淵首。引兵犯闕。帝御樓。百官皆從。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

臣鑒卷三十五

十五

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選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賊不退。遂命捕履。傳即樓下腰斬之。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帝即下詔。賊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帝謂朱勝非曰。朕當退避。湏太后命。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

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矣。傳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幸顯忠寺。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改元明受。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即移檄諸郡。約呂頤浩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等討賊。傳等矯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浚等進兵。賊遣苗翊馬柔吉將兵駐臨平。以拒之。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先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引精甲二千夜開湧金門遁。世忠領兵討之。賊遂犯富陽等縣。屯沙溪鎮。復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溥死之。賊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麾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傳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世忠軍還。磔傳正彥于建康市。詔釋餘黨。

臣鑒卷三十五

十六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五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六

惡可為戒

宋

秦檜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屢遷至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金帥欲推立張邦昌。檜進狀力辨其非。金人尋取檜詣軍前。四年。檜與妻及婢僕自軍中取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同

臣鑒卷三十六

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與捷。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唱和議。故捷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言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建康。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侍御史黃龜年等劾檜專主和議。阻止恢復。植黨專權。漸

臣鑒卷三十六

不可長。至比檜為莽卓。八月。檜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勝朝堂示不復用。五年。金主既死。捷懶主議卒成。其和復除侍讀。充行宮留守。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帝行幸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始浚與趙鼎論人才。浚極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檜在樞府。唯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可與斷大事。乞頤與臣議。勿許群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樞密院編脩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為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司勳。貶外郎朱松等同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

我國力以懈我不共戴天之讐。以絕望我謳吟思漢之赤子。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等同班入奏。極言屈己之禮非是。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檜謫時行知萬州。中書舍人勾龍如淵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蕭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存中等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於是議以書納禁中。

臣鑒卷三十六

三

金使亦懼而從命。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十年金人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歿。時張俊岳飛張浚韓世忠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詔飛等皆還。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十一年元木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連戰皆捷。檜忽諭班師。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權。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十月檜使諫官論岳飛罪。張浚附之。殺飛于獄。子雲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冤之。十二年賀正。雪賀日食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知

度州薛弼言本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自是祥瑞之奏日聞不附。已者加死徙流配。衢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求其故。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奉。月俸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檜書趙鼎李光胡銓於座右。必欲殺之。而後已。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子熺奏請代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熺卒。年六十六。後贈申

臣鑒卷三十六

四

王謚忠獻。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讐戮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少涉讖議。即捕治之。中以深文。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事唯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陰險如崖窞。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

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跡。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謚諤醜。

趙野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累官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建炎元年。知密州。時盜賊充斥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為賊所分。

韓侂胄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節皇后女弟。仕至保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使侂胄以其議密啓太后。兩至宮門。不獲命。重華宮提舉關禮爲之入白太后。可其議。侂

胄馳白汝愚。翌日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不可。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丞旨。侂胄始缺望。然以傳道詔旨。深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戲侮之。熹遂去。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遂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復罷吳玠。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復謀於京鏜。引李冰爲右正言。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攻侂胄遭責者數十人。侂胄又設僞學之目。以汝愚爲僞學罪首。使言官胡紘奏汝愚有十不遜。汝愚謫永州。抵衡暴薨。復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朱熹十罪落職。罷祠。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罪者五十有九人。一時善類悉罹黨禍。尋拜太師。群小阿附。勢焰熏灼。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辛棄疾鄧友龍輩附和其言。詔諸將密爲行軍之計。凡言兵不可動者罪之。尋除侂胄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回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安

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點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等復泗州。及新息等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起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秦世輔等兵相繼覆敗。乃歸罪於師旦。謫韶州。其餘誅竄者衆。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乃以丘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兵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諭丘富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索要。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侂胄遣方信孺使北。請和。金人欲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兩。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侂胄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入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得御筆云。侂胄。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官觀。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斷侂胄棺。取其首遣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

官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稟不足。以擬其勳。至是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始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其後氣燄熏灼。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侈云。

吳曦

吳曦。信王璘之孫。以祖任補右承奉郎。積官至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西路安撫使。曦至鎮。諧副都統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于曦。遂與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侑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爲金人地。以因王師。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金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金遣

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噓蜀王曦密受之召懷
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眾
失色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公則相公八十年忠孝
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
將官語故祿禧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三年正
月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
月為元年仇胄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封
之仇胄納其說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
巨源倡義討賊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
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貢等皆有謀交相結納

臣等奉
九

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
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焚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
二子及親族黨與皆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
免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
祀

賈似道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
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
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益恃寵不
檢尋出知澧州改湖廣總領累加至同知樞密院事

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元兵攻鄂州以似道軍漢
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似道自漢陽入督師攻城
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遣宋京詣軍中請
稱臣輸歲幣會元憲宗晏駕許之元兵作浮梁新生
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
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
相召入朝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移之黃州似
道以為潛欲殺已銜之遂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
全衡永桂皆破乃貶潛循州元世祖登極遣翰林侍
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似道密令淮

臣等奉
十

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似道權傾中
外進用群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太學生蕭規葉
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摺撫以罪悉
黜配之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
敝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吞拜稱之曰師
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
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
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
薦辟及京畿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朝臣小忤意欲

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爲似道破壞殆盡。時元兵圍襄陽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臺榭。取官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餼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襄陽被圍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襄陽既降。似道曰。臣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其母胡氏薨。詔以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似道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軸輻相銜百餘里。至安吉。所乘舟膠堰中。千人挽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虎臣尋以失利報。似道召貴與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似道遂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不許。止罷平章都督與祠官。尋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等官。誅廖瑩中等。

王煥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王煥復極論其罪。始徙似道婺州。監察御史孫傑叟等皆以爲罰輕。乞竄似道廣南。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使縣尉鄭虎臣送之貶所。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拉殺之。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六

臣鑒卷三十六

十一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七

惡可為戒

遼

李處溫

李處溫，析津人。伯父儼，大康初為將作少監，累官參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溫為相。處溫因奉先有援已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汙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

族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國王將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為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幹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妃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眾無敢異者。幹以后命召處溫至。

時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為僧。尋有永清人傳導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且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宗。后執處溫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諛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處溫無以對，乃賜死。奭亦伏誅。

察割

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人以為懦。太祖曰：此兒頑非懦也。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世宗即位於鎮陽，安端聞之，欲持兩端。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密見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安端即與劉哥謀歸世宗。及和議成，以功封泰寧王。會安端為西南面大評穩，察割倖為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即召之，既至上前，泣訴不勝哀。帝憫之，使領女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帝每出獵，察割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鎚馳走。屢以家之細事聞於上。上以為誠，察割以諸族屬雜處不

克以逞。漸徙廬帳迫於行宮。右皮室詳穩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列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察割時出怨言。屋質曰。汝雖無是心。因我過疑。汝勿為非義可也。他日屋質又請於帝。帝曰。察割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割於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割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于行宮。群臣皆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察割以謀告耶律益都。益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

臣鑒卷十七

三

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閤內府物見碼碯盆。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詫於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唯類此物何益。察割曰。壽安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嫗語。旦來朝。固不足憂。其黨矧斯報壽安。屋質以兵圍于外。察割尋遣人弑皇后於柩前。倉惶出陣。壽安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弑逆。復將若何。有夷離董劃者。委兵歸壽安。王餘眾望之。徐徐而往。察割知其不濟。乃繫群官家屬。執弓矢脅曰。無過殺此曹爾。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為辭。猶可以免。

察割曰。誠如公言。誰當使者。敵獵請與番撒葛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壽安王復令敵獵誘察割。殺之。諸子皆伏誅。

金

赤蓋合喜

赤蓋合喜性剛。復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元兵破峽峰關。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三峰山。北兵進薄京師。立攻具。必濠列木柵以薪草填壕。主兵者不敢戰。但城上坐視而已。合喜以先

臣鑒卷十七

四

守鳳翔。自諗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無措。顏面失色。元兵攻十六晝夜不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犒師。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政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好問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為恥。況以罷政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近侍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乃若是。

耶。會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密。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答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副樞合喜總帥撤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撤合飲藥死。訛出稱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不問。由是軍國之事盡決于合喜矣。初元兵圍汴。司諫陳奇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責之曰。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天興元年。思烈恒山公

元

阿合馬

阿合馬。回紇人也。世祖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河南鈞徐

臣等奉
卷三十七

五

臣等奉
卷三十七

六

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於是括戶三千。興煽鐵冶。又言太原民煮小鹽販賣。解鹽以故不售。當於歲入益課銀外。每歲增辦五千兩。進中書平章政事兼領制國用使。因奏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燃。請遣官採取。桓州峪所採銀鑛。每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爲平章尚書省事。專復益其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併尚書省入中書。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奏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右丞相安童見其擅權。奏大都路總管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并言阿合馬等挾宰相權。網羅天下之利。厚毒黎民。阿合馬廷辨不服。其後忽辛進中書右丞。父子在朝。益肆貪橫。援引姦黨。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千戶王著者。素疾惡。因人心憤怨。袖銅鎚碎其腦。阿合馬立斃。有禽著者。著挺身請囚。曰。王著爲天下除害耳。世祖始知阿合馬之罪惡。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剖棺戮其尸。縱犬啗其肉。子孫皆伏誅。

桑哥

桑哥。膳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爲人狡猾。

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擢為總制院使。進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凡倉庫諸司。無不鉤考。奏遣參政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等六省錢穀。天下騷然。又言國家經費既廣。歲用不敷。請增鹽茶酒醋課額。則國用可支。桑哥既好聚斂。且專執國政。以刑罰為貨。人咸奔走其門。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紀綱大壞。人心駭愕。先帖木兒等劾奏其專權黷貨。不忽木又言曰。桑哥雍蔽聰明。紊亂政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亂在旦夕。宜亟誅戮。世祖乃暴其罪惡而誅之。

鐵木迭兒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仁宗即位。拜中書右丞相。奏言江南田糧未覈實。宜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如之。分遣使者。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四方騷動。尋總宣政院事。進位太師。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受其賂出之。於是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劾鐵木迭兒。祭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又取晉王田。奪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鈔幣寶珠玉帶。及取殺人囚張弼賂。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為害百端。四海疾怨。咸願車

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庶使為臣者知戒。仁宗震怒。有詔逮問。會仁宗崩。英宗即位。復用為丞相。朝士素不附已者。皆譖殺之。英宗覺其姦邪。乃以拜住為左丞相。鐵木迭兒漸見疎外。遂以疾死。御史蓋繼元等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搠思監

搠思監者。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泰定初。罷長宿衛。為必闌赤怯薛官。至正間。累遷拜中書右丞相。加太保。久居相位。無所匡救。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彙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又印造偽鈔。搠思監懼。請謝事解機務。詔收其印綬。時天下多故。遼東賊勢甚張。復起為丞相。搠思監因結資政院使朴不花。相為表裏。四方警報。與將臣功狀。皆不以聞。及字羅帖木兒與廓擴帖木兒。稱兵犯關。索搠思監。朴不花帝縛二人。畀之。皆為字羅帖木兒所殺。既而監察御史言。搠思監盜用鈔板。私家草詔。賣官鬻獄。費耗庫藏。居廟堂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悉致淪沒。乃誤國之姦臣也。曩者姦臣阿合馬死。剖棺戮屍。今搠思監亦宜

剖棺戮屍。帝從之。遂沒其家。竄其子觀音奴於遠方。

李羅帖木兒

李羅帖木兒。魯失八都魯之子也。拜中書平章政事。守石嶺關以北。察罕送木兒守石嶺關以南。李羅帖木兒南侵其守地。遂據真定。又匿黜罷大夫老的沙于軍中。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佯為不知。弔而不哭。朝廷知其跋扈。詔罷兵。權四川安置。李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稱兵犯關。詔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廓擴帖木兒等軍進討。李羅帖木兒大恐。日與老的沙飲酒。荒淫無度。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謀結勇士伯達兒等陰圖刺之。李羅帖木兒入朝。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眾中奮出。以刀斫李羅帖木兒中腦。死的沙傷額。趨出北走。有旨盡殺其部黨。尋獲老的沙誅之。

歷代臣鑒卷之三十七

臣鑒三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宣宗皇帝撰有宣德元年四月御製序取春秋
迄金元人臣事蹟分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二類而
宋之張俊亦在善可為法類品第似未盡允也